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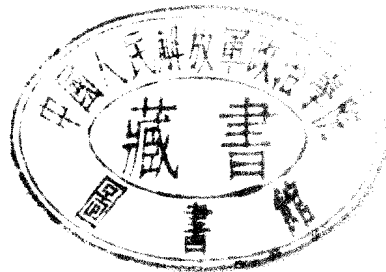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72 8482 9

美国历史中的黑人

威廉·福斯特著

余家煌译



序 言

在英國人沿大西洋岸開拓第一批殖民地以來的三個半世紀中，統治我國的地主和工業家們貪得無厭，對日益成長的美國民族犯下了很多的滔天罪行。他們野蠻地掠奪印第安人土地，摧毀他們的社會制度，而後屠殺他們。這些統治者還無情地剝削國外移來的僱傭工人和他們的子女，迫使他們陷於貧困、愚昧，使他們在毫無安全設備的工廠里受傷殘廢，促成夭折早亡。這些掠奪成性的兀鷹還不時把我國兒女冷酷地投入反動戰爭，為唯利是圖者的利益而送掉性命。

但在我國資本主義不斷擴張所造成的一切罪惡中，最為窮兇極惡的要數它對黑人的暴行，這種暴行已經歷了幾個世紀，到今天還依然如故。為了滿足狂妄的地主貴族的貪慾，他們把黑人盜運出非洲祖國，使黑人被迫世世代代淪為商品奴隸，這對黑人是無法估量的悲劇，對我們民族則是一種恥辱。黑人在一八六一——六五年偉大革命過程中獲得解放後，被迫淪為半奴隸狀態，到現在依然是這樣。在得到“自由”的九十年中，為了裝滿慾壑難填的資本家的剝削錢袋，黑人受到私刑、掠奪、隔離，普遍地備受非人的虐待。美國歷史中最可恥的篇章就是記載對黑人大眾的剝削和壓迫的那些部分。

黑人民族對他們所遭受到的暴行進行了長期的英勇鬥爭，它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詩。這場鬥爭是在摧人心肝的艱苦境況之下進行的，它使黑人民族的英雄主義和光輝成就達到真正的頂

点。他們冲破重重枷鎖，挺身站到我国艺术、体育和智慧創造的最前列；他們成为工业、农业和美国工人运动的主要因素；他們在我国一般政治生活中是一股举足輕重的力量；他們对严重的不义和压迫的斗争，在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爭取民族解放的、日益壯大的世界範圍内斗争中，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問題。美国黑人在長期的、十分艰苦的斗争过程中真正緊密团結成为一个民族。

美国黑人在历史、成就、和人的品質方面所遭到的无耻伪造和歪曲，比哪一个民族都厲害。不論是南部种植园主或北部工业家，这些剝削者全都用尽一切想得出的办法去貶低黑人、污蔑黑人。他們認為这样做不但必要，而且合算。他們借助于历史家、科学家、政治家、傳教师、記者、小說家这类人中的一羣狗腿子來幹这种事。这批反动势力系統地把黑人描繪成既无傳統、又无历史的民族。他們低估黑人的智慧、道德和斗争精神，而且公然盜用科学名义，企图从生物学上断定黑人是比白人低劣的。

但在过去二三十年間，进步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有黑人，也有白人)对这种苦心造成的种族偏見和种族压迫的壁壘，給了毀滅性的轟击。他們把美国和非洲黑人民族的一般历史迅速地重新建立起來，因而从科学上肯定他們在体格方面和精神方面，同世界上任何民族都可以媲美。在这項偉大的科学澄清工作和反对白种沙文主义、种族主义的斗争中，我們會看出，馬克思主义思想家、作家担負了极其重要的任务。

本書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寫成的，它的总目的是联系美国民族的历史发展來概述美国黑人的成長过程。具体地說，本書目的也在于进一步鼓舞当前黑人同白人盟友一起爭取彻底自由的斗争，分析他們成为“民族内的民族”这一历史发展的因素，並且指出这个年輕民族的进一步社会发展远景的主要路綫。

作者要趁这机会向很多朋友表示感謝，他們曾經和我积极地合作而使本書得以寫成，这些朋友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举。作者也要感謝无数的同行朋友，因为作者在本書里曾經随意引用了他們的作品。

威廉·福斯特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紐約

目 次

序 言	9
第一章 非洲	1
非洲的民族 (1) 非洲的文明 (2) 社会組織 (5)	
非洲的征服和瓜分 (7) 非洲民族的反抗斗争 (9)	
第二章 国际奴隶买卖	12
进行奴隶贩卖的欧洲国家 (13) 资本主义与奴隶买卖 (15)	
搜購奴隶的方式 (16) 航程的“中段” (18)	
第三章 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制度	22
劳动力問題 (24) 黑奴制度的成長 (26) 奴隶制度	
的合法化 (28) 殖民地的种植园制度 (30) 奴隶的	
反抗斗争 (32)	
第四章 一七七六年美国革命中的黑人	35
革命的原因 (35) 革命战争中的黑人 (37) 革命战争	
与商品奴隶制度 (40) 商人、种植园主控制一切 (43)	
載入宪法中的奴隶制度 (45)	
第五章 北部和西北部奴隶制度的废除	49
反革命的企图 (50) 北部各州废除奴隶制度 (52) 早	
期的一般反奴隶运动 (55) 黑人向奴隶制度进攻 (56)	
海地的革命 (59)	
第六章 国际奴隶买卖的禁止	62
美国禁止贩奴法的斗争 (62) 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 (64)	
違法贩奴盛行 (66) 黑人与一八一二年的战争 (68)	

第七章 棉花大王和“不可抗拒的冲突”	71
軋棉机的发明 (71) 棉花生产的扩展 (73) 奴隶制度 的迅速成长 (75) 南部种植园主对抗北部工业家 (77)	
第八章 一八二〇年的密苏里妥协案	80
在奴隶制問題上斗争的演进 (81) 密苏里建州問題 (83) 密苏里妥协案 (85) 殖民运动 (86)	
第九章 早期黑人解放运动	90
黑人会议运动 (90) 黑人报纸的前驱 (94) 早期黑人 教会 (94) 华克尔呼籲書 (95) 起义的高潮 (97) 黑人堡的战争 (98) 丹馬·韋塞密謀案 (99) 納特· 滕勒起义 (101)	
第十章 美国废奴社	104
废奴运动的成长 (105) 战斗性的废奴运动 (107) 在废奴运动中各阶级扮演的角色 (110) 废奴运动的群众 民主意义 (113) 組織起来的工人和废奴运动 (115)	
第十一章 关税、得克薩斯和墨西哥	117
杰克孙、卡尔洪、韋伯斯特、克莱 (118) 关税問題的 “廢棄国会法令”斗争 (120) 夺取得克薩斯 (123) 墨西哥战争 (125)	
第十二章 废奴运动的分裂	128
会议和暴动 (128) 对废奴运动者施行恐怖 (130) “地 下鉄路” (133) 女权运动 (135) 美国废奴社内部的意 見分歧 (137) 废奴力量的分裂 (140) 黑人废奴运动者 受分裂的影响 (142)	
第十三章 一八五〇年的妥协	145
“威尔莫但書” (145) 奴隶制的全国性辯論 (147) “妥协案”內容 (148) 阶级和党派力量的重新組合 (151) 自由党 (152) 自由土壤党 (153) 斯蒂芬斯和沙納 (155)	
第十四章 十九世紀中叶美国的奴隶制度	157

殘酷的剝削 (158)	奴隸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161)	靠顛 子支持的社会 (163)	女黑奴 (165)	宗教和奴隸制 度 (166)	蓄奴各州 (168)	
第十五章	奴隸反抗和逃亡奴隸					171
奴隸騷動和起義 (171)	反對逃亡奴隸法的斗争 (174)					
黑人的迁徙运动 (179)	斯葛得案件 (181)					
第十六章	血染堪薩斯和約翰·布朗起義					184
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 (185)	反對堪薩斯—內布拉斯 加法案的斗争 (186)	堪薩斯的內戰 (188)	約翰·布朗 起義 (191)	約翰·布朗被處絞刑 (193)		
第十七章	共和党的組成					196
惠格党的分裂 (196)	共和党的組成 (197)	北部資本 家 (199)	黑人 (201)	中产階級 (202)	农民 (203)	
工人階級 (204)	馬克思主义者 (208)					
第十八章	反奴隸制的思想斗争					211
奴隸主對奴隸制的辯護 (211)	廢奴運動者的反擊 (213)					
相持不下 (214)	“黑奴吁天錄” (216)	“迫在眉睫的 危机” (217)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辯論 (219)			
第十九章	一八六〇年的總統競選					223
“無所知黨”代表大會 (223)	共和党代表大會 (224)	林 肯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 (225)	民主党的分裂 (226)	一八 六〇年的競選 (228)		
第二十章	一八六一年的革命危机					232
脫離运动 (234)	北部的意見分歧 (236)	州权和革 命 (238)	林肯的政策 (239)	叛徒炮轟薩門特炮台 (240)		
第二十一章	南北兩方力量的對比					242
北部的优势战争潛力 (242)	腐朽的種植園奴隸制度 (245)					
南北战争曠日持久的原因 (249)						

第二十二章 战争与革命	252
林肯纲领 (253) 革命性的政策和领导 (255) 激进分子 和內战 (259) 战争投机奸商 (261)	
第二十三章 奴隶的解放	264
群众要求解放的压力 (264) 国会中的解放运动 (266) 林肯提出赔偿奴隶主的解放纲领 (267) 解放宣言 (270) 解放宣言的影响 (272) 林肯和英国工人 (274)	
第二十四章 南部同盟的复灭	277
征兵法引起纽约骚动 (278) 伐爾狄姆的阴谋 (279) 重新建设的初步措施 (281) 一八六〇年总统选举 (283) 林肯再度当选 (285) 战争的胜利结局 (287) 林肯的遇 刺 (288)	
第二十五章 內战中的黑人	290
前线的黑人部队 (293) 黑人政治领袖佛·道格拉斯 (295) 战争前夕的工人 (297) 战争时期的工人 (299) 战争期 間的馬克思主义者 (301) 国际工人的团结 (303)	
第二十六章 战后重建的一些难题	305
获释奴隶的情况 (305) 革命的任务 (307) 共和党 (309) 美国廢奴社的解散 (311) 民主党 (312) 安德魯·約翰 遜总统的反动纲领 (313)	
第二十七章 国会对总统的斗争	316
总统的重建计划 (316) 国会十五人委员会 (319) 选举 权问题和土地问题 (321) 没收种植园主土地问题 (322) 黑人争取土地的斗争 (325)	
第二十八章 对約翰遜总统的弹劾	327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328) 一八六六年的国会选举 (329) 革命全面展开 (331) 約翰遜的自动政策 (333) 对約翰 遜总统的弹劾 (334)	
第二十九章 南部的革命	336

南部的新民主 (337)	重新建設州政府的成就 (340)	
“无頓汉”与“自备氈囊者” (342)	南部黑人組織的开端 (344)	
爭取教育的运动 (346)	联邦联盟 (347)	
第三十章 对反革命的斗争		350
对黑—白人联盟的攻击 (350)	三K党 (352)	格蘭特政府的軟弱政策 (354)
一八七二年的总统选举 (356)	反动派夺取南部各州 (358)	
第三十一章 一八七七年海斯的背叛		361
海斯—蒂尔頓竞选斗争 (361)	出卖 (362)	资本家在革命中的收获 (363)
南部阶级关系的新調整 (364)	北部资本家的新敌人 (366)	革命和黑人 (368)
第三十二章 全国劳工协会与黑人		372
全国劳工协会 (372)	全国劳工协会和重建 (374)	全国黑人劳工协会 (275)
全国劳工协会和全国黑人劳工协会的緊張关系 (377)	黑人白人团结的問題 (379)	馬克思主义者和黑人工会运动 (380)
第三十三章 新南部的劳役償制与恐怖景象		383
谷物分成制 (384)	阶级关系的变化 (386)	工业中的超級剝削 (387)
政治恐怖 (389)	对黑人社会权利的打击 (391)	一八七九—一八〇年間西部移民运动 (392)
第三十四章 劳工协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		394
工人与黑人的地位 (395)	黑人与白人工人 (396)	黑人工人与劳工协会 (397)
美国劳工联合会 (401)	美国劳工联合会反黑人政策的发展 (403)	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的逝世 (406)
第三十五章 黑人与人民党运动		408
农民协进会与綠鈔运动 (409)	全国农民联盟 (410)	全国有色农民联盟 (412)
黑人白人合作 (414)	农民联盟在各州的胜利 (416)	人民党 (418)

第三十六章 帝国主义剥夺黑人公民权	421
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 (421) 对工人加强剥削 (422) 南部各州的垄断帝国主义 (424) 垄断资本家向黑人权利进攻 (426) 剥夺黑人公民权 (428) 一党控制的南部各州 (430)	
第三十七章 社会主义者与黑人	432
社会主义工党 (432) 戴里昂与黑人 (434) 社会党的纲领 (436) 德布斯与黑人 (438) 左翼与黑人问题 (440) 社会党内的白人沙文主义 (442)	
第三十八章 塔斯克基运动与尼亚加拉运动	445
塔斯克基计划 (445) 亚特兰塔“妥协” (447) 布克尔·华盛顿备受赞扬 (448) 布克尔·华盛顿方案的民族意义 (450) 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 (453) 杜波依斯与尼亚加拉运动 (454) 尼亚加拉运动的作用 (456)	
第三十九章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立	458
杀戮、私刑与谋杀 (459)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立 (461) 行动纲领 (463) 全国城市联盟 (465) 黑人工人与工会主义 (466) 黑人的政治活动 (468)	
第四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黑人	471
群众对战争的态度 (472) 战争中的黑人 (473) 战胜者分赃 (476) 俄国革命 (477) 大规模的人口北移 (479) 资产阶级反动派战后的攻势 (482)	
第四十一章 加维运动	485
加维纲领 (487) 回非洲去 (488) 灾难性的商业冒险 (490) 加维运动在政治上的衰落 (491) 反对加维的黑人 (493) 加维运动——黑人民族主义 (494)	
第四十二章 共产党与黑人问题	496
列宁与殖民地人民 (497) 列宁与美国共产党 (498) 共产党是黑人的政党 (500) 共产党与工会教育同盟 (502)	

美国黑人劳工大会与国际劳工保卫同盟 (504) 黑人問題
就是民族問題 (506)

第四十三章 黑人——被压迫的民族.....508

黑人的民族特征 (508) 階級分化 (510) 历史上黑人
民族发展的趨勢 (513) 黑人的民族文化 (515) 黑人和
白人在生理秉賦上的平等 (516) 种族口号代替民族口号 (520)
黑人是一个种姓嗎? (523) 自决权問題 (524)

第四十四章 經濟危机与新政.....527

危机带来的災害 (527) 南部的美国共产党 (529) 斯考
茲波罗事件 (531) 富蘭克林·罗斯福的当选 (532)
新政 (533) 偉大的群众运动 (534) 全国黑人大会 (537)
早期的新政与黑人 (538)

第四十五章 黑人与新的工会运动.....542

劳联的反动政策 (542) 歧视黑人的工会 (543) 支持黑
人参加工会 (545) 产联的組織运动 (547) 工会組織运
动中的黑人 (549) 新政的劳工立法 (551) 产联和劳联
对待黑人会员的态度 (553) 在偉大的組織运动中的共产党
人 (555)

第四十六章 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557

反法西斯、反战的斗争 (558) 黑人为维护和平而斗
争 (560)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 (561) 大战中的美国
黑人 (563) 黑人在民主权利方面的进展 (565) 黑人的
民族文化 (567)

第四十七章 黑人和冷战.....572

美帝国主义追逐世界霸权 (572) 人民反抗美国的统
治 (574) 黑人“上层分子”的腐化 (577) 国际上歧视
黑人的情况 (580) 黑人問題——美国国内的一项重要問
題 (582)

第四十八章 当前歧视黑人的情况.....586

黑人产业工人 (586) 黑人农民 (590) 黑人自由职业者
和商人 (592) 黑人公民 (594) 歧视黑人有利可图 (597)

第四十九章 黑人的前途.....599

白人的沙文主义和黑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599) 广泛的
和平联盟 (602) 人民阵线与人民民主 (604) 资本主义
的总危机 (605) 社会主义问题 (608)

第五十章 黑人的民族解放问题.....611

黑人民族解放的实现 (611) 关于民族自决权问题 (613)
民族的揉合 (615) 民族的融合 (619)

引文注.....622

第一章

非 洲

非洲面积有一千一百八十六万平方英里，是世界第二大洲。全洲大部分位于热带，北起北纬三十七度，南到南纬三十五度，南北长约五〇〇〇英里；东西最宽处四六〇〇英里。非洲大体上是一个大高原，境内没有大山脉，平均海拔两千英尺。非洲四大河流是北部的尼罗河、西部的刚果河、尼格尔河和东南部的桑比西河。全洲雨量差别很大，最多的象刚果河流域某些地区，年雨量达三六九英寸，最少的象北部的撒哈拉大沙漠（其面积大约和美国相等），全年几乎不下雨。

非洲的天然资源，尽管目前只经过部分调查，是极其丰富的。全洲到处有富饶的铁矿，许多地区有大煤田、大片石油产区，黄金和金刚石产量都冠于世界，此外还蕴藏有大量的铀、铜、锡、锌、铬和其它具有战略意义的金属与化学原料¹。六十年来，从南非洲开运出的宝石和金属品价值在四十亿美元以上。非洲也拥有巨大的木材储量、广大畜牧地区和可以发展高产量农作物的大片耕地。

非洲的民族

非洲人口估计大约两亿。欧洲人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大都居住在南非和沿地中海岸的法属、意属各殖民地。非洲人由下列几个大种族组成——赫买提族、利比亚族、尼格罗族、皮格米族、布

西門族、霍騰托特族和班圖族。除赫買提族外，這些種族都屬於黑種。黑種人占非洲總人口的四分之三。這些種族的人在形體上彼此差別很大：如以膚色來說，北非柏伯爾人是淺黑色，赤道地區的尼格羅人是濃黑色，南非洲人是褐色。以身材來說，矮小的皮格米人平均只有四英尺半左右，但碩大的華土西黑人平均高度在六英尺以上，往往達到七英尺，是世界上身材最高的人種。非洲語言種類極為豐富：蘇丹語連同方言有二六四種，班圖語有一八二種，還有為數很多的其它各種語言²。德拉福斯說，研究非洲語言的人對“這些語言的適應性、豐富性和準確性”都大為驚訝³。幾世紀來在物質、文化方面，非洲境內各民族間一直在進行着深刻的互相揉合的過程。

達爾文說過，“非洲是人類的搖籃。”在目前的非洲人口中，有悠久歷史的最老民族是皮格米人（又叫尼格利洛人），他們和布西門人關係很密切。顯然地，有一個時期皮格米人和布西門人曾遍布撒哈拉沙漠到桑比西河一帶，占非洲的大部分。但從遠古時期起，他們就被強大的黑種對手——最初是霍騰托特人，後來是班圖人——逐漸打退而大部被消滅了。這些入侵者是來自南非、還是通過現已消失的“陸橋”從海上來的，是人種學上至今沒有解決的許多問題之一。不管怎樣，皮格米人是因此人口銳減土地日蹙了，到現在他們只剩下八萬人，住在外人罕到的地區⁴。這種膚色較淺的北非土人，大概是屬於亞洲和歐洲人的血統。

非洲的文明

誹謗黑種民族的人總是竭力把黑人描寫成一群野蠻生番，對人類文化的進步未發生任何影響；事實恰恰相反，黑人在世界文明的發展上起過顯著的作用。這種作用在北非特別明顯。在發展古

埃及(以黑人为主的国家)的文明上,黑人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因素。早在紀元前两千年,黑人拉·納赫西就登上了埃及王位。富兰克林說,“紐比亚的黑人幫同建造了埃及伟大的獅身人首象、金字塔和各种公共建筑物。他們幫同改进了埃及的政治机构。”⁵杜波依斯說,“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埃及人是黑种人,而且不仅我們是这样認定,他們自己也一直传统地相信他們既不是白种人的后裔,也不是黃种人的后裔,而是非洲南部的黑种民族的后代。”⁶希罗多德也說他那时代的埃及人是皮肤黝黑头发鬃曲的人。

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这个黑人国家,若干世紀以来就是世界上文化发达的地区。大約在紀元前七四一年,埃塞俄比亚皇帝皮安基就征服了埃及,把它变成埃塞俄比亚的属国。这时,北达欧处在低級野蛮时代。据說希腊艺术受到非洲文明的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若干世紀以后,非洲文化又对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知識发展起着深远影响。常常有人提出这种說法:“欧洲文明有賴于黑人,因为現代欧洲文明实在是从羅馬得来,羅馬文明又传自希腊,而希腊文明則是以黑人国家埃及的艺术和科学为基础的。”⁷勞遜也說,“我們所謂的歌洲文化,其受惠于非洲之处正不下于受自亚洲。”⁸

在非洲中部和南部一带,尽管这些地区和世界文化发展主流远远隔絕,这些比較原始的黑种民族在同劫入掠地的白种民族发生頻繁接触时,他們在文化上已有很大进步。他們在非洲很多地方建立起“王国”和“帝国”。这些国家中象西非的加納,在紀元三百年时統治它的有四十四個国王;到七世紀左右,繼加納之后兴起的有美尔(曼丁哥兰德),在第十二世紀时这个国家大为兴旺起来,統治了面积約等于目前法属西非洲的領土;另一个国家是尼格爾河曲的松海,是第八世紀中建立起来的国家,到公元一千五百年,

“很容易地就成为西非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此外还有象一千三百年起在尼格尔河以南建立的摩西諸国，和其它許多国家如阿桑蒂、达荷美、本宁、刚果、布甸果、烏干达、莫洛拉巴等。

很多黑种民族建立的政权，特别是在苏丹和它邻近的国家，在文化和組織上都达到高度的水平。据說是黑人发明了炼铁，这对世界文明是一个惊人貢獻。伍德遜說，“最早学会使用貴重金属的是靠近大陆中部的非洲人。”⁹ 这些民族有了农业、狩猎和漁業經濟，并会飼养綿羊、山羊、鷄等家畜。北非人創造了一种字母，这是早期欧洲的任何原始民族都沒有办到的。他們也发明了木琴、小提琴、吉他、箏、竖琴和笛子。他們的击鼓传信“电报”能在远距离內非常迅速地传送消息。北非柏伯尔人（他們只算部分黑种）能够做外科手术，甚至做脑部手术¹⁰。公元一三二四年，美尔（即曼丁哥兰德）的威仪煊赫的“皇帝”甘加一穆薩曾到麦加朝拜，他这趟行程可算轰动一时，他带有黄金二四，〇〇〇磅，随員六二，〇〇〇名。“到公元一三三二年甘加一穆薩逝世时，美尔这个国家可以夸口說赶得上当时任何一个强大的、組織良好的国家”¹¹。

現代学者和旅行家对非洲各民族在白种侵略者蹂躪下依然保留下来的优美手工艺技巧是极为傾慕的。这些民族制造了精美陶器、紡織品、編籃工艺品、象牙雕刻品和巧夺天工的五金工艺品。伍德遜認為“他們的刀劍制品不但可以和英国設斐尔德的出品媲美，而且它們表現出的手工艺技巧和別出心裁的天才在当代是举世无匹的”¹²。德拉福斯是法国著名的非洲通，他認為黑人在陶器、木器、铁器、銅器、金器、皮革、紡織等制造技术上是能手¹³。“馮·卢尚教授还認為本宁工人的手工艺跟塞里尼的最高明的手艺相較，并无遜色”¹⁴。美国“民族”雜誌說，尼日利亚的銅器和赤土陶器飾品是“可以与希腊头等雕塑的美术奇蹟媲美的”。另一美国雜誌“記

者”則說非洲的民間故事和“古代希臘、亞洲和歐洲中古時期流傳下來的作品”同樣優美¹⁵。

根據著名美國科學家劉易士·莫爾根分析易洛魁人、阿茲忒克人和其它美洲印第安人社會所採用的基準¹⁶，非洲黑人社會發展的一般進程同全世界別的民族所走的道路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各民族在文化程度上有高下之分而已，如皮格米人和別的邊遠部落還處在蒙昧狀態時，地中海區域的黑人已有了高度文明。非洲黑人的成就同世界上其它原始民族在同等發展階段上的成就，是毫不落後的。杜波依斯說，“不用懷疑，十五世紀西非黑人羣眾的文化水平比同期北歐人的水平要高”¹⁷。蒙塔古認為，“在凱撒踏上不列顛島的時候，從文化的觀點來說，非洲黑人王國和它們的人民比起不列顛人來，在發展上處於無可比擬的先進地位，他們甚至簡直可以把不列顛人看成一個原始的民族”¹⁸。

社會組織

同亞洲、美洲、歐洲和澳洲一切別的原始民族一樣，非洲黑種民族（在白人到來以前）的社會組織是以家庭為基礎的。他們在各個不同階段分別結合為氏族、部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聯盟。這是一切民族都要經過的原始公社制度在非洲的表現形式。莫爾根對美洲印第安人社會的分析正好可以當作基本的非洲部落組織的一般輪廓。

土地屬於公共所有。德拉福斯講起非洲部落中的土地情況說：“按照土人的想法，土地不屬於任何人，也不屬於所有的人……事實上土地是被當作神明，沒有人敢於據為己有，更不用說對它進行買賣了”¹⁹。土地占有是由於對它的使用，耕者享有自己辛苦勞動的果實。德拉福斯說，“在這種制度下，沒有一個非洲公社的成

員遭受过貧困。”

在他們的已知歷史的初期，非洲南部大部分部落都跟原始公社里的普遍習慣一樣，是以氏族制度為基礎，而用民主方式選舉他們的酋長。德拉福斯這樣說，“人們常常以為在黑人國家里存在着君主專制政體，實則遠不是那麼一回事”²⁰。當然，在文化較高的北部，原始公社制度大部分已經崩潰，從而出現了擁有土地的剝削者和無地的奴隸兩種判然不同的階級。在許多地方，某些部族奪取了統治權，并把這種權利變成世襲；他們創立了許多“國王”和“皇帝”。這也是古代大帝國象蘇馬連、亞述、巴比倫、希臘、羅馬等所經歷的一般的演進道路。無知的奴隸販子、探險家、史學家碰到非洲中部、南部黑人的時候，正象西班牙探險家對待美洲印第安人一樣，他們總是錯誤地把他們歐洲制度中的名詞和概念隨意拿來應用到黑人的制度上去。這樣一來，每個酋長就變成了“國王”或“皇帝”，從而每一個有組織的部落區域就成了一個“帝國”。

鄰近撒哈拉的北非人口主要是伊斯蘭教徒，大約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人²¹，全洲基督教徒約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其餘約一億一千五百万人信奉的宗教都是非洲本地的宗教。當地的宗教非常複雜。杜波依斯把它們描寫為“從原始民族的萬物有靈論或拜物教，進而到多神教并接近一神教。”²² 德拉福斯說，“他們相信一切客觀存在都有着本質相同的各種靈魂，不管是屬於無生命形態的也好還是有生命形態的也好；是已死去的也好還是活着的也好。”這種信仰創造出了無數的神，并構成原始形式的神話。在他們想象中，每人有一個肉體和一個靈魂。人死后，靈魂照舊活着。很多部落中都有這種大体相似的概念，認為世界是由上帝創造出來的。

在非洲某些原始地區，還存在着主要是帶宗教意味的吃人風

俗。誹謗黑種民族的人常常在這點上大做文章。事實上今天世界上凡是處在社會發展初級階段的地方就找得出這種吃人風俗。恩格斯說過，吃人風俗是處理打了敗仗的敵人普遍使用的原始形式²³。在現代的玻里尼西亞、澳洲和亞洲最偏僻地方都有這種吃人風俗；在早期的美洲，阿茲特克人和別的印第安部落都奉行着這種風俗，把它當作一種宗教儀式。在歐洲史前時期也找得出這種吃人風俗。有人認為北歐把人頭骨做飲器的風俗就是從古代吃人風俗脫胎而來的²⁴。

非洲的征服和瓜分

古代希臘和羅馬對非洲情況知道得不多——只知道埃及、埃塞俄比亞和地中海沿岸地區。非洲其餘地區對他們來說是一張白紙。在第七、第八世紀，阿拉伯人侵入北非大部地區，征服了這個國家并把被征服的民族變成伊斯蘭教徒。一直到了十五世紀，勇于冒險的葡萄牙航海家航行到好望角，探測了海岸一帶，才星羅棋布地開拓出一些小塊的殖民地。此後就展開了四百年之久的奴隸買賣，歐洲主要列強都加入這項買賣。儘管這些國家的探險家都在非洲各地冒險調查，但列強威力一直沒有超出他們沿海要塞的大砲射程以外。蒙恩指出過，“在一八七五年以前，歐洲文明國家在這世界第二大洲里所佔的地方，還不到全洲面積的十分之一。”²⁵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后二十五年間，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就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這些國家迅速地完成了工業化，他們的壟斷資本利益處於統治地位，這些國家就立即展開了爭奪海外市場、戰略物資供應地和海外投資場所的鬥爭。其結果造成了搶占世界落后地區作為自己殖民地的狂潮。這樣世界六大資本主義

国家在全世界占領的殖民地就从一八七六年的四,〇〇〇万平方公里扩大到一九一四年的六,〇五〇万平方公里。以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为例,它的海外投資一八六二年是三十六亿法郎,一九一四年就激增到七百五十至一十亿法郎²⁶。

到十九世紀末期,帝国主义列强已經搶占了非洲領土的百分之八十。黑种民族的土地被搶走了,搶夺方式大部分和过去搶夺美洲印第安人土地的方式一个样——直截了当的掠夺、賄賂酋长、玩弄条約把戏之类。帝国主义列强之間在掠夺非洲上是有着很多次激烈的爭吵的,好几次都几乎酿成了大战。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列强瓜分非洲的斗爭。德国和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敗的結果,就是失去了他們的非洲殖民地,他們失去的非洲殖民地共計一,五〇〇,〇〇〇平方英里。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非洲殖民地約有一,〇三〇,〇〇〇平方英里。

目前情况是英国在非洲占有三,〇一八,〇〇〇平方英里,法国占有四,二八三,〇〇〇平方英里,即大約各占有非洲領土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大部分属于比利时、葡萄牙和西班牙三国。非洲的“独立”国家——主要是南非联邦、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和利比里亚——只占有全洲領土总面积的大約百分之二十和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帝国主义国家征服非洲是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土地掠夺,而这种征服行径又带着极大的詭譎性与残暴性,一般是借着象吉卜林用的那种虛伪借口,即認為欧洲人承担着“白种人的义务”前来开化这块“黑暗大陆”。

帝国主义者——各式各样的欧洲国家,建立起对非洲民族进行超級剝削的最兇殘的制度。他們的种植园和矿山簡直就是屠場。帝国主义者靠着专橫暴力来維持它的統治。土人的肥沃土地都被

搶走，他們在政府里實際上毫無權利。他們享受不到任何教育權，到處存在着嚴峻的種族隔離制度。

非洲民族的反抗鬥爭

非洲黑種民族儘管在白種侵略者壓倒優勢力量之下，依然進行了保衛自己土地的英勇鬥爭。他們遭遇到同美洲印第安人抵抗歐洲侵略者一樣的困難。那就是，這些民族、部族間由於遠古以來就互相敵對的關係，他們很難甚至簡直不可能團結起來採取共同防禦行動；他們的酋長們又是十分腐化，每每上了歐洲人欺騙詭計和討好賣乖的大當，他們的原始武器自然也抵擋不住侵略者的最新式槍炮。此外，四百年奴隸買賣的惡果也削弱了當地民族的抵抗運動。

儘管這樣，非洲人也給予他們的壓迫者好多次沉重打擊。在蘇丹，早在一八八〇年，黑人戰士們在馬迪領導之下打敗了英國和埃及的聯軍並把他們趕出國境，一直到了一八九八年，克欽納率領的英國軍才局部地打敗了他們。在埃塞俄比亞，人民在麥納里克王統率下，一八九六年三月在阿多華一役殲滅了意大利軍隊²⁷，保持了國家的獨立。在摩洛哥，法國和西班牙為了對付境內的雷佛人和別的勇敢善戰的部族不得不進行連綿不斷的戰爭。

在中非黃金海岸一帶，非常發達的阿桑蒂民族英勇地保衛着他們的家園和國土。從一八〇三到一八七四年間，他們同英國打仗不下六次，都打了勝仗，一直到一八九四年，有優勢裝備的歐洲人才最後打敗了他們²⁸。在剛果流域，比利時人遇到當地部落的猛烈抵抗，一直經過了二十年之久的血戰和震驚世界的野蠻暴行之後，才得在那裡站穩腳跟。

再往南走，白種侵略者也遭到霍騰托特人特別是巴蘇陀民族

的猛烈抵抗。麦克米兰說，大家公認的第一次开福尔战争是在一七七八年，第九次亦即最后一次战争是在一八七七年，因此海角边界的斗争事实上是南非洲的百年战争²⁹。在南非，一提到“开福尔”这个名词就使人对白种恶霸分子感到憎恨和鄙视。麦克米兰說，“莫塞勒卡泽统率的麦塔柏里人是硬被赶到西北非去的；巴苏陀人在这个自由邦整整打了二十年的仗——到七十年代末期塞古古尼人几乎把德兰斯瓦尔搞垮。”祖鲁人、贝专纳人和波尔人之间的苦战在这个国家燃起二十年的战火。为了击溃班图族、赫内罗族和霍腾托特族的反抗，德国人进行了猛烈的战争。布尔說，一八五〇年代波尔和巴苏陀的战争证明了自由邦决不是巴苏陀人的对手，这些凭借山道之险的巴苏陀人甚至能够自造火药³⁰。在一八九〇年初，英国为了打败马塔柏里族的酋长洛本古拉，不得不出动它的主力部队。米德尔顿說，“洛本古拉的大名会和波第西亚、卡拉克塔库斯以及那些为保卫祖国反抗侵略者而牺牲的雅典人、罗马人一样永垂后世。洛本布拉充分表现了黑种部族火热的斗争精神，他把英国人从前给他的一万枝步枪送还英国人时，曾经說过不大聪明的豪語，“一个拿着标枪的麦塔柏里人抵得上四个用机关枪的英国人”³¹。到一九〇〇年，巴苏陀民族的实力才被击溃，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抢走了他们领土的绝大部分³²。

非洲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是一首壮丽的史詩，写出这首史詩尚有待于某些下笔如神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手笔。象美洲印第安人一样，这些原始民族的許多部落間缺乏真正团结，因而在拥有优良武器、高等技术和坚强組織的欧洲人面前，他們的抵抗不可能得到胜利。但在我們今天的这个时代，这些勇敢民族已經再接再厉重新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这一次斗争是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他們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有着新

的口号、武器和策略，並且得到世界上社会主义和民主国家自由人民越来越多的支持。他們对压迫者进行斗争的前途毫无问题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当然，与这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也在拚命挣扎，企图在非洲大陆的富饶土地上维持和扩张他們的統治。

第二章

国际奴隶买卖

奴隶制度从远古以来就存在了。当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达到一个阶段，人们发觉使用战俘作工远比杀掉他更为有利时，就出现了奴隶制度。在苏马连、亚述、巴比伦、希腊、罗马和其它古代国家里奴隶制度普遍发达，就是在中国、印度、和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社会里也发现过奴隶制度。在非洲很多地方也都有过奴隶。非洲的奴隶制度主要建立在战争俘虏和判刑的罪犯的基础上。伟大的埃及金字塔就是奴隶建造的。在非洲中部和南部的黑种民族中有一种本地的奴隶制度。戴维描写这种制度说，“奴隶们享有极大的自由；他们只做轻微劳动；他们被当作家庭的成员，可以取得和继承财产，自己也可拥有奴隶，而且常常能赎回自己的自由。这种奴隶制度与由阿拉伯人及欧洲国家所先后加给黑人的那种束缚性奴隶制度相比，大不相同。”¹

阿拉伯人在第八世纪征服了北非的大部分后就开始大做奴隶买卖，把黑人妇女买去作妻妾，男人买去当兵和作农业工人。第一个干这种无理买卖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当时是在十五世纪的中叶。这个时期葡萄牙人正在西非海岸从事探险并在那里建立据点。到了一四五二年第一批非洲奴隶运到了葡萄牙，二十年后，葡萄牙每年进口的奴隶就达到八百人。西班牙人把非洲奴隶定名为“尼格罗”(negros)，这个字源出拉丁字“尼格尔”(niger)，原意是黑

色，讀作“尼格爾”(neeger)。在這以前，英國人把黑種人叫作“黑人”(blackmoors)或“埃塞俄比亞人”(Ethiopians)。十六世紀之初，人們開始清楚地認識到，新發現的美洲大陸需要大量工人來開墾迅速擴大中的種植園。就從這時起奴隸貿易才具有宏大的規模，大規模奴隸買賣在此後三百五十年間成為具有決定性世界意義的事件，因此它被責難為種族滅絕罪行中最嚴重的一種。

進行奴隸販賣的歐洲國家

拉法奇說²，“早在一四八二年，羅馬教皇就以開除出教的懲罰來斷然禁止把天賦自由的黑人當做奴隸，也禁止購買這種被販賣的奴隸。”但是顯然地這種禁令只是一紙空文而已。歐洲的基督教國家（不管是天主教還是新教）都毫不理睬這種禁令，照樣我行我素地大做奴隸買賣。這是一樁獲利很高的生意，因此這些奴隸販子從不關心這項買賣對千百萬被奴役的人有什麼悲慘後果。當然，對於販賣奴隸的天主教國家和美洲種植園里的驅使奴隸的天主教會，天主教教皇們也從來沒有執行過他們那開除出教的恐嚇禁令。富蘭克林說得好，一五一七年有名的西班牙主教拉·卡薩斯建議每個西班牙移民可帶十二名黑奴，這就是正式開放對新世界（指美洲——譯者）奴隸買賣的表示³。

葡萄牙在十五、十六兩個世紀里實際上一直保持着奴隸貿易的壟斷地位。但繼之而參加這個血腥買賣的是荷蘭、法國、英國、西班牙、丹麥、勃蘭登堡和美洲各殖民地。這些國家彼此瘋狂地爭奪這項厚利買賣的控制權。在這時期中奴隸販賣至少是兩次戰爭的直接原因，也是其他幾次戰爭的一個因素。整個奴隸販賣也可以說就是一種大規模的海盜和劫掠行徑。到了十八世紀初期，英國已打敗了一切其它國家，又因為它是首要的海運國，英國就成了

世界上最大的販奴國家。

當時奴隸買賣所爭奪的唯一目標就是所謂西班牙合同——對美洲各西班牙殖民地供應奴隸的合同。在十六世紀末期以前，葡萄牙首先保有這個合同；一六四〇年這項合同由荷蘭取得；一七〇一年法國又把這項合同攫取到手，最後，在一七一三年，英國根據烏特列支條約奪得了這個骯髒的競爭目標。在西班牙把奴隸買賣收歸自己辦理以前，這項合同被英國一直把持了三十二年⁴。

英國的殖民地在十七世紀末期開始大規模地自力經營奴隸貿易。在這以前，英國殖民地的奴隸買賣是皇家非洲公司的專利品；但到一六九八年英國就廢止了這項專利權，允許任何懸掛英國旗的船隻販運奴隸，只需繳納百分之十的捐稅便可。這樣一來，新英格蘭的奴隸販子便聞風而來，不久就獨攬了奴隸買賣，這一點我們後面還要談到⁵。

強迫脫離非洲本土的大批黑奴主要是販運到美洲三大羣殖民地：巴西、西印度羣島、和英屬北美洲殖民地。販運數字的估計出入很大。有人估計，單以運到巴西的黑奴而論，在一八五〇年奴隸買賣停止以前就有一千二百万⁶。杜波依斯說，“在一六八〇到一七八六年間英屬殖民地進口的奴隸有兩百多万。”⁷科恩戈爾德說聖多明各一地就運進一百多万⁸。有人估計，到一八六〇年為止約有一百萬奴隸運到美國，他們的行程大都取道西印度羣島，還有至少一、兩百萬奴隸運到中、南美的各西班牙殖民地。還有人計算說每運一個奴隸到達美洲，就有三、四個黑人死掉——有的死于非洲奴隸戰爭，有的在押往奴隸農場或在航運的艱苦旅途中死去。這樣，由於現代奴隸買賣的原故，非洲人民至少被搶走了六千萬人。這項買賣對非洲部族的組織也起着極大的瓦解作用。

資本主义与奴隶买卖

发展中的欧洲资本主义，特别是英国的资本主义，从这种有厚利可图的奴隶买卖中取得大笔利潤。販运奴隶通常可以获得百分之百到一千的厚利。在十八世紀，一个奴隶在非洲約值五十美元，在西印度群島就可卖到四百美元。现在还找得到許多販奴船只的盈亏結帳单，其中有一份是西奥多·康諾特船长的，帳上記載着一趟足以代表通常情况的航行的收支：他花了三九，九八〇美元的费用，获得的淨利是四一，四三八美元。康諾特还記載說英国船“企业号”載运三百九十二个奴隶淨得利二四，四三〇美元⁹。当时的奴隶販子曾这样計算过：他們只要在三船奴隶中有一船逃避开海盗和其它类型的劫掠以及海上种种风险平安运到終点，他們就可发财。

英国的奴隶买卖在十八世紀里大为发达起来。利物浦实际上就是在販运奴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大部份商人使用不同的办法从事这项残忍的交易。唐南曾說从利物浦开出的船只中有四分之一是販卖奴隶的船。这样，从一七九八年一月五日到一七九九年一月五日自利物浦开出一百五十艘船只中，就把五二，五三七七个非洲奴隶装运到美洲去¹⁰。馬辛举出一八〇〇年左右有一万八千四百个英国海員“直接地和間接地”受雇从事奴隶买卖¹¹；此外当然还僱用了成千的造船匠、装配匠、縫帆匠、鉄器匠、繩索匠、店員、和其它各色人等。布里斯托尔、伦敦、和其它英国港口也同样大举从事奴隶买卖。全英国的工业都因生产在非洲購買奴隶所需用的紡織品、五金器皿、和其它貨品等而大形活跃起来。

馬克思指出过，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惨无人道的非洲奴隶买卖的利潤。英国工业革命的資金来源大部

分来自这宗买卖。馬克思說，“美洲金銀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隶化，被埋于矿坑；正在开始的东印度的征服与劫掠，非洲被轉化为商业的黑人猎夺場所，都表示了資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要素”¹²。談到后来美国内战末期中的英国时，馬克思指出了英国工业对奴隶制度的依存关系：“奴隶制是同其他任何經濟范畴一样……。同机器、信任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階級工业的基础。沒有奴隶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現代工业就不可設想。奴隶制使殖民地異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貿易，世界貿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可見，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經濟范畴。”¹³ 同样道理，奴隶貿易也帮助新英格兰奠下了工业的基础。

在两个多世紀中，英国的貴族、商人和牧师对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奴隶买卖差不多一致贊揚。最初他們曾否認黑人是属于人类，后来他們又假惺惺地說，通过奴隶买卖，他們拯救了这些愚昧的黑种異教徒的灵魂。英国贩奴的开山祖师約翰·霍金斯爵士，他是伊利莎伯女皇的宠臣和杀害黑人的残无人道的劊子手，在十六世紀中叶就发出这种伪善論調。霍金斯贩奴的旗艦就叫作“耶穌号”，而且他还嘱咐他的人要“彼此相爱”，經常把“聖經”的訓誡記在心头。不仅英国商业，就連英国的教会也在奴隶买卖的血腥利潤上吃肥了。正象馬克思說的，“随着手工制造业时期資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欧洲的輿論是丧失了它的最后的廉耻心与良心。各国都不顧廉耻地，把一切当作資本积累手段的醜恶行为，引为驕傲。”¹⁴

搜購奴隶的方式

現代奴隶买卖繼續了足足四百年之久，搜購奴隶的主要地区

是西非沿岸人口稠密的地带，北面从塞内加尔的佛德角，南面到刚果河以南的安哥拉，南北长达四千英里。选择西非海岸作为搜求奴隶地点主要是因为这里距离南美、中美和北美都相当近；从非洲西面突出部分的塞拉勒窝内到南美东部突出部分的巴西，距离仅一千八百零七海里。从更远的东非沿岸弄来的奴隶为数很少，这些奴隶主要来自莫三鼻给和马达加斯加两地。西岸这个搜购奴隶的主要地带叫作几内亚海岸。

英国和美国的奴隶贩子经常到这海岸的中部来，这个地带包括塞拉勒窝内、尼格河三角洲、和谷物海岸、象牙海岸、黄金海岸（现名加纳，在一九五七年独立。——译注）、和奴隶海岸，他们主要从这些地区搜罗他们的猎获物。有时候奴隶们自一千英里之遥的内地跋涉到奴隶港口来，但赫斯科维兹认为，大多数奴隶是来自距海岸不过二百至三百英里的地点¹⁵。这张大网搜罗来的奴隶属于各种非洲民族——从北方的塞内加尔人和苏丹人到南方的班图人和霍腾托特人——其中包括很多在部落战争中被俘为奴的各部族的头人。贩运到美国去的奴隶属于这几个主要部族：佛拉人、科罗曼蒂人、艾波人、和安哥拉人。

在奴隶买卖的开端，霍金斯和其它早期奴隶贩子们打算只在沿海一带村落里捕获奴隶装货上船；然而各部族土人的激烈抵抗很快地就给了这帮窃人盗犯以教训，他们明白了这种办法伤亡太大。所以，此后奴隶贩子们除了遇到好机会继续绑架黑人外，他们一般采取从部族酋长手中收买的办法。为了这个目的，那些互相竞争的欧洲贩奴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荷兰和葡萄牙——在西非海岸到处设立了收购奴隶的武装“商馆”。到十八世纪末期这类“商馆”已有四十家。贩子们用来购买奴隶的东西是数额不等的甜酒、步枪、火药、亚麻布、印花布、铜器、锡蜡器皿、刀、盆、锅、铜

壺、數珠、針、剪刀等各色各樣東西。但在進貨時奴隸販子們只接受那些最年輕、最健康的黑人。一船黑奴中婦女通常占三分之一光景。各船長把自己姓名的縮寫字母用熨斗烙在奴隸身上作為標記。

很多部族的酋長，特別是在本部族中多少成了獨裁者而又被奴隸販子的財貨弄得利慾薰心的人，就參加了捕捉出賣本族和外族的人的勾當。從歷史上來看，美洲、亞洲、澳洲和其它地方的壓迫者全都使用過這種欺騙、賄賂原始部族酋長的方法。富蘭克林說，“通常的手續是跑到部族酋長那里，同他商量取得在他領地上做買賣的‘同意。’”¹⁶除了出賣本部族中已因犯罪貶為奴隸的人，酋長們也到鄰近部族去綁架和打劫。歐洲奴隸販子所挑動的劫掠奴隸行為使非洲大部分地區幾代以來遭到了蹂躪。“喪失了非洲男子中的精銳結果把非洲造成軟弱無力、混亂、和迷茫的狀態。”¹⁷

航程的“中段”

被腐化的部族酋長抓來而出賣到歐洲人手中的奴隸們，被繩子捆在一起一群一群地經過長途跋涉走到非洲各條河流的河口去。生病的奴隸被扔在路旁死掉。到“商館”後，奴隸們被塞到“文明”的歐洲基督徒的販奴船里，載離他們的故鄉，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們，大概將終身地、象牛馬一樣為他們白種主人的骯髒利潤而勞動。

歐洲販奴船隻的航程通常是一個三角形；三角形的第一邊是從歐洲到非洲，這一段航程中，船上載的是購買奴隸用的貨物；第二邊，是從非洲把滿載的奴隸裝運到西印度群島、巴西、或美國去；最後一邊是把船駛回歐洲，船上裝的是這些殖民地國家的奴隸們種植出來的產品。美洲販奴船隻也是走這個三角形航綫。三角形

三边中的第二边——运奴隶到美洲去的一段航线称为“中段”，这一名词变成这么可耻，成为人类留下的最恐怖的名词之一。这段使奴隶们备遭苦难、折磨、疾病、死亡的“中段”航程要航行六个星期到二十个星期之久，行程多少要看天气如何而定。

中段航程里最可怕之点是贩奴船上令人难以相信的拥挤程度。这些所谓“黑象牙”的奴隶们简直象箱上架箱桶上堆桶一样给塞进舱里。奴隶们带着脚镣手铐，一个挨一个并排地放置在舱里，他们的腿常常都得架起来，丝毫不能动弹一下换换位置。有些船的上下舱板间的高度只有十八英寸。野蛮的英国法律规定每一个男奴隶只准占有六英尺长、一英尺四英寸宽的舱位，妇孺舱位照此类推¹⁸。一位贩奴船船长说得好，“他们在船上所占的面积还不如一个人睡在棺材里的地方大。”

在这么拥挤的船舱里的情况令人惊心动魄，特别是碰上狂风暴雨，舱口被密闭起来的时候。热带地方的酷热使人窒息，很多奴隶就这样闷死在里面。卫生条件是不堪言状的。奴隶们的臭味在顺风的数哩外就能闻到。

普通的贩奴船都小到令人难以相信，一般十八世纪英国贩奴船载重不过一百吨，一般美国船还要更小些，只是载重五十吨的单桅帆船而已¹⁹。有些美国航海的贩奴船还小到四十吨。这种船只照理是每吨载运奴隶不许超过两人，就这样还得拼命装塞进去才行；但实际上他们常常超过这个比率的一倍，事实上是把奴隶们人上堆人地堆起来的。康诺特船长讲到 he 率领过的两条船，“艾斯彻拉号”是一百二十吨，“伏拉多号”一百二十五吨，前者装了四百八十个奴隶，后者装了七百四十七个奴隶²⁰。在美国贩奴船“龐加斯号”上，有二百五十个妇女（很多是怀了孕的）被塞到一間十六英尺长、十八英尺宽的船舱里面，“人们的膝头都互相交插在一起，连向

左右移动一英寸的余地都沒有”²¹。

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奴隶們之間疾病流行。最厉害的病是天花，这种疫病的死亡率有时高到奴隶、船員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馬辛說，一七八四年布里斯托尔有二十四艘販奴船，船員总数共九百四十人，在这总数中，有二百一十六人在販奴买卖中送掉性命。很多奴隶都变成疯狂了。另一种可怕的病是眼炎。一八一九年在法国販奴船“諾都尔号”上的每一个人（船員和奴隶都在內）因染患眼炎变成瞎子，这条船有好多天就是由盲人在駕駛着航行。最后全船除了三十九个奴隶外，其余的人都全部或部份恢复了視力。这三十九个无法卖出但已經保了險的瞎眼奴隶被扔到海里，以便貨主能够取得保險費²²。

販奴船上厉行着严峻、兇殘的懲罰办法。对付擅敢反抗的奴隶們是鞭打、斫头、断手，或扔到海里餵鯊魚。要是碰上沒有預料到的航程拖长因而食物飲水缺乏时，大批奴隶就被扔到海里。碰到天花流行时也采取同样办法。一七八四年販奴船“戎号”的船长就會把一百三十二个患病奴隶投入海中²³。一八〇七年英国禁止奴隶买卖后，販奴船的船长們害怕被捕获，有时就把装的全船奴隶抛到海里“消灭証据”。飢餓的鯊魚不断追蹤着販奴船只。

現在講謗黑人的人，認定奴隶們对于这类暴行真是一声不响地屈服的。事实是有些奴隶們自己扼死了，有的投海自杀了，而且奴隶們一般地抓住每一个机会举行暴动。販奴船船长对他們的俘虜并不存任何幻想，他們在英国就办理了“暴动保險”。在船上，船长們采取了极端仔細小心的預防手段来对付他們所害怕的奴隶起义。乔治·陶說，奴隶們“一直注意着利用船員的些微疏忽来进行行动”。唐南举出一位販奴船长的話說，“一天給他們兩頓飯吃，早上十点和下午四点，奴隶全都在艙面上，这是他們叛变的最好机会；

因此,在这整段时间里,所有我们不参加分发食物的人和照料他们的人,都武装戒备;有的人在装好弹药的对准奴隶们的大炮面前手执点着火绳,一直等到他们吃好了,回到他们窝一般的舱里去才罢。”²⁴但尽管采取这些预防手段,奴隶们还是不时设法挣脱脚镣手铐以袭击船员。所以,每一个确凿可靠的贩奴报告里都充满了船上奴隶举行暴动的记载。哈利·魏西举出从一七〇〇年到一八四五年间的英、美贩奴船上有过五十五起已知的奴隶起义事件,而这个数字可能不过是真实数字的一部分罢了²⁵。

第三章

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制度

从十七世紀初期开始，沿北大西洋海岸的英国殖民者在首先設法站稳脚跟后，接着最迫切的工作是：为自己获得大片待开垦的土地，找出能够种植并在欧洲有現成市場的庄稼，以及找到开垦这些田地的劳动力。支配殖民地生活的地主、商人們从事这项工作时，精力旺盛，残忍无情。这些特性是他們这时不自觉地奠下基础的、后来的美国文明的特色。

他們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是掠夺当地印第安人农田和猎場。他們也从英国政府手里設法取得土地讓与权、或互相盜窃土地，此外还搶夺或“購買”相邻国家——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的領土。早期殖民者开始的掠夺土地行为后来繼續了两个半世紀以上，一直到他們的后代把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整个广闊大陆都夺取到手。

要找到最切合实用的庄稼是早期移民的一个难题。特别是，种的作物一定不要跟英国种的有竞争性，才能得到真正成功。拥有农业基础的英国統治阶级，不愿意进口和本国农产品相同的产品。中部和北部殖民地的移民們由于当地的气候和英国相仿，所以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南部——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納、和乔治亚——的移民由于当地气候比較暖和，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們把大宗非竞争性的出口商品——菸草、稻米、和靛青——

发展起来。美洲大种植园制度，连同它的可以当作商品买卖的奴隶制度，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到一七七六年美国革命以后，棉花和糖才变成最重要的农作物。

菸草，是印第安人的土产，它是波卡洪塔斯的丈夫约翰·罗尔夫一六一二年在嘉玛斯城首先栽培的，当时是伦敦绅士冒险家公司建成这个殖民地后的五年。从一开始，种植菸草就获得成功（除了因生产太多而造成存貨过剩外），因为在英国和欧洲别的地方，菸草通常都有现成市场。殖民地菸草种植园迅速扩大起来。“嘉玛斯城的街道和市场上都种上了菸草。”¹ 菸草成了“大王”。到一六六四年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菸草年产量达到二千五百万磅，到了一七七〇年弗吉尼亚每年出口菸草达到一亿磅。大约有两世纪之久菸草成了南部的的主要商品作物。

稻米是一六九四年从马达加斯加传进来的，不久就在南、北卡罗来纳、乔治亚、和上佛罗里达“稻米海岸”的低洼地带广泛栽种起来²。靛青是一七四三年从西印度群岛传来的，很快便成了有利可图的作物。

早在一六二一年嘉玛斯城就开始种棉花，但由于清除棉籽的困难，在一个多世纪中棉花只是一种园艺植物。卡罗尔·莱特说，“直到一七八七年——制宪会议那年，南卡罗来纳的查理斯登运出三百磅棉花到英国去以前，从来没有認真输出过这项重要商品。”³ 到一七九三年轧棉机发明以后，棉花开始有了惊人发展，轮到它来做种植园经济的“大王”了。至于糖呢，据霍克说是早在一七五一年就由来自圣多明各的耶稣会教士在路易西安那开始种植，但一直到一七九五年把甘蔗汁提炼成糖的问题解决以后，这项作物才开始具有商业上的重要地位⁴。

很有意义的是，美国种植园的几种主要作物中，菸草和棉花最

适于种在的气温較低地区，那里世界竞争是微不足道的。甘蔗呢，最适于种在热带地区，在这个地区里却存在着西印度群岛、巴西、和远东的巨大竞争。这些事实说明了美国蔗糖作业为什么开始得这么晚，而且几乎是只限于在路易西安那一个地方。

劳动力问题

在北部和南部，美国殖民者同样以资本主义特有的活力和贪婪着手解决这个基本问题：配备必要人力来经营他们日益扩张中的土地和种植园，来收割利益丰厚的农作物。尽管他们到美洲旷野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抗议欧洲的专横不法行为，但在这个新国家里，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奴役一切可供奴役的劳动者。印第安人（大都是在边境战争中被俘的）是被他们奴役的第一批牺牲者。在十六和十八世纪，事实上在各个殖民地都有印第安人奴隶。例如在一七〇九年南卡罗来纳总人口九千五百八十人中，有一千四百名印第安人奴隶。但印第安人一般说来不是理想的奴隶。他们很不容易驯伏奴化，附近边境的有力部族又在对奴役进行反抗，并庇护逃亡的奴隶。再则他们自己也难于适应这种紧张的农场劳作。

可是，如果说殖民者在把印第安人驯伏成得力奴隶这点上没有成功的话，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同一肤色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当作奴隶。他们在人满为患的英国监狱中去打主意。霍克举出到美国革命时为止送到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罪犯约有五万人⁵。被掌握大权的专制暴君关进监牢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天主教徒、教友派、和各个派别的不属于国教的教徒——都被运到巴巴突岛、牙买加、和弗吉尼亚去⁶。但绝大多数白种奴隶都是所谓“契约奴隶”。他们是用骇人听闻的移民船装运来的。到美国革命

时期和以后，在所有英属殖民地都找得出大批的这种奴隶。据柯克兰說，“迨至一六七〇年弗吉尼亚的白种契約奴隶还是黑奴人数的三倍。”⁷

这种契約奴隶，为了偿付他們到美洲的路費和代替服刑，必須充当若干年的奴隶劳工。一般地說，他們的所謂“权利”，只不过比真正奴隶略胜一筹而已。他們要挨主人的鞭打，被卖给別的主人，他們劳役时期可以被任意延长，沒有得到允許他們不能夠結婚。“这些劳工中，不管是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好些人是被拐带‘鬼’誘騙上船的，在出海以前他們完全不曉得他們的去處和命运，……成千的人簡直就是在英国各个城市的大街上被專門从事这项罪恶行当的兽性伙帮打倒在地，然后拖走。”⁸移民船上的情况令人不寒而慄。据莫里斯說，“这些‘白奴船’上的死亡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并不是一件希奇事。”⁹可是，事实証明不用这种契約奴隶做劳动力来源是不恰当的——他們的維持費用相当貴，他們和反抗的黑人和印第安人密謀勾結，他們逃到边境去自己弄起土地来，而他們作为奴隶的一般期限又是暂时性的和靠不住的。

特別是在南部，随着大种植园制度的扩展，印第安人和白种奴隶的供应完全不能滿足需求。所以种植园主人想到了非洲黑人这个可供剝削和賴以为生的最好对象。黑人适应热带和亚热带气候，他从农业相当发达的地方訓練出来，他的黑皮肤使他容易和普通的人区别开来，以便专供剝削使用，而且他在法律上沒有任何权利。黑人可以从非洲大量得来，那里的部族制度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太脆弱，无法保护他們免于被掠奪和奴役。

但最要紧的是，他远离乡土，孤立无援，他要反抗是极端困难的。因此，象在他們之前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一样，北美洲南部的英籍美国人种植园主就采用黑人来作他們的

商品奴隶。在此后的世代里，北部工业家大量需要的劳动力依靠大批“志愿”来自欧洲的移民来满足；种植园主的需要就靠强迫非洲移民来满足了。

黑奴制度的成长

第一批来到美国领土的黑奴是一五二六年跟着西班牙人卢卡斯·伐斯桂来的，他在南卡罗来纳的皮第河口建立起一块殖民地¹⁰。这批黑人起事后，殖民地垮台，白人们慌忙航海逃掉，把黑人留在这里，这样，他们成了来到美国的第一批永久移民，比弗吉尼亚的移民早来约一百年。

一六一九年八月，在一艘英国军舰陪同之下，一艘荷兰船在嘉玛斯城卸下了“二十个黑人”卖在这里。奴隶制度最初成长很慢；到一六五〇年弗吉尼亚还只有三百个黑人，而且他们并不全是奴隶。“但到一六七一年，弗吉尼亚就有了两千名奴隶；到了一七一五年，几乎总人口九五，五〇〇人的三分之一是处在终身奴役的状态。马里兰的奴隶数字也相差无几。”¹¹到一七六〇年，南卡罗来纳的黑人竟比白人还多¹²。

北部各殖民地由于气候较冷，大种植园制度和商品黑奴制度不容易广泛扩展；这时他们并不致力于种植那些在这整个时期中始终拥有良好世界市场的作物。“商品奴隶制度在北部各州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因为缺乏这种制度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工业和商业并不需要商品奴隶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另外一种奴隶，那就是，工资奴隶——它需要‘自由的’劳工。”¹³但在所有北部殖民地中还是有奴隶的，不过大多数是家务仆役和农场做手而已。在宾夕法尼亚、威廉·宾和别的人都拥有奴隶和农奴。新尼得兰是一六二一年由当时最大的奴隶商行之一荷属西印度公司设

立的，它从一开始就在本地建立了奴隶制度。从一七〇九年，华尔街出现了拍卖奴隶的市场。新英格兰也有一些黑奴。在美国革命前夕，新英格兰总人口六五九，四四六人中有一六，〇三四人是黑人¹⁴，其中至少四分之三是奴隶。

在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的一望无际的蔗糖种植园里，奴隶制度成长很快；到十八世纪末期，在很多地区，黑奴与白人人数比例竟高到二十比一。但在美国的各个英属殖民地，奴隶制度并没有出现这么惊人的增长——即使在大种植园所在的南部——这是因为奴隶作物中最大的项目棉花和糖这时还没有广泛栽种。单是菸草不足以造成巨大的奴隶组织。在一七七六年美国革命前夕，在约三百五十万全殖民地人口中，约有五十万是黑人，其中十分之九是奴隶。

英国船主们从殖民地奴隶组织的扩张中大获其利。同样地，伪善的新英格兰清教徒货主们也是这样，特别是在一六九八年垄断奴隶贸易的皇家非洲公司破产以后。第一艘美洲贩奴船是马萨诸塞州萨勒姆的“希望号”。接着别的几十条船也加进来。罗德岛变成主要贩奴中心。“新港的生意，”菲利普斯说，“实际上是利物浦的一幅缩影。”¹⁵“清教徒殖民地成为新大陆最大的贩奴区域，”而且“奴隶买卖发展成新英格兰最大的商业。”¹⁶航运利润达到百分之百以上。一般横渡大洋航程的路线是先从新英格兰到非洲，载着甜酒和别的贩奴用的货物，接着装载奴隶到西印度群岛，最后载着制造甜酒的糖蜜回到新英格兰。新港一地就有二十二家酒坊，酿造运到非洲去的甜酒。“奴隶买卖就是殖民地的生命，这在一七〇〇年已经成了美国实用经济学中的几乎无可怀疑的道理。”¹⁷

这样，新英格兰资本家家族的浮华声名正象南部贵族的一样，是奠基于黑奴制度、剥削和种族灭绝行为上的。在殖民地奴隶买

契上建立起南部奴隶主和北部商人之间的联盟，这个联盟在此后的世代中采取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反动方针，直到一八六一——六五年的内战，而它的影响则甚至绵延到我们自己的时代。

奴隶制度的合法化

安格鲁—撒克逊的道德法律中并没有特别为奴隶制度辩护的地方，所以早期黑奴在殖民地里的身份是含糊不定的。例如在弗吉尼亚，黑奴最初得到象契约奴隶的待遇，在一个特定时期后当他们能象别的公民一样占有土地时，就有资格得到自由。不仅如此，受洗也用来作为不受奴役的保证。但是，这些限制惹起种植园主的苦恼，永远顺从着统治阶级意志、利益的教会和政府不久就着手把黑人商品奴隶形成制度化。

一六六一年，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一项区别黑人和白人契约奴隶身份的法律，把前者定为终身奴隶。其它各殖民地议会也采取类似行动，把大致已成为既成事实的黑奴制度用各种形式把它合法化。马萨诸塞州一六四一年在法律上承认了奴隶制度；康涅狄格在一六五〇年；罗德岛在一六五二年；纽约在一六六五年；南卡罗来纳在一六八二年；新罕布什尔在一七一四年；北卡罗来纳在一七一五年；特拉华在一七二一年；乔治亚在一七四九年分别承认了奴隶制度¹⁵。这种把奴隶制度合法化的极端残忍性从马里兰的一项法律里表现无遗——它在表述特性时把黑人跟“一切从事劳作的畜牲、动物、以及农具、家具、餐具、书籍等等”列在同一类目里面。

同时，各殖民地包括新英格兰在内，全都采用了各种镇压和控制黑人的奴隶法规。这些法规一部分是为契约奴隶制订的旧条例演变的结果，一部分是从英属西印度群岛传来的。这些法规繁

費苦心地規定了奴隸的生活情況、“權利”和義務。法規中剝奪了奴隸的一切公民的、司法上的和婚姻上的地位。主人可以鞭打奴隸，逃亡者必須送回原主，造反者處以死刑，奴隸受特別法庭審判，奴隸和自由人雜婚所生子女是奴隸。在西印度群島和南部殖民地，據杜波依斯說，“釘十字架、火焚、和餓死都是懲罰奴隸的合法方式。”¹⁹ 受洗禮的奴隸並不能夠獲得解放，一般地說要獲得解放是非常困難的。弗吉尼亞訂出了第一批這類奴隸法典²⁰。

英屬殖民地（不管是在西印度群島和美洲大陸）的奴隸法典和全套奴隸制度，在整個美洲殖民地世界裏要算最嚴厲的。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在某種程度上的法國殖民地裏，它們的法典都趕不上英國法典那麼嚴格。它們在婚姻、公民權利、懲罰、教育、保有財產、特別是獲得解放等方面，對奴隸的壓制都沒有那麼沉重。

教會對於奴役黑人的合法化毫無例外地給予道義上的祝福。在宗教界只是偶爾聽到一點反對奴隸制度的論調，通常是來自屬於異教的教友派。當然，在多種植園的南部，教會一般地說幾乎從殖民地最早時期起就堅決擁護奴隸制度。北部的教會也並不見得好些。在賓夕法尼亞，偽善的威廉·賓就感到奴隸比其它仆役更令人中意，因為“只要他們活着就是你的人。”²¹ 羅得島的羅哲·威廉斯，象別的牧師們一樣，是以容忍的態度對待黑奴制度的。“清教徒們，”據格林說，“是用最高尚的宗教理由來為奴隸制度辯護的。他們認為奴隸制度是根據以色列上帝的法律建立起來的……新英格蘭人把奴役印第安人和黑人看作是神聖的上帝欣賜給他選民的特權。”“這算是哪一種法律，”卡東·馬得這樣問道，“竟至讓受洗禮的奴隸得到自由？這決不是基督教的法律。”格林還提到，“英國國教聖公會並不反對奴隸制度，而且……會裏的很多牧師是擁有奴隸的人。”²²

殖民地的种植园制度

从殖民地时期一开始，美洲种植园制度就混合着三种经济制度——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古代的成份是对黑人肉体上的奴役；封建主义成份是指通过长子继承权、嗣续限定法、和割让租金制等一套东西（在南部殖民地、纽约、宾夕法尼亚等地）把种植园和一个家族结合在一起；它的资本主义成份是指这个事实：古代奴隶制度大多是自给自足经济、主要为奴隶主的消费而生产，与此相反，种植园经济从一开始就生产在世界市场出售的菸草和别的商品。奴隶制度这种三重性，使得在一七七六年战争到一八六一年战争之间的年代中，它所引起的有关奴隶制度的一般政治问题在各个阶段上都大为复杂化。这种特殊性至今还在美国到处作祟，特别是在相沿下来的对黑人歧视和对黑人的特别压迫方面。

卡尔·马克思因此分析美国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基础的特色说，“土地的所有者和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所以也是算在生产要素内的劳动者的直接剥削者），在这里，合而为一了。地租和利润也合而为一了。剩余价值各种不同的形态，不互相分离了。劳动者的在这里表现为剩余生产物的全部剩余劳动，是直接由全部生产工具（土地和原始奴隶制度形态下的直接生产者，都算在生产工具内）的所有者榨取出来。在资本主义思想支配着的地方，例如在美洲殖民地，这全部剩余价值是当作利润来理解。”²³“那些用黑奴自己经营的是资本家。”²⁴种植园主呢，特别是在奴隶制度的后期，实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大农场主，尽管他使用的是奴隶劳动。

在殖民地时代，奴隶制度基本上是家长制，特别是在北部，以及南部某些不适于用土地剥削黑人劳动的地方。但南部大宗产品——菸草、稻米、靛青——的世界市场的扩大，特别是十九世纪

上半叶棉花工业的兴起，构成了一种变本加厉的奴隶剥削制度。馬克思說，“棉工业在英国使儿童奴隶制度見諸实施，又在北美合众国成为一个刺激，使从前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制度，轉化为商业的剥削制度。”²⁵从嘉瑪斯城殖民地創立到內战，种植园制度的历史趋势是朝着实行土地租佃、劳力剥削、为世界市場生产、簿記會計、銷售等更为資本主义化的方式而发展。

种植园奴隶制度产生了它自己显著的阶级划分的类型。在最上面是一群大地主，他們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大。艾里克·貝尔特說明在一六二六年到一六三二年間，弗吉尼亚农場平均面积是一百六十英亩，最大的到一千英亩；可是到一六九五——一七〇〇年間，平均面积就增长到六百八十八英亩，最大的到一万三千四百英亩²⁶。在其它种植园地区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趋势。为数甚众的小农被排挤到多石的山区和不能生产的松林地带去。工业家是一个无足輕重的因素，甚至当地商人所起的作用也相当微小，种植园主大多数直接从紐約或伦敦購買需用品。中产阶级者群——医生、律師、作家、教师等等——散在各地为数不多。白人无产阶级也很微小：几乎南部的一切主要工作，不管熟練和不熟練的工作，都由黑奴担任。因此，城市社区規模极小，南部的中心市鎮普通都只是村落而已。一七七〇年，人口超过八千的南部市鎮只有南卡罗来納的查理斯登一处。

种植园制度也在奴隶本身中造成了地位的差别。“在大家宅里做家务工作的黑人处在优越的地位……第二等是有专门技术的奴隶。象木工、桶匠、鉄匠、車輪匠这些行业，黑人本領高到經常受僱，使和他們竞争的白种手工艺工人和工資劳动者感到不滿。最下一等是农奴，他們住簡陋茅棚、吃醃猪肉、穿粗劣衣服”²⁷。其实家宅奴隶和工匠最多也不过比农奴稍好一些而已。

到殖民地时期末，有了一些自由的黑人，数目大致不会超过五万。他们或者是用钱买回自由（一部分钱是从主人处赚来的工资或由副业所得），或由于表现出某些伟大的勇敢行为而被释放，或者是存心厚道的种植园主人自愿把他们解放。这种取得自由的黑人，其政治地位是朝不保夕的，特别是在南部。一般地说，他们的情况只不过比真正奴隶略胜一筹。“这些人的地位变化多端。在南部，他们的头上有各式各样法律在限制着他们。”²⁸通常，但不是经常，他们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在牵涉白人的案子里出庭作证。他们不能跟白种人通婚，而且在同白人往来时要非常仔细小心。在马里兰州和乔治亚，一个获得自由的黑人仅仅因为从一个奴隶州越境、或和奴隶结婚，就可以再降为奴隶，获得自由的奴隶被绑架而卖为奴隶的许多实例是有案可查的。

奴隶的反抗斗争

奴隶制度——人的盗窃和私运、野蛮的上了锁铐的奴隶群、皮肉的烙刑、惊心动魄的“中段”航程、强迫劳动、宗教骗局、人造的愚昧、鞭打、镣铐、街头拍卖，全部公民权和人权的彻底剥夺——是一切剥削形式中最残忍无情的一种，它是建立在暴力和暴行之上的。因此，具有热爱自由的人性的奴隶们的基本态度，就是一种进行消极或积极的反抗和公开暴动。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并不因为下列事实而受到损害，那就是，在广大地区里长期以来奴隶们在外表上总是装成完全屈服的时候多。但现代工人阶级，这个资本主义的革命敌人，也有它的消沉时期和积极前进的时期。要象很多资产阶级作家那样说黑人在可怕的奴隶制度镇压下乖乖屈服，是荒谬绝伦地歪曲现实，也是对黑人的奇耻大辱。

正如非洲文献说明的，从一开始奴隶们就进行了惨烈战斗，抗

拒綁架；在運奴船上，同樣地，他們只要一有機會就馬上起事。他們把鬥爭帶到美洲種植園里，這裡是他們和他們的子子孫孫要永遠象牛馬般被奴役的地方。赫斯科維茲說，“現代記載里有着那么多起義和用別的方式反抗的故事……而非洲人溫順听话之說居然產生，這就使人不勝驚訝了。”²⁹當然，道理就在於：這類誹謗是奴隸主整個鎮壓手法的一個固定部分。

奴隸們的反抗鬥爭是百折不撓又是多種多樣的。奴隸們怎樣逃亡、自殺、怠工、裝病、拒絕生育、焚燒種植園、殺死橫暴的監工和園主等一類故事數不勝數。所有蓄奴殖民地的深山大澤地區都有成群的這種“逃亡奴隸”。奴隸們甚至舉行“罷工”，雖然條件是那麼困難。情況是這樣，他們有時躲到周圍的沼澤、叢林或隣近種植園里去，而把他們的要求讓主人知道。他們通過其它種植園里友好的奴隸同主人進行談判。通常，遇到一切情況都不可能時，奴隸們就抓住更為猛烈的武器——逃亡或暴動。

暴動是反抗鬥爭的最高級形式。殖民地文獻里充滿這類奴隸起義的故事，大多數起義最後都被最殘酷的暴行鎮壓下去。阿普蒂克³⁰舉出過美洲殖民地時期全國（包括北部在內）許多這類奴隸密謀起義的事件，以一五二六年南卡羅來納第一次奴隸起義一直到一七七六年美國革命戰爭爆發為止；他這個長長的表上毫無疑問還可以有所增添。

殖民地時代的一次重要奴隸鬥爭是一七三九年南卡羅來納州斯東諾的奴隸卡托領導的。這次鬥爭使整個地方籠罩着恐怖，最後在一片血泊里被鎮壓下去。另一次重要起義發生在一七一二年紐約城，這說明跟南部一樣，北部發生過無數次的奴隸起義。鎮壓這次紐約起義的殘酷手段表明了習見的暴行。“二十一個人這樣被處死了，因為一七〇八年的法律容許對這種罪處以任何種類

的惩罚……有些被烧死，有些被绞死，有一个被車輪碾死，还有一个人被吊在鎖鏈上活活吊死在城內。”不只一次，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联合在一起对共同的压迫者进行斗争。饶有意义的是，当一六二二年印第安人几乎蕩平嘉瑪斯城殖民地的時候，他們小心地避免伤害任何黑人。实际上南部的每个印第安部族都有一批逃亡黑奴，被他們欢迎到部族里去生活。

奴隶們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决不是沿大西洋的英国殖民地里所独有的，这种斗争在全美洲其它殖民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荷兰——中也发生过。杜波依斯举出了从一五二二年起殖民地时期重要黑奴起义的表(这不过是部分的)，包括有圣多明各、墨西哥、秘魯、中美洲、牙买加、巴巴突島、巴西、苏立南、古巴、圣罗西亚島等地的奴隶起义事件³¹。这些起义中的最大两次，一次要算巴西的巴尔梅尔斯暴动³²，它从一六三〇年坚持到一六九七年，一次是海地的大革命，这是一件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世界大事³³。这类事件后来层出不穷。

第四章

一七七六年美国革命中的黑人

第一次美国革命是年轻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和优势的英国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猛烈冲突，在它们两者之间，前者争取发展，获得独立，后者则力图对对方加以扼杀和限制。在英王乔治三世统治下，地主、商人、和工业家的联合力量本着当时的重商主义精神统治着英国。他们认为殖民地显然只是大自然为英国剥削者的利润和光荣而设计的附属品——这种假定在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无情剥削的时代里是毫不足怪的。英国政策的目标特别放在防止美洲工业、贸易的成长上面。最终结果便是一七七六年的革命，在这次革命里，美洲的商人资本家、地主和奴隶占有者与他们的大众盟友一起，挣脱了英国主子的控制，开始走上自己的民族发展的独立道路。

革命的原因

从弗吉尼亚和馬薩諸塞殖民地建立时候起，英国政策的动向一贯压制着美洲经济的独立发展。“不管英王权力大小，也不管执政的是惠格党还是托雷党，英国的地主和商人总是日益加剧地把殖民地置于被支配的地位。”¹ 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在一六六〇年划归国外种植园諮议会监督，一六九六年这个会改为贸易部。从这时起，很多摧残殖民地经济的法律条例都由这个机构制订，例如

一六六〇——一六三年的航海条例，它把菸草、稻米、靛青、和染料木的貿易专利权划給英国；一六九九年的法令禁止殖民地間轉运羊毛，用以保护英国的羊毛生产者；一七三二年的法令禁止美洲制造的帽子出口；一七三三年的法令指定不問价格直接从英屬西印度群島强制进口糖和糖蜜；一七五〇年的法令禁止在殖民地建立鉄工厂；此外还不断废止一切便利美洲商业工业成长的殖民地立法和成規。为了使这些限制发生效力，英国用了一批全部是腐化的皇室省长、法官来統治殖民地，这些官員由英王任命，完全不受殖民地控制。

然而，“母国”在紙面上制訂一批摧殘殖民地經濟的法令是一回事，而要执行它們却是另一回事。在一个多世紀中，英国为了建立海上霸权和别的欧洲国家进行了生死斗争，不能密切注意去控制它的生气勃勃的美洲殖民地。因此美洲殖民地有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扩大它的商业，初步建立一些工业，并在各个殖民地里爭取到小規模的民主。美洲人大規模地走私，在战时和英国的敌人进行貿易，甚至公开地藐視倫敦要人們庄严公布的各种經濟和政治的条例。这类非法的經濟活动“实质上成了北部商业資本主义的基础。”²

一七六三年英法“七年战争”結果着实打击了法国在美洲和欧洲的势力以后，英国就决定对它的美洲殖民地采取更加厉害的政策，这时的美洲殖民地随着商业的扩展和工业的萌芽已經快要难以駕馭了。英国接着頒布了許多严酷的条例——一七六三年的条例在阿巴拉契亚山脉間划定一条界綫，限制西部地区的土地投机和广泛的皮貨貿易；一七六四年的食糖法使龐大的美洲奴隶貿易大受打击，并使盛行各地的走私海盜活动受到箝制；一七六五年的印花稅法更打击了一切商业活动；此外还有禁止殖民地发行紙币

的法令；一七七三年的茶叶法等等。英国并派遣军队来威吓殖民地人民。

不可避免的爆发到来了。美洲的资产阶级(在今天,只要共产党人一提到革命,它就把它們处以长期监禁)当它切身的阶级利益受到威胁时,就武装起来对压迫者开战。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向全世界宣佈的“独立宣言”里豪迈地声明革命的权利說:“全人类生来都是平等的,他們都有其天赋的不可侵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与幸福的追求。人类为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組織政府,政府的适当权力,来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任何政体危害及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改革或废除它,并重建新的政府的权利。”

革命战争中的黑人

“大陆会议”宣佈的战争延續了七年之久,的确要算一場难以打胜的战争。英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它的陆军和海军都远在殖民地軍力之上。殖民地的工业体系比較起来脆弱得多,而且有着保守党人和叛徒在暗中破坏。此外,美国的商人和种植园主尽管口头不断講着一套起义的漂亮話,在彻底实现爭取民族独立的要求上是十分犹豫不前的。这两个集团或是直接地,或是通过他們的政治代表人分別正式地领导着革命。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五十六个代表中,有八个是商人、六个是医生、五个是农民、二十五个是律师³。华盛顿、杰斐遜、兰道夫和别的很多人都是奴隶主。若非依靠小农民、小商人、工匠、和工人的沉重政治压力和坚强战斗精神,革命是决不能够胜利完成的。

从一开始,黑人和奴隶就在革命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像这个时期里尚未成熟的工人阶级一样,黑人們(不管是自由人和奴隶)都或多或少地清楚体会到革命給了他們一个机会来提出他們

自己的特殊要求。所以，在革命的公开斗争中第一个被杀害的是一个黑人，这并非偶然。克利斯普斯·阿塔克斯在一七七〇年三月五日“波士頓慘案”中被害。四十七岁的阿塔克斯帶領一群工人到旧砖会堂向英国人抗議。浦瑞士頓上尉和一队英国士兵向他們开枪，于是美国革命产生了第一批烈士。这一批人的特点是他們都是工人——阿塔克斯是海員；薩默尔·格萊是繩匠；詹姆斯·卡德威尔是海員；薩默尔·麦維里克是細木工学徒；帕特里克·卡尔是皮匠⁴。为阿塔克斯和他的同志們修建的紀念碑现在还豎立在波士頓会堂上面。

在美国革命中奴隶們大批地逃离了种植园。从战争一开始英国人就知道奴隶制度的存在是美国方面一个极大的弱点，因而企图利用这个事实号召奴隶們从种植园逃到他們方面去。弗吉尼亚的英国总督邓摩尔爵士一七七五年表示要解放一切愿在他部队里作战的奴隶，卡尔頓將軍以为这么一来就会打垮革命。然而，由于害怕影响到西印度群島的奴隶，英国从来沒有彻底采用这个政策。遍处各地的黑人們呢，看出了革命是他們爭取自由的大好机会，他們毫不怠慢地抓住了这个良机⁵。在革命战争期間，尽管发生过一些奴隶密謀事件，但表现了大多数奴隶的反抗精神的，却是从美国种植园里大批逃到英軍方面去的事实。

“湯麦斯·杰斐遜認為单是在一七七八年这一年，弗吉尼亚就有三万个奴隶逃走，而据我們所知，在这一年以前和以后还有很多奴隶逃亡。乔治亚人发觉他們的奴隶（在一七七四年数达一万五千名）逃亡了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五，南卡罗来納人認為，在革命爆发时他們的总共十一万名奴隶中至少有二万五千名奴隶脫逃……保守的說法是从一七七五年到一七八三年約有十万名奴隶（就是說每五个奴隶中有一个）逃脫了奴役，虽然其結果常常是碰上死

亡或奴役，而不是獲得自由。”⁶

奴隸的大批逃亡使南部種植園主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一般地說他們是支持革命的，除別的原因外，還因為他們在進口方面對英國負了一大筆債。赫克爾說在革命爆發時殖民地人對英國負債約五百萬鎊中，種植園主所負占總額的六分之五左右。杰斐遜說過，“這些已變成世襲的債款使種植園主成了附屬於倫敦某些商家的一種財產。”⁷ 當種植園主毅然轉變到大革命方面來時，他們希望把這項沉重債款一筆勾銷，他們最不希望的是革命要解放他們的奴隸，因為奴隸正是他們一切奢侈舒適生活的來源。

跟種植園主一樣，新的革命政府對於美國（它曾經費了很大力氣在美洲殖民地建立奴隸制度）的強硬態度感到為難。有人主張在大陸軍里吸收黑人入伍，但在初期很多人都反對。墨迪孫是許多極力主張解放奴隸、武裝奴隸的人們之一。但一七七五年十月，華盛頓和他的軍事將領會議卻決議拒絕黑人入伍，一個月後他們就對新兵招募所發出這個訓令。一七七六年一月六日，在英軍壓力之下，華盛頓自己才收回成命，同意自由的黑人可以服兵役⁸。這麼一來，在所有十三個殖民地的部隊里便都有了黑人，有的單獨組成黑人聯隊，有的跟白人編在一起。有人估計在參加革命戰爭的三十萬士兵和水兵中，黑人至少有五千人。南部種植園主常常把黑奴送去代替自己服兵役。很多參戰的奴隸後來都獲得解放，政府對每個奴隸補償原主人一千美元。另外一些奴隸呢，他們依然又被奴役，使我們民族丟盡了臉⁹。戰爭以後，不論在北部南部，黑人退伍軍人使自由黑人的人數有了重大的增長。

黑人士兵和水兵在革命戰爭中作戰勇敢，很為他們自己增光。他們參加很多次要戰役——康克得、來克星屯、般克山、布蘭地威因、泰昆得洛加、本奈斯波諾、格利斯武德堡、攸托、約克鎮、薩拉

托加、特侖屯、普林斯敦、和其它許多地方。特別是在長島、紅岸、羅得島、薩凡那、和蒙穆斯等戰役中黑人表現尤其出色¹⁰。

講到參加長島戰役的黑人部隊時，一位退伍軍人哈里斯博士說道：“……他們接連三次被訓練良好紀律嚴格的部隊大胆拚死地兇猛進攻，他們三次都順利打退了敵人進攻，這樣才保全了我們的軍隊未被俘虜。”¹¹在這些出色的黑人革命戰士中有彼得·薩勒姆，般克山戰役的英雄；薩勒姆·普爾，他由於在薩凡那和查理斯登戰役中的英勇行為曾被十四位指揮官向國會推薦表揚；詹姆斯·亞米斯特德，一個機智的黑人間諜，曾經愚弄英軍將領康華理爵士而拯救了拉法葉特的軍隊；奧斯汀·達布內曾因在多次戰役中的英勇戰績被喬治亞和聯邦政府褒獎，普林斯，這位黑人士兵曾俘虜了英國的理查德·普勒斯柯德將軍。德波拉·甘內特，這位一直女扮男裝作戰的英雄人物，據說也是一個黑人。

革命戰爭與商品奴隸制度

客觀地說，一七七六年革命面對着的中心任務之一是廢除商品奴隸制度。這是因為要在美國建立資本主義（這是革命所促成的基本進程）絕不能夠建立在奴隸勞動制度的基礎上面。資本主義需要掙工資的工人，他們至少有着身體自由，才能完成資本主義生產的複雜任務。到美國革命時候，種植園—奴隸制度對英國資本主義說來雖然受惠無窮，已然成了美國（特別是南部）工業發展的障礙了。

當革命向前開展時，社會上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產生了一種急切要求廢除奴隸制度弊端的情緒。首先最明確最堅決提出這個要求的是黑人本身，包括奴隸和自由黑人，而他們又在革命里起着重大作用。當然，在關係他們自由的大事上，他們是徹底的廢奴運動

者。像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大批逃到英軍方面、在种植园里进行反抗、向国会呼籲解放等行动，在进行着反奴隶制度的斗争。表现黑人争取自由的代表性事件，是一七七九年写给新罕布什尔州議會要求废除奴隶制度的一封請愿書，書里提出“上帝按照跟其它人等絕對完全平等的条件賦与他們以生命和自由。”¹² 另一封一七七九年寄給康涅狄格州議会的請愿書里声明說，“我們具有跟我們主人同样的才能，”并且要求弄明白“使我們共同祖先亚当的成千成万后裔处于永久奴役状态是否符合美国当前法律”¹³。在革命时期，奴隶制度在原来十三州中的十二个州里都是合法的。

反对奴隶制度的情緒也老早就在一般公众里滋长起来了。下面举出的是这种情緒的許多表现中一些实例：一六四五年，馬薩諸塞州的理查德·薩頓斯托尔为反对奴隶制度提出抗議；一六八八年，日尔曼城的教友派教徒抗議奴隶制度；一七〇〇年，波士頓的薩默尔·塞威尔法官写出他的反对奴隶制度的小册子“約瑟夫的出卖”；一七一四年，宾夕法尼亚一位教友派教徒发表了一篇反对奴隶制度的短文“美洲保卫着基督的教訓”；一七一六年，新泽西的教友派譴責奴隶买卖；一七二九年，拉夫·桑迪福发表一篇否認奴隶制度的“不公平的神秘”；一七五四年，約翰·伍尔曼发表了一个反奴隶制度的小册子“蓄奴的商權”；一七五〇年，費城的安东尼·本勒泽成了反对奴隶制度的鼓动家，他为黑人办了一所学校；一七七〇年，罗得島新港的薩默尔·霍布金斯牧师攻击奴隶制度；一七七三年，著名外科医生本杰明·拉希博士在費拉德尔菲亚发表一篇反对奴隶制度的演講¹⁴。馬薩諸塞州一七五七——一六〇年的州长湯麦斯·鮑納尔轉变态度，反对奴隶制度，鼓吹解放，并且支持黑人和白人一律平等的主张¹⁵。

隨着革命的逼近，在自由精神普遍增长之中，反奴隶制度情緒

的成长采取了更具体的形式。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四日，費拉德尔菲亚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地方性的反对奴隶制度的团体，这个組織至今还存在着。这个运动的領導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各州的反奴隶制度团体的組成年份如下：一七八五年，紐約；一七八六年，罗得島；一七八八年，特拉华；一七八九年，馬里兰；一七九〇年，康涅狄格；一七九一年，弗吉尼亚；一七九二年，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到了一七九二年，从新英格兰到乔治亚的各个州实际上都已经有了不同規模的反奴隶制度的团体。一七九四年，这个运动在費拉德尔菲亚召开了一次全体代表大会，約瑟夫·布隆菲尔德（后来任新泽西州长）担任主席。十个州有代表出席。大会譴責了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把这个問題提到国会，并建議每年举行代表大会¹⁶。一般地說，在这些运动里自由的黑人很积极。

北部和南部的很多傑出政治領袖也温和地贊同用种种方法废除奴隶制度。他們自己常常就是奴隶所有者。最低限度他們多少看出了这种矛盾，就是一方面宣布“全人类生来都自由平等，”而在另一方面却保持着野蛮的当作商品的黑奴制度。在这些以不同語气大声疾呼反对奴隶制度的人們中有湯麦斯·杰斐遜、湯麦斯·裴因、約翰·亚丹姆斯、帕特里克·亨利、約翰·杰、拉希博士、和詹姆斯·奥蒂斯。甚至保守的、身为奴隶主的乔治·华盛頓也說：

“再找不出一个人比我更真誠地盼望着获得一些废除奴隶制度的办法。”¹⁷ 亚历山大·韓密尔頓是紐約废奴社的干事，拉法叶特曾經向他要求列名为社員¹⁸。本杰明·富兰克林特別意識到摧毁奴隶制度的必要性。他的主张是：和自由的工資劳动比起来，奴隶劳动是浪費的，而且他还証明奴隶制度是制造业成长的障碍。他也責难那种認為黑人智慧比白人低劣的理論¹⁹。

在这个时候，奴隶制度的整个形势是渾沌不定的。認為奴隶

制度已經陈腐，不久就会自行消灭的意見遍于全国（即使在南部，在棉花生产得到惊人发展以前就流行着这种意見）。但后来証明，南部奴隶主和他們的北部商人盟友并没有存着这种幻想。

商人一种植园主控制一切

列宁把一七七六年的美国革命战争称为“不可多得的伟大的……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²⁰事实正是这样，这次战争給了封建反动势力以有力的一击，并大大地鼓励了全世界的民主政治。一七七六年开始的革命是含有强烈的民主傾向的资产階級革命。它使这个国家得到統一，建立了美国的民族独立，使全国市場脫离了英国的控制，并为貿易和工业的更迅速发展打开道路：它广泛地廢除了封建的土地租佃制度，使教会和政治分开，并成立了共和政体的政府。革命也为实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重大政治权利創造了客观条件：它的最大缺点是沒有廢除商品黑奴制度。

使这次伟大革命得到胜利的大部分战斗是靠普通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店主和黑人——担任的。他們也把革命精神貫注到战争里去，克服了占优势的商人和种植园主的迟疑、狼狽、和公开叛变而使这场斗争取得胜利。但等到在費拉德尔菲亚制宪會議上起草新共和国的基本法时，却沒有劳动群众的代表在場，也沒有人为他們的目的辯护。會議全部操縱在統治階級手里，他們在革命期間就已控制了全国。

所以赫克尔描写會議的組成情况說：“一七八七年二月，會議发出号召召开全国會議来修改联邦公約。各州（除罗德島外）派来的五十五位代表在費拉德尔菲亚集会。显然地，根据他們的个人利益和对本階級的效忠，他們不象在第一、第二次大陆會議上很多人那样，为非特权階級和被压迫者說話，而只是为高門富室說話；

不是为小农民和小商人、为城市工匠和工人說話，而是为証券投机、商业、制造业、奴隶垦殖、土地买卖、和放債等活动說話。实在說，在这五十五个代表中，說得上对小有产者的愿望抱有任何同情的只有两位：即宾夕法尼亚的高龄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馬里兰州的路德·馬丁。杰斐遜这时候在法国。乔治·华盛顿本身就是个大奴隶主，他主持會議；如果說有任何个人的思想支配着會議的話，那就是亚历山大·韓密尔頓的思想。”²¹他就是說过下面这句话的反动派：“人民！——人民是大畜牲。”²²但宪法的主要起草者是墨迪孙。一七八七年的制宪會議是秘密举行的，沒有公开的纪录。

完全控制着制宪會議的商人和种植园主們着手建立能够为自己特殊阶级利益而巩固全部革命胜利的政府。他們也极力防止劳动群众和被压迫者——农民、工人、黑人、印第安人——从革命中获得任何政治利益。會議上进行的勾当就是这两个統治阶级牺牲群众而达成他們利益的妥协。群众們經過了漫长的岁月和艰苦的斗争才使革命的某些民主潜力得以实现——如参政权、教育权、工会組織权；通过宅地法使农民获得土地；最后从商品奴隶制度下解放黑人。

代替临时的联邦公約，會議創制了一个半中央集权的国家宪法和使統治阶级能够有力地执行对内对外政策的政府。政府在經濟上削弱了各州的权力，以便能够建立全国性的市場——这是资产阶级在革命里的中心目标。在政府方面他們定出一个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互相制約的煞費苦心的制度，为的是抵制人民的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有很多人把这种要求嗤之为“暴民統治”。一七八七年爆发的“薛司起义”才对资产阶级掀起一次真正民主的斗争。在會議上商人和种植园主也建立起国家武装部队，用来反

对国内外敌人以实现他们的阶级目的。他们还发展了银行、关税、赋税、币制、和公债等同盟财政系统。他们对不断展现在新共和国之前的广大土地建立了国家的统制*。在革命期间，北部很多大地产被没收分散。但南部的种植园制度却保持完整；甚至由于它的某些封建残余如长子继承权、嗣续限定法、和割让租金制等的废除而使种植园制度增长了活力。在新宪法的反动特质遭到群众的强烈反抗之下这个宪法才被各州最后通过。

载入宪法中的奴隶制度

印第安人(在这时为数约有七十五万)确实应该要求善意的考虑，但他们从新宪法里却简直一无所得。这个宪法假定从大西洋到密士失必河东岸的所有领土，包括当时仍完全由印第安人居住的大片土地在内，都属于美国政府。事实上，强大的联邦政府的建立反而为对印第安人土地变本加厉的掠夺开辟了道路。这个年轻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根据“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人”的口号，是一种种族灭绝的政策。

商人和种植园主为了他们自己阶级利益在费拉德尔菲亚拟订的宪法，对于当时殖民地四百万居民中占绝大多数的小农民、小店主、和工人的特殊权利和需要，也丝毫没有给予考虑。直到一七九一年，制宪会议之后四年，十项修正案——就是人权法案——才在工人农民的群众压力和詹姆斯·墨迪孙与汤麦斯·杰斐逊的动议下附加到宪法里去。从而一般人民，包括工人在内，才被给予了以下最起码限度的权利：言论和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陪审制、请愿权、不被任意搜查逮捕的自由、和不被强迫逼供的自

* 见一七八五年的“土地法”。

由。然而，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紙面权利，也还須經過很多年的群众斗争才能使它得到部分的实现。

至于黑奴呢(他們在一七九〇年人口調查里数达六九七、六二四人)，宪法的作用使他們在法律上更加受到束縛，特别是在南部。新的土地法的前提，是默認奴隶制度和希望这种制度无限地延續下去。在共和国的大多数創始人看来，黑奴只是一种财产，因此基本上受管制财产的法律的支配。“同盟党人”的作者們夸耀說，“因此，同盟宪法在我們的奴隶問題上作了十分妥善的決定，它把他們看作兼具有人和财产的混合性質。”²³

在为政府集权化而召开的这次會議上，奴隶主特別要求一項強硬的全国性的临时奴隶法，結果他們如愿以償。此外，他們主要希望把奴隶問題留交各州自行处理，事情果然如愿。在这方面，他們的范例主要是从一七七九年起这个年輕共和国所奉行的“同盟公約”。形式上公約撇开了奴隶問題不談，含义上是把这个問題棄給各州处理。奴隶主就这样在州权旗帜下开始了他們的历史性战斗，他們繼續加紧进行这场战斗使它在南北战争中达到高潮，直到今天这个战斗还是白种优越主义者反对黑人公民权的基础。

“废奴运动者”在會議上不敢冒險提出废止奴隶制度的意見。据比尔德夫妇說²⁴，“奴隶制度的伦理問題是被提出来了，但它从沒有提高到主要論点的地位。”南部各州避开了一切对奴隶制度的真正或佯装的攻击。在早先，他們击败过杰斐遜的主意：在独立宣言里插进一段抨击英国奴隶政策的条款，說明乔治三世侵犯了“一个从沒有触犯过他的远方民族的最神圣的生存权利和自由权，从另一个半球里把他們擄来充当奴隶，或者在运抵对岸的途中使他們遭到悲慘的死亡。”驕縱的奴隶主們阻止在宪法里載入任何反对奴隶制的措詞并不費多大力气，特别是由于杰斐遜、亨利、和斐

因等人都不在會場。很多北部商人，在奴隸買賣和其它航運業、銀行業上已經和南部結成同盟，也幫奴隸主的忙。

有三項憲法條款明確地認可了奴隸制度（雖然憲法從頭到尾都慎重地避免使用“奴隸”這個字）：

“第一條，第二款：代表席位和直接稅款的多寡將在加入本同盟的各州中進行分配，確定各州此項數額系根據各州自由人口總數（其中包括服若干年役的人口，不徵稅的印第安人除外，再加上一切其它人口的五分之三）。”這個“一切其它人口”就指奴隸而言；由於奴隸人口奴隸主自己獲得國會中五分之三的代表權，可是，他們當然不會給奴隸們任何一點代表權的。這樣，黑奴就被判定為夠不上一個整人——只算一個人的五分之三而已。

“第一條、第九款：國會在一八〇八年以前不得禁止目前任何一州認為可以批准的人移居或入境，但對這種入境者可予徵收每名不超過十元的稅。”這項條款間接暗示要在二十年之後廢除奴隸買賣。這一條主要是弗吉尼亞和北卡羅來納的大作，這兩州手頭擁有過剩奴隸，從而希望結束從非洲運進奴隸的貿易。

“第四條，第二款：在一州依法服勞役者逃到另一州時，不得根據該州任何法律條例免除其勞役，而應依據原勞役關係人要求予以引渡”。這項條款是對奴隸主的一大讓步。它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可恥的逃亡奴隸法（一七九三年）準備了基礎。麥克馬斯特談到這個法令說：“五十七年來這個法令一直保持有效，沒有變動過。在這五十七個年頭中，它比美國製定的任何其它一條法令造成更多的苦難、不法、和侵犯黑人和白人的權利的無法無天的行為。”²⁵接替這個法案的是更為厲害的一八五〇年的逃亡奴隸法。

奴隸主對於憲法中採納的第一條第三款（承認每州不論大小有兩名參議員）也起了很大作用。南部各州害怕各自由州人口的

增加，希望通过“每州两名”的规定来控制参议院，或至少使它不起作用。此后两个世代的经验证明了在这个希望上他们并没有估计错。

尽管奴隶主阻止了把奴隶制度问题正面提到制宪会议上，但在围绕这问题边缘而引起的尖锐辩论中显出了北部资产阶级和南部资产阶级之间的明确的分裂。这是奴隶制度的拥护者和敌对者之间巨大政治分裂的开始。敏锐的墨迪孙注意到了这件事，并预料到奴隶制度的争端总有一天会把这个共和国弄成四分五裂。

制宪会议没有解决废除商品奴隶制度这个基本问题，也没有设法解决它。由于这个失败，一七七六年的资产阶级革命除对黑人犯了一个大罪过外，还严重地阻碍了全国市场的发展和工业的扩大。它也为日益发展的北部工业家产生了一个厉害的阶级对手，即南部蓄奴派，这个对手长期跟北部工业家争夺全国领导的控制权。但奴隶制度的废除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美国资本主义成长历史所规定的任务——不管代价怎样，这项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奴隶制度最后终于被废除了，但那是在美国因政治斗争而分崩离析了两个世代之后，和一百万军民在第二次大革命里丧失了生命之后的事情。

第五章

北部和西北部奴隶制度的廢除

在黑人爭取解放的斗争中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是，在一七七六年伟大革命期中和在这以后，北部、西北部各州和准州中奴隶制度的廢除。这是这个大民族的民主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民主运动在革命期中展开，它在一八〇〇年杰斐遜一派的史詩性胜利里达到第一次高潮。

在革命結束时，美国是个农业占压倒优势的国家——就是在一八〇〇年时，也不过有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四住在八千人口或八千人口以上的城市里。現有的資本都投放在內地商业、航运、土地和奴隶上面，所謂工业生产主要由小工場里工作的工匠們进行。制造业几乎尙未誕生。鉄矿、采煤、炼鉄、和紡織业才初步萌芽。紡紗和織布大多是在家庭里干的活。直到一七八八年，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才建立起第一座真正毛織工厂，一七九一年，斯拉特尔在罗得島的鮑塔克特設立首开风气的紗厂。萌芽中的鉄煤工业，規模还很小，是在小得可怜的厂子里操作的。伐木业、磨面业、和造船业比較发达，但也是在极小的生产单位里經營的。

在新的美国資产階級体系里，具有决定性的資本家集团是北部的大商人和南部的奴隶主。大的商人不仅是商业家，也兼具有运输商、甚而大部分具有銀行家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他們也是制造业的光驅者。在这时期里純粹工資劳动的工人階級是相对的微

小——其成員大多是海員、碼頭工人、馬車工人、散工、政府和商家的職員、以及農業工人。然而工業的發展終於產生了大量的真正工資勞動者，象木工、漆工、鐵匠、桶匠、麵包師、排字工人等，這些人原是在小工場里干活的工匠。

反革命的企圖

一七七六年革命是美洲和世界各國被壓迫民族的光芒燦爛的燈塔。它也是爭取社會進步和人類自由的劃時代的勝利。然而反抗英國的艱巨政治經濟鬥爭剛剛取得勝利，有組織的美國反動派就已經着手來搶奪這個新獲解放的國家和人民，並對他們無情地剝削與控制。北部和南部的最豪富的商人和種植園主主要想把美國變成這樣的國家：讓他們聯合起來占有土地和工業，並完全控制着政府。黑人要永遠充當奴隸，被剝奪了參政權和其他公民權的白種工人，只不過是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剝削的目標。一切這些說明革命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從只是一場反對英國的民族鬥爭開始轉變成為一場尖銳的國內階級鬥爭。

在前面一章里，我們看到反革命的商人—種植園主聯盟忙碌地操縱着一七八七年的制憲會議，來為他們的目的服務，接着又在—一七九三年訂出了聲名狼藉的逃亡奴隸法。從一七八九到一七九七年，即華盛頓擔任總統的整整八年間，大商人和種植園主的階級聯盟一直繼續執行它的反動路線。反革命派在一七九六年馬薩諸塞州律師約翰·亞丹姆斯當選總統時（他是華盛頓任內的副總統）開始達到頂點。在亞丹姆斯執政期間所採取的許多反動措施中有一七九八年通過的臭名遠揚的客籍法和鎮壓叛亂法。這些法令的用意是在恐嚇外國出生的移民，和剝奪工人、農民當時享有的極其微小的政治權利。當政府面對廣大人民反對而企圖實行這項

激烈法令时，有十位編輯和其它一些人以“謀叛”罪名被捕下獄。商人一种植园主联合起来組成了“联邦党”，党魁亚力山大·韓密尔頓是商人的代言人，他狂妄地要求成立一个强大的完全由有产階級掌握政府。

才从反对英国压迫者的伟大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民主的人民大众，立刻毅然决然地起来反抗这个内部的、他們早就熟悉的大种植园主—商人的威胁。他們的主要领导人在一七九〇年以后是湯麦斯·杰斐遜，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刚从欧洲居留回国不久。杰斐遜自己是种植园主，但他是一个农业民主主义者。他創立了共和民主党（現在的民主党的先驅），这是种植园主、北部和南部的小农民、西部边疆居民、小商人、工匠、以及东部城市工人的联合組織。虽然他的政策在奠定美国資本主义基础上起了很大作用，但杰斐遜理想的社会是以小农民和工匠为主体的社会。

杰斐遜本着独立宣言（这是在一个瓦工家里写成的）的基調，大胆地宣揚革命带来的人民权利。他在評論一七八六—一八七年为反对抵押典当、反对取消贖取押品权和迫害債務人而爆发的“薛司起义”时，他說，“惟愿二十年以内我們决不会有这样的起义。”¹杰斐遜反对瀰漫于反动政治領袖之間的强烈的君主制度情緒；他反对和英国簽訂的臭名远揚的約翰·杰条約，也反对韓密尔頓設立銀行的計劃和其它各种危险的財政策略。杰斐遜主张大众教育而反对奴隶制度，虽然他对奴隶問題从来没有坚决地加以迎头痛击。他特別攻击客籍法和鎮压叛乱法。在这时期里的一項重要斗争是宾夕法尼亚农民一七九四年为反对重稅而掀起的所謂“威士忌酒起义”。

从一七八九年起伟大法国革命的发展使尖銳的美国階級斗争大大增加了火力。韓密尔頓派“联邦党人”攻击这个革命，想强迫

美国站在英国方面对法国作战；杰斐逊一派入则采取相反的路线。巴林頓說得好：“联邦党人站在英国一边猛烈反对民主运动，对它加以越来越恶毒的攻击。另一方面，民主派入成了法国的同党，它怀着真正共和主义的热情斥責一切貴族，而且他們随着法国急进民主主义的发展而变得更加激烈。”²在这场剧烈斗争中，美国第一次嚐到了道地的乱戴紅帽子的味道，反动派疯狂地攻击杰斐逊一派入是“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入”、“无神論者”、“敗家子”、和革命的法国“所收买的密探”。

但这种誹謗的攻击对于人民群众的作用是无足輕重的，因为他們这时正处在高涨的革命精神之中。因此，在一八〇〇年的大选中杰斐逊在全部美国历史上最巨大的群众示威之下当选总统。人民不愿意讓革命的民主果实被人夺去。

杰斐逊的共和民主党的胜利是資本主义的胜利，同样也是民主政治的胜利；而在这个时代里，由于資本主义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所以它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制度。杰斐逊的提高貧苦农民和小生产者的主张，一般地是为生产、也是为美国民主政治奠定最广大基础的主要方法，在当时來說，也是不可缺少的方法。另一方面，韓密尔頓和他的联邦党人陣营所奉行的政策呢，其結果只能加强反动派和現存封建成分、加强种植园主和他們的奴隶制度。这样的政策不会推进工业化，更不会推进人民民主政治。

北部各州廢除奴隶制度

杰斐逊派人民力量的胜利是革命时期以来（和革命以前）持續斗争的結果。虽然民主分子并没有把廢除奴隶制度列入他們的政綱，但由于他們的政綱加强了一般的民主政治，因此他們起了削弱奴隶制度的作用。这场斗争对于革命后沉重打击商品奴隶制度

(即在北部、西北部各州废除奴隶制度)是一个有力的因素,如果不算决定性因素的话。

尽管一七八七年的制宪会议保护和批准了南部的种植园奴隶制度,废奴运动的情绪继续在人民当中增长,特别是在北部、西北部各州、和准州里面。这是伟大的美国革命所发动的主要民主浪潮之一。在革命战争期间这种日益成长的废奴运动精神就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一七七七年,弗蒙特就在它的领域里废除了奴隶制度,虽然这时它还没有正式组成一州。北部其它几州也在战争中和战后制订法令,或废止奴隶买卖,或开始逐渐废除奴隶制度,或两者同时废止。在这种立法中普通办法是一州规定奴隶母亲所生子女长到某一年龄(通常定为二十五岁或二十八岁)就可获得自由,其次并规定连奴隶制度一併废除的年限。这类法律在馬薩諸塞和宾夕法尼亚是一七八〇年实行的;罗得島和康涅狄格是一七八四年;紐約是一七九九年;新泽西是一八〇四年实行的³。在战争结束后的二十年里面,所有北部原来各州都实行了限制或废除奴隶制度的法律。在一八〇三、一八一六、和一八一八年,俄亥俄、印第安納、和伊利諾都以自由州加入联邦。在这整个时期里也发生了很多个别的解放奴隶的事件。

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是一七八七年一道联邦法令在西北准州(这个区域包括目前俄亥俄、印第安納、伊利諾、密西根、威斯康辛、和明尼苏达的一部分)里禁止奴隶制度。一七八四年,湯麥斯·杰斐遜已經提議在包括現在的田納西、肯塔基、亞拉巴馬、和密士失必等州区域以及西北地区里排除奴隶制度。要是这个議案通过的话,就会給整个种植园奴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把这种制度只局限在沿大西洋岸的南部六个州里面。杰斐遜的議案是美国历史上提出过的最重要的立法建議案之一。但它由于一个蓄奴州議員的一

票之差而沒有得到国会通过⁴。当杰斐遜起草的西北土地法被国会两院一致通过、在一七八七年終於生效时，它只在西北地区和各个准州(后来的州，准州名如上述)里废除奴隶制度。在其它所有公有地区里奴隶制度依然是引起爭論的問題。西北土地法在此后数十年里的伟大反奴隶制度斗争中起了极大作用，它的第六条里規定“在該准州內既不允許奴隶制度，也禁止非自愿的服役，惟当事人經過依法判处罪刑服役者除外”——但从奴隶州逃亡的奴隶則必須送归原主⁵。

正当这个爭取解放黑人的运动在北部、西北部各州、和准州里形成时，在北部和南部的很多州里出現了剝夺自由黑人投票权的一股反动逆流。在南部，“在殖民地时代，只有在乔治亚、南卡罗来納、和弗吉尼亚等州里的自由黑人被剝夺选举权。在边境各州里，特拉华在一七九二年，馬里兰在一七八三和一八一〇年剝夺了黑人选举权。”“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在一八一七年剝夺了黑人的选举权；在西南部，路易西安那在一八一二年剝夺了他們的选举权；密士失必在一八一七年；亚拉巴馬在一八一九年；密苏里在一八二一年；阿肯色在一八三六年；得克薩斯在一八四五年分別剝夺了黑人选举权。”在北部，俄亥俄州在一八〇三年剝夺了自由黑人的选举权；康涅狄格在一八一四年；印第安納在一八一六年；伊利諾在一八一八年；密西根在一八三七年；宾夕法尼亚在一八三八年；衣阿华在一八四六年；威斯康辛在一八四八年；新泽西在一八四七年；明尼苏达在一八五八年剝夺了他們的选举权⁶。只要自由黑人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时，就讓他們投票；但当他們人数增加时，他們就被剝夺了选举权。到一八六一年內战爆发时，几乎同盟每一个州里的自由黑人都被禁止投票。这样，正当白种工人在逐步打破财产上的选举資格而爭得选举权利之时，自由黑人却在系統

地被剝夺了他們的选举权。

通常伴随着黑人选举权的丧失是各种基本民权普遍受到剝夺。麦克马斯特曾經为本世紀最初十年間北部的黑种“自由人”描繪出这样的图画：“没有一个地方的黑人享有白人的全部权利。在这里他不能投票；在那里他不能充当民兵；没有一个地方会把他召去当陪审員。种族偏見把他排斥在一系列的行业和职业之外，使得他处于极端愚昧的境地。木工、鉄工、車輪工、瓦工和鞋匠都不愿招他作学徒；商店老板都不愿收他作店員。每一家旅館、客棧、和酒店都拒絕他进門，除了慈善人士特为黑人福利設立的学校外，每个学校都拒絕收容他。”⁷

早期的一般反奴隶运动

奴隶制度在北部和西北部失败的基本原因是气候的因素。这种气候使蓄奴时期几种主要世界市場作物在这些地区都不可能生产——就是說种植园奴隶制度的确不适宜于这些区域。北部农民也坚决反对种植园制度。革命战争后三十年間日益增长的反奴隶制情緒，加上奴隶制在逐渐消灭的普遍信念，对于在这不欢迎奴隶的地方扫除奴隶制残余全都是有幫助的。在很多情况下，北部白种工匠害怕奴隶工匠成为自己的对手，也倾向于支持在自己所在的州里废除奴隶制度⁸。但在这整个时期里，全国奴隶数目（几乎全国奴隶都在南部）繼續在迅速增长。根据一七九〇年的第一次人口調查，他們的数目是六九七，六二四人；在一八一〇年的第三次人口調查里，他們人数就达到一，一九一，三六二人了。

在这段期間，散处各地的地方性反奴隶团体是十分机警的。在这些运动中（其中一些早在革命时期就已展开）自由黑人非常活跃。他們的綱領有很大差別。但在一八〇四年举行的美国废奴团

体大会里，代表們已經就对废奴运动工作兴趣低落发出怨言。一八〇九年，成立了达二十五年之久的宾夕法尼亚废奴社也发出类似的抱怨。威尔遜曾綜括这个废奴組織的活动方式說：“它特別反对綁架，它教育和收容黑种儿童。它检查有关有色人种的法律，提出它們的缺点，并准备立法議案。它向国会提出关于逃亡奴隶法和奴隶买卖的建議。一八一八年，它检查并譴責了刚刚在那时开始的殖民計劃。一八一九年，它指定了一个委员会留心注視密苏里加入联邦的斗争；一八二〇年，它从政府手里取得有色人种儿童学校基金的一部分。同年它提出了制定立法以便在本地区完全废除奴隶制度的建議。”⁹

紧接着革命的几十年間，新教教会在民主群众的压力下曾經在支持奴隶制度上一度讓步。因此，监理会教徒在一七八四年、浸礼会教徒在一七八九年、长老会教徒在一七九三年提出反对奴隶买卖。监理会教徒带头宣佈“一切买、卖、或送讓奴隶者，除了解放他們的目的以外，都立即开除出教。”然而，这些教会对于黑人，不論是自由人和奴隶，都采取种族隔离的政策，把他們安排在偏僻的教堂角落里特設的座位上面。在一切教派中，教友派在对奴隶問題上是表現最好的，虽然很多教友派富翁在整个殖民地时期里都蓄有奴隶。但在过去的一百年間，这个教派一直发出强烈的反对奴隶制度的呼声，而且在每个废奴运动里教友派都很为活跃。早在一七七三年，費拉德尔菲亚教友派會員的年会上就因为独立宣言上签名的教友派教徒斯蒂芬·霍布金斯拒絕处理他的奴隶而否認他的會員資格¹⁰。

黑人向奴隶制度进攻

尽管新教教会对反奴隶运动作了微弱、暫时的讓步，黑人对于

他們的令人憎惡的種族隔離行徑仍然感到不能忍受，就在革命戰爭中自由黑人已經開始建立他們自己獨立的教會。第一個黑人浸禮教會是喬治·李塞爾和安德魯·布里安在喬治亞的奧古斯達建立起來的，“年代不會遲於一七七五年”；第一個監理會主教派教會是由理查德·艾倫和阿布薩洛姆·瓊斯於一七九一年在費拉德爾菲亞建立的¹¹。黑人教會從這個時候起生根、成長，成為促進黑人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

這些先驅教會是獨立的黑人民族組織的開始，到了我們這時代它已經發展到具有極其巨大的意義。黑人的學校也在緊接着革命後開始設立。一七八七年，費拉德爾菲亞組織起了費城自由非洲社，這個社是現在的黑人保險公司的鼻祖¹²。以開拓黑人教育道路而著名的波士頓黑人普林斯·霍爾也在一七八七年在馬薩諸塞州創立起黑人共濟會。

在這個歷史性鬥爭的早期階段中，獲得自由的黑人在一切反奴隸運動中是積極的首倡者和參加者。他們建立反奴隸制度的黑人團體，向各州議會和國會呈遞請願書，散發宣傳品，進行了廣泛的反奴隸制度起義¹³。

在這些戰後年代里，自由黑人對於奴隸主認為黑人比白人低劣的陳腐論調不斷給以打擊。儘管他們遭受了巨大的困難，面臨着種種加在他們頭上的厲害無比的歧視，很多自由黑人仍然得到了顯著的成就。在這些特別傑出的先驅者中有本杰明·班尼克尔，他是著名的黑人數學家、天文學家和發明家。他在一七三一年五月九日生於馬里蘭，母親是自由人，父親是奴隸。班尼克尔早年就顯示出了他的驚人才能。還在青年時代，他就造成了一座珍奇無比的鐘。一七九一年他印行了他的第一本年鑑，在美國刊行年鑑上是首開風氣者。班尼克尔也協助設計了建造華盛頓城市計

划¹⁴。还有紐約长島的菲力斯·惠特萊。她出生在非洲的塞內加尔,是运到美国来的一个奴隶。她受教育后成了才华优美的詩人,她的作品从一七六一年发表起就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丘比特·哈蒙,“美国的第一个黑人詩人”,也生活在这个时代。华斯瑪是这个时期里另一个著名的天才黑人。他是爭取黑人解放的傑出战士,在把英国和美国的废奴运动結合在一起上,他具有特別貢獻。保尔·賈菲,是馬薩諸塞州出生的自由黑人,后来在新英格兰的航运业中极其著名,他和反奴隶运动是完全不可分的。

公众眼里看到这么些特出的黑人以后,很多人对白人优越的流行理論开始怀疑或加以駁斥。例如一七九五年的废奴团体大会就曾提議通过教育来“証明非洲的不幸子孙尽管在奴隶制度的败坏堕落影响之下,比起幸运得多的欧、美居民来一点儿也不低劣,用这个来使敌視真理的人感到惊惶失措。”¹⁵ 湯麦斯·杰斐遜在这个問題上是模稜两可的,最后他終于承認了黑人的某些潛在力量,本杰明·富兰克林則是黑、白人智力平等的主张的坚决拥护者。

在这同时,种植园里的奴隶們也給奴隶制度以沉重的打击。阿普蒂克指出了这些年代里大量的奴隶不稳的情况¹⁶。在这段期間的无数奴隶暴动中最重要的一次是一八〇〇年在弗吉尼亚州亨利哥郡爆发的。这次暴动由加布利尔领导,他是湯麦斯·普罗塞的一个奴隶。加布利尔算得是一个巨人,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他的主要帮手杰克·鮑勒比他还高三英寸。起义的奴隶們有的騎着馬,用棍棒和自己造的刀劍武装起来,在八月三十日晚上离里士滿不远的地方集合准备行动。但一場突然袭来的狂风暴雨打乱了这次集会。

奴隶主听到暴动消息后大为惊恐,在起义者还没有整理好队

伍时，匆忙集合起来的民兵就向他们进攻，把他们打散。很多奴隶被捕。加布利尔本人在九月二十五日被捉到，他后来拒绝暴露起义的细节，泰然牺牲。大约另外有三十五名黑人被处死刑。卷到这次起义里去的奴隶数目，各家估计不同，从一千人到一万人不等。这次起义使整个南部陷于恐慌万状的境地。里士满驻扎了重兵，此后便特别保留下一个警卫队以防暴动。到处的种植园主都对他们的奴隶加紧了恐怖控制。

另外一次重要的暴动发生在十年以后，一八一一年一月九日在路易西安那州新奥尔良附近爆发。在一位安德莱先生的奴隶查尔斯领导下，有几百个奴隶参加这次暴动。然而，经常警戒中的本州军队的迅速行动，在运动刚刚开头就发觉了，把它扑灭掉。新奥尔良一片恐慌混乱。六十五名起义者被处死，其中很多人备受拷打。还有许多奴隶失踪，无疑是被打死在丛林里了。这次暴动的一件意义重大的特色是奴隶们听到法国革命的解放口号后，打算不伤害以反对奴隶制度见称的法国人。这件小事说明了一件很多观察家注意到的事实；那就是，尽管种植园主费尽心机使他们深深陷在愚昧无知的境地，奴隶们却常常能够看得清世界大事——这项知识也许就是从白种主人的谈话桌上拾来的。我们有理由断定，美国、法国和海地的革命在美国南部种植园的奴隶们中间有着深切的反响。

海地的革命

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十年间，使美国黑奴受到鼓舞并使他们的主人感到震惊的一件惊人事件就是，海地的奴隶在一七九〇到一八〇三年间进行的伟大、成功的革命。海地革命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之一，它的反响遍于全世界¹⁷。在削弱美国

的奴隶制度上它是一个主要的力量。

海地是法国的殖民地，位于古巴东南，它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富饶的“糖岛”。在前此半个世纪间，法国把这块属地看得比法属加拿大还要贵重。它的出口价值在美国的出口价值以上。在总人口大约五十三万六千人中，黑奴、自由的莫拉托人超过白种种植园主及其仆从的比例是十五与一。奴隶们通常都是操劳致死，每年死掉的人达九分之一。这个葱翠的岛屿是奴隶们的地狱，是豪华的白种法国种植园主的热带天堂。

海地革命和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是直接有关的。海地的莫拉托人和黑人要求把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同样应用到海地。为了坚持实现这个要求他们进行了整整十二年的战争，这次战争是西半球历史上最艰苦流血最多的战争之一。

在这次战争里，涌现出了海地出生的奴隶都桑·洛维第是一个辉煌出色的将领。他对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部队全面制胜。在这次战争里英国军队损失了四万人，法国损失的还要多些。拿破仑在和西班牙进行的大战里伤亡七万人，为了尽力保持海地这块富饶的殖民地，损失了六万三千人。都桑是打败拿破仑的第一个军事将领。最后的结局是起义的奴隶完全获得胜利，把他们过去的主人从岛上赶走，解放了所有的奴隶，夺取了种植园主的土地，建立了一个今天屹然不动的共和国。都桑的挫败只是由于被骗去参加和平会议，他在会上被捕。后来被解送到一个法国监狱里，在狱中死亡。

海地黑人革命的胜利对于后来一次更加广泛的民族独立革命起了先锋作用，这次民族独立革命从一八一〇年开始，从墨西哥到智利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摧毁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三个在美洲的殖民帝国。海地人民除了解放了自己之外，当委内瑞拉的

愛國領袖塞巴斯辛·佛蘭西斯哥·米蘭達在一八〇六年打算發動革命時，他們供給他們金錢、武器、和船隻。都桑，這位被保守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有意忽視和壓低的人，和西蒙·波立華、何賽·德·聖·馬丁、喬治·華盛頓、湯麥斯·杰斐遜、以及偉大美洲革命時期里別的傑出愛國者、將領、和政治領袖們可以媲美。

海地革命在美國奴隸制度里具有深刻的反響。奴隸們興高采烈，奴隸主則吓得半死。在它的其它各種影響中，它還有助於在北部和南部各州加速廢除奴隸制度。南部種植園主採用一切辦法來對他們的奴隸封鎖革命的消息，不讓海地黑人海員在南部港口登岸。種植園主聽到多桑要帶領黑人革命者大軍遠征佛羅里達（當時被西班牙統治）、在美國掀起奴隸總暴動的驚人消息時，恐慌萬狀。科恩戈爾德的意見是，這個消息並不象大家最初想象那樣的想入非非，因為都桑領有一支大約五萬五千人的富有戰爭經驗的部隊（喬治·華盛頓指揮過的最大部隊只有兩萬人），而且都桑很可能把他的數量相當可觀的一部分軍隊從海地運到佛羅里達來。

法國失掉海地的後果也具有世界意義。因為拿破侖曾經計劃在路易西安那建立一個帝國，這個地方南北綿亙一千多英里，並且在一八〇〇年就已從西班牙落到他手裡。要實現這個計劃，他必須利用海地作為基地。海地喪失後，路易西安那對拿破侖再也沒有用處了，他只好在一八〇三年把它賣給美國。為了這點，美國人民應該十分感謝海地的黑人革命者。

第六章

国际奴隶买卖的禁止

一八〇七年，美国和英国正式譴責国际奴隶买卖，并严厉惩罚贩奴行为。美国的法律在一八〇七年三月二日通过，从一八〇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英国法律由議會通过，經英皇批准，从一八〇七年五月一日起有效。一八〇二年丹麦人在他們領土內禁止奴隶交易，法国也在一八一九年六月一日禁止領土內奴隶买卖。

英国和美国在同一年（一八〇七）禁止奴隶买卖并非联合行动；但这是密切相关的巧合事件，其間并非毫无直接联系。这两項只有三星期之隔的同时发生的行动，使得两大贩奴国家明文規定禁止对人类进行国际买卖。但他們完全停止这项血腥买卖，还是好多年以后的事。奴隶买卖直到奴隶制本身废除以后，才最后消灭。英屬西印度群島是在一八三八年，通过补偿种植园主的方式废除了奴隶制；美国是在一八六三年，通过革命和沒收的方式而废除的。

美国禁止贩奴法的斗争

英国法律規定，在本法生效后，贩奴船隻不得在英国港口出港，也不得在任何英国領地上卸下奴隶，違者課以重罰。美国禁止奴隶进口法規定：“凡从任何外国、外地将任何黑人、莫拉托人、或有色人种作为奴隶、或强迫劳役而进口、或帶入美国或其所属地域

內者，均屬違法。”¹ 違犯本法者船隻將遭沒收，所運奴隸完全釋放，并按每名奴隸八百元之數課以罰金。英國和美國都保證巡邏非洲海岸，撲滅販奴行為。

一七七六年革命中發展起來的強烈反奴隸制傾向，對於惡名昭著的非洲奴隸買賣發生了強大影響。即令是對於最低的文化水平來說，販奴也是極端殘忍、毒害無窮的罪行。很多不願反對奴隸制、甚或寬恕奴隸制的人，都直截了當地反對國際奴隸買賣。

莫萊斯指出，“一七七四年大陸會議曾經建議阻止奴隸進口。會上作出了保證，不把船隻租與奴隸販子和不賣貨物給從事奴隸買賣的人……各個殖民地和州都向這同一目標各自採取了行動。早在一七七四年，羅得島和康涅狄格通過法律，規定運到兩州內的一切奴隸予以釋放，特拉華在一七七六年禁止奴隸進口。”²

在這段期間反對奴隸買賣的情緒也遍於南部各地。這有兩個原因。第一，在軋花機出現以前，種植園制度已經多少在衰落下去。第二，特別是，南部有些州感到奴隸過剩，為了保護奴隸價格，他們樂於在美國奴隸市場上消除非洲方面的競爭。波加特講到這個情況時說：“除了在南、北卡羅來納的稻米、靛青種植園而外……奴隸勞動在經濟上處于不利地位已很明顯，以致很多南部人士都贊成早日廢除奴隸。一七九六年，南部各州的弗吉尼亞、南卡羅來納、喬治亞、北卡羅來納和馬里蘭全都禁止了奴隸進口。”³ 弗吉尼亞的馬孫，他自己是個奴隸主和奴隸制度的支持者，也譴責奴隸買賣是：“本身既屬兇兇極惡，更是人類的恥辱。”⁴

然而奴隸主們却在憲法里設下強大障礙，來防止聯邦通過禁止販奴的立法。讀者會記起一七八七年的制憲會議曾在憲法中訂下一個條款，使得在一八〇八年以前不可能廢除奴隸買賣。麥克馬斯特評論這種條款說，“國會所能做的只是對每名進口奴隸徵稅

十元，和禁止美国公民与其它各州人民在美国港口替从事非洲贩奴的船隻装备航海用品。”⁵ 虽然采取了这些步骤，但奴隶贩子們公然違犯这些办法，把美国船隻换上西班牙旗帜繼續航行。有时奴隶贩子持有好几套船照。

当宪法上这项障碍限期屆滿时，傑斐遜总统在致国会咨文里为这事发出欢呼，并建議制訂合适的禁止贩奴的立法。这道法律經過长期辯論，并遭到相当大的南部反对，但終於通过。对于在非法贩卖中被沒收、并被当作自由人在南部释放的奴隶，貴族种植园主的特殊想法，与众不同。一位火性子的众議員大声咆哮說：“諸位先生們以为蓄奴州居民会容許自由黑人在他們中間生活下去么？不出一年一个黑人也別想活着。”⁶ 尽管这样，一八〇八年一月一日仍然被定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在这一天美国終於洗手不干可恥的非洲奴隶买卖了。

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

一七七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曼斯菲尔德在审理不久前帶到英国的美国黑奴薩默塞特的案子时，代表整个英国法庭裁定說，奴隶制度在英国沒有合法根据，因此，一个奴隶只消踏上英国土地，就自然成为自由人。这条律例使英国領土內的一万五千名奴隶获得自由。但英国资产阶级尽管在英国本國內解放黑奴，它在非洲美洲間販运奴隶的买卖却照旧积极进行，这项买卖繼續了一个世紀之久，它替英国資本家和地主带来巨大的利潤和繁荣。

然而，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圈子里，越来越多的有远见人士开始怀疑維持贩奴对英国是否上算，特別是在一七八〇年以后。这个运动的領導人是威廉·威伯福尔斯爵士、湯麦斯·克拉克遜、乔治·湯普遜和格蘭維爾·夏尔朴等名流。这个运动从它的早期就

得到一批著名經濟學家、傳教師、律師、詩人、和政治家如亞當·史密斯、約翰遜博士、迪安·陶克爾、約翰·威爾遜、威廉·柯伯爾、亞歷山大·波普、丹尼爾·狄福等以及其它許多人的支持。從一六七一年喬治·福克斯的時候起，教友派就是英國反奴隸運動的先驅者，這個運動和美國的反奴隸運動的趨勢是有聯系的⁷。在這個運動中工會是一個主要因素。英國廢奴運動者主要是從人道主義立場抗議虐待黑人的暴行。跟美國的廢奴運動者一樣，英國廢奴運動者痛斥奴隸買賣的種種慘狀，但一直到一八二三年⁸，他們沒有表示過反對奴隸制的本身。而且，反對奴隸買賣的持論要點是在經濟方面。實質上，英國廢奴運動者的看法是，對英國來說，富饒的非洲大陸所提供的經濟機會，遠比偷運人口的買賣來得大，儘管這項買賣是大賺其錢的。他們認為，只要奴隸買賣存在一天，非洲就騷擾不寧，就談不到在經濟上真正打進人口眾多的非洲民族里去和他們做生意。真正要和非洲進行貿易需要廢除奴隸買賣。

在一七八九年后整整二十年之久，威伯福爾斯年復一年不斷地（儘管是徒勞無益）在議會提出議案，號召廢除奴隸買賣，他的同道們則在英國人民當中進行激烈的反奴隸制的宣傳鼓動。反奴隸制度的組織網建立起來了，柯伯爾和一些人則寫了反奴隸制的詩章⁹。但一直到了——一八〇七年，當英國統治者認識了支持販奴是經濟上的短見政策后，他們才讓議會宣布廢除奴隸買賣。

很有意思的是，緊接着正式禁止非洲奴隸買賣后，英國便積極準備在“黑暗大陸”大做生意。一八〇七年建立了非洲協會，這個協會不久就變成英國在經濟上侵入非洲的工具。在後一個世代間，英國探險家和象牙獵取者走遍非洲大陸，建立起小驛站，為發展貿易和最後攫取大部分南非洲作了準備。（參閱本書第一章）

英國在一八〇七年采行禁止販奴法並不意味着英國準備在牙

买加、巴巴突島和西印度其他产糖島屿上废除获利丰富的奴隶买卖。一八三三年英国制定了禁止奴隶制的法律，但这条法律直到一八三八年才实行，这时候一方面是由于从英国发展自由貿易的政策來說，商品奴隶制度已經大不合算，另一方面是由于远东方面英国制糖者的压力，他們因为自己没有奴隶，自然不能容忍西印度群島的奴隶种植园制度受到保护。

違法販奴盛行

由于着眼在經濟上侵入非洲大陆，英国政府在一八〇八年后采取迅速、坚决措施取締販奴。英国从前是首屈一指的奴隶販子，現在成了瓦解奴隶买卖的主要力量。英国巡洋艦沿几内亚海岸各港巡邏，搜索奴隶販子。它們对販奴船总是一个威胁。但在美国政府这面，情况就大不同了。从一开始，美国政府就沒有認真依法禁止美国船只販运奴隶——这有几个重要原因。首先是，由于迅速发展的棉花生产的刺激，美国国内迫切感到大量需要奴隶；其次，美国这时还没有打算发展非洲市場；第三，它的新英格兰奴隶販子不愿放棄販奴的血腥利潤。

美国派出的巡邏非洲販奴海岸的船不是去設法消灭販奴，而实际上是保护和助长了奴隶买卖。美国船长很多来自蓄奴的南部各州，当然他們不愿意干涉奴隶販子。事实上倒是，別国的販奴船在被机警、厉害的英国巡邏艦追击时，常常挂起美国旗帜而得保安全。一八二〇年，在和英国協議之下，美国才口是心非地最后把販奴作为非法海盜行为，論理这个罪可以遭致死刑，但一般情况并不如此。

販奴买卖在越来越危險的时候，也越来越有利。“一个强壮黑人所值不过一百二十美元左右，在古巴却卖到三百至四百美元。”¹⁰

随着岁月的消逝，整个非法贩奴的问题变得恶化起来。纽约是贩奴船主要港口，这个可耻港口是贩奴船整装出发的地点。南卡罗来纳州的查里斯登则是这些不幸非洲黑人被卸运和卖作奴隶的主要港口。这种违法贩奴一直继续到内战时期，被捕获的贩奴船船长纳桑尼尔·波·戈登才在纽约被判海盗罪，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处以绞刑。有人估计，在一八〇八年到一八六〇年间，有五十万奴隶被私运到美国。在这段期间，美国人控制了整个西半球的奴隶买卖。杜波依斯说，奴隶买卖“最后主要是靠美国资本、由美国船只装运，在美国公民管理下、在美国旗帜下维持下去的。”¹¹

违法贩奴越兴旺，贩奴船也越大、越快，使一世纪前那种小贩奴船比起来相形见绌。很多美国快船都搞这个行当，好逃脱英国巡逻舰的追捕。萨勒姆的快船“夜莺号”载重一千吨，一趟航行可以载运两千名奴隶。贩奴快船“迅飞号”一天航速四四九英里，即每小时航行十八海里以上，这比现在很多良好的轮船还走得快¹²。一位富翁的游艇“浪游号”挂着纽约游艇俱乐部旗子，也在于这个赚钱买卖。在奴隶买卖最后那些年月里，即在內战前夕，甚至连轮船也开始干贩奴生意了。

从非洲到美洲这段几百年来臭名远扬的“中段”航程，在禁止贩奴的半个世纪间情况更为可怕。船上奴隶装得更挤，恐怖纪律更为苛刻，疾病致死的人更多。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为了避免被英国抓到后以贩奴海盗定罪，更多的奴隶贩子都把奴隶丢到海里去。在这段期间，“从非洲运出的黑人据说比过去多了三倍，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在公海上被杀害的。”¹³

在一八〇八年美国禁止贩奴法通过后，美国废奴运动的组织消沉下来了。“全国性的年会停止召开，会议不再举行，或只偶然举行，大多数团体都烟消云散。美国的第一次废奴运动就此完结。”¹⁴

运动衰退原因主要是大家幻想贩奴就会停止，而且认为整个奴隶制度可以从此结束。

黑人与一八一二年的战争

在墨迪孙执政期中发生的一八一二年的战争，基本上是一七七六年美国革命战争的延续。英国，这个目空一切的海上霸王，对丧失了它的无法估价的美洲殖民地是从来就不甘心的，它始终采取阻止美国商业、工业发展的政策。战争是这种政策的必然结果。黑人在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中起了作用。要是英国打赢这次战争——有一段时期结局是未可逆料的——毫无疑问地它将在残破的美国设法重建陈腐的殖民政权。因此，对美国人来说，一八一二年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

美国人这时已经明显地是扩张主义者，他们把战争看作实现他们许多处心积虑的打算之一的大好机会，那就是併吞加拿大。在一七七六年的战争里，这一点也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目标。“联邦公约”第十一条规定：“加拿大在同意同盟并按照合众国手续参加后，应准予参加合众国，并享有本国各种利益。”所以，在一八一二年的战争里，美国人拚命想併吞加拿大，但没有成功。在目前美帝国主义剑拔弩张的时代里，这个野心依然是十分强烈的。

直接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之一是，英国坚持它有权在公海上搜查美国船只。这一点对非法贩奴问题有直接关系。为了扑灭这种害人行业，英国要求有权搜查一切国家船只。而大干贩奴买卖的美国呢，相反地却极力反对英国搜查它的船只。在这问题上，麦克马斯特评论说，“美国坚持不同意英国搜查，这件事在任何形式上和程度上，使我国国旗成了敢于悬挂美国旗的贩奴船的保鏢。”¹⁵

然而，在美国历史书籍中，这桩丑事并没有强调过。同时，很

有意思的是，干过罪恶的贩奴买卖的新英格兰船主們却猛烈反对一八一二年的战争，并以脱离同盟来要挟。他們甘愿冒被英国搜查、抓到的危险，作为肥美的贩奴买卖的赌注。同时，他們大肆宣传地攻訐蓄奴的种植园主挑起这次战争。

跟这次战争有关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所謂印地安人杜堪士密謀案。杜堪士是干练的蕭尼族酋长，他深信印地安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地抵抗日益进逼的白人，因此他在沿加拿大到墨西哥湾的边境着手建立一个伟大防禦性的印地安人同盟。然而，这个光辉计划刚在萌芽时便告夭折，因为哈利遜將軍在一八一一年印第安納的提培堪姿湾一战便打垮了并驅散了印地安人队伍。美国南部有几个民族——象捷洛基人、克里克人、塞明諾尔人、土斯卡諾拉人等，后来和英国人結成松懈的同盟，对付他們的大敌美国人。这时，很多逃亡黑奴都和印地安部落和睦友好共处，而且尽管文献记录不足，他們在这次战争中一定是很积极的。

英国想起了一七七六年革命战争的教訓，在一八一二年战争里就答应給所有参加英軍的黑奴以自由，来拉攏他們参加英国軍队。参加英軍的黑奴显然是寥寥无几的。阿普蒂克說，在战争年月里有小規模的奴隶起义和一般騷动，但看来直接跟英国有任何勾結的，他只能找出两起¹⁶。

在美国人这一方面，里丁說，“黑人再度被允許投效国家。宾夕法尼亚招募黑人軍队。紐約州在通过一条权能赋与条令（解放一切得主人允許而參軍的奴隶）之后，募集了两团黑人士兵，……为美国拿起武器的黑人們，英勇作战……在伊利湖之战以后，連曾經反对过自己船上黑人的潘萊，也称赞起黑人水兵来了。”¹⁷

在这次战争里，黑人士兵軍事上最大的成就是一八一四年十二月月底新奥尔良的苦战。黑人部队在这里抗击巴肯汉的身經拿破

全战争的精兵，表现了伟大的英雄气概，拯救了美国事业。安德鲁·傑克孙將軍对黑人并不特别友好，但对他的黑人士兵作了热烈贊揚。他在战争前夕說，“由于錯誤政策，在我国从事民族权利的光荣斗争中，以前一直不准你們参加。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作为自由的儿子，現在要求你們保卫我們最宝贵的幸福。作为美国人，你們祖国满怀信心地指望它的收养儿女英勇支持，来忠誠报答在它温和、公正治理下所享有的一切好处。作为父亲、丈夫和兄弟們，現在要求你們集合在鷹旗（指美国国徽——譯註）下面，保卫生命中一切可貴之物。”¹⁸

后来，在新奥尔良战争后，傑克孙將軍又发表声明說，“黑人士兵們！我从摩比尔海岸把你們招募来打仗，我邀請你們来和你們白种同胞同患难，共光荣。我对你們怀着莫大希望；因为我熟悉你們的品質，它使入侵敌人之为之丧胆。我知道你們能忍受飢、渴，忍受战争的一切艰难困苦。我知道你們热爱你們出生的土地，而且和我們一样，你們必然会保卫人类最珍愛的一切。你們的表現超过了我的期望。我在你們身上找到了跟这种品質相連的、創立伟大功业的高貴热情。士兵們！我将把你們的功績及时向美国总统早报；你們的統帅現在贊揚你們的热情，美国众議員将同声称贊你們的英勇……”¹⁹

第七章

棉花大王和“不可抗拒的冲突”

北部废除奴隶制度、各国禁止奴隶买卖、和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上面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在种植园奴隶制度里又发生了另一件有巨大意义的事件。这就是植棉业的改进和扩展。这项棉纖維的种植逐渐达到这种程度：它在美国农作物中不久便占决定性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南部、对北美合众国、和对全世界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軋棉机的发明

植棉业的历史性发展是从一七九三年艾里·惠特尼发明軋棉机开始的。在这以前，象我們在第三章里指出的，棉花生产水平很低；它在当时南部经济中几乎无足轻重。种植园制度的基础主要建立在烟草方面、其次要算稻米和靛青。棉花是微不足道的因素，蔗糖则直到一八〇〇年以后才被重视起来。很多世纪来，棉花在織造业中具有很高价值是人所共知的，但问题在于生产棉花技术上存在着困难。

千百年来，棉花未被广泛应用的原因是，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决：缺乏一种使棉子脱离纖維的节时省力的方法。这个过程向来是用手做的，就以使用奴隶来说，这也是最费力气而又昂贵的方法，在美国植棉业中使用两个品种，即短絨棉和长絨棉。因为一个工

人一天只能清除一磅短絨棉和十磅長絨棉的棉子，棉製品的成本就太高，無法廣泛使用¹。棉花生產（一七七〇年輸出到英國的不過兩千噸）和對它的巨大的潛在需要量比起來是微乎其微的。

和英國產業革命密切結合起來的發明的浪潮終於產生了軋棉機，或者叫軋棉“引擎”。在十八世紀後半葉，英國在紡織品製造技術方面獲得重大進步。在一七六八到一七八四年間，阿克萊改進了紡紗機，克氏完成了飛梭。一七六九年，瓦特完成了蒸汽機，一七八五年蒸汽機被應用到工廠里，用來開動新的紡織機器。在這種情況下，軋棉機就“不得不”被發明出來，好為飢渴的紡織市場生產廉價的棉花——事實果然是這樣。假設曾經有過什麼發明是應歷史“要求”而產生的話，那就是軋棉機了。

貴族化、驕縱的南部種植園主把他們的大部分時光消磨在斗鷄、決鬥、賽馬、賭博、游蕩、和大吃大喝上面。多少世代過去了，用以分開纖維和棉子的這種相當簡單的發明他們完全造不出來。這件工作就由一位北部的工匠艾里·惠特尼來完成了，當時他正在喬治亞，想找个教師的職業。這個問題一經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只用了十天的功夫便把它解決了²。阿普蒂克說，密士失必州的第一架軋花機出品，是根據一位靈巧的奴隸* 畫的草圖製成的³。用這種新軋棉機，一個奴隸一天可軋一百五十磅棉花，而用手工只能清除一磅棉子。蒸汽使用到機器上以後，他可以清除一千磅。這時便出現了照例的現象：資本主義的狗咬狗的本質一點不假，種植園主們雖然在創造簡單的軋棉機上完全無能為力，但在盜用這種機器上却十分起勁——他們果然這樣干起來。他們把專利法置之度外，剽竊了這項新發明，把它拿到各處使用。惠特尼在這項發明上只

* 奴隸有過很多種發明，但他們不能取得專利權；因此白人便霸佔了他們的創造果實。

拿到很少几个錢。随着軋棉机的出現,巨大的棉花工业就誕生了。

棉花生产的扩展

植棉业立刻受到軋棉机和胃口很大的英国新机械刺激的影响,生产激增。一七九〇年,正是軋棉机发明前夕,美国計生产了三千包棉花,每包一千磅。到一八一五年,数字便上升到二十万九千包,一八四〇年增加到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包,而到一八六〇年則增加到三百八十四万一千包,在七十年間增加了一千多倍。内战以后,这种迅速增长率直綫上升,在一九三七年达到一千八百九十四万六千包的高峯⁴。从一八六六年(最早的可靠数字)起,棉花收成面积从七百六十六万英亩增长到一九二六年的最高点——四千四百六十万八千英亩⁵。到一八一〇年,棉花已經成为南部农作物的中心,代替了前此种植最多的农作物——烟草——的地位。

随着軋棉机的出現,植棉业在南卡罗来納和乔治亚大規模地展开,而且直到一八二〇年,老南部各州(乔治亚、南卡罗来納、北卡罗来納和弗吉尼亚)仍然生产了美国全部棉产的一半。但植棉业迅速地开始西移。在一八二四到一八三〇年間,墨西哥湾各州棉产增长了一倍,到一八三五年,它們在产量上便已超过了大西洋沿岸各州。一八六〇年,单是密士失必、阿拉巴馬和路易西安那三个州就生产了全国棉花收成的一半,因而弗吉尼亚便失去了它在南部传统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地位。在日益扩张的市場压力和寻求新耕地来代替东部衰竭土地的压力下,植棉业的西进运动一直繼續到我們的时代。得克薩斯、阿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現在成了主要产棉地区。

在一八五九年,棉花是美国最重要的农作物。在这一年,輸出了三百五十三万三千包棉花,占全部美国出口商品的百分之六十

一。棉花成了南部整个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棉花的确变成了大王，不过是一位宝座很不稳固的大王。

由于棉花的高額利潤和非洲奴隶买卖的部分停止，棉产的扩展大大促进了市場的需求，不过这种需求又被定期发生的循环性經濟危机所摧毁。正象阿普蒂克指出的，“这种体系跟任何依靠世界市場的私人利潤的其它体系一样，它完全受商业循环（即所謂繁荣、蕭条和恐慌的週期性）的支配。”⁶ 因此，棉花价格历年变动极大，它常常变成无休止的股票賭博和投机的目标。

棉花种植园体系的突飞猛进使南部小农大受其害。他們的棉花生产在同大种植园主竞争不能取胜，因此在斗争中他們被打倒在一旁。大种植园主乘势前进挤垮小农，霸占了一切最好的新土地。小农被赶进光秃貧瘠的山里，或远到边疆去打印地安人。一八六〇年，在乔治亚出生的一百万人中，有四十万人被迫迁移他乡，在南卡罗来納出生的四十七万人中，有十九万三千人离开本土⁷。被逐的农民成了遍布南部山区的“白种穷鬼”，“老粗”，“穷汉”，“啃泥巴的人”，“沙丘佬”和“松林客”。当大种植园主們依靠奴隶大軍的无偿劳动过着驕奢淫佚日子的时候，貧穷的白人却备受癩疹、瘧疾和鈎虫的折磨，生活的悲慘和骯髒是人类历史上难以伦比的。奴隶制度的担子沉重地压在这些白种劳动群众的身上。

在南部小农民和白种穷人中有着强烈的反奴隶制的情緒，他們构成人口的大部分，而且只拥有很少奴隶或完全没有奴隶。他們一再地反抗狂妄自大的奴隶主，但由于他們深深地沉浸在白种优越感的偏見、仇恨、和幻想里面，这就容易打破他們对种植园主的敌对情緒。种植园主的大部分监工、“奴隶监督人”、和无数道路巡邏队队员正是从这类人当中僱来的。关于白种穷人，卡奈斯評論說：“这个階級并不是某一地域所独有的，它是現代凡黑人奴隶

制抬头的地方都会产生的自然结果。在得克萨斯这种新州里找得到，同样在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这些老殖民地区里也找得到，在西印度群岛和大陆上也都有。”⁸

棉花种植园主和他们的奴隶制的西进，也使南部印第安人大受其害。种植园主的政治爪牙假借各种强词夺理的借口，残酷无情地掠夺印第安人土地，并且进而用圈套或欺诈把这些富饶土地弄到大种植园主手里。里丁说，“在一八〇九年之前的十数年中，野人‘卖出’了四千八百万英亩土地，有不少是在被故意灌醉之后成交的。”⁹ 安德鲁·杰克逊在乔治亚、阿拉巴马、密士失必、田纳西、和佛罗里达等州里特别起劲地驱逐印第安人，从而为日益扩展的种植园制度开辟道路。詹姆斯说，在一八一四年打败了克里克人以后，“杰克逊要求二千三百万英亩土地，或古老的克里克领土的一半……在我们和印第安人打交道的变化多端的故事中，杰克逊将军的要求其条件之苛是无与伦比的。”¹⁰ 后来，当他做了总统，杰克逊对付克里克人、捷洛基人、塞明诺尔人、和其他土著民族的勾当也大功告成。他把这些人一律从南部领域里赶走，在一八三五年驱逐到密士失必河彼岸；最后他们被包围起来，猎场被夺去，关进了所谓印第安人保留地的集中营里。所有这些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可耻、最悲惨的一个插曲。自然，大种植园主得到了广阔肥沃的南部土地的精华，这是政府那么好意地从印第安人手里盗窃过来的。就很多方面来说，杰克逊是个民主主义者；但他在对待黑人和印第安人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污点。

奴隶制度的迅速成长

由于棉花生产惊人增长(特别是一八二五年以后)而引起的轧棉机的发明，产生很多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甚至军事上的重大

影响。全部植棉业的发展巩固了奴隶制度的基础。和种植菸草以及稻米、藍靛、和后来的甘蔗等这些小量的种植园作物比起来，在人的奴役上棉花提供了无比广阔雄厚的基础。在一七九〇年以前，很多人、包括大批种植园主在内，都相信奴隶制度在它的范围和远景方面都是有限度的，它终会自行消灭。现在呢，在进入新的世纪后，奴隶制度获得了新的力量和生气。棉花赋予奴隶制度以一种新生的元气。在早些年代，奴隶主为他们的“特殊制度”辩护时还有些害羞。轧棉机发明以后，他们便毫不在乎地、狂妄地拥护起奴隶制度，说它为人（包括奴隶在内）造福，是上天注定的制度。种植园奴隶制走上了野心勃勃企图统治和奴役全美国的道路。

棉花生产的增加使奴隶制问题起了变化，从本质上是革命后的局部问题提高成为一件具有全国意义的深刻问题。“自从路易西安那在一八一二年、密士失必在一八一七年、阿拉巴马在一八一九年相继加入同盟后，“棉花王国”的政治经济力量便在我们全国生活中成为主要因素，而且直到它被内战摧毁为止，一直保持着这种地位。”¹¹

内战以前，棉花生产的广泛扩展决定了南部经济停留在农业上。有几个原因使工业在棉花大王领域内抬不起头来：第一，种植园资本家把他们所能聚敛来的全部资本一古脑儿投在土地和奴隶上，后者吸收了大部分资本；因此，他们既缺乏资本、也没有兴趣来建立南部工业。其次，不善于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奴隶的种植园主们，极端害怕“自由”工业无产阶级影响他们的奴隶，这样，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南部工业得不到任何真正发展。第三，种植园奴隶制度排斥当时大批涌到美国来的工人移民；因为这些工人既不想同奴隶竞争，也不是奴隶的对手。

“一切劳动力、一切资本、一切从北方地带移来的人口和财富

的增加、每一种行业、或买卖、或职业的一切积累，都用在发展一种（棉花）种植业上面去了。”¹² 为了南部奴隶制的生存，就必须排除工业。种植园奴隶制在畸形成长中吞没了一切。

由于高额利润和非洲奴隶买卖的部分停止，棉花生产的扩展，大大增进了对奴隶的需要，也提高了他们的价格，使奴隶的身价从一八〇〇年的三百美元左右上涨到内战爆发时的一千五百到两千美元。奴隶价格也随着棉花价格变动。奴隶价格上涨除了使南部农、工业背上无法忍受的财政负担外，还使前此已在发展中的奴隶解放的趋势受到影响。奴隶要贖回自己和一家的自由是更为困难了。由于对植棉奴隶的需要和奴价的高涨，要求正式恢复非洲奴隶买卖的呼声又响起来了，严重的，大批的违犯贩奴禁例的事层出不穷。

比起殖民地时代奴隶生产的其它农作物来，种植棉花要更加费劲得多。其结果是对黑奴剥削得更加厉害，对他们规定了更加残忍与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制度。这种情况相应地引起了更多的暴动，以及奴隶的反抗和起义的情绪更加高涨。这也刺激了自由黑人和他的白人盟友，使他们的废奴运动采取更富于战斗性的方式。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战斗的废奴运动的成长，肯定是和棉花大王领域的迅速扩展有关的。

南部种植园主对抗北部工业家

棉花工业广泛迅速的发展，使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南部种植园制度、和以“自由”工资劳动者为基础的北部工业制度两者之间的一切基本矛盾尖锐了、成熟了。这类根本性的、不可避免的对立最后几乎涉及北部的各阶层——工业家、很多商人、农民、自由职业者、和工人。因此，当内战最后爆发的时候，他们一起结成战斗

同盟来反对南部奴隶主义。工业经济的北部和种植园经济的南部变成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北部和南部的根本性对立起因是这样：由于棉花生产的巨大扩展，整个南部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本国市场。不但对北部的商品是这样，就是对北部的资本投资来说也是这样。南部种植园主替自己的棉花在英国找到最好的顾客，因此也愿意从英国购买所需的大部分商品。事实上，南部以它的棉花和英国结成了一种殖民地关系，它为英国生产原料，又从英国那里取回制成品——因而部分地排除了北部商品。所有这一切都是北部实业家所不能容忍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象北部这种朝气蓬勃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首要原则，是必须完全控制它整个领域里的全部国内市场。北部资产阶级通过内战使这个原则在南部获得实现。

北部工业家和南部种植园主在支配和管理国内市场上的利害冲突，同样表现在关税问题上：他们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断的越来越激烈的斗争。自从一七七六年以来，北部资本家想为自己保全国内市场，总是朝着保护关税政策的方向走。这也是这个时期北部工人农民的一般立场。另一方面，从强大植棉业真正开始以后，南部种植园主经常主张降低关税，好从他们的大顾客英国买到尽可能低廉的制成品。在关税问题上这种正面冲突的结局是，它扰乱美国政治有半个世纪之久，把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尖锐斗争一直延续到内战开始。在这场斗争中，南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商人、银行家、和船主结成了牢固同盟，他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产量日增的棉花上，为它提供资金、从事装运和销售。这一批人终于成了内战时期北部“铜头蛇”*。

* 指内战中同情南部的北方人。——译注

冲突的另一个主要根源是大量土地处理权的根本性问题。这些土地有的已落到同盟政府手里，有的就要被政府从印第安人或弱小邻国的政府手中夺来。问题是究竟资产阶级的哪一边（北部还是南部）来控制这些土地的处理权。例如，在一七九五年雅茹大舞弊案里，种植园主便掠夺了乔治亚西部的一半土地——就是现在的阿拉巴马州和密士失必州。种植园主对土地的胃口是永不满足的——他们想把太平洋岸以西、巴西以南的一切东西抢到手，他们甚至看上北面的准州，想把它当作未来的奴隶种植园。在另一方面，由于北部气候较冷，不适于以生产棉花和其它世界市场作物为基础的奴隶种植园制度，北部资产阶级赞成把土地归自由农民所有。他们希望政府把大量土地交给投机家，使他们卖起来可以大赚其钱。至于北部、西部的工人和其它民主集团，他们也希望通过政府直接授予移民土地的方式，造成大批的自由农民。

北部工业家和南部种植园主以及他们各自的盟友之间所有这些日益尖锐的矛盾，自然而然通过政治方式表现出来。最初，对立的最尖锐形式是在政治上控制许多新州的斗争，这些新州一旦本州人口增殖到足够数目时就加入了同盟的。这种控制各州的斗争有时发展成小规模的武装冲突。

把所有这些个别斗争结合起来，就形成一个更加广泛的斗争，这就是控制总统、国会、最高法院、进而至于控制整个国家的斗争。工业经济的北部和种植园经济的南部在这些年代展开的斗争，是一场争夺权力的生死斗争。两者是势不并存的。这就是“不可抗拒的冲突”的基本意义。它的必然到来的高潮就是革命，也就是一八六一——六五年的大内战。

第八章

一八二〇年的密苏里妥协案

在一七八七年制宪會議時，我們已看出，在奴隸問題上國內已發生了衝突。但這問題當時還不曾明顯地牽動全國，奴隸制本身存在問題也還沒有引起爭論。國會里的辯論轉移到一些雖然關係重大、但究屬次要的問題上，其中包括建議在憲法里制訂關於逃亡奴隸的條款和蓄奴州的代表權等。在一八〇〇年傑斐遜競選大勝利中，奴隸問題雖然是基本問題，但也還沒有暴露出來。在一八〇七年國會辯論廢止世界販奴買賣時，奴隸主和廢奴主義者之間摩擦加劇已很明顯，但這時仍然還沒有攻擊到奴隸制本身。奴隸制問題明確作為全國性問題而提出的第一次大政治衝突，是國會內外的一場大辯論，辯論結果便出現了所謂的一八二〇年密蘇里妥協案。這次戰鬥預告了奴隸問題的巨大鬥爭的到來，這場鬥爭不久便震撼全國，最後使全國卷入血腥的內戰。

美國在一八二〇年是詹姆斯·門羅執政，全國人口九，六三八，四五三人。其中黑人有一，七七一，六五六人，包括一，五三八，〇二二個奴隸和二三三，六三四個自由人。從一七九〇年以來人口不只倍增的美國，發展極其迅速。一七七六年革命爆發時，美國西部邊疆距大西洋岸平均不過二五五英里，而現在呢，在一八〇三年路易西安那併入之後，邊疆向西延伸了兩千英里，直抵落基山。此時美國剛剛勝利地從一八一二年的困難戰爭里掙脫出來。

全国經濟在加速扩张。在南部，植棉业正急速地蓬勃生长。一八二〇年生产了三十三万五千包棉花，而在三十年前不过生产三千包。北部商业、工业和中西部自由农业的增长也不算慢。麻薩諸塞的工业繁荣起来，北部大西洋沿岸各州亦复如是。鉄厂和煤矿建立起来了，紡織业开工錠数达到二十五万——十年之中增加了一倍。新发明的汽船（一八〇七年）已在內河航行，一八一八年在湖区开办了第一条营业航綫。一八一七年开始凿伊利运河，在整个北部布满了运河网和道路网。西部发展之快从这点可以看出：一八一六年到一八二一年这六年間有六个新州加入联邦，一年一个。复杂尖銳的政治爭执在一八二〇年的密苏里妥协里达到頂点，这个爭执是两个日益扩张而又一貫敌对的制度，即北部工业制度和南部种植园制度之間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这场尖銳政治斗争的阶级陣容，和一七九六——一八〇〇年共和党和联邦党人激烈斗争中的陣容基本相同，它是南部大种植园主和北部商人的反动性联盟，他們联合起来反对国内其它各阶级。但在这次組盟中，两个阶级的比重变了，运动口号变了，领导者和爭論点也变了。奴隶問題現在明确地成为中心問題。在前此的斗争中领导者是商人，現在种植园主显然成了整个反动集团的首領，他們为保护和扩张奴隶制度而积极斗争。当时人民力量主要是老的傑斐遜运动的繼續，不过这些人也在新的口号和新的领导者下面战斗，以反对奴隶制度为主。工人阶级更加成熟了。

在奴隶制問題上斗争的演进

一八二〇年，工业北部和种植园南部之間的爭論还未完全成熟。因此，在关税問題（这問題后来也具有极大重要性）上，南部还没有形成自由貿易的綱領。含有保护政策色彩的一八一六、一八

一八和一八二四年的关税法都被国会通过，未遭到种植园主强烈反对。一直到一八二八年，种植园主猛烈攻击并终于提出否認这年頒布的保护关税法时，爭端才完全成熟¹。在北部工业、商船、内河汽船航綫运河与关柵网日益扩大的压力下，劍拔弩张的北部资产阶級要征服南部市場已越来越迫切。在内政改进方面南北部也存在着同样矛盾。蓄奴派主要首脑約翰·卡尔洪在一八一七年就制定了改良河港工程的方案，北部贊成这样发展經濟，而属于种植园經濟的南部則普遍反对²。农場宅地問題的爭論这时还没有完全成熟。自从革命以来，民主力量逐漸地把向政府購地的面积最低限額減低了，从一七八五年的六四〇英亩減到一八〇〇年的三二〇英亩，一八〇四年的一六〇英亩，減到一八二〇年的八十英亩。但广大群众对政府免費分发土地的要求受到种植园主頑强抗拒。这项要求还有待于实现。

一八二〇年的巨大斗争是圍繞着两个主要問題而发生的：各州在奴隶問題上的权力問題，和接受新州加入联邦的問題。种植园主了解到，不管怎样，他們必須肯定加入联邦的新州首先在奴隶問題上受到約束。否則，他們会感到今后将越来越无法控制参議院和联邦政府，当时他們对众議院的控制已經毫无希望，因为众議院是按人口比例而产生議員的。斗争最激烈的問題是主张自由土地和主张奴隶土地之間的对立意見，工业家和民主人民群众站在一边，种植园主及其盟友、代理人站在另外一边。然而，当时反动派自己尚沒有固定的政党；这时还算是“和諧时期”，傑斐遜的民主党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大党。

根据革命結束时的情况看，在奴隶問題上最早成立的十三州大約平均分成兩派。在北部，尽管奴隶制是合法的，但使用奴隶的大都限于服务性行业。真正有奴隶种植园的各州是弗吉尼亚、馬

里兰、特拉华、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一七九一年，弗蒙特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这使平衡大大发生变化而对蓄奴派不利。但肯塔基和田纳西两个蓄奴州分别在一七九二年和一七九六年加入联邦，使两派重又造成势均力敌局面。在这个时候，参议院的代表权问题变得加倍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在第五章里看到的，北部各州全都在进行废除奴隶制度。

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三个自由州分别在一八〇二、一八一六和一八一八年加入联邦，但每个州都是在内部蓄奴、废奴两派经过猛烈斗争之后才加入的。这几州并不经营棉花、烟草、和其它世界市场作物的生产，按常理推测，由于气候关系它们应该列于种植园区域的界限之外的。但蓄奴者并不因此感到气馁。他们已经抱着把奴隶制扩展到北部的希望，于是拚命控制这三个关键性的州份。麦克马斯特谈到蓄奴者在这整个地区力量之强大时说，“实际上，伊利诺州在一八二〇年时，跟肯塔基或密苏里州情况一样，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州内的制度。”³ 一八一二年路易西安那毫无争执地加入联邦、一八一八年密士失必州、和一八一九年阿拉巴马州也相继加入联邦，由于这三个蓄奴州的加入，奴隶主又使参议院里两派势力恢复平衡。从革命结束以来，新的蓄奴州和自由州轮流交替加入联邦，到一八二〇年两派势力在参议院里完全势均力敌，共有十一个自由州和十一个蓄奴州。

密苏里建州问题

在密苏里问题上双方终于摊牌了。密苏里是一八〇三年购入的路易西安那的一部分。路易西安那当时包括一大片领土，从墨

* 北部和南部的正式分界线是所谓“梅松—狄克逊线”，在北纬三十九度四十三分二十九秒，这是一七六三——六七年在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间划定的。

西哥湾的密士失必河口往北延伸，最后直抵加拿大边境，西面同样延伸约到落基山下。蓄奴者一向专心致志地在这片土地上的密苏里地带垦殖，一八一八年，密苏里地带已有了五万六千白人和一万黑奴的人口。蓄奴者的代理人在国会建议让密苏里以蓄奴州身份加入联邦。这个建议引起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激烈争论。

密苏里争论引起日益发展的蓄奴、废奴两派在奴隶问题上的争吵，比制宪会议或之后的历次争论更为旗帜鲜明。两方面提出的一切争执点，在此后四十年间的激烈辩论里还不断出现。争得特别尖锐的是州权问题，也提到了奴隶制本身的基本问题。

在州权问题上蓄奴者的立场是明确的，即认为奴隶制纯粹是属于州的问题，国会无权干涉。每个州（密苏里自然包括在内）对这个问题有权随意处理，或允许或禁止，可以因地制宜。他们认为在一个准州因人口增殖申请成为一州时，联邦政府不能提出奴隶制问题。然而，为州权辩护的南部人士在逃亡奴隶问题上却留下了一个漏洞。在这件事上，蓄奴者完全不承认州权，却根据宪法和一七九三年联邦法，断然要求各州必须将逃抵本州边境的所有逃亡奴隶无条件地交还原主。

废奴派则责难整个州权观念。他们反对南部的想法——联邦政府只是具有充分主权的各州组织起来的一个松懈联盟。各州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有权脱离联邦。北部人士强调迫切需要使国会管理州际贸易，同时采取具有侵害各州绝对主权必然后果的其它行动。他们特别坚持：政府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决定新组成的州里奴隶制应否合法化的重要问题。在北部的一般论点之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确定不移的结论：资本主义为了发展，需要一个相当中央集权化的政府。

在关于密苏里问题的拖延不决的辩论中，虽然没有任何提議

主张完全废除奴隶制，但辯論深深地牽涉到奴隶制本身的价值。在日益拓展的棉业經濟刺激下，南部人士采取比过去远为露骨立場，来为他們的“特殊制度”辯护，过去不过以它是本着天意規定的一种制度为辯护理由。但种种老一套的論調也还听得到，例如其中有一种說奴隶制是“难以避免的災禍，至今还找不到似乎可行的补救办法。”弗吉尼亚的兰道夫甚至“自称，生为奴隶主乃是天降奇禍，而为了替社会和黑人造福，他和所有奴隶主又不得不挑起这副沉重担子。”⁴

废奴派方面为奴隶制的对头、发展工业所不可缺少的工資劳动辯护。他們指出，奴隶制是和独立宣言的平等原則不調和的。作为白种沙文主义者，他們还捏造說，奴隶制造成的龐大黑人人人口对优越的白种人是严重威胁。蓄奴者硬說比起新英格兰和英国工厂里那种供老板驅使、貧苦不堪的工錢奴隶来，南部黑奴在經濟上境况还要好些。对这种无中生有的論調，废奴派特別敏感。

密苏里妥协案

由于他們对公开破裂还没有做好准备，热烈爭执中的双方不得不为难题找出解决办法。他們果然如愿以償。奠定后来和解局面的是肯塔基州參議員亨利·克萊。克萊早年是积极反对奴隶制的人。他主要代表肯塔基州和其它边疆各州小奴隶主、自由农民、和小商人的利益。他的政治立場是边疆各州資產階級政客的典型，他的手法是在南部蓄奴者和北部工商业利益两个敌对集团間操縱取巧。他在政治上的主要成就是在南北两派的冲突中促成几次重要和解。他一面向跋扈的大奴隶主讓步，一方面也拥护象关税和联邦銀行这类工业派的办法。他的总的路綫是安撫奴隶制，保护它不受北部工业派的打击。

一八二〇年的密苏里妥协案是一场漂亮的尔诈我虞的买卖。它由三个主要提案构成——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緬因州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之間划出一条奴隶州的分界綫。这就是說，把密苏里作为蓄奴州，但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密苏里南界）以北的路易西安那其余領土則作为自由州。一八二〇年三月六日的密苏里权能赋予条令⁵說，在本区域内，“除作为罪行惩处且經有关方面正当判决者外，应从此禁絕奴隶制度与强制劳役。”一个例外是，逃亡奴隶必須交还蓄奴州坚持索回的原主。在国会两院中，整个南部代表團投票贊成以三十六度三十分作为奴隶州的界限，这个行动他們后来为之感到后悔。

密苏里妥协案是克莱支持奴隶制策略的典型事件，它基本上是对进攻的种植园制度的重大讓步。奴隶制要不扩张就会死亡。通过妥协案，奴隶主在一般認為非种植园的地方撈了一把。自然，这个妥协案並沒有“結束”奴隶主和他們的北部敌人之間的斗争，象当时一般相信的那样。恰恰相反，后来的事情表明，它只刺激了奴隶主追求无限領土扩张和政治权力的慾壑难填的胃口。因此，“不可抗拒的冲突”依然存在，不久就变得比前此更为剧烈，更为危險。

殖民运动

在这段期間，一个关系到黑人的重大事件是美国自由黑人殖民促进社的成立，它是一八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华盛顿的众議院里組成的。它的领导人是一位长老会牧师罗伯特·芬莱。这个組織的目的在于把自由黑人运到非洲去，在那里建立殖民地。这种主意是南部想出来的。自由黑人人数在迅速增长——一七九〇年是五九，五五七人，而在一八二〇年是二三三，六三四人。因此在每八个黑人中便有一个自由人——这是使南部奴隶主感到苦恼的事

情。自由黑人为反对自身的恶劣处境进行着斗争，领导着起义的奴隶，对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奴隶来说，他们的出现确实是一种激励。约翰·兰道夫表述奴隶主的观点说：“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即每个奴隶主都把自由黑人的存在看作是使奴隶财产不牢靠的最大根源之一。”⁶ 所以决定把自由黑人运到非洲去，好摆脱这个威胁。

参加殖民促进社成立会的很多资产阶级著名人士中，有亨利·克莱、佛兰西斯·斯葛得·凯，“星条旗”的作者——罗阿诺克的约翰·兰道夫、著名的“尼尔斯纪录报”的赫塞基阿·尼尔斯、以及法官布希罗德·华盛顿，他是乔治·华盛顿的老家。在这个社里，“主席(华盛顿)是南部人；十七个副主席中有十二个是南部人士；而这个计划的十二名草拟者全都是奴隶主”⁷。促进社的显要赞助人中有詹姆斯·墨迪孙、詹姆斯·门罗、安德鲁·傑克逊、丹尼尔·韋伯斯特、李曼·毕切尔博士、詹姆斯·馬歇尔、和其它人等。伍德遜讲述殖民社总纲领说：“要求每个社团采取步骤，为所有奴隶提供移植到非洲去的条件。这些奴隶可能是被有关的奴隶主同意解放的，或为遣送到非洲去而买得自由的。黑人不得参与这些问题。”⁸ 阿普蒂克因此写到这个社的特点说：“它的目标是把自由黑人运到非洲去，借口说是他们在美国谋生对社会无益，社还通告奴隶主说，运走自由黑人会使奴隶制度更加稳固。”⁹ 有十二个州议会赞助殖民社，全国许多地方还成立了分支机构。组成殖民促进社是长期宣传鼓动这种主张的结果，不但奴隶主、有些自由黑人也在从事这种鼓动。早在一七一三年，教友派的废奴运动者就主张把自由黑人送回非洲。在美国革命中很多民主领袖也赞成向非洲殖民。湯麦斯·傑斐遜说，“大家最希望的是美国着手在非洲海岸建立这类殖民地。”¹⁰ 他计划普遍地解放和遣送黑人¹¹。无数白人废奴运动者象本傑明·隆蒂，教友派废奴运动的先驱者，大般兄弟、格利特·

史密斯和别的人等都在打这个主意。連激烈的葛利遜本人也表示贊同，但后来在一八三二年，他的著名論文“非洲殖民隨感”¹²給了殖民社以致命打击。我們后来可以看出，各种方式的殖民计划在黑人队伍中引起紛歧意見有几十年之久。事实上，在这最初阶段中，关于解放和殖民的概念是极其混乱的。所以，著名的英国废奴运动者威伯福尔斯、克拉克遜和夏尔朴已經在非洲的塞拉勒窩內为回到本州的自由黑人建立起一个不容易維持的殖民地。

殖民方案繼續存在了很长一段时期。后来許多人，包括亚伯拉罕·林肯在內，热烈的支持它。林肯說，“我的愿望是把白种和黑种分开。”¹³这种想法在內战后的重建时期也盛行一时，也得到某些黑人領袖的支持。几十年后，和三K党通同一气的馬卡斯·加維还把殖民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做为自己的政綱基础。此后經常出現的无数方案——建議把自由黑人移殖到海地、中美洲、加拿大、以及美国各地去的方案，都是根据“送回非洲”的基調略加变化而来的。然而黑人大众一直坚决反对移殖到外国去。

自由黑人最进步的团体立刻采取坚定立場，反对美国殖民社和它的整套计划。他們宣告他們是美国人，而且宣布不管怎样，他們决心留在本国。但有些黑人領袖，象有名的商人保尔·賈菲，鮑多因学院毕业生、也是美国第一个得到大学学位的黑人卢斯沃蒙和其它人等却贊成非洲殖民计划，各有一批黑人信徒追隨其后。最后，威廉·路易·葛利遜和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领导的废奴运动才出来严厉譴責殖民计划，对殖民社和它的一切工作展开无情斗争。这样，大多数黑人和他們白人盟友坚决反对遣返（自愿的也好，强制的也好），才使殖民运动陷于癱瘓而最后垮台。美国殖民社只留下一付空架子，苟延到最近时期才解散。

在奴隶主的慫恿下，联邦政府立刻起来支持美国殖民社。国

会一方面宣布贊成殖民，一方面决定把建議中的殖民地設在非洲，而不設在美国。最初打算讓英国允許在英屬殖民地塞拉勒窩內收容美国的自由黑人，但这个計劃因事实上行不通而放棄了。在这段期間，殖民社的日常費用大都靠政府变賣在非法販奴中捕获、沒收来的奴隶而償付的。

一八一九年，国会拨出十万美元在非洲建立新殖民地。在塞拉勒窩內和法屬象牙海岸之間找到了大約四万三千平方英里的土地，經過吃苦耐劳的黑人先驅者艰辛的劳动后，在一八二一年建立了利比里亚。这些先驅者当中，突出的有傑胡底·阿希曼、埃里查·詹森和勒提·卡利¹⁴。首都取名門罗維亞，是因門罗总统而得名。尽管困难重重，利比里亚設法站定了脚跟。它在一八四七年成为独立国家，一八四八年得到法国承認，一八五二年得到英国承認。美国人是反对一切黑人大使的，直到一八六二年美国才給这个国家外交上的承認。今天，利比里亚在名义上是独立国家，实质上是美国的附属国，受費尔斯通公司、共和鋼鉄公司和其它公司的控制。

尽管有南部奴隶主和美国政府全力支持，美国殖民社一直没有办法使为数較多的黑人信服：他們得到解放后就應該回非洲去。因此伍德遜曾总结过，殖民社尽了三十年努力，而回去的人寥寥可数，他說：“从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三三年，殖民社送走的只有二，八八五名黑人。在这数目中有二，七〇〇人以上是从奴隶州里解放出来的，其中約有三分之二是由于要移出才得到解放的。在一八五二年美国送出的七，八三六名黑人中，二，七二〇名生来就是自由人，二〇四人贖回了自由，三，三六八名是鉴于要把他們移到利比里亚才得到解放，一，〇四四名解放了的非洲人是美国政府送走的。”¹⁵所有这些証明了废奴运动特别是自由黑人废奴运动——在击破奴隶主及其代理人大批放逐黑人的企图上，取得的伟大胜利。

第九章

早期黑人解放运动

軋棉机发明后（見本書第七章）几十年間棉花生产的迅速扩展，增强了南部种植园对黑奴的剝削，奴役劳动的恐怖戒律也变本加厉了。在这段期間，由于一般的同样原因（見本書第五章），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动逆流，要剝夺自由黑人选举权，使他們受到更苛刻的隔离歧視的虐待。褫夺选举权的运动不仅影响到南部，还影响及北部。这种形势必然增强南部奴隶以及南、北部自由黑人的黑人解放运动。

北部自由黑人的境况是悲慘的。正象麦克馬斯特描繪他們的处境那样，他們是“一个被鄙視、排斥、貧苦无告的階級。”到了一八〇〇年，在北部主要的黑人中心費拉德爾菲亞，已形成了犹太人街一样的情况，自由黑人到处被隔离，在产业中备受歧視。北部自由黑人面临着迫害与偏見造成的无穷障碍，毅然决然地展开了斗争来摆脱生活中难堪的苦境。在大約一八〇〇年后，他們的战斗显得更为引人注意，特别是在海地大革命和一八〇〇年加布利尔·普罗塞奴隶暴动这类激动人心的大事件的激励之下。

黑人會議运动

但直接使自由黑人行动起来的是一八一六年美国殖民社的組成（見本書第八章）。殖民社計劃把自由黑人六規模遣送到非洲去，

这个阴險的运动是致命的威胁。它胁迫象他們这样的自由人一家拆散，把他們赶出这个国家。北部南部各地的黑人立刻集会、抗議、斥責殖民运动。一八一七年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滿举行了一次重要會議。本城的自由黑人断然地坚持他們有在美国居住的权利，这是他們誕生的地方。而且他們特別抗議的是，反对把他們从自己繼續受奴役的兄弟群中活生生地拆开¹。

一八一七年一月美国自由黑人在費拉德爾菲亞举行地方會議，这个會議表现出黑人猛烈反对大規模遣送——这是殖民社和它的后台老闆奴隶主的真正目标。三千黑人出席了在水手礼拜堂举行的會議。會議严厉地斥責殖民社和它的綱領，建議在其他中心地点召集會議、成立机构，来扩大抗議。詹姆斯·福登被选为主席，拉塞尔·巴罗特被选为書記。

在里士滿和費拉德爾菲亞举行的地方會議和集会具有全国意义；它標誌着全国有組織的黑人抗議运动的开始。它是全国黑人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基本跡象。因此，在美国黑人历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一八一七年的會議是后来許多同样性質的黑人集会的先声，这类集会在1830年以后具有明确的全国性質。这种會議通常是按年举行，一般有五十至一百个代表，会后常常接着举行各州和地方的集会。这种會議除了偶尔的停頓外，一直繼續到內战甚至重建时期²。在內战以前主要的几次全国會議有：1830年，在費拉德爾菲亞（与会的四十位代表被称为“四十不朽者”）；1831、1832和1833年，也在費城；1834年，在紐約；1835、1836、1837年，在費拉德爾菲亞；1847年，在紐約；1848年，在克里夫兰；1853和1854年，在紐約；1856年，在加拿大的夏丹。特别是在这个时期到內战一段期間，各

州有許多黑人會議³。在我們近代的黑人全國組織的歷史上，依然找得出這種初期會議運動的明確踪跡。

在美國黑人生活中，黑人會議運動具有極大政治意義。但是，正象別的各种黑人鬥爭與成就的表現一樣，這個運動几乎是整個被白種沙文主義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所不理睬的。僅僅是在近年來，特別是由於阿普蒂克、方納、格羅斯、以及其它諸人的著作，這個運動的主要文獻才被發掘出來，它的重要意義才被人了解。

全國黑人會議（通常會後接開各州和地方會議）特別注意反對美國殖民社和它的遣送陰謀。事實上，遣送黑人問題恰恰是引起這次運動的主要因素。葛利遜正是與聞了一八三一年費拉德爾菲亞的黑人會議，才使他改變了對遣送殖民的態度⁴。作為全國被奴役被壓迫黑人大眾的代言人的會議運動，擴大了它的綱領，着手處理擺在自由黑人和黑人奴隸面前的很多主要問題。它反對奴隸制，要求無條件解放黑人；它主張把逃亡奴隸移居到加拿大，保護逃亡的奴隸不落入搜捕者的毒手，鼓動反對種族隔離的鬥爭，要求有選舉權，鼓吹為黑人安排工作和建立職業學校，並支持許多其它進步事業。一八三〇年的會議組成了美國自由黑人社，這是全國黑人政治組織的先驅者。黑人會議和別的廢奴的進步運動自動合作。它們在廢奴鬥爭中起了很大作用，這一點我們後面再談。

在黑人會議和黑人廢奴運動中的傑出人物有：薩默爾·柯里希，詹姆斯·福登，阿布薩洛姆·瓊斯，羅伯特·鮑維斯，理查德·艾倫，蘭道爾·謝培德，詹姆斯·摩勒爾，約翰·薩默塞特，約翰·格勞塞斯特，佛萊德里克·亨頓，詹姆斯·麥肯·史密斯，戴維·華克爾，亨利·海蘭·賈勒特，戴維·盧格斯，哈里埃·塔布曼，蘇佐納·特魯斯，威廉·戴，本寧頓，馬丁·戴南尼，奧斯丁·司徒華，威廉·史蒂爾，查爾斯·雷蒙德，威廉·威爾斯·布朗，威廉·

納尔，威廉·琼斯，怀特，查尔斯·伦诺克斯，佛兰西斯·哈普尔，亨利·福斯特，亚伯拉罕·沙德，伦斯福·兰恩，查尔斯·賈德納，安德魯·哈里斯，戴維·尼肯斯，詹姆斯·布莱德雷，薩默尔·华德。

在这一大批作家、演說家、小册子作者、和地下鐵道工人中，在一八四〇年后的最傑出的人物是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他大約在一八一七年生于馬里兰，生来就是奴隶，他母亲是黑人，父亲是白人——大概是一个种植园主。道格拉斯在一八三八年逃到北部。他在成为工資工人和积极参加废奴运动中受到教育，使自己得到迅速提高，成为我国最輝煌的作家和演說家之一。他在全国各地演說，揭露奴隶制度，鼓动人民反对这种制度。在解决废奴运动遇到的复杂問題上，道格拉斯这位战术家是誰也比不过他的。但白种历史学者显然在故意压低他的地位。阿普蒂克指出，麦克馬斯特在他的八卷本的“美国人民史”里，只提到过道格拉斯一次，而且还把他的名字写錯了；比尔德夫妇在他們的两卷本“美洲文明的兴起”中則完全没有提到他；巴林頓在他的三卷“美国思想的主流”中也不提他。在詹姆斯·福特·罗得斯的八卷本“一八五〇——一九〇六年美国史”中的情况实际上也一样。只有在今天，特别是由于象杜波依斯、方納和阿普蒂克这一类作家的劳績，这位伟大領袖的真面目才逐渐被人認識⁶。

內战以前时期的會議运动加上当时其它著名黑人組織与活动——如黑人教会、黑人报纸、黑人学校、黑人友好团体等——是黑人意識到民族感情和有組織的开端。但这些組織被首倡者看作是种族的組織，而不是一个萌芽的民族团体。它們缺乏成熟的民族感，但他們确实表现出能把黑人用民族意識日益团結起来的力量。对于萌芽的黑人民族傾向而論，北部自由黑人和南部奴隶的全力

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士气和团结人心的力量。

黑人报纸的前驱

在会议运动的同时，黑人在反对他们遭受的难堪苦境的战斗中，还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报纸。这是黑民族精神增长的种种趋势的又一种。一八二七年三月十六日，美国的第一种黑人报纸“自由日报”在纽约城创刊。它后来改组为“民权报”。这种报纸的出现比葛利遜创办的有名的“解放报”还早四年。“自由日报”编辑是薩默尔·柯里希和約翰·卢斯沃蒙。报纸为反对美国殖民社以及黑人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而进行猛烈斗争。柯里希以黑人大众名义反对殖民社遣送计划说：“我们是美国人。很多人要剥夺我们所钟爱的美国人的名义，其实这个名义放在我们身上，比放在本国六分之五的人的身上更显得要紧，我们决不放弃这个名义。”⁷这样，美国黑人很早就提出了争取最充分的美国公民权利的要求，这个要求他们从此以后便一直没有放松过。

“自由日报”是为数很多的黑人报纸中最早的一种。狄特威勒说，所知道的在内战前有二十四种黑人报纸⁸。这些报纸很多都是在极端困难中不定期出版，不过是一批时事小册子。这些报纸中最著名的有“非洲瞭望哨”、“自由之镜”、“昇降机”、“克拉利翁”、“自由思潮”、“化外美国人”、“羊角”、“国家看守人”、“鼓吹週刊”、“美国黑人”、而最为著名的是“北极星”——后来叫做“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报”。黑人小册子作者的数目不可胜数，其他黑人作者们还写了反对奴隶制的诗章和歌曲。

早期黑人教会

我们在第五章里指出过，目前黑人教会的两大派别浸礼会和

監理會，都是十八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間成立的，這是自由黑人对白人教會的隔離制度的反抗。在十九世紀初期的人民會議中，黑人教會象反奴隸制戰爭的其它各个方面一样，起了重大的作用。奴隸主雖然沒有公开禁止这些教會，但一般地在仔細注意它們的活動，对很多奴隸傳教師和自由傳教師加以密切注意。

在种植园里，教堂为奴隸举行的各种正式禮拜常常有白人參加，目的是監視和控制一切情况。奴隸們呢，却时常偷偷地自己做禮拜，自选傳教師，建立哨兵綫来保护他們的集会。这类教會运动看来曾經是种植园奴隸的主要地下組織。奴隸利用这类宗教聚会的大好机会来談論各自的痛苦，而且，有机会的話就組織暴動。

自由的黑人傳教師和奴隸的黑人傳教師常常参与奴隸暴動。說明这种情况的事实是，在一八三一年使整个奴隸社会大为震惊的納特·滕勒起义后，南部各个議會都采取步驟限制黑人教會和黑人傳教師的活動。一八三一年，弗吉尼亚通过一項法律，禁止黑人傳教，而在馬里兰，五人以上的黑人集会也被禁止，即使是宗教禮拜的聚会也不行。所有这些事实等于肯定了在黑人对商品奴隸制的斗争中，教會起着革命性的重大作用。

华克尔呼吁書

在十九世紀最初三十多年当中，黑人在爭取解放奴隸和爭取自由黑人公民权的斗争里，主要的政治鼓動成就之一，就是一八二九年出現的著名小冊子“华克尔呼吁書”。撰写、出版、发行这个小冊子的是住在波士頓的自由黑人戴維·华克尔。华克尔生于北卡罗来納，父亲是奴隸，母亲是自由黑人。他用“論文四篇”的形式印行这个小冊子，再版了好几次。

呼吁書响亮地号召奴隸們为爭取自由而战。华克尔公开主张

南部黑奴举行武装暴动。他坚决认为这是上帝意旨，果敢地声明说，“讓十二个好本事的黑人武装起来，他們会把五十个白人杀得落花流水。……你只要一干开头，就真正干，別大意，因為他們不会对你大意的。不杀人就得被人杀死。难道你不是宁死也不愿做杀你妻儿的暴君的奴隶？看看你的妻儿老母，回答全能的主宰，相信这一点：杀死一个要杀害你的人，比起你口渴了喝杯水，也不见得是件坏事。”⁹

华克尔也坚决主张黑人同样是美国民族一分子。“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为了取得它的自由和权利，我們祖先花的劳力血汗和黑种人花的劳力血汗一般多；黑人的語言是我们的語言；他們的教育就是我们的教育；他們爱的自由制度我們也爱；他們守着这份地，我們也守着它；他們的愿望就是我们的愿望；他們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我們誕生在他們中間；我們的命运注定跟他們生活在一起，我們是他們的一夥；他們死亡，我們也活不成，他們埋葬在哪儿，我們也不会埋在別处。”¹⁰

华克尔把他的大批小冊子送到南部。奴隶們拿到了一些，他們的主人也知道这件事。奴隶主一向对奴隶暴动怕得要命，华克尔的战斗性小冊子可真把他們吓了一跳。薩凡那市长得到一份小冊子，把它送交给州长。州长把它轉到乔治亞議會，議會便匆忙通过恐慌万状的法律以防止危險。有一条新法律规定，对載有自由黑人的船施行四十天的停船检疫，禁止自由黑人同这类船只的一切往来，还采取了各种其他办法对奴隶实行严厉控制。其它州也通过了对付黑人的严峻法律。

关于华克尔后来下落有各种不同說法。里丁断定他“因为不屑于在南部”，后来到弗吉尼亚的里士滿去散发他的小冊子，他在里士滿被捕，此后便再沒有下落¹¹。麦克馬斯特則只說华克尔死于

一八三〇年六月間，但他沒有說明死亡的地点和情况¹²。阿普蒂克也談到“一八三〇年他的神秘的死亡”¹³。“华克尔呼吁書”在南部奴隶中流传广泛，有人相信一八三一年大起义的领导人、有名的納特·滕勒曾听說过或讀到过“华克尔呼吁書”。

起义的高潮

当南部和北部自由黑人时常冒着生命危險进行反奴隶制的鼓动与組織工作时，南部种植园里的奴隶也在战斗。万分恐慌的奴隶主这时已佈置好半戒严的状态，提防他們的越来越想造反的奴隶。每个主人的屋子都是一座道地的兵工厂，晚上有武装汉子在路上巡邏，奴隶們时常被監視。但尽管有組織地采用恐怖手段，仍然发生了許多个人的和集体的起义。阿普蒂克是研究这方面的权威，他列举了十九世紀最初三十年間很多这类事件¹⁴。几乎沒有一年不发生一两件这类起义的。

奴隶們最常用的反抗主人的一种有效武器是逃亡。他們直截了当地逃走，使主人大受損失，手足无措。杜波依斯說，“黑人反抗奴隶制的最有效的起义不是打仗，而是逃亡。”¹⁵在西印度群島、在中美洲、在巴西、以及在南美洲——整个西半球的奴隶都采用这种逃亡武器。这类逃亡奴隶时常在山間沼泽聚結起来，紮好根据地，同印第安人經常保持友好合作。阿普蒂克是首先研究这方面問題的人，他說，“已經发现有証据，証明从一六七二到一八六四年間，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時間里，有很多这类社区存在。”¹⁶南部有很多法律保护以外的奴隶或逃亡奴隶所結成的集团。布劳萊說，“弗吉尼亚的‘凄凉沼’成了有名的藏身之所。这里的聚居地有强大的奴隶团体，公然反抗奴隶主。军队从来不敢到里面去，打发到里面去的偵察犬总是有去无回。”¹⁷南部很多州的沼泽庇护着

逃亡的奴隶。

黑人堡的战争

在南部各处，搜捕奴隶者和逃亡奴隶发生过很多次冲突。佛罗里达就发生过很多这类斗争。逃亡奴隶和搜捕者之间规模最大、也最出名的一次冲突是一八一六年黑人堡的战争，黑人堡在西佛罗里达的阿巴拉契柯拉河畔。从乔治亚逃出来的一千多个奴隶聚集在这个地方，象通常在这类情况下一样，他们和克里克人、塞明诺尔人等印第安人协同一致。麦克马斯特说，他们由领袖和头目指挥，沿着阿巴拉契柯拉河拥有长达五十英里的农场和牧草地。这个堡垒从前一度是英国哨岗，虽然西班牙在形式上仍然控制着佛罗里达。

这个时候，美国正从西班牙手里进行夺取佛罗里达（它在一八一九年夺到手），自然不能容忍一个黑人要塞挡住它攻城略地的道路。因此，安得鲁·杰克逊将军命令他的部属“摧毁这个要塞，把偷走的黑人归还他们合法的主人。”邓肯·克林奇上校带领美国第四步兵队和一队塞明诺尔人的同盟军，担负起攻打黑人堡的任务。堡垒里的黑人用“升起一面有英国国旗的红旗，再加上一发大炮”来答覆招降的要求。但在一八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经过十天包围之后，克林奇部队发射的一颗灼热的炮弹击中堡垒弹药库，炸毁堡垒，而使进攻获得胜利。“接着发生的咆哮呼号、惊天动地的场面是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七百桶火药把地面、堡垒、和其中所有不幸的人炸得粉碎。两百七十个男、女、儿童当场死亡。俘虏的六十四个人中大部分也很快死去。”堡垒的领袖是黑人加康和一个姓名不详的恰克道族头目¹⁸。

佛罗里达的逃亡黑奴在美军进攻下败退到埃弗格莱德。在这

里他們能够长期生活下来，因为这是一处几乎无法侵入的沼泽地。美国政府早就想找一个花言巧語的借口来打垮强大的塞明諾尔人，屢次要求他們把大批逃亡黑奴交出。印第安人拒絕照办。因此，在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三二年这两次对塞明諾尔人的战争里，逃亡奴隶問題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綫。第二次战争进行了七年之久，是美国印第安人历史上最艰苦的一次战争。印第安人和他們的黑人盟友挡住了并一再打败了最精良的美国正規部队；一直打到最后他們也只算得局部的失败。这次伟大斗争的卓越領袖是奧塞俄拉。据布勞萊說，他的妻子是黑人。他在被誘騙去和談时，被美国軍队残酷地暗杀。

丹馬·韋塞密謀案

正象阿普蒂克指出的，从一八二〇到一八三〇年的十年間，是奴隶“起义活动急剧增加”的年代。它达到了两个斗争的高潮，即一八二二年丹馬·韋塞领导的起义和一八三一年納特·滕勒领导的起义。这十年間是南部經濟恐慌严重的时期，它对奴隶压迫最厉害，因而激起他們的反抗。美国北部各处废奴情緒的巨大增长也对南部奴隶发生影响。奴隶們对当前国内政治斗争和欧洲革命形势的了解，远比一般人設想的来得多些，而这类事件都鼓舞了他們的反抗精神。阿普蒂克举出这段期間的許多起义事件，認為“一八一九年后十二年間美国奴隶的极度騷动，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呈現出来的。”¹⁹

丹馬·韋塞是一八二二年南卡罗来納州查理斯登起义的組織者，据說他生在非洲或海地，在密謀起义时据推想年紀在五十岁光景。韋塞到查理斯登的日期不可考。一八〇〇年，他中了一千五百美元的彩票，贖回了自己的自由。他設法自学，能說英語和法語。

他在查理斯登从事木工劳动。

韋塞显然是受到海地革命影响，着手在南卡罗来纳組織一次起义。他在奴隶中征集来作自己主要帮手的有：彼得·波亚斯、明哥·哈斯、罗洛·本奈特、勒德·本奈特、蒙戴·基尔和古拉·傑克。韋塞本人据說是密謀案中唯一的一位自由黑人。征集对象大多数是农场工人；韋塞对于家务仆人的不可靠存着戒心。密謀者訂出週密的計劃，准备同时在六个地点进攻查理斯登。日期訂在七月中一个星期天——选定星期天的原因是这一天查理斯登的黑人最多，他們要进城过假日，选定七月起义，因为七月是白人放假的季节。韋塞同海地的黑人建立了联系。制造矛头、刺刀的工作已經开始，据估計直接加入起事的約有一万人。起义的活动远远伸展到週围的乡下。

虽然起义者煞費苦心地小心警戒，但在五月間一个奴隶把起义計劃向主人告密了。五月三十日起就开始捕人。韋塞是个秉性坚强的領袖，他企图把起义日期提早一个月到六月中旬，来反击官方的打击。但当局已經設法又从其它告密者口中得到情报，便向起义运动开刀，逮捕了一百三十一一个黑人，包括韋塞在內。

在法庭上，韋塞对被控起义的罪名，极巧妙地为自己辯护，但这是徒劳的。从六月到八月間，三十五个奴隶起义者被处絞刑，韋塞是其中的一个，此后还有四十三名被流放。四个白人也因为援助奴隶的起义被处徒刑。彼得·波亚斯的临终豪語写出了被处死奴隶的英勇就义的情况，他对別人說，“別开口叫嚷，默默地从容就义，象我这样去死。”

韋塞起义的密謀在奴隶主中引起广泛的恐慌。从此以后他們采取特別手段来保卫查理斯登。他們对进港船只上的自由黑人，特别是来自西印度群島的自由黑人，千方百計地不准进入市內。他們

捕去了四十一只船上的黑人，这些黑人的最后释放变成引起国际爭論的問題。查理斯登还采取了严厉立法来限制当地奴隶的迁移和活動。一个手段是解散了新成立的非洲監理会教會，奴隶主認为它是起义者的一个組織中心。在美国黑人奴隶起义運動史中，丹馬·韋塞密謀案是組織得最好的一次²⁰。

納特·滕勒起义

一八二二年丹馬·韋塞謀叛案以后的年代里，在南部各处发生了許多次个别黑人或一小批奴隶的小規模起义。这些起义是伍德遜所謂的“奴隶的最坏日子”的后果，这就是說，由于新兴而日益扩展的棉植业压力增大，使奴隶处境悲惨不堪。奴隶們越来越大的不滿最尖銳地表现在納特·滕勒起义上。这次起义发生在弗吉尼亚的南安普敦郡，時間在一八三一年八月。南安普敦是大棉产中心，一八三〇年黑人人口超过白人，比数是九，五〇一比六，五七四。

納特·滕勒被入叫做“先知者”，一八〇〇年十月二日生于弗吉尼亚，生来就是奴隶。他的主人是南安普敦的約瑟夫·特拉維斯。从童年起滕勒就决心解放他的民族。他設法学会識字。他具有强烈的宗教气質；他說，他看到的異象和听到的声音都号召他从事黑人解放的工作。滕勒逐渐以自己为中心結交了一小批心腹朋友。他的主要合作者有亨利·波特爾、馬克·特拉維斯、納尔遜·威廉、薩默尔·佛兰西斯和傑克·黎斯。

跟韋塞不同的是，滕勒显然沒有組織斗爭的細緻計劃，显而易见他指望大批奴隶会跟从他起义。他照着当时环境下的宗教規矩，等待着一个“征兆”，而这个征兆，他認为就是一八三一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蝕。因此，滕勒和他的合作者定下七月四日作为动手的日子。但到那一天滕勒病了，計劃未能实现。起义者等待着另

一次“征兆”，这一次，他們看到的是八月十三日太阳里的“碧綠的顏色”。

八月二十一日，六个奴隶开始暴动。他們的計劃是使全国陷入恐怖，他們实行的办法是把所見到的白人一概杀光。先从滕勒的主人特拉維斯全家大小开刀。在二十四小时內，七十一个奴隶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有六十一个白人毙命。同时，邻近的惊慌失措的白人四处逃散，疯狂求救。很快地，白人武装队、地方民兵、和联邦部队就从四面八方向这里集中，大肆屠杀黑人。在这场恐怖里至少有一百二十个奴隶被杀，还有几百人被捕。这样就使武装的奴隶无法移动，使他們不能到达耶路撒冷鎮——他們原来的目的是攻占这里的軍火庫。大約有五十三个黑人被提审，其中有十六个（包括三个自由黑人）被处死刑。其它很多人处长期徒刑和别的刑罰。

滕勒本人脱逃了一个时期，在隣近一个农場的籬笆角落里躲藏了六个星期才被发现。他在一八三一年十月三十日被捕，十一月五日定罪，六天后被处絞刑。滕勒英勇就义。在監禁期間，他对一个白人記者口述了他一生簡历，記者把它編写出来²¹。阿普蒂克指出，有些白人参加或同情这段时期里奴隶的起义密謀，但是他不相信有白人参与了滕勒的起义²²。

滕勒起义在南部各地留下深刻反响。部队“从北卡罗来納的麦佛里斯城、从諾福克、从門罗要塞、从美国战艦‘华伦号’和‘納捷号’、从里士滿”等地蜂拥而来²³。北卡罗来納到处疯狂騷动。謠言遍佈說威明頓被焚燬，居民被杀死一半，黑人正在挺进夺取拉萊。据麦克馬斯特說，“法叶特維尔和拉萊的人紛紛拿起武器。軍队赶赴紐堡。接着又在特拉华发现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密謀。馬里兰东部海岸和特拉华南部惊恐得派专差去請救兵，还逮捕和审問黑

人。²⁴南部到处传佈这一类的謠言說：白人浩劫就在眼前，命运操在觉醒起来的黑人之手。“滕勒起义使奴隶制度連根动搖，在所有蓄奴州里投下暗影。”²⁵

在好几个州里，震惊的州議會——馬里、兰特拉华、北卡罗来納、田納西、弗吉尼亚、乔治亚、密士失必、阿拉巴馬、密苏里、路易西安那——采用严厉手段来压制奴隶的反抗精神。这些条令采用种种形式：禁止自由黑人迁移到邻近各州，对黑人訂立更严峻的戒严法，凡是教奴隶或自由黑人識字的人加重处罚，对黑人采行更严格的隔离法，限制黑人的宗教集会，以及其它許多恐怖手段。²⁶在一八三一年和納特·滕勒起义以后，南部实际上成了一个軍营，枪口对着不穩的奴隶。这种情况，和反动派今天所謂的黑人柔順地安于奴隶制度的理論，是不一致的。

第十章

美国廢奴社

在前面几章里，我們指出美国日益发展的廢奴运动的四大主流。这就是：

一、北部和西北部各州奴隶制的废除；

二、禁止世界奴隶买卖的运动；

三、“自由土壤”派为防止奴隶制扩展到新建州而在国会内外所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到一八二〇年的密苏里妥协案达到顶点）；

四、成长中的黑人解放运动，以及黑人会议运动的纲领、争取公民权、争取个别黑人的解放、种植园里黑人的怠工、和武装起义等斗争。

一八〇八年禁止贩奴法通过后曾经消沉一时的廢奴活动又活跃起来，这时，在南部和北部全国各地廢奴情绪普遍滋长。一八三一年一月一日在波士顿创刊的、由威廉·路易·葛利逊主办和編輯的廢奴週刊“解放报”，是廢奴运动本阶段的成就的一大表现。一八三二年在波士顿成立新英格兰廢奴社，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四日又在费拉德尔菲亚的阿德尔菲亚大厅組成美国廢奴社，这两个团体的成立说明廢奴运动开始采取了全国性組織的形式。这次在费拉德尔菲亚举行的会议为了預防歹徒騷扰，不得不請警察保护。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六十七人，阿瑟·大般被选为主席，艾利瑟·莱特

被选为秘书；总部设在纽约。美国废奴社创刊了“全国废奴旗帜”，作为机关报。这样，美国史上最重要的群众运动之一就开展起来。

废奴运动的成长

战斗性的美国废奴社在当时的产生及壮大，是由于许多因素的结合而造成的。棉花生产迅速扩大了，它从一七九〇年的三千包增长到一八三〇年的七十三万二千包，而随着棉产增长，奴隶制得到广泛的扩展。奴隶的境况迅速恶化；奴隶起义和其它方式的抗议和反抗日渐频繁起来；废奴的情绪在人民当中普遍生长起来；国会里关于新州加入联邦必须在境内禁绝奴隶制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外国的重大事件也鼓励了美国的废奴运动。其中有一八一〇——二五年间从墨西哥到蒂拉德尔费哥这片辽阔的西班牙——美国殖民地发生的大革命。这次革命展开的运动使这片辽阔地区的奴隶逐渐得到解放。在巴西、古巴、马提尼克、波多黎各、德麦拉拉以及其它地方也爆发了很多次奴隶起义，这些事件对于美国也不无影响。特别重要的是，一八三三年英国决定解放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这条法律在一八三八年生效。这种措施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废奴运动。一些欧洲国家象土耳其、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波兰等国内也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¹。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巩固而来的根本变化之一，是黑人商品奴隶的解放。在这个时期黑人解放运动确已成为世界性运动了。

美国废奴社的创立人葛利逊，是被废奴运动的先驱本傑明·隆蒂吸收到这运动里来的。隆蒂生在新泽西，是在主张废奴的教友会传统里长大的。一八一七年，他是“慈善家”杂志的投稿者。这个杂志是教友会所办，其宗旨是为了“和平、克己和废奴事业”而努力

力。第二年，隆蒂和一个教友会教友在田纳西东部的琼斯波罗创办了“解放报”，这是美国第一家专门宣传废奴的报纸。这家报纸后来改为“解放精神报”，仍由隆蒂主编。隆蒂乘马和徒步走遍了二十四州，鼓动人民反对奴隶制度。一八二八年，他在访问波士顿时会见了葛利逊，这时葛利逊是一家温和报纸的编辑，隆蒂把他争取到黑人解放事业里来。

一八〇五年葛利逊生在麻萨诸塞州的纽柏里坡特，原是加拿大新不伦瑞克一个开拓者家族的后裔。他成为废奴主义者时是二十三岁。葛利逊是一个印刷商和编辑，也是一个犀利的作家和果敢的战士，此后他把一生奉献给解放斗争，而且亲身看到四百万美国黑奴的镣铐被粉碎。“解放报”的出现，因为主编者是勇猛的葛利逊（他一直干了三十五年），就使当时薄弱动摇的废奴团体为之一振，成为力量雄厚强大的全国性运动。它标志着对凶恶的商品奴隶制度进行精辟分析，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的三十年斗争的开始，这时期的斗争是在美国或其它蓄奴国家里无与伦比的。

麦克马斯特说：在“解放报”创办的时代，还有五十家报纸设有专栏完全用来进行废奴宣传；或多少做些废奴宣传。他也引证贝尔纳的话，列举了除上述各报以外的明显的主张废奴的报纸：

“废奴报道”（一八二二年在肯塔基创刊）；

“爱德华维尔旁观者”（一八二二年在伊利诺创刊）；

“伊利诺报道”（一八二三年在伊利诺创刊）；

“非洲观察家”（一八二六年在费拉德尔菲亚城创刊）；

“全国博爱杂志”（一八二六年在波士顿创刊）；

“自由日报”（一八二七年在纽约创刊）；

“调查者”（一八二七年在普罗维敦斯创刊）；

“自由报”（在弗蒙特的本宁顿创刊）；

“自由主义者”（一八二八年在新奥尔良创刊）²。

在“解放报”出版之前，已經存在某些一般的废奴組織，如至少有五十个地方組織的黑人會議运动。一百四十三个地方废奴团体一八二六年在巴尔的摩召开大会，一年后在这里又召开一次大会。一八二八年在华盛顿市也召开了一次大会³。在“解放报”创刊和美国废奴社成立之后，废奴运动便迅速成长起来了。

战斗性的废奴运动

在費拉德尔菲亚举行的成立大会上，美国废奴社在两个主要文件里制定了自己的綱領：它的社章和“意見宣言”⁴。这个綱領比前此一般废奴运动的任何綱領远为先进。虽然葛利遜以后証明，他不能发揚綱領中的全部革命精神，綱領基本上是革命的。綱領的中心要求是立即實現的，无补偿的奴隶解放，这个要求如果不經過革命就无法完成，事实上果然也沒有完成。这个要求暗示着推翻統治的种植园主階級。

废奴社斥責奴隶制度既是道德上的罪恶又是法律上的罪行，在这个基础上发动了反奴隶制运动。葛利遜在“解放报”的第一期上发表了这个明确的废奴論調。他声明說，“讓南部压迫者发抖吧——讓他們的北部辯护者发抖吧——讓一切被迫害的黑人的敌人发抖吧……在目前这样的运动里，不要劝我使用温和手段。我是認真的——我毫不含糊——我不找藉口——我一时也不后退——我的話人們一定会相信的。”⁵虽然在政策中他犯过許多錯誤，葛利遜忠实地履行了这个战斗性的諾言。

废奴社社章宣称：“奴隶制度違背了天赋公正的原則、和我們的共和政体以及基督教的原則，它破坏我国的繁荣、危害国家的和平、团结和自由。”在这个明确肯定的基础上，废奴社要求“立即

廢棄”奴隶制度。廢奴社宣称：“我們坚决主张不应该付給解放自己的奴隶的种植园主們以任何补偿。”它又說：“我們認為任何遣送奴隶的阴谋都是騙人的、残酷的和危险的。这个遣送的阴谋不是伪装成直接、間接地协助奴隶解放，就是想来代替全部奴隶的立即解放”。美国廢奴社并不是第一个号召立即无补偿地解放奴隶的团体，但主要的是它把这些条件明确而有力地提出。

关于政治和社会平等，廢奴社在“意見宣言”里表明它的立場如下：“我們进一步相信而且肯定——各种肤色的人，只要具备跟别人一样的資格，就該讓他們享有同样的权利，跟别人一样行使同样的特权；白种人有升迁、致富和求知的寬广道路，应当給有肤色的人以同样的机会。”以后我們將看到，廢奴社的工作絕少致力于这些特別提出的平等問題，而是把主要力量专门用来对奴隶制度做一般的攻击。

尽管廢奴社提出的目标在原則上并不是什么新鮮东西，但它的直截了当的声明却使前此为害廢奴运动的某些幻想和混乱得到澄清。在此以前，这类錯誤想法中有：把廢奴运动简单地局限于改善奴隶处境的各种計劃；不是一举解放奴隶而是逐步使奴隶获得解放；赔偿奴隶主在解放奴隶中所受的損失；以及認為遣送——即美国殖民社的“殖民”計劃是解决奴隶問題的建設性办法。廢奴社的成就大部分是由于明确而坚决地坚持了它的不赔偿、不遣送的方針。过去，只有廢奴运动的黑人方面(其中也有例外)了解这种基本事实，即必須迅速、彻底地解放奴隶，对奴隶主不付补偿、也不許遣送黑人。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說，早在葛利遜出生之前，罗得島新港的賀浦金斯博士就主张立即解放奴隶⁶。

美国廢奴社在使黑人获得解放(这一点非常明确地定为廢奴社目标)的方法上很不明确。这是它的基本弱点。它的綱領是号

召人民“用道德的和政治的行动消除奴隶制度”；但后来的經驗說明它看不清什么是政治行动的真正意义，虽然在美国史上廢奴社所做的鼓动工作战斗性最强、最成功，但是在廢奴社存在的期間，它的主要工作也只限于鼓动工作而已。廢奴社也有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反动傾向。这种傾向达到了下面的程度：由于美国联邦的宪法里有贊成奴隶制的条文，葛利遜竟建議解散联邦。因此，廢奴社的主要武器是道义上的劝說而不是政治行动。廢奴社在喚起美国人民对奴隶制的恐怖和危害性加以注意的重要工作中，虽然犯过許多錯誤，却做出了显著的成績；廢奴社果敢地抨击了教会和政治，两者都是黑人获得解放的障碍。

在政治行动方面，廢奴社进一步犯了突出的錯誤，它削弱了廢奴运动。一个严重的錯誤是它对奴隶主主要思想意識的論点——州权主义表示屈服。它的社章宣称，廢奴社“承認，根据美国宪法，奴隶制已經存在的各州，在該州的廢止奴隶制上，有自由立法之权，”并且只把在首都区和准州廢止奴隶制，以及限制奴隶制在新州发展等有限权力，讓給政府。这就使整个奴隶制度实际上不受政府的控制。这种局面的弱点是显而易見的，因为廢奴运动面临着的基本政治任务正是使联邦政府打破州权原則来根絕奴隶制度。后来在內战期間所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

廢奴社的另一个大錯是过分強調了教育宣传和道义說服的力量。有些廢奴运动者甚至于相信：奴隶主作为一个階級來說，是可以劝說他們自願解放奴隶的。誠然，有些奴隶主是有这种情况。夸大宣传力量可能性的結果，不但导致輕視群众政治行动的重要性，而且忽視或非难奴隶武装起义的巨大武器。在后一問題上，廢奴社社章說，“本社無論如何不贊同被压迫者行使武力以維護他們的权利。”这种主张使得葛利遜譴責“华克尔呼吁書”、納特·滕勒起

义和約翰·布朗暴动。后来，事实的力量迫使废奴社放棄了它的州权、非政治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的理論，并迫使它在伟大的內战中和其它废奴力量联合起来；但在这个过程中它經受了不少的失敗和沉重的損失，才达到終点。

在廢奴运动中各階級扮演的角色

美国废奴社在它积极斗争的时期里，除了拥有著名的黑人支持者(見本書第九章)外，还吸收了一批卓越的白人領袖和工人。这些人对废奴事业表示不同程度的諒解，忠誠，并在不同程度上参加活动。这批人中有下列一些著名人物：温德尔·菲利普斯，約翰·格林里美·惠蒂尔，拉芙·华尔杜·爱姆生，华尔脱·惠特曼，亨利·戴維·杜諾，湯麦斯·温特华斯·希金生，阿瑟·大般和路易斯·大般兄弟，斯蒂芬·福斯特，西奥多·韋尔德，路克勒提亚·莫特，安格林娜和莎拉·格里蒙柯姐妹，里第亚·瑪利亚·柴尔德，阿貝·克萊·福斯特，艾里查·拉芙乔埃，亨利·华德·毕切尔，威廉·谷德爾，葛利特·史密斯，艾利瑟·莱特，勒維·柯芬，薩麦尔·梅伊，貝里阿·格林，約夏·吉丁斯，路西·史东，瑪丽·威斯顿·卓普曼，苏珊·安东尼，阿尔貝特·布里斯班，西奥多·巴克尔，威廉·艾勒利·謙宁，里查德·亨利·丹娜，荷雷斯·格里萊，奧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詹姆斯·拉塞尔·罗威尔，詹姆斯·芬尼摩爾·古柏，亨利·魏茲华斯·朗費罗等。废奴社的社員和共同工作者中包括美国知識界最杰出的人物。在政治界还有自由土壤派的废奴运动者，他們是和废奴社沒有直接联系的废奴人物，其中有：塔第阿斯·斯蒂芬斯，查尔斯·沙納，亨利·威尔遜，丹尼尔·威莫特，荷雷斯·曼，狄克斯，赫尔，尼尔斯，金，巴弗萊，西华德，卢特，佛里蒙。南部最出名的白人废奴运动者有肯塔基的：本杰

明·隆蒂，詹姆斯·貝爾尼，卡修斯·克萊，約翰·費。北卡罗来納的丹尼尔·里夫斯·古德諾，南卡罗来納的格里蒙柯姊妹等⁷。

以美国废奴社为主要組織的美国废奴运动，是以黑人白人合作为基础的，他們結成高度的合作关系。废奴社从它的黑人社員中不仅得到数以百計的英雄战士，而且从他們身上取得革命的动力，在发展废奴社的战斗性上，这种动力是最基本的东西。从一开始，黑人知識分子和工人中的黑人废奴运动者在社的領導方面和工作方面就极其突出。他們是这个組織中最自覺的革命分子。方納說，“在成立大会上几位黑人代表；在‘意見宣言’上签名的六十二个人中，有三个是黑人；在理事会里有：詹姆斯·巴巴杜（馬薩諸塞）、彼得·威廉（紐約），和宾夕法尼亚的罗伯特·鮑維斯、詹姆斯·克隆麦尔、約翰·伐雄和亚伯拉罕·沙德。”⁸ 在“解放报”創办的第一年，它的四百五十个訂戶中有四百个是黑人，在一八三四年的两千三百个訂戶中，至少有一千三百个是黑人⁹。葛利遜及废奴社其它白人領袖一方，和黑人會議运动的人士一方，互相参加集会，已經成了正常行动。黑人和白人废奴战士中的翹楚是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他是美国废奴社的副主席。

在客觀上，美国废奴社中和其它从事废奴运动中的中产階級知識分子的历史任务是，在第二次民主革命中充当先鋒队，来負起打倒南部种植园主势力从而为美国資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的紧要任务。要做到这点就需要解放奴隶，这是废奴运动者一心一意要完成的战斗性中心任务。废奴运动者是北部资产階級中最急进的分子和先鋒队，而实际上他們中的絕大多数又只是从道义和人道主义立場投到废奴斗争里去，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在資本主义制度发展中所扮演的階級角色，这两种情况并不矛盾。

大部分废奴运动的卓越領袖（不論是黑人、白人）都是小资产

階級知識分子。也有少數小資本家在協同領導這個鬥爭，例如大般兄弟和塔第阿斯·斯蒂芬斯；甚至還有一些過去的奴隸主，例如詹姆斯·貝爾尼和格里蒙柯姊妹。但這些領導人主要地還是來自中產階級——他們是編輯、傳教師、醫生、律師、詩人、小說家等一類人物。這些知識分子雖然屬於中產階級而且構成了中產階級的革命的左翼，他們卻充當整個資產階級——特別是北部工業家的理論家。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來說，他們所從事任務是極其重要的。葛利遜運動發生在新英格蘭（當時美國工業的心臟地帶），而且實力最強大的地方也常常是在這裡，不能說只是一種偶合的事件。

反對奴隸力量的北部資產階級主要是由下面這群人組成的：日益成長的工業家和船主、商人、銀行家，他們和南部棉業和一般貿易業都沒有直接聯繫。然而他們對於中產階級廢奴運動者——他們的革命先鋒隊——的基本工作，一向是並不感謝的。他們阻撓和迫害廢奴運動及從事這種運動的戰士。不但在南部、就是在北部各處，兇毆、塗柏油、插鷄毛、燒房子、擲臭雞蛋、痛打、監禁、甚至私刑等，都是廢奴運動戰士碰到的惡運。這類攻擊的根源固然是來自維護奴隸制分子的活动，但也由於當時北部資本家反對黑奴的解放。資本家的記者、傳教師、和政治家異口同聲地叫囂說，解放奴隸違背上帝的意旨、違背自由和人类的利益。最典型的說法是“波士頓的商人和律師怕廢奴如同怕瘟疫；他們把廢奴當作不惜用全力來對付的敵人。”¹⁰

北部資本家早期的排斥廢奴運動，只不過說明（當時他們還薄弱散漫）他們看不到實際的歷史進程和真正的本階級利益。他們不相信自己的理論先驅者所提出的解放奴隸的革命辦法，直到一八六三年美國第二次革命的緊張關頭，北部資本家才只部分地接

受了廢奴主義者的先鋒們在“解放宣言”(這是打勝仗的基本方案)里列舉的綱領。

在這方面，美國和英國的廢奴運動的經驗極其相似。在英國，一批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主要是農業家、但也有工業家的頑固反對下，進行了五十年的堅決鬥爭，首先是反對奴隸買賣，後來是反對奴隸制本身。在這兩個國家里，大財主一般地都害怕廢奴運動的革命後果。英國資本家在很長一段時期里還看不出西印度群島黑人的解放符合他們最基本的階級利益，但最後在一八三三年，經過了半個世紀的海地革命、拉丁美洲的廣泛革命、以及其它地方的日益高漲的廢奴運動的壓力，他們才廢除了奴隸制度，而美國人拖延到更長一段時期以後才廢除了奴隸制度。

廢奴運動的群眾民主意義

把廢奴運動簡單地解釋為北部工業資產階級最先進階層的事情並止於此點，那就未免過於狹隘了。實際情況複雜得多。事實是，廢奴運動乃是包括黑人、農民、工人、以及黑、白人婦女在內的一系列群眾民主運動的風暴中心。這些運動是被一七七六年的革命激盪起來的，經過一八〇〇——一八三七年杰斐遜—杰克孫時期以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成長而得到發展，在接近美國第二次革命（即一八六一年的內戰）時運動的具體化表現在結成廣泛的戰鬥聯盟。這就是廢奴運動的最廣大的意義。

這一系列民主運動的核心是黑人爭取自由的鬥爭。在共和國早期就已成熟的黑人民族解放鬥爭，在各種新形式和新論點下一直持續到今天。我們在前面詳細論述過，黑人反對奴隸制和反對隔離歧視的鬥爭，是當時所有發展中的人民運動里最富於革命性和迫切性的。這種鬥爭最後提供了鬥爭任務，變成團結這個偉大人民

联盟的凝結和推动力量,使这个联盟在内战里打下去并获得胜利。

如果說,废奴运动的知識分子是北部资产阶级的先锋,那么运动里的黑人一方就更具有特殊的性质:它是全国性的黑人解放运动的先声。这就是說,它的基本目标是使黑人从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里解放出来,而这样一来,它也就奠下了黑人将来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基础。在这个总的解放目标下,黑人大众的民族利益和北部资产阶级白人的利益是完全吻合的,因为黑人的解放构成了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发展的基本需要。同样原理也适用于其它有关的运动。

内战前人民民主斗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争取土地改革,也就是争取从国有地里得到免費耕地的广大群众运动。这个伟大运动(我們后面还要談到)最后使得强大的农民工人群众同南部种植园主发生直接衝突,最初是在免費国有地的分配問題上,最后是在奴隶制的存废問題上。因此土地改革运动变成伟大的人民废奴同盟的一个基石。

十九世紀上半叶許多进步的群众斗争中,还有一个争取女权运动。从一开始,妇女就在废奴运动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两种运动也有着强烈的合作精神。为争取女权而斗争的那些白人妇女的名字(前面我們已經提到过)是和解放斗争密切联系起来的。同样地,許多废奴运动战士中的黑人妇女——哈里埃·塔布曼、苏佐納·特魯斯、佛兰西斯·艾伦·华特金斯·哈普尔、沙拉·道格拉斯、瑪丽·賈萊·格雷斯、馬朴斯·瑪丽·比布、佛兰西斯·柯芬和其它許多人,一般都和伟大的争取女权斗争是分不开的。

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大为滋长。罗伯特·欧文、查理·傅利叶和艾廷納·卡柏特的信徒建立起了一些共产主义的新村。这类运动,特别是建立布魯克农場的

傅利叶派，一般地是同情黑人解放的。他們构成了这个时期的伟大民主高潮的另一个(比較次要的)方面。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馬克思主义出現在美国政治舞台，它为爭取黑人解放的总斗争带来又一个强大的民主革命因素。但这个问题，我們在后面还要談到。

組織起来的工人和廢奴运动

和廢奴运动也有关系的美国工会和工党运动，就是在內战前民主組織和斗争普遍高涨的时期里誕生的。它为爭取改善工人生活、普遍选举权、免費学校教育、廢除債主的牢獄等进行了斗争。这个根本性运动也注定要成为击潰南部奴隶主势力和取得革命內战胜利的广大人民联盟的主要部分。但在一八三三年，当美国廢奴社成立的时候，工人运动还处于襁褓阶段。工业刚刚进入工厂时期，工匠也才变成真正工資劳动者。一八三〇年家庭生产仍然超过工厂生产，比数是四比三¹¹。因此，年輕的工会組織并没有意識到黑奴解放体现了白种工人的根本利益。他們的幻想中活动着一种恐惧思想：害怕解放了黑人后大批廉价劳工会湧現到市場上来，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水平。这时常常发生反对自由黑人的罢工，因为这些黑人企图取得在工业中工作的权利。这时候南部几乎没有什么工会。

可是，在工人中显然已經有了强烈的廢奴傾向。史魯特摘引过著名廢奴运动者湯麦斯·温特华斯·希金生的話，大意是說，“(新英格兰的)廢奴运动在教育程度較高的阶层中不是最强的，它主要是一个以极单纯的人类本能为基础的人民运动，它在工厂和鞋店里的力量暂时比在教会和学院里远为壮大。”¹² 史魯特也指出，“在紐約第一批工人政党的一个政綱里，就有要求廢除商品奴隶制这

一条。”¹³ 在早期的工会中类似的例子还不少。

一个强有力的因素造成废奴运动和工会运动之间的裂痕,这就是葛利遜和其它中产阶级废奴运动者的强烈反工会偏见。就在“解放报”第一期中,葛利遜竟毫不容情地斥责一八三一年波士頓工人,因为他们要在馬薩諸塞州組織一个工人、农民的政党。他說,“我們遺憾地說,有人在打算——目前还在打算煽动我們工人阶级去反对富人,并向工人們宣传說他們受着豪門貴族的譴責和压迫……罪大恶极的是激怒我們的工匠从而参加暴力行动,或将他們置于一个政党的旗帜之下。”¹⁴ 直到內战之后葛利遜还保持这种对工会的敌对态度。然而葛利遜的一个合作者温德尔·菲利普斯,后来却对工人运动非常友善。內战后不久,他在波士頓的方伊尔大厅发表拥护八小时工作制的演說时,曾說:“废奴斗争只是資本家和工人間的伟大斗争的一部分。”¹⁵ 一八七一年他成为第一国际的成員。

國內外的其它中产阶级知識分子的废奴运动者,則采取明确的拥护資本家的立場。英国的小资产阶级废奴运动者也有这种看法。“废奴运动者”威廉斯說:“并不是急进分子。就对待国内問題的态度来看,他們是反动的。……威伯福尔斯熟悉販奴船船艙的一切情况,但对矿坑底的情况却不懂。”¹⁶ “威伯福尔斯的解放黑人的目标,只有他那镇压白种工人反抗的劲头,才可以与之媲美。”¹⁷ 关于劳工和废奴运动問題,我們后面还要再談到。

政治斗争随着岁月推移而有了发展。在北部工业家和南部奴隶主之間你死我活的大战压力下,黑人的、妇女的、农民的、工人的和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运动都成长起来,并在解放黑奴的根本政治斗争中日益接近。最后,他們在北部工业家的总领导下,結成了伟大的人民联盟,将內战进行到胜利。

第十一章

关税、得克萨斯和墨西哥

一八二〇年的“妥协案”实际上是南部蓄奴派的猖狂进攻，它并没有“解决”两种敌对体系——南部的奴隶种植园体系和北部的工业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而只是造成一个短暂的休战。不久这两个势不两立的制度又重行搏斗起来。一八二〇——一八五〇年这三十年，是美国蓄奴、废奴两派力量斗争尖锐的时期之一。

两种体系都在迅速扩张。在南部，棉花生产繁茂地扩展到密士失必河，进而扩张到得克萨斯州境内。一八二〇年只生产棉花三三五，〇〇〇包，一八五〇年产量上升到二，一三六，〇〇〇包¹，也就是增长了百分之六百。南部奴隶数目也有相应的增加——从一八二〇年的一，五三八，〇二人增加到一八五〇年的三，二〇四，三一三人²。其中有两百万人左右在棉田工作。

在北部，经济成长的情况更为惊人。一八二〇年，全国制造品（其中北部出产占百分之九十）价值近两亿美元；但到一八五〇年，产品价值就增加到一，〇一九，一〇六，六一六美元³。纺织品急速增长，铁、金属制造、鞋、木材和其它各种工业也复如是。铁路线迅速扩展，湖泊、河道（特别在北部）都用汽船航线连接起来。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农业在北部和中西部大步前进。入境移民从一八二〇年的八，三八五人激增到一八五〇年的三六九，八八〇人。同期美国人口从九，六三八，四六三人增加到二一，一九一，八七六人，

而不論在移民和人口增长方面，北部都增长最快。

杰克逊、卡尔洪、韦伯斯特、克莱

在这个关键性的三十年尖锐斗争里，有四位杰出的资产阶级人物值得扼要分析一下。这四位是：田纳西的安德鲁·杰克逊、南卡罗来纳的约翰·卡尔洪、麻萨诸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和肯塔基的亨利·克莱。这些人物反映了这个时代伟大冲突的阶级力量和斗争。

杰克逊将军长时期充任民主共和党（后来的民主党）领袖，他是一八二九年在一八三七年的美国总统。从一八一五年他指挥新奥尔良战役的时候起，直到一八四五年他逝世为止，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全国知名的人物。杰克逊相信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属于一种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希腊型的民主。杰克逊是个富裕的棉田主，拥有大批奴隶，他特别代表西部的利益。他保卫的主要是小奴隶主、小农民、边疆居民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工资劳动者等人的利益。

在杰克逊的民主观念里并没有黑人的地位，只把他们当作永久的奴隶。印第安人呢，对杰克逊来说，也是毫无实际权力的化外之徒。在美国历史上，他打印第安人打得最凶。在乔治亚、阿拉巴马、密士失必和田纳西等地，杰克逊从捷洛基人、克里克人、吉卡索人和恰克道那里掠夺了五千万英亩土地，而且还把这些部族逐离故土，一直赶过密士失必河。他们的肥沃土地大部分落到大棉田主的手里。杰克逊还从西班牙人和塞明诺尔印第安人手里把佛罗里达掠夺过来。

杰克逊的民主声望主要由于他对美国银行所做的猛烈而胜利的斗争，当时美国银行成了银行总裁皮德尔和其它北部银行家操纵全国银行、工业和政治的金融工具。这场有历史意义斗争的结

果是民主政治和資本主义向前进展的巨大胜利。它使傑克逊在全国农民、自由职业者和小工业家以及工人階級中大受拥戴。在傑克逊执政时期，在工会、人民教育、工厂立法、国家机构的民主化、选举权(限于白人)的建立等方面，都有了重大进展。

約翰·卡尔洪是一八二〇年后三十年間南部种植园主中最主要的政治領袖和理論家。他死于一八五〇年。他在門罗总统任內做过陆军部长，在傑克逊总统第一屆任期内做过副总统，还在一八四四——四五年泰勒总统任內充任过国务卿。他生在卡罗来納山地，原来是个贫穷的白人；但后来他娶妻时得到一个大种植园。因此他的利益和大种植园主的利益变得一致起来，而且，作为南卡罗来納的参議員，他充当大种植园主在国会的主要代言人达二十年之久。卡尔洪是冷酷、尖刻而有才气的人，他残酷地、一貫地保卫奴隶制度。他把南部的商品奴隶和北部的工資奴隶等同起来，而且为前者辯护，說商品奴隶的日子还要好过一些。他大言不慚地說，只要哪里豎起了国旗，哪里就該有奴隶制度。他把統治階級必須剝削奴隶劳动階級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說：“一个富足、文明的社会，其中一部分人事实上不依靠別人的劳动而生活，这种社会从来就沒有过”⁴。在奴隶制問題上，他热烈拥护各州享有无限制的权力。卡尔洪任民主党(傑克逊的政党)的右翼領袖直到傑克逊逝世，以后不久，种植园主們就完全掌握了民主党。

丹尼尔·韋伯斯特是北部資本主义最雄辯的代言人。他主要受到新英格兰航业和制造业利益的支持。从一八二三年到一八五〇年間，当中除了四年外，他是麻薩諸塞州选出的国會議員、后来又又是参議員。他死于一八五二年。韋伯斯特在国会中态度的变幻无定反映了新英格兰航业和制造业利益之間的消长关系。他反对过早期的关税立法，原因是航运公司(它在当时資本家圈子里处于

主要地位)贊成自由貿易。但在一八二八年,韋伯斯特却是一個積極擁護提高關稅的人,這就意味着,在新英格蘭資本家圈子裡,實業家已起了決定性作用。韋伯斯特反對把奴隸制度擴展到北部和西部各州,但他又反對廢除奴隸制。他說:“南部各州裡存在奴隸制我感到遺憾,但很明確國會對於這點是无能為力的。”⁵他對南部種植園主採取一種調和的態度。在他死時,他在新英格蘭廢奴運動者中已經完全聲名掃地,因為他贊成過一八五〇年的維護奴隸制度的“妥協案”。他屬於惠格黨。

肯塔基人亨利·克萊,正如我們在第八章中看到的,是沒有成效的。一八二〇年“密蘇里妥協案”以及在对奴隸問題上的偉大鬥爭中其他幾次妥協案的政治上的倡導者。他站在邊界州的立場上,是個典型的機會主義者。他企圖在北部工業和南部種植園體系這兩種敵對力量間操縱取巧。克萊和韋伯斯特一起在一八三四年組成了惠格黨。克萊贊成北部的工業主義,他支持美國銀行,這是北部資本家的得意之作。克萊充任過兩任國務卿,他在國會中是一位顯赫的人物,從一八〇九到一八五〇年間,他是肯塔基州選到國會里去的眾議員和參議員。跟韋伯斯特一樣,克萊也死於一八五二年,當時正是他熱心競選一八四八年惠格黨的總統候選人失敗之後。

關稅問題的“廢棄國會法令”鬥爭

從一八二〇年“密蘇里妥協案”後的十六年間,允許新州加入聯邦的激烈鬥爭暫告停頓。直到一八三六年和一八三七年,才有阿肯色和密西根州加入聯邦,其中一個是蓄奴州,一個是自由州。蓄奴、廢奴兩派力量在參議院保持均勢的競爭再度開始。這兩派在很多其它問題上發生衝突,例如設法把古巴、海地攫奪過來

作为蓄奴地区的阴谋，这项阴谋因为英国的戒备而受到挫败。有趣的是，一八二六年在巴拿马举行第一届泛美会议时，门罗总统给美国代表团的指示中竟至要阻止当时发生革命的西班牙美洲国家采取任何谴责奴隶制的行动。一八二〇年后的美国两大敌对力量的第一次严重冲突，在一八三二年，在关税问题上发生了。

我们在前面说过，从殖民地时代起北部制造商就赞成用关税来保护工业，使他们的微弱但是发展中的工业能和英国竞争。相反地，南部奴隶主一般赞成自由贸易，或者最多只征收一点做为国库收入的关税，这样他们就能够较便宜地买到所需的制造品。这种自由贸易政策不但把英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压低，并且使北部的产品价格也降低了，因为它不得不和英国商品价格相等。在共和国建立的最初四十年间，情况是有些不同的，当时新英格兰大船主赞成自由贸易，而南部奴隶主则倾向于跟北部制造商步调一致，赞成征收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的不高不低的关税。然而随着南部植棉业和北部工业的巨大扩展，南部便转为积极拥护自由贸易，北部则成为积极的保护贸易主义者。一八三二年，在关税问题上的第一场大战便表面化了。

在一八一六年和一八二四年都提高过关税，没有遭到南部的强烈反对；但到一八二八年关税再度提高时，植棉场场主便起而反对，特别是南卡罗来纳的植棉场场主。南部各州一般攻击新法律是“可憎的关税”。约翰·兰道夫说，要是关税不降低，奴隶们很快就要去寻找逃跑的主人，而不是奴隶主寻找逃跑的奴隶了。卡尔洪断定关税是违背宪法的，而韋伯斯特和海因则在关税问题上进行了一次在美国史上最著名的辩论，韋伯斯特赞成高额关税，海因则表示反对。南部退出联邦之说甚嚣尘上。在这种强大压力之下，在一八三二年的关税法里北部对南部作了某些让步。

但南卡罗来纳是毫不妥协的。它决定不受节制，宣佈了撤銷国会法令的倡說。南卡罗来纳州制宪會議通过一条法案，“廢棄美国国会某些企图征收外国商品进口稅的立法”⁶。这种理論——各州就联邦法令奉行与否可以自行选择，是州权主义的极端形式，它跟实际上脫离联邦的行动只差一步而已。南卡罗来纳煽动分子用武装行动的威胁阻止联邦政府执行关税法，来支持自己的廢棄国会法令的理論。

傑克逊总统象当时很多奴隶主一样，是反对分裂联邦的。他威胁說，如果卡尔洪敢予嘗試，他就要絞死他，并且宣布說要用联邦部队来对付任何脫离联邦的企图。傑克逊无情地踐踏了神圣的州权原則。在这个危机中，亨利·克黎提出了又一个“妥协办法”。他建議，一方面关税應該減低到一八一六年的水平，这是种植园主所要求的；但在另一方面，这个目标要在十年中逐漸达到。这个計劃被採納了。这是种植园主在他們最敏感的問題之一——关税問題上，对工业家斗争的一次胜利。从这时起直到內战为止，驕橫的种植园主得以牢牢地控制住关税率，从而使北部与南部之間最厉害的一个爭执发展起来。

南部种植园主在这场斗争中采用脫离联邦的威胁，使他們大大尝到了甜头。从此以后，他們便把这种威胁作为一种正規的武器，特别是南卡罗来纳的“煽动分子”。“从一八三二到一八六〇年間，南卡罗来纳实际上不象是美国的成員，而更象一个心怀不滿的盟友，在最后的十三年間更不过是在等待有利时机以散夥而已。”⁷最后一八六〇年的大脫离运动就是南卡罗来纳所导致的。

在这场关税斗争期間，北部銀行家和工业家还吃了另一次敗仗，其間奴隶主起了显著的作用。这次傑克逊給美国銀行的打击是在一八三二年，当时銀行現有執照滿期，傑克逊拒絕給予延长。

傑克孫受到人民大力支持。北部資本家企圖奪取美國整個銀行系統的橫霸陰謀的失敗，基本上是全國民民主力量的勝利。但要不是很多奴隸主支持傑克孫的話，就不會有這場勝利，奴隸主對他們的北部老冤家的失敗同樣感到高興。

奪取得克薩斯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中葉，奴隸制是美國決定性的政治問題。南部種植園主，受到棉花生產迅速擴張的壓力和一八三二年“廢棄國會法令”鬥爭勝利的激勵，正在順利展開他們的大規模攻勢，企圖完全控制整個國家。這個攻勢的最高峯就是他們在內戰中的慘敗。種植園主早期攻勢的初步成果之一，就是从墨西哥手里奪取了得克薩斯。這件事給南部種植園體系和北部工業主義之間的仇恨烈焰不啻火上加油。

一八二一年，當時控制墨西哥的西班牙政府，很自然地接納了由斯蒂芬·弗·奧斯丁率領來的美國移民。但這是有一些條件的：新來的移民必須是天主教徒，不准帶奴隸，必須遵守殖民地法律，必須成為墨西哥公民，必須承認西班牙的主權。但在美國人方面呢，他們從一八〇三年購買路易西安那時起，就提出取得得克薩斯區域的要求，對於上面提到的那些條件，既無遵守的意思，也從來沒有遵守過。入境的移民大多數是新教徒，他們隨身帶去了大批奴隸，他們保留着美國公民的身份，他們藐視西班牙的法律，而在一八二六年以後，也藐視新成立的墨西哥共和國的法律。他們特別強烈違抗一八二九年墨西哥頒布的廢除商品奴隸制的法律。他們準備公開地從墨西哥手里搶走得克薩斯。

傑克孫成為狂熱的擴張主義者。一八二九年當選總統以後，他在擴張活動中大為賣力。他和他的好朋友——得克薩斯軍事領

袖薩姆·豪斯頓密切合作，這分明是立意等待機會，一有良機就使美國奪取得克薩斯到手。傑克孫的朋友、替他寫傳記的詹姆士說：“傑克孫將軍對那些帶槍桿不帶犁頭的特殊美國‘移民’出境，裝做看不見。”⁸ 一八三五年，武裝鬥爭展開了，因為美國人拒絕按照墨西哥法律規定納稅並廢除奴隸制。一八三六年三月二日，得克薩斯向墨西哥宣布獨立。經過苦戰和雙方互相殘殺之後，豪斯頓統率的得克薩斯部隊，由於傑克孫的不避嫌疑的幫助，於一八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桑甲辛多一役決定性地打敗了墨西哥人，俘虜了墨西哥主將桑塔·安納。戰爭這樣結束了，此後九年之久得克薩斯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

南部奴隸主就這樣取得一大片新國土，這片土地的大部分推行了蓄奴制。得克薩斯的面積是二六九,〇〇〇方哩，亦即相當於五個紐約州以上面積。無怪乎得克薩斯建立獨立政府之後，南卡羅來納的大奴隸主卡爾洪立即在國會里提議，把得克薩斯作為蓄奴州加入聯邦。但這個提案引起了一場大爭論；北部和西部的“自由土壤派”激烈反對把這樣一個大面積的新的蓄奴州吸收進聯邦。尤其危險的是，南部人士公開地打算把得克薩斯分為幾個州，這樣一來，他們在參議院里的代表席位當然相應地增加。在一八四四年的總統選舉里，合併得克薩斯是一個大問題。民主黨人詹姆士·克·波爾克在傑克孫積極支持之下，用合併得克薩斯的競選政綱獲得勝利。因此，得克薩斯便在次年以蓄奴州資格加入聯邦。這是好鬥成性的南部奴隸主又一次大勝。但北部的“自由土壤派”也得到小小的安慰，因為一八四六年衣俄華也以自由州資格加入了聯邦，這樣使參議院里兩個敵對的力量恢復了均勢。

墨西哥战争

一八四六——四八年的墨西哥战争是南部棉花种植园奴隶体系的扩张攻势的直接后果。驕橫的奴隶主奉行着“注定的命运”的信条，認為他們正在建立一个大奴隶帝国，这个帝国将支配整个美国，将囊括西印度群島、并向南伸展直到巴西境内。这次战争是美国总统、北卡罗来納的詹姆斯·波尔克和当时控制美国政府的奴隶主們一些其它代理人蓄意挑起来的。这是最大的土地盗窃勾当，也是美国和整个西半球历史上最蛮橫的非正义战争。但也有某些种植园主对这种大举扩张主义側目而視，恐怕这样会使棉織业过分扩大，而超过世界市場的胃口。

墨西哥战争是由于得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亚問題直接促成的。我們已經看到，美国通过一場假革命和一八三六年的“独立”的共和国而攫夺了得克薩斯大片土地。同样伎俩在一八四五年又如法泡制了一次，而且获得成功——一八四五年从墨西哥手里夺取了加利福尼亚。这件事是約翰·佛里蒙將軍和斯洛特海軍准将两人策划的。他們发动了一場“革命”并建立了加利福尼亚共和国，定“熊旗”为国旗。第二年，国会便宣布加利福尼亚为美国領土。一八五〇年，加利福尼亚便被併入美国成为一州。从墨西哥攫取加利福尼亚的原始计划是由傑克孙制訂的，但他沒能执行这个计划⁹。

同时，为了推动对墨西哥的掠夺战争的計劃，波尔克政府在一八四五年和墨西哥开始談判，提出要“收买”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然而，被美国驕橫的扩张政策激怒了的墨西哥人，拒絕出卖。于是，波尔克总统便在一八四五年七月命令柴恰利·泰洛將軍进攻墨西哥。一八四六年五月十二日正式宣战。年輕的墨西哥共和

国虽然在国内进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已经心力交瘁，但墨西哥人民还是英勇抗战，结果是失败了。温菲尔·斯葛得将军在一八四七年八月占领了墨西哥市。

这场反动战争在美国激起广泛的反对。很多惠格党人，包括年轻的亚伯拉罕·林肯（当时他是国会議員），公开地斥责这次战争是一场残酷的屠杀，是南部种植园主为了扩张他们的奴隶体系而挑动起来的。在国会里，约夏·吉丁斯大胆地说这是“一场对付一个无辜民族的战争，理由既不充分，也不正当，其目的只为了征服；企图扩大奴隶制度；违背了美国宪法；违背了正义、人道和我们当代情操的原则以及我们所信仰的宗教戒律。我决不给予援助，决不给予支持。”¹⁰ 废奴运动者一般地都不遗余力地谴责墨西哥战争。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宣称“这是一场最无耻、最残酷、最不义的战争”，是“我们的蓄奴总统”干的好事¹¹。而当时的年轻的工会也反对这个不得人心的战争。劳遜选出新英格兰工人的一个典型的行动：一八四六年他们在馬薩諸塞的林因城举行的大会上谴责对墨西哥的战争，并决議不予支持¹²。

墨西哥战争几乎促成对英国的武装冲突。自从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经过一八一〇——二五年大革命而脱离西班牙以后，英国一直在打主意吞并这些年轻的共和国，使它们成为自己的殖民地，或者至少建立起自己的利益范围，加以控制。因此，英国极其机警地打击美国在西半球日益增长的势力。英国控制了一八二六年的第一届泛美会议；它戒备着美国夺取古巴和海地的可能；美国对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的征服，一举一动都遭到英国反对；而且英国还用尽办法想把得克萨斯据为己有。在美国进攻墨西哥的时候，英国也是十分想站在墨西哥一面和美国动武的，但它还下不了那么大的决心采取这种激烈行动，它怀疑的是，自己在军事上能不能对

付这个巨大的而迅速成长中的美国对手¹³。

因此，奴隶主扩张主义者得以随心所欲，打倒和战胜了反对他们向墨西哥进行掠夺战争的人。一八四八年三月十日，他们强迫墨西哥签订了瓜得娄普·希得哥条约，由于这个海盗式的条约，墨西哥被迫把它整个领土（包括得克萨斯）的一半以上割让给美国，其代价是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小额款项。一八五三年，由于葛得斯登购买事件，美国又用一千万美元买来墨西哥另一片重要的地带。这样，美国就从墨西哥攫取了一大片土地，其面积比法国和德国的面积加起来还要大，这片土地的天然资源极其丰富。这个地区后来划成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阿利桑那、新墨西哥、犹他、内华达、科罗拉多等州，和怀俄明州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事件，对奴隶主来说是一个巨大胜利，但这丝毫没有满足他们贪婪的土地胃口。比尔德夫妇曾经这样评论说：“美国人想吞并整个墨西哥，或至少占有泰洛将军所攻占的全部北部领土。美国人在几度抱怨之后，才接受上述解决办法，因为这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所能够达成的最好的解决办法。”¹⁴ 但种植园主一时的胜利，不但没有压制住黑奴的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反而激起了他们的反抗，也激起了北部和西部废奴运动的发展。

第十二章

廢奴运动的分裂

紧跟着—八三一年“解放报”的創刊和—八三三年美国廢奴社的成立，廢奴运动者展开了猛烈、有效的反奴隶制的鼓动工作。他們的三十年来廢奴运动家以演說家和作家的强烈火力反对南部的“特殊制度”，反对把这种制度扩展到不蓄奴准州里去的企图，反对南卡罗来納的“廢棄国会法令”运动，反对把自由黑人运送到非洲和其它地方去的殖民計劃，反对夺取得克薩斯，反对侵略墨西哥的扩张主义的战争。在“解放报”上，葛利遜怒斥奴隶制度；善于詞令的温德尔·菲利普斯在講台上也譴責奴隶制，还有不計其数的次要人物也热心地进行摧毁奴隶制的活动。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最卓越的人物是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他不論在写作方面，还是演說方面都是才气过人的。道格拉斯是美国政治史上的傑出的人物之一，他在廢奴运动的各个方面都是一股力量。这个时期的許多著名黑人鼓动家中还有梭佐納·特魯斯，她是一个妇女，原先作过奴隶。她走遍全国，用她反对奴隶制度的有力斥責燃起听众的怒火。

會議和暴动

黑人會議运动，在作用上是总的廢奴斗争的一部分，它在美国廢奴社的社內和社外都是与該社密切合作的。會議的工作人員和

領導者們，象前面提到過的那樣，出現在鬥爭的所有戰線上。和他們有關的一件大事是，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報紙“北極星”（後來更名為“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報”）在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七日的創刊。在南部種植園，奴隸們對艱難歲月里的經濟處境惡化和全國反奴隸制鬥爭的高漲有所反應。城市興起、經濟蕭條、由於棉花增產所引起的奴隸人口普遍增加和激烈鬥爭中的全國競選運動，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喚醒奴隸的覺悟和鬥爭決心。

阿普蒂克舉出多次大大小小的奴隸起義和密謀。這些起義和密謀都是在一八三一年納特·滕勒和一八五〇年危險時期之間發生的¹。種植園主生活在奴隸起義的極端恐怖之中。所有起義的企圖都受到野蠻的殘酷鎮壓。偶然也有貧窮的白人和拚死鬥爭的奴隸合作，因此遭受到嚴厲的懲罰。絞刑、鞭撻、監禁到處發生，南部越來越象一座軍營。廢奴運動中的白人領袖大都是相信“道義說服”的人，他們不承認自己對奴隸起義應負責任（這種責任應該由奴隸主來負），但毫無疑問地，他們的宣傳和這些起義是有關係的。道格拉斯和其它黑人廢奴運動領袖，倒對奴隸起義的重要性有較深刻的認識，認為這些起義揭露和抨擊了奴隸制度的恐怖、罪惡和行不通的性質。一般地，他們多少是公開支持這種行動的。

亨利·海蘭·賈奈特是傑出的黑人廢奴運動者。一八四三年他在布法羅一個黑人會議上，曾明確地發出了戰鬥的號召。他說，“不管我們大夥兒存着多大希望，不流血是無法跳出苦海的。既然非流血不可，讓它馬上就流罷——寧肯死為自由人，也不願活着當奴隸……醒來，醒來；千千萬萬人的聲音在向你們呼喚！你們的口號應該是抵抗！抵抗！抵抗！”² 賈奈特曾提議會議宣布奴隸們總罷工，接着就舉行廣泛的起義，但他的提案以一票之差被大會否決了³。

在这时期的許多起义中，最出名的一次是一八三九年在古巴海面一艘西班牙贩奴船“阿米斯塔德号”上的黑人起义。奴隶們由一位叫辛克的人率領着，他們杀死了船长和船員，只留下两个旅客充当領航員。他們打算把这艘船开回非洲。但領航員却和起义者捣鬼，在北大西洋附近漂蕩了两个月，最后还是把船开到长島停泊。这两个旅客竟說这些黑人是他們的奴隶财产，但在废奴运动者强烈反对（約翰·昆西·亚丹姆斯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之下，美国最高法院在一八四一年不得不作出对这两个旅客不利的判决，释放了奴隶⁴。这场戏剧性的重要斗争是对蓄奴派的一次真正胜利。

对废奴运动者施行恐怖

废奴运动者在工作中遭到猛烈的反对，这种反对大部分是南部蓄奴派的代理人和朋友組織的。北部资产階級这时还不愿意采行废奴运动者提出的革命路綫。反对奴隶制的战士們被涂柏油、裹羽毛、毆打和监禁。“他們之中很多人牺牲了财产、家庭和友誼，有时甚至牺牲了生命。”⁵ 作一个积极的废奴运动者需要政治勇气。葛利遜本人就在一八三五年十月廿一日在波士頓被拖到街上，差一点死于私刑；全仗一群妇女挽起手臂来保护他，才把他从暴徒手里救出来。道格拉斯一再受到侮辱、謾罵、隔离和死亡的威胁；从英国来的乔治·湯普遜被暴徒聚众兇毆；惠迪尔、大般和其它废奴运动領领导人都被人毆打，他們的集会被驅散。查尔斯·沙納在美国參議院被一位南卡罗来納的“莽汉”打成殘废。

反对废奴运动者的陣营在南部特別厉害。在很多地区都有自警团在活动；他們把废奴运动者抓住痛毆，私刑处死的不止一人。因此，废奴社的南部組織有的很早就被打垮，有的被迫轉入地下。

南部奴隶主厚颜无耻地悬赏“一万、五万、甚至十万美元来收买著名废奴运动者的尸体或首级”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一个同情南部的人公开说，他愿用五千美元来取得阿瑟·大般的头⁷。北部的恐怖主义在一八三七年十一月七日表现出来，这一天，阿尔顿城在伊利诺州的著名的废奴运动者和“伊利诺观察家报”编辑艾里查·拉芙乔埃，遭到残暴的私刑。杀害他的兇手們竟被地方当局释放了。

奴隶主对付废奴运动者的有力鼓动的一个方法是，顽强地想法禁止他们邮寄印刷品，因为有些印刷品可以传到南部奴隶手里。在国会里，曾提出过无数次有关的提案，其中有傑克孙总统一八三五年十二月七日提出的一个建议，要求联邦政府规定邮寄废奴运动印刷品是犯罪行为。强大的群众抗议使国会不敢采取这项激烈措施，约翰·昆西·亚当姆斯在这场斗争中是十分积极的。这场战斗继续了二十五年，一直到一八六〇年⁸。但在南部，奴隶主是遂了心愿的，因为在实行这项措施时，南部邮局局长有权选择所投递的邮件。这就是说，此后废奴运动的报纸或小册子用邮寄的方法在南部不能投递。

奴隶主在国会和各个州议会里采取的另一个厉害手段是，取消废奴运动者的请愿权。从美国废奴社成立以来，废奴运动者曾不断地把反对奴隶制度的请愿书雪片似地向议员投递。最初，请愿书是被接受的，但在一八三六年，众议院和参议院都议决不再接受请愿书⁹。这个一直维持到一八四五年的“箝制民意令”等于取消人民的一项宪法的基本权利。众议院还有一个特别立法，即取消奴隶向国会请愿的权利¹⁰。

美国和英国的废奴运动者进行了密切合作，彼此都得到好处。一八三三年，葛利遜访问英国，在全国各处演说反对奴隶制度。他

把美国废奴运动和爱尔兰、波兰和其它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联系起来。一八三四年，著名的英国废奴运动者乔治·湯普遜到美国作回答訪問，并在美国活动了很长一段时期。一八四〇年，废奴运动者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全世界范围的反奴隶制會議，使伦敦成为世界反奴隶制活动的中心。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一八四五年訪問了英国。由于他的精彩演說和政治家的举止，他在伦敦名噪一时。

在一切反对势力下，美国废奴社仍然成长很快，这是因为它担负的任务已經明确地提到迫切的历史日程上来。废奴社不是一个松懈的、无組織的集团，而是一个目标极为明确的組織，它拥有交納会費的社員，在各州和各个地方有組織良好的分社。废奴社紀律严明，善于制訂明确的政策和推行步調一致的全国性运动。由废奴社成立到一八四〇年分裂为止的最初七年間，它的社員达到二五〇,〇〇〇人。当时它拥有至少二十五种反奴隶制的报纸，主要的机关报是“解放报”和“全国废奴旗帜”。一八三六年，废奴社拥有七〇个从事宣传工作的报告員。方納把废奴社地方組織的增加列表如下来说明废奴社的发展：

- 一八三四年——六〇个；
- 一八三五年——二〇〇个；
- 一八三六年——五二七個；
- 一八三八年——一,三五〇个；
- 一八四〇年——二,〇〇〇个¹¹。

废奴社有十五个左右的州分社。分社的社員主要是农民、工人和知識分子。黑人和妇女表現很突出。美国废奴社吸收了美国大部分废奴运动者，构成具有伟大全国意义的鼓动力量和政治力量。

“地下鐵路”

反奴隶制斗争最惊人并且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有名的“地下鐵路”(U.G.)，这是美国史上民主力量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这个組織的目的是帮助奴隶摆脱南部奴役而逃到北部，通常是逃到加拿大。这种行动是公然违犯“逃亡奴隶法”的。“地下鐵路”有“車站”(同情废奴主义者的家宅，过路黑人可以在这里停留)、“火車”(逃亡奴隶群)，和“乘务員”(集体逃亡的领导人)。大约在一八〇〇年，在黑人和教友派当中开始初步形成这种有組織的地下活动，但早在一六四二年，奴隶主就埋怨过白人在奴隶逃亡时帮助他们¹²。到一八六〇年，“地下鐵路”有了很大規模的发展。这条通往自由的革命鐵路的“主席”是勒維·柯芬，一位辛辛那提的教友派。

“在东部和西部，从特拉华、馬里兰、弗吉尼亚、肯塔基和密苏里的边境，都有許多条路綫北通加拿大。”¹³只有到了加拿大(“逃亡奴隶法”管不到这个地方)，逃亡者才算安全。逃亡奴隶都在黑夜赶路，白天躲在粮仓、頂楼、地窖和車站的秘密房子里。从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六〇年，至少有六〇,〇〇〇名奴隶这样获得了自由。有人說，从一八三一年到一八六一年，单是經過費拉德尔菲亚逃亡的奴隶就有九,〇〇〇人¹⁴。

这些逃亡者的大多数(指不逃到加拿大去的人)聚集在北部工业中心，有些人以真正先驅者的精神，不顧巨大困难，終于来到中西部和极西部。例如，在密西根，黑人由一八五〇年的二,五〇〇人增加到一八六〇年的六,七〇〇人。在加利福尼亚，早在一八五五年这里就举行过一次黑人會議；全州共有黑人六千左右。

“地下鐵路”的历史充滿了逃亡奴隶所經歷的艰險的故事。特別是在南部，当他們夜里走过收割后的田地和陌生的树林时，只有

北极星給他們引路。很多人从墨西哥湾各州到俄亥俄州去是游泳或抱着木头过河的。他們之中有多少人被追捕奴隶的人抓住或在逃亡途中死掉，就不得而知了¹⁵。

“地下鐵路”的主要組織者和行動者是自由黑人和教友派。有人估計，一八六〇年黑人从加拿大到南部去了五百次，把奴隶偷运出来。教友派的废奴运动精神是坚定的，他們的农庄遍佈北部各州，他們也不倦地和成功地进行偷运黑奴的工作。据说，已查明的进行“地下鐵路”工作的人約有三，二一一名，但实际人数比这个数字多得多。

帮助逃亡奴隶逃跑要受到严厉的刑罰。有些人因此被判长期徒刑。“地下鐵路”的活动分子和引路人要冒难以相信的危險。在南部，当做“地下鐵路”工作者而被抓住的人，要受暴徒們的私刑。“克契亚号”船主威廉·貝里斯是个废奴运动者，他被判違犯弗吉尼亚“逃亡奴隶法”的罪名；他的船被拍卖，本人則被判处四十年的监禁。直到一八六五年联邦部队攻下里士滿，他才被释放¹⁶。南部很多“地下鐵路”的活动分子被捕后根本就没有下落了。

“地下鐵路”的黑人領袖有：威廉·史蒂尔(費拉德尔菲亞)、戴維·卢格斯(紐約)、斯蒂芬·迈尔斯(阿尔巴尼)、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罗乞斯特)、刘易士·海登(波士頓)、罗貢(塞拉庫斯)、馬丁·戴南尼(匹茲堡)、乔治·巴普蒂斯(印第安納的麦狄遜)、約翰·哈特菲(辛辛那提)、威廉·顧德利奇(宾夕法尼亞的約克城)、斯蒂芬·史密斯、威廉·惠泼尔、湯麦斯·毕舍其(宾夕法尼亞的哥伦比亚城)、丹尼尔·罗斯、約翰·奥古斯塔(宾夕法尼亞的摩里斯頓)、薩默尔·龐德(巴尔的摩)、薩姆·尼克松(諾福克)¹⁷。以上只是少数几位黑人战士，此外还有成千的黑人战士。有些工人偷运出大批奴隶或帮助他們获得了自由：这些人有卡尔文·費朋

克，他帮助过二，七〇〇名黑人逃脫；烏德尼·海德，他帮助过五一七名黑人逃脫；約西亚·亨森，他帮助过二〇〇名黑人逃脫；勒維·柯芬，他帮助过二，五〇〇名黑人逃脫；湯麦斯·賈勒特帮助过二，二〇〇名黑人逃脫。

从事这项英雄事业的許多英勇战士中，最傑出的人物是著名的哈里埃·塔布曼。一八二〇年她出生在馬里兰，是个奴隶出身。一八四九年她逃到北部。到北部后她立即担負起极端危險的工作——充任“地下鐵路”的乘务員。在此后(到一八六〇年为止)的十二年中，她到南部去了不下十九次之多，运出过三〇〇名奴隶。她在南部变成了神話式的人物；远近奴隶都知道她叫做“摩西”。奴隶主悬赏四〇，〇〇〇美元要生擒或害死她。她在多次往来南部的途中遇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危險。湯麦斯·温特华斯·希金生在他所写的“地下鐵路”史中，把哈里埃·塔布曼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女英雄。”她以“塔布曼將軍”而聞名，把她列为我国一切政治豪傑的前茅，她是当之无愧的。她亲眼看到自己的民族得到解放，內战后，她多年来是黑人运动里的积极战士。她比几乎所有废奴运动的領袖寿命都长。黑人所爱戴的哈里埃·塔布曼死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十日，当时已是快到一百岁的高龄了¹⁸。

女 权 运 动

我們在前面談到过，废奴运动和內战前发展起来的其它各种民主进步运动（包括工会、妇女选举权、土地改革、烏托邦社会主义、馬克思社会主义、成人选举权和公共教育等运动）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废奴运动者和爭取女权的战士之間的联系尤其密切。从开始起，妇女就站在反奴隶制斗争的前綫。妇女运动大体上确实是从废奴运动中生长出来的。“在早期的废奴會議上，广泛的人权

原則討論得非常透徹，正義、自由、平等提得非常明確，使成群的婦女聽眾立刻懂得了為自身爭取自由的課題，并使她們及早參加了一切有關的辯論和事務。”¹⁹ 婦女們把在廢奴運動中受到的鍛鍊，巧妙地應用到女權鬥爭上去。

查爾斯·華克爾教授在他當時寫的一本書“美國法制緒論”中，描繪了一幅婦女地位的淒慘圖畫：“在婚禮壇上，法律便把她的全部獨立性加以剝奪。布蘭克斯東說得好，‘在婚禮中，婦女的地位或法定的存在就停止了。至少是和她丈夫的法定存在合而為一了。’在法律上，她已經不存在，顯然變成了一個新的生命，而且此後，完全失去了有理性的、應該敬重的人的尊嚴。丈夫可以占有她的財產，因為法律假定她已失去法定的存在。她的一切東西依法歸丈夫所有，丈夫不必經過妻子同意，可以隨意取得和處理她的勞動收益。凡是她占有或取得的一切，必須經法律承認是她丈夫的東西。”事實上，婦女備受男人束縛，因此，她對黑奴爭取自由的鬥爭感到深切的政治上的休戚相關。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蓬勃高漲的婦女運動提出了主要要求：爭取選舉權和分享一切政治職位、榮譽和報酬；爭取受大學教育、參加各種行業、各種職業的平等權利；爭取婚姻、財產、工資、教養兒童的完全平等；爭取平等的個人自由；爭取訂立契約、起訴和當被告人、以及在法庭上作證的權利。婦女們把“獨立宣言”修改成：“男女生而平等”。

女權運動是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英國婦女參政運動先驅者——著名的瑪利·伍斯頓克拉芙特的精神中孕育出來的。它遭到了不可避免的有組織的反動派的尖刻嘲弄、斥責和反對。它的領導人和戰士（包括很多黑人婦女），幾乎全是積極的廢奴運動者——如佛蘭西斯·萊特、路克勒提亞·莫特、阿美利亞·布魯梅、蘇桑·安

东尼·梅·卡利、格雷斯·馬朴斯、瑪格利特·傅勒等都是。对于战斗性的女权运动，很多男性废奴运动者，特别是葛利遜和道格拉斯，都给以积极的支持。这件事对总的废奴运动来说，后来有着重大影响。可是在一八三三年美国废奴社的成立大会上，这些废奴运动者就连在废奴社的宣言上签名，都还没邀请出席的妇女参加呢²⁰。

美国废奴社内部的意見分歧

葛利遜是美国废奴社主要的理論家。一八三三年废奴社刚成立时，他制訂了废奴运动的綱領，随后，作为一个呆板的教条主义者和倔强的战士，他对这个綱領不遗余力地多方进行闡释。很自然地，废奴社不久就产生了严重的内部分歧。爭論主要涉及三个重要問題：政治行动、宗教和女权。因而而来的分裂导致了一八四〇年的全国大分裂。

在废奴社刚成立时，葛利遜曾經温和地主张竞选投票；但他后来越来越倚靠單純的道德說服和消极抵抗的原則。他相信只要人們認識到奴隶制是非正义的，这个制度就会被消灭。他不贊成政治行动，特别是組織废奴的政党。葛利遜反对参加政权，他說“人世間每个政府都靠实力来維持，它的法律实际上靠刺刀来推行，我們不能担任这样的职位——它規定自己的职责是：用监禁、死刑来强迫人們做正当的事。因此，我們自愿置身于任何立法、司法机构之外，而譴責一切人类政治、尘世尊荣和权威地位。”²¹

葛利遜用諷罵的态度斥責美国政府。他根据美国宪法上拥护奴隶制的条文而把这部宪法叫作“死亡契約、地獄协定”。他的主要行动口号是：“与奴隶主不共此国。”这种口号使他最后发展到一种荒謬可笑的思想——解放奴隶的唯一办法是解散联邦，而这种主

张正是奴隶主求之不得的。葛利遜領導了想脫離聯邦的“脫離派”。在新英格蘭舉行的一次美國國慶（七月四日）集會上，他戲劇性地燒掉一面美國國旗、一份“逃亡奴隸法”和一條指示把逃亡奴隸歸還原主的法庭命令。當然葛利遜的非政治路線會使他這一流的廢奴運動脫離了其它廢奴主義派長期進行的全國性巨大鬥爭，實際上確是脫離了這個鬥爭，特別是脫離了以“自由土壤派”原則為基礎的鬥爭——著名的反對把新的准州做為蓄奴州加入聯邦的鬥爭。

葛利遜和他的追隨者對於教會贊同奴隸制的無耻立場也同樣加以公開的斥責。一七七六年美國革命以後，當時大家都相信奴隸制會自行死亡，大多數教會也贊同消滅奴隸制。但當棉花生產大量增加，因而使奴隸制又恢復生機時，北部和南部的教會后退了，他們或是採取贊同奴隸制的立場，或是採取模稜兩可的立場。約翰·威斯萊是監理會的伟大先進領袖，他曾經把奴隸制稱為“集窮兇極惡之大成”，但他的信徒却早就忘記了這句話。正象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說的，“監理會主教派攻擊廢奴運動者，浸禮教和長老會也步其後塵。他們從反對奴隸制的立場倒退了。”²²

在美國廢奴社第一次大會上，曾經通過一個決議，建議調查哪些教士蓄奴，他們蓄有多少奴隸。詹寧斯提到，這類調查非常必要，他闡明說：“教會里的著名領袖如長老、執事、監督、主教、牧師等（不管名義如何稱呼），以及著名的婦女們，都在蓄養奴隸出賣。”²³唯一沒有完全被奴隸制玷污的教會是教友派。因此，在美國廢奴社的成立會上，六十七名代表中有三十七位是教友派；參加“地下鐵路”活動的大部分白人是教友派；和約翰·布朗一起被絞死的有兩個教友派教友。

葛利遜本人是熱心的宗教徒，但他對那些支持奴隸制或採取

調和态度的花言巧語的传教师加以严厉攻击。他进而攻击整个教会是“强盜伙帮”，因为他们支持最兇恶的盜賊行为——人的盜窃。一八四〇年废奴社大会正式譴責整个教会維護奴隶制的立場，說：“不应当把教会当作基督的教会来看待，应当把它当作自由、人道和真正的宗教的敌人，只要它还采取目前这种立場的話。”²⁴ 温德尔·菲利普斯当时是热烈拥护葛利遜的人，他說如果他在黑人解放之前死去，他要为自己写下这样的墓誌銘：“这是温德尔·菲利普斯安息的地方，对維護人类奴隶制的教会而言，他是異教徒；对只会組織阴谋反对人权的政府而言，他是叛逆。”²⁵ 在这篇墓誌銘里面，他总结了废奴社的反政治、反教会的路线。所有这些論調使教会的保守人士对废奴运动大发雷霆，也引起了很多宗教界废奴运动者的憤慨。

葛利遜的小资产阶级的偏激主义也引起废奴社内部的严重意見分歧。反对派認為，葛利遜的反政治立場剥夺了废奴运动一个最强大的武器——政治行动，并且在政治領域内使废奴运动和很多可能的盟友疏远起来。他們还說，葛利遜和一些别人对教会的猛烈攻击使得废奴社变成了反宗教的派系。反对派也不愿支持女权运动，由于男性优越感，他們認為这种事在很大程度上玷辱了女性的温雅和社会的正气和規矩。

在废奴社中，除了女权、政治行动和宗教这些爭論的問題而外，内部还存在着意义更加深刻的問題，即使用武力对抗节节进逼的蓄奴压迫者的問題。奴隶起义实质上是人民行使革命权利来反抗忍无可忍的迫害，反抗种植园主系統的暴虐行为。这种迫害暴行随着奴隶制度而存在，并且是它的有机部分。一般說来，黑人废奴运动領袖支持这种权利，但常常不是公开的支持。而葛利遜由于有不抵抗思想，他反对任何采用武力的想法。他說，他不能設想

他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拿起武器。在一八三一年一月八日“解放报”第二期上，他写道，“我们不宣传造反——不，我们宣传的是服从与和平。”这种和平主义的态度使他对当时黑奴的起义和反抗采取消极的或反对的态度。随着奴役和自由力量之间斗争的尖锐化、随着我国内战大革命的日益逼近，使用武力问题，亦即人民行使革命权利问题，在废奴社和全国范围内都越来越变得重要。

废奴力量的分裂

在一八三九年和一八四〇年美国废奴社的全国大会上，废奴运动的内部斗争达到决裂点。造成分裂的直接争端是女权问题，但更为根本的是，废奴社对待政治行动、宗教和武力的态度的问题。破裂开始于一八三八年强大的新英格兰废奴社举行的大会上。在葛利遜领导之下，新英格兰废奴社表决接纳一些妇女代表，一批教士当场退席表示抗议。第二年，在废奴社的全国大会上，同一问题使裂痕扩大化和深化起来。会议以一百八十票对一百四十票表决让全体到会的人、包括妇女在内，作为社员出席大会。这个议案引起一百二十位代表的强烈抗议，他们宣称废奴社应该是限于男人组成的机构，容纳妇女进来就转移了它的基本目标——废奴运动。

一八四〇年五月十七日美国废奴社在纽约城举行的大会上，分裂达到顶点。这次大规模会议有一千零八位代表出席。显然，分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宗派的倾轧达到熾热的程度。领导反对派的是大般兄弟、格利特·史密斯、艾利瑟·莱特、迈耶·赫尔和詹姆斯·贝尔尼，他们事先在四月一日就在阿尔巴尼开过会，组成了自由党，并选贝尔尼为主席。大会又在妇女问题上发生了决定性的冲突。阿贝·克莱·福斯特以五五七票对四五一票被选进事务委员会。随后，路克勒提亚·莫特、里第亚·玛利亚·柴尔德和玛丽·

威斯頓·卓普曼都被选进执行委员会。結果，一部分代表認為大会的行动实际上把废奴运动和女权运动合而为一，就退出会场。当晚，反对派在刘易士·大般号召下集会，组成了“美国内外废奴社”²⁶，主席是阿瑟·大般，秘書是詹姆斯·貝尔尼和亨利·斯丹頓。

这样，就产生了两个全国性的废奴团体，它們之間总在互相挑剔毛病。在整个废奴运动中形成了很大的混乱。“旧”的組織，即葛利遜的組織，在这次分裂中受到严重打击；一年之間，它的全国收入从四七,〇〇〇美元减少到七,〇〇〇美元，會員从二五〇,〇〇〇人左右减少到只有七〇,〇〇〇人。它的元气此后再也沒有恢复。但这个組織繼續存在，直到內战仍是一支宣传力量。对葛利遜和菲利普斯來說，主张搞政治的一批人离开了他們以后，这两个人更可以自由地發揮他們的中产階級极端急进主义了。他們把解散联邦以消灭奴隶制作为主要問題。亨利·威尔遜說，这种政策倒便利了反动派对废奴运动者的攻击；反动派攻击他們犯了“分裂、无神論、革命和叛国”的一切罪行。

大般领导的“新”組織一直沒有发展到“旧”社的規模和影响。它的領導人和社員們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政治行动上，他們几乎不需要象“旧”的废奴社那样的宣传机构。“新”社也苟延到內战时期，但規模小，实力微。真正的废奴运动轉而通过新起的政治組織和运动来进行。

尽管由于美国废奴社分裂造成了废奴运动开始时的混乱和分散，但通过这次分裂，废奴运动却真正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运动的主体从純粹宣传工作（虽然做得很出色）轉到有組織的政治行动。废奴运动达到了新的行之有效的水平。从一八四〇年起，葛利遜派朝向宗派主义和孤立主义方面走；而由大般兄弟、道格拉斯、史密斯、貝尔尼等人领导的政治派的动向是和其它反奴隶群众力量

結成有力的聯盟。這是“自由土壤派”和廢奴運動者結成的歷史所要求的政治聯合的開端，這個聯合走向了一八六一——六五年的革命。

黑人廢奴運動者受分裂的影響

美國廢奴社的分裂很自然地影響了黑人的會議運動（見本書第九章）。這個運動是和廢奴社的工作在社內社外都是一致的，因為儘管受到白人的迫害，黑人領袖知道他們和進步的白人力量是可以而且必須合作的。跟舊的廢奴社瓦解原因一樣，早期黑人解放運動的分裂也是由於這樣一些問題——婦女參政權、政治行動、對教會的態度和更為重要的根本性問題，即使用武力問題。此外，會議運動還由於本身特有的一个根本性問題而進一步分裂，這就是：黑人是應該把他們的活動只限於一般廢奴團體裡面，還是也應該建立起特有的黑人組織、報紙和領導。

這樣一來，在建立黑人民族鬥爭單獨組織的問題上，便展開了歷史性的爭論。事件發展的過程證明了這類組織是不可缺少的。運動後來証實：被迫隔離是一件事，建立一個自願的黑人組織完全是另一件事。跟黑人教會和它的獨立黑人組織一樣，黑人會議運動的重大意義就在於它是黑人民族意識初步開端的顯著證明——這個趨勢在我們的時代將要開花結果。黑人移到非洲、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島是個經常引起爭執的問題，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它又變成嚴重的造成分裂的問題，這點我們後面將要看到。

具有宗派主義特色的葛利遜，尖銳地反對成立單獨的黑人組織，認為這類組織基本上就是一種隔離，會使黑人從鬥爭的整體中孤立起來。他特別反對道格拉斯創辦黑人報紙“北極星”。在一八三四年的黑人會議上，特別建立黑人組織的整個問題成為一個非

常重要的問題，到一八三六年，黑人运动便由于这个問題而造成分裂；此后，就有两个全国性的黑人运动存在，各自举行年会。分裂出来的集团自称“美国道德改良社”，以“全国改革家”做为自己的机关报。它大体上接受葛利遜的路綫，而原来的會議运动，以“美国黑人”为主要报纸，則是反葛利遜的——它特別強調政治行动和成立单独黑人組織的必要性。

在这早期战斗里，葛利遜的主要支持者是威廉·奈尔、詹姆斯·巴巴杜和威廉·鮑威尔，而反对葛利遜的一派則是由薩默尔·柯里希、克里斯多芬·布希和查尔斯·雷伊所领导²⁷。在这次斗争的开始时，在一八三八年以前，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是南部的一个奴隶。他逃到北部并开始 在废奴运动中显露身手以后，有一个时期他支持葛利遜—菲利普斯的立場，包括反对成立单独黑人組織。但为时不久，他就采取反对一切宗派主义的立場，轉到战斗性的政治行动一派，成为这一派的傑出領袖。因为这件事，激烈的葛利遜攻击道格拉斯，說他是一个叛徒。然而，道格拉斯却一直是这位为黑人解放而斗争的白人老战士的亲密朋友。

道格拉斯起初也接受葛利遜的基本主张，要求解散联邦，但他很快就認識到这个主张的荒謬性。若干年后，道格拉斯在反对“德莱德·斯葛得決議”的斗争中，曾提到这点說：“解散联邦对北部人民反对奴隶制不会增加丝毫好处，而显然会使他們已經確保的許多有利条件丧失掉。在联邦以內，我們具有反奴隶制活动的坚定基础。民族福利、民族繁荣、民族声望荣誉和民族警惕；共同权利、共同义务和共同的土地是許多桥樑，通过这些桥樑我們可以达到摧毁奴隶制目的。因为詹姆斯·布卡南当了总统或是唐尼法官作出了一个赞成奴隶制的騙人的判決，就抛掉这些有利条件，我認为与常理不合。”²⁸

跟葛利遜相反，道格拉斯認為美国宪法基本上不是一个拥护奴隶制的文件，废奴运动者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工作。在道格拉斯为这种主张多方辯护的論点中，他說过：“宪法里說，‘沒有經過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剝夺任何人的自由’，还說‘不得侵犯人民的人身安全的权利’，这样它便禁止了奴隶制度。”²⁹他还說过，依照宪法，国会具有实施这些条款的充分权利。

在支持奴隶武装起义这个爭論的問題上，道格拉斯在一八四三年黑人會議上最初反对战斗性很强的賈奈特。当时賈奈特說：“使用足以保證胜利的每一种手段，包括道德的、理智的和体力的手段，这是你們的庄严的、无可避免的义务。”³⁰但到一八四七年，道格拉斯大体上就摆脱了葛利遜的不抵抗的思想，一八四九年他說，“明天我應該欢迎这样的消息，如果这样的消息終於到来了的話，这个消息就是：南部的奴隶們已經起义，而那些曾經用来美化、裝飾南部的黑色武器，已經用来在那里散布死亡和毁灭。”³¹在黑人和白人两方面废奴运动者之間，战斗性都在逐漸成长。

在宗教上，道格拉斯也和葛利遜的宗派主义分道揚鑣。尽管他对教会維護奴隶制的立場予以严厉批評（他常常被大发脾气的牧师們叫作无神論者），但他不象葛利遜那样对待宗教問題。

黑人废奴运动者之間的斗爭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初期。运动的总趋势是摆脱葛利遜派的宗派主义，全力参加广闊的、日益发展的反奴隶制的政治斗爭。經驗說明，就单独的黑人會議运动來說，政治行动是帮助了而不是妨碍了爭取解放的总斗爭。會議运动克服了一切想阻碍它、摧毀它的企图，直到內战甚至远到重建时期，这个运动一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效的力量³²。

第十三章

一八五〇年的妥协

从一八二〇年妥协到一八五〇年妥协这段时期，是全国經濟迅速发展和領土迅速扩张的三十年。因此，南部种植园和北部工业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体系之間的冲突不但增长了，而且越来越尖锐。奴隶制度成为压倒一切的全国政治問題。在本書第十一章里，我們詳細談到这段期間的三个主要斗争——一八三三年廢棄关税法的爭执、一八三六年关于夺取得克薩斯的战争和因一八四六——四八年掠夺墨西哥的战争而激起的剧烈爭論。同时，两大集团在改进內政（主要是发展联邦的河道、港口和铁路等交通条件）的重大問題上也經常发生爭吵。种植园經濟的南部一般是反对采取这类改进措施的，工业經濟的北部和农业經濟的西北部則要求这类措施。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这场斗争轉而圍繞在政府建筑橫貫大陆铁路的問題上。

“威尔莫但書”

在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五〇年这三十年間，政权的關鍵問題（即爭取新加入联邦的州成为蓄奴州抑或自由州的問題）几乎毫无进展。一八三六年阿肯色蓄奴州加入联邦，一八三七年密西根自由州加入联邦，都沒有发生重大的摩擦。但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后期接納从墨西哥盜窃来的广大領土加入联邦时，整个問題就以

前所未有的极其剧烈程度爆发出来了。在一八四五到一八五〇年間，五个新州加入了联邦，它们是：佛罗里达（自由州），一八四五年；得克萨斯（蓄奴州），一八四五年；衣俄华（自由州），一八四六年；威斯康辛（自由州），一八四六年；加利福尼亚（自由州），一八五〇年。这些新州——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加入联邦的斗争，直接促成了尖锐的危机和繼之而来的一八五〇年的妥协。

这场巨大斗争在一八四六年八月六日正式开始，当时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人和自由土壤派农民达維·威尔莫在众议院提出他的有名的“威尔莫但書”。这时墨西哥战争还在进行，波尔克总统預見到要从墨西哥掠夺到的大片土地，便請求国会拨款两百万美元，“偿付”墨西哥作为即将从它手里拿过来的領土的代价。这个議案在众议院快要通过时，威尔莫忽然提出一項这样的修正条款：“从墨西哥共和国取得任何領土的明确的基本条件是……在上述領土內任何地方，不得容許奴隶制或强制劳役存在，对于罪犯可以除外，而且当事人事先必須是經過正式定罪的人”¹。

威尔莫提出的問題的中心是这样：預期得到的新領土根据墨西哥法律既然是禁止蓄奴的，因此美国国会就不應該把它們变成蓄奴州。威尔莫的修正案使得奴隶主們吃了一惊，因为他們一般認为这些准州——象阿拉巴馬、路易西安那、密士失必和得克萨斯——以蓄奴州加入联邦，乃是理所当然的。在“威尔莫但書”两次被众议院通过之后，奴隶主就采取拖延办法在参议院使它擱浅，波尔克总统的整个議案也一同遭殃²。

在此后十年間，被認为受到擱棄的“威尔莫但書”成了急遽尖锐化的奴隶制爭論的风暴中心。它受到惠格党、自由土壤派、自由党以及后来共和党的完全拥护或原則上的贊同。废奴运动者积极支持它，反奴隶制的人民群众由于它而团结起来。“威尔莫但書”

的關鍵性辭句逐字引用了一七八七年著名的“西北土地法”(見本書第五章),而這些辭句也被一八六五年制定的美國憲法第十三次修正案(關於反對奴隸制的修正案)逐字吸收進去了。

奴隸制的全國性辯論

當墨西哥戰爭結束、美國從戰敗的墨西哥奪走一半領土後,就必須在新得來的地區里作出一些安排,以便建立起政府的控制權。淘金的人大批湧到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已經有了居民六〇,〇〇〇人。這種情況要求州組織再度把奴隸制問題向國會正面提出來。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國會開幕時,這個問題的大辯論便展開了,這是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場辯論³。同時,經過一場激烈鬥爭後,俄勒岡在一八四八年年底成立了自由准州。

蓄奴派向國會索取什麼,照例是心中有數的——,他們索取的就是在一切戰綫上擴張奴隸制度。他們的出色的發言人、白髮蒼蒼的約翰·卡爾洪(南卡羅來納州人)提出了他們的綱領,他的態度照例是明徹、率直和驕橫的。他要求把奴隸制擴展到新征服的墨西哥領土、加利福尼亞和新墨西哥;他堅持要严格命令北部退還所有逃亡的奴隸,他特別要求北部停止一切解放奴隸的宣傳。在南部演說家發出這種主張的下面,還含有一種時常公開表示的威脅:如果南部的要求達不到,各蓄奴州就可能一起退出聯邦。

北部反奴隸制力量的主要代言人是威廉·西華德(紐約州人)。參議員西華德是惠格黨人,一八三九——四二年任紐約州州長,他是一位傑出的律師,後來成為林肯總統的國務卿。把北部對南部的鬥爭描寫為“不可抑止的衝突”的就是他。雖然他不是積極的自由土壤派,西華德和跟他一邊的人在長期激烈爭論中堅決主張:前墨西哥領土不許淪為奴隸州,逃亡奴隸法不能施行,北部反奴隸制

的鼓动不能压制。

废奴运动领袖道格拉斯、葛利遜、菲利普斯和其它人等积极参加了广大群众中的大辯論，他們自然是抨击卡尔洪的立場的。由于他們早先持反对政治行动的态度，在这些白人中实际上沒有一個人充当国會議員。两大对抗力量之間的冲突向前发展，危机深化了。

在这危急关头，肯塔基州參議員亨利·克萊，一八二〇和一八三三年两次著名妥协案的創造者，又提出了一項妥协案建議。克萊是惠格党人，他得到惠格党人、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丹尼尔·韋伯斯特的支持。一八五〇年三月七日，在斗争历时已久、而他仍然保持緘默之后，韋伯斯特突然发表演說贊成克萊的建議。他攻击废奴运动者，因而使他在废奴派里已經日益衰落的威信受到决定性打击。克萊和韋伯斯特的“妥协”主要代表北部銀行家和商人說話，这些人的財政利益和南部棉花寡头的利益連在一起。这场大战是这段时期里三大政治人物（卡尔洪、韋伯斯特和克萊）的最后一次交鋒，因为在此后两年間他們都相繼去世了。

“妥协案”內容

克萊作为綜合議案提出的“妥协”建議，是以一系列单个法案的形式通过的⁴。第一个是一八五〇年九月九日通过的“得克薩斯·新墨西哥法案”。这条法案把得克薩斯边界更明确地規定下来，但中心內容是付給得克薩斯州一千万元，用以报償这个州所作的讓步。实际上这笔拨款是对那些得克薩斯証券（这种証券几乎是一錢不值的）持有人的津貼脏款，而这些人之中有許多又是国會議員。格里萊評論这件事說：“不假掩飾的貪脏舞弊不但光临穷乡僻壤，也猖獗于国会大厅；許多一向是穷光蛋的人突然間发了大

財。”⁵至于新墨西哥，法案里規定当这片領土最后加入联邦时，奴隶制的问题由該州自行决定。这是对“威尔莫但書”的直接拒絕，是南部梦寐以求的州权主义的一个胜利。

跟克萊建議一样，一八五〇年九月九日通过的“犹他法案”規定，犹他准州也应该自行决定境内奴隶制是否合法的问题。这是对“威尔莫但書”的又一个打击，是州权主义者的又一次胜利。大概是为了弥补对奴隶主的这些重大讓步，加利福尼亚在一八五〇年九月九日以自由州被接納加入联邦，这地方在淘金浪潮里挤滿了白种移民。然而这并不是对反奴隶制力量的真正讓步，因为奴隶主并不能控制加利福尼亚，而人民反对恶名昭著的奴隶制的情緒又极占上风。

伟大的“妥协案”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一八五〇年九月二十日的“京都区法案”。这个法案并未废除首都轄区里的奴隶制，但废止了京都区的奴隶买卖。从最早的反奴隶制斗争以来，废奴运动者就把肃清首都的奴隶制作为他們綱領的一項中心任务。这是因为在奴隶制問題上，这个区的政府的权力是明确的，主要州权的爭論不适用于这个地方。然而，几十年来，反对京都区奴隶制的每一次攻势（包括一八五〇年的和解办法在內）都被奴隶主設法打退了。在这时候，乔治亚公开威胁說，如果奴隶制在京都区被废除了，它就要退出联邦。实际上，直到內战时期，多年来作为全国奴隶制象征的京都区，才算最后清除了奴隶制度。但一直到我們这个时代，奴隶制的传统在华盛顿仍然異常巩固，这使首都始終是我国最严重的种族隔离城市之一。約翰·毕德門恰如其分地把它叫作“世界上种族隔离的首都。”

九月十八日通过了逃亡奴隶法，这是奴隶主在一八五〇年的所謂“妥协案”中取得的想望最切的胜利。这条法案比早些年的一

七九三年的法案要厉害得多，当时大批奴隶通过“地下铁路”逃到北部，奴隶主企图以逃亡奴隶法来遏止种植园奴隶的大量外流。这条法律授权奴隶主可到其它州里去追捕逃亡奴隶，训令美国所有民警捉拿逃亡奴隶，授权他们组织地方团队和动员一切必需的协助，并以苛重罚金来惩罚一切以任何方式帮助和庇护逃亡奴隶的人。这条法律是为了摧毁“地下铁路”而特地制订的。

为了实施这个法案，政府企图把北部各州人民和司法机构变成庞大的警察网，负起把大批逃亡奴隶交回南部的责任。训令各州严厉执行本法。法案说，“全体善良公民必须协力迅速有效推行本法。”凡以任何方式反对或妨碍搜捕奴隶法的推行者，要科以巨额罚金并判处监禁。

至于逃亡奴隶本身，他们除被美国法院民警抓起来赶紧送到南部之外，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他们受不到正规的审判，也被剥夺了人身保护权利。“逃亡奴隶法”特别规定“本法不准被控的逃亡奴隶在一切审讯中出庭作证。”这就等于把南部的蓄奴法典带进了北部。这条法律鼓励搜捕奴隶的人在自由州里绑架自由黑人，再赶快把他们运到南部去送给求之不得的奴隶主。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法律预料到推行起来会遭到强力反抗。它授权联邦法院民警招募足够数目的武装助手，来压制可能遭到的武力反抗。事实上，这条作为奴隶制基本支柱的野蛮法律，激起北部广泛的反奴隶制情绪，它倒变成奴隶主全部蓄奴制的真正的灾难了。

一八五〇年的“妥协案”在当时至少是南部奴隶制度的真正胜利。一方面，它反映了奴隶主积极进攻的扩张主义，另一方面反映了北部废奴派队伍中仍然存在着混乱和举棋不定的情势。当然，“妥协案”并不能使陷全国于分裂的大争吵告一结束。相反地，它只能刺激奴隶主得寸进尺的野心，从而使全国更快地走向不过十

年以后就发生了的大革命。

階級和党派力量的重新組合

从一七七六年革命到一八五〇年“妥协案”的七十五年間，国民經济发生了許多基本的演变，因此，社会階級的构成、这些階級的政治联盟以及美国各个政党的性質也有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是全国在黑人商品奴隶制問題上日益尖銳化的爭論，这个爭論具有經济和政治的深刻意义。这个爭端是牵涉南部种植园制度和北部工业主义之間利益冲突的中心。

在这整个期間形成了两个联盟。一个是南部大种植园主和直接与經營棉花烟草有关的北部銀行家、商人、船主的联盟，他們在若干問題上，在不同的領袖和政党的領導下联合起来。另一个也是在不同的环境下逐漸結成的政治联盟，参加的人是黑人、农民、工人、知識分子、店主、商人和北部工业家。这两个互相敌对的階級組織最后在政治上都达到成熟，在革命的內战里互相冲突起来。

我們在本書第四章里指出过，第一次革命战争結束后，有一段期間是沒有經過明确組織的政党存在的，但到了一七九六年，有两个政党在政治上固定起来：亚历山大·韓密尔頓領導下的联邦党主要代表大商人和大奴隶主；湯麦斯·傑斐遜領導的民主共和党代表奴隶主、边疆居民、小农、工匠和小商人等。一八〇〇年大的竞争里傑斐遜获得胜利，給了联邦党以致命打击，到了一八一六年联邦党实际上已經不成其为政治因素了。

民主共和党是傑斐遜、墨迪孙、門罗和傑克孙的政党。傑克孙把它更名为民主党，从此以后，这个党名一直保持到現在。这个党基本上是农业的西部和农业的南部之間的联盟。在联邦党解散之后，有一个时期只有一个政党，反动分子、种植园主和商人留在民

主党内，組成一种松懈的、独立的右派。但在傑克孙执政初期，他們組成了国民共和派，以及反共济会党。在一八三二——三六年，傑克孙反对美国銀行的大斗争中，韋伯斯特和克莱（傑克孙的两个劲敌）成立了惠格党。

惠格党发展很快。它是以商业利益为基础的；但一切反动派包括大种植园主在内，都倾向于这个政党。比尔德夫妇断定說，在一八五〇年，四分之三的奴隶属于惠格党的种植园主⁶。这个党主张征收适当的关税、改良内政、支持国家銀行、建立南部的工业、不赞成严厉干涉奴隶制度。它赞成維持现状，采取騎墙观望态度。惠格党人在一八四〇年选出威廉·亨利·哈利遜做总统，一八四八年选了柴恰利·泰洛做总统，还从各州选了很多入充任国会议員。这个党是由互相矛盾的阶级力量結成的，在奴隶制这个全国性的大問題上，意見紛歧，造成党的分裂。到一八五〇年它已經趋于解体了。它的两大領袖韋伯斯特和克莱（他們是一八二〇、一八三三和一八五〇年三次維持奴隶制的妥协案的倡导者）在一八五二年逝世，惠格党也随着他們一起消亡。

在这同时，奴隶主也积极活动来控制民主党，这个党在北部工人和西部边疆居民与农民中还得到广泛的支持。馬丁·布伦（任期一八三七——四一）、詹姆斯·波尔克（任期一八四五——四九）、富兰克林·皮尔斯（任期一八五三——五七）和詹姆斯·布卡南（任期一八五七——六一）四位总统全都是民主党人，而且后面的三位更日益成为大奴隶主的工具。

自由党

一八四〇年，一个重要的新政党出现在全国舞台上，它是在反奴隶制伟大斗争里誕生的。这个政党就是自由党，領導者是詹姆

斯·貝尔尼，他原是奴隶主，但解放了自己拥有的奴隶。这个党是美国废奴社内搞政治与反对搞政治的两派在一八四〇年分裂时产生的（见本书第十二章）。自由党推选貝尔尼作一八四〇年总统候选人，得到七，九〇六张票。一八四四年，这个党再度提名貝尔尼竞选，票数上升到六二，三〇〇张。自由党的政綱是要求在京都地区废除奴隶制，反对把奴隶制扩张到新准州去。它宣布反对任何地方的奴隶制，因为奴隶制“侵犯天賦的权利”。它号召反对一七九三年的逃亡奴隶法。它主张劳工权利，主张言論自由，主张請愿自由⁷。

自由党欢迎黑人参加，并把約翰·兰斯登遴派到一个小职位上，这是被政党推荐的第一个黑人候选人。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成为自由党全国委员会委員，一八五三年他是自由党竞选紐約州秘書长的候选人。很多黑人領袖象薩默尔·林戈德·华德、亨利·海兰·賈奈特、罗貢、威廉·威尔斯·布朗等，都支持自由党。一八四三年，在布法罗召开的一个黑人會議对自由党表示拥护⁸，其它地方的黑人會議也跟着作了同样表示。

在黑人爭取解放的长期斗争中，自由党占有历史地位。它是第一个勇敢地主张废除商品奴隶制的全国性政党。它把黑人解放問題明确地带进政治領域来，从而使“自由土壤”和废奴运动的巩固前进了一大步。自由党得到的选票很少，这个选票的数量并不能够反映当时废奴情緒的巨大規模；它只說明了反对奴隶制的群众还没有准备摆脱他們传统的政治做法。

自由土壤党

除了少数党员而外，自由党併入了自由土壤党。这个党是一八四八年八月九日在布法罗組成的，成員是自由党的废奴派、自由

土壤派的惠格党人以及民主党内的自由土壤派——即所谓的“烧仓派”。大会推出了馬丁·布伦作为总统候选人，他是一八三七——四一年間美国的总统(民主党人)。从它的命名上看得出，这个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把奴隶制扩展到美国新合并的領土上去。这个党是在一八五〇年的“妥协案”之前組成的，当时全国正因为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是自由州或蓄奴州問題进行爭論。根据美国宪法，自由土壤党在布法罗大会上，不承認美国国会有关“不經一定法律程序而剝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會議宣布說，“国会既无权搞出一个皇帝，同样也无权使人变成奴隶；它无权制定或建立帝制，同样也无权制定或建立奴隶制度。”⁹ 这个党的口号是：“自由的土地，自由的言論，自由的劳动，自由的人。”这个党虽然名叫自由土壤党，基本上是反对奴隶制的。

在一場激烈竞选之后，自由土壤党的总统候选人布伦和亚当姆斯获得二九一，三四二票，比全国总投票数的十分之一略微多一些。自由土壤党选出五个国会議員。在这次竞选里获胜的是惠格党的全国候选人柴恰利·泰洛和密勒·費摩尔。在一八五二年竞选里，自由土壤党也推出全国候选人，得票最多的是約翰·赫尔。这一次自由土壤党只得到了一五六，〇〇〇票。当选的是种植园主的爪牙、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皮尔斯。从历史上說，自由土壤党是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政党——共和党的前身。

黑人領袖和工人积极参加了自由土壤党的建立和斗争，这个党主要在北部进行活动。当时卓越的黑人領袖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出席了这个党的成立大会，对它給予一般的支持。他仍然对残缺不全的旧自由党保持着形式上的关系，自由党是一直坚持到一八五四年才消灭的。道格拉斯是一个战斗的废奴运动者，他对自由土壤党人的只限于反对扩展奴隶制的政綱，批評得很厉害。他

在一八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北极星”报上说：“自由土壤运动干了大坏事，而且还在干坏事。它渴望着一个更高级更神圣的运动，而它却停滞不前，堵塞住通往运动的道路，割断了有利运动的接应。”¹⁰ 另一方面，很多自由土壤党人象威尔莫，就同废奴运动者及其解放黑人的革命纲领有极度的差异。

道格拉斯在这时候已经同葛利逊的宗派主义完全决裂，全力从事于自己的政治行动的纲领。道格拉斯和葛利逊分裂的戏剧性的一幕是，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三日道格拉斯在纽约州的罗克斯特创刊了“北极星”报，这是葛利逊积极反对的一项行动。葛利逊原来的口号是“不同奴隶主和好”，道格拉斯代以自己的口号“不同奴隶制和好。”葛利逊是具有典型的宗派主义狭隘性的人，他永远也不原谅道格拉斯和他在政治上的分裂，后来竟堕落到对道格拉斯进行最粗鄙的人身攻击。格利特·史密斯、贝尔尼和别的政治行动派支持道格拉斯；温德尔·菲利普斯仍然留在葛利逊的阵营里面。葛利逊把道格拉斯一直恨到内战时期还未消除。但是，后来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证明，道格拉斯的立场显然是较为现实的。

斯蒂芬斯和沙纳

一八五二年，美国参议院里反奴隶制的骑墙派和伪装战士——韋伯斯特和克萊病逝了。几乎就在这时候，国会里出现了两位新的更为重要的人物，也是在领导反奴隶制的伟大斗争里注定要扮演主要角色的人物。这两位是宾夕法尼亚的塔第阿斯·斯蒂芬斯和馬薩諸塞的查尔斯·沙纳。他们都是彻底摧毁奴隶制斗争的果敢战士。他们在国会里迅速、敏锐、巩固地建立起领导威信。这意味着北部日益成长起来的废奴联盟的巨大进展——从试图和奴隶制共处到决心根除奴隶制，从自由土壤政策到废除奴隶制政

策。跟林肯、道格拉斯、菲利普斯和葛利遜一样，斯蒂芬斯和沙納都是第二次革命的伟大領袖。

塔第阿斯·斯蒂芬斯于一七九二年出生在弗蒙特。他是个跛脚的癩子，父亲是鞋匠¹¹。他从律师变成小资本家，在一八四九年被选进众議院时已具有为废奴事业战斗的长期历史。他担任众議院議員一直到一八六八年逝世为止，当中只有一八五三——五九年沒有連任。斯蒂芬斯是爭取黑人解放、爭取社会完全平等而斗争的积极战士，他坚强如鋼，这是后来从事艰苦的革命斗争必须具备的品質。他几乎一进国会就因一八五〇年二月間一篇著名演說而建立起領導地位。他在演說里斥責奴隶制度，对南部一再采取的脱离联邦的威胁手段置諸不顧。伍德萊說，“一个北部的人敢于把南部的这种挑战頂回去，在国会里这还是第一次出現。”¹²美国国會議員中，斯蒂芬斯是被反动派最痛恨的人。反动历史学家亚当姆斯曾說斯蒂芬斯“也許是美国身躋高位的人物中最卑鄙、最恶毒、最寡廉鮮恥的人。”¹³但他是受群众爱戴的，他在群众中的声望与年俱增。他站在美国最伟大的革命家的最前列。

查尔斯·沙納一八一一年生在波士頓。他是律师，他反对得克薩斯的併入，反对墨西哥的战争，更强烈反对奴隶制的扩展。一八四八年他是自由土壤党推选的議員候选人。一八五一年选进参議院后，他連任議員一直到一八七四年逝世为止。沙納富于辯才，是一个頑强的战士和热忱的废奴运动者。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把他叫做美国废奴运动里的威伯福尔斯。象斯蒂芬斯一样，沙納受到美国奴隶主的强烈憎恨。一八五六年，他們的党羽、南卡罗来納的布魯克斯在沙納手无寸鉄的情况下对他进行卑怯的袭击，使他变成严重的残废。在整个內战和重建期間，沙納是参議院最傑出的废奴領袖。

第十四章

十九世紀中叶美国的奴隶制度

一八五〇年“妥协案”以后，国内奴隶問題的斗争出現了一个短暫的休战时期，然后两个敌对集团才又短兵相接。如果說，这次休战比一八二〇年“妥协案”后的那次休战更为动盪和短暫的話，那是因为两个敌对階級力量之間的主要矛盾根本上尖銳得多了，因而战火也就更易于—触再发。在这段間歇期間，讓我們再进一步看看美国的人身奴役制度，这是美国日益深刻化的經濟、政治矛盾的斗争焦点。

历史判决了美国商品奴隶制度的死刑，这有三个基本原因：第一，它对美国資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起了不可容忍的阻挠作用；第二，它是一种古老的、效率低微的农业制度，在現代資本主义的美国地位日益低落；第三，它完全否認一切人权，是广大劳动人民大众（白人和黑人都在內）的幸福和自由的威胁。

在前此的許多篇章里，我們主要談的是上述第一类矛盾，即工业家和种植园主之間在控制全国市場、关税、土地分配及在政治上控制各州和联邦政府等这些基本問題上的冲突。这场斗争終於达到专横、險恶的极点：工业主义势力已不得不决—死战来反对种植园奴隶制度的侵略。至于奴隶制度在經濟上的效率低落問題，我們在分析两大經濟、政治力量在內战爆发时的对抗陣容的时候，將談到这一类矛盾。这里，讓我們專門来研究第三种基本矛盾：即奴

隶制度的人道(毋宁說是非人道)和違反民主的問題。

殘酷的剝削

很多作者,包括北部与南部的作者,現在想尽力掩飾奴隶制度的罪惡,把它描繪成一种使人悠然自得的制度。他們說奴隶受到很好的照顧,甚至受到他們主人的疼愛,他們过着懶散的、无責任的、滿意的生活。事实上,这种看法在保守的資產階級圈子里是帶有普遍性的,他們心目中想象的奴隶制度显然是从斯蒂芬·福斯特的怀乡曲里联想出来的。但现实却是迥然不同的一回事。奴隶制度是一种残酷兇惡的制度,是人类一切剝削方式中最惡劣的一种。

正象馬克思指出的(見本書第三章),种植園主是地主資本家,他們的目標是从他們的并非心甘情願的奴隶的劳动里,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利潤。特別是在大种植園里,在这种原始制度下,他們役使奴隶真是无所不用其極。美国人在叫奴隶多干苦工一点上是臭名昭著的。“在美国,大种植園里的奴隶从太阳剛出就干活,在鞭子的敲打下辛苦地干……直到太阳落山。……在巴西,奴隶的处境一般要輕松些……我們听說,至少在产糖地带中心的培南布科是这样:一到下午三點鐘,就停止工作了,其余的时间都由奴隶自己支配……美洲的奴隶喜欢星期天和圣诞节前后的日子,那时他們可以休息和娱乐。巴西的奴隶則不但有星期天和圣诞节,按照天主教曆还有三十多天的假日。”¹在葡萄牙人不再庆祝某些宗教假日以后,奴隶們照样还保留这种假日。

馬克思說,“但棉花輸出越是成为諸州的主要利害关系,黑奴过度劳动——有时只要七年劳动,已經把他的生命消費掉——就依比例,越是在每一件事都計算,每一件事都被計算的制度內,成

为因素了。問題不再是从黑奴那里取得一定量的有用的生产物。现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問題了。”²虽然美国种植园主还缺乏今天的“有效的方法”，他們已經有了很多办法，能从他們奴隶身上取得最大限度的劳动。举一件事來說，在大种植园里他們采用了把头制度，奴隶們經常处在工头和监工的監視之下。他們也采用了“包工制度”，这是一种臭名远揚的赶工办法；它把每个奴隶根据性别、年龄和体力，分派一定的任务作为他或她的当天工作，把这份工作干完，工人才算沒有事了。其結果是迫使奴隶增加生产。

工头制度也是为了从奴隶身上榨取最大限度劳动而想出来的妙法。奴隶的直接上司是农場“工头”。这种人也都是黑奴；但因為他們督促了那些故意怠惰的农奴好好干活，便享有一些特权。监工的白人是管理奴隶劳动的經理，他們有时領取正規年薪两百到六百美元，但一般他們的报酬是简单的分紅制度。他們生产的棉花越多，拿的工錢也越大。在菸草方面，种植园的規模要小些，这类赶工办法不适用。卡奈斯在“奴隶劳动力”一書里說，“在进口奴隶的国家里，管理奴隶的准則是，在最短的时商間內从人品身上得到他可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劳力，就是效果最大的經濟。”³

奧姆斯特德在內战爆发前曾在南部旅行，他并不是废奴运动者，他曾引用当地附近的人对一个典型的棉种植园主的意見說：“他經營了三个种植园，在这些种植园里安置下他所能找到的最厉害的監工。他一直在买进黑奴，当地人們都說，是他把这些黑人累死的。……当地的監工不得不身帶武器；如不这样作，他們的性命是保不住的。”罗得斯引用一位阿拉巴馬州种植园主的話說，只要監工們“能生产大量棉花，主人决不会过問他們害死了多少黑奴。”⁴

監工工資有的达到年薪两千美元，奧姆斯特德引用当地的議

論說：“真正的監工魔王几乎可以拿到隨心所欲的薪水；因為只要一傳開說，某人經手收到過好多包棉花，大家便都想僱用他。”⁵ 菲利浦斯是奴隸制的辯護人，他對監工加以這樣总的描繪：“他們態度粗魯，文化很低，能力平庸，唯一本事是靠日常一套實際經驗中的厲害手段去管束奴隸。”⁶ 這些事實說明奴隸的壽命為什麼比白人要短得多，為什麼他們的勞動時期只有七到十年，為什麼種植園里的年老奴隸相當少見。帕特里克·亨利一次曾把監工叫作“最卑鄙、低賤和無恥的一種人”。

目前有很多為奴隸制度辯護的人，如根納·邁達爾⁷ 之流，他們辯解說：由於奴隸是寶貴的財產，種植園主有充分理由要好生照顧他們，而且的確好生照顧了他們——甚至就象他們照看農場牲畜一樣。把人的處境比諸農場牲畜的境遇，的確妙得很。可是，就算奴隸們象農場牲畜一樣，被照顧得好，這又是什么意思呢？福克納講到當時農民和種植園主對待他們的牲畜的情況時，這樣說道：“一般地說，馬（即使是貴重的馬）是累得要死，而且還挨餓。他們用馬來耕地、趕車、騎着它們拚命奔馳，同時又不好好喂它……對耕牛、奶牛、羊和豬也是這樣虐待。”⁸

當然，也有過一些“好主人”。但這種主人對奴隸的好處每每是靠不住的。著名的“好主人”有喬治·華盛頓、湯麥斯·傑斐遜、傑姆斯·墨迪孫和安德魯·傑克孫。以華盛頓來說，他當時是一個出名的“科學化”農民，他剝削奴隸之精也是很著名的⁹。就是自由派的傑斐遜，他雖然在政治上反對奴隸制度，在迫切需錢時他也毫不遲疑地在公開市場上出賣過一打奴隸（當時他擁有一百五十名奴隸）¹⁰。傑克孫曾被詹姆斯稱為“理想的奴隸主”，但有時也干一些職業性的販奴勾當，而且他曾訴苦說，他的那些不聽話的逃亡奴隸顯然並不感激他這位“善良主人”，因此他只好給他們帶上鎖

例¹¹。墨迪孙在缺钱使用时也出卖过奴隶¹²。

奴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奴隶的劳动时间普通是从日出到日落，每星期工作六天。在仲夏，这个时间就等于：早上四点钟起来，到田间出工，直干到晚上九点钟。早晨最后离开宿舍的奴隶常常要捱监工的鞭子。种植园主随意要奴隶干多长多重的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如果有奴隶敢于反抗，那么，愿上帝保佑他吧。星期天通常是假日，但在收获季节，主人只要认为合适，就可以取消这种假日。

奴隶制的辩护人说，最低限度奴隶总吃得饱。但过去的记载并不能证明这种说法。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是在马里兰州一家大种植园工作多年的奴隶，他说一个农奴每月口粮是八磅腌肉（质量很坏），或同等份量的鱼（自然也是质量不好的鱼），一蒲式尔（约合三十六公升。——译者）玉米面，另外是一品脱盐。小孩、妇女和老人口粮更少¹³。家庭仆役和工匠的口粮要好一些。在某些种植园里，奴隶们可以种一块小小菜园，有时养猪或鸡，以弥补他们那点微薄的口粮。无数的关于种植园制度的记载都证明，道格拉斯说的奴隶口粮是实在的。麦克马斯特引一位路易西安那种植园主的话，园主说养活奴隶的费用平均每年每人是七元五角美元，即两分多一点一天¹⁴。美国财政部一八四六年发表的一份报告里，估计维持一个奴隶的费用每年是三十美元¹⁵。这些数字说明了奴隶们的悲惨生活史。要是他们被主人按天出租给别人的话（在城市和市郊这种情况很普遍），奴隶可以得到小部分工资。这使得有些奴隶经过多年的节衣缩食，最后能赎回自己的自由。

奴隶们的衣着和他们的饭食一样，也是很坏的。道格拉斯说，跟他一起干活的奴隶夏天可以得到两件亚麻布襯衫、一条裤子；冬

天有一条毛褲、一件毛外套和一双粗劣无比的鞋。一九三六年联邦作家协会写过一篇短文，是根据訪問弗吉尼亚州几百个过去的奴隶而写成的，它描繪奴隶的穿着情况說：“一个男人的通常服装是帆布褲子，短袖棉布襯衣。妇女穿棉布內衣，外罩一件比較厚的衣服。孩子則只穿一件粗麻襯衫，这是以前大人們穿过不要了的衣服，要不就穿装肥料的布袋，把它的两角剪开，权当袖孔。”¹⁶“所有的观察家一致認為在棉田、蔗田劳动的奴隶都是襤褸邋遢，骯脏不堪。”¹⁷

奴隶們都住在东倒西歪的破爛茅棚里。他們沒有床，除了自行設法制作的以外。跟干活的牲畜一样，他們可以“就医”，但可以設想得到，这是怎样的一种医疗。奴隶上了年紀，一般是被当作不受欢迎的客人留在种植园，但也常常被“释放”、赶出来讓本县当局去养活他們。柯克兰估計維持一个奴隶每年需費二十美元¹⁸。这数目比監獄里犯人的生活費还低，比起当时住在吝嗇的北部貧民院內不工作的收容者，还不到这种人的生活費的一半。

然而，上面的叙述还只代表奴隶处“順”境的一面，在棉花、菸草和蔗糖价格高涨的“繁荣”时期和好日子里才是这样。可是，跟北部工业体系一样，南部种植园体系要碰上生产过剩的危机，特别是棉花。还有，整个区域时常遭受旱災。但奴隶主和北部的僱主不一样，他們不能把劳动者扔到街头完事，因为这些劳动者代表着投进去的資本；因此便讓他們留在种植园里捱餓。阿普蒂克描繪过在經濟脱节和旱災的时期里，奴隶們飢寒交迫，貧苦无告，滿目凄凉¹⁹。所謂在这类生产停頓的时期里对奴隶还“照料备至”的說法，只不过是專門替奴隶制辯护的人捏造出来的神話而已。

靠鞭子支持的社会

“暴力是奴隶制的基本要素。从最初在非洲搜捕奴隶到阿波馬托克斯叛軍的投降……暴力是奴隶制存在的規律。”²⁰跟一切奴隶制辯护人的論調相反，加在奴隶身上的这种残酷剝削和侮辱，沒有一個人甘願承受。怀着渴望自由的正常愿望的奴隶会思考、策划和密謀反抗，他們确也这样做过。种植园主对这一点了解得十分清楚，因此使用了处心积虑的鎮压、恐怖制度来奴役黑人。不但在美国南部是这样，在世界上每一个蓄奴国家里全是这样。

美国奴隶制度是西半球最苛刻的，它完全摧殘了奴隶的一切人权和政治权利。奴隶不算人，而只是财产。他們沒有成家的权利；結婚离婚全凭主人的意思；主人要出卖奴隶，他們就得妻离子散。奴隶們在鞭子下面干活，对劳动時間、口粮、或生活条件都不能表示什么意見。主人故意置他們于文盲状态；一般說来，教奴隶讀書写字就是犯罪。奴隶不能購置财产，除非得到主人的允許。对于主人的暴行他們沒有权利自卫，敢于反对白人的奴隶，不論是非如何，一律要受到残酷懲罰。他們不能在法庭充当証人。审他們、判处他們的法官本人就是奴隶主，而且即使有一千个黑人看見一个白人杀死一个奴隶，他們的話也是不能算数的。奴隶的誓詞沒有約束力，他們不能使用或訂立契約。而且，在管理他們的政府里面，他們当然完全被剝夺了发言权。

在內战前的南部，为奴隶而建立的“司法”是粗糙而残忍的。法典上有着几条法律，据說是为了保护奴隶不受极端摧殘而制訂的；但誰也不大理睬这种法律。奴隶們犯了小“罪”，就由主人自己专橫地处罰了事。犯了較大的罪，通常是找几个邻居来組成法庭，或者由当地治安法官組成特別法庭。南部私刑的来源之一，也許

就是来自这一整套非正式的馬馬虎虎的“司法”制度。这种非法私設的法庭通常总能够用来即时地对付受理的黑人，但即使是这样的速度也常常不合白人的心意。有时他们就对奴隶使用私刑，正如許多記載里指出的那样。私刑是用来恐吓全体黑人的。在內战前的南部、西部以及北部，偶尔也有白人遭受私刑。阿普蒂克講起一八二七年一个奴隶遭受私刑的事²¹，菲利普斯举出一个案子說，一八五五年在阿拉巴馬的薩特郡，有一个奴隶被三千人左右的一夥人活活烧死²²。当局处死了奴隶，奴隶的主人們还得到賠償。

虽然各地有着程度上的不同，但奴隶法律地位的卑下，是載在奴隶法典或黑人的特別法律上的，在美国南部每一个蓄奴州里都有着这种法典或法律。支持这种法典的是皮鞭、烙鉄、脚镣、監獄、宵禁、“黑人老虎凳”（一种摧残黑人的特別刑具）、火刑和絞架。在內战前，“光明的南部”晚上有人巡邏，并駐着重兵，到处是半軍事的統治。这种戒备状态是根据“白人皆兵”的原則而来的。而在这些东西的幕后是强制推行奴隶制度的美国武装部队。

威尔遜引用过一部奴隶法典，这部法典是迟到一八六二年还在首都華盛頓流行的，其中有条文說：“奴隶如犯有遊手好閑、晚間外出、或日間未經准假擅自騎馬等似属小过失者，得处以鞭打、剝耳、和烙上R字等刑罰。”奴隶如毆打白人，应“剝耳”。奴隶犯了輕微叛逆罪、縱火、或謀杀罪，应处刑罰是，“剝去右手后，照常例絞死；砍头后，分尸四段；将头及肢解尸体置于郡內公共場所示众。”“盜窃奴隶、或其从犯經控告者，或态度頑强、或恶意拒不供述者，应处死，并不得請牧师为死者祈禱誦經。”逃亡奴隶拒不投案并进行抗拒者，“依法可将其射、杀、消灭”；而凡进行此項射、杀的人“应赦免其罪，不得对之提起訴訟。”被杀奴隶的身价应由“省財政厅在公款中支付。”²³

女 黑 奴

奴隶制度对于黑人妇女特别苛刻。她们同时担负抚育子女，和经常与男人并肩在地里劳动的责任。她们毫无人身权利，而要听凭主人发泄性慾。佛莱塞尔认为“有充分证据说明白种主人盛行蓄妾，甚至实行一夫多妻制。”²⁴菲利普斯说，“奸污女奴隶不算犯罪，而只算是侵犯了主人的财产。”²⁵奥姆斯特德举出，在弗吉尼亚和其它贩出奴隶的州里，“把妇女看作跟传种的母马一个样”²⁶。“有些主人，”佛莱塞尔说，“丝毫不尊重他们的奴隶，把他们象牲畜一般对待，随意配种。有着这样例子：把黑人男子当成种马用。”²⁷

由于婚姻不稳定或不能结婚关系，女奴隶容易成为一家之长。阿普蒂克说，“在奴隶制度下，实质上并没有婚姻这回事，因此，家庭的存在，完全以妇女为中心。在内战前，使南部黑人家庭得以维持微弱的稳定性的，不是男性，而是女性。”²⁸对黑人妇女来说，促成她取得家庭地位的是，她在非洲部族生活中原就保持着高度荣誉、受人尊重。黑奴妇女的这种权威地位从主人家庭组织中也可以反映出来。一般几乎总是由一位黑人妇女管家，她有支配其它仆人的特权，有权教养奴隶主的孩子。至于黑人的孩子呢，几乎是在他们刚会学步的时候便叫他们下地劳动。

因此很自然地，黑奴妇女在一再爆发的奴隶起义和其它方式的反抗中，也起着重要作用。阿普蒂克举出在弗吉尼亚、密士失必和其它地方发生过具有这个特色的事件。苏佐纳·特鲁斯和傑出的战士哈里埃·塔布曼，就是奴隶制时代英勇的黑人妇女的真实象征。

宗教和奴隶制度

馬克思說过，“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列宁曾把这个基本真理加以引伸說：“宗教是終身給他人劳作、为穷困和孤独紧压着的人民群众到处蒙受的精神压迫的一种。被剝削階級由于沒有力量同剝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沒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工作一生而貧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們在人間要順从和忍耐，劝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賜上。”²⁹

从历史上說，在自古以来的所有人类剝削制度中，宗教經常是由統治者培植起来的，統治者把宗教跟残酷无情的暴力結合起来，用来压制那些不甘受驅使的奴隶，使他們屈服。这种情况对南部奴隶主來說是这样，对人民大众被压服掠夺的一切其它地方來說，也是这样。南部奴隶主利用宗教有两重意义——一方面为奴隶制度辯护（这一点后面还要談到），一方面使得奴隶們变成伏伏貼貼。

为了达到后一个目的，他們遍找聖經里号召信徒服从主子的篇章詞句，而这在聖經里是容易找到的。南部传教师滔滔不絕地对奴隶們講順从，并为这种最恶毒的专制和剝削形式找出一切可能的理由和辯护。在奴隶制度的早期，讓奴隶信教这桩事頗成問題——很多种植园主对于要把基督徒降为奴隶一点，怀着疑惧。但正象我們在第三章里看到的，奴隶主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早期的天真顧慮，而認為基督徒和任何別的人一样，用作奴隶是极其合适的。从此以后，他們系統地利用宗教、利用一切教会作为奴隶制度的主要支柱。貝尔納把教会叫作“美国奴隶制度的堡垒。”

阿普蒂克举出內战前几十年間白人传教师向奴隶講道的各式各样的例子。“我們选择十八、十九世紀馬里兰和弗吉尼亚州新教

徒主教教会牧师中最普通的一个例子。牧师們要奴隶相信这一点：他們（奴隶們）处于目前的卑下地位是上帝的旨意。牧师們对奴隶說，他們若不好好完成份內派定的任务，他們將在他獄里永远受罪。他們特別警告奴隶說，如果奴隶們魯莽、冒失、倔强、垂头丧气的話，主就要大为恼怒。如果主人兇橫、卑鄙、殘暴，奴隶們也不該改变自己的态度；因为主会关心这样的事情，用不着奴隶去管；他們（奴隶們）該把主人受罰的事听任主去处理。”³⁰

据阿普蒂克說，奴隶們从聖經里和从他們所了解的宗教里得出的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訓誡。“他們的上帝詛咒偷人的賊，領導奴隶摆脱束縛，允許卑賤者永远做地上的主人，而且預言說，上等人要变成下等人，下等人会变成上等人。他們的上帝所創造的人属于同一血統，他給予人們生命，對人們沒有偏愛。”³¹

新教教会終於在奴隶問題上分裂，成立了南北兩派。監理会和浸礼会就是这样在一八四四——四五年分裂出来的³²。北部教会的反奴隶制情緒很強烈，但占統治地位的牧师对于廢奴运动仍然公开地表示敌对。就在監理会、浸礼会分裂前的几年間，麥克馬斯特說，“新罕布什尔的監理会主教斥責过廢奴运动者；美国聖經会不愿接受美国廢奴社的錢給奴隶买聖經，費拉德尔菲亚浸礼会的宗教書籍出版社規定它的代理人必須宣誓不过問奴隶問題。”³³长老会和新教徒主教教会的成員中都有許多奴隶主，这两个教会直到一八六一年才分裂成南北兩派。天主教会是积极拥护奴隶制的組織，在內战中它一直保持完整。

在从奴隶制获取利潤上，有些上层階級犹太人并不甘拜基督徒的下风。牧师达維·艾因霍恩博士是当时一位犹太廢奴运动者，他不承認“紐約犹太大法师”，因为这位法师“公开說以色列上帝就是奴隶制度的上帝，这种說法当然获得犹太奴隶主和股东的欢

心。’³⁴ 显然，这位大法师同拥护南部的紐約大銀行家大商人是有联系的。馬尔庫斯說，在一七一七年到一七二一年間，“犹太奴隶贩子对运到紐約的两次奴隶贩运案是要負責的，这是十八世紀前半叶最大的两次贩奴案件。”³⁵

蓄奴各州

国内奴隶买卖是奴隶制最可怕的方面之一，它把这个腐朽制度的很多最恶劣的特点和盘托出。国内奴隶贩子，对于所謂有教养的种植园主來說，是刀斧手之流，一般被奴隶主上流社会所鄙視和排斥。这种贩子被黑人痛恨万分。这种职业的声名扫地实际上对奴隶贩子反而有利，因为这样一来便减少了他們当中的同行竞争。种植园主一面推崇那些在种植园里使奴隶劳累欲死的人，或在国会里歌頌奴隶制度的人，一面又譴責买卖奴隶的贩子，这是不太合理的。

在內战前四十年間，奴隶的大市場是在墨西哥湾棉糖种植园迅速成长中的各州，特别是产棉的各州。一八四〇年，全国奴隶的三分之二集中在产棉各州，而且这个百分比还在增加³⁶。在这段时期，估計每年大約有二万五千名奴隶从西印度群島和非洲两地違犯禁止贩奴法偷运进美国。在一八五九——六〇年的十八个月当中，据报告有不下八十五艘贩奴船只在紐約港整装待发³⁷。同时，南部掀起了撤銷禁止贩奴法的斗争。“非洲劳工供应协会”在密士失必州成立了，这个会由“戴保評論报”編者戴保担任会长，以开展非洲奴隶买卖为目的³⁸。

可是，运进来的奴隶人数不能滿足南部对劳动力的貪得无厌的要求。因此，便从那些棉花生产不多的老蓄奴州里贩运大批奴隶；这些州是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納、馬里兰、特拉华、肯塔基、密苏

里和田納西。这类州——特别是弗吉尼亚，便成了蓄养奴隶的州份。从这类州里运到极南部的奴隶估计每年达十万名。贩运奴隶到墨西哥湾各州是职业奴隶贩子的聚宝盆，因而他们反对重行开放从非洲贩奴。他们搜刮奴隶的办法是购买、偷窃、或绑架。偷窃奴隶的事在南部是很盛行的，受到的惩罚往往是死刑。绑架自由黑人也是一种常见的犯罪，但对这种罪行的刑罚并不严重。大多数奴隶都是从“有地位的”种植园主手里买过来凑起来的，这类种植园主只要他们在经济上有利可图，毫不迟疑地会把他们的工人运往南部出卖。

麦克马斯特详细叙述过这种拍卖奴隶的野蛮情况。他说，“通过奴隶拍卖或商人成交后，通常的后果是夫妻拆散，父子分离；年纪幼小的儿童，有时甚至婴儿也被出卖。”³⁹ 杜波依斯指出一个初生的黑人婴儿价值两百到三百美元。美国主要贩奴中心之一是首都华盛顿。这种人类买卖对于奴隶的生活是一个大悲剧。

奴隶贩子用各种方法把奴隶们运到南部——海湾区的米、糖和棉花种植园。有的奴隶乘船沿着俄亥俄和密士失必的河道顺流而下；有的奴隶走海路，乘坐真正的奴隶船沿海南行；但大部分奴隶是徒步赶路，臭名远扬的“押解”带铐的奴隶就是指的这种情景。内战前在南部经常可以看到：一长串抛家别友的奴隶，用链子锁在一起，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南行进，到那里后，不知道要被哪一位主人当做牛马劳累欲死。这类押解是由工头用鞭子赶着走路的，一天大约走二十五英里的路程，同非洲原来押解奴隶的情景极其类似。在这种残酷待遇之下，奴隶的死亡很重。据柯尔曼估计，在这种强迫迁移的第一年，死亡大约是百分之二十五⁴⁰。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文明的面貌。

南部奴隶主就是用这种野蛮剥削和残暴压迫来建立起自己的

巍峨大廈和奢靡生活。奴隶主变成小独裁者。正象里丁指出的，奴隶制度“容易使大多数种植园主无边际地自我扩张；他们成为狂妄自大、趾高气扬、动辄翻脸的老爷；他们发号施令；他们私制法律；他们颐指气使，要求别人伏伏贴贴、低声下气；他们急躁而容易动气。”⁴¹ 这种生活是与其荒谬的民主外衣、庸俗而浅薄如纸的文化及其虚伪的热心殷勤来装扮的。这是一种空虚而腐化的生活。自以为是在“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之后的七十五年，仍然存在着商品奴隶制，这是对美国的耻辱。建立在商品奴隶制上的剥削者社会，正象它的基础——人类奴隶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样，是同样腐朽和堕落的。

第十五章

奴隶反抗和逃亡奴隶

从一八五〇到一八六〇年的十年間，是南部种植园主、北部工业家連同双方盟友的斗争迅速尖銳化的年代。这两大集团間階級利益的冲突是无法和解的。一八五〇年的妥协案不但絲毫沒有解决这场根本性的斗争，反而給它刺激，使它火上加油。斗争涉及到美国所有地区和各个階級，真正成了西华德所謂的“不可抗拒的冲突”。斗争的各个方——思想上、經濟上、政治上都越来越紧张，这暴风雨般的十年之間，在一些州里斗争已明确地带有軍事性質。巨大的政治危机正在形成，条条道路都在指向一八六一年深刻的革命冲突。

奴隶騷动和起义

“在內战前的十年間，”阿普蒂克說，“黑人加紧反抗奴役压迫和处境恶化。”¹他們采取奴隶反抗經常使用的方式——大批逃亡、起义、縱火烧毀种植园等等。奴隶們意識到美国奴隶問題的日益紧张，他們用表示自己的不滿和斗争的方式加以响应。构成这次广泛的奴隶騷动、并使騷动力量壮大的原因是：一八五〇到一八六〇的十年間棉花生产几乎增加一倍，从一八五〇年的二，一三六，〇〇〇包上升到一八六〇年的三，八四一，〇〇〇包²。随着棉产的增加，对奴隶的剝削也相应地更加厉害了，奴隶的一般处境越

形恶化。种植园主的驕橫和政治攻势也加强了。所有这些都对奴隶发生了深刻影响。

阿普蒂克举出这段期间有几十起起义密謀和暴乱行动³。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南部各地。常常有白人牵涉在内，在西南部，印第安人更是奴隶的盟友。一八五六年特别是騷动浪潮的頂点。在路易西安那、佛罗里达、阿肯色、乔治亚、南卡罗来納、弗吉尼亚、肯塔基、和田納西都有重大的奴隶运动。一八五三年在新奥尔良的一次密謀中，牵涉在内的奴隶估計有两千五百人。一八六〇年七月，得克薩斯的达拉斯被焚燬；据說是由于奴隶縱火，薩姆、卡托、和巴特里克三个奴隶因此被处死刑。

得克薩斯的情况具有典型意义。一八五七年一月十二日的捷洛基郡“調查者”报說，“在得克薩斯州里，奴隶起义似乎成了家常便飯。”⁴柯尔曼說，“在一八五六年的整个秋季，一系列关于奴隶起义的惊心动魄的传说出现在南部报纸上，而这个話題南部报纸向来是避而不談的。从特拉华州到得克薩斯州一带，奴隶密謀的各种謠言在蓄奴各州都传遍了，并說預定要在圣诞节执行起义计划。”⁵在这些运动中有大批人被捕，成百的奴隶遭受拷打，至少有六十个奴隶被害。

这种起义精神也影响在南部各种地方工业里工作的大批奴隶。一八五六年，田納西州的科伯兰鉄工厂发生了一宗密謀案，厂里僱用的奴隶有六十个人牵涉在内，案子在事前就暴露了。有二十个奴隶由于策划这次反抗被絞死，其中有些直截了当地用私刑处死。有一个奴隶因为不愿出卖自己同事，被人用鞭子打得要死。一个白人因为共謀也被絞死⁶。

奴隶斗争受到許多因素的影响。他們常常得到大批自由黑人的帮助和领导，这时南部自由黑人的数目已逐渐增长。另一件有

利于奴隶斗争的事是：有很多奴隶被主人送到城市里去充当工资劳动者——工人、马车夫、铁匠、厨师等等。在城市里他们可以得到大批有关美国和世界大事的消息。毫无疑问，奴隶们也亲身受到黑人会议运动和废奴运动者鼓动工作的影响，所以，在一八五六年大选中，据林肯自己说，田纳西的奴隶存着很高的希望，认为新成立的共和党的候选人约翰·佛里蒙如果当选，就会把奴隶释放。当佛里蒙在大选中失败后，他们便“立刻举行起义”⁷。一八五九年十月十六日的约翰·布朗起义最后被奴隶听到了，起义在奴隶当中也引起广泛的反应。所有这些因素正是内战中“最大规模的奴隶起义”的前奏曲。

白人帮助奴隶密谋、起义、战斗的事，有案可查的不在少数。阿普蒂克举出很多这类例子，约翰斯顿也举出不少。约翰斯顿在一篇谈论白人黑奴合作的专文中，举出种种例子，其中一个是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艾伦。艾伦是协助一个奴隶逃走的白人。他被一群暴徒带到树林里，命令他招出逃走奴隶的去向。他拒绝了，当场被用鞭子痛打，伤重致死——但他始终没有洩露出暴徒想得到的情况⁸。

在这种尖锐斗争（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奴隶活动的日益频繁）的压力下，废奴运动也迅速抛弃了一向主张的不抵抗的幻想。一八五〇年，道格拉斯和其它黑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支持起义政策，他们和白人废奴运动者在对付奴隶主及其北部代理人的狂妄自大上，更富于战斗精神。比埃尔在描述废奴运动的这一历史演变情况说：“最初废奴运动目标是通过道德说服力量达到逐步解放黑奴。接着提出了立即解放的要求，但仍然是通过道德说服力量。再接着运动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从事政治行动，一派反对搞政治。最后，也是这十年间最引人注目的演变，是崛起了一批主张直接行动

的分子，他們的想法是‘把战争打到非洲去’。⁹

今天，很多室內空談的战略家、包括某些被認為黑人朋友的人在內，都批評黑人，說奴隸們對身受的可怕奴役制度沒有充分的反抗表現。這類批評除了故意抹煞無數黑人起義的事跡外，也對美國奴隸暴動遭到的巨大障礙熟視無睹。奴隸們孤立無援、沒有文化、遭受恐嚇，實際上生活在敵人的軍營里面，要組織暴動是極端困難的。歷史證明，美國的每一次暴動企圖都完全失敗，領導人遭到殘酷處死。這種無情事實奴隸是非常清楚的。

同西印度群島、巴西、中美洲的西班牙、法國、葡萄牙種植園的奴隸比起來，美國種植園的黑奴在組織暴動中遭到艱巨得多的困難。首先，上述地區里的奴隸都比白人多，有時比例懸殊到十或二十比一，這一點可以抵消白人在軍事裝備上的優勢。但在美國南部，就整個說來奴隸通常都居于少數地位，就是在某些黑人占多數的地區，黑人也不過比白人稍為多些罷了。其次，西班牙、法國和葡萄牙屬地的奴隸比起來的奴隸來，所遭受的紀律控制遠沒有那麼嚴厲和有效；因此，他們行動比較自由，比較容易組織起來進行鬥爭。第三，同美國的情況比起來，西班牙、法國和葡萄牙殖民地奴隸碰到的政府沒有那麼強大，這些政府在動員部隊對付起義奴隸的事情上不如美國那樣內行。

在這種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美國奴隸暴動從事情的性質上來說，必然成為一種純屬冒險的英勇行為，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因此，奴隸們居然英勇地領導了那麼多次起義行動，在這點上美國黑人完全值得自豪。

反對逃亡奴隸法的鬥爭

南部蓄奴體系的一個弱點，特別是一八〇〇年以後，是奴隸們

大批逃往北部，逃向自由。从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五〇年間，奴隶們通过“地下鐵路”逃到北部的平均每年有两千人。在內战前十年間，奴隶逃亡成了广泛的运动。这对奴隶主是严重损失。通过逃亡贏得自由的可能性，在大批奴隶中掀起騷动不安的狂潮。这就是种植园主在一八五〇年妥协案中要坚持把逃亡奴隶法包括在內的原因，也是他們努力来坚决实行这个可耻法律的原因。

在一八五〇年逃亡奴隶法实行后的十年間，种植园主在政治上处于統治地位。他們控制了联邦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泰洛总统、費摩爾总统、皮尔士总统、和布卡南总统对奴隶主的意旨都是唯命是听的。由于控制了政府，种植园主才能在北部建立起警长、监察长、和督察这一整套机构，使他們能够異常卖力地把逃亡奴隶抓回南部来。一七九三年的逃亡奴隶法对犯法者只科以罰金，它在北部由于遭到强大反抗实际上已失掉效力。奴隶主决心使这种事情不再重演，在一八五〇年新逃亡奴隶法里規定了徒刑的处罰。

新的法律被蛮横地执行。格里萊說，“下面这种例子是层出不穷的：被当作逃亡的人，得到的第一个警告是給他当头一棒、用的有时是沉重的棍子或木条；这个逃亡者这样被打倒在地后，就鮮血淋漓不省人事地被帶去見做事麻利的监察长，监察长把他草草檢驗明正身，就把他押回去重作奴隶，而自己賺得獎金十块美元。”¹⁰根据新法，监察长抓住一个黑人定罪后可得十块美元，如果把黑人判为无罪释放，他就只能得到五块美元。

这种惨剧在北部各处不断重演。有很多黑人被痛打；有的被开枪打死。无数得到自由的黑人也胡乱被抓起来，匆匆送往南部，又变成奴隶。被袭击的奴隶常常进行英勇抵抗，他們公开說，宁死也不愿再做奴隶。搜捕者不但沒抓到黑人反而送命的不仅一人。

由于大肆捉捕奴隶(在捉捕中曾利用北部很多流氓分子的力量)的结果,据格里莱说,“在本法生效的第一个年头内,被作为逃亡奴隶抓起来的人,可能比过去六十年间抓到的还多。”¹¹

就在这种可怕情况下,一八五二年道格拉斯在纽约罗切斯特发表他那著名的国庆演说。他雄辩地指出,建立共和国的目的,本来是要实现人类生而自由平等的原则。但在这国庆纪念日子里,不论自由黑人还是奴隶都没有理由感到欢欣鼓舞。道格拉斯大声疾呼说:“国庆日对美国奴隶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回答是,同一年中其它日子比起来,这一天更充分显示了极端不义和暴行,而黑人是经常的受害者。对他来说,庆祝是一场欺骗;你们吹嘘的自由是一张不兑现的支票;所谓民族的伟大是自吹自擂的虚夸;你们欢乐的声音是空洞而冷淡的;你们对暴君的斥责是厚颜无耻的;你们叫嚷的自由平等是虚伪的嘲弄;你们的祷告和讚美诗、讲道和感恩祈祷、你们一切的宗教排场和庄严,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虚夸、欺骗、蒙蔽、邪恶和伪善——它是一层遮盖罪行的薄薄纱幕,这些罪恶即使对一个野蛮的民族,也是相等。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象当前美国人民这样罪行累累,其情节既惊人又残忍无比。”¹²

废奴运动立即展开了积极斗争,制止捉捕奴隶的暴行。运动不仅停留在通过抗议决议、向华盛顿请愿、或把解救希望寄托在遥远的选举上。而是配合人民革命精神的高涨,采取直接行动。政府荒谬的搜捕奴隶背叛了人民,因此人民就只有直接进行干涉,阻止逃亡奴隶法的实施。这种决心使美国历史上最尖锐的政治斗争之一因此展开。

有着无数这类的事例:一群老百姓视法律为具文,干涉官厅搜捕奴隶,殴打抓奴隶的人,把抓到的人释放。一八五一年九月十八日的“纽约时报”第一期上,刊出了一篇典型的报道,它记载宾夕法

尼亚州克利斯香尼亚有一群黑人和白人同情者一起，保护一个自由黑人威廉·巴克尔，使他没有被抓走。抓奴隶的人得到警长帮助，但在事件过程中抓奴隶的人还被打死了两个。很多地方组成了有黑人白人参加的警备委员会来对付捉捕奴隶者的活动，借以保护黑人，并向逃亡奴隶法斗争。战斗也在法庭方面进行。有这样一个案子，政府花了两万二千美元才把一个黑人妇女马格利·加纳遣送回南部。

波士顿是反捕奴运动特别强烈的中心。新法律刚刚制订，波士顿废奴运动者就使詹金斯逃出当局之手，把他迅速送到加拿大。三个月后，大家又企图拯救一个逃亡奴隶汤麦斯·西姆斯。但这一次，废奴运动者（其中许多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没有成功，西姆斯被送回乔治亚，他在那里被公开鞭打一頓，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成为奴隶。

另一个有名案子是安东尼·斯彭一案，安东尼·斯彭是弗吉尼亚逃来的奴隶，一八五三年冬天在波士顿被警长抓住。废奴运动者为他辩护，举行过大会，还想要用武力把他劫出法庭，但没有成功。汤麦斯·希金生就在这场激烈战斗中负伤。法庭判决把斯彭押回弗吉尼亚。当他被押走那天，“人们把屋子象居丧一样佈置起来，斯彭被带上船时人们向押送行列发出嘘声。”除了约翰·布朗事件外，这件案子最充分地体现了北部反奴隶制的情绪，“而这也是从波士顿抓走逃亡奴隶的最后一次。”¹³“为了保证这个可耻行为的成功，波士顿动用了二十二连州民兵、四排水兵、一营美国炮兵、和全市的警察……所花的费用单是联邦政府方面就达到四万元。”¹⁴这类案子在北部其它一些城市也发生过。

废奴运动者的反抗行动深入到美国国会和各州立法机构。在参议院里，当卑躬屈节的韋伯斯特号召人民遵守和推行逃亡奴隶

法时，他的同僚、也是馬薩諸塞州选出的參議員查尔斯·沙納却果敢地宣布：他不支持这种可憎的法律，他要求人民也采取同样的态度¹⁵。从一八五四年以后的几年間，北部有些州通过了“人身自由”法，它的明显目的就是阻止联邦政府捕奴法的推行。这样，北部人民在革命精神日益高涨之下和种植园主控制的政府发生了正面冲突，他們否認政府有权把逃亡奴隶从自由州押送回去。这一次，州权爭論的双方換了一个地位。

举例來說，一八五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馬薩諸塞州通过的“人身自由法案”，就包括一整套破坏逃亡奴隶法的条款¹⁶。这些条款使識別逃亡奴隶的身份几乎不可能，还給逃亡奴隶以人身保护权（指被拘捕后須立即送法院处理——譯者）和由陪审員审理之权；綁架奴隶者要受严重惩处；根据一七九三和一九五〇年联邦政府逃亡奴隶法，不許馬薩諸塞州官員签发拘票逮捕逃亡奴隶；为控告逃亡奴隶的人担任律师要被取消律师資格；逮捕逃亡奴隶的郡长、警官等要被撤职、罰款和监禁；不許用民兵来协助抓奴隶；不得用监狱关押抓来的逃亡奴隶，或监禁根据逃亡奴隶法被判决的人。

一八五四年三月間，一个叫約夏·格罗維尔的逃亡奴隶在威斯康辛州被捕，但他被同情者硬給释放了。当地一个报纸編輯余曼·布斯被控告协助这次救援事件，被逮捕起来，但威斯康辛州高等法院法官的一紙人身保护状把他释放了，因为法院認为联邦政府的逃亡奴隶法違背宪法。后来在一八五五年一月，布斯又被联邦的区法院判决定罪，但仍然被威斯康辛法庭释放。同时，威斯康辛州还通过一个人身自由法，不承認美国最高法院有权干涉这个案件。但一八五八年以臭名远揚的唐尼法官为首的最高法院，取消了威斯康辛州高等法院的决定。可是最高法院的定案仍然无法执行。

由于采用这种积极战术，废奴运动者和他的大批同情者終於

使可憎的逃亡奴隶法几乎完全不生效力。这场激烈斗争使反奴隶制精神在北部到处弥漫。它使大批人了解到，他们必须为争取他们最珍爱的自由而向骄横的南部奴隶主作斗争。它基本上为即将展开的伟大革命斗争作了准备。

一八五四年，慾壑难填的种植园主力图夺取古巴。他们打算把种植园制度扩张到古巴，把它分成两个以上的州，从而至少让他们在参议院里增加四个参议员。此外，他们还害怕古巴会掀起一次奴隶革命，成为又一个海地。所以，他们要一批驻欧洲的美国大使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发表宣言，让西班牙选择一条路以大约两千万美元的代价把古巴卖给美国，不然的话，古巴就会被美国武力夺走。但这一次奴隶主做得太过分了。他们的露骨侵略计划失败了，原因是遭到英国反对，为逃亡奴隶法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吃够苦头的北部也同样反对。

黑人的迁徙运动

在逃亡奴隶法严厉推行的时候，特别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初期，住在北部的十万多逃亡奴隶的情况混乱异常。他们幻想中的安全在一夜之间就整个受到威胁。迁到加拿大去的浪潮立即展开。据伍德逊说，“在三十六小时内就有四十个黑人离开马萨诸塞州到加拿大去。宾夕法尼亚州哥伦比亚的黑人从九四三人减少到四三七人。这个州西北部沙湖城的一个黑人住区的人完全走空。纽约州一个市镇的黑人监理会教堂，包括牧师在内共有八十二个教友，全都逃到加拿大去了。”¹⁷

在恐怖气氛中，有些身为逃亡奴隶的黑人领袖不得不掩藏起来，正象其它许多国家的战士在类似环境中常常采取的办法一样。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虽然也是逃亡奴隶，却坚持下来，尽管他随

时都有被抓送南部的危險。他在全国各处的集会上演說，募集基金，为逃亡奴隶提供食宿之所。为了确保他的自由人身份，他付給从前的主人美元七百一十六元九角六分，贖回自由。但这仍免不了有被綁架的危險。为了贖回自由这件事，道格拉斯曾受到宗派主义的葛利遜之流的批評；他們認為这种做法違反了奴隶主释放奴隶“不得給以补偿”的原則。但比較实事求是的黑人，老早就采取一切方法——贖买、逃走、暴动——掙脫奴役的聪明政策。道格拉斯就是按照黑人这种既定的传统办事的。究竟，当时知道解放就近在眼前的人是絕无仅有的。迟到一八五九年，废奴运动者拉芙·爱麦遜还說，“現在活着的人是看不到奴隶制度終結的。”¹⁸

逃亡奴隶法带来的恶毒恐怖气氛使許多黑人也想迁到加拿大以外的国家去。然而，大多数群众仍然坚决反对离开美国。在本書第八章里曾經指出，在某些黑人中早就存在着这种心情：不論是自由黑人还是奴隶，对待残酷压迫的方法是迁徙到非洲或国外其它地方去。极其傑出的黑人領袖保尔·加非和約翰·卢斯沃蒙在三十年前就支持这种想法；但經過初步犹豫后，有組織的黑人运动尤其是一般的废奴运动，积极反对这种計劃——特別是一八一七年以后美国殖民社提出的計劃。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反对各种迁徙殖民方案尤其激烈。賈奈特說过：“美国是我的家乡，我的国土，我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地方。”他的話代表了大多数黑人的意見。

黑人中这种迁移情緒的新滋长强烈表現在一八五二年辛辛那提的黑人會議上。这次會議虽然又一次譴責了美国殖民社，但同意把加拿大作为逃亡奴隶的安身之所，如果他們无法在美国以自由人身份立足的話。一八五三年在道格拉斯住家的城市——紐約州罗乞斯特举行的黑人會議，也否決了向海外迁徙計劃，尽管在某些圈子里，贊成这种計劃的情緒显然很强烈，而且在日益增长。这

次會議休会后，少数派要召集一次贊同迁移的會議，預定在一八五四年举行。这次會如期召开了，它建議对黑人迁徙問題进行研究，把研究結果向一八五六年的下次會議报告。

领导迁徙运动的黑人領袖是馬丁·戴南尼，他和道格拉斯一起创办过“北极星”，是贊成向尼日利亚移殖的人。另一个領袖是詹姆斯·惠特菲尔德，他主张向中美洲移殖。另一个是詹姆斯·霍萊，他相信海地是最理想的移民地。每一种迁徙計劃都进行过不少的活动。一八六一年初，一艘載着两千个黑人移民的船从費拉德尔菲亚駛到海地。由于內战爆发深刻地改变了黑人处境，才使这些迁徙計劃告一結束，虽然此后随时都有各种别的計劃提出来。

戴南尼在筹划把美国黑人迁到非洲时，发表了具有资产階級民族思想的尖銳論調，这是历来美国黑人領袖發表的同样論調中最鮮明的一种。他說：“每一个人都应当自己想主意，自己策划，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使自己愿望得到实现。而在美国，我們今天的处境却遭到許多难以克服的障碍。我們为数四百五十万，有的已得自由，有的还被奴役；六十万人得到自由，三百五十万人还是奴隶。我們的土生土长的心灵与情操与其它民族毫无两样；这些民族原始的純真性是高貴、有力，而堪为表率。我們是民族中的民族——正如俄国的波兰人、奥地利的匈牙利人；不列顛自治領內的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¹⁹ 这些話明确而富有概括性地表现了黑人的精神气概，它使自由和被奴役的黑人大众想到自己是被压迫民族，从而使他們建立起本民族的各种組織——教會、报纸、互助会、和政治組織。

斯葛得案件

在这期間，在国内的堪薩斯尖銳斗争的紧张形势下，美国历史

上最有名的政法案件——关于黑人德莱德·斯葛得的案件，成为全国的重大问题。斯葛得原来是密苏里州军医爱麦遜的奴隶。一八三四年他被带到斯奈林堡，这里是自由准州，他一直在这自由土地上住了四年，娶了妻子，生下两个孩子。一八三八年斯葛得被带回密苏里，又被当作奴隶。一八四二年，他提起訴訟，要求給他自由人身份，理由是他曾在伊利諾和威斯康辛两个自由州里居住过，已經是被解放了。案子拖了下来。斯葛得在初級法院获得胜訴，但密苏里州高等法院在一八五二年裁決駁回原判。他在联邦巡迴法院也打败了官司，于是就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訴。

在当时最高法院的九个法官中，有五个来自南部。他們抓着这个机会給整个反奴隶制运动以彻底打击。一八五七年一月，最高法院院长唐尼宣布了多数法官同意的裁決，不同意这个裁決的有麦克里安和葛狄斯两个法官。唐尼宣布說，斯葛得不算是公民，只是一个奴隶。他在判決里說，黑人比白人低劣，为了他們自己的好处，他們理当居于奴隶地位，他們“沒有值得白人尊重的权利”，即使給他們以选举权，他們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民族的一部分。

唐尼的粗暴論断是根据美国宪法中那些維護蓄奴制的条款而来(見本書第四章)。他認為根据宪法，奴隶是一种财产，它跟其它別的财产完全一样，因此，宪法不允許在奴隶和一般财产間有任何差別。这样，奴隶主有充分权利把他的奴隶带到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在那里他对奴隶仍然保有所有权，跟他对任何其它形式的财产一样。唐尼院长宣布說，“国会禁止美国公民在蓄奴地带分界綫以北領土內保有这种财产所有权的法案，在宪法里找不到根据，因此是无效的。”²⁰

这样，奴隶制度的邏輯就引伸到头了。唐尼的裁決不但一举把黑人降为享不到一切人权的低劣生物，而且把一八二〇年妥

协案以及禁止在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北領土內蓄奴的一八五〇年妥协案，一笔勾銷。这个裁决实际上使奴隶制度具有全国規模。在紐約和波士頓現在便可以合法买卖奴隶了，販奴船又可以自由干起齷齪买卖了。根据这个裁决，如果不首先修改美国宪法，奴隶制度在国内任何地方都无法废除。这个裁决还废弃了前此奴隶主所一直珍爱的州权原則——对奴隶問題各州可自訂法律的原則，但自然，在这件事上南部是不会提出抗議的。

在政治上，最高法院的裁决意味着，驕橫的棉花种植园主認為时机已經成熟，要把对蓄奴制度的每一种法律限制连根拔掉，这是他們对北部敌人积极进攻的一个部分。这次裁决在北部激起严重抗議。很多州的立法机构都通过決議，譴責它是篡夺职权毫无約束力的反动行为，而且事实上号召人民用拒絕遵守的办法取消这个裁决。据比尔德夫妇說，林肯主张总统和国会不要理睬唐尼，不要把他的意見当作法律，尽管最高法院宣布了这些原則²¹，美国土地上的奴隶制度还是應該废除的。最高法院本身也应该改組，任命新的法官。

一八五七年五月十一日，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在紐約发表声明，反对最高法院对斯葛得案的裁决。跟往常一样，他的声明表达了廢奴运动者的真正态度。他痛斥最高法院的卑鄙裁决，叮囑廢奴运动者不要感到气馁，他以深邃的远見說：“反对奴隶制的整个历史一再証明，为了压制和縮小反奴隶制运动而策划的和实行的一切手段，其結果只是增强和扩大了这个运动，使它勇气倍增……这次阴谋是想永远扑灭一个被奴役民族的希望，但这种企图只会成为促使整个奴隶制瓦解和彻底崩潰的一連串事件中的一个必然的环节而已”²²。历史完全証实了道格拉斯的分析，这种証实甚至比他想象到的还要来得快些。

第十六章

血染堪薩斯和約翰·布朗起义

內战爆发前的十年是革命危机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段时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是围绕逃亡奴隶法和德莱德·斯葛得案进行的关于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的激烈斗争。斗争在一八五三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內战期间。它把侵略成性的南部种植园主同战斗精神日益旺盛的北部工业家及其同盟者之间的历史冲突，推上了局部性內战的高度。实际上，它是伟大內战的第一个前哨战。

斗争开始于一八五三年国会提出的所谓堪薩斯法案。这个法案后来经过修改，成为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堪薩斯法案的目的是把东起密苏里、西到犹他(洛磯山頂峰)、北至明尼苏达的一片广大土地划成固定的准州。

这片辽阔土地大部分属于一八〇三年購買的路易西安那，一般称为“普拉特地区”。这里除了少数打猎和做买卖的白人外，居民差不多全是印第安人。一八三〇到一八四〇年間，东部許多印第安部落的土地被霸占，人被赶过密士失必河。联邦政府当时答应他們說，只要“草长水流一天”，他們就可以一天全权使用这片野牛出沒的土地。但現在呢，为时不过几年，諾言就被付之东流了。美洲大陆原来完全属于印第安人，現在連最后一处自由家园也快被夺走了。白人扩张主义者对印第安人进行这种最大的劫掠，是毫不感到良心責备的。成立堪薩斯—內布拉斯加地区除了挑起白人

的地方性內战外，还標誌着白人对大草原部落发动大战的开端。这场战争是印第安人二百七十年来节节败北的家园保卫战的最后阶段。它持續了四十年之久，最后以印第安人的完全失败而告終。

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

堪薩斯—內布拉斯加地区由于冬季寒冷，一向沒有被人当成蓄奴地区。但南部种植园主仍然想控制这片富饒的农业地带，因为他们企图使奴隶制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因为他们希望在这些地区成立新州参加联邦，以便在参議院多占席位；又因为他们当时幻想把奴隶制扩大到畜牧业、一般耕作、甚至工业生产上去。铁路老板愿意同种植园主討价还价，因而也想开辟堪薩斯—內布拉斯加地区，为他们筹划中的橫貫大陆铁路扫清道路。

把这地区奉送与种植园主的历史性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主要是参議院准州委员会主席、伊利諾州参議員斯蒂芬·道格拉斯的大作。道格拉斯一八一三年生于弗蒙特州布兰敦，原来是律师，在伊利諾州搞地产投机发了財。他同铁路界关系密切，一八四三年被选进众議院，一八四七年当选参議員。在这以前，他在伊利諾州政界頗有声譽。据一般推測，一八五〇年妥协案的初稿是他起草的，后来由克萊和韋伯斯特操縱国会通过。他和这两人的政治路綫大体相同，代表向奴隶制妥协的北部资本家利益。

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规定奴隶制問題由两个地区的人民自行取決。这就是道格拉斯著名的“居住者主权”原则，它比种植园主的州权原则还要进一步，实际上就是禁止这些地区废除奴隶制度。这个法案是南部蓄奴主政治攻势的重要部分。它的主要效果是取消了一八二〇年和一八五〇年的妥协案，这两次妥协案是授权国会永远根絕这个地区的奴隶制的。道格拉斯硬說一八五

〇年的妥协案抵銷了一八二〇年的妥协案，因而奴隶制問題便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問題，应该由新成立的地区和州份的居民自行抉择。这片地区位于美洲大陆的中心地带，面积达三万三千平方英里，比当时所有参加联邦的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加起来还要大。

经过国会和全国各地一場剧烈斗争后，一八五四年五月三十日，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终于在参議院以三十五票对十三票，众議院以一百一十二票对九十九票通过。这件事距上一章談到的臭名昭彰的德莱德·斯葛得案仅仅三年，斯葛得案否認国会有权在任何一州或地区制訂反对奴隶制的法律。这样一来，它使奴隶制成为国家制度，除非修改宪法，奴隶制度就不得变更或废除。它的后果使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具有宪法的性质。毫无疑问，这才是它的真正目的所在，而不只是一个决定不幸奴隶的命运的单法案。斯葛得案的用意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奴隶制問題。

反对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的斗争

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在北部各地激起积极的反对。一八五四年一月十九日，当这法案还悬而未决的时候，国会一群“独立民主党人”（其中大都是废奴运动者），包括沙蒙·蔡斯、查尔斯·沙納、約夏·吉丁斯、本杰明·魏德、格利特·史密斯和亚力山大·戴威特，发表宣言，敲起警鐘。委员会向全国警告說，如果法案通过了，全体人民、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自由，将受到致命打击。宣言充滿战斗精神地說：“即使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寡不敌众，我們也不屈服。我們將回到选区，重新树起自由旗帜，号召人民挺身而出拯救国家，使它免受奴隶制的統治。”²

这个呼吁沒有遭到漠視。在随后的四个半月里，当国会正在

进行关于法案的斗争时，北部群众的愤慨迅速高涨。在几个地方，人们紮成参议员道格拉斯的草人，把它吊死。麦克马斯特说，“北部人民对道格拉斯恨之入骨，其憎恨之深，除了对本奈狄克·安诺德的仇恨比得上外，还找不出第二个人。”³当时正在开会的一些州议会也谴责这个法案，很多人民团体也决议反对。“从群众集会、政治会议、反奴隶制社团，从各种教派的教会、祭司、牧师和一般圣职人员，从公谊会的年会……从各界人士那里，把成百上千的请愿书、备忘录、决议案、抗议书，纷纷递交国会。”⁴北部大多数报纸明确地反对这个法案，但也还有赞成奴隶制度的北部报纸大力支持道格拉斯。

废奴运动者在群众反对种植园主这次猖狂进攻中成为中心人物。他们到处活动，激励人民的战斗精神。由于这时正在进行反对逃亡奴隶法和德莱德·斯葛得法案的艰苦斗争（见第十五章），所以他们的成效更加显著。在这个严酷的时期中，黑人会议运动特别活跃，一连在一八五二年、一八五三年、一八五四年和一八五六年举行了全国大会，又在各州举行无数次会议。它在激发白人和黑人劳动群众进行斗争上，起了很大作用。工会运动当时还软弱无力，正在为本身生存奋斗，但它仍然日益参加到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斗争里来。

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在这场历史性的战斗中尤其活跃。他和另外许多黑人领袖一起活动，由于这些领袖在逃亡奴隶法的恐怖下，或者亡命海外，或者转入地下，道格拉斯就担负了特别繁重的领导责任。他在全国各地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主办报纸，积极参加当前的选举运动。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问题上，道格拉斯以他一贯的清楚有力的语调写道：“这是一场谁压服谁的斗争。奴隶制度要称霸四方，把自由逐出共和国土，它要赶走教师，指派奴

隶监工；焚燒學校，修建拷打刑場；查禁聖經，制訂血腥法典；侮蔑可以取得酬勞的自由勞動，而建立以皮鞭威吓的奴隶勞動。”道格拉斯尖銳批評自由土壤派的鬥爭，因為它基本上維持擁護奴隶制度的一八二〇年和一八五〇年的妥協案，主張把奴隶制度限制在特定地區里，道格拉斯則要求對整個奴隶制度發動進攻。“應該明確地採取這樣的立場：奴隶制度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權利存在；它是無法無天的暴力制度；它的種種罪惡和恐怖應該攤開來，使可怕的真相大白於天下；讓販賣人肉的掮客發抖，讓他們遭到石破天崩的打擊。”⁵

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的通過是南部的勝利。它刺激種植園主胃口，促使他們準備對北部自由勢力發動新進攻。然而南部還有許多“死硬派”認為這個法案不濟事，而且侵犯了州權神聖原則。他們甚至認為，國會連向各州或地區表示它們可以自行決定建立奴隶制與否的權利也不存在。“死硬派”要國會完全放手不管奴隶制的事情，除了他們神聖的逃亡奴隶法而外——在這方面，他們就堅持要聯邦政府全力施行了。斯蒂芬·道格拉斯是想當總統的，但由於在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問題上他在南部的聲望大為衰落，一八六〇年民主黨沒有提他為總統候選人。

堪薩斯的內戰

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的通過引起了內戰，引起了種植園主和廢奴運動力量間爭取控制新領土的劇烈鬥爭。這場鬥爭不久就展開了。擁護奴隶制的人計劃移殖到堪薩斯，把內布拉斯加讓給北部的自由土壤派。但後者並不接受這個計劃，他們決定也要爭奪堪薩斯。

雖然政府還沒有公開宣布堪薩斯為居留地，數以百計的移民

从南部紛紛迁来，預先占据了大部分良田。北部反奴隶制度的力量也沒有袖手旁觀。他們在馬薩諸塞、紐約、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和其它許多州成立支援移居堪薩斯协会。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号召黑人大批移往堪薩斯，虽然种族歧視的土地法禁止黑人領用政府公地。麥克馬斯特写道：“全国各地到处是移民，男人騎着馬，揹着杯子、小鍋、火腿、面粉、咖啡，扛着斧头，匆匆西行。草原上旗帜飄揚，一群群人立桩圈地，砍树木，搭帐篷，盖小屋，大家生气蓬勃，全神貫注。堪薩斯万岁！”⁶这一切发生在一八五四年的夏秋之間。

到了一八五五年三月，堪薩斯已有一万居民了。当时的政治組織只有支援移民协会和种植园主的“秘密”社团。当准备选举地区政府的时候，拥护奴隶制的密苏里州人“結队而来，带着大砲、步枪、手枪、猎刀……占住选举場所，然后回家揚言說他們已将堪薩斯变成蓄奴准州”⁷。新的选举因此定在五月举行，投票的只有自由土壤派；贊成奴隶制的人棄权。偏袒奴隶制度的联邦政府譴責这次选举，因此新成立的立法机构不久坍台。这个时候，堪薩斯居留地还没有組織起来，陷于混乱状态。地方性的內战就要爆发。

支持自由土壤派的人在托比加召开州會議，发表州章程，交付全民表决，并在这个基础上选举政府。在这同时，贊成奴隶制的分子在里文华斯举行伪立法議会的會議，宣布这个立法議会是堪薩斯的合法政府，它同废奴运动者、自由土壤派和一切其它“主义”势不两立。主持这个残破不堪的立法議会的是桑隆州长，他由南部蓄奴主的傀儡皮尔士总统任命的。堪薩斯现在有了两个地方政府，都要求联邦政府承認。皮尔士排斥自由土壤派在托比加成立的政府，承認了贊成奴隶制的里文华斯政府，他把堪薩斯的一切糾紛归咎于支援移民协会身上，发誓全力支持拥护奴隶制的地区政

府。同时，一队队武装人馬高举写着“白种优越”的旗帜，也从南部各州开往堪薩斯。

一八五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自由土壤派的据点劳伦斯城被拥护奴隶制的軍隊洗劫一空。这激起了北部的极大愤怒，他們大力征集人馬、金錢、武器，支援在堪薩斯应战的自由土壤派。前往堪薩斯的移民风起云湧。这时，堪薩斯奧薩瓦湯米地方的居民約翰·布朗初显身手。他率領儿子五人在达奇亨利渡口一举歼敌数名。这是布朗在堪薩斯广泛活动的开端。他的行动給斗争火上加油，双方备战更忙。“双方組織的游击小組出沒各地，焚燒、搶劫、掠奪、杀人，无所不为”⁸。

自由土壤派現在占堪薩斯人口的多数；但在一八五七年召开的一次极其拥挤的大会上，蓄奴分子仍然通过了容許奴隶制存在的所謂勒堪普頓宪法，投票結果六千二百六十六票贊成，五百六十七票反对。第二年，立法議會举行选举，又以一万零二百六十六票对二百六十二票撤銷了勒堪普頓宪法，当时蓄奴分子以不参加选举表示抵制。同时，游击战争繼續进行。到了一八五九年，自由土壤派兵力大增，控制了堪薩斯的局势。他們选举了地区立法議會和行政机构。一八六〇年二月，他們要求堪薩斯以自由州身分参加联邦。但民主党的国会（詹姆斯·布卡南总统是南部种植园主的另一傀儡）拒絕这个要求。經過民主党員的坚持，国会在快休会时才把堪薩斯的申請書摊到桌子上来討論。一八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眼看各个奴隶州脱离联邦已成事实的时候，国会才最后接納堪薩斯作为自由州参加，成为联邦的第三十四州。爭取控制堪薩斯这一长期艰苦的斗争，对北部反奴隶制力量有着巨大影响，他們对即将到来的伟大革命斗争，作了准备和組織工作。

約翰·布朗起义

約翰·布朗一八〇〇年生于康涅狄格州的托林頓。他的第六輩祖先是乘第一艘来美洲移民的船“五月花号”到美国的。他篤信宗教，是一个热心的废奴运动者，曾在俄亥俄州的里士滿主持“地下铁路”的一个站，帮助許多奴隶走向自由。他和儿子們积极参加堪薩斯内战，他們到那里去开地耕种，帮助这个地区成为自由土地。人們称呼他为奧薩瓦湯米·布朗。

一八五七年，布朗为了狠狠打击蓄奴势力，想出一个进袭南部蓄奴区释放奴隶的办法，挑选起事的地点是弗吉尼亚的哈卜渡（現在弗吉尼亚西部）。这个城鎮有居民五千人，离華盛頓五十七英里。布朗挑选它是因为联邦軍械庫設在那里，經常貯藏有步枪十万到二十万枝。布朗的詳細計劃一直沒有公开宣布过，但事实証明，他相信这次出击会引起总的斗争，从而推翻南部的蓄奴政权。他不只是发动一个地方性的奴隶起义，他看得更远。知道他的人都一致認為他是一个絕頂聪明的人。布朗正确判断了国家大事的历史进程；只是他的策略不符合当时力量的对比。他的“战争”比真正的内战只早发生一年半。

布朗相信他的行动会引起对蓄奴主发动总的战争，这有事实为証。他写过一部他称为新的美国宪法，这是他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一八五八年五月八日，他同少数亲信在坎拿大維斯特的夏丹一座黑人教堂集会，他把这計劃告訴他們。这个称为“美国人民的临时宪法和訓令”的文件并不是用来代替現存宪法，而是用来修訂宪法。更恰切地說，它是比一套規章更为詳尽的文件，是准备为意料中的内战发生时采用的，文件里指定布朗为总司令⁹。

布朗辛勤擘划，准备襲击。他到新英格兰筹款購買武器，同著

名的廢奴運動者商討他的總計劃。經過逃亡奴隸法、德萊德·斯葛得案、堪薩斯內戰等的慘痛經驗，這時反奴隸制分子斗志正旺盛。不抵抗的陳舊觀念越來越不得人心。里丁寫道，葛利遜當時在波士頓的廢奴運動集會上演講，他問聽眾有多少人主張不抵抗。回答只有孤單的一聲“我”字¹⁰。許多廢奴運動者捐款贊助布朗，但道格拉斯和另外一些人認為他的計劃不切實際。

在半公開的情況下，布朗的起義計劃無法長期保持秘密，事實正是這樣。一個不知名的告密者寫信給國防部長路易，把整個計劃告訴他，並通知他進攻的地点是哈卜渡。但這位部長認為是捕風捉影，難以置信，按兵不動。他甚至也不通知哈卜渡的地方當局提防戒備。

一八五九年十月十六日星期天晚上，布朗率領他的小小“軍隊”二十二個人，發動攻擊，其中有黑人五名（格林、安德遜、紐比，考普蘭、李利）。他們舉事前曾在馬里蘭租了一處農莊隱藏起來，這裡距離哈卜渡只有四英里。他們在農莊逐漸積儲武器，並安排好這次大膽襲擊的每件事情。進攻按照預定的時間進行：這一小支勇猛的人馬佔領了波多馬克河橋樑，佔領了聯邦軍械庫，控制了這個城鎮。他們俘虜了軍械庫和當地其它軍事機構的負責人華盛頓上校。

但出乎布朗意料之外的是，黑人並沒有投奔他的旗下，當地白人也沒有動靜。奴隸沒有起而響應並不能認為他們是麻木不仁。布朗襲擊地点是弗吉尼亞州奴隸較少的地方，而且大多數是家庭傭人。再說，布朗事先也絲毫沒有在群眾中進行鼓動宣傳工作。因此他們對這次大膽行動一般是毫無所聞的，只是事後才知道。

布朗一夥人攻下哈卜渡的時候，周圍的白人頭子迅速驚醒過來。十月十六日晚上，地方軍隊已經迫使這一小支解放軍退守救

火站的瓦房。从附近城镇匆忙调来的约一千五百名民兵，十月十七日晨团团围住布朗的队伍。激战跟着展开，英勇的起义者坚守着阵地。当天晚上，罗伯特·李上校和司徒华中尉（他们两人后来在内战中都出了名）从巴尔的摩率兵赶到。第二天清早，他们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救火站布朗的人进攻，一场血战之后，击败并俘虏了他们。布朗的这一小支解放军有九人阵亡，七人逃脱，包括布朗在内七人被俘，其中三人受伤。民兵用典型的私刑肢解了布朗部下阵亡黑人纽比的尸体。所有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引起全国的极大震动。

约翰·布朗被处绞刑

战事结束后刚刚一星期，在弗吉尼亚州查理斯登就由法官巴克爾主持开庭“审讯”约翰·布朗。这是一场合法的私刑；他们甚至不给布朗时间聘请合格的律师或征集证人。布朗看到来势，便果敢地要求不必举行什么“审讯”¹¹。这时布朗已受了伤，得用担架抬进法庭。一个混有蓄奴主在内的农民陪审团判定他犯了叛国罪，煽动奴隶叛变罪和蓄意杀人罪。十月三十一日，他被判处死刑。

约翰·布朗被捕后，除了笼统声明他想大规模释放奴隶，象他在堪萨斯干的那样而外，没有明确说明他的具体计划。在接见“波士顿旅行家”记者的访问中¹²，在监狱发表的声明中¹³，在宣判前法庭上的演说中，他都只讲一些概括性的话。他显然希望堪萨斯的那种斗争重演，他在那次斗争中扮演很突出的角色。事实上，他的行动目标的规模要宏大得多。

北部广大群众立刻对布朗的英雄行径喝采。他们对这样一个人——一个已经厕身于美国最伟大的人民英雄之列的人——遭到

半私刑暴行的处死，感到莫大愤怒。布朗的六个部下也同时被处死。行刑那天大队士兵荷枪警戒，扬言是防备暴徒施用私刑，实际上是害怕有人劫法场。維拉德写道，“即使处在严重的交战状态下，也没有见过这样防备森严的。”¹⁴

十二月二日，約翰·布朗在查理斯登被处絞刑。直到三十八分鐘后，这位年已六旬的硬朗的老战士才断气。他自始至终表现冷静勇敢，即使他最兇恶的敌人也对他表示欽仰。他的死激起人民群众广泛的抗議。“北部許多城市在这一天公开举行仪式，表示同情和哀悼。費拉得尔菲亚、阿尔巴尼、普罗維敦斯、伍尔塞斯特、波士頓、塞拉古斯召开了同情布朗的大会。爱麦遜、杜諾和其它杰出人物都讚揚布朗。所有这些地方都发表演說，有些地方还捐款救济烈士家屬。另外一些地方如康考德、普利茅斯、新貝德福、伯明翰，为他敲鐘六十三响，有些地方还为他鳴砲一百分鐘之久¹⁵。在欧洲也有反响；維克多·雨果和其它許多人都向約翰·布朗致敬。

据說在布朗租住的馬利兰秘密农庄。发现文件，株連北部若干著名的废奴运动者，包括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格利特·史密斯、佛兰克·桑本、斯德恩、哈里埃·塔布曼、湯麦斯·希金生等人在內。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的私刑政府特別想抓到道格拉斯，但还来不及逮捕他时，他已逃往加拿大，后来轉到英国。他在欧洲呆到一八六〇年五月才回美国，那时的美国政局已大不相同了。

一貫主张不抵抗的威廉·葛利遜也感到群众战斗精神的高漲。他公开說：“我要郑重說明：‘我祝南部每一次奴隶起义在每一个郡获得成功。’而且我不認为这样說会損害或玷污我的事业……与其看見人們套上鎖鏈，神情怯懦，奴顏婢膝，我，作为一个主张和平的人，宁愿看見他們举起鎖鏈击破暴君的头顱。我虽是个不

抵抗主义者,与其看到南部奴隶种植园里的奴顏婢膝状况,我宁愿看到本克山、米克星屯和康考德的战斗(都指美国革命战争中有黑人参加的著名战役。——譯者。)"¹⁶

北部黑人和白人老百姓很快就認識到,約翰·布朗真正代表了他們的最高希望和利益。这一半是因为布朗在砲火下、在絞台上表現了极大的勇气,更根本的原因是他的勇敢袭击和那支小小的解放軍的行动深深地远合历史发展。布朗成为革命行动真正的象征。北部全体人民不久便采用这种革命行动来解放奴隶,来粉碎南部驕橫的种植园主的势力。这种革命行动在团结和鼓舞北部和西部废奴运动的力量上,有巨大影响。为时不久,联邦大軍便高唱“約翰·布朗屍体”的歌曲,开始了漫长的流血进军,最后摧毁蓄奴政权。在美国历史上,約翰·布朗是最英勇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第十七章

共和党的組成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擁護和反對奴隸制這兩大力量間展開劇烈鬥爭，特別是關於逃亡奴隸法和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的鬥爭，再加上奴隸反抗浪潮日趨高漲，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勢力的尖銳分化。結果在一八五四年組成了共和黨。它為北部工業家領導的民主力量結成偉大聯盟奠定基礎。這個聯盟後來把內戰（即第二次美國革命）進行到底，終取得勝利¹。

在一八五〇年妥協案達成時，美國有民主黨和惠格黨兩個大政治組織，較小的政黨有自由土壤黨和自由黨（見第十三章）。贊成奴隸制的民主黨受南部種植園主控制，他們同北部的銀行和商業利益串通一氣。惠格黨是韋伯斯特和克萊的政黨，有利於奴隸制的一八二〇年和一八五〇年妥協案都是他們的大作。惠格黨被北部資本家控制，他們和南部蓄奴主結成聯盟。自由土壤黨是名副其實地反對奴隸制的擴展。自由黨代表廢奴運動中主張政治行動的一派。

惠格黨的分裂

新罕布什爾州民主黨人佛蘭克林·皮爾士是蓄奴主的傀儡，他在一八五二年激烈競選中擊敗惠格黨的溫菲爾·斯葛得將軍，當選總統。自由土壤黨和自由黨兩個反對黨得的選票非常少。惠

格党在奴隶問題上，內部意見分歧，分崩离析，竞选失败后，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沒有提出过总统候选人。在它的两位傑出領袖韋伯斯特和克萊逝世的同一年，惠格党也宣告寿終正寢。惠格党既然不能成为北部资产阶级的政党迎接行将到来的革命工作，它就势必死亡。

全国性的惠格党的崩潰产生了美国党，即所謂的“无所知党”。这个党主要是北部拥护蓄奴分子于一八四三年在紐約州創立的²。它是一个沙文主义、本土主义的政党，主要反对的是当时开始的大批移民入境（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〇年間，进入美国的移民共有四百三十一万一千四百六十五人）。它反对国外出生的人，反对天主教徒，反对黑人。它也是一个秘密組織，党徒遇到詢問，只答以“我毫不知道”，因此有“无所知党”的綽号。惠格党瓦解时，这个党发展很快，活跃異常。一八五四年举行州和地方选举，它在馬薩諸塞和特拉华两州大获胜利，在紐約州也几乎得势。它在国会拥有七十五席，党徒有一百五十万人³。一八五五年，在奴隶問題上，党内意見分歧，它的公开的、折衷的政策基本上承袭韋伯斯特和克萊的衣鉢，这是南部死硬派所不能容忍的。在一八五六年大选中，它的候选人費摩尔得票少得令人失望，加速了这个党的解体。对北部工业家的革命目标來說，美国党显然太反动。它苟延残喘，維持到一八六〇年告終，只留下了臭名狼藉的政声。它的历史任务是对反奴隶制力量的团結起破坏作用。

共和党的組成

共和党誕生于反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和反逃亡奴隶法的猛烈斗争。当时民主党、惠格党和美国党三个較大政党都不能成为反奴隶制斗争的政治組織，自由土壤党和自由党則人寡势孤。因

此，人民要求建立新政党，结果是共和党应运而生，并在全国各地发展很快。

一八五四年二月，在威斯康辛州的里本采取了组织新党的初步措施。为了响应惠格党人、自由土壤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号召，在当地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由全国产业大会（早期的全国工会组织）前任秘书兼司库波维倡议召开。一八五四年五月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加速了成立新党的活动。同年七月，在密西根州的杰克孙城召开会议，并在这个州成立政党。从此以后，新党在许多州和地区成立了支部。

当时公众要求一个以自由土壤党政纲为基础的組織，即反对把奴隶制度扩展到其它地域。新党命名共和党，这种命名与其说是出于正式决定，还不如说是出于自发的默契。它沿用了杰斐逊政党的名字。杰斐逊由于把反奴隶制条款订入一七八七年的西北土地法中，被称为自由土壤派的鼻祖⁴。

共和党的发展势如燎原之火。它成立一年后，即在一八五五年，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人便已经在十五个州议会成为多数派，国会中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共和党有十五个参议员和一百一十七个众议员。惠格党人、自由土壤党人、废奴运动者、无所知党人、和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民主党人纷纷参加新党。著名的政治领袖和第一流的报纸都拥护它。共和党在南部力量单薄；它的迅速扩展的势力几乎全分布在从东到西的整个北部。

一八五六年二月，共和党在匹兹堡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同年六月十七日起，在费拉德尔菲亚举行会议，提出约翰·弗里蒙将军和达顿为共和党正副总统候选人。弗里蒙是著名的废奴运动者。“代表中有詹姆斯·布莱恩、查尔斯·亚丹姆斯、荷尔、戴维·威尔莫、塔第阿斯·斯蒂芬、阿尔方索·塔虎特、约夏·吉丁斯、柴恰利

亞·張德勒、歐文·拉芙喬埃、約翰·巴摩爾、薩麥爾·波馬洛埃等人。’⁵ 共和黨的政綱反對廢除一八二〇年的密蘇里妥協案，反對把奴隸制伸展到自由地區，贊成把堪薩斯作為自由州加入聯邦，贊成發展內政，尤其是贊成修建一條橫貫中部的大鐵路。這個政綱是典型的自由土壤黨文件：它要把奴隸制度限制在現存的領域裏面，但并不攻擊奴隸制本身。伍德本說，共和黨“組成的主要目的是反對美國奴隸制度的擴展。”⁶

一八五六年大選中有三個主要候選人：民主黨的布卡南，美國黨的費摩爾，和共和黨的佛里蒙。這是一場艱苦鬥爭的競選。布卡南得到一百八十三萬八千一百六十九票，佛里蒙得一百三十四萬一千二百六十四票，費摩爾得八十七萬四千五百三十四票。布卡南在十九個州獲勝，擁有選票一百七十四張；佛里蒙在十個州獲勝，擁有選票一百一十四張。佛里蒙獲勝的十個州是：康涅狄格，衣俄華，緬因，馬薩諸塞，密西根，新罕布什爾，紐約，俄亥俄，得島，弗蒙特和威斯康辛。他在馬里蘭和特拉華兩州得票很少，他在南部其它蓄奴州根本沒有設立競選的組織。他在政治上的巨大成功使共和黨肯定地成為大黨。北部資產階級手里終於有了武器，可以用來同敵人——南部種植園主周旋了。這個黨是幾個階級的大聯合。我們現在就來分析一下它的組成。

北部資本家

在發起創立共和黨上，北部和西部各州的大多數工業家雖然並沒有出力，但他們很快就涌進來，把持了共和黨。他們在許多問題上同種植園主直接衝突，這些問題在自由土壤派的長期鬥爭中已經尖銳地表現出來。共和黨一開始就成為他們的政黨。在此以前，他們大都是惠格黨員，在黨中居于統治地位；但廢奴運動者如

約夏·吉丁斯，显然无法同南部“死硬派”的杜姆斯同在一个党里共事。还有许多工业家原先隶属民主党，在那里形成拥护自由土壤派主张的少数派。建立共和党的群众运动展开后，工业家基本上摆脱了同惠格党和民主党的关系，转而参加新组织。大多数北部报纸也采取了共和党的路线。

“芝加哥论坛报”是共和党在中西部各州的主要报纸，但在共和党的很多报刊中，以荷雷斯·格里莱主编的“纽约论坛报”最为杰出。格里莱在一八四一年创办“纽约论坛报”，它是惠格党的机关报。它赞成成立工会，提高关税，实施妇女权利，实行节制，制订宅地法，赞成傅利叶派的空想社会主义，同时它也反对大资本家。一八五〇年后，格里莱参加了反对一八五〇年妥协案的斗争，特别是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斗争。他的报纸是全国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家。柏雅·泰勒说过，“纽约论坛报”在西部农业地区的影响仅次于圣经。格里莱在共和党的领导圈子里立刻成为有权势的人物。

虽然北部工业家以及同他们一起的很多银行家、商人和铁路资本家一般支持共和党和它的“再不要蓄奴州”的纲领，但北部却有一部分大金融家、商人和轮船主对这个党兴趣不大。依靠南部供应原料的新英格兰棉纺织业主态度也一样。纽约和芝加哥地区的许多大金融家特别仇视共和党。这些集团隶属于民主党，他们和南部的联系建立在买卖、投资经营和运载大宗棉花的活动上，而棉花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出口货品⁷。事实上，纽约市已变成“南部的一部分”。纽约大商人同南部种植园主有着密切的社会、政治和商业关系，同他们通婚，还投资经营种植园。纽约一位大银行家在南部拥有一个种植园，雇用奴隶一千二百名。新英格兰每年向南部销售价值六千万美元的商品，政治同情便随着这种好交易同时

而来。

紐約大商业同奴隶經濟的勾結非常密切，以致謳歌奴隶制的大理論家戴保竟大言不慚地說，如果沒有奴隶制度，“船只便会在船塢腐爛，华尔街和百老汇便会杂草丛生，紐約的繁华便会像巴比伦和羅馬一样，变为历史的陈述。”在黑人伟大解放斗争的整个过程中，紐約一群拥护奴隶制的銀行家和商人是散布政治毒素的泉源。“据保守的估計，从一八五九年一月到一八六〇年八月，有近百艘輪船离开紐約，从事奴隶买卖。”国会批准一八五〇年妥协案时，被商人控制的市政府在砲台鳴砲一百响，以資庆祝。紐約教会牧师听命于当地商人反动派，他們拥护逃亡奴隶法和其它有利奴隶制措施尤其声名狼藉。紐約成为內战期間“銅头蛇”奸細的主要窠穴。

黑 人

四百多万自由黑人和黑奴是共和党最积极的支持者，虽然他們几乎完全沒有选举权。席卷全国的民族斗争的成敗对他們这一社会集团关系最大。像其它許多人一样，杰出的黑人知識界和政治領袖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对共和党最初有些迟疑犹豫，因为新党政綱具有类似自由土壤派那样的局限性，而且涌进新党的人中許多人帶有机会主义色彩。

迟至一八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道格拉斯还表示支持自由党和該党的废奴綱領。但在共和党提名大会后，他立刻在一八五六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报”上，撰文完全拥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弗里蒙和达頓。主张政治行动的废奴运动激进派五月二十八日在塞拉古斯举行會議，会上曾經提名道格拉斯为副总统候选人，但他謝絕了，轉而全力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一方

面也批評这个党的局限性。这是應該采取的实际做法。道格拉斯認為这样做对,他說“我們已經把惠格党人和民主党人变为共和党人,我們就能够把共和党人变为废奴运动者。”⁸ 这个預言不久便實現了,而且比他料想的实现来得快。

道格拉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行动,在废奴运动者摆脱有害的宗派主义的行动上又前进了一大步。黑人會議运动也立即步他的后尘。这是黑人支持共和党的开始,这种支持繼續了半个世紀之久。

中产階級

北部广大的白人城市中产階級——自由职业者、店主、小制造商等大力支持共和党。他們贊同这个蒸蒸日上的政党提出的自由土壤、高額关税、内政建設等政策。这些政策使他們同南部种植园主发生直接冲突。他們构成新党的支柱之一。

美国废奴社葛利遜派的知識分子坚持他們宗派主义立場。直到內战开始后,他們才加入这个反奴隶制的大联盟。一八五五年一月,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发表演說⁹,他說这个“老”組織已衰退到这般田地,它只有比較少的社員,两家報紙,和半打巡迴講演員,虽然这个社的年終报告还列举許多著名演說家曾替它工作,全国总收入有一万一千四百二十六美元又四角一分¹⁰。至于分裂出来的“新”組織,即美国内外废奴社,它仍然是一个宗派,主要在教会方面鼓动废奴运动的情緒。

在向政治行动和广泛群众运动的进军中,日益增长的废奴力量把这两个宗派撇在一旁。一八四〇年的自由党和一八四八年的自由土壤党,只是废奴力量在綱領上和組織上向前发展的过程的两个阶段。一八五四年共和党成立使这个演进达到頂峯。共和党

到內战爆发时已經把所有反奴隶制力量(包括中产階級在內)統統吸收进来。

农 民

北部和西部农民是組成反奴隶制大联盟的共和党的一个基本部分。在杰斐遜和杰克孙领导的历次运动里农民都是骨干，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大蓄奴主同北部銀行家和商人的勾結。在杰斐遜时代，他們的組織叫民主共和党，后来杰克孙去世后，便改称民主党。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后期，大蓄奴主开始篡夺民主党，不久便牢牢地控制住了它。这是农民开始和这个党分裂的信号。

农民在許多問題上同大蓄奴主发生矛盾。他們要联邦政府拨款进行国内建設，而且要大量的建設，例如公路、运河、鉄道、良好港口等，但种植园主不要这些。农民渴望发展工业和国内市场，因而倾向于提高关税，而大种植园主却热衷于自由貿易，理由我們在前面已談到过。南部种植园主同北部西部农民关系改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迅速增长中的出口商品(主要是运往歐洲的小麦)改变了运输路綫。从前农民把出口貨品装船沿俄亥俄河、密苏里河和密士失必河順流南下，运到新奥尔良。伊利运河和一些鉄路修成后，貨物改由北部路綫外运，从紐約、費拉得尔菲亚和波士頓出口。貨走路綫的更改使西部和北部农民同南部断絕了生意往来，而同北部和东部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貿易关系。

北部和西部农民同南部蓄奴主的最大冲突是土地問題。农民为爭取自由耕种，反对用奴隶耕种、反对把未开垦的处女地变成蓄奴地带而斗争。农民要求政府免費分配土地，建立家园，蓄奴主则为所欲为地尽情攫取土地，来扩大种植园。国会和总统的蓄奴主代理人屢次反对通过农民支持的宅地法案。迟至一八六〇年，拥护

奴隶制的布卡南总统还否决了宅地法案。直到一八六二年内战全面展开时，令人满意的宅地法案才最后通过。

农民同蓄奴主间的土地矛盾在政治上的最高表现，是自由土壤派展开激烈斗争，阻止蓄奴主夺取西部地区建立奴隶州。蓄奴主如果把这些地区拿到手，便可以控制联邦政府。在所有这些艰苦斗争中，农民都站在炮火的最前线。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地方性内战促使大多数农民站到反奴隶制大联合这一边，这个大联合当时正在共和党内部形成起来。

农民同种植园主的这些矛盾也涉及南部自由农民。他们遭到大种植园主横暴的摧残、掠夺和压制。南部各州的农民普遍表示不满，在一些山区，不满情绪非常强烈，因而他们坚决拥护共和党，建立起共和党组织。在边疆各州，这种不满情绪尤其强大，因此它没有让边疆各州参加南部同盟政府，从而肯定地影响了内战的结局，使北部避免了可能遭到的失败。

工人阶级

工人的利益在许多方面也同南部种植园主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南部奴隶劳动的存在不但使自由劳动工资压低，还妨碍了工业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北部工人也感到南部大部分奴隶的贫困使他们的工资受到不良影响，南部奴隶的人数比全国工资工人的人数还多。种植园主反对关税，反对国内建设，反对宅地法案，这也损害了工人的福利。种植园主企图控制新州和加强控制联邦政府同样也是对工人利益的打击。奴隶制度的存在就是对工人争取提高生活水平、争取教育和民主的严重威胁。

因此，同敌视劳工运动的几乎全部资产阶级历史家的说法相反，工人反奴隶制的情绪一直是强烈的。美国工业和废奴运动诞

生地的新英格兰工人尤其是这样。早在一八三二年，馬薩諸塞州罗威尔的棉紡織厂女工就成立了反对蓄奴团体¹¹。史卢特說，“东北部組織起来的工人群众一直仇視奴隶制度；他們是鼓吹废奴制最热心的人。”¹²当然，这是指不包括黑人在內来說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地方的工人政党一般都譴責商品奴隶制度；在內战爆发前，工人在反奴隶制社团和运动里非常活跃。工人发展成为反奴隶制大联盟的基本部分，这个联盟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但是，有一些因素妨碍工人参加反奴隶制运动，其中包括下面几个：工业当时正从手工业阶段过渡到工厂生产，工人阶级刚刚誕生，工人的阶级觉悟比較低；工会力量薄弱，除了零星的地方工人政党外，工人沒有政治組織。因此，工人还没有一个阶级綱領能够明确地把他們的利益和黑人的利益統一起来。此外，在本書第十章里指出过，由于葛利遜和其它許多废奴运动領袖对劳工有强烈偏見，把本来應該是友好的工人們弄得极不相容，这就使情况更加困难了。

此外，这个时期的年輕劳工运动受了几种幻想的迷惑，也削弱了这支反奴隶制的力量。最坏的幻想之一是这种頑固看法：如果奴隶获得自由，就会使大批廉价劳动力出籠，从而压低工人的工資。这种幻想为害很大，北部拥护奴隶制的反动势力曾使尽一切气力来造成这种幻想，天主教和新教教会自然也不甘落后。拥护奴隶制的民主党也把这个幻想作为內战前和內战期間宣传的重点。

这个流行很广的錯誤概念忽視了奴隶制对自由工人工资的箝制影响。实际上，要改善所有工人和奴隶的經濟情况，解放奴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大步驟。这个原則馬克思在他簡明的著名公式中早就說明白了。他說：“劳动在黑皮肤上受着压迫的地方，無論

如何是不能在白皮肤上得到解放。”¹³

內战前几十年間，日益成长的工会一般采取的立場是贊成废除商品奴隶制的。工会經常公开声明它們反对一切奴隶制度，包括工資奴隶制度和商品奴隶制度。因此，全国产业大会在它的一八四五年章程里提出“实行各族人民的平等、自由、博爱”。一八五四年三月一日，紐約举行的一次工人群众大会反对堪薩斯法案，譴責白人和黑人的奴隶制度，就具有这种特色。¹⁴許多劳工組織也同样表示反对这两种类型的剝削。

要求把商品奴隶制和工資奴隶制同时废除虽然在原則上毫无問題，但势必引起了許多混亂。有人主張先进行废除工資奴隶制的斗争，然后再进行废除商品奴隶制的斗争。有人說工資奴隶制比商品奴隶制更坏，也有这种看法，認為废除商品奴隶制的斗争同工資工人为了改善經濟条件而进行的斗争彼此矛盾。正像一个工人在“解放报”上写的，“他們（指工人）并不是不恨商品奴隶制，而是他們更恨工資奴隶制。”¹⁵人們还不能够清楚地認識：废除商品奴隶制是当前历史阶段的迫切任务，必須在酝酿中的伟大资产階級民主革命里加以实现。而废除商品奴隶制正是資本主义工业家反对蓄奴派斗争的迫切要求。在另一方面，废除工資奴隶制是始終要到来的更高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課題，但从政治上說这是若干世代以后的事了。

妨碍工人反对商品奴隶制斗争的另一因素是土地改革問題。当时所有工会都爭取政府免費拨給宅地，希望政府拥有的十五亿英亩土地大部轉到工人手里。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为自己得到农庄而投票”的口号很能吸引工人。但这个合法要求被土地改良者和空想家大肆歪曲。例如“工人鼓吹报”和其它几家工人报纸的主編乔治·伊文斯是有影响的劳工領袖，他認為工人

只有領到政府宅地，才能得到徹底解放。

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伊文斯派土地改良者很為活躍，他們這種觀點使廢奴鬥爭遭到嚴重漠視。冒牌的社會主義者赫曼·克里茨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很多德國移民中很有影響，他直截了當地反對廢除商品奴隸制度，說這樣做對工資工人不利。克里茨說他“不得不……用全力來反對這種廢除。”¹⁶另一個德籍領袖威廉·魏特林也瞧不起廢奴運動，邦克甚至主張支持奴隸制度。

儘管有着這些混亂和困難，工人仍然成為反奴隸制的廣泛政治運動中的力量，尤其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反逃亡奴隸法和反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鬥爭中更加明顯。他們一般地沒有受到伊文斯、克里茨、魏特林、邦克等機會主義者的思想影響¹⁷。他們基本上擁護自由土壤派的立場，反對奴隸制的擴張。他們特別清楚蓄奴主是他們得到宅地的障礙。當時的工人大會、勞工會議和示威都這樣表示過¹⁸。一般說來，還沒有發展起來的工人階級在奴隸問題上採取了北部工業家的政策：首先是爭取自由土壤，最後廢除奴隸制度。

工會工作者積極參加了一八五四年共和黨組黨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威斯康辛州里本市的共和黨主要創始人波維就是紐約著名的勞工領袖。但有許多工人仍然不願離開民主黨，因為民主黨具有傑克遜的傳統，同情在國外出生的工人。他們對參加共和黨遲疑不決，因為共和黨帶有所謂無所知黨的色彩，而且受工人的敵人、資本主義工業家所領導。工人要十分通情達理才能認識到：向種植園主作鬥爭對他們自己極其重要，甚至同傳統的敵人——資本案結成統一戰綫都是應該的。

有組織的勞工積極參加了一八五六年的大選，在這次重要的選舉里，他們一般支持共和黨候選人佛里蒙。工人的口號是“要自

由土壤，要自由劳动，投佛里蒙的票”，和“一天賺一角錢工資，我們不干”。竞选进行时，工人在匹茲堡召开了两万五千人的群众大会，可以想見他們参加选举的声势。大会斥責奴隶制度，說明目前的政治斗争严重地涉及我們的阶级利益”，“在重大危难面前，我們已經拋棄了次要的分歧。”大会警告說，如果种植园主把他們的制度扩展到新地区，他們就会掌握政府的大权，“他們就会把这个大权扩展到我們头上来。”¹⁹ 随着反奴隶制斗争的不断尖銳化，到了一八六〇年关键性的大选时，工人已經成为共和党反奴隶制革命联盟的基本力量。

馬克思主义者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美国工人运动的新力量——馬克思主义——开始发展起来。它在教育和动員工人进行反商品奴隶制的伟大斗争中起着根本性作用。美国第一批鼓吹馬克思主义的人大部分是德国移民，其中以工人居多。其中杰出的要算約瑟夫·魏德迈耶²⁰；此外有佛莱德里克·左尔格、阿道尔夫·杜艾、杰柯比、赫曼·迈耶、罗伯特·罗薩等人。他們大多数是政治流亡者，在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中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战友。不久他們便把住在紐約、芝加哥、辛辛那提、圣路易、密尔窩基等重要城市的大批德国工人爭取到反奴隶制斗争里来。在这些城市的人口中德国人占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²¹。

馬克思主义是关于經濟、政治、社会发展的科学。它虽然渊源于歐洲，但像其它科学一样，基本上是国际性的。它使美国工人科学地認識到美国經濟政治发展的进程。它闡明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它把美国工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周期性經濟危机問題闡述得一清二楚。馬克思主义提出一个明确綱領，把工会运动和政治斗争

結合起來。它向工人指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明確的最終遠景，這個社會的基礎是無產階級專政，即工人階級和它的盟友執政。所有這些都把美國勞工運動推到前所未有的更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

即使在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得不向提倡美國國情特殊論的人，特別是土地改良者作鬥爭。這些人認為美國代表一種新型的社會，同歐洲根本不同。馬克思主義者當時——現在也一樣——最重大任務之一，就是使工人相信美國社會同所有其它國家的資本主義根本相同，它同樣受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和衰亡的規律所支配。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得不向許多德國工人的宗派主義傾向作鬥爭，這些工人置身于美國勞工組織之外，一心只關懷在德國的階級鬥爭。

馬克思主義者立刻成為德國工人的工會運動和政治活動的領袖。德國人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力量，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移民（其中多數是工人和農民）曾經達到每年二十萬人的最高數字。馬克思主義者自然很早就注意奴隸制度問題，這個問題當時已經成為美國全國議論紛紛的大事。馬克思恩格斯是廢奴運動者，美國主要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例外。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工人在奴隸制度上面臨着三大問題：必須（1）了解到他們的經濟利益同解放黑奴完全一致；（2）認識到廢除奴隸制對美國民主進一步的發展有絕對必要；（3）認識到必須把一切同蓄奴主利益有矛盾的力量結成大聯盟。

馬克思主義者的政策基本上是根据上述原理制訂的。他們抨擊克里茨、魏特林之流和其它擁護蓄奴制的反對派在工人階級內部所散布的影響，並且終於粉碎了這種影響。他們做了許多工作，使工人相信解放奴隸就會大大促進他們的階級利益。在他們的群

众中也不乏动摇之人，他们人数虽少，但依然进行了广泛有效的废奴运动。一八五二年，阿道尔夫·杜艾在得克萨斯州圣安多尼奥办报，鼓吹废除奴隶制度，一八五五年，他受私刑暴徒的威胁，亡命出走。马克思主义废奴运动者赫曼·迈耶在阿拉巴马州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约瑟夫·魏德迈耶在一八五七年成立的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和中西部各州类似的组织中是一位不屈不挠的废奴战士。一八五一年，克利夫兰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决议“采用一切对废除奴隶制有利的手段，因为这个制度完全不符合真正民主的原则。”

在马克思的教导下，共产党人认识到美国工人阶级要取得进展，就必须废除商品奴隶制。他们也认识到工人必须同一切反奴隶制力量合作，甚至同剥削工人的北部工业家合作。早在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德国时说得很清楚，“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行动时”，共产党人就同它一起去战斗²²。

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建立共和党的运动。他们向共和党里的“无所知党”分子的活动展开斗争；他们尽力在新党内部扶植工人的势力。受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美国工人同盟在争取工会支持共和党一事上是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者以极大的警觉性从事反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斗争，向工人阐释了这个法案的穷兇极恶的威胁。他们大力为约翰·布朗起义辩护，驳斥了那些在这革命行动面前表示动摇的人的论调。在一八五六年的重大竞选中，他们也很活跃。他们在这次斗争中最重要的行动是，一八五六年二月在伊利诺州得卡特召开二十五个报纸编辑（包括美籍德国人在内）的会议。会议目的是团结一切反奴隶制力量，争取当年选举的胜利。在一八六〇年的选举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第十八章

反奴隶制的思想斗争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南部蓄奴势力的攻势面前，反奴隶制的力量有着三项基本任务，虽然这些任务当时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三项任务是：（1）发动一次有组织的政治运动，这项运动要有足够的力量来击败奴隶主；（2）展开一项获得相当群众支持的革命纲领；（3）对奴隶主开始革命行动。历史证明这些任务在实行中差不多都没有指导性的理论，但最后却都完成了。在第十七章里，我们看到第一项任务已经因共和党的成立而实现。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谈到第二项任务，就是发展一项革命政治纲领，给完成第三项任务，也就是最后一项任务——把革命性的内战进行到底——做好准备。

奴隶主对奴隶制的辩护

实行了整个西半球的美国奴隶制是历史上最大的罪恶之一。奴隶制本质上是属于经济范畴。种植园主为了个人发财，想雇用尽可能便宜的工人给他们经营种植园，因此就用强迫和暴力手段对黑人施行奴役。他们在非洲劫夺了黑人，把他们绑架到美洲，剥夺了他们一切人权，强迫他们在皮鞭下愚昧无知地并极度贫困地终生劳作。但奴隶主是不敢暴露奴隶制的罪恶真相的，所以一开头他们就用各种道德和法律的理由掩饰他们的罪恶。

宗教是种植园主用来給奴隶制披上道德外衣的最有力的工具。他們的传教师极善于从聖經中寻找詞句来为奴隶制度辯护。他們把黑人描写成受了上帝譴責的人，上帝罰他們要給白人忠順地并且毫无代价地劳作一輩子。最初，这些奴隶販子还借口說，他們的目的是使黑人信奉基督教，可是等到奴隶們想借此得到解放，开始信奉基督教的时候，他們竟連这句容易揭穿的假話也拋棄了。基督教对黑人來說并不是什么解放的大門，倒是奴役們的鐵鏈。种植园主除了給奴隶找到宗教上的制裁以外，还編造了一些很勉强的理由說：黑人智力不如白人，天生就該做奴隶；黑人在奴隶制度下比在非洲的故乡生活反而富裕；奴隶制是使美国的糖、菸草、和棉花种植园能够繼續生产的唯一办法等等。

到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后期，奴隶主竭力从思想上为奴隶制进行辯护。这首先是因为棉花生产大为扩展，使种植园主在一切战綫上都增强了攻势；大部份原因也是答复北部废奴运动者的凶猛而正中要害的攻击。这种攻势自从一八三八年葛利遜的“解放报”創刊以后就銳不可当地高涨起来了。以卡尔洪为首的、拥护奴隶制的政治領袖們把奴隶制鼓吹为“美德，真正的美德”，并根据这点为它辯护。他們一再主张各州应有管理自己特殊制度的权利。传教师把南部的教会从新教中分出去，以便利他們更好地去支持奴隶制。“經濟学者”赶快証明奴隶制是伟大的进步經濟力量，說是如果没有它，南部生产就不会普遍发展，全国工业就不会进展了。“历史学者”也宣称黑人对于世界的文化毫无貢獻。“人种学者”認為非洲和其他各地的黑人都是无法挽救的落后的原始人，而且根本就算不得是人。至于“生物学家”，他們一見达尔文的进化論問世，就加以歪曲，說这書把黑人列为智力低劣的种族。無論南北，所有为奴隶制辯护的人都在思想上对黑人进行了一致

的攻击。

廢奴运动者的反击

在反奴隶制的社团中以及在黑人会议运动中组织起来的北部廢奴运动者，以更猛烈的攻势还击奴隶主的宣传攻势。象这样激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在美国是空前未有的。和这次大规模辩论进行的同时，还有以一八五〇年妥协案、逃亡奴隶法、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德莱德·斯葛得判例和约翰·布朗袭击案等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

廢奴运动者从各个角度攻击奴隶制度。他们斥责州权的荒谬，反驳南部对土地领导权提出的政治要求。他们的传教师引经据典反驳南部传教师为同情奴隶制度而引用的圣经词句。赫尔波通过他写的“迫在眉睫的危机”一书粉碎了南部经济学家的宣传。斯托维夫人通过她的“黑奴吁天录”拆穿了种植园主的虚伪人道主义的花言巧语。葛利遜、道格拉斯、菲利普斯、还有许多人都对奴隶制给以沉重的打击。

廢奴运动者的中心问题是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抗议，反对侮辱和迫害黑人。他们进行斗争，争取黑人解放，争取奴隶的基本人权——象本人的人身、家庭、财产所有权，以及行动自由、决定自己的经济地位的发言权等，这些权利是宪法和人权法案都不屑一提的起码权利。

白人廢奴运动者一般都反对黑人隔离制度，但这时单就公民权和黑人充分享受社会平等的两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却不多。这些要求，特别是到了这个时机，主要是由黑人廢奴运动者出面争取的。老实说，白人廢奴运动者中间还流行着相当浓厚的白色沙文主义，即白人优越感¹。因此活跃在这狂风暴雨般的几十年中的一

些极为出色的反奴隶制的战士中間，竟然有斯托維夫人、林肯和鼓吹反对黑人的赫尔浚三人都主张黑人向海外移民——这是一項臭名昭彰的白人优越論者的阴谋。

奴隶制的辯护者集中精力在群众中間強調政治和社会平等的种种“恐怖”；借此来灌輸白人优越的論調。按照白人优越論者的說法，政治和社会的平等意味着黑人的統治；他們当时和今天一样地喊叫道：“难道你愿意你的姊妹嫁給一个黑人嗎？”

黑人废奴运动者中間的知識分子在這場全国性尖銳的爭辯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不仅在人道主义、政治和經濟各方面进行废奴运动的斗争，还特別在历史、人种学、和生物学方面为黑人辯护，这是白人废奴运动者大为遜色的。一八四八年，著名黑人废奴运动者賈勒特出版第一部黑人史“过去和当前情况，与有色人种的命运”；一八五一年，奈尔描写黑人兵士在一七七六年和一八一二年两次战争中的作用的小册子問世。最重要的是一八五四年七月十二日道格拉斯在西部后备兵学校发表的演說，題目是“从人种学看黑人的权利”²。道格拉斯在这篇演說里攻击一班维护奴隶制度的伪科学家們要“把黑人划出人类种族”以外的企图，他闡释了“人类种族的单一性”以及黑人和安格魯·撒克遜人的平等地位。他还钻研了非洲历史，証明黑人和埃及的燦爛文化成就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次遍及全国的反奴隶制的大規模辯論，給后来无数黑人学者在研究黑人过去和現在历史与文化方面打下了基础。道格拉斯和其他一些人所写的这类著作大大提高了黑人的民族自觉。

相持不下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关于奴隶制問題的热烈辯論，表現了資本主义的两个敌对派別之間的一場少有的爭吵：一边是南部种植园

主及其过时的生产制度；一边是代表整个资本主义利益的北部工业资本家。他们互相揭发、诋毁对方的剥削制度，就在这互相揭发之中吐露了一些对方的真情实话。资本主义的丑恶勾当在任何国家还没有象这样从内部彻底地宣扬出来。

南部的人公然为他们奴役和剥削黑人行为分辩。他们的头子卡尔洪——死于一八五〇年——曾说，任何社会必须有一个被剥削阶级作为依据，而且只有基于这样的安排才会有进步和文明。他认为劳资在奴隶的身上就会结合起来，因此在南部劳资是不会发生冲突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自然法则，劣等的黑人生成就是奴隶。卡尔洪还认为奴隶制不只是生产的理想形式，也是民主的理想形式。他颂扬它是“世界上自由制度的最可靠、最稳固的基础。”³

因此，南部的人公开说他们的商品奴隶制比北部的雇佣奴隶制更加人道、更加民主并更有成效。他们还说南部的黑奴比当地遭受残酷剥削的白色工人的境遇还要富裕些。一八五八年三月四日，参议员哈蒙德在国会里危言聳听地发挥了这个一般观点。他对北部的工业家说：“你们那整批的所谓体力劳动者和‘职工’实质上就是奴隶。我们双方所不同的就是我们的奴隶是终身受雇，报酬优厚。我们的人民没有饥饿、乞讨和失业，我们也没有雇用过多的人力。你们的奴隶是按日受雇，没人关心，报酬微薄，这种情况在你们任何大城市、任何街道、任何时候都是触目惊心的。哼，你在纽约城任何一条街上一天里看到的乞丐，比你一辈子在整个南部所看到的还要多。”⁴ 哈蒙德和南部其他贵族最后甚至假惺惺地为北部工人洒同情之泪，把美国北部和英国所有工业中心的极度贫困描写一番。他们特别谴责工业家，因为工业家奴役同种类的人，同肤色的人；而种植园主只是奴役“外来的低劣种族”。至于被他

們当奴隶使喚的自己亲生的混血儿女，他們却一字不提。

北部先进工人对南部这一切宣传的回答只有一句話，他們認為商品奴隶制和僱傭奴隶制都要不得，主张一律取消，但是北部工业家由于南部揭穿了他們的工人普遍遭受的恶劣境遇感到非常不安。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亨利·威尔遜，这位废奴运动者給了参議員哈蒙德一个答复，把一件坏事尽力說成好事，他說明新英格兰一家鉄工厂的工人每天賺一块錢，但是在南部做同一行业的工人每天只賺五角，其他的工資可照这个比例类推。苏列特說：“要証明南卡罗来納州参議員誤解了南部的社会情况是容易的，但要駁斥他講的关于資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自由劳动人民的关系的話却是很难。”⁵

“黑奴吁天录”

在这紧急关头，为黑人解放事业給了敌人一次极沉重打击的是斯托維夫人的反奴隶制名著“黑奴吁天录”。这部伟大著作起初是在一八五一年六月由“民族时代”报連載发表，后来在一八五二年印成单行本。斯托維夫人在辛辛那提住过十八年，从那里一过俄亥俄河就是蓄奴的肯塔基州。她对这种“特殊制度”非常了解，这特别是由于她帮助过黑奴从“地下鉄路”逃跑的緣故。因此，她才能把奴隶制度的基本实况写进她的名著里，这本书震撼了美国和全世界⁶。

“黑奴吁天录”的出版非常成功，因为它的出版正当奴隶制辯論达到紧要关头时，它直接接触到这件本国重大問題的核心。在一年之中这部書銷售了三十万册，最后銷行到几百万册。北部的人深为这部描写黑奴悲惨生活的生动故事所感动。这書还曾改編为剧本上演过，在几十年当中演遍了全国各地，这書在国外也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曾經譯成德、俄、波兰、中国、孟加拉、芬兰、波斯、法、意和其他許多种文字，在英国出書的第一年就銷行了将近二十万部。托尔斯泰、赫尔岑、海涅、狄更斯、乔治桑、馬考萊和欧洲其他知名作家都对这書称頌备至。

“黑奴吁天录”給了奴隶制度一个沉重的打击，打得南部目瞪口呆。林肯把斯托維夫人称为发动南北战争的小妇人。贊助奴隶制度的作家則拚命攻击这書，說它荒謬絕伦，但斯托維夫人却能从奴隶的实际生活中提出一件件暴行的确凿証据予以回答。她还說出了湯姆叔叔、伊麗薩、和小伊娃等等的真实人物(湯姆叔叔是約希亞·亨森)。南部作家們妄图抵消“黑奴吁天录”一書的巨大影响，写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書籍、文章和詩歌，为奴隶制度辯护。巴林頓說三年中間南部刊行了不下十三部拥护奴隶制度的小說。

斯托維夫人对奴隶制度的譴責是极为出色的，但她医治这种恶疾的方法却空洞无物。实质上她是一个葛利遜式的不抵抗主义的基督徒，她主张把黑人最后送回非洲去。她說：“讓北部教会以基督的精神收容这些可怜的受难者吧；收容他們在基督教共和国的社会和学校中来領受教化，一直等到他們的道德和知識都相当成熟的时候，再帮助他們渡回彼岸〔指非洲〕，以便把他們在美国学到的东西付諸实践。”⁷

“迫在眉睫的危机”

赫尔波在一八五七年写的“迫在眉睫的危机”給奴隶制又一次沉重的打击⁸。斯托維夫人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打击奴隶制度，而赫尔波則从經濟方面下手。赫尔波来自北卡罗来納州，他的出身是“穷苦白人”。他說过这样的名句：“我們認为奴隶制是最費錢而且最不賺錢的玩艺，更不必說它是罪恶和可恥的了。”(第三一頁)

他为整个南部的利益辩护，以反对种植园主的狭隘的阶级利益。

赫尔波说：七十多年前，南部凭它的丰富资源，一开始是和北部并驾齐驱的，可是现在“我们眼看它完全变得落后，衰败，萧条，而且丢脸了”。（第八四页）他把这种惨状的起因归罪于奴隶制度。他还说北部的制成品和资本比南部多得无法相比，田地的生产价值远远超过南部；兴修的铁路也比南部的铁路长得多；单拿纽约一州的动产和不动产的价值来说，就比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密苏里、阿肯色、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等州财产的总数（再加上这些州的奴隶）还要大。

赫尔波说：“一切自由州都是一样的，一切蓄奴州也都是一样的。前者的显著特点是富有、智慧、能力、进步和繁荣，后者的显著特点是贫穷、愚昧、懦弱、懈怠和浪费。”（第一一〇页）他还说奴隶制只是对于少数大奴隶主有利。关于穷苦的白人群众——他是从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他说：“贫穷、愚昧、和迷信是南部非奴隶主的白人具有的三种主要特点。许多人从长大成人，一直活了一辈子还没有一天手里有过五块钱。数以千计上了年纪的人，连一个大字都不识。”（第三八一页）

赫尔波是废奴运动者，但属于特殊类型的释奴运动者。他主张逐渐地取消奴隶制。他预料奴隶制取消之后地价就会大大上升，结果奴隶主可以从这里取得补偿。于是以北部工业为模范的优秀的新工业主义勃然而兴，这样大家都得到了好处。至于那些被解放了的奴隶，将运送到非洲去做为移民。赫尔波攻击黑人，说他们是白人的竞争者，后来并反对重建南部的重要措施。

“迫在眉睫的危机”一书哄动了全国，声势之大仅次于“黑奴吁天录”，它的销售数量超过三百万部。共和党人把它奉为真正的课本，在一八六〇年选举运动中散发了十万部。参众两院的议员有

六十八人公开地为它捧场。这书还运送了好几千部到南部，使得那里的人惊惶失措。南部的邮局局长不肯把书送给收件人，密探队到处搜寻焚燬，还有一些人因为收藏了这部禁书而遭到侮辱。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辯論

一八五八年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进行的大辯論是有关奴隶制的全国規模討論中一个重要部分。林肯和道格拉斯分别是伊利諾州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参議員候选人。在这以前一次尖銳的非正式的公开論战中，他們两人对于从八月二十一日至十月十五日在伊利諾州的渥太华、弗利波特、琼斯保罗、查理斯顿、盖尔斯堡、昆西、和阿尔敦等地举行的一系列联合討論表示同意。这些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討論已經引起了全国的注目，甚至为一八六〇年那次重要的总统竞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打开了場面¹⁰。

林肯于一八〇九年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森林地区。他的父亲是木匠，他本人年輕时也是劳动者。他没受过正式教育，但努力自学法律的结果竟担任了伊利諾州的出庭律师。他曾四次选进了伊利諾州議會，并在美国众議院担任一屆議員（一八四七年——四九年）。林肯早年是自由党人，但在一八五六年改入共和党，参加这年該党副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沒有成功。一八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他被选为共和党代表伊利諾州的参議員候选人。在他接受候选人提名的时候，他发表他的著名发言：“内部分裂了的家庭不能持久”，“这个政府不能永远維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他認為双方总有一边会得到决定性的胜利。他認為奴隶制度是“罪恶”、“違反正义”，是政治上的危險，他反对这个制度再扩展下去。后来他在一八六四年曾說过：“当然我是反对奴隶制的。如果奴隶制不是錯誤，还

有什么是錯誤呢？在我的記憶中我的想法一直是如此。”¹¹可是林肯最初并不是廢奴運動者。他在早期工作中，曾經尖刻地攻擊過廢奴運動者，而且有一次還充當肯塔基一個奴隸主的法律顧問，替他設法追回一個逃亡奴隸¹²。

道格拉斯曾任芝加哥鐵路律師，他的政治生涯已在第十六章中略加敘述。他是一個富翁，對奴隸制是一個調和者。他同克萊和韋伯斯特共同制定擁護奴隸制的一八五〇年妥協案。並與臭名昭彰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有密切聯繫，這個法案是以他的“平民主權”的州權原則為根據的。道格拉斯是伊利諾州民主黨的正式領導人物，由於他的身材矮小、聰明機警，大家稱他為“小巨人”。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辯論涉及奴隸制問題的許多方面。林肯說：“這場爭論的真正焦點……是一個階級認為奴隸制度是錯誤的想法，而另一階級認為奴隸制度不是錯誤的想法。”他說明共和黨人屬於前一类，民主黨人屬於后一类。他還斷言制定憲法的祖先宣布的人類一律平等是包括黑人在內的。後來他却違反了他對憲法這樣寬泛的解釋，竟向聽眾一再申述他不主張黑人有政治和社會的平等地位。道格拉斯在回答林肯的演說中沒有攻擊奴隸制，反而給以暗中的支持。他干脆否認憲法規定黑人政治上有平等的地位，認為只有看各州的具体情况才能給他們一些權利和特權。作為一個盛氣凌人的白人優越論者，道格拉斯說：“我們這個政府是在白人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白人為了白人的利益而設的，白人認為應當怎樣管理，就怎樣管理。”

林肯宣稱奴隸制度最後是要消滅的。他說共和黨人“希望獲致一種政策使奴隸制將來會當做一種罪惡而和平結束”。但他接着又說：“凡是已實行奴隸制的各州，我都不打算對他們進行直接或間接的干涉。”林肯贊成修改逃亡奴隸法，然後付之實施。他支持

在首都以賠償奴隶主的办法来废除奴隶制。道格拉斯駁斥林肯的“内部分裂了的家庭”的說法。他說奴隶制最后消灭的意見不可避免地会干涉蓄奴州的奴隶制，这正象后来的結果那样。他还說：“我認为我們的政府能够容忍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裂局面永久維持下去，正如我們祖先那样的安排。”这句預言是很不高明的。

在堪薩斯州法案和斯葛得判例問題上反映了全国这场激烈辯論的中心問題是，政府是否有責任和宪法上的权力使領域內的奴隶制合法化，或加以禁止。林肯采取的立場本質上是传统的自由土壤派的立場。他坚持斯葛得判例應該翻案，国会对联邦控制的地区的奴隶制特別應該取締。他說，如果不是这样，那末那里的奴隶制不管有沒有法律的認可都会发展起来的。堪薩斯州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林肯还說：“把奴隶制当作罪恶看待的办法之一，就是規定它不得再发展下去。”

針對林肯的自由土壤派的提案，道格拉斯用种种煽动言論提出他的“平民主权”的論調，意思是各个地域的人民都應該通过公众表决来表示他們要不要奴隶制。从表面上看来，这种說法是很民主的。但林肯彻底揭穿了這個論調，指出斯葛得判例已經使奴隶制在全国成为合法化，因此地方法律不管是建立或取消奴隶制都是不符合宪法的。这样，林肯就把渴望当选总统的道格拉斯逼得左右为难。如果道格拉斯拥护国会无权决定各州和各地域的奴隶制，他就会在南部失去很多的支持；如果他認为国会无权过問，而是地方上才有这种权力，他就会丧失北部的支持。于是道格拉斯采取了第一条路，結果是失去了南北双方的支持。

道格拉斯是一个优秀的演說家和出色的辯論家；而身材高大、并不漂亮的林肯虽然是一个具有說服能力的演說家，可是說話緩慢，嗓音不佳。民主党的報紙大肆叫囂說，“小巨人”把森林地区的

伐木者打得一败涂地了，但结果并不是这样。在伊利诺州议会（当时美国的参议员是由州议会选举的）道格拉斯以五十四对四十六票当选。林肯本来很可能以多数票获胜，因为伊利诺州是共和党的大本营。事实上，这次大辩论的胜利是属于林肯的。它给林肯在一八六〇年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铺平了道路，而道格拉斯却因这场辩论丧失了在那次选举中获得民主党多数票的机会。

第十九章

一八六〇年的总统竞选

从一八五〇年——六〇年这十年中，南部种植园主体系和北部工业家和民主力量之间的政治斗争逐渐达到高潮。棉花的产量迅速增长，因而种植园主的气焰也跟着嚣张起来。工业生产也很快地在发展着，北部工业家对奴隶主的傲慢的要求越来越不甘心顺从了。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十年当中这次巨大冲突已经达到局部武装斗争的顶点，等到这个时期的末尾，全国就迫近了革命。

这紧急的十年是以不祥的一八五〇年妥协案开始的。接着是一连串的重大事件接踵而来，如一八五〇年的逃亡奴隶法，一八五一年“黑奴吁天录”的出版，一八五四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一八五四年共和党的组成，一八五六年该党竞选的巨大胜利，一八五七年的斯葛得判例，一八五七年“迫在眉睫的危机”的出版以及一八五九年约翰·布朗的起义。围绕这些事件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群众斗争，而这些斗争由于一八五七年侵袭全国的一次严重经济危机而更形尖锐。最后再加上一八六〇年的总统竞选，全国就步上了革命的顶点。

“無所知党”代表大会

在这不幸的一八六〇年中，各大政党的代表大会都是在四月至六月之间举行的，五月十六日美国党或“無所知党”的残余分

子用立宪联邦党的名义在巴尔的摩召开党代表大会，提出田納西州的約翰·貝尔为总统候选人(他打败了得克薩斯州的豪斯頓)，馬薩諸塞州的埃佛勒特为副总统候选人。

美国党从一八四三年成立以来一直就执行着狹隘沙文主义政策，培养了对国外出生者，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黑人的仇恨心情。一八五六年該党在政綱中用下面一段話說明它的总路綫：“美国必須由美国人来管理，因此應該优先选择在國內出生的公民担任市、州、联邦政府的一切职位。”¹ 但在一八六〇年，这个反动政党的残余分子又通过了一个专门标榜爱国教条的政綱。它毫不关心奴隶制的问题，好象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似的。这个政綱是“无所知党”的最后哀鳴，它在一八六〇年的竞选中終归消灭了²。

共和党代表大会

一八六〇年五月十六日，只有六年历史的共和党开始在芝加哥举行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各自由州和特拉华，馬里兰，密苏里，弗吉尼亚等地的四百六十六个代表。以“威尔莫但書”出名的威尔莫被选为大会主席。这个党是拥有資本家，商人，知識分子，农民和工人的形形色色的集团，而以資本家居于领导地位。在当时这些階級还很少有各自的組織，如雇主协会，农民团体和工会等等。因此这个革命的同盟还不是这些階級力量的团結，而只是一般的聚合。参加代表大会的有主张提高关税的資本家，自由土壤派的农民，自由党的知識分子，和反对奴隶制的工人。使他們湊攏到一起的是他們对共同敌人(即南部种植园主)进行联合斗争的必要性。

虽然代表之間的政見有很大分歧，但大会并没有遭遇什么困难就决定了一个政綱，这个政綱在大会的第二天获得一致通过。政

綱重申獨立宣言的原則，擁護“非依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的主張。根據這個主張，大會否認“國會、地方議會或任何人有權在美國任何准州中給奴隸制以合法地位”。共和黨宣稱“在美國的一切土地上，正常的狀況就是自由的狀況”。共和黨對於要“把奴隸制普及於美國的准州”那個新的論調（即斯葛得判例）表示驚訝。它特別斥責皮爾斯政府強迫受圍攻的堪薩斯人民施行奴隸制的兇惡陰謀。這個黨的政綱本質上是自由土壤派的文件，它既沒有對奴隸制特別加以抨擊，也沒有預見到奴隸制的最後消滅。

大會批准保護關稅政策，以便使工人獲得優厚的工資，農產品賣到適當的價錢，製造商有厚利可圖。大會的政綱還替農民要求一項稱心滿意的宅地法；替出生國外者要求充分保障他們的民權和公民權；替整個國家要求一項改進內政的積極政綱，特別強調要修建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³。

大會上有三種明顯的政治傾向。由廢奴運動者所組成的左翼——他們的領袖是斯蒂芬、沙納、道格拉斯、貝爾尼和其它人等——他們竭力要完全廢除奴隸制；走中間路線的是林肯的自由土壤派，他們批評奴隸制，指望它將來會自行消滅；團結在西華德等人周圍的右翼只要保存奴隸制，但不打擊它，黨的政綱實質上是奉行右翼的政治路線。內戰爆發後的十八個月中，這個政綱就變為林肯執政的一般政綱了。

林肯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

黨代表大會的真正鬥爭表現在總統候選人的選舉上面。參加競選的主要是紐約的西華德和林肯兩人。西華德早年是奴隸制的公開敵人，但到了一八六〇年他却向奴隸制度大大地讓步。他曾

經痛罵約翰·布朗，而且越來越遷就種植園主的無饜要求。在芝加哥黨代表大會上比較保守的分子都贊成他做總統候選人。由於和道格拉斯參議員一場有名的辯論，林肯在國內聲譽日隆，他得到了西部農民、西部邊疆人民、城市工人和商業團體的有力支持。

大會的第三天舉行投票。只要過半數的票就可以決定總統候選人人選了。第一次投票中西華德得一百七十三票半，林肯得一百零二票。但在第三次投票中，林肯得二百三十一票半，西華德得一百八十票。因此，有幾個州便改變了投票對象，使林肯得到了過半數票。這是中間派和左翼集團的勝利。緬因州的漢尼巴·漢姆林被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

在提名林肯為總統候選人一事上，馬克思主義者如約瑟夫·魏德邁耶、杜艾等人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的作用在不讓佛里蒙當選，否則他就會打敗林肯，而讓西華德獲得勝利。在黨代表大會之前，馬克思主義者影響很大的紐約、芝加哥及其它地方的德國工人也曾經號召大會堅強地反對奴隸制。他們的其他活動中有一項是芝加哥“德意志之家”召開的著名會議。這是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會議，杜艾出席了該會，魏德邁耶代表芝加哥德國工人運動而出席。會議向共和黨代表大會提交幾項決議，敦促大會“要以極端仇視奴隸制的心情來採行這些決議”⁴。參加大會的德國人和工人都熱烈投林肯的票，因為林肯在工人、農民、和出生外國者中間是享有盛名的。

民主黨的分裂

一八六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民主黨在南卡羅來納州查理斯頓召開黨代表大會。參議員道格拉斯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傑出競選者。但一開始他就遭遇南部各代表團的強烈反對。他們憤恨他

在两年前和林肯进行大辯論中所詳細闡述的“平民主权”的理論。南部的人毫不留情地向他猛烈进攻。他們不惜脱离联邦，不愿接受道格拉斯的州权观点。他們現在根据斯葛得判例，認為奴隶制已經成为全国的制度，并且获得了宪法的保障，国会对它既无权承認，也无权取消。

这个观点在大会一开始时就由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納州的阿維利先生加以闡述：“美国的国家民主对准州的奴隶制問題坚持下列的主要原則：第一，国会无权取消准州中的奴隶制；第二，地方議會无权取消当地的奴隶制，也无权制定任何法律来破坏或損害对奴隶的财产权”⁵。后来阿維利还仔細修訂他的提案，把取得古巴土地和忠实执行逃亡奴隶法案也包括进去。

阿維利的提案虽然得到提案委员会过半数的支持，但被大会否决了。因此密士失比、路易西安那、佛罗里达、得克薩斯、阿拉巴馬、乔治亚和北卡罗来納等州的代表团在阿拉巴馬州代表团的領導之下退出大会。大会剩下的事情是进行投票，參議員道格拉斯的票数占先，但直到五十七次投票之后，还没有一人得到应有的三分之二票，大会宣告休会，定于六月十八日在巴尔的摩重开。

經過这次挫敗，主张脱离的南部代表們召集會議，通过了由阿維利拟定的政綱。他們随即休会，等到六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再在里士滿开会。民主党的正式代表大会却在巴尔的摩重开，經過了一番爭辯，伊利諾州的道格拉斯和阿拉巴馬州的費茲帕特里克被选为正副总统候选人。主张脱离联邦的代表大会也如期在六月开会，提出了肯塔基州的布瑞金瑞治和奥勒岡州的約瑟·兰恩为正副总统候选人⁶。

現在民主党恰好是一分两半，在竞选中提出两套对立的人选。这两派的政綱⁷都支持实施逃亡奴隶法，取得古巴土地和修建一

条連貫密士失必和太平洋海岸的鐵路。但在导致政党内部分裂的那項关于国会和地方政府权限的爭执不休的問題上，布瑞金瑞治派的脫离运动者坚持奴隶制按宪法規定在任何地方都是合法的，无論国会或地方政府都不得加以干涉。另一方面，正式代表大会的道格拉斯派虽然一般承認斯葛得判例中最高法院的决定，但还是希望有一个以“平民主权”的理論为基础的新的决定。

一八六〇年的竞选

竞选运动反映南部各州行将到来的脫离活动。布瑞金瑞治对各州的脫离活动表示隱隱約約的支持。道格拉斯主张統一，但不打击奴隶制。林肯拥护統一，但主张在現有的范围内限制奴隶制。共和党在南部十个州中沒有一张候选人名单。民主党实际上在每一个州里都有兩組候选人。但参加竞选的这两党沒有一人提議取消奴隶制。

林肯积极爭取北部商人的支持，他这种努力并没有白費。正如福克納所說：“共和党的政綱以強調保护关税，无償地給移民和太平洋鐵路的修建以土地，以及再度声明反对扩张奴隶制等，向东北部的商人表示拉攏。”⁸但在紐約，反林肯的情緒却很强烈，那里的資本家有一个臭名昭彰的拥护奴隶制的集团。“商业杂志”嘲笑地說当地五十三个銀行只有五个拥护林肯⁹。道格拉斯、布瑞金瑞治和貝尔三人的势力在紐約組成了一個混合竞选名单。威廉·艾斯脫和其他富翁据說花了二十万元打算阻止林肯在紐約州获胜¹⁰。虽然如此，林肯还是以五万张过半数的选票在这个州取得胜利。

林肯在北部和西部的农民中間是很得人心的，但在俄亥俄、印第安納和伊利諾三州遭到强烈的反对。“一八六〇年約有百分之

四十的中西部人有南部人的血統。”¹¹ 棉花生产的扩展无情地排挤了小农，使他們逃亡到深山里或到边疆去謀生，因此这三州的广大选民群众被迫离开了蓄奴州。这些分子都强烈地反对黑人，后来在內战时期給林肯政府增加了无数的麻煩。虽然如此，林肯这次还是在这三州竞选获胜。

工人們給了林肯很大的支持。魏德迈耶和其他馬克思主义者在教育工人支持林肯工作中是一个重大的因素。大多数工会都拥护林肯。可是所有工会职员却没有这样做；这时期中的一个出色的劳工領袖西尔維斯竟然投了道格拉斯的票。共和党在工人中間是以劳动党的面貌竞选的。林肯本人也曾經当过工人，他虽然不是資本主义的对头，但他对工人表示很大的同情。在战争时期他这种态度更加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工人有罢工权利的那場辯护上，还特別表示在他那有名的句子里：“劳动先資本而存在，并且是离开資本而独立存在的。資本只是劳动的果实，沒有劳动就不会有資本。劳动优越于資本，应该得到更大的重視。”¹² 北部和西部遍地都有工人举行火炬遊行。方納說：“共和党以自由劳动党的身份在一八六〇年的竞选运动中获胜，这样講法是不算过分的。”¹³

一八六〇年，国外出生的人占紐約市人口百分之四七·六二，占芝加哥人口百分之五十，占圣路易等地的人口百分之五九·六六，他們也給了林肯强大的支持，他們这样做特别是因为林肯反对“无所知党”的功績。这种情形在受到馬克思主义者强烈影响的德国人中間更是如此。舒尔茲是拥护林肯的一个傑出的德国資產階級領袖。八十七种德文報紙中就有六十九种支持林肯。德国人的选票无疑地把几个态度曖昧的州轉到林肯这边来了。

除了圍繞葛利遜的一小撮宗派主义核心仍然坚持非政治的立場之外，多数廢奴运动者投了林肯的票。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虽

然尖銳批評了共和党的不完备政綱沒有打击奴隶制、特別沒有要求废除逃亡奴隶法，但他还是支持了林肯的竞选。道格拉斯說：“如果共和党堵住了奴隶制的蔓延滋长，即使它沒有废止奴隶制……，它的存在还是有意义的……我真誠地希望这个党能够克服对它不利的有关奴隶制的一切枝节問題。”¹⁴ 菲利普斯以卓越的預見說：“共和党处理了一个問題，这个問題的解决会把他們逼到我們的立場上来。”¹⁵ 至于那些在反奴隶制运动中从事长期斗争的大多数知識分子，如惠特曼·惠迪尔、爱麦遜等几十人，都投到林肯的旗帜下来。林肯的竞选是自由土壤派和废奴运动者之間一个历史政治的汇合点。

这次竞选运动是这个共和国历史上一場最艰苦的斗争。民主党人——他們的报纸、雇主、政客——向工人们施用压力，吓唬他們不要投林肯的票。他們以失业，以劳动市場将充斥着贱价黑人劳动，以巨大的經濟危机，还以联邦的突然分裂等等的話来威胁工人。虽然如此，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对共和党所投的票远比以前选举中所投的为多。共和党发表了大量的印刷品，并召开了无数會議。許多城市里的“广党”俱乐部举行了火炬遊行¹⁶。

竞选的結果，林肯获胜，得票的总数是一，八五七，六一〇票，对道格拉斯的一，二九一，五七四票，布瑞金瑞治的八五〇，〇八二票，和貝尔的六四六，一二四票。林肯除了新泽西州（他在这里差不多得到了半数票）以外，在一切自由州里都得到胜利，总计得到总统选举人票一百八十张；布瑞金瑞治在南部十一个州里获胜，得总统选举人票七十二张；貝尔在弗吉尼亚、肯塔基和田納西三州获胜，得总统选举人票三十九张；道格拉斯只在密苏里和新泽西两州获胜，得总统选举人票十二张。在南部十五州中布瑞金瑞治获得的选民票最多，共有五七〇，八七一票；貝尔得五一五，九七三

票；道格拉斯得一六三，五二五票；林肯得二六，四三〇票。从这些票数上可以看出林肯所得的总统选举人的多数票虽然超过对手的总和（一八〇票对一二三票），但选民票的总数还少了九三〇，一七〇票，没有达到多数。

民主党两派共得选票的总数比林肯的多，如果该党只有一组候选人，那末这次竞选无疑是会获胜的。但南部的人还不完全寄望于道格拉斯，没有集中全力在他身上，因此他在南部没有一州得胜。他如果早在一八五二或一八五六年作为南部候选人来参加竞选，情形就会好得多，但这时已经时过境迁了。早已打定主意脱离联邦的南部的“烈性子的人”也不能利用道格拉斯实现他们的目的。道格拉斯虽然赞成奴隶制，但他也主张维持联邦的统一，就象他在砲轟薩門特砲台之后所表示的一样。可是种植园主却决心要搞垮联邦，并且尽量拉攏各州加入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新政府。民主党的分裂不象许多人的说法是一场错误的宗派斗争的结果，而是南部脱离联邦的通盘计划中一个缜密规划的步骤。

第二十章

一八六一年的革命危机

林肯的当选象电击似的震惊了南部的奴隶主，激动他们立即掀起一场热烈的脱离联邦运动。作为阶级来说，这些奴隶主是受少数大种植园主（他们的人数最多不过二十万）的统治。这些种植园主明白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切实地控制了当前的局势，并决心粉碎一切反对的力量。酝酿已久的脱离联邦的计划现在已到了实行的时机了¹。在一八五六年他们就已经谋划：如果佛里蒙当选的话，他们就要夺取华盛顿城；因此林肯在一八六〇年刚一当选，他们就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种植园主们掌握的力量远比他们北部敌人的力量要稳固得多。北部的团结极为散漫，并缺乏统一的纲领；由于紊乱，举棋不定，以及内奸作乱而造成了支离破碎的局势。

从事脱离联邦运动的种植园主们酝酿着极端狂妄的计划。正如马克思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七日的“维也纳新闻报”上所写的：“如果把争执中的领地和土地让与南部同盟，北部势将以美国全部领土的四分之三以上拱手让与奴隶制共和国。北部将因而丧失整个墨西哥湾，自彭沙科拉湾至德拉瓦湾的大西洋，并且甚至会使它自己和太平洋隔断。密苏里、堪萨斯、新墨西哥、阿肯色和得克萨斯将拖着加利弗尼亚跟随它们之后。位于洛磯山脉之间的盆地上，处于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河谷地带的广大的诸农业州，既然不能从南部的强大的敌对的奴隶制共和国手中夺取密西

西比河口，勢將為它們的經濟利益所迫而脫離北部並加入南部同盟。這些西北部諸州又將轉而拖着全部位於更東方的北部諸州以隨其後而陷於分離的漩渦之中，新英格蘭諸州也許是例外。這樣，事實上將要發生的事情，不是聯邦的解体，而是它的改組，一個在獲得承認的奴隸主的寡頭政治的控制之下的、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改組。”² 這個計劃實質上已由奴隸主們公開宣布了，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的新憲法已經給聯邦所有各州都安排好位置了。

脫離運動者叫囂說：“我們要擴展到墨西哥，到海上各個小島，到遙遠的南方熱帶，直到我們建立一個全世界亙古未有的最偉大、最自由、最強盛的共和國同盟為止。”³ 在奴隸主的夸大的計劃之中，他們還打定主意要奴役北部的白人僱傭工人。他們夸口說要以奴隸制來經營新英格蘭的工廠。喬治亞州一個叫杜姆斯的烈性子人表示，他“要在本克山上給他的奴隸點名。”卡爾洪揚言奴隸制是“普遍的情況”，奴隸主們還公然說“在北部工廠體系中採用商品奴隸制的原則就會永遠消滅勞資糾紛”⁴。

奴隸主們計劃根據棉花不可缺少的理由要干出上述那些奇蹟。他們明知道北部在人力、工業和財富各方面所占的優勢，但他們相信這種優勢一遇見棉花的魔力就會煙消雲散。他們想象着：在六個月之內北部為了棉花就會被迫按照同盟政府的條件要求講和⁵。他們還設想英國寧向美國開戰也不會讓它的大規模的紡織業由於缺棉而停止生產。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哈蒙德夸口說：南部的土地有英、法、奧、普魯士和西班牙幾個國家加起來那樣大。“這樣大的土地難道還不夠做一個統治全世界的帝國嗎？”……“你們是不敢向棉花開戰的，棉花就是國王。”他公然說：只要三年不產棉花，“英國就要垮下去，並且連帶使整個文明世界（除了南部以外）都要跟着垮台”⁶。

脫 离 运 动

根据上述那些夸大的计划和糊涂的幻想，南部的大奴隶主发动了脱离联邦运动。这次运动也就是棉花种植园主的叛变。他們的战略是快速进攻。这是完全符合他們三十年来的侵略政策的，这个政策还包括夺取得克薩斯州，墨西哥战争，一八二〇年和一八五〇年的妥协案，逃亡奴隶法，一八五七年关税的削減，堪薩斯一內布拉斯加法案，斯葛得判例等事件。这些事件只是棉花种植园主向他們北部敌人日趋激烈的进攻中的一些阶段。所以林肯刚一当选，他們就毅然采取了行动。

曾經带头通过一八三二年的“否認法令”企图脱离联邦的南卡罗来納州，在一八六〇年又起了带头作用。林肯当选之后的第四天，脱离运动就开始发动。州政府机关行动起来，报纸上煽动性的文章鞭策着人民，自由的旗桿树起了，滿街上唱着馬賽曲。人民群众听说自己是在进行人民革命，他們的行动好比是一七七六年馬薩諸塞州的行动⁷。十二月二十日，南卡罗来納州完成了脱离联邦的行动。其他产棉各州也接着脱离了联邦。在一个月內，佛罗里达、乔治亚、阿拉巴馬、密士失必和路易西安那各州都脱离了联邦。接着是得克薩斯、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納州、阿肯色和田納西各州在此后几个月中也脱离了联邦，总共脱离的是十一个州，同时南部赶紧拼凑軍事力量，把美国在南部的陆軍据点和要塞几乎全部夺取过来，唯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查理斯頓港的薩門特砲台拒絕投降。

脱离联邦的各州为了使林肯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就任时造成既成事实起見，赶紧联合起来組成新政府。二月四日，当时已經脱离联邦的六个州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城举行會議，通过“美洲

同盟”的临时宪法，选举戴維斯为临时总统，斯蒂芬为临时副总统。戴維斯是密士失必州的富裕棉花种植园主，也是該州选出的参議員；从一八五三年起到一八五七年他曾任皮尔斯总统的陆军部长。南部同盟的宪法除了規定保护关税为違法、奴隶制在全国成为合法化之外，几乎逐字逐句抄袭了美国宪法。它宣称：“凡否認或者損害享有对黑奴的财产权的法律……都不得通过。”⁸

就在这时，布卡南总统安詳地站在一边，听任这些事情发生，不加过問。参众两院贊成奴隶制的民主党多数也是这样。一八三二年傑克孙总统曾以动員军队，和声称要絞死卡尔洪来对付南卡罗来納州打算脱离联邦的威胁。而布卡南显然是这次阴谋的同夥，所以毫不表示动静。他善观风色，事先便拒絕了参謀长斯葛得将军劝他对南部配备相当駐防军的忠告。他还听任联邦陆军的核心部队被运到得克薩斯州去，因而他們在該州脱离联邦时立即投降。当普遍的脱离运动正在进展的时候，布卡南在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三日給国会的咨文中宣称宪法沒有規定总统或国会有关对脱离联邦的各州施行强制，这是一个助长脱离运动繼續进行的信号。

虽然如此，如果南部脱离这件事交給这几州的人民投票复决的話，绝对不会得到通过的。种植园主了解这点，因而用恐怖手段和勾結州議會强行和联邦分裂。但是他們仍然遭到强烈的反对，特别是南部山区小农和貧苦白人的代表們的反对。阿普蒂克說：“脱离运动的成功是違反絕大多数南部人民的心愿的。”⁹这一点特別表现在田納西州，那里虽然处在各种高压手段之下，脱离运动仍然有四七，二三三张反对票对一〇三，三九九张贊成票；在东田納西竟有三万三千张反对票对一万四千五百张贊成票的多数。在乔治亚州一个預先有了安排的大会上有二〇八张贊成票和八十九张反对票。路易西安納州有二〇，四四八张贊成票，一七，

二九六张反对票。在阿肯色州的大会上多数票反对脱离，但终于受到压制。弗吉尼亚州起先投票反对脱离，直到惨痛的战争爆发之后才脱离联邦。因此，在该州最后脱离的时候，由于人民的起义，丧失了整个西半部的土地，这西半部就成为拥护联邦的西弗吉尼亚州了。这种反脱离运动的情绪散佈在南部的许多地方，从下面这件事实可以得到显著的证明：奴隶主们虽然使用了千方百计，但并不能强制边疆蓄奴州如马里兰、特拉华、肯塔基和密苏里等脱离联邦¹⁰。这种情绪最后就给奴隶主们带来了决定性的失败。脱离联邦这个行动完全不象种植园主和他们的代言人企图粉饰的那样，是南部一致的行动；反之，它倒是违反了人民的意志强制执行的。

北部的意見分歧

当林肯在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就任总统的时候，他看到国家已经分裂为两半，南部的对抗政府已经完全行动起来。更坏的是北部对于应付这场破天荒的局势的意见非常混乱。北部的资产阶级内部分裂，而工人运动还很脆弱，中间阶级动摇，身当其境而眼光最为敏锐的黑人领袖还没有足够力量来负起整个运动的坚决领导。内战的憧憬是令人害怕的，大家都竭力想避免它。接着，北部各方面响起了一片喧嚣，实质上就是赞同南部的立场，说宪法规定了州有权在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脱离联邦。他们更进一步把“脱离运动就是革命”作为理由，来原谅脱离运动。这是人民的呼声，因为人民要求革命的权利当时在美国仍然是被大家公认的。

葛利遜和菲利普斯采取的立场和他们长期的纲领一致，认为自由的北部和蓄奴的南部分离是有好处的。林肯当选后三天，紐約的“論壇報”編輯格里萊說：“如果产棉各州决定脱离联邦比留在

联邦内部更好的話，我們就坚决主张讓他們和平地离开。”芝加哥“論壇報”和其他報紙采取了同样立場，以贊助奴隶制而臭名远揚的紐約多数大商人都贊成和平地脫离联邦，紐約市长伍德提出一个異想天开的建議，說紐約市也应该脫离，成为一个“自由市”。他称紐約为“同盟的帝都”¹¹。

企图弥补南北之間日益扩大的裂痕的建議是很多的。十二月十八日，参議員克里屯頓向国会提交一件決議，建議北緯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南地方应承認奴隶制，以北地方应禁止奴隶制；国会沒有权力在目前的蓄奴州中取消奴隶制；逃亡奴隶法应严格执行；奴隶制既然在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实行，国会就不能取消首都行政区的奴隶制¹²。克里屯頓这个建議是得到許多奴隶主支持的，但因一票之差未得通过，有六个南部参議員棄权。

另外一个“和平建議”是弗吉尼亚州(当时还没有脫离联邦)在一八六一年二月四日，即林肯就总统职的前一个月，在華盛頓城召开的會議。会上有二十二个州代表出席，七个已經脫离的州沒有派遣代表；密西根州、威士康辛州、明尼苏达州、加利福尼亞州和俄勒岡州也都未派代表出席。會議沒有获致任何具体決議。許多代表向国会分別提出了几項建議，但事后毫无下文。

由于林肯的慫恿，国会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規定国会永远无权取消各州的奴隶制。一八六一年三月四日这项危險建議在林肯的同意之下送交各州签署。在上面签署的已經有了三个州，可是六个星期之后叛徒向薩門特砲台开火，这项建議就此結束¹³。

关于弥补国内的分裂局面还有人做了許多規模較小的嘗試。这些建議一般都造成了北部的混乱和动摇，反而为南部帮了忙。至于种植园主們，他們是完全下了决心脫离联邦的。他們立即把自己这方面的力量巩固起来。他們建立了南部同盟，他們的代表放

棄了國會的席位，他們的將領和其它武官向美國軍隊辭了職，着手建立同盟軍隊。脫離行動已經是既成事實了，下定決心的棉花種植園主對“和平”建議再也不發生興趣。他們的算計他們有了那件主要商品——棉花——在手，就是掌握了王牌。根據這一點，他們就向戰爭挺進。

南部副總統斯蒂芬宣佈南部同盟時說：“它的基础已經打下了，它的基石是安放在黑人和白人不是平等的這一偉大真理之上；服從優越的種族是奴隸的自然和正常的情况。”叛黨的陸軍部長華克爾聲稱同盟政府五月一日將控制華盛頓。其他的人甚至更加樂觀，打算用內外夾攻來奪取華盛頓，阻止林肯就任總統。

州權和革命

擁護聯邦和自由土壤派的人們駁斥了南部叛變者的州權論，這套理論基本上是奴隸制的掩護。他們肯定聯邦是永久的、不可分割的；他們否認州有權力隨意脫離聯邦。他們認為州權明確地不包括脫離聯邦權在內。這種論點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包括脫離權的民權自決權只屬於民族，但不屬於民族州或民族省。奴隸主所擁護的州權的理論從邏輯上說就是政治分化論。

擁護聯邦者也駁斥了叛變者所謂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實行公認的革命權利而且他們的行動是符合一七七六年大革命的精神等等的論調。相反的，他們斥責脫離行動是賣國的叛變行為，並且要求鎮壓這種行為。在這一點上後者是正確的。棉花種植園主不是進行革命，而是進行反革命。他們給斯大林的話提供了顯著的例證：“豐富的經驗……教導了我們：直到目前，還沒有一個階級甘心給另一個階級讓路。世界歷史上還沒有這種前例。”¹⁴ 南部種植園主正象一切其它反動階級一樣，在面臨群眾民主力量向前

进展而无法阻挡的时候，他们就采用暴力来维持他们剥削者的地位。他们打算用武力来颠覆政府。在一八六一年，革命确实是正在酝酿着，但这个革命不是来自南部的种植园主，而是来自北部的工业家和他们的黑人，农民，工人和中间阶级所组成的同盟。它的矛头是指向种植园主的统治和他们的商品奴隶制。这个正在发展中的革命的第一阶段是林肯的当选，不久它就转入第二阶段——那就是对种植园主的同盟政府进行的军事行动。

林肯的政策

正当种植园主加紧组成他们的新政府时，北部舆论坚决拒绝了虚伪的“和平”动议，要求政府以一八三二年杰克逊政府为模范，狠狠地打击叛徒。这些言论是出自已经觉悟的工业家，出自各阶级的伟大的革命联盟，这个联盟当时正在迅速地巩固起来。有一个小工业家塔第阿斯·斯蒂芬斥责“让脱离中的各州和平地脱离的”这种温情办法是道德上的卖国罪行，他还要求向脱离者采取激烈行动。伟大的黑人领袖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清楚地说明北部高涨中的抵抗精神和局势的战争意味。在林肯就职的两个月之前，他就说：“下届总统是选出来管轄美国的。如果由于前任总统的变节和懦弱，任何人脱离了政府，那么林肯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批人抓回来，适当地绳之以美国的法律，并且要忠实地执行这些法律……他宣誓要维护联邦；如果他有了这个意志，他就不会缺乏抵抗一切敌人以维护联邦的力量……不是南卡罗来纳州征服美国，就是美国征服南卡罗来纳州。”他说要对抗叛变就不仅是一些空洞的决议，“必须有刀、枪、火药、炮弹，使用它们的人。”¹⁵

林肯是化装到华盛顿城就职的，因为有人想在混乱中谋害他。林肯在就职演说中还打算劝慰南部¹⁶。他重复以前说过的话：“不

管直接还是間接，我都不想干涉各州已經实行的奴隶制。我認为我没有合法的权力这样做，我也沒有意思这样做。”他还暗示他要实施逃亡奴隶法。但是林肯否認南部发言人所声明的个别州有脱离联邦的权利。他說：“没有一个州能够单凭自己的倡議就算合法地脱离联邦。”因此他說：“联邦的法律在所有各州里都要忠实地执行。”根据这个方針，他說明他要在脱离了联邦的各州征收国家的岁入，保留政府的财产，实行通邮，这样做对各州并没有强制。他还声明，如果內战發生的話，那么应由南部来負战争的责任。

在这篇演說里林肯发表了人民有革命权利的那个名句，但他否認南部的脱离联邦是实施这种权利。他說：“这个国家及其各种制度是属于它的一切居民的。只要他們对現政府感到厌倦，他們随时能够实施宪法的权利来改正它，或者用革命的权利来解散它或推翻它。”

叛徒炮轟薩門特炮台

北部的激烈的自由土壤派和废奴运动者对林肯的就职演說表示失望，認为这篇演說对南部和对奴隶制过分妥协。他們的意見是，对待行兇作乱的南部，需要比林肯提出的那些温和的办法强硬得多的手段。道格拉斯說：“在这样的時候，这样的环境，象林肯先生这样的头脑和心眼里会沒有一点反奴隶制的情緒，这是完全难以置信的。除了演說中毫无人性的冷酷外，对听众說来，他的話也是軟弱而不恰当的，因为这些話既不能緩和也不能抑制叛变的蓄奴各州的狂暴气燄”¹⁷。

至于南部的“烈性子”叛徒們，他們对林肯的就职演說大加責难。他們譴責这个演說，說它实际上是在宣战。他們宣称联邦政府对脱离了联邦的各州的任何打算，不管多么微小，他們都准备用

武力抵抗。他們還揚言南部同盟現在已經是独立的國家，如果它的邊疆遭到侵犯，就將引起戰爭。

這場无可避免的衝突是在薩門特砲台的爭奪上爆發的。砲台位於查理斯登港口，控制着整個地區。與南部其他許多砲台不同，它拒絕向叛亂者投降。南卡羅來納州的種植園主們把它看作極端討厭的眼中釘，不惜任何代價，決心要攻下它。於是他們嚴密監視這座砲台，非經他們同意，不准任何人出入。砲台司令是羅伯特·安德遜少校，當地叛軍的統帥是波里加德將軍。

在林肯就職的時候，砲台駐軍正在挨餓，他派了人馬連同糧食去援救。南部同盟抓住這個機會，借口這是挑釁行動，就在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向砲台開砲。三十四小時後砲台投降了。

這個行動引起全國極大的震盪。自由與奴役兩派勢力之間醞釀了五十年的巨大衝突，終於爆發為公開的武裝鬥爭了。林肯四月十五日征集了七萬五千名志願民兵，“為了鎮壓這批〔叛亂的〕烏合之眾，以肅國法。”這時尚在觀望中的弗吉尼亞、北卡羅來納、田納西和阿肯色等州也加入了南部同盟，大規模的內戰就此展開了。

北部的人民磨拳擦掌，準備迎接戰爭的慘重考驗。群眾都怀着滿腔愛國熱忱。延宕不決和尋求毫無指望的“和平”行動的時機已經過去了。目無法紀的種植園主必須加以消滅。在這戰鬥意志開始迸發的時候，連“銅頭蛇”*的報刊也暫時沉默了。戰爭中未來的大規模及其恐怖程度，幾乎沒有人夢想到過。

* “銅頭蛇”指內戰初期同情奴隸主政權的北部人士。

第二十一章

南北兩方力量的对比

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对薩門特砲台的攻击揭开了伟大的、革命性的內战序幕；这一場战争几乎持續了整整四个年头，直到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才告結束。这是到当时为止的現代史上意义最大同时破坏最烈的战争之一。南部种植园主为了保持奴隶制和建立他們对全国的統治，进行了疯狂的掙扎；他們使美国人民蒙受了空前的一次最沉重而致命的战禍。据官方报告，在这場战争最后終止以前，北部陣亡和病死的官兵共三五九,五二八人；同时据非官方統計，南部同盟方面也同样死亡了官兵共一三三,七八五人¹。这两个数字并不包括許多重伤残废的官兵，也不包括由于战争的原因而死亡的大批平民。

北部的优势战争潜力

在这一場兄弟相殘的斗争中，北部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拥有大为优越的潜在力量。当时站在联邦这一边的共有二十三个州，占全国四分之三的領土，而在南部同盟一边只有脱离联邦的十一个州。北部拥有人口二三,〇〇〇,〇〇〇，而南部只有九,〇〇〇,〇〇〇，这九百万中有四百万是奴隶。在冲突期間，北部征集了二,八九八,〇〇〇人参加陆軍和海軍，南部同盟方面穿上軍装的人的最高額是一,三〇〇,〇〇〇。据比尔德統計，“按人数和服役

期限來計算，交戰兩方兵力的比例約為三對二。”²

北部除了領土較大、人口較眾、武裝部隊較多而外，還在其他一些方面對南部占優勢。由於北部是當時大銀行企業集中之地，全部銀行資本的四分之三都在北部。工業投資的總額按百分比計算，也同樣有利於北部——比例約為二對一。據估計，在內戰開始的時候，南部約虧欠北部四億美元。

南部在工業上和北部比較起來，也面臨着嚴重的不利。詹寧斯對當時情況作了這樣的總括：一八六一年組成同盟的十個州約擁有全國製造業的百分之十五，全國工業投資的百分之九點五，工業工資工人的百分之八點五，全國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七點五，全國工業生產總量的百分之八強³。南部的鐵路占全國鐵路總里程的三分之一，但簡直沒有商業性海運業，機器製造也只達北部的七分之一。南部鐵礦開采僅占全國總額百分之三，煙煤開采僅占百分之八，棉紡織廠僅占百分之十五。

這些數字說明，工業大多集中在北部。從一八五〇到一八六〇年的十年中，就全國而言，工業一直在迅速發展；工廠數目由一二三，〇二五個上升到一四〇，四三三個，投資額由五三三，二四五，〇〇〇美元上升到一，〇〇九，八五六，〇〇〇美元，同時產值由十億美元幾乎上升到二十億美元⁴。但是南部對這一發展所占的比例却在穩步下降。“即將組成同盟的九個州在到一八六〇年六月三十日為止的一年內，其製造品占美國製造品總額的百分之八點八，而在一八三〇年却約為百分之十三。”⁵

在戰前數十年中，南部的經濟家和政治家們已經覺察到南部在工業發展上嚴重落后，同時預感到前面可能會有一場戰爭，他們作了許多努力以求改進當時的形勢。種植園主不希望工業以自由工人為基礎，所以有些種植園主着手以奴隸勞動來設工業。在內戰

爆发前的五十年中，南部举行了十二次大集会来研究对工业的鼓励问题。一八五一——五二年之间在馬肯和蒙哥馬利举行的关于棉花问题的各次集会，建议在南部产棉各地建设由奴隶操作的棉纺织厂。一八五四年四月在南卡罗来納州查理斯登举行的一次上述的集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实验已经充分证明，奴隶劳动可以在制造性企业中有利地加以使用。”⁶奴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被用在采石、采矿、伐木、纺织、烟草等行业和铁路上——但是成效很小。可是也有一个拥有资本七十万美元的铁工厂，僱用七万个奴隶。奴隶制可以用在农业以及许多手工业行业上，但是却不适用于紧张的工业生产上。

南部一八六一年在农业上的情况稍为有利些。除了大宗的可换现金的棉花——美国所产的最有价值的作物——以外，领土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南部（包括边疆各州在内），出产并占有全国六分之一的小麦，三分之一的谷子，五分之四的豆类，十分之一的甘薯，二分之一的烟草，四分之一的馬匹，三分之二的骡子，五分之二的牛，约三分之一的其他农场牲畜⁷。但除了棉花以外，大量的作物都种植在不跟着同盟走的边疆各州内。

南部在经济上对北部（不必提对英国）依靠的程度可以用下面这一段话作例证，这是一八五一年对阿拉巴馬州杜斯卡罗薩公民所作的哀诉，它说：“现在北部靠着南部发财致富……我们的奴隶穿的是北部纺织的布匹、北部的鞋子，戴的是北部的帽子，作工用的是北部的锄和犁以及其它工具，他们受惩罚的刑具是北部造的，他们为了北部的利益干活多于为了南部的利益。奴隶主穿的是北部的布匹，骑在北部制造的马鞍上……订阅北部的报纸，喝北部的酒，看北部的书，把他的钱花费在北部的温泉浴场上……他用北部的船只把自己的产品运到市场上，他用北部的轧棉机给自己生产

出来的棉花除棉仔。他用北部的机器来榨和保存自己生产出来的糖；他允许北部的汽船在自己本地的河流里航行，他的邮件由北部的驢車运送，他用北部的醃猪肉、牛肉、面粉和谷子给自己的黑奴作伙食；他用北部制造的斧子来开辟自己的土地，在他的壁爐架上摆着北部的时鐘；他用北部的扫帚打扫地板，并且地板上舖着北部制造的地毯；他的妻子对着北部制造的鏡子穿戴衣飾……他的儿子在北部的大学里受教育，他的女儿在北部的学校里受最高的教育；他的医生毕业于北部的医科专门学校，在他开办的学校内任教的是北部的教师，他还有北部的新奇什物和玲瓏器具。”⁸

腐朽的种植园奴隶制度

南部在内战中最大的弱点就是它的陈旧的生产方式，尤其表现在劳动力的使用上。我们在第十四章中已经指出，历史对奴隶制度判定了死刑，不仅是因为它妨碍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对全体人民的自由构成了一个致命的威胁，而且还因为奴隶制度本身是一个效率极低的制度。

奴隶劳动的低微的生产率是奴隶制度效率低下的基本原因。资本主义早期的先驱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一七七六年说过：“自由人所做的工结果比奴隶所做的工更便宜”⁹。卡尔·马克思也曾指出，奴隶劳动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是没有效率的，他认为原因是奴隶习惯于怠工。“所以，在这种生产方式内，有这样一个经济原则：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的，并且就因为太笨重所以不易损坏的工具。”¹⁰美国许许多多经济学家都赞同斯密和马克思的结论。波加特说：“由于奴隶的劳动是被迫的，所以他勉强地干着；他对他的工作总是既不出力也不用心，只求能免于鞭打就行了……由于奴隶们漫不经心地损耗和破坏资本，他们只能使用最笨重而简陋

的工具，精良的工具和機械以及好的牲畜都不能交給他們。”¹¹ 同時威斯基萊說：“弗吉尼亞州四個奴隸在農業上能做的活比新澤西州農場一個普通自由勞工做的活要少”¹²。

奴隸制度對資本的耗費也是非常厲害的。奴隸主不得不把他所能搜括得來的全部資本投在價格高昂的奴隸的身上。正如戴保指出的，南部種植園主把他的資本用來種植“更多的棉花，以便購買更多的奴隸，以便再種植更多的棉花，以便再購買更多的奴隸”，如此循環下去¹³。萊特說，在內戰前夕，舉例來說，在俄亥俄州用自由工人耕種一百英畝農場所需的投資額是六千美元，而在一水之隔的蓄奴的肯塔基州却需投資兩萬美元¹⁴。奴隸制度使得南部沒有多余資本來建設工業，甚至連處理棉花收成的經費也沒有了——種植園主在這一方面仰仗英國和北部的資本家。種植園制度的浪費還在於它完全無法使用改良的耕作方法和肥料。波加特指出，南方巨大的資源——鐵、煤、水等等——仍然沒有開發，而枯竭的、沒有耕種的土地遠遠超過已耕的土地¹⁵。如馬克思所說的，種植園制度由於這些耗費浩大的經營方法，必須不斷擴張，不然就會死亡。

反動的種植園制度不但束縛了農業和工業，也同時妨礙了文化的普遍發展。所謂蓄奴的南部具有高度文化，不過是這個制度的受惠人和擁護者所捏造的鬼話罷了。譬如，南部在戰前的一小撮三流知識分子同新英格蘭當時大群傑出的作家和詩人比較起來，真是微不足道。柯爾說：“文明的查理斯登很少有創造性文學出現；當地的社會甚至對威廉·西姆斯都忌妒地側目而視”¹⁶。這種智力上的停滯也表現在發明上。實際上美國當時在工業和農業上的全部偉大發明都出自北部各州。南部在種植園奴隸制統治時期唯一的重大發明就是軋棉機，就是這種機器尚且是出自一個北

部技工之手。

种植园奴隶制度把它所创造的财富集中在大奴隶主的钱包里。绝大多数南部人——奴隶和贫苦白人——生活水平都低到极点。奴隶集中在比较少数的一群人的手中。约有四百万白人根本没有蓄养奴隶。根据官方材料，奴隶主的总数不过是三二五，五一四人。其中一七四，六〇二人拥有一个到五个奴隶；六〇，七六五人拥有五到十个奴隶；五四，五九五人拥有十到二十个奴隶；二九，七三三人拥有二十到五十个奴隶；六，一九六人拥有五十到一百个奴隶；一，四七九人拥有一百到二百个奴隶；一八七人拥有二百到三百个奴隶；六十七人拥有三百到一千或一千以上的奴隶¹⁷。

实际上，奴隶主的总数少于这些数字；因为政府对不只在一州或县拥有奴隶的奴隶主都计算两次或三次。卡尔·马克思说：“三十万奴隶主组成的寡头政治”统治着南部¹⁸。这些人又为少数大奴隶主所统治。这个小集团疯狂地挣扎着，企图维持暴虐的奴隶制度并把它推广到整个美国；它是要对可怕的内战负责的。

在内战爆发的时候，种植园制度的经济情况基本上是不健康的。一八〇〇年，八九三，〇四一个奴隶一年内的生产总值是一四，三八五，〇〇〇美元，也就是每一个奴隶生产一六·一〇美元；到一八五〇年，三百二十万个奴隶生产的总值数字上升到一六五，〇八四，五一七美元，也就是每一个奴隶五一·九〇美元。一眼看去，情况好象有利起来了；可是对于绝大多数种植园主来说，由于奴隶价格的大大增长，在此期间每一个奴隶生产的价值的增长都被抵销了。奴隶价格在一八〇八年是一百五十美元，到内战前夕上涨到两千甚至四千美元。西蒙斯说：“在这种价格下，只有那些最大的种植园，靠着以最有效的方法在最肥沃的土地上使用奴隶、同时种植利润最大的作物，才能够支撑下去。就内部来说，奴隶占有

制度正在侵蝕着本身；就外部來說，由于缺少擴張的余地，它正遭到扼殺。”¹⁹

現在仍然有一些人——甚至北部一些作家——認為當時奴隸制是一個進步的制度，對於那十分重要的南部農業的發展來說，尤其是對於棉花生產來說，它當時是唯一的途徑。當然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在古代——在埃及、亞述、希臘、羅馬和其他帝國——奴隸制是有進步性的。恩格斯說過：“只有奴隸制才能使農業和工業之間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並因此而為古代文化的昌盛——為希臘文化創造了條件。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的國家，希臘的藝術和科學……這種奴隸制的採用，在那時的條件之下，是一個大的進步。”²⁰ 注意恩格斯用了“在那時”這樣的字眼。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美國，奴隸占有制度不過是一種反動的資本主義復古主義。

馬克思強調當時在黑人奴隸制基礎上進行的棉花生產對英國和美國工業發展的巨大重要性。他說：“同機器、信用等等一樣，直接奴隸制是資產階級的工業的基礎。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現代工業就不可設想。奴隸制使殖民地具有價值，殖民地產生了世界貿易，世界貿易是大工業的必備條件。可見，奴隸制是一個極重要的經濟範疇。……沒有奴隸制，北美這個進步最快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式的國家。”²¹

但是這並不是說，在現代的美國象在古代的希臘一樣，奴隸制度是進行大規模農業生產唯一可行的方法。事實是，同一時期中在“自由”勞工基礎上的工業和農業生產都有較大的規模。即使種植園主沒有方便的機會把黑人當作奴隸來使用的機會，南部也會獲得一樣的成就。日後的事實證明：在南北戰爭廢除了奴隸制度以後，用工資工人和佃農來進行的棉花生產終於比在奴隸占有制

度下用奴隶来进行的棉花生产远为广泛而有效率。赫尔波在他的“迫在眉睫的危机”一书中痛切地指出，所谓进步的奴隶制度几乎葬送了南部的经济和文化。内战之所以是一个进步性的战争，正是因为它扫除了反动的经济制度——奴隶制度。

至于一些拥护奴隶制度的言论，说什么奴隶制度是为黑人奴隶所自愿接受的，这种虚伪的谎言已由现代黑人和白人作家们——尤其是杜波依斯和阿普蒂克——给予了致命的打击。阿普蒂克至少曾列举了两百五十件奴隶密谋起义事件，更不必提其它不计其数的起义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了²²。

虽然在内战前的二十年中，棉花生产从一，九七六，一九八包上升到二，四六九，〇九三包，种植园制度却处在一个日渐加深的危机中。这个危机是由下面这些事实积累起来的后果造成的：即土地的肥沃程度的减退，原始的生产方式，非洲奴隶贸易的断绝，扩大棉花种植地区可能性的减少，奴隶起义的高潮，奴隶价格的急速上涨，和北部工业家的矛盾的尖锐化，南部阶级斗争的激烈化，以及南部对北部和英国日益增长的象殖民地一样的依赖。这些困难的情况又大大地为一八五七年严重的经济危机所加深了；而种植园制度这种日益发展的危机和对萨门特砲台的开火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密切的，势在必然的。

南北战争旷日持久的原因

在内战开始的时候，双方都认为它不会很长。南部确信，棉花的魔力加上它的将军们所夸耀的优越将才一定会迅速地迫使北部屈服。北部也一样确信，条件远为优越的北部能够马上解决南部。因此，林肯最初只准备征集七万五千人服役三个月的期限。

可是这些希望战争是短促的念头注定了要落空。这场战争持

續了长长的四个可怕的车头，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和財產損失。北部并没有如南部所料想的那样垮了下去；它虽然失去了正常的棉花供应，却能設法繼續打下去。而英国虽然有两次已經和北部处于冲突的邊緣上，但并没有为了重新使南部供应宝贵的白色纖維而和北部进行战争。使北部感到惊讶的是，南部虽然工业和农业大部垮了，却能同人数多于它、装备胜于它、而且英勇不减于它的北部军队周旋了四个车头。事实上，迟至一八六四年，即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年，联邦的命运仍在危险之中。

那末为什么这个为腐败、反动、中世纪的奴隶制度所掣肘的南部竟能这样长期地挡住现代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北部呢？为什么它能威胁在人口上、军队数量上、工业上、财富上和組織上都大为优越的北部的生命呢？这个关键性问题的答案就在交战双方统治阶级对战争的不同态度上。在南部，大棉花种植园主团结一致地控制着局面。他们明白他们想要获得的是什么——那就是对全国政府的全面控制和对奴隶制度的无保留的承认和扩张。为了达到他们明确的然而并无可能的目的，他们不惜投入一切力量。他们加强恐怖统治来严密控制奴隶。贫苦的白人埋怨說，这是一个由穷人来打的富人的战争”，可是种植园主一面横加压力，一面以白人优越論者所謂“黑人統治”的煽动性論据来使他们听命。种植园主十分明白，奴隶制度的命运系于这一場战争，而他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战争的。

可是在北部，情况却大不相同。占統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对战争的目的性存在着混乱和分歧的看法。它在嚣张的奴隶主政权的攻击之下处于守势，它既不能了解形势的革命性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付。资本家分裂为几个集团，有的主张彻底废除奴隶制，有的企图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有的对种植园主维护奴隶制的主张公

并表示同情。工业家只是对商人和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分子逐渐取得了支配权。工人阶级还很不成熟，它当然无法掌握政治领导权。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分歧削弱了北部的战争潜力并且几乎使它打了败仗。内战的历史大部叙述的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这个斗争过程的目的就在于克服这些政策的内部混乱，并且订出一个能够击败好战的种植园主南部的统一纲领——而这个纲领必须具有革命性的内容。

第二十二章

战争与革命

内战是一次革命，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革命。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在评价这次战争时提到过“美国一八六一——六五年内战争的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¹”。

内战是一次革命，因为它使得“权力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²。在战前，种植园主曾经控制过联邦政府。到一八五六年为止，十六个总统中十一个是南部捧上台的，其余也大多是奴隶主在北部的工具。据比尔德统计，从杰克孙的时候到内战，民主党——奴隶主的党——控制总统职位和参议院达二十四年，最高法院达二十六年，众议院达二十二年³。内战剧烈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它使北部的工业家稳稳地掌握了政治权力。这场战争以一个社会制度取代了另一个社会制度，它打倒了奴隶占有制度，虽然它也使半农奴式的谷物分租制建立起来，但它终于为资本主义工业和工资劳动制度的进入南部开辟了道路。

这场战争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它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变革并没有越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这场战争总的后果在于它扫清了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障碍，同时刺激了这个制度，使它大大地发展起来。无论在南部或北部，这场战争都把奴隶制度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镣铐大部打碎了。

这场战争又是一个民主革命，因为它导致了許多重要的民主

发展。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奴隶获得了解放和黑人获得了公民权；一八六二年制定了宅地法案，使得小农场主有可能获得在政府所有的一些土地；造成了一种政治气候，使得工会运动可以大踏步发展。马克思对后面这一点说道：“正如美国独立战争为中产阶级开创了一个上升的新时代，美国的反对奴隶制的战争也将为工人阶级开创一个上升的新时代。”⁴

林肯綱領

北部资产阶级要想赢得战争和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先完成许多基本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建立一个可以信赖的政府，这个政府了解自己的目标同时有决心达到目标；建立一个可靠的军官力量；解放奴隶，武装奴隶；镇压叛国罪犯和北部的反对战争、拥护奴隶制度的铜头蛇势力；对南部进行猛烈的、不遗余力的战争。要想办到这些事，政府领袖们至少对正在发生的革命和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的任务应有一个总的认识。

林肯政府在初期既不能了解这种形势，也不能应付这种形势。它最初的政策实质上是自由土壤派的政策——即把奴隶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尤其在开始的时候，林肯并没有理解到，他正在领导一个革命斗争，这个革命斗争的中心目的在于废除奴隶制度。这种误会在他最初的政策中表现了出来，并在他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致纽约“论坛报”编辑格里莱的一封有名的信中写了出来。“我要拯救联邦。我要根据宪法通过最捷便的途径拯救联邦。国家权力愈能早日恢复，联邦将愈接近于‘往日的联邦’。如果有人要同时摧毁奴隶制度，才愿拯救联邦，我不同意他俩这种主张。我在这个斗争中的最高目的就是要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者摧毁奴隶制度。如果我沒有解放一个奴隶，却能拯救联邦，我情愿不解放

一个奴隶；如果我解放了全体奴隶而能拯救联邦，我情愿解放全体奴隶；如果我解放一部分奴隶、任凭另一部分仍做奴隶，而能拯救联邦，我情愿解放一部分奴隶，讓另一部分仍做奴隶。无论我为奴隶制度和黑人做了什么，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这会有助于拯救联邦；而无论我不愿做什么，我所以不做是因为我相信这不会有助于拯救联邦。”

林肯这封信没有说出当时的形势和正在进行的基本任务的革命性质。恢复战争前“往日的联邦”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了。即使种植园主和工业家都想恢复往日的形势，但这是办不到的了；那种形势由于内在的种种矛盾，已经导致了一个伟大的战争的爆发。马克思对这个基本的事实是了如指掌的。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七日，他在维也纳的“新闻报”上写道：“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不能再在北美大陆上和平共处。它只能以一个制度或另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⁵

林肯企图恢复联邦的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基本要求，而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可是在他那封致格里莱的有名的信中，他没有认识到联邦只能在一个新的革命的基础上重新恢复。解放奴隶的问题并不如林肯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而是迫切的需要，战争和联邦的命运就决定于它。事实上，林肯在写这封给格里莱的信的时候，他在紧迫的军事需要的压力之下，已经在准备发布解放宣言。革命的大势迫切地要求政府越过传统的自由土壤派政策，而采取革命的解放政策。

林肯总统在战争爆发前后一年多时间中所组织的政府，就是以一八六二年给格里莱信中所表示的总的看法为根据的。他在一个包括许多可疑分子的“全国团结”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他在组

織內閣的時候，嚴格地排除了廢奴運動者，同時收羅了許多根本沒有為廢除奴隸制度而奮鬥的思想的人（西華德，布萊爾，威爾斯等人）。他在組織軍事領導的時候，也採取了相似的路綫。一百一十個少將旅長中，八十個是民主黨人；東綫和西綫的軍隊都由民主黨的將軍——墨克克利蘭和哈里克——率領。這種形勢真是招致了軍事上的慘禍。林肯還和一個不斷發生的問題相敷衍，這個問題就是要把奴隸制度作為戰爭的一個爭端；他沒有對那一群無恥地欺騙政府和掠奪人民的投機商人加以譴責；他沒有對北部圖謀再起的叛國罪犯採取嚴厲的鎮壓手段；他對邊疆各州所謂“擁護保全奴隸制的聯邦”的政客們的意見過於順從，他是要籠絡他們，“使他們不致走向同盟一方”。

林肯的軟弱和混亂基本上就是他所代表的北部資產階級和他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出身和關係的軟弱和混亂。可是當時沒有旁的一個成熟而有革命性的階級能把革命的領導權掌握起來。工人階級太年輕、太不發達，無法擔當這個歷史任務。林肯本質上是一個中間派，但是他卻有一種特別的品質，那就是：在群眾和直接的軍事要求的壓力下，他就會採取許多必要的戰鬥性政策來取得戰爭的勝利。馬克思這樣說他：“林肯總統從不在環境的浪潮和一般輿論的要求不許再有拖延以前冒險前進一步。但是一旦‘老亞伯’自己相信這樣一種轉捩點已經到來，他就會尽可能不聲不響地採取突然行動，使他的朋友和敵人都同感驚異。”⁶

革命性的政策和領導

內戰的勝利必須依靠——也確是依靠了——實行革命性的政策。這些政策幾乎完全來自左派分子，來自林肯政府官員以外的人，而且時常和總統固執的反對相抗衡。馬克思本人對於林肯緩

慢而保守的政策就是严加指责的。他说，这些政策“从战争开始以来就是侵袭着联邦政府的不可救药的弱点，它驱使联邦政府采取不彻底的措施，迫使它假装不知道战争的原则，而放过敌人的最易受攻击之点、罪恶的根柢——奴隶制本身。”⁷

恩格斯象当时许多人一样，对林肯在制定一个有效政策时表现的令人难以忍耐的缓慢程度感到气恼，他在一八六二年七月写信给马克思这样说：“如果北部不立即以革命方式来继续前进，它将遭到一顿痛打，并且应分如此——而看来好象正是这样”。他这种说法受到马克思的责备，马克思说：“最后北部终将認真地进行战争，采取革命的方法，并抛开边疆奴隶制诸州的政客的支配。”⁸而事实结果正是这样。

急进分子* 和废奴活动者为争取一个革命性更强的政策而和林肯进行的斗争，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继续着。左翼的压力是北部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些团体提供了革命性的领导；没有这种领导，要想击败奴隶制的同盟是不可能的。急进分子一般地说并没有正式的組織。他们各在自己特有的范围内活动，相互之间没有十分紧密的組織关系。

黑人本身也参加在左翼几种分子之中。他们是内战时期各团体各阶级中最坚决的革命分子。无论南部的奴隶或者北部的男女自由民都是如此。他们在北部制定的总的綱領中含有几条基本的政綱，即(1)解放奴隶；(2)武装黑人奴隶和获得解放的奴隶；(3)给予黑人以公民权；(4)废除歧视黑人和社會不平等；以及(5)重新分配南部的土地。

这就是黑人当时的民族解放要求。这些要求具有伟大的革命

* “急进”这个称呼最初被敌对分子用来辱骂反对奴隶制的势力，可是后者却自豪地以此自诩。

意义，它打中了同盟的要害。联邦政府政策的革命性程度，经常可以用它采纳和执行黑人的民族要求的程度来衡量。后来的事实证明，政府从来没有真正把黑人的要求当作自己的要求。政府总是把他们看成外人，认为可以按照政治上或军事上的方便与否利用他们或者甩掉他们，可以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把他们用作战争中的锐利斗争武器。

黑人在这个革命中的伟大发言人就是佛莱德克里·道格拉斯。他赞扬这场战争，说它是人民终于起来和奴隶制搏斗的明证。他看出了战争的革命性质，同时完全理解黑人的要求——尤其是对解放奴隶的要求——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最大关键。道格拉斯反驳了林肯所谓战争仅是为了恢复“往日的”联邦的口号，他说，这“是一场拥护和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只有两大力量中有一个遭受毁灭，战争才会真正终止。”⁹ 道格拉斯以敏锐的预见力经常向政府提出战争中有决定性的下一步骤。

革命的左翼在国会众议院中的政治代表是斯蒂芬领导的急进集团，在参议院中则是沙纳领导的急进集团。他们是北部工业家的发言人，而且他们多少意识到他们正在处理一个革命的局势。他们也感觉到黑人针对南部奴隶主政权所提出的要求的革命尖锐性。杰出的急进分子领袖斯蒂芬，在为他给予获释奴隶以土地的纲领做演说时说：“他们说，这是一个革命。它无疑将造成南部各种制度、风俗、习惯的彻底变革。”¹⁰ 早在一八六一年十二月，斯蒂芬和沙纳就看出了林肯的政策不足以赢得战争，他们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设立了“战争指导两院联席委员会”¹¹，从此以后，这个联席委员会实际上成为左翼的中心和战争的领导机构，它时常迫使林肯接受革命性的提议和立法。在内战和战后重建时期，这个委员会大部分的政策都获得了国会两院的多数拥护。支持急进分子的

是絕大部分的工人、农民、中产階級、黑人和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工业家。

葛利遜一派的廢奴運動者(主要是城市中产階級分子)也是战时左翼集团的一个重要成份。在战争宣布的时候,葛利遜就拋棄了他过去的抵抗政策,他說:“作为一个廢奴運動者和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我的血管中每一滴血都是跟着北部的情感潮流而流动的”¹²。菲利普斯采取了相似的立場。从此以后,这两个人和他們的团体不断迫使政府采取战斗性的政策,并特別着重黑人对解放的要求。战争一經爆发,廢奴運動者的声音变成了这块土地上真正的权力。旧的美国廢奴社已經不起作用了,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廢奴运动各种力量結成了“解放联盟”。这使得道格拉斯和葛利遜在多年分裂以后又回到了一起。荷雷斯·格里萊也执行了廢奴運動者总的战争路綫,虽然也有某些分歧。

左翼中一个最重要的集团就是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卡尔·馬克思本人。在战争最初的两个艰难年头里,馬克思从歐洲寄了許多文章給“紐約論壇报”。他在这张报纸上和維也納“新聞报”上,对这个伟大的冲突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它的基本特点,并且指明它为了取得反对奴隶制的胜利所必須遵循的革命道路。“紐約論壇报”当时是美国最重要、銷路最大的报纸,在人民中具有巨大的影响。也許道格拉斯、斯蒂芬·沙納、葛利遜和其他急进分子首領都讀过馬克思的文章。恩格斯通过他和馬克思的通信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曾經参加一八四八年的德国起义,他是一个軍事专家,他密切注意着美国的战事发展。在通过乔治亚州将同盟切成两半的大进军发生两年以前,他就主张这样做了。美国本国的馬克思主义团体也在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留在后面再說。

急进分子和內战

在斗争的起初两年中，北部的战争局势仍然非常危险。双方主力大军在弗吉尼亚州反复进行拉锯战，双方都损失惨重；但是没有一方能实现各自提出的“打到里士满去”和“打到华盛顿去”的口号。北部还不能对它占巨大优势的人力和物力加以有效的使用。相反地，它遭受了沉重的军事失利。布尔伦河畔战役、七日战役、在弗吉尼亚州进行的马拉萨斯和弗瑞得瑞克斯堡等战役都是北部的惨重失败，而西线上激烈的战斗并没有决定意义。

总司令民主党人墨克利兰并不想使北部获得战争的胜利。奸诈的铜头蛇反对派大胆地对战争进行破坏，而国际局势也很恶劣，战云密布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林肯的保守的战争政策显然是破产了。有必要采取一个更具有革命性的路线，这条路线以一八六二年底解放奴隶为开始。这个根本性的行动标志着战争的政治转折点，它很快地使战争走到了军事转折点；而这个行动只是在急进势力对林肯政府的软弱路线进行了长期艰苦斗争后才发生的。

从一开始起，国会内外的急进分子就谴责并反对林肯内阁保守的组织成份。本·魏德说它是“对南部可耻的投降”。可是林肯执拗地支持保守分子，他认为，对他的全国团结的主张来说，这是必要的。对于象斯蒂芬、道格拉斯、菲利普斯和沙纳这样一些锋芒锐利的废奴运动者，他是无法在他的政府中给予一席地位的。只有在象一八六四年大选以前真正危机到来的时候，这些废奴运动者才能从内阁中赶走一二保守分子，象赶走曾经投票反对解放宣言的声名狼藉的拥护奴隶制分子蒙哥马利·布莱尔就是一个例子。

急进分子同时为扫清铜头蛇对联邦将军们的影响而进行着斗

爭。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軍事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李將軍、杰克孙、福萊斯特、司徒亚特、約翰斯頓等人——大多离开了美国陆军而到同盟一边去了，林肯只得用新的將軍們来填补他們的空位，这些新將軍們大多是些政治可靠性很可怀疑的民主党人。其中格兰特和謝尔曼两人最后成为伟大的軍事領袖，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坏事有余的傢伙——尤其是那位“小拿破崙”墨克克利兰，他在一八六四年变成了銅头蛇分子的总统候选人。馬克思这样說他：“墨克克利兰已經无可爭辯地証明是一个軍事上无能的人。”¹³ 他还这样說他：“他最怕的除了大败仗以外，就是大胜仗了。”

联邦全部軍队的統帥墨克克利兰，只有在他的人馬占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的优势的时候，才敢采取軍事行动。結果他使联邦部队的战斗力量陷于癱瘓的地步。他是紐約銅头蛇分子机关报“紐約先驅报”最垂青的宠儿。急进分子在国会中对他进行攻击，可是林肯不願要求撤換他的广泛呼声，繼續讓他担任統帥。最后在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七日，墨克克利兰才被撤消統帥职务，这使急进分子大为欣喜。这个重大变动发生的时候，林肯正在急进分子的鼓励下进行着发布“初步的”解放宣言的工作，而这两大事件是有直接关系的。这是爭取战争胜利的两項紧急措施。

急进分子对林肯內閣中和政府各部門中反动的边疆各州政治家們也进行了斗争。威尔遜称这些人為“既爱联邦又爱奴隶制的人”¹⁴。他們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一直起着破坏性作用。使实行奴隶制的边疆各州——特拉华、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不致去参加同盟，这是北部战争策略上一个必要而重大的目标。在攻击薩門特砲台所引起的最初的群情激昂的时刻，这些州沒有采取脱离行动，这就說明，在当地群众反对脱离运动的情緒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南部是无法将这些州爭取过去的。在那以后要做的事，

就是把這些州在軍事上加以占領並且严厉鎮壓銅頭蛇傾向。這是急進分子提出來的路線；但是林肯過高地估計了這些州脫離聯邦的危險，因而對這些州的擁護奴隸制的領袖們採取了籠絡政策。

系其他每一方面的政策——無論是關於軍事行動、武裝黑人、解放奴隸、或者其他——都受到削弱。雖然有急進分子的對抗，這些所謂邊疆各州政治家們幾乎在整個戰爭期間都在危害北部，使北部的軍事力量蒙受嚴重的損失。

征調黑人參加聯邦軍隊，這也是一切急進分子和廢奴運動力量所極力為之鬥爭的問題。這遭到了林肯的反對，他害怕這會給邊疆政治家一個脫離聯邦的借口。從戰爭一開始的時候起，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就主張征調黑人入伍，而這個時期最打動人心的文件之一就是他的有名的“黑人們，武裝起來”一文¹⁵。卡爾·馬克思也看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他在寫信給恩格斯時，很正確地說道：“一個黑人團就將對南部的神經發生顯著的影響。”¹⁶可是直到一八六二年八月，黑人才正式被接受為聯邦部队的戰士¹⁷。這意味着對北部的軍隊補充強大的力量。

接着的任務就是要迫使同盟承認武裝的黑人在被捕時必須作戰俘論。但是這個問題只取得了部分的勝利。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同盟總統戴維斯曾下令說，“全部……武裝奴隸被俘時，應立即解交其所屬各州行政當局，按該州法律處理。”¹⁸戴維斯同時下令把被俘的黑人聯隊中的白人軍官一律槍決。後來在北部壓力下，這些野蠻命令才正式撤銷了。可是事實上被解放的奴隸在戰鬥中被俘時，不是又被當作奴隸，就是被處決了¹⁹。

戰爭投機奸商

在美國的每一場戰爭中，資本家都是大發其財的。當士兵在

战场上流血牺牲的时候，剥削者却用一切诡计来对人民进行欺骗和掠夺。无论是在多么严重的危机中或者多么紧要的问题上，他们总是要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满足他们不知餍足的贪心。在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的内战中，他们尤其是这样。美国一些最大的财阀——摩根、范德比、高尔德、菲尔德、洛克菲勒等——都是在这个危难时期中起家的。这些资本家当然会小心翼翼地不到前线去，在征兵的时候他们就买替身来代替。

由于没有物价管理，投机奸商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抬高到空前的高度。劳动群众普遍贫穷化起来。银行向政府勒索高昂得奇怪的利息，他们一般对贷款索利百分之二十，往往索百分之五十，有时索百分之一百的利息²⁰。铁路公司将运送军队和军火的运费增加了一倍，在战争时候他们从国会那里骗得了二千三百万英亩政府所有的土地作“建筑铁路用”。军火制造商的掠夺也是没有前例的。西蒙斯说：“军需供应合同上的贪污情况是这样的严重，以至大多数历史学家只要把巧取豪夺的奸商用来遮丑的厚厚毯子掀开一角，窥看一下，就会大惊失色。”²¹

当时无数件欺骗性交易中有一件是年轻的杰·朴·摩根干的。他以两块美元一枝枪的价格买进大批已经报废的美国军用步枪，以十五块美元一枝的价格把这些枪再卖给政府，政府再报废这些枪的时候，他再以三块半美元一枝的价格买进，同时再一次以二十二块美元一枝的价格把这些枪出手卖给军需采购人员的手里。“这些卡宾枪破旧到这样的程度，它会把使用它的士兵的大姆指炸掉。”²² 这个交易使摩根获利达一〇九，九一二美元，帮助他建立起了他的财富。

许多资本家在战争进行期间公开地同敌人做生意。棉花在南部以一角钱一磅的价格出售，而在新英格兰可以卖五角钱。接着，

在“許可証”的基础上，大量的棉花象洪水一样流进北部，使大批奸商发了横财。事实上，連子弹和火药都在购买来的“許可証”的庇护下运到南部去了。新泽西州参議員滕·爱克在国会里抗議說，这种血腥买卖正在使战争拖延下去。他說：“我深为担心，我們的軍队在某些地区的行动，其目的在于做生意……而不在于打击叛軍。”²³

迈尔斯对局势作了这样的叙述：“他們以高于造价十倍的价格把大量軍火塞給政府……而这些軍火时常是这样的破旧，以至有时买了进来以后就得扔掉。他們供应偷工减料的制服、毯子和劣等的鞋子；他們供应的食物，其质量是这样的恶劣，以至这种食物成为传染病流行和无数死亡的重大原因；他們以賄賂的方法征用破旧的、行将解体的废船作为陆軍和海軍的运输船只。沒有一个可能賺錢的門路中沒出現过最明目张胆的舞弊行为。”²⁴

第二十三章

奴隶的解放

战争一經开始，广大的急进分子和废奴运动者，就把全部政治斗争集中在要求林肯政府宣佈解放奴隶。他們十分坚决地提出这个建議，他們認為从民主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观点看来，这都是必要的。因为奴隶制度的废除将沉重地打击南部同盟的要害。但要实现这个解放的要求，林肯政府的战争政策必須先有根本的改变。这就是說，北部的政策不应当再是如林肯所說的“一个保存奴隶制度或者不保存奴隶制度的联邦”；从此以后，它应当是“在摧毁奴隶占有制的基础上的联邦”。林肯迟疑了很久才最后接受了这个新的革命性政策。各种废奴运动力量在內战初期的主要政治斗争就在于促成这种政策上的转变。

群众要求解放的压力

这场伟大战争才一开始，黑人問題就作为一个根本的革命性問題以最迫切的形式呈現了出来。林肯政府拒絕承認这个問題的根本重要性，拒絕給以适当的重視，可是并不能把它抑止或者撇开。要求解放奴隶的問題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問題，最后在发表解放宣言时达到了頂点。

战争一爆发，就发生了許多奴隶暴动和成批向联邦各綫逃亡的事件。戴維說：“最大的、最成功的奴隶暴动——一种反奴隶制

的总罢工——发生在内战时的对峙各州之间，这种暴动给奴隶以最好的逃亡机会，同时这个暴动是受到联邦政府和军队的支持和唆使的……‘北方佬来了！’的喊声变成了大批奴隶向敌人方面逃亡的信号。¹对于那些说黑人是乐于做奴隶的诽谤者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回答。

大批逃亡奴隶湧入军队的营地，同时联邦军队对种植园土地进行军事占领，这样就把解放的问题端端正正地摆在林肯总统的面前了。可是由于林肯政府对于骤然落在联邦各线以内的大批从前的奴隶没有既定政策来处理，将军们就把战地上的情况作为一个紧迫的军事问题来进行解决。一八六一年七月，本·巴特勒将军在弗吉尼亚州门罗要塞采取了一个解决的步骤，他宣布逃亡奴隶是“战时违禁品”，这实际上是说，他们从此自由，并不得交还给原来的主人²。不久以后，八月中，在密苏里州圣路易的西线统帅约翰·弗里蒙将军更向前大大跨了一步，他宣布没收在他地区内的叛逆奴隶主的财产，奴隶则予以解放³。在南卡罗来纳州，戴维德·亨特将军在一八六二年五月不但解放了他地区内的奴隶，而且武装了一个由奴隶组成的联队⁴。别的一些指挥官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

但是并不是北部全部的将军都这样进步。有的将军，象密苏里州的哈里克将军，就索性拒绝让逃亡奴隶跑进他的战线内来，有的将军甚至准许奴隶主把奴隶抓回去。民主党人墨克克利兰将军禁止他的士兵唱“约翰·布朗的尸体”这支歌，并宣称要对一切奴隶暴动进行无情的镇压⁵。废奴运动者谴责了这些反动的将军们，性如烈火的斯蒂芬这样说他们：“我们在我们将军们的一隻手里放上钢刀，另一隻手里放上镣铐。”⁶

作为战场上的军事问题，解放奴隶具有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林

肯总统面对着这个问题不得不采取一个立场。由于他一直担心任何反对奴隶的行动都会使边疆各州同联邦疏远而投入同盟的怀抱中去，他对象哈里克、墨克柯克、胡克和墨克克利兰这些将军的维护奴隶制的态度置若罔闻，却对亨特、道柏尔代、墨克道威尔和佛里蒙的措施加以撤消。真的，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林肯撤消了佛里蒙西线指挥官的职务。急进分子尖锐地批评了总统的这些行动。

国会中的解放运动

同时，国会却为奴隶的解放采取了有意义的步骤。一八六一年八月六日，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没收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凡被叛逆者用来进行战争的奴隶均从此予以自由。林肯勉强地签署了这个法案，他甚至担心这个对奴隶制的局部攻击也会促使边疆各州采取脱离行动。他说他在执行这个法案时相机处理，而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理会这个法案。

一八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采取了第二个步骤，那就是林肯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一个法案，禁止陆军和海军将逃亡奴隶交还给提出要求的奴隶主。任何军官违反了法律，将“予以开革，并永不得在美国陆海军中加以叙用”⁷。这才制止了北部将军把奴隶重新驱回奴隶制去的可耻行为，同时也鼓舞了奴隶向北部战线以内逃亡的念头。

同年四月十六日，国会又采取了一个重要的行动，并释放了首都地区的三千个奴隶；可是法案中却有一项条款规定，每释放一个奴隶，要给予奴隶主以三百美元的赔偿。这个法案虽然有赔偿的规定，也受到了废奴运动者的欢迎。道格拉斯颂扬它为“走向使国家进步的正义的第一个伟大步骤”。从一七七六年革命的日子以来，各种反奴隶制力量的主要目的之一——剷除首都的奴隶制

——终于达到了。

一八六二年六月十九日，由于废奴运动者日益增长地施加压力的结果，林肯签署了国会的一项法案，它规定在美国全部领土上禁止奴隶制度。这个行动是共和党一八五六年和一八六〇年的政纲所保证的，这个行动使从一七八四年杰斐逊最初努力反对奴隶制以来就为之奋斗的另一大目标，得到实现。

一个月以后，七月十七日，林肯签署了另一个没收法案，这个法案大大地超过一年前的那个法案。可是林肯最初以否决为威胁要求法案温和一些，他说，照它原来的形式会迫使边疆各州离开联邦。据罗得斯的归纳，这个法案提出要没收南部同盟一切文武官员的地产和财产、金钱、牲畜、债权和动产以及一切对美国进行武装叛乱或煽动这种叛乱的人的财产。这个法案规定，凡是判处叛国罪或叛乱罪的罪犯所有的奴隶，和在联邦战线内避难的为叛逆者所有的奴隶，都予以释放。这个法案还授权总统使用奴隶为士兵，同时规定对“获得自由的非洲族人民”进行移殖⁸。威廉斯说：“就书面上来说，这个法案所释放的奴隶多于林肯以后的解放宣言所释放的奴隶。”⁹

美国政府根据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对奴隶制情绪，又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个就是和英国订立了禁止奴隶买卖的条约，规定双方有权在海上对对方船只进行搜查。另一行动就是对黑人的共和国海地和利比里亚予以外交上的承认。南部人曾经一直以他们“不希望华盛顿有任何黑色大使”为理由阻止了这个步骤。

林肯提出赔偿奴隶主的解放纲领

林肯总统在北部不利的军事局势和群众对解放黑人日益高涨的压力的要求之下，感到在他的恢复联邦的中心问题以外，必须加

上一个火急的、无可迴避的解放黑人奴隶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能再迴避下去了；所以他訂出一个有三大要点的綱領来解决這個問題。第一，奴隶应逐步予以释放；第二，奴隶主丧失了他們宝贵的財產应予賠償；第三，黑人，作为一个異族的人，应从美国遣送到非洲或別的地方。在国会和在整個北部，有許多入贊成林肯的這些主張。

一八六一年下半年和一八六二年最初九个月中，林肯对这个旨在解决奴隶制問題的綱領花費了很多精力。一八六二年三月六日，总统在他致国会咨文中提出：“美国应同任何愿逐步废除奴隶制的一州进行合作，給予該州以金錢援助，以供該州酌情用来解决由于这种制度上的改变而造成的公私各方面的困难。”¹⁰ 解放首都地区奴隶的法案中的賠償条款，也是林肯一手造成的。早在一八四九年，当他还是一个国会議員的时候，他就提出了逐步地、有賠償地解放首都地区奴隶的提案；現在的行动是和当时一致的。

林肯沒有把他的賠償条款写进最后的解放宣言里去；可是在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解放宣言还有一个月即生效的时候——致国会的咨文中，他提議：“現在存有奴隶制的各州，凡在公元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以前某时将該制度加以废除者，均将从美国取得賠償……”¹¹。有趣的是，这一段話証明，林肯認為奴隶制度至少要存在到十九世紀的末年。

可是对于林肯的有賠償的自願废除奴隶制度的計劃，奴隶主从来沒有贊同过。沒有一个州——边疆的或南部的，在战争期間或战后——曾經因为失去奴隶而提出要求賠償，虽然根据一八六二年三月六日的法案，他們可以这样做——这是意味深长的。林肯竭力想使边疆各州同意在这个基础上解放奴隶，可是沒有成功。据当时估計，按四百美元一名奴隶計算，联邦政府为蓄奴的特拉

華、馬里蘭、肯塔基、密蘇里州和首都地區的全部奴隸只要償付一億七千三百萬美元¹²。一八六三年二月，在解放宣言生效以後，提議以三百美元一名奴隸的價格向上述各州奴隸主賠償的一件提案，雖然得到林肯的支持，但在國會中遭到挫敗。

林肯總統十分重視他的綱領的第三點：即獲得解放的奴隸應予以移殖，也就是遣送到非洲、西印度羣島、或者南美洲去。他認為黑人是一種劣等人，不能同白人在平等基礎上生活。

林肯在許多場合都表白了這種信念。一八五八年九月十八日，在和斯蒂芬·道格拉斯的第四次辯論中，他說：“我不贊成、也從來沒有贊成過以任何方法來實現白色和黑色人種的社會政治平等——我也不贊成、也從來沒有贊成過讓黑人做選民或者陪審員，也不贊成使他們有資格充當官吏或者和白人親密相處；我還要說，白色和黑色人種之間是有生理上的分歧的，我認為這種分歧排斥這兩種人在社會和政治平等的條件下共同生活。既然他們不能這樣生活，那麼只要兩者仍然在一起，就必然會有優等和劣等的地位之分，而我同別人一樣，贊成把優等的地位給予白色人種。”¹³ 那麼黑人還是移殖出去好些。林肯讓國會為此撥款六十萬美元，他並且派遣一個代表團去海地和古巴考察移民的可能性。他一手促成了海地移民局的設立，並以詹姆·瑞德朴斯為負責人。並作出安排，使每月都可從波士頓、紐約和費拉德爾菲亞開航¹⁴。的確也有一千五百多個黑人被送去了，可是移殖計劃最後仍然垮台。

一八六二年八月，林肯在白宮向一個自由黑人的代表團——這是第一個拜會美國總統的黑人代表團——說話時，向他們鼓吹向外國移殖的政策。他說：“你們的種族由於生活在我們中間，許多人吃了很大苦頭，而我們也因為有你們在這裡遭受痛苦。”¹⁵ 當時黑人对這句話有強烈的反感。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憤恨地說：

“林肯先生的語言和議論是一个走江湖的移民主义演說家的語言和議論，这表露了他全部的前后矛盾，他的种族和血統优越感，以及他对黑人的蔑視和他的假仁假义的伪善。”¹⁶ 柏瑞士用几句话說出了全部移殖計劃徒劳无功的原因說：“对于把南部黑人遣送到非洲去的計劃，有两个致命的障碍。一个就是他們不愿意去；还有一个就是真讓他們去了白人受不了。”¹⁷

历史很快就戏剧性地証明，林肯解决奴隶問題的三点計劃是行不通的。逐步解放奴隶行不通——要做只有一举成功。向奴隶主賠償也不可能——只有实行沒收的办法。而把成百万奴隶运走更簡直是不能設想的——因为他們都决心留在美国。总而言之，只有左翼废奴运动者的革命性的綱領才是当时所需要的、也是最后付諸实行的綱領，那就是：立即进行无偿的、不加移殖的普遍解放。主张这个綱領的废奴运动者包括道格拉斯，斯蒂芬，葛利遜，菲利普斯，塔布曼和海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林肯不久就对这个历史性的现实作了明确的承認，他宣布了他那不朽的解放奴隶宣言。

解放宣言

到一八六二年年中，要求解放奴隶的压力已經是势不可当的了。为了打碎南方的經濟制度，供給美国以新的兵源，在欧洲的民主群众中提高联邦的事业的威信，同时給战争以坚固的支持，解放奴隶这件事是势在必行的了。一八六二年八月七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評論道：“北部自己把奴隶变成了南部人那一边的战斗力量，而沒有使奴隶反对他們。南部把生产劳动交給奴隶，因而能够把它的全部战斗实力放在戰場上而无何妨碍。……总之，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是这样：这种战争必須按照革命的路綫进行，而央

基人迄今企图按照宪法来进行这个战争。¹⁸ 尤其是从军事的观点看来，解放奴隶对于北部更是不可避免的了。林肯在采取这个步骤的时候说，这是“一个恰当而必要的战争措施”。

因此，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林肯向内阁宣读了他的伟大文件——解放宣言——的初稿。虽然有些人反对，可是总的说来，计划是被接受了。可是闪烁其词的国务卿西华德却提議说，鉴于联邦在战事上还处于劣势，最好在取得一个重要胜利之后才把解放宣言发表。林肯同意了这个意见。因而这个宣言的发表就推迟到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七日联邦在安铁达姆一役取得胜利以后。在这个胜利的五天以后，即九月二十二日，林肯向全世界宣布了他那国运所系的文告，终于解放了四百万奴隶。

解放宣言的中心部分写道：“从耶稣纪元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起，在任何一州或一州之某一部分中，该地人民在该时尚对美国处于叛乱状态者，一切被执为奴隶之人均将从该时起永远获得自由；美国行政机构，包括陆海军当局在内，将承认并维护此种人之自由，对上述人等或其中任何一人为了争取实际自由所作之努力，将不采取任何镇压行动。”¹⁹

宣言继续写道：“此种人具有适当条件者，将被吸收到美国武装部队中作警卫砲台、障地、車站及其他地点与充当海军各类船只上人员使用。”林肯最后这样结束这个宣言道：“衷心相信此一法令乃正义的法令，乃战事必要形势下宪法视为正当的法令，对此法令，予祈求全人类惠予鉴察，并祈求万能之上帝垂赐恩泽。”

林肯由于作了这个历史性的宣言，他在世界伟大人物中间获得了崇高地位。他在宣言中不得不放弃他的逐步地、有赔偿地进行解放的理论。历史已经决定，这个伟大问题要以革命方法来解决，现在也的确用这种方法解决了。后来，“一八六四年，林肯在解

释解放宣言和他的征調黑人士兵参加联邦军队的决定时说：“我不能說是我控制了事件的发展，我要坦白承認，是事件的发展控制了我的。”²⁰

解放宣言除了具有巨大政治和軍事重要性以外，同时是急进分子和废奴运动者的伟大胜利。这个行动說明，北部资产阶级面对着軍事需要的紧急形势，同时在它的黑人、工人、农民和城市中间阶级盟友的压力之下，已經拿起了在沒收基础上解放奴隶这个革命性的武器。

后来的事件証明，北部资本家所以支持黑人这个根本要求，并不是因为这个要求本身的正义性及其对大部分美国人民的长期民主利益。他們甚至不把这个要求看成是对資本主义的永久性支柱，而主要地是把它看成反对南部种植园主的一个战争措施。解放宣言并没有保証战争从此将在革命的基础上进行，因而左翼分子可以輕松愉快。相反地，左翼分子紧接着就必须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以便为政府规划一个革命性的政策。

北部大部分资本家純粹从权宜之計的观点来考虑黑人的各种革命性要求，認為可以根据局势需要，或者爭取或者加以拋棄，废奴运动者和他們不同，废奴运动者真心地接受这些要求，并且在民主的基础上为这些要求进行斗争。在要求解放、要求武装权和选举权等問題上，废奴运动者是都衷心支持的；可是对于黑人要求土地和社会平等的問題，废奴运动者的支持就显得不一致了。塔第阿斯·斯蒂芬是对黑人全部綱領完全接受，并且奋力支持的白人废奴运动者中傑出的一位。

解放宣言的影响

北部的自由黑人欣喜万分地欢迎林肯的解放宣言，当宣言消

息传到南部种植园中奴隶群时，他們的欣喜是不可名状的。这个重大事件增加了他們向联邦战线成批逃亡的人数，同时鼓舞了他們进行新的起义和密謀。全体黑人的雄辯的发言人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宣布說：“我們欢呼的是，我們能亲身记录下这个正义的命令：美国总统、陆軍与海軍总司令亚伯拉罕·林肯，在他特有的謹慎的、耐心的、沉吟的、緩慢的、而——我們相信——穩健的方式下，当他的忠誠的心由于失望而瀕于破碎时，终于頒布了宣言，他宣称：从耶穌紀元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起，在任何一州或一州之某一部分中，凡該地人民在該时尚对美国处于叛乱状态者，一切被执为奴隶之人均将从該时起永远获得自由。永远获得自由，啊！多少年来陷身为奴的几百万人民，你們的呼声曾經使得天昏地暗，在悲痛中再忍受一些日子吧，你們获得解放的时刻临近了。”²¹

激进分子欢呼这个伟大的胜利；但是他們也看出局势中許多險象。首先和最紧迫的是，如果蓄奴各州在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以前投降，或者接受林肯的有賠償的解放条件，那么解放令就不会生效。还有一个令人驚訝的事实是，解放宣言只适用于叛乱的領土上。它并不解放边疆各州的八十万奴隶和弗吉尼亚和路易西安那两州中联邦部队占領区内的大批奴隶。显然，林肯对他的逐步的、有賠償的解放計劃仍然怀有幻想，可是如果实行了这个計劃，奴隶的解放就会拖延整整三十年。黑人和他們的盟友焦灼地推过了三个月，等待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的到来。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夜里，波士頓和其他北部城市都举行了守岁会，当那伟大的时刻到来、解放宣言开始生效的时候，守岁的人都欢騰地举行庆祝。

解放宣言受到共和党报章和北部所有各地人民群众的欢迎。工会組織，黑人团体和农民組織紛紛表示拥护林肯的主张。可是民主党銅头蛇反对派对解放黑人这件事疯狂地加以攻击。他們指

實解放宣言違反憲法，並且咒罵林肯是一個獨裁者；他們警告工人說，大批工資低廉的被釋奴隸群將要損害他們的工資標準。

解放宣言受到南部的痛斥。各教會也象別的組織一樣，爭先恐後地攻擊這個宣言。威爾遜說：“一八六三年春天，南部全體首要的宗教團體聯合發表‘告全世界基督徒書’，他們在宣言中說：‘美國總統最近發表的企圖解放南部奴隸的宣言，照我們的意見，是上帝的子民應當鄭重抗議的事件’。”²²

在解放宣言還未生效的期間，舉行了一八六二年的期中選舉。共和黨人遭到很大的失利；民主黨在眾議院中的代表由四十四席增加到七十五席，各州和各地區的選舉也有類似結果。林肯對選舉的挫敗作了大膽的答复：他在選舉的第二天，即十一月五日，解除了墨克克蘭的職務。黑人的敵人將共和黨的失敗歸咎於解放黑人；但是實際上首要原因是困難的戰爭局勢，是生活費用的急速上漲和對林肯政府廣泛的缺乏信心。到一八六四年和一八六六年，當解放黑人這件事已深刻為人理解而又在雷厲風行的時候，我們就可看到，當時的選舉是以急進分子和廢奴運動者的巨大勝利而結束的。

林肯和英國工人

解放宣言對於增強美國在歐洲各國——尤其是英國——的外交地位，有着重要作用。英國資本家統治者——工業家、銀行家和地主——痛恨北部，他們希望南部戰勝。他們購買同盟的公債，對同盟予以外交上的承認，並且為南部製造軍艦。他們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希望為他們繁榮的紡織工業保全棉花供應，同時享受和他們的好主顧——種植園主——的自由貿易關係。他們希望美國仍舊是農業國。他們對美國當時的工業發展側目而視，他們希

望看到同盟的胜利，使他們貿易上的这个精力盛旺的青年竞争者陷于分裂而一蹶不振。他們狡猾地不考虑这个事实：即英国被認為是世界上奴隶占有制的主要对头。

在內战期間，北部各州和英国一再发生外交危机。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当时在战艦“桑甲辛多”号上的美国当局从英国輪船“特伦屯”号上把同盟派往英国的两个密使詹姆斯·麦遜和約翰·斯利德尔带走了。英国强烈抗議这个行动，認為是对他們国家主权的侵犯。同盟公开地希望这个事件会造成他們所盼望的北部和英国之間的战争；可是經過一段紧张形势下的协商时期，联邦释放了麦遜和斯利德尔并向英国道歉，才消除了危机。在战时同英国的其他冲突也都大致这样設法解决了。英国的統治階級到底沒有下定决心要同美国进行战争。他們需要南部的棉花，但是同样需要北部的小麦，如果說不是更需要的話。而且他們不希望丧失他們在美国的巨大投資。他們当时靠着在国内制造軍需品获得巨額利潤，同时他們极力搶夺原来由活跃的美国商船所进行的国际貿易。除了这些不利于进行战争的原因以外，他們也不得不正視战斗性的英国工人階級中强烈反奴隶制和拥护北部的情緒。

从英国废奴运动（見第六章）的最初日子开始，英伦三島上的工人一直就是奴隶制度的积极反对者。因此，当美国內战爆发的时候，他們就立刻站到北部一边来——虽然棉花的缺乏造成巨大的紡織工业的停頓，使他們遭受了严重的困难和大批的失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的巨大影响是造成这种拥护北部态度的一大因素。他們不断向英国工人呼吁，向他們解释內战的真正原因和解放斗争的意义。道格拉斯和其它訪問英国的废奴运动者也是造成这种态度的一大因素。拥护北部的情緒由于林肯頒布解放宣言

而更为加强了。曼彻斯特的工人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了一封信给林肯总统，祝贺他解放了美国的商品奴隶，他们表达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真正的见解。林肯在一月十九日的回信中，把英国工人面对着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所采取的反奴隶制态度称为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中都未尝有过的崇高的基督教英雄主义的一例”²³。

如果在内战期间英国向美国宣战，这对联邦的事业来说是具有灾难性的。但是英国没有这样做，正如马克思指出，其主要原因是出于惧怕它本国的工人和工人在英国人民中的盟友。马克思说：“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远巩固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各个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胡作妄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²⁴ 英国统治阶级无法迫使英国同美国进行战争，这是同盟事业上最重大的灾难之一。

法国统治阶级也希望同盟胜利，他们不断和英国的反动分子图谋筹划，总的目的就在于安排一场英国和法国对美国的战争。正是在内战期间的一八六四年，拿破崙第三在英国的纵容下，不顾门罗主义和美国的反对侵入了墨西哥，并把他的傀儡麦克西米列捧上了王位。可是墨西哥人民在吉瑞兹的领导下推翻了麦克西米列，并把他处死。法国统治者所以象英国反动分子一样没有能挑起对美国的武装干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国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奴隶制情绪和抵抗行动²⁵。

第二十四章

南部同盟的复灭

一八六三年一月，解放宣言开始生效，内战的政治高潮来到了。解放宣言的生效，意味着北部从混乱的防守地位转移到革命的进攻地位。六个月以后，战争的军事转折点也来到了。一八六三年七月三日，联邦取得了盖次堡一役的胜利，这一役死亡、受伤和失踪人数共达两万三千人，接着七月四日取得了维克司堡一役的胜利，这一役也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对于北部的事业来说，这两次胜利都具有最伟大的战略重要性。格兰特将军占领了维克司堡，为联邦部队打通了密士失必河；而李将军在盖次堡败于米德将军，也使整个战争期间南部同盟最狂妄的、威胁性最大的一次攻势遭到了挫折。李将军在向宾夕法尼亚进军的时候，直接目标就是要占领哈瑞斯堡、费拉德尔菲亚和纽约，以便最后在卖国的铜头蛇势力协助下，摧毁整个北部的士气，使整个北部瓦解。

虽然维克司堡和盖次堡两次战役是对同盟的沉重打击，可是这个蓄奴政权却还能拚着性命再打二十一个月的仗，并且迟至一八六四年年中还能威胁联邦的生命。同时，在这个流血斗争悲剧性地拖延下去的时候，北部在战线的后方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和斗争。

征兵法引起纽约骚动

在最初两年中，联邦方面是在志愿兵的基础上作战的。可是

当斗争的巨大规模已经明显了的时候，就不得不在一八六三年五月三日采取了强迫兵役制。由于在民主性和常识上犯了一个奇怪的错误，征兵法上竟有这样一条规定（南部同盟的征兵法上也有这一条），根据这一条规定，一个人可以用三百美元的代金买一个替身，以逃避兵役。这就使得富人完全能逃避兵役义务，而他们也充分利用了这种机会。千方百计地破坏这场战争的铜头蛇反战分子，对这个征兵法表示反对，他们特别集中火力攻击这条荒谬绝伦的代金条款。因此，在北部许多地方发生了对征兵法的群众性抵制。这种情况在南部同盟尤其严重，那里许多地方发生了公开的反征兵法的骚动，同时在战争期间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许多和平组织大事活动。许多地区发生了游击战争。阿普蒂克说，在南部，“同时还在进行一场反对同盟的内战”（见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九日“工人日报”）。南部部队的逃兵数目达到十一万人，同时成千成万的南部白人志愿参加联邦军队作战，其中包括密士失必、路易西安那和阿拉巴马各州整联队的军队，至于肯塔基、马里兰、田纳西和其他南部各州就更不用提了。

北部最严重的骚动就是一八六三年七月在纽约发生的几次大骚动。纽约一直都是拥护奴隶制运动活跃的中心。这种运动以和奴隶主血肉相连的大银行和商业公司为基地。整个战争期间，这些集团猛烈地反对林肯政府，反对这场战争。他们得到许多同情南部的牧师的支持。联合起来的铜头蛇势力（后来的调查证明，他们和南部同盟的军事领袖有密切关系）公开地、猛烈地进行破坏战争的斗争。“一八六三年七月四日，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贺瑞休·薛穆在一篇演说中说：‘记住这一点：流血的、叛逆的、革命的迫于时势的理论可以由一群暴民来宣布，也可以由一个政府来宣布’。”¹ 这是在骚动发生九天以前的事。

七月十三日征兵抽籤在市內开始的时候，騷动就发生了。暴徒搗毀了征集站，放火烧掉了一个軍械庫，袭击了“論壇报”社和一些著名的共和党人，烧毀了一个黑人孤儿院，同时在整个城市普遍地制造混乱。暴徒們的怒火特別針对着黑人，遇到黑人就杀害。許多黑人被害死。騷动繼續了四天。据統計，死伤人数約一千人，大多是警察和士兵动手的。从邻近要地中調來联邦部队才把騷动鎮压下去。

这个由卖国資本家煽动起来的大騷动，主要是社会底层的分子进行的。可是許多工人，激于反黑人的情緒，也积极参加进去。在騷动平息以后，工会組織了許多群众大会，在会上他們譴責了这些騷动，同时也譴責了三百美元代金即可免役的条款和資本家在战时的投机牟利行为²。

伐兰狄姆的阴謀

內战必須在两条战綫上进行——在南部的火綫上和对北部的銅头蛇分子。后者是强大而厚顏无耻的。一八六二年，林肯說他害怕內部的叛变甚于害怕前綫的敌人。一八六三年年初，国会授权林肯可以暂时停止人身保障法，同时可以对战綫以內的奸細进行鎮压。因此，許多叛徒都被逮捕，他們的报纸也被封閉。最高法院法官唐尼宣佈說，根据宪法，林肯沒有采取这种行动的权利，可是据比尔德說：“林肯把这位博学的法官的意見置之高閣”。³ 总統为这个政策辯护說：“难道我应当枪决一个思想简单的逃兵，而对引誘他逃跑的狡猾的煽动者却一根头发也不敢动嗎？”⁴

許多地区的强烈反战情緒反映了资产階級队伍对战争問題的分裂，这种情緒主要在民主党中有組織地表現了出来。中西部各州大部居民都出生于南部，所以是銅头蛇分子的肥沃土壤。收割

机大制造家色路斯·麦柯米克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他是民主党的有力支持者，而民主党的首要政治领袖就是伐兰狄姆。其他还有约翰·劳根、俄里斯、罗宾遜和理查遜。伐兰狄姆的兩格諾教徒祖先于一六九〇年从法国来到弗吉尼亚州，他是一个著名的俄亥俄州民主党人，从一八五八年到一八六三年他是众議院的議員。他是州权的极端拥护者，又是奴隶制的狂热支持者。

在战争爆发的前一时刻，伐兰狄姆参加了企图在中西部各州建立一个“西北同盟”的阴谋，后来他经常猛烈地进行反战煽动。彭赛得将军为了打击中西部各州严重的铜头蛇威胁，曾逮捕了伐兰狄姆，把他交军事法庭治罪并把他监禁起来⁵。可是林肯把对他的判决改为放逐到南部同盟战线以内去。

可是这个铜头蛇的首脑不是这样轻易就发落得了的。他设法从南部回到加拿大，并在一八六四年回到中西部，在那里重新进行恶毒的活动。由于弗吉尼亚州的战事进行得很不利，并且人民群众都厌战，伐兰狄姆和一个海因斯上尉筹划了一个发动反战的总暴动阴谋。他们的路线是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和平。他们建立了一个名为“自由之子”的组织，以伐兰狄姆为最高统帅。这个组织是北部拥护南部的强大秘密组织之一，据说成员约有二十万人。他们拥有武装并且进行操练。

这个阴谋以伊利诺州为中心，当地为民主党所控制的立法机关曾在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譴責了解放宣言。印第安纳州也采取了类似立场。暴动的总计划是释放拘禁在附近营地中的大批南部同盟囚犯，同时占领地方政府。据说从南部确曾运进了一万个同盟分子来协助组织暴动。这是“西北同盟”老计划的翻版。由于不利的政治局势，北部重大军事胜利和铜头蛇领袖的内部分裂，这个阴谋失败了。“自由之子”的组织解散了，许多领袖被逮捕起

来，其余的逃跑了。由于后来約翰遜总统的赦免，他們全都終於逃脫了严厉的惩处。

重新建設的初步措施

从战争的最初日子开始，由于奴隶逃亡到联邦战线内去和北部军队占领了叛逆各州，南部重新建設的問題就成了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問題。問題的最紧迫的方面——对大批获释奴隶的供养、衣著、住房和医药治疗——最初大多由军队的司令、州的当局和北部的慈善組織来管理，这些慈善組織很早就曾派遣代表到战线上去。直到一八六五年三月，政府才真正参与其事，設立了自由民局，或者更确切地叫难民、自由民与被棄土地局。这个机构設置了一年，它的头緒繁多的工作包括救济难民，管理黑人的劳动契約，对有关黑人的案件进行审判，經營被拋棄和被沒收的土地，和为黑人組織学校。这个机构的負責人是华德將軍；它的总局設在華盛頓，設有分局在各州。

設置这个救济机构沒有引起严重的政治困难，可是当它要在从南部同盟夺回的各州建立政府并重建这些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的时候，那又是一回事了。林肯在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八日致国会的咨文中敘述了他对重新建設的总綱領，并且即时在路易西安那、田納西和阿肯色等州加以实行⁶。他的計劃是以两种論据为基础——第一，叛逆各州虽然有脫离行动，但并未越出联邦以外；第二，重新建設事宜应由总统采取处理措施。林肯提出这一建議作为解决問題的办法：凡在脫离以前上届选举的全数选举人中，只要有十分之一举行过特定宣誓，他們就可在州代表大会上重新組織州政府。只有少数南部同盟的高級文武官員被剝夺了选举权和担任官职权。財产权除了奴隶以外，也予以恢复。

林肯的計劃明显地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缺点。第一，沒有給予黑人以选举权(虽然他以前曾經主張有限的选举权)。同时，由于恢复了叛逆者的财产权，黑人获得种植园主土地的机会是等于零了。种植园主将自动地恢复政治控制。总统把整个重新建設的过程作为行政事务来进行，而完全不理睬国会。总而言之，除了形式上废除奴隶制以外，这个革命将归于失败。

林肯的重新建設计划在国会中引起迅速而尖銳的反对，結果在一八六四年七月八日通过了魏德—德維士法案。这个法案以一八六二年二月十一日的沙納決議的原則为根据，認為南部各州由于脱离行动，实际上已自杀而死亡，所以它們的重新建設問題完全在于国会决定。这个議案对前叛逆者的选举权和担任官职权作了严格的限制；它規定在叛逆地区委派临时地方长官，它明文規定禁止奴隶制，同时要求废除各州的战时債務。但是魏德—德維士法案，象林肯的計劃一样，沒有規定給予获得自由的黑人以选举权。

林肯否决了这个法案，于是引起国会中激烈的爭論和魏德—德維士宣言的发表。这个文件痛罵林肯是一个独裁者，說：“这是对人民的立法权最大的蓄意侵犯。”这个文件宣称，国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这个权力必須受到尊重，而总统則“必須只限于处理行政职务——他必須服从法律，执行法律，而不能制定法律。”⁷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为控制重新建設的綱領而进行的历史性斗争繼續下去，这个斗争体现了左翼势力为了巩固革命的真正果实而进行的斗争。

北部获得了解放的黑人感到懊丧的是，林肯和国会的重新建設計劃，都沒有給予前奴隶以选举权。道格拉斯一再抗議这种令人憤慨的做法，可是沒有結果。这场伟大的战争在繼續进行，而获

释的奴隶仍然没有选举权。在这个革命中，黑人到现在为止已经切实地——如果说不是完全地——实现了两项革命的要求：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和取得武装自己的权利。他们的第三个根本要求——选举权——还得等待革命进入更高的阶段才能实现，而这个阶段的到来也是为时不远的了。

一八六四年的总统选举

一八六四年决定性的竞选开始的时候，北部的希望是十分暗淡的。军事局势令人灰心。这场杀人如麻的大战一年又一年的拖延下去，看不到结束或解决的时候。在维尔德尼斯和温泉地区的古尔德港进行的激烈战役似乎也没有使战争成为定局。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南部由于人力和资源损耗殆尽，已经在走下坡路；但是这个事实在战场上还没有感觉出来。人民已经厌倦于这场可怕的战争。格里莱在八月九日写信给林肯说：“我知道，无论北部或南部，全部美国人有十分之九都渴望和平——几乎是任何条件下的和平，他们对这种人类的屠杀和破坏已深恶痛绝。”⁸

政治局势也一样没有希望。拥有一个强大组织的民主党人，极力利用人民的厌战情绪，他们对政府的每一步骤都痛加谴责，并且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取得和平。更为不妙的是，共和党势力由于内部的争执而大大分裂。急进分子坚决地反对林肯，因为他的重新建设计划极端地保守而且专横，因为他倚重不可靠的民主党将军们，还因为他在内阁中保留拥护奴隶制的反动分子——这些做法会把最后的胜利奉送到种植园主手里。许多人都威胁地表示不再支持他连任第二届总统。迟至九月二十七日，菲利普斯写信给伊丽莎白·斯旦登还说，“他宁可‘砍掉双手’，也不去帮助林肯进行竞选。”⁹

一八六四年的第一个全国代表大会是由激进共和党人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克利夫兰举行的，这些激进共和党人并没有一定的党组织。这个大会提名约翰·佛里蒙将军和约翰·柯克兰将军为它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大会通过的政纲分为十四条，政纲包括要求积极进行战争，在宪法上规定禁止奴隶制，直接选举任期限于一届的总统，重新建设的问题完全由国会处理，以及最有意义的一条：“叛逆者的土地予以没收并在士兵中与实际定居者中加以分配，此乃公正的措施。”

联邦全国代表大会（共和党在这次竞选中以此自称）于六月七日在巴尔的摩开幕。政纲中最有意义的条款包括：全面支持战争，叛逆者必须无条件投降，对宪法提出禁止奴隶的修正案，批准林肯的各项政策，对叛逆者拒绝承认前奴隶为战俘一事加以谴责，鼓励移民入境，建设一条通往太平洋海岸的铁路，和支持门罗主义。一致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安德鲁·约翰逊为副总统候选人。于是共和党就有了两张候选人选票在角逐。

民主党于八月二十九日在芝加哥开始举行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是铜头蛇势力的大会；“美国骑士团”、“自由之子”和其他不忠的组织都在会上有强有力的代表。政纲就是由声名狼藉的伐兰狄姆执笔。它以“不惜任何代价取得和平”为基础。它要求立刻无条件地停止冲突并且召集一个由各州参加的大会来考虑重建“往日的”联邦。它谴责联邦政府对不参战各州的干涉；它并暗示将给予已收复的南部各州以全权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进行组织。政纲完全忽视了奴隶制的问题。大会挑选了俄亥俄州的乔治·墨克利兰将军（他曾被林肯撤消统帅的职务）和彭德尔顿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¹⁰。

一八六四年第四个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是黑人于十月二日

在紐約州色拉古斯举行的大会。这是在将近十年以来的第一次这样的大会。参加色拉古斯大会的有来自十八个州(包括七个蓄奴的州)的一百四十位代表。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被选为大会主席;并作了主要发言。大会組織了平权联盟并强烈地要求給予黑人以选举权。大会警告說,奴隶制虽然受了伤,但并没有死亡。大会尖銳地批評了林肯政府的錯誤、弱点和不正确的政策;但是它正确地看出必須支持林肯为候选人。道格拉斯提出要為林肯进行竞选演說活动,可是林肯方面的領袖由于畏懼白人沙文主义的反应,拒絕了这个提議¹¹。

林肯再度当选

共和党队伍的分裂成了一个致命的威胁。假使分裂持續下去,林肯显然就要被击败,而亲銅头蛇的墨克克利兰就会当选。因此,必須加緊努力来团結当时大多拥戴佛里蒙为候选人的左翼势力。最后,团結左翼获得成功。这是由于林肯允諾:他对拥护奴隶制的边疆州的政客將給予較少的考虑,并在选择軍事指揮官的問題上对急进分子讓步。最重要的是,林肯同意把臭名远揚的反动分子蒙哥馬利·布莱尔从他的內閣中清除出去——这个讓步被急进分子欢呼为一个真正的胜利¹²。急进分子对林肯在一八六四年年初委派格兰特为联邦軍队最高統帥这件事也很滿意。在这个基础上,左翼和中間派弥补了他們的分歧,九月二十二日,佛里蒙撤回了他的候选人資格。但是最迫切的問題——由国会还是由总统来領導南部的重新建設——仍然沒有解决。

林肯和急进分子的協議并不如后来某些人所說的,是急进分子在两个禍害中选择了“較小的一个”。到分裂发生的时候为止,林肯一直是革命势力联合团体的首領;虽然他有許多弱点和錯誤,可

是在他的领导下(加上来自急进分子的沉重压力),运动正在取得进展。他的当选意味着这种进展将加快速度。在另一方面,墨克克利兰代表反革命,他如果获得胜利,其结果将是整个战争和革命的定性失败。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把他击败,而他的任何协议都是不可设想的。具有卓越判断力的急进分子支持了林肯,说明他们在政治上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竞选进行的时候,革命的北部势力的政治和军事局势都急速地好转起来。共和党人之间的团结精神加强了。工会组织很积极地支持林肯竞选,为了竞选工作的便利,他们设立了民主党一共和党工人协会。至于民主党,他们却由于派系斗争和失败主义而陷于四分五裂。等到九月二日,亚特兰大陷落,谢尔曼将军长驱直入乔治亚州并向海岸挺进的时候,民主党人就由沮丧情绪变成了惊惶失措了。南部同盟在军事上显然很是不利,而北部胜利的希望也在扶摇直上。这种希望到一八六五年春天就完全为人所共知的了。尽管如此,民主党人在选举中仍然使出浑身气力大干了一场。

选举结果,林肯获得二,二一三,六六五张选票,墨克克利兰获得一,八〇三,二三七张选票,也就是林肯多得了四一一,四二八张选票¹³。林肯获得了二一二张选举人票,墨克克利兰则获得了二十一一张选举人票。墨克克利兰仅在肯塔基、新泽西和特拉华三州获胜,而在其他各州全是林肯获胜。选票在许多州都很接近,如果有六万张选票向墨克克利兰作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就会改变全国的选举结果。在新的国会中,共和党代表由一〇六席增加到一四三席,民主党则由七十七席减少到四十一席。

战争的胜利结局

南部同盟被北部在优越的人力和工业力量的基础上所战败,

它被北部的政治綱領的革命力量所战敗。战争在决定性的阶段上，共分为四个重大的战略攻势，这四个攻势的总和粉碎了南部同盟。

第一个攻势就是北部力量对边疆各州——特拉华、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州——的军事和政治占领。这些州是非常重要的。如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十月所說的：“誰得到它們，誰就支配联邦。”¹⁴到那一年年底，北部已經基本上消除了边疆各州背叛的危險，虽然直到战争結束的时候，林肯从来没有認識到这一事实。北部由于控制了边疆各州，就制止了南部同盟的爆发性的扩张主义，把南部同盟局限在狹窄的地理范围内，以致最后被打击得一败涂地。

北部第二个重大胜利的攻势是打通密士失必河。这是以格兰特將軍一八六二年二月在田納西州唐納孙堡所取得的胜利开始的。接着一八六二年四月，巴特勒將軍和法拉古海軍大将占领了新奥尔良，最后一八六三年七月，格兰特將軍占领了密士失必州的維克司堡，完成了这一攻势。这些决定性胜利使联邦部队打通了这条大动脉似的河流，同时割断了得克薩斯、阿肯色、路易西安那这些关键性的州和南部同盟其他部分的直接联系。

联邦军队的第三个重大决定性攻势是謝尔曼將軍长驅直入乔治亚州。这个攻势于一八六四年五月从田納西州的卡达罗加开始，扫蕩了胡德將軍指揮下的南部同盟军队，于九月占领亚特兰大，十二月直捣瀕海的薩凡那。这个大进军給叛逆者造成了无可抵挡的灾难，因为它又一次把南部同盟切为两半。

第四个决定性攻势是在格兰特將軍指揮下的波多馬克部队发动的最后致命一击。一八六四年三月八日，格兰特被委派为陆軍中將銜的全部美軍統帥，这个头衔以前只有乔治·华盛顿將軍曾經获得过。四月，向里士滿推进的攻势开始了，这是几次企图占领这

座城市的流血嘗試的最后一次，對方的指揮官是羅伯特·李將軍。在隨後那個生死攸關的夏季幾個月中，對壘的兩軍進行了多次激烈交戰——維爾德尼斯、斯包色爾法尼亞、古爾德港等戰役。春天，攻勢又重新開始，四月三日，經過了絕望的掙扎以後，里士滿終於為聯邦軍隊占領，第一個進入城中的是黑人部隊。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在弗吉利亞州的阿波馬托克斯法庭，李將軍把他的軍刀呈交格蘭特將軍，一場大戰終於結束。蓄奴政權就此瓦解。

林肯的遇刺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林肯在華盛頓的福特戲院被約翰·威爾基斯·布斯刺殺。總統當時正在觀看“我們的美國兄弟們”一劇。布斯潛入林肯所坐的包廂里，爬起來在林肯的耳後開鎗。這時候大約是晚上十點半鐘。林肯在昏迷狀態中拖延下去，直到第二天早上七點二十二分死去。在襲擊林肯的同時，一個刺客想用刀刺殺國務卿西華德，雖然西華德受了重傷，但沒有刺中要害。林肯的遇刺是使美國和世界悲痛的驚人事件。

布斯向林肯開鎗以後，跳上舞台，大喊：“暴君從來就是這樣下場。南部報了仇了。”他溜出後門，騎上為他逃跑而準備的馬匹。在一片騷亂之中他設法逃掉了。為了逮捕他，懸賞美金十萬元，為了捕捉他的同謀犯，懸賞較低的金額。經過緊張的搜捕以後，布斯在肯塔基州布林格利恩附近一個穀倉中被發現。他在企圖從着火的建築中逃跑時被擊斃。多年以來，一直有一種傳說，認為實際上布斯根本沒有被捉到。

林肯在反對奴隸制的勢力獲得勝利的時刻被刺殞命，他是最大的美國資產階級革命家之一。林肯遇刺十一年之後，一八七六年四月十四日，華盛頓的林肯紀念碑揭幕的時候，佛萊德里克·

道格拉斯对这位伟大解放者致以崇高的敬礼。他指出林肯首先是“白人的总统，完全献身于白人的幸福”，但接着说：“虽然在他看来，联邦重于我们黑人的自由和我们的未来，可是在他英明而仁爱的统治下，我们得以逐步从奴隶制的深渊提高到自由和人权的高峰。”¹⁵

林肯虽然多次迟疑不决并且低估了黑人，他毕竟领导了一个伟大的联合，靠着这个联合，国家胜利地贯彻了同种植园主的生死斗争。对于粉碎国家进步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南部的蓄奴政权，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他的领导下，保全了国家的团结，开辟了工业急速发展的道路，奠定了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举——使他永远位于不朽的政治人物之列的一举——就是他颁布了解放宣言——为四百万黑人奴隶打碎枷锁的历史性文件。

第二十五章

內战中的黑人

黑人除了是內战的政治中心之外，在这场伟大斗争中也具有决定胜败的作用。他們在全部战綫上服役。战争爆发的时候（見第二十三章），黑人奴隶在种植园中举行了多次起义，并且成批地逃往联邦的防綫。在战争期間，約有五十万奴隶逃离种植园。这就破坏了南部同盟各州的粮食生产，同时迫使叛逆領袖們不得不抽調許多部队保卫內部，以便在整个南部对黑人奴隶加紧进行威胁。但黑人在战争中的最大劳績还是在武装部队或与武装部队有关的工作上。他們在这里成为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在战前，黑人已經被征調到海軍里去，但未被征調到陆軍中去。战争一开始，道格拉斯和其他废奴运动者——包括就在“紐約論壇报”上发表文章的卡尔·馬克思在內——极力主张使用黑人为士兵，作为打击南部士气的一个步驟。可是这一点在北部却遭到白人沙文主义的反对。一八六二年七月十七日联邦通过法律，授权征調黑人入伍，但直到一八六三年一月一日解放宣言开始生效时，征調黑人参加武装部队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项政策。可是在这个总的方向上，以前已經有人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步驟，著名的例子是亨特和巴特勒將軍一八六二年在路易西安那州組織了黑人联队，杰特林將軍大約同时在田納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罗得島州的州长斯朴莱尔也鼓励黑人參軍。道格拉斯的强有力的声

音传到了全国各地：他坚持要求黑人有武装的权利，并号召他的同胞们起来斗争。伍德逊说，一八六二年年年底以前，在美国的军事服役部队中有四个黑人联队¹。根据一八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通过的法律，征兵法也适用于黑人。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在黑人的军事组织中一共有一八六，二〇七人（七，一二二名军官和一七八，九七五名应征的士兵），其中有一二三，一五六人在和平恢复时期仍在军队里服役。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大家所知道的几千个在“白人”联队中服役过的黑人，也不包括被雇来挖战壕和造堡垒的大批黑人。挖战壕和造堡垒的黑人据说至少为数二十五万人。总计起来，共有一百六十个黑人联队（一百四十个步兵联队，七个骑兵联队，十三个炮兵联队），和十一个独立中队和炮兵中队。海军部长报告说，在海军部门服役的黑人共有二九，五一一人²。

随着解放宣言的颁布，参军的黑人迅速增加起来。边疆各州奴隶受到征调，奴隶主都得到赔偿。黑人们热烈地欢迎这个能真正参加战斗来争取自由的好机会。佛·道格拉斯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志愿兵。但是黑人在部队中不免遭到极大的歧视。最初，他们被当作劳工而不被当作士兵来发薪饷，金额也低于白人——黑人每月十块美元，而白人是十三块美元；黑人所得的赏金也较低，并且有许多白人军官故意只要他们担任战线后面的警卫工作和勤务工作。行伍中这种歧视引起了黑人士兵很大的不满。据伍德逊说：“军曹威廉·华克尔被军事法庭判处枪决，因为他指使他的连队在上尉帐篷前架枪，表示抗议政府没有履行契约。马萨诸塞州的第五十四联队和第五十五联队拒绝接受薪饷，直到薪饷和白人相等时为止。”³ 一八六四年一月一日，政府才把薪饷调整到相等。

黑人士兵被組成单独的联队。他們的軍官通常是白人。在战时，約有七十五个黑人还被委任为下級軍官。其中最有名的包括：北卡罗来納州第一志愿兵大队的銳德陸軍中校，堪薩斯州軍团的福特·道格拉斯陸軍上尉，第一〇四联队的馬丁·戴南尼陸軍少校和华尔陸軍上尉，和第七联队的奧古斯达陸軍中校。最著名的黑人部队中的白人軍官有蕭陸軍上校，哈拉維爾陸軍上校，和湯麥斯·希金生陸軍上校。

有名的馬薩諸塞州联队，据考尔斯說，“象由各州負責組織的大多数联队一样，它的人員来自各行各业的黑人。全部九八〇个应征士兵中，有二八七人曾經是奴隶。五五〇人是純黑人，四三〇人是‘混血’。将近有五百人能識字，有三百多人能識字和写字。他們代表四十六种行业和职业，其中务农的有五九六人，数目大于其他行业的总和。士兵的出生地点包括二十五个州，美国首都地区，加拿大和非洲。”一个名叫尼古拉斯·賽德的士兵是非洲中部的一个部落領袖，“能說并能写英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而无疑地，他同时对加罗里文（他的家乡話）、曼德拉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和俄文都是熟練的。”（見本杰明·考尔斯：“內战中的黑人”一八五頁，波士頓，一九五三年版。）

南部同盟从来不能使用黑人为士兵；虽然它对人力的需要是迫切的，而軍事領袖們也时常討論过这个計劃。奴隶主不象現代為他們辯护的人一样，他們並沒有那种認為奴隶喜愛奴隶制并且愿意保卫它的幻想。可是奴隶曾在严密的防卫之下被用来作挖战壕等一类事情。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三日，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南部同盟最后拚死决定試用黑人为士兵；可是这件事沒有下文⁴。关于叛逆者有一两次使用黑人部队的传说，是完全沒有証据的。阿普蒂克說得好，沒有一个黑人为保卫南部同盟而放过一枪⁵。

前綫的黑人部队

在北部，軍事上的需要战胜了白人优越論者的偏見，于是黑人被調到前綫去冒着生命危險和白人一起保卫自由。他們表現得十分英勇，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只要对黑人历史略有所知的人就不难預料到的。可是对于他們在作战中的英勇，許多白人却感到惊讶，这些白人認為只有白色皮肤的人才能够經受戰場上的最大考驗。內战时期的白人沙文主义者对黑人在戰場上的无比英勇感到惊讶，正好比今天同他們一流的人对非白人的中国、朝鮮、印度支那和其他亚洲国家中革命士兵所表现的英勇战斗品質感到惊讶一样。

在內战中，黑人部队約参加了一九八次战役和重要的小战斗⁶。这些战役中較为著名的計有在赫德遜港、瓦格勒砲台、匹罗砲台、华尔頓崖、亨萊山、南山、奧罗斯狄、米里更弯、多比河、彼得斯堡以及南部其他許多地方的战役。白人指揮官对黑人在砲火下的表現贊賞不絕。罗夫斯·撒克斯頓將軍在談到乔治亚州內的一次战役时，說他們以最坚决英勇的精神来进行战斗。希金生陸軍上校認為“如果企图用最勇敢的白人部队来完成他用黑人部队所胜利完成的任务，那簡直是发狂”。班克斯將軍在談到赫德遜港战役中的黑人士兵时說，“他們的表現是英勇的；他們是再坚决英勇不过的了。”布勞萊敘述了这个战役中黑人护旗軍曹安色馬斯·卜兰堪考斯的事蹟，这个軍曹說：“上校，我愿意光荣地去为你把軍旗夺回来，要是夺不回来，就讓我去向上帝报告我采取这个行动的理由，”說着，一顆砲弹就把他的头炸掉了⁷。

黑人士兵的巨大勇气是面对着一旦被俘就有被屠杀或重新陷身为奴的可能性而表現出来的(參看第二十二章)。南部曾經几次

大肆屠杀黑人士兵。一八六四年四月十三日，在福莱斯特將軍指揮下的南部同盟軍隊以較大的兵力再度占領了密士失必河区离孟菲斯約五十英里的匹罗砲台。在該地被俘的五五七个北方士兵中，有二六二名是黑人。砲台陷落的时候，有三百士兵當場被杀，其中大多数是黑人。和黑人士兵并肩作战的白人部队都是田納西州人，这就更使得福莱斯特恼怒。

黑人在同盟战綫后方做間諜工作，对北部也有很大勞績。以从事“地下鐵路”工作出名的英勇的哈里埃·塔布曼就曾积极从事这个极其危險的工作。奴隶由于对地方情况深刻了解，他們在这一方面是有莫大帮助的；他們是联邦军队对于叛逆者战綫后方当时情况的情报的主要来源。他們是北部武装部队的耳目。在整个战争期間，最英勇的壮举之一就是名叫罗伯特·斯冒尔斯的黑人领航員在查理斯登港夺取了叛逆者的“种植园主”号汽輪⁸。

黑人士兵在战争活动中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阿普蒂克統計，根据官方报告，大約有三九,二〇〇名黑人服役軍人因伤病死亡，其中大約三千二百名是水兵。他說：“美国黑人部队的死亡率比来自二十四個忠誠州的美国志愿部队高出百分之四七·〇六……內战中美国黑人部队的死亡率比其他部队高出百分之三十五，虽然他們在战斗开始十八个月以后才被征召入伍。”⁹

争取自由的武装黑人战士是这场伟大內战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林肯本人也承認这一点。一八六四年，在有人促使林肯放棄使用黑人部队的时候，林肯說：“如果把現在为我們服役的士兵，水兵和劳工的十三到十五万黑人拿去交給敌人，那么我們就不能繼續支持这一場斗争。”¹⁰

黑人政治領袖佛·道格拉斯

黑人除了在联邦部队中和在南部同盟戰綫后方起了重要作用以外，还对战争的胜利作了重要的政治贡献。他們逐步提出了爭取战争胜利的两項关键性要求——解放奴隶和征調黑人为士兵，同时明白地不懈地催促行动緩慢的林肯政府实现这些要求。在他們爭取解放的斗争中，他們中間出現了一个傑出的政治革命人物——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他不仅是黑人的卓越的发言人；而且是全美国的一个出类拔萃的領袖。

一八三八年，年輕的道格拉斯逃出了奴隶束縛，到一八五〇年他已經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領袖。从此以后，他比当时任何美国人都更清楚而坚持不懈地对正在美国发生的一切和需要怎样来应付这一切作出解释。他从最初起就看出废除奴隶制是关键性的政治問題，他以他那雄辯的演說和有力量的一文章把这个事实沉痛地告訴美国人民。他扫除了一切迷惑人的伪善和麻痺人的妥协。一八六四年，他以他特有的明白透彻的語言把他对战争有关的問題的看法表达了出来：“战争只能是解放奴隶的战争；和平只能是解放奴隶的和平；大家都应当有自由，誰也不要带鎖鍊；黑人在战争时期应当是一个士兵，在和平时期应当是一个工人；無論在南部或者北部他都应当是一个选民；美国应当永久是他的家，全体美国人都是他的同胞。市民同胞們，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这场战争的使命。”¹¹实际上，对于內战与战后重建时期在複杂的黑人問題上所負有的革命性任务，当时没有一个美国白人政治領袖能有这样透彻的理解。

道格拉斯虽然在黑人中間有很大威望，同时作为一个演說家和废奴运动战士在公众中間也享有很大声誉，但他作为一个領袖

却大大地遭到同时代白人的过低估价和压抑。这个杰出的领袖可以胜任国家中任何一个政治职位，按理他应当在革命政府的最高层担任一个荣誉的职务；可是因为他是黑人，他遭到排挤，而白人中政治上的庸才和反动分子却得到了很高的职位。

有一次道格拉斯看来似乎要受命担任重要的政府工作。一八六三年年底，他曾会见林肯，他们制定了一项计划，由他负责管理征调黑人参军的事。在和陆军部长斯丹顿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道格拉斯停止了他所主持的为废奴运动战斗了十六年的一个月刊，同时准备担任他的新职务。但是斯丹顿改变了主意——因为把一个黑人安插在这样的位置上是大大的太大胆了。一八七〇年一月，道格拉斯创办了另一个刊物“新世纪”，后来叫做“民族新世纪”。

林肯政府从来不愿给道格拉斯以重要职位；甚至于在一八六四年紧要的选举运动中，道格拉斯提议要为林肯竞选都遭到拒绝。在约翰逊和格兰特政府时期，曾经考虑请道格拉斯担任自由民局局长和指派他为驻海地公使，可是这些计划都没有后果*。一直到一八八七年海斯政府时期，才给了道格拉斯一个职位——首都地区警察局局长，可是这个职位之小，简直是对这位有才干的人一种侮辱。道格拉斯说，甚至连这个小小的职位“也引起了广泛不快的尖叫声——我不愿意说是大喊大嚷”¹²。海斯在白人沙文主义者的喧嚣声前面让步了，在道格拉斯的首都地区警察局局长任期届满的时候，他拒绝委派道格拉斯连任，而代之以委派他为华盛顿契约书记官。这个微不足道的职务就是歧视黑人的美国给予这位

* 许多年以后，在一八八九年，哈利逊总统才任命道格拉斯为驻海地公使，这个职务他担任了两年。

卓越黑人政治家的最高职务了。道格拉斯尽管在全部政治生活中遭到粗暴的歧视黑人的迫害，他却仍然成功地高高列名于美国革命领袖的行列里。

战争前夕的工人

在内战开始时，年轻而弱小的工会运动处于极端困难的环境。工会主要力量曾经由于一八五七年的经济危机而四分五裂。到一八五九年他们正要重整旗鼓的时候，战争的爆发和最初广泛的失业引起了经济上的脱节，于是他们再度大部分陷于解体。

绝大多数工会在一八六〇年的选举中都支持林肯，并且同意他的观点，就是处理奴隶制问题的方法在于把它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他们对逐日增长的战争前景感到惊慌，同时他们积极地表示反对。他们在日益发展的反对种植园主斗争年代中所采取的一般立场，我们已经在本书第十章和第十七章中叙述过。工会组织在费拉德尔菲亚的代表大会上表明了他们在战争前夕的态度，这个大会于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幕，当时脱离联邦运动的危机正在发展。

这个有八个工业州的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总的纲领。大会选择了全国铸工工会主席威廉·西尔维斯为总书记，同时选举了一个三十四人委员会，每人代表当时的一州。代表大会的主要目标是为反对日益逼近的战争而斗争。代表们不但攻击脱离联邦运动者和僱主，而且也攻击废奴运动者。方纳对代表大会的决议归纳如下：“他们（1）赞成克里滕顿妥协案，（2）公开表示对联邦忠诚同时反对北部和南部的一切卖国贼，（3）攻击脱离联邦运动，认为这对一切工人都是危险的，也是一切工人所厌恶的，（4）警告政客们说，工人们决心要以车间和工厂中的人来替换他

們，(5) 譴責足以導致內戰的高壓政策，(6) 号召廢除北部幾個州中的‘人身自由’法律，這些法律的目的是在於阻止逃亡奴隸回到南部，以及(7) 敦促三十四州中每一州的工人組織各該州的工人協會。”¹³

三十四人委員會在許多城市中組織了集會和反戰示威遊行，它根據全國代表大會所決定的路線進行了宣傳鼓動。南部工會組織相當普遍地都採取了反對日益增長的脫離聯邦運動的路線。全國代表大會原訂于一八六一年七月四日再度開會；但由於其間爆發了戰爭，大會沒有開成，三十四人委員會也就解體了。

內戰初期的工人運動，由於太年輕和政治上太不成熟，沒有制定出一個有遠見的工人階級政策。當時的共產主義分子象魏德邁爾等，還不能把他們的廢奴運動思想灌輸到工會里去。因而工人運動就不能明確地指出在那複雜情況下工人階級的利益，更不能對整個革命戰爭進行領導。因此，在武裝鬥爭中，它主要是聽從資產階級的領導。如我們在前面說過的，群眾對於商品奴隸制是深惡痛絕的，在以往年代中所進行的反對擴張奴隸制和要求解放黑人的一切鬥爭中，工人總是踊躍參加的。總的說來，在戰爭初期，大部分工會運動者的視線都沒有越過林肯的“自由土壤派”的幻想，那就是用限奴隸制於一定地區內的辦法來解決奴隸制問題。他們不了解，奴隸制的廢除對於全體勞工的進展是具有根本意義的。

工人們所以不能更好地了解奴隸制問題，不能夠看出這場鬥爭的革命性質，一個很大原因就在於他們中間有相當大數目的人仍然處於民主黨的影響之下。這個黨——杰斐遜和杰克孫的黨——多年以來是工人的傳統的黨；可是它早已陷於大種植園主的統治之下，並正在為挽救奴隸制度而活動。

战争时期的工人

战争一开始，铜头蛇反动分子就以生活费用上涨、征兵法缺乏民主性、和工人对廉价黑人劳工从前蓄奴各州大批涌入的畏惧心理为基础，竭力唆使工人反对这场战争。他们在东部各商业中心较落后的工人中有着影响，纽约发生的征兵骚动（见第二十四章）证明这种宣传不是没有效果的。但是，总的来说，工人的立场是坚定的，他们对争取战争的胜利作了决定性的贡献。

当萨门特砲台受到攻击战争从而展开的时候，工人的反应是强烈的。在有些情况下，许多工会组织全体参加了军队。史路特回忆说，费拉德尔菲亚一个全体参军的工人工会，在最后一次集会的记录上写道：“本工会决议参加美国方面作战，本会体会到联邦获得安全或者我们战败时为止。”¹⁴ 布鲁克林油漆工人工会也全体参军。“木工出身的詹姆斯·浩斯陆军上尉领导的洛威尔机械工人大队，因为是第一个整装待发的组织，它获得了一百美元奖金。”¹⁵ 据杰出的权威人士高尔德估计，全部参军的人，有百分之三十八是工人¹⁶。外国出生的工人——德国、法国、波兰、爱尔兰出生的——和本土出生的工人在整个北部和西部争着比赛爱国的热忱。工人是进行内战的伟大联盟的强有力的基础。

雇主们对林肯的参军号召的反应是很不同的。当工人和农民匆忙赶上前线的时候，他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拒绝志愿服役，在有了征兵法时，他们就付出三百美元的代金作替身，自己则稳坐家中净收战争带来的丰厚的额外利润。鲍德莱——他是后来成立的“劳工骑士团”的领袖——说：“其他职业的人确实也参了军而且为联邦事业作出良好贡献，但是绝大部分军队是由工人组成的。当工人们为国家而参军服役的时候，银行主和富豪们却在设法钻进国

会……一位发言人在众议院讲台上向四周望了一望后会說：‘我看見八十個銀行的代表作为众议院議員坐在这里’。”¹⁷

經過战争开始时暫时的經濟困难以后，北部的工业在对軍需品和其他为軍隊生产的大量要求的压力下，飞跃向前发展。据史路特說：“花費支付陸軍和海軍合同和供应的……成百万美元的結果，大規模的工业飞跃地发展和巩固起来。軍需品大量生产的結果，全部作坊都变成了工厂。”¹⁸ 工人由于沒有强大的工会，又沒有政府物价控制的保护，以至生活水平遭受了沉重的損害。据康姆斯說，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六四年，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七十，而工資仅增加了百分之三十¹⁹。

在这种劳工极其缺乏和物价迅速上涨的情况下，工会运动就蓬勃发展起来了。地方性工会和城市中心組織在許多行业和地方紛紛建立起来。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和战争期間，鑄工、机器工人和鉄匠、鋼鉄工人、木工、油漆工、火車司机、泥水匠、印刷工人、理发匠、鞋匠等都成立了全国工会組織。到一八六五年，工会組織估計有會員十五万人。一八六四年，在路易斯維尔的工会运动者的倡議之下，曾为組織一个全国性劳工联合会認真地作了努力。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路易斯維尔举行了一个代表大会，并且成立了北美国际工业大会。可是这个組織后来流产了，因为各全国工会的領袖們不喜欢这个組織以地方各行业大会作为它的基层单位。

战争期間发生了許多罢工事件。西尔維斯对战时罢工的必要性表示遺憾，但是杜茲說：“在一八六三年和一八六四年整整两年內的罢工次数比美国历史上前些年代間的全部罢工次数多。”²⁰ 北部許多將軍們以公开破坏的手段来对付这些罢工。圣路易的印刷工人在遇到这样的事件时，一次向林肯提出呼吁，提醒他不要忘了他一度說过：“感謝上帝，我們有一个容許罢工的制度。”可是在

这种事情上，林肯通常是听任他的將軍們为所欲为的。

革命的內战为工人階級带来了許多重要的利益。首先就是奴隶的解放，因为奴隶制一直是全体工人爭取一切經濟和政治发展的严重障碍。这场革命还給了八小时工作日运动以很大推动，这个运动，如馬克思所說的，“以特別快車的速度，由大西洋传佈至太平洋，由新英格兰传佈至加里福尼亚。”²¹ 內战是一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最重要的是，它使工会运动获得了一个更加稳定而巩固的基础。在战前，劳工的組織都是軟弱的和暫時的；但在战争期間，它們获得了新的生气、活力和永久性。在革命的烈火中，工人运动走上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战争期間的馬克思主义者

馬克思主义者——当时称为共产主义者——是了解內战的革命意义的。在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影响之下，他們認識到，这一場伟大斗争关系到的远不止是联邦生存問題或四百万奴隶的解放問題。他們了解：資產階級民主本身的生存正在危險中；而美国正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不是走向新的更高的民主和工业发展水平，就是陷入最后使白人和黑人都遭殃的奴隶制度里。他們为战争的胜利献出了一切力量。虽然当时他們的人数还少，但他們所起的影响却是重要的、甚至是有决定性的。

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和其他馬克思主义者政治团体把他們大部分成員都送进联邦陸軍。馬克思主义者还促使許多工会采取支持战争的积极立場。他們在鼓舞外国出生者——显著的例子如德国人——的組織行动起来这件事上，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林肯第一次号召志愿參軍的一个星期之內，“紐約鑛工”（德国体育协会）就組織起来了整整一个联队。“密苏里鑛工”征集了三个联队。在

辛辛那提、芝加哥、圣路易、密尔窩基和其他德国人的聚集点都进行了类似活动。共产主义者是反对各种形式的失败主义和铜头蛇分子在工人中影响的最活跃的战士。

許多馬克思主义者曾經在欧洲有过军事經驗，他們在內战中应用了这种經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曾經在普魯士軍隊中当过砲兵軍官的約瑟夫·魏德迈尔征集了一个联队，自己担任联队长，并被委派管轄关键性的圣路易軍区。“馬克思的一位密友奧古斯特·魏里渠升到了上校軍阶并且于一八六二年成为陸軍准将。罗伯特·罗薩在成为紐約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一个成員以前曾經是普魯士軍隊中的軍官，他是紐約第四十五联队的陸軍少校。弗里茲·杰克比入伍时是一个兵士，他在弗瑞得瑞斯克堡陣亡以前，已經升到陸軍中尉”。²² 林肯欢迎馬克思主义者的可貴的合作。

战争期間共产主义者在許多战綫上都有杰出的表現。可是他們最有意义的軍事功績就是协助联邦挽救了密苏里州。这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边疆州，丧失了它将是北部重大的灾难。守住这个州的决定性部队就是圣路易的德国人，而魏德迈尔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对于这些德国人是具有强大影响的²³。

在思想上来說，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积极的力量。他們的馬克思主义的認識使他們在政治思想上越过了急进分子。他們不但要求解放奴隶和征調黑人士兵，而且还在这个有利时机努力发展工会运动并且增加它对林肯領導下的广大联盟的影响。他們在这一方面著名的功績之一，就是一八六四年大选前的斗争中在促使佛里蒙撤回和林肯抗衡的候选人資格一事上，他們作了重要的帮助。（見本書第二十四章）如果这张独立候选人名单也参加竞选，林肯一定会遭受失败——同时会給战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魏德迈尔就是看出这个巨大危險并且發揮影响促使佛里蒙退出竞选的

目光敏銳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对建立民主党—共和党工人协会也具有重大影响，这个工人协会在一八六四年选举中是一个强大力量。

馬克思主义者对內战的最伟大貢獻就是馬克思在“紐約論壇報”和歐洲報章上发表的文章。这些我們已經在前面順便評述过。馬克思对戰爭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有透彻的了解——比任何一个美国政治領袖都要透彻些。他有些文章被格里萊的報紙作为社論刊登出来，他的文章无疑对激进共和党人的思想确实起了影响，如果对林肯本人沒有影响的話。列宁对于馬克思在这場革命性戰爭中的著作是推崇备至的。

国际工人的团結

在战前长期反对奴隶主的斗争中和在四年艰苦的战争岁月里，西欧工人，尤其是馬克思主义影响强大的英国的工人，都是美国黑人和废奴运动者的忠誠朋友。无疑地，是他們阻止了英国，使它沒有参加南部同盟企图摧毁联邦的战争。一八六四年九月，欧洲的先进工人在伦敦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后来称为第一国际。这个組織的主要人物就是卡尔·馬克思。第一国际把活动发展到全欧洲来支持美国的反奴隶制斗争。

林肯于一八六四年再度当选总统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給他写了一封賀信，祝賀他的胜利²⁴。这封由馬克思执笔的信說道：“从这个伟大的美国斗争的开始，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星条旗背負着他們阶级的命运。”这封信还指出：“当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工人听任奴隶制度玷辱他們自己的共和国的时候；当他們在不經自己同意而被人占有或被出賣的黑人面前，夸耀出賣自己与选择自己的主人是白人劳动者的最高特权的时候；他們是不

能得到真正的劳动自由或支持他們的欧洲弟兄的解放斗争的，但是这一个对于进步的障碍被内战的鮮紅海潮冲洗掉了。”林肯通过美国駐伦敦的公使館为这封信向国际工人热烈致谢。

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三日，国际工人总理事會获悉林肯总统遇刺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給約翰遜总统，表达欧洲工人对这件惨重损失的悲痛。这封也是由馬克思执笔的信贊誉林肯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既不为艰难所吓倒，也不为成功所陶醉，不屈不挠地向他的伟大目标迈进，从不盲目急躁来妨害它，他一步一步徐徐前进，从不回头反顧……这个伟大和善良的人的謙遜确实是这样，以致世界在他作为一个殉道者而倒下了以后，才发现他是一个英雄。”²⁵

第二十六章

战后重建的一些难题

内战结束标志着革命的一个阶段的告終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场革命一共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即战前的数十年中，爭端逐渐形成起来同时革命的力量逐渐聚集起来。第二阶段是軍事阶段，即四年的战争。目前开始的第三阶段就是经过战争破坏后的重新建設阶段。

战后重建的任务是巨大而无与匹敌的。没有一个国家曾經遭遇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把同盟方面支离破碎的州政府重建起来并使它們再和联邦結合；考虑大批获得解放的奴隶的迫切需要并使他們开始一个新的經濟和政治生活；打破种植园制度（土地革命）并在一个新的、更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重新組織南部的經濟——这些都是在根本上所必要的。这些革命任务的完成决定于第二点：获得解放奴隶的基本問題解决到了什么程度。由于重新建設的問題，国家的未来，尤其是南部的未来，正处在危急关头。

获釋奴隶的情况

現在很少有人了解，对那些大批的奴隶來說，解放意味着在身份上起了多么重大的变化。他們从多少世代的商品奴隶制中突然被放出来，虽然他們大多成为谷物分租制的佃农，可是这个具有有限自由和許多新的难题的深刻变化，已經使这些往日的奴隶

在观点上、习惯上、和生活方式上都非大大改变不可。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曾经遭遇过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重新调整的问题。

奴隶在获得解放的时候，真正必须从头到脚重新改换。他们甚至连做自由人所需要的一个恰当的名字也没有，一般地说，他们必须重新起名字。长时期以来被种植园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按照奴隶制伦常规定的婚姻观念，必须用新的家庭关系的观念来代替。他们必须抛弃在奴隶制下的特别态度和习惯，必须学习新的互相之间谈话或和外人谈话的方法。身体自由和可以随意行动这个想法就使他们感到新奇得惊人，因为在奴隶制下面，他们实际上是种植园里的囚犯，没有主人的允许就不能离开他们的家。

解放了的奴隶差不多毫无财产，而他们对这个根本制度也茫然无所知。他们没有家，没有土地，没有耕畜，没有农具，很少有一个农奴有一套在自由人中间穿起来还象样的衣服。他们对金钱和工资的了解是有限的，同时只有很少的人懂得象出售谷物这种问题。他们的生活条件，是由种植园主来决定的，他们所知道的劳动纪律就是鞭子下的劳动纪律，对于法律这种东西，他们很少有接触。对这些奴隶来说，政治几乎是一个紧紧封闭着的世界。他们大约百分之九十六是文盲，对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了解。他们对于选举和政治组织没有任何经验。

正是在这样巨大的困难条件下，解放了的奴隶开始他们新的“自由”生活。他们在重建时期极困难的年代中所作的成就，就是他们智力和灵活性的有力的证明。由于他们大半只是在并不热情的白人朋友支持下和棉花种植园主阶级打交道，而这些种植园主不但仍然强大，而且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继续奴役和剥削他们，他们的成就就显得更大了。

革命的任务

南部棉花种植园主在战争中遭受军事失败以后，联邦政府所面临的具体革命任务可以归纳如下：（1）设立一个巨大的救济组织来照顾获释奴隶眼前的经济需要；（2）没收种植园主的园地并把它在黑人和贫苦白人中分配；（3）给黑人以完全的经济、政治、教育和社会平等；（4）给贫苦白人以土地和完全的政治权利；（5）把战败的脱离联邦各州的政治生活重新组织起来，保证黑人和民主白人群众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并且使反革命的种植园主不可能重新掌握政权。

不仅为了获释奴隶群众、而且也为了全南部为穷苦所迫的白人能有一个可以生活的条件，这些革命的措施都是必要的。这些措施对于美国的资本主义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南部——也是根本上所需要的。它们对于种植园奴隶制的剷除是必不可少的，这个种植园奴隶制多少年来都是全国工业化和民主的一个障碍。日后的事实说明（我们将可看到），这些重建的任务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个革命没有彻底完成，其后果是除了黑人仍然遭受奴役和贫苦白人深受穷苦煎熬外，延缓了南部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停滞所产生的影响，到现在还是显而易见的。

急进的白人领袖中有一些人——但决不是全部——对他们所面临的根本性革命任务有一些了解——著名的有众议院中杰出的急进分子、不屈不挠的塔第阿斯·斯蒂芬。在这个时期，斯蒂芬是始终不渝地为黑人争取选举权、土地和社会平等的战士。早在一八六五年，他在故乡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城演说时，就要求从种植园主手里把土地拿过来交给往日的奴隶，斯蒂芬说：“人们说这是一场革命，那么无疑它要造成南部的制度、风俗和习惯的彻底改

組。”¹

但是急进分子中最鮮明的綱領还是黑人領袖們的綱領，包括道格拉斯，兰斯頓，帕維斯，賈奈特，馬丁，維尔等人。多年以来，他們一直在为奴隶要求解放、选举权、完全的社会平等和土地——而土地是全面实现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性所必需的綱領的中心。这些要求得到黑人的支持，他們在各州和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再重复这些要求。譬如，一八六五年八月在田納西州納施維尔举行的重要的代表大会，就要求給予黑人以完全的公民权利，并且要求如果田納西州不承認黑人的平等权利，就不該讓該州代表进入国会。一八六五年九月在北卡罗来納州拉萊召开的黑人代表大会，就表示贊成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承認利比里亚和海地，以现金支付劳工工資，黑人子女享受义务教育，和废除黑人法典，同时表示拥护激进共和党人。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在查理斯登召开的南卡罗来納代表大会，要求废除黑人法典，要求充当陪審員和在法庭作証的权利，要求选举权，在海島有土地权、佩带武器权、完全的公民自由和义务教育权。一八六六年一月在奧古斯达召开的乔治亚黑人代表大会，也制定了一系列类似的要求²。这个广泛的运动說明，黑人对重建时期最重要的要求和时机是了解的。这是从两百年奴隶制度下才抬起头来的一个民族的政治才能的光輝証据。

在第二十三章中，我們曾經看到，北部资产阶级在和南部棉花种植园主敌手作斗争的时候，只是每到迫于时势的压力才抓住和利用黑人革命性的解放要求。对解放奴隶的要求和在战时使用黑人为士兵的要求，情况都是如此——这些要求都因为是使战争获胜所必不可少的，才由林肯政府加以实现。在重建时期对于象选举权、公民自由、教育和土地等等重要的黑人要求，情况也都是这

样。北部资产阶级只在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的强制下，才对这些要求加以利用，一旦这些要求对它的阶级利益无用了时，又把它们抛置一旁。北部资产阶级始终认为黑人和黑人的各种要求都完全是可以牺牲的。

共和党

以共和党为政治代表的北部多阶级的战时联盟，在面对着重建时期新任务的时候，其内部组成已经和内战开始时大不相同。在联盟中占优势的工业家已经在战时大大地增长了自己的人数和力量。他们的势力随着工业的巨大发展而大大增长。他们在各方面都兴旺起来。他们把税率从百分之十九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七；他们正在建筑联邦太平洋铁路；他们通过了全国银行法案，并且正在建设一整套新的银行制度；他们从政府手里盗窃了大片的土地；他们正在坐收惊人的利润，正在急速地建设工业，同时他们对联邦政府掌握了完全的控制。

工人阶级也在战时大大地发展和成熟起来。它获得了新的意识和斗争精神，同时正在为一个永久性的工会运动奠定基础。它同时还在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路线，这个路线不久就使它完全脱离了共和党同时把主要的斗争针对着正在上升的骄横的工业家。

在反对种植园主的历史性斗争中一直是一个极重要因素的黑人，在战争期间大大增长了自己的力量。奴隶的解放，纵然是为半农奴式的谷物分租制所接替，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而黑人士兵的光辉战绩也大大有助于驱散笼罩全国的反黑人偏见的浓密乌云。自由的黑人在一八六〇年人数是四八八，〇七〇人，其中约有一半住在南部，他们在重建时期特别活跃。在长期艰苦的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黑人不仅在组织政治力量上大大增强了，他们还明

确了自己的綱領，改进了自己的組織，同时建立了干練的領導。他們成为重建时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因素，并且长期成为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

农場主对共和党的拥戴由于一八六二年宅地法案的通过而加强起来。他們在內战时期也大大分享到了初期的“繁荣”——尤其因为食物的特別高昂价格。但是不久以后他們也开始和共和党决裂，而参加到农民互济会、綠背紙币运动和人民党运动里去了。至于城市中产階級——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他們是共和党进入紧要的重建时期后一个重要的基地，这个重建时期大約从一八六五年持續到一八七六年。

随着战争的胜利結束，共和党也在南部获得重要的白人同盟者。这些人包括城市中产階級的惠格党残余分子，以及小农場主和乡村貧民。一般地說，这些团体都曾經反对脫离联邦运动；他們或多或少是被大棉花种植园主及其走卒的压力挤到战争里去的。共和党这些新的同盟者在南部的重建中，起了非常有意义的作用，这一点我們在后面将看到。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他們的致命弱点就是白人沙文主义。他們一般都認為自己优越于黑人，他們既不想和黑人一起进行工作，也不想和他們交往。因而，他們通常都易于成为一直叫喊着“黑人統治”的大种植园主的俘虜。

共和党有旗帜鮮明的两大派別，或者叫两翼。左派——激进共和党人——領導人是沙納、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塔第阿斯·斯蒂芬、巴特勒將軍、張德勒、魏德、斯丹頓、吉丁斯、馬丁、赫尔、格里萊等人。虽然他們时常对未来的路綫有混乱的看法，他們总的目的就是要以彻底打敗棉花种植园主、建立共和党在南部的領導权、和至少給黑人以某些基本政治权利来完成这场革命。共和党的右翼則遵循着这样的口号：“讓我們有和平”和“对南方寬容些”，他們

認為南部既然在軍事上失敗，鬥爭實際上也就過去了。他們贊成給種植園主以寬大的條件，給黑人以最低限度的權利。他們的路綫導致了南部種植園主權力的繼續維持。在後來的情勢下，他們在不同程度上為下列的人所領導：弗森頓、謝爾曼、布萊爾父子、特魯布尔、西華德、葛狄斯、法勒、司徒華、格里姆斯、莫海德、康克林、布萊因等人，其中大多數曾經一度是急進分子。

美國廢奴社的解散

到重建開始的時候，美國廢奴社中老的葛利遜—菲利浦斯集團已經不再是革命鬥爭的決定因素了。葛利遜和其它舊時的廢奴運動者在人民中間享有極大威望；但反對奴隸制的鬥爭找到了新的領袖和新的組織。現在真正的政治運動都以下列團體為中心了：共和黨、國會重建联席委員會、自由民局、聯邦聯盟、黑人代表會議、工會和平權聯盟。

葛利遜在“解放報”持續出版和鬥爭了三十五年之後，在一八六五年年底把它停刊了³。廢奴社在此時分裂了，葛利遜和菲利浦斯由於對是否解散這個社發生爭執而斷絕了畢生的合作。葛利遜贊成解散，而菲利浦斯、道格拉斯、帕維斯等人反對解散。葛利遜以一一八票對四十八票遭受失敗，於是他提出辭職。菲利浦斯被選為會長，他非常積極地繼續干下去。廢奴社在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九日正式解散，還舉行了繁復的儀式，許多從前的廢奴運動者都出席了這個解散的儀式。

廢奴社解散的原因在於沒有認識到為黑人獲得完全平等還有待於進行革命鬥爭。這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於在廢奴運動者隊伍里也流行着白人優越論的思想（即白人沙文主義）。阿普蒂克說，他們中間許多人採取了一種以恩主自居的態度，同時“認為黑人不

大象人类，或者認為他們幼稚、愚蠢、过于温馴”⁴——这些腐蝕性的思想是道格拉斯和其它黑人領袖一貫反对的。

一八六六年，废奴运动者和妇女参政运动者——苏桑·安东尼等——組織了美国平权协会，为爭取黑人和妇女的选举权和一般公民自由权利而奋斗。但在一八六九年这个組織的第三次代表會議上，妇女参政运动者由于不滿意对黑人选举权特別強調而对妇女选举权很少看重，就解散了这个协会，并且发起建立一个女权組織。

民主 党

民主党虽然正式分裂为两个名义上独立的党——北部的和南部的——却经历了內战而保全下来。南部的一派掌握着武器，尽力想以軍事行动推翻联邦政府；而北部的一派則以一切可以想到的方法来反对这场战争——譬如失败主义的宣传，財政上的搗乱，反对征兵，反征兵法的暴动，阴谋武装叛乱，和企图在选举中搞垮联邦政府。虽然党员們把自己分为“和平”民主党人和“战争”民主党人，民主党的总路綫却是“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和平”。民主党北部的首領們和敌方战綫內的同夥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首領包括伐兰狄姆、伍德、霍拉休、薛穆、辟由、摩根、彭德尔頓、麦柯米克和墨克克利兰將軍。民主党在北部这一支第五縱队的力量，在一八六二年和一八六四年全国选举时的大显身手中表現出来。

民主党以大种植园主(主要是棉花)和与南部貿易有密切关系的广泛的北部商业利益的历史联盟为基础。他們从北部其他階級中获得各种各样的党徒。这个党在根本上是种植园主和商人的反动联盟，几十年来，这个联盟曾在一七八七年全国代表大会上制訂了宪法(人权法案除外)，在一七九八——一八〇〇年为客籍法和

镇压叛乱法問題和杰斐遜进行斗争，在一八三〇以后的十年中为了銀行問題和杰克孙进行斗争，又在一八六一——六五年为奴隶制問題和林肯进行战争。这个反动集团在整个重建时期也一直斗争着；它并且以共和党—南部民主党人联盟的形式仍然构成我們时代反动势力的基础，不过現在北部的大工业家在这个反动联盟中已完全占着統治地位而已。

內战一告結束，民主党的两翼，或者說两派——北部和南部——就再度結合在一起，并且开始作为一个組織来进行活动。这个党在重建时期的主要目标就是拯救南部种植园主，使他們免于遭受胜利的北部所加在他們身上的处罰或苦难。种植园主虽然在战場上完全战败了，同时經濟也瓦解了，他們仍然保有很大的經濟和政治势力。他們手里掌握着强有力的全国性的民主党，同时在經歷了一場战争以后，他們的种植园制度本身实际上依然完整无损。一八六六年，棉花生产下降了两百万包(少于一八五九年的一半)，可是那一年棉花的价格是战前棉花价格的三倍。一直等到一八七六年，棉花生产才恢复到一八五九年的水平。棉花种植园主的綱領就是要在那正在开始的大改革中保持政治权力，并且使黑人处于尽可能近似商品奴隶制那种受压迫、受剝削的情况之下。民主党在重建时期的主要努力就是为了这些卑鄙目的。而在整个过程中也几乎不加掩飾。它的領袖們——尤其是在南部——大胆地提出了“白人优越”的口号，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斗争。

安德魯·約翰遜总統的反动綱領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林肯遇刺以后，副总统安德魯·約翰遜依法繼任美国总统。他在一八〇八年生于北卡罗来納州的拉萊；但他一生大部分是在东田納西州度过的。在当地，他生活在一

个不蓄奴的环境里。他出身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少年时作过成衣匠的学徒。约翰逊先后担任过下列由选举产生的职务：市参议员、市长、州立法机关的议员、美国众议院议员和代表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中間几年内，他支持过一个为农场主利益的宅地法议案。约翰逊虽然赞成奴隶制，可是和边疆州许多领袖一样，他积极反对脱离联邦运动。他成为一个主战派民主党人。一八六二年，林肯任命他为田纳西州（该州已经脱离联邦）军事长官，同时授权给他建立一个忠诚的州政府。这件事他胜利地完成了。这就使他得到了很大的声誉，到一八六四年，在林肯的支持下，他被共和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并且当选。但是他从来没有成为共和党的一个党员。

约翰逊在参议院任议员的时候，曾经和急进分子密切地在一起工作过。他曾经担任战争指导两院联席委员会委员，和急进分子魏德、张德勒合作过，对墨克克利兰和大种植园主斗争过，并且要求过林肯对南部同盟首领处以极刑⁵。一八六四年六月九日，他在田纳西州的纳希维尔宣布，“大种植园……必须加以剥夺并分成小农场售与诚实勤劳的人们。”⁶ 林肯逝世之际，急进分子都确认约翰逊能成一位好总统，能把他们对南部重建的总意图加以实现。

但是约翰逊一做了总统，就突然大大变卦了。在三个月之内，他就和急进分子公开冲突起来。这位新总统认为：南部各州从来没有超越出联邦以外；重建南部的权力属于总统而不属于国会；对叛逆各州应给以“宽厚”的条件，以便尽快地医治战争创伤。

表面上看来，这好象就是林肯的重建纲领，而约翰逊也就是这样向国会和人民提出这个纲领的。但是这两个人和他们的作用都有根本的区别。林肯在担任总统期间犯了许多严重政治错误，他

的最严重錯誤之一就是他的重建綱領；但他在发展着的革命压力之下，有魄力来改正他的錯誤和采取正确的政策。这样他才能作为革命的政府的首脑。举例來說，在选举权的問題上，到一八六五年他已經提議，对于全部“認字的”黑人和曾在联邦陆軍中服役过的黑人（一共約有五十万人）应給予选举权。从林肯在战争年代的行为推断起来，在南部重建問題上他也很可能轉到正确政策上来。

但就約翰遜而論，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和急进分子决裂的时候，他无異于扮演了一个变节者，他变成反动主力——棉花种植园主——的領袖。从此以后，他尽一切力量来实现种植园主的綱領，这个綱領的目的就是把他們从革命风暴的怒涛中拯救出来。約翰遜的确起了这样的作用，而他的朋友——种植园主——和他的敌人——急进分子——也正是以这种作用来理解和看待他。安德魯·約翰遜总統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就是他是重建初期的反革命首脑。

第二十七章

国会对总统的斗争

安德魯·約翰遜由于林肯被刺而依法繼任总统后，立刻就着手进行他的南部重建计划。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距离林肯遇刺仅仅六个星期，他就采取第一个步骤：頒布大赦宣言¹。根据这个宣言，除了某些团体以外，一切曾經直接間接参加叛乱的人只要举行忠诚宣誓，就可以恢复他们一切权利和财产（除了对奴隶的所有权）。不予赦免的人的名单包括南部同盟政府的成员；从美国司法、军事、国会、或民政职位上逃到南部同盟方面去的人；曾經虐待黑人战俘的人；西点和安納波里斯軍校的毕业生；南部脱离联邦各州的州长；在海上偷襲的人；和所有每年收入两万美元以上并参与叛乱的人。这个名单说明不在大赦之列的只占前叛逆分子中相当小的一部分人。

总统的重建计划

一八六六年六月三十日，約翰遜总统在建立南卡罗来納州临时政府的通告中，宣佈了他的重建各州政府的计划²。根据这个计划，要指派一个临时州长召开一次州代表会议，代表人选必须符合五月二十九日大赦令的规定，并举行过忠诚宣誓。这样召开的州代表会议必须采取某些措施，其中主要的是废除一八六一年的脱离法令，制定特定条例以废除奴隶制，和拒絕偿付該州为南部同盟

所負的戰爭債務。這樣做了以後，就可以選舉該州的官吏，並且可以派出全國性代表到國會里去。於是，聯邦政府就將恢復在該州的正常職權，該州也將在聯邦中取得妥善地位。整個計劃是根據林肯這樣的理論：脫離運動各州實際上從來沒有超越出聯邦以外。

在約翰遜的計劃里有一件突出的大事——不給予黑人選舉權。整個計劃的目的在於立刻恢復前奴隸主的政治權力。這是約翰遜的意圖，也是實際發生的事實。早在一八六五年七月十五日，恩格斯就把這種形勢寫信告訴馬克思說：“假使照這樣下去，在六個月以內，脫離聯邦運動的老壞蛋們都會坐在華盛頓的國會里去了。”³

種植園主們立刻按照約翰遜的重建綱領活動起來。從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到七月十三日，總統向叛逆各州發出了七項重建宣言，這些州迅速舉行了州代表大會並且選舉政府。對奴隸主來說，這象是節日似的，他們憑藉着這個方便的安排又順利地恢復了權力，把黑人都安然置於他們控制之下。在南部許多州的代表會議上，許多代表穿着南部同盟軍服坐在那裡。他們迅速地履行了約翰遜規定的寬厚條件。就這樣，除了已經存在的四個“林肯州”外，馬上又“重建”起了七個“約翰遜州”來。

南部有八個州一面在這樣“重建”，一面又制定了黑人法典（其他各州也進行了類似程序），以建立種植園主的統治和對新近獲得自由的奴隸進行剝削。各州雖然並不完全一樣，却都根據相似的路綫行事。公民自由受到嚴格的限制。從前的奴隸當然沒有選舉權，也不能充任陪審員。他們被禁止與白人通婚。他們被剝奪了普遍存在的佩帶武器權。他們占有土地的權利也受到限制。他們非經許可不得充任傳教師。他們非經召喚不得闖入白人群里。任何白人都可逮捕黑人。繁瑣的工作規則也規定出來了。黑人工人

被称为“仆人”，而僱主被称为“主人”。在农場上的工作時間是从日出到日落。違反工作紀律則处以罰金。黑人如果在劳动合同期滿以前离开，可以逮捕送回，并責令偿付一切費用。主人可以鞭打十八岁以下的工人，十八岁以上者則可以根据法院命令鞭打。密士失必州甚至否決了一个废除奴隶制的決議。

这些黑人法典显然是采用以前的奴隶法典加以修改而成的。特別严厉的禁止流浪法制定出来了。当战争終結、自由来到的时候，大批的奴隶認為，自由的真正象征就是离开本乡的种植园而到旁的地方去工作。因此，許多解放的奴隶在国内流浪，为的是重新寻找安身之所或者想和分散了的家庭重聚。黑人法典着重地要求制止这种流动現象。离开工作地点的工人处以每日两美元的罰金，也就是他們实际“工資”的一倍。他們必須在“一个合乎情理的时间”就寝。从工作中逃跑的人可予以逮捕、判罪、和轉租給别的僱主——这是南部臭名远揚的流浪一劳役償債制度的开端。总的意图是把黑人工人实际上作为囚犯束縛在种植园里，就象在奴隶制下面一样⁴。

十二月五日国会开会的时候，成批来自前脱离联邦的南部各州（得克薩斯州除外）的参議員和众議員，紛紛要求在国家立法机关占有席位。种植园主的囂张气焰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出：在南部棉花大王的新代表中有同盟的副总统 亚历山大·斯蒂芬，有四个同盟的將軍，五个同盟的上校，六个同盟的内閣閣員，和五十八个同盟的国會議員⁵。

約翰遜鞠躬尽瘁地为南部棉花种植园主效劳。他一手制造了这些反动的州政府，这些政府則把由前叛逆軍官和叛逆代表人物組成的惊人的代表团送到国会大門。但是約翰遜的权力只到此为止；因为給予新代表以席位的问题完全属于国会本身的权限以内。

正是在这一点上，約翰遜的重建綱領遭到致命的打击。

同时在一八六五年，获得自由的奴隶們对南部反动势力的上升感到震惊，他們在乔治亚、田納西、北卡罗来納、南卡罗来納、路易西安那各州和其他地方开展了强大的政治运动，反对黑人法典和新近“重建”起来的州政府。他們在南部到处举行人民會議，抗議这个危險局势。这是他們所进行的第一個普遍性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发展成为一个伟大的斗争，来反对东山再起的棉花种植园主篡夺权力的危險企图。

国会十五人委员会

約翰遜总统为脱离联邦各州迅速建立起了一大批新政府，他这种突如其来的行为給北部资产阶级和它在国会中的激进共和党代表們造成了一个真正的难题。他們面对着的是：眼看种植园主立刻又要完全控制整个南部，民主党将大大加强，种植园主和工业家在战前爭夺权力的斗争又将重演；同时还有种植园主再度控制联邦政府的危險。如果約翰遜的反革命計劃实现了，那么辛苦爭来的革命果实就有部分或者全部丧失的莫大危險。

北部资产阶级領袖对他們面临的危險处境的基本意义，也很快就看出来。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一日的“民族”雜誌評論道：“作为一个实际問題看来，立刻容許五十八个南部众議員和二十二个參議員进入国会，而他們又几乎全部可算做坚决的頑固分子，这将对联邦政府的安全有什么影响呢？”⁶ 敏銳的战士塔第阿斯·斯蒂芬更加清楚地提出警告說，在約翰遜的安排下，南部各州将“把一个結成一气的叛逆分子代表团送进国会里去，他們将結成一气投叛逆分子的选票。他們和北部的同夥銅头蛇分子勾結起来，将經常决定总统的选举并且控制国会。”⁷ 斯蒂芬說，那些并未改邪归

正的叛逆者“在第一次选举时就会占据白宫和国会的大厅。”⁸

这种前景是不可容忍的。对资产阶级真正利益有明确了解的斯蒂芬，迅速出来阻止约翰逊。十二月二日，就是国会开会的前三天，共和党人举行了骨干分子会议，在斯蒂芬的鼓动下通过了一个重建纲领。这个纲领分为四点：（1）要求承认整个重建问题完全是国会的事务；（2）认为总统采取的步骤仅仅是临时步骤；（3）促使两院延期考虑接纳南部各州议员进入国会；（4）由参议院和众议院选举一个两院十五人委员会（六个参议员和九个众议员）来调查前同盟各州的情况⁹。

斯蒂芬把这项提案提到众议院，众议院有一百二十九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八票弃权通过了这项提案。参议院接着接受了这项议案并且也把它通过。在这个基础上，国会的两院就把接纳“重建”的南部各州全部代表的問題无限期地搁置下去了。

两院十五人委员会于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按期组成。主席是保守的共和党人、緬因州参议员弗森頓，他是约翰逊总统的朋友。委员会中有三个主战派民主党人，以及一些可疑的激进参议员，如宾汉姆、康克林和布特维尔。参议院认为沙纳对黑人問題过于激进，所以沒有要他参加。委员会的真正领袖和力量源泉就是那位无畏的革命家——宾夕法尼亚州的塔第阿斯·斯蒂芬。

在名义上，两院十五人委员会的作用不过是维护国会对重建纲领的合法权力，以对抗总统专横的篡夺。在这一方面，它类似林肯总统时期的战争指导两院联席委员会。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却大得多。它形成为国会中的全国革命中心，它对抗着白宫中的全国反革命中心。从它诞生的时刻起，国会和总统就开始了生死的斗争。

选举权問題和土地問題

在反对南部棉花种植园主的共同斗争中，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和它在战时的民主盟友——黑人、工人、农民、城市中产阶级——直到約翰遜执行反革命重建綱領的时候为止，都認為把黑人的兩項革命要求加以利用是合适的——这两項要求就是解放奴隶和給予黑人以战时当兵的权利；但是占統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所以支持这些要求，不是出于对受压迫的黑人的同仇敌愾精神，而是出于迫切的需要；因为这些要求是反对种植园主的强有力的、必不可少的武器。但是在另一方面，象葛利遜、菲利浦斯、沙納、和斯蒂芬这些人却都对黑人群众有一种真誠的团結一致的感情。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国会开会的时候，共和党人通过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这就正式承認了黑人的解放，北部和西部各州也在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及时批准了这条修正案。这个历史性的修正案規定：“除作为正式定罪的罪行之惩处外，奴隶制与非自愿劳役均不得在美国或任何美国管轄之地区内存在。”¹⁰ 这些以一七八七年杰斐遜反对奴隶制的西北土地法和一八五〇年“威尔莫但書”为基础的詞句，終于写进我国的根本大法里去了。从此，批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就成为准許叛逆各州重新回到联邦来的一个条件。

在战后重建开始的时候，形势迫使北部资产阶级不得利用黑人的另外兩項革命性要求。一項要求就是給予黑人以选举权和担任官职的权利。如果要使南部各州的政治控制不許棉花种植园主插手，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要保証这一点，就必须建立黑人和南部貧穷白人、农民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合作。他們合作起来，将在各州构成多数。这在政治上是办得到的；黑人約占南部人

口的百分之四十，而他們在白人中潛在的盟友力量占白人人口的大多數。

斯蒂芬清楚地了解黑人—貧窮白人—中產階級聯盟的重大潛力，他認真地着手建立這個聯盟。他在國會中陳述這個政策說：“我現在只談談叛逆各州的黑人選舉權問題……在這些州中，聯邦白人只占很少數。黑人可以和他們一致行動；而我相信，除了一州以外，在各州中，兩者聯合起來將形成一個多數，能夠控制各州而保護自己……這將保證聯邦黨（共和黨）的優勢。你在說明黨的目的嗎？有個驚惶失措的煽動分子在這樣嚷。我正是在這樣做。因為憑着我的良心，我相信，這個偉大國家的安全要依靠共和黨繼續保持優勢才能得到……如果不實行這種政策，”斯蒂芬警告道，“你們將永遠成為那主張自由貿易的、滿腔怒氣的、志在復仇的南部的臣仆。”¹¹

沒收種植園主土地問題

在南部重建危機中必須解決的黑人第二項革命要求，就是沒收大棉花種植園主土地並分配給前黑人奴隸和南部貧窮白人。後來的事實證明，北部資產階級終於認識到給予黑人選舉權對他們自己（假如說不是對黑人）的巨大意義；但是他們從來就沒有想過實現黑人沒收分配南部大種植園的關鍵性要求。這就是南部的反革命終於勝利的基本原因。

斯蒂芬以他一貫的革命清醒頭腦，從最初就看出了土地問題的根本重要性。他認識到，黑人沒有土地，實際上就會永遠被種植園主束縛住。早在一八六五年九月，斯蒂芬在賓夕法尼亞州蘭卡斯特發表的一篇演說中，就提出了一個沒收種植園主土地的計劃大綱。一八六七年三月，他在眾議院提出類似的議案。簡單地說，

斯蒂芬这样陈述：南部有七万人——大种植园主——占有三亿九千四百万英亩的土地，此外，占地小于两百英亩的农场共占七千一百万英亩土地。他愿意让小土地主们不受惊动地继续保有他们的农场，但大种植园主的土地应当由政府接收。将近一百万户的前奴隶们应当每户给予四十英亩的农场和五十美元，腾余的没收土地应当以每一英亩十美元的价格出售。由此获得的款项应当用来偿付由于战争而大大增长的国债¹²。斯蒂芬希望以这个方法 来使共约二十亿 的美元归于国库。

斯蒂芬的土地计划的主要缺点（正如当时总的革命运动的缺点一样）是对南部贫穷白人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怀。他们没有土地，但渴望土地；而他们又太贫穷以至无论战后时期土地便宜到什么程度，他们也购买不起。甚至连最进步的急进分子领袖也没有认识到，要想把他们所希望的黑人—贫穷白人政治联盟胜利地建立起来，只有以革命性地没收种植园主土地并无偿地重新分配给前奴隶和贫穷白人作为基础。可是这点并没有办到。

斯蒂芬无法得到国会两院十五人委员会对他的计划的支持，这个计划就完全流产了。为了支持他的议案，斯蒂芬宣称：“国会必须抚养他们（前奴隶）直到他们能够自己照料自己时为止。如果我们不给他们以家园并且用保护性的法律来护卫他们；如果我们听任他们往日主人的法律来摆佈他们，那么我们不如仍让他们做奴隶还好些。”¹³

， 斯蒂芬没收和分配种植园主土地的计划是合乎情理，合乎实际的。（法国人在他们的大革命时期曾经没收了大地主的土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一九一七年取得政权的时候，也以一举没收大地主四亿英亩土地的革命办法解决了土地问题，或者比斯蒂芬所想到的办法还要多。）他计划把种植园拆散，并且在南部扶植一群

黑人和白人小农场主。但是显然地，北部工业家没有这样的革命情绪。他们没有感到没收土地的必要；他们以为给黑人以选举权就足以击败种植园主了。在他们眼里，资产阶级的财产——即使是一个敌对阶级的财产——是神圣的；因此，在重建时期，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把土地从大种植园主手里拿过来交给真正的种地人——黑人和贫穷白人——的手里。

一八六二年的没收法案授权剥夺叛逆者的土地和其它财产，它给总统以没收大种植园主庄园的大权。这个法案事实上也就是把土地许诺给前奴隶们，而前奴隶们也是这样来理解它的；但是这项大权从来没有被林肯，约翰逊或格兰特认真地运用过。政府真正的土地政策表现在一八六五年三月三日规定设立自由民局的法律上。这个法案规定，该局可以将政府拨交该局管理的土地出租给自由民，但不得给予他们。从最初开始，政府就决意不把土地免费给予获得自由的奴隶。实际上，政府所没收的大部分土地以及种植园主因欠缴税款而被放在市场上抛售的大部分财产，都被投机者攫去了。

斯蒂芬的土地要求是一个合法的资本主义纲领。这些要求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他的纲领所以失败，主要原因除了资产阶级主体的反对外，还在于民主力量的资本家领袖对它不了解，因而对它很少支持或不予支持。西部的农场主对它也不感兴趣；年轻的工会运动的领袖和城市中产阶级也都不感兴趣。

甚至连出色的黑人领袖们也不能充分理解斯蒂芬的纲领。方纳说，例如，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并没有要求没收并分配南部庄园土地。但是他曾敦促国会制定法律，使黑人群众可以按照便宜价格购买土地”¹⁴。为了这个目的，道格拉斯提议设立“国家土

地質貸款公司”，由国会創辦，資本一百万美元。但是这个計劃被保守的共和党人擱置一边而失敗了。

黑人爭取土地的斗争

前奴隶們和較為謹慎的黑人白人急进首領們不一样，他們要土地，他們相信他們有权利要求土地，同时他們决心要得到土地。他們邏輯地推論：既然他們已經从种植园主的束縛下解放出来，那么土地也必須同样解放出来。无数作者写道，自由民中間几乎普遍流传着这种信念，就是政府将拨給每一戶人家以“四十英亩土地和一头騾子”。这种信念如此地深入和普遍，以至于騙子們竟至利用它在黑人中間出售特制的紅色、白色和藍色的界标，以便标明他們所企望的土地¹⁵。一般都相信，土地的分配将在一八六五年圣诞节举行，政府方面甚至害怕沒有无偿土地拿出来会造成叛乱¹⁶。

前奴隶們不仅希望得到土地。有許多这样的情况：他們搬进被拋棄了的种植园，把它加以划分，把貯藏着的棉花、工具和騾子加以分配，同时开始耕种土地。黑人联队尤其坚持要把土地分配給自由民。前奴隶們拒絕把占有的土地交还给归来的种植园主，虽然政府明确的政策要他們那样做。正象艾伦說的，“怀着革命豪气的前奴隶們，在对时代的要求上，虽未經人指点，显得比他們北部同盟者远为有見識。有許多次，他們不顧冒着丧失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險，占据了临近战場的 land。”¹⁷

自由民面对着地方上的反动派、政府的反对派，同时又缺少激进共和党人的支持，仍然設法获得了某些重要的大块土地。有名的是南部同盟总统哲弗孙·戴維斯在密士失必州占地一万英亩的种植园的事件。达納將軍在一个黑人联队的护卫之下，把这个种植园分配給他們作为家园。“在許多这样的家园中，黑人建立了一

种自治形式的政府，同时在一些地方，他們在合作的基础上耕作土地。”¹⁸

自由民所获得的最大的土地却在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海岸以外的海島上。謝尔曼將軍把海島开放給自由民，給每一家分配四十英亩土地。他是在当地大批被解放奴隶的压力之下，在薩凡那許多黑人領袖的慫恿之下¹⁹，同时华頓盛也許可的情况下采取这个行动的。最后，四万户人家所占的棉花和稻米种植园深入內地三十英里。正象艾伦所說的，海島当时变成了“革命的最前哨”。但是政府不承認謝尔曼的命令，后来还不遺余力地要把黑人农民赶走，把土地还給种植园主²⁰。但由于自由民的抵抗是这样坚决，以至于迟到一八九〇年他們仍然占有原来給他們的土地的百分之六十。

在战争期間，政府把二千三百万英亩土地作为津貼給予铁路公司，却一点也不給自由民。政府这种拒絕把土地无偿地給予前奴隶和保护前奴隶主所有权的反动政策，为南部以后的政府树立了榜样。这种政策保全了种植园制度，同时迫使黑人和貧穷白人做穀物分租制下的佃农或劳工。他們很少有人买得起土地，虽然在內战后許多破产的种植园都在出售。这样就奠定了把南部变成黑人的恐怖监狱，同时把种植园主保全起来作为反动政治势力的基础，一直到現在这两者还繼續为美国之患。艾伦說：“当资产阶级对要求土地的呼声充耳不聞的时候，革命的命运已經完結了。”²¹ 他的話真是一針見血。

第二十八章

对約翰遜总统的彈劾

对北部资产阶级来说，给自由民以选举权是迫不及待的了。这是使他們能够控制南部和巩固掌握联邦政府的唯一方法。这样，从前的卑賤奴隶就突然变成有决定意义的国家政治力量了。对于只在一两年前还处于商品奴隶制下的人們，这的确有天淵之別。馬克思一八六五年就警告过不给黑人公民权是危险的。他說：“宣佈你們的同胞从今以后都自由而平等，不要有任何保留。如果你們不给他們以公民权利，而要求他們履行公民义务，你們迟早将会面对着一場新的斗争，这场斗争将再一次把你們的国家浸在血泊之中。”¹

但是资产阶级对给黑人自由民选举权一事是勉强进行的。他們对于使用这个革命武器非常迟疑不决。林肯在一八六五年四月十一日所作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說中，对这个问题作了严格的限制：“有些人对于不把选举权给予黑人感到不满意。我主张把选举权现在就给予最有才智的黑人同时给予为我们事业而服兵役的人。”²安德魯·約翰遜假装说要遵循这条路线，这是后来对黑人选民要举行識字能力測驗的远因。这条路线甚至于得到象葛利遜这样进步战士的支持。

在南部甚至于对给黑人以这种有限制的选举权，也引起公开、坚决的反对。在战争结束时，国会反对全面地给黑人选举权，国会

的两院联席委员会也反对这样做。北部各州中，只有五个州给了全部黑人以选举权，南部人士在为黑人选举权而进行的长期激烈斗争中曾经用这件事来大做文章。但是大势所迫，也就不不得不这样做了。让从前的奴隶得到选票——共和党的选票——这是无可避免的了。这不是为了黑人，而是为了北部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由民主党人前叛逆者组成的庞大的南部各州代表团在国会的门口等着进去占据席位，这些代表团已构成足够的警戒。无论关系多么重大，选举权是不能不给予黑人了。沙纳、菲利浦斯、斯蒂芬、当然还有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全体黑人领袖们都为这场历史性斗争指出了方向。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九日，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把自由民局的活动延长两年，同时扩大它对大批贫穷的前奴隶群众的管理和援助权限。这使得约翰逊总统大不高兴，因为作为棉花种植园主的代表人，他希望使获得自由的黑人们尽可能在他们从前主人的压力下走投无路。所以他否决了这项议案。这使国会大为恼怒，于是在七月十六日，针对着约翰逊的否决国会又通过一项自由民局补充法案。这样，国会和总统之间日益尖锐的争执就变成了公开的斗争。

这个冲突的下一阶段随着民权法案的问题而开展起来。这个议案在一八六六年三月十三日被国会通过，它规定给一切在美国出生的人（除去不纳税的印第安人）以完全的公民权，而不考虑他的民族和肤色，或者“从前的任何奴隶或者非自愿劳工的身份。”这个法律意思是想不经过明白说出而把选举权给予黑人。当然，这又激怒了约翰逊总统，他又否决了这项法案。但是国会再度通

过了这项法案，于是在四月九日这项法案就成为国家法律。政府的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分裂加深了。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塔第阿斯·斯蒂芬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各州在国会里的代表权以选民数目为基础，这是为黑人争取选举的宪法权利的巨大战斗的开始，这个斗争的结果是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通过。斯蒂芬的提案引起一场巨大的斗争，这场斗争迅速地发展成为赞成和反对黑人选举权的一场大战。对于这个保证给予黑人选举权的一项宪法修正案，国内以约翰逊为首的每一个反动分子顽强地企图阻止它的成立。一直到一八六六年六月，经过在两院十五人委员会和参众两院连续不断的战斗以后，这项修正案最后才在国会通过并且提交各州批准。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它变成美国宪法的一部分。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是一个折衷方案；沙纳、斯蒂芬等人没有使黑人的选举权获得明确保证。修正案的第一部分给予一切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以公民权，并且规定“非依一定的法律程序”，任何一州不得侵犯这些公民的权利。这一部分似乎是要使前奴隶们成为公民，但是第二部分又使这个问题模糊起来。因为它规定，凡拒绝给予男公民以选举权的各州，其在国会中的代表权应予以削减。明显的含意就是：各州可以拒绝给黑人以选举权，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权也将相应地减少。但在实行上，第十四条修正案确被应用来给予自由民选举权。

一八六六年的国会选举

一八六六年的选举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中心的政治争论点就是：约翰逊总统重建的南部各州是否应在国会中有代表权。这个争辩势必会把黑人选举权的问题明白地摆在国人面前，而

急进分子都坚决支持黑人有选举权。約翰遜奋力苦斗；他企图用一面分裂共和党一面又支持北部竞选活动的办法来建立一个新党，但这两种企图都失败了。

选举是在北部对南部正在发生的事件日益感到惊慌的气氛中进行的。重建的各州政府制定了黑人法典，拒絕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这样它們反动透頂的性质就明白地表現了出来。南部各地据統計有一千黑人遭受杀害，象一八六六年五月三日曼費斯发生的血腥屠杀，六月二十四日查理斯登的屠杀，七月三十日新奥尔良的屠杀都是例子。約翰遜却火上加油地宣佈战争已經終止并且在七月四日頒佈了大赦令。除了脱离运动分子中的高級官員外，他赦免了一切人的战争罪。如杜波依斯博士所說的：“工业和商业界都确信，他們不能信任南部的白人。因此，斯蒂芬所鼓吹的更为激进的主张被允許广加传播。”³ 这就是說，北部资产階級已經確認：他們可以用来控制叛逆南部的唯一途径就是給黑人以选举权。

选举的結果，急进分子获得了很大胜利。掌握在种植园主手中的南部投票选举民主党人，边疆州馬里兰、特拉华和肯塔基也都如此；而北部和西部各州却以很大的多数投了共和党人的票。选举結果如下：众議院中有一百四十三名共和党人和四十九名民主党人；參議院中四十二名共和党人和十一名民主党人。急进分子——現在时常被称为雅克宾分子——获得了絕對胜利。

南部的种植园主不但沒有看到急进分子的胜利先兆，他們反而繼續使局势激化起来，他們在南部各州都以絕大多数的反对票拒絕了規定給予黑人选举权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边疆各州也采取了相似的行动。到一八六八年，北部各州都已批准了这条修正案。但后来新泽西、俄亥俄和阿利桑那各州在民主党人执政时期，曾企图取消对这条修正案的批准。

同时，在美国史上似乎从来只有反动历史的最高法院，也参加进来做了三个有利于种植园主的决定。它宣佈：总统和国会都无权用军事法庭审問公民，要求前叛逆者举行忠誠宣誓是不合宪法的，它对南部各州政府的重建一般都不表贊同⁴。

最高法院这些决定，目的在于阻挠革命，它使急进分子大为憤慨。斯蒂芬就第一項决定——这項决定对暂时中止人身保障法加以譴責——說道：“这項决定虽然在詞句上也許不象斯葛得判例那么丑惡，但执行起来，对我国忠誠人民的生命财产，却要危險得多。”“人們議論着要弹劾法官們”，罗得斯这样說。甚至保守的共和党人、俄亥俄州参議員宾汉姆都提議，如果最高法院不停止它的干涉，就“立刻取消它对一切案件受理上訴的权限”，如果这样还不够，就可以通过一項宪法修正案来“取消法院本身”⁵。所有这些强硬态度对最高法院起了有益的影响，后来在革命高涨时期，它就倾向于对国会法案不再过問了。

革命全面展开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国会在一八六七年一月三日开始了国运攸关的會議。急进分子現在是稳定地大权在握了。南部对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拒絕，最高法院的反动决定，南部对黑人的血腥凶害，約翰遜的大赦令和他一般的跋扈态度——这些結合起来促使北部的輿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輿論現在贊成一个以黑人选举权为基础的激烈的南部重建綱領。急进分子——沙納、斯蒂芬、张德勒、威尔遜、魏德、布特維尔等迅速地响应了人民这个明确的要求。

国会开会的第一天，斯蒂芬就将他的重建提案提了出来。結果，一八六七年三月二日国会通过了第一項重建南部法案。这个法律是急进分子重建总綱領的大要，它宣佈在南部十个州中（田納

西州已經批准第十四条修正案并已重新被接納入国会)并不存在合法的州政府。这个法律規定,南部应当划分成五个軍管区,每区由一个將軍負責管理,临时州政府必須在如下的基础上才可选举出来:給予包括黑人在內的全民以选举权,剝夺南部同盟政府首領的选举权,和明确地批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⁶。

使得前奴隶主——包括罗伯特·李將軍在內——鼓掌称贊的是,約翰遜总统否決了这个議案,說它不合宪法并且带有独裁性。于是国会針对着他的否決再度通过了这项議案。南部民主党首領們知道最高法院是他們的一个盟友,他們企图要这个机构来宣佈这项新法律是否合乎宪法;但是最高法院由于最近的一些决定已經弄得焦头爛額,它当时不愿意有所行动,而想等到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再向革命开刀。

在接着的九天当中,即三月二日至十一日,国会又通过了三項重建南部法案,使第一項法案規定的輪廓更加确切。这几項法案都由总統一一加以否決,又由国会再度通过。国会还在一八六七年三月二日制定了一项公务法案;其目的就在于阻止約翰遜对参議院贊同的、对急进分子有利的官員专橫地加以撤換。这项法律也同样被約翰遜否決后又被国会再度通过。

南部州政府的重建在一八六七年的下半年开始进行。到一八六八年一月,除了得克薩斯州以外,南部各州都通过了以第十四条修正案和全体黑人具有选举权为基础的州宪法,并且都建立了临时政府。国会里的急进分子还采取了其他重要措施,包括一八六七年六月七日确立了首都地区黑人的选举权,一八六七年年底通过了一项法案,削去最高法院在总统和国会之間进行干涉的权力。由于經濟上和財政上的困难,一八六七年的选举使急进分子遭受了一次挫折;但是他們并不为之灰心,他們繼續进行他們的重建綱

領。革命的国会控制着全国，反动的行政和司法部門都得听命于它。

約翰遜的盲动政策

約翰遜总统不但不因受到全体选民和国会的譴責而却步，反而倍加努力地為南部种植园主效勞。他利用他的行政权力來破坏国会對南部的重建。他尤其想把即將負責管理新临时州政府的將軍們控制住。為了這個目的，他把急進分子的同情者薛瑞頓將軍和西克斯將軍從南部調到北部。接着，他大胆妄為地把內閣中的陸軍部長斯丹頓解職。斯丹頓曾經擔任林肯內閣中的閣員，他支持急進分子的路綫，所以是約翰遜的眼中釘。把他解職這件事引起了一個尖銳的危機，因為斯丹頓拒絕離職，並且威脅要以武力對付任何企圖攆走他的人。

同時，約翰遜拒絕對杰斐遜·戴維斯進行審判，雖然戴維斯從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起就入了獄。這個人就連約翰遜總統也認為應對林肯的被刺負責，這個人應對利貝、安德遜維爾和其他監獄戰俘所處的恐怖情況負責，他還曾下令把黑人戰俘當作奴隸並且槍斃他們的白人軍官。但最後在一八六八年聖誕節，他被約翰遜以一道寬大的特赦令釋放了。

約翰遜積極抵抗國會的政策的是一個危險的計劃的一部分。毫無疑問，總統正在仔細籌劃一個武裝暴動，好把急進分子鎮壓下去，把政權穩當地交給他的南部民主黨朋友。他甚至猖狂到開始在南部的戰略地點儲存軍火武器。正是因為斯丹頓拒絕參加這個把戲，約翰遜才把他解職。但約翰遜卻沒能使他顯然存心要干的政變組織成功，因為他的可能的盟友們剛剛在一場大戰中被打垮，目前還不能重整旗鼓。

对約翰遜总统的彈劾

急进分子决定以彈劾約翰遜来制止他的破坏活动。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程序在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开始，但两院十五人委员会和众議院、参議院又逐渐躊躇起来。直到一八六八年二月十六日，在斯蒂芬的动議下，彈劾的程序才在众議院里进行。斯蒂芬虽然健康已經垮了，仍然作了一次猛烈攻击总统的演說，要求把他撤职。这是一个大胆的革命举动。重建委员会同意斯蒂芬的意见，二月二十二日，众議院以一百二十六票对四十七票表示贊成彈劾約翰遜。这是急进分子的一个伟大胜利。

斯蒂芬领导众議院委员会把罪状呈交给参議院，根据宪法，約翰遜应在参議院受审。他們控告他“在任职时犯了許多大小不等的罪行”。众議院委员会提出了十一条彈劾，其要点是：总统在撤銷斯丹頓部长的职务一事上是蓄意違反公务法案；他在否認国会的权力的問題上，表现的是一再猛烈攻击国会和国会議員⁷。

三月三十日审讯在参議院中开始，由最高法院院长蔡斯主审。宾汉姆、布特維尔、威尔遜、巴特勒、威廉斯、斯蒂芬和劳根代表众議院提出案件，而斯坦伯利、葛狄斯、爱华茨、納尔遜和格罗斯白克则为总统辯护。审讯經過十分精彩的辯論，到五月十六日結束。投票結果，三十五票認為有罪，十九票認為无罪。因此，約翰遜受到大多数人譴責，不过这个多数还不够。因为按照宪法規定，这种彈劾案件需要参議院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成立，最高法院院长于是宣佈总统无罪。反动势力以一票的优势挽救了他⁸。

使約翰遜总统得到开脱的决定性几张票，是参議員弗森頓、格里姆斯、罗斯和特魯門布尔的票。这些人一向被認為是急进分子，但在这个紧要关头却临难变节。这就葬送了他們自己的政治前

途。約翰遜總統雖然被保住了，但這場彈劾給了他沉重打擊，使他再也不能恢復元氣。這場彈劾掃除了他競選第二任總統的希望，並且粉碎了他組織一個反對國會的武裝叛亂的陰謀。在剩餘幾個月的任期期間，約翰遜對國會保持了一種武裝的中立態度。至於他的主要對頭、英勇的革命戰士斯蒂芬，現在是又老又病，只有抬着才能到國會里來進行戰鬥了。不久，他在八月十一日去世，享年七十六歲。他的死使激進分子事業喪失了最勇猛的領袖，使黑人喪失一個真正的朋友和同盟者。甚至於在死的時候，斯蒂芬還給了白人沙文主義一個打擊，他堅持要安葬在一個“混合”墓地裡，而不要葬在表示種族隔離的白人墓地裡⁹。

第二十九章

南部的革命

优利色斯·格兰特将军在一八六八年秋天被选为总统。他生于一八二二年，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曾在墨西哥战争中服役，经营过农场和小生意，都遭到失败，直到内战时才有机会恢复军人生涯。格兰特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军官，他在一八六二年夺取肯塔基和田纳西州的亨利堡和唐纳孙堡战役中表现出极大的才能。一八六三年七月四日维克司堡的占领把南部同盟切断，并打通了密士失必河，这使得格兰特在一八六四年年初被擢升为全部联邦部队的统帅。格兰特接着进一步在弗吉尼亚州把李将军的部队蚕食殆尽，而结束了战争。他被赞扬为取得内战胜利的军事领袖。

格兰特在战前是一个民主党人。在一八六八年约翰逊行将去职时，他的政治信念如何还值得揣测。由于他的声望极大，他很可能获得两个党的提名。结果他被共和党人一致选中。格兰特虽然不是斯蒂芬一型的急进分子，他仍然是按照急进分子纲领办事的（只是热情显得逊色），在他的两届任期内，这种纲领是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和它盟友的基本路线。

共和党一八六八年的竞选政纲强烈地支持国会重建计划，包括给予黑人选举权。可是民主党的政纲却谴责国会，说它“瓦解了联邦”并“使十个州在和平时期处于军事暴政和黑人优越的情势下面”，并且说它把“野蛮的军法”强加在全国人头上。格兰特在选举

中獲得勝利，得到選民票三，〇一二，八三三張，選舉人票二百一十四張，他的民主黨對手薛穆只得到選民票二，七〇三，二四九張，選舉人票八十張。

在一八六六年選舉勝利以後，共和黨領袖們所面對的巨大工作就是：如何重新組織原先脫離聯邦各州，並重新使他們的代表進入國會。為了這個目的，從一八六七年三月開始，南部各州舉行了多次代表會議。這些代表會議在給予黑人選舉權和批准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基礎上，選出了州政府和國會參議員和眾議員。到一八六八年七月，有七個州這樣重新組織起來——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喬治亞，阿拉巴馬，佛羅里達，路易西安那，阿肯色諸州。田納西州於一八六六年重新回入聯邦，前同盟戰爭聯盟中贖下的三個州——得克薩斯，密士失必和弗吉尼亞——在一八七〇年重新組織起來，他們的代表也在國會里恢復了席位。

南部的新民主

從一八六六年起的十年中，南部經歷了最廣泛的民主生活的經驗，類似這樣的經驗，在南部是空前絕後的。這一段時期幾乎被白人歷史學家一致詆毀為“黑人統治”時期，說它“殘暴，腐敗；缺乏效率”。這是詆毀黑人及其成就的一個總運動的一部分。這種詆毀是白人優越論者和反動分子干的，因為白人優越論者對黑人的進步感到惱怒，也是反動分子的行为，因為這些人一心要從美國歷史上把每一點革命的痕跡都抹掉。實際上，從一八六七年到一八七六年的重建時期，是黑人及其白人盟友足以引為自豪的時期。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以後，這個重要時期才被進步的馬克思主義的黑人和白人著作家如艾倫、杜波依斯、海伍德、阿普蒂克、方納、泰勒、曼等給以科學的評價¹。

南部在重建开始时，黑人約有七十万人，白人約有六十六万人进行了选民登記——达到选举权年龄的白人有十万以上因参加战争被剝夺选举权，不准登記，另有十万人以同样原因被剝夺担任公职的权利。黑人在南卡罗来納州約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在密士失必州約占百分之五十五；在路易西安那州約占百分之五十；在佛罗里达州約占百分之四十七；在阿拉巴馬州約占百分之四十五；在乔治亚州約占百分之四十四；在弗吉尼亚州約占百分之四十一；在北卡罗来納州約占百分之三十七；在阿肯色州約占百分之二十七；在田納西州約占百分之二十七；在得克薩斯州約占百分之二十五。

杜波依斯把南部十个州(田納西州除外)选民选出参加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制宪會議的代表数目列表如下²：

州名	黑人	白人	总数	黑人所佔百分比
南卡罗来納	76	48	124	61
路易西安那	49	49	98	50
佛罗里达	18	27	45	40
弗吉尼亞	25	80	105	24
乔治亞	33	137	170	19
密士失必	17	83	100	17
阿拉巴馬	18	90	108	17
阿肯色	8	58	66	12
北卡罗来納	15	118	133	11
得克薩斯	9	81	90	10

艾伦說，在所建立的州政府中，“黑人并没有占統治地位……就在黑人占选民大多数的州中也是如此”。在黑人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南卡罗来納、密士失必和路易西安那州中，州下議院的代表約有一半由黑人构成，但是各該州的參議院和州的主要机关仍然

掌握在白人手里。在其它南部各州，黑人代表人数相应地更要少些。在各州中，司法部門几乎完全掌握在白人手里。在南卡罗来納、密士失必和路易西安那州中，有黑人被选为副州长；在路易西安那州中，副州长平其巴克只在一个为时四十三天的期間临时担任州长。在其他各州，还没有黑人担任过这样的职位。

在派到联邦国会里去的代表中，黑人所占的地位就更小了。杜波依斯把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七六年重建时期黑人在国会中的代表制成名单如下³：参議員有：密士失必州的赫拉姆·萊維尔斯（一八七〇——七一），密士失必州的白朗其·布魯斯（一八七五——八一）；众議員有：乔治亚州的杰弗遜·朗恩（一八六九——七一）；南卡罗来納州的約瑟夫·萊因尼（一八七一——七九）；南卡罗来納州的罗伯特·德拉其（一八七一——七三）；南卡罗来納州的罗伯特·爱利奥特（一八七一——七五）；阿拉巴馬州的本杰明·滕納（一八七一——七三）；佛罗里达州的杰色亚·华尔斯（一八七三——七七）；南卡罗来納州的亚朗左·兰息尔（一八七一——七三）；阿拉巴馬州的詹姆斯·拉比尔（一八七三——七五）；南卡罗来納州的理查德·凱因（一八七三——七五，一八七七——七九）；密士失必州的約翰·林其（一八七三——七七，一八八一——八三）；路易西安那州的查尔斯·納許（一八七五——七七）；北卡罗来納州的約翰·赫曼（一八七五——七七）；阿拉巴馬州的杰尔·哈遜拉（一八七五——七七）；南卡罗来納州的罗伯特·斯冒尔斯（一八七五——七九，一八八一——八七）。

在这种情况下，嚷叫什么在重建时期“黑人議會”和“黑人統治”得勢是很可笑的事。实际上，黑人对各地方、各州和联邦的职位只占很小的百分比（而且都是次要的职位），按照人数，他們应当占得更多些的职位。艾伦指出，“如果爭取到了比較充分的民主，那

么黑人在各州的机关和国会中所占的比例就会大得多；他们在南部许多州中就会担任绝大部分的政府职务。”⁴但是，“对波邦分子来说，黑人参加政府即使在最小的程度上也已经是‘黑人统治’”⁵。一八七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来到了，在这一天，密士失必州的赫拉姆·莱维尔斯接替了杰斐逊·戴维斯在参议院中的席位；但对南部种植园主白人优越论者来说，这是一件伤天害理的罪恶行为。

重建时期南部民主政府被加以“骇人听闻的贪污浪费”的罪名，但如果对真正情况加以客观研究，就知道这是无稽的。这是一个事实：南部各州在重建时期债务上升了——十一州共达约一亿美元。但这主要是花费在发展教育，关怀病人老人，和公共福利上，而这些事业在所谓开明的种植园主的长期统治下都完全遭到忽视。

同时财政上也有一些不合规矩的地方——这在动荡的革命形势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时联邦政府和北部各州中各种贪污行贿也闹得乌烟瘴气，单把南部民主政府这些小小偷窃行为挑出来痛加斥责是无聊的。不知羞耻的是纽约州屠伟德案、兴业银行贿赂案、华盛顿不可胜数的贪污丑行案、对政府所属土地大规模的盗窃案和当时种种资本家穷兇极恶罪行中的英雄们，却都公然指控南部重建时期州政府中的个别小盗窃犯。可见，要打黑人向来是随便用什么棍子打都可以。

重新建设州政府的成就

北部资产阶级对南部革命的进程保持了稳固的控制。他们不仅控制了联邦政府，而且控制了军队、经济生活和当时形势下其它关键性方面。因此革命的黑人及其在南部的白人盟友，只能在胜

利的北部工业家总的控制所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他们从来不能控制整个局势。

南部重建的州政府纲领并没有越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但靠着各项影响深远的改革政策，这些纲领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锐利刀锋。在这个意义上，因为他们的革命性格，各式各样的反动分子才那样痛恨它们，以至到今天还企图毁灭它们。可是从它们的立法记录来看，它们真纯的革命品质是无可怀疑的。重建各州的宪法和立法机构，把在大种植园主统治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像垃圾一样的反动法律都彻底扫除了。

重建代表会议和立法机构把大批建设性条文写进南部各州的宪法和法律里去。它们制定出来的较重要的措施包括：成人一律给予选举权；公民权一律平等；建立公立学校制度，允许黑人进入一切教育机构；给妇女以新的权利（离婚，占有财产权，等等）；建立救济老人制度；建立更加民主的税收制度，增加对富人的税收；给铁路以援助，等等。其它重要措施是废除黑人法典，旧奴隶法律，和隔离黑人的惯例；废除了因债务而监禁和缚在柱上、桩上施以管刑等野蛮刑罚；废除了种植园的劳役偿债制度；废除了选举权的财产条件和对犹太人的歧视；并且把应判死刑的罪由二十多条减为两三条。州代表权的重新分配改为以人口为根据，而不以财产为根据；前投票赞成脱离运动者都被剥夺选举权⁶。

重建分子政治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点就是土地问题，亦即没有推行革命的土地政策。黑人立法者大多了解，根本上最需要的就是把种植园主的庄园加以没收，尤其是种植棉花的庄园，没收以后在前奴隶和贫穷白人中加入分配。但联邦政府的政策强烈地反对这种行动，同时土地问题基本上是全国性的问题，这些因素使各州立法机构没有对这个问题采取决定性行动。但是这一段时期，在南

部的立法机构里經常可以听见黑人要求土地的呼声。

联邦从沒有任何州像南部重建各州一样，在法典内包含那么多南部实行的进步法律。这些法律的崇高性质可以从下一事实得到明証：南部民主在一八七六年以后被镇压下去了，而这些法律中有許多仍然有效了好多年。面对着黑人和贫穷白人的反对，种植园主无法取消这些法律。譬如，在弗吉尼亚州，重建宪法实行了三十二年；在南卡罗来納州实行了二十七年；在密士失必州实行了二十二年；在佛罗里达州实行了十七年等等。重建时期的这种州立法到现在仍然有很多載在法典上⁷。这些立法成就之所以格外显得可贵，还在于执笔的人有許多过去都是一字不識、毫无政治經驗的奴隶。

赫克尔对南部的重建作了如下的总结：“这些重建政府建立了公立学校制度。他們把地方和县单位民主化。他們給偏僻地区以公平的州立法代表权。他們试图使司法机构摆脱行政机构的羈絆。他們建立了较为公平的税收制度。他們創設了公共社会服务事业——收容盲人、瘋子、孤儿的慈善机关。他們用本州的基金兴修铁路。”⁸ 所有这些成就是足以說明，为什么白人优越論反动分子力图摧毁这些政府，并在历史上污蔑他們。

“無賴汉”与“自备氈囊者”

在南部重建州政府 and 建立了一点民主的外形时，前黑人奴隶們在地方上主要有两大盟友。第一种是大部分的南部白人，第二种是一批北部人——官員和其它人等，他們有的是随着北部軍队来到南部，有的是为了联邦在前同盟所属各州中某种重建任务而来到南部。种植园主和他們的走狗很快就給这两种盟友起了綽号，叫做“無賴汉”和“自备毡囊者”。同时他們对这两个名称給以在美国历史上罕有其匹的尖刻污蔑和惡意。“無賴汉”被当作一切

卑鄙不忠的象征——甚至不值得鄙視——而“自备毡囊者”則是靠不住的投机家，謊言家，騙子和剝削者。由于种植园主对这两种人的攻訐的凶猛，这种看法在资产階級美国历史上已成了定論。

实际上，“无賴汉”是南部的共和党人，而“自备毡囊者”則是来到南部的北部共和党人。“无賴汉”大多是南部中产階級中的人和貧穷白人，他們一共約占南部白人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由于奴隶制对他們一无好处，他們曾在南部各地的高原地带和南部松林中抵抗过脱离运动。在他們中間——尤其是在独立的农場主和城市小商人中間——一般都存在着强烈的惠格党人传统。应该記住，惠格党人在战前数十年中曾經控制过南部大部分地区。他們是共和主义的先驅。在“无賴汉”的行列中，有許多以前的惠格党人法官和政府官員，可是，这些人有的也对重建进行了破坏。林其列举了著名的“无賴汉”，其中包括前南卡罗来納州长奥尔，前阿拉巴馬州长巴遜斯，前得克薩斯州长雷諾斯，前乔治亚州长布朗，和前路易西安那州长哈恩⁹。因为他們胆敢反对大种植园主貴族，尤其是和黑人联合在一起时常不惜生命危險来反对大种植园主，他們受到了美国历史上其他政治团体沒有受到过的攻击*。

在另一方面，“自备毡囊者”是来自北部的人——自由民局的官員，在战争結束时来到南部协助教育与組織大批获释奴隶的社会服务机构中工作的人員，来到南部援助自己同胞的北部自由黑人，政府所轄各种重建机构的成員，曾在联邦軍隊中作战并且决定留在南部的軍官和士兵，寻求投資和經商地点的北部小資本家，以及医生、护士、教师等等。他們至多只有几千人。和种植园主荒唐的宣传相反，他們在取得居住年限的資格以后，就实际上享有美国

* 亞尔伯特·巴遜斯是一八八六年秣市市場牺牲者之一，他是一个“无賴汉”。

公民所有的选举和全面参加南部政治生活的一切权利。

正是黑人、当地白人、和在南部的北部共和党人的这种联盟，领导了一八六七——一六八八年以后年代中南部各地的重建政府。黑人尤其和“自备毡囊者”结成了亲密的联盟，他们知道后者大多是为解放他们曾经握着武器进行过战斗的人，或者是前来教育他们并且保护与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政府工作人员。“自备毡囊者”平均约占重建立法机构中百分之十的席位，他们主要是“黑带”地区黑人选民推选出来的。贫穷白人和黑人中产阶级盟友通常在他们自己队伍中挑选代表。在贫穷白人和“自备毡囊者”之间，时常关系闹得很紧张，甚至有敌对行动。

在“自备毡囊者”中，当然有许多投机可鄙的傢伙；但是一般说来，他们支持和黑人广泛联合以争取在南部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无赖汉”后来证实不是黑人很可靠的盟友。由于充满了认为自己比黑人优越的白人优越念头，他们十分容易为大种植园主的“黑人统治”口号所影响。南部黑人—白人联盟所以垮台，以及种植园主所以最终胜利，主要是因为贫穷白人背弃了民主的联盟。

南部黑人组织的开始

南部各州以武力从大种植园主统治下解放后，对政治活动毫无经验的前奴隶们最迫切需要的是领导和组织。最先进行这个巨大工作的是内战以前就有自由的黑人，尤其是那些从北部来的黑人，他们曾经获得了不少的政治知识和经验。他们最初的一个主要行动，就是在南部组织黑人代表会议运动。结果，早在一八六五年下半年，几乎全部南部各州都举行了广泛的群众性代表会议。这些代表会议立刻和图谋再起的种植园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些种植园主在约翰逊总统的激励之下正在建立种植园控制的政府，

制定黑人法典，同时在整个南部展开恐怖手段的统治。前奴隶們由于惧怕再度遭受奴役，所以加倍地激励奋勇；如果不是黑人和贫穷白人强烈的民主方式的反对，种植园主对于重新奴役黑人是再乐意不过的了。

在最初的阶段中，黑人教堂对解放的奴隶为解决自己問題进行的奋斗(包括对种植园主进行有組織的抵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传教师們通常都是南部黑人居民团体中唯一受过教育的一部分人(即使是不多的教育)，他們許多人满足了新得到自由的黑人渴望领导和組織的迫切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为什么重建时期共和党州政府中有那么多的传教师。典型的例子是：乔治亚州的主教滕納說过，除了宗教工作以外，“我所动員起来的人，我所发表的演說，我所組織起来的联邦联盟、政治协会、俱乐部和我所写的政治文章……比州里任何一个人都要多。”¹⁰

为解决重建的种种难题而設立的一个重要黑人政治組織就是全国平权联盟。这个組織一八六四年在紐約州色拉古斯黑人代表會議上成立。它举行了两次全国代表會議；在許多州建立了分部，并且在北部和南部进行了很多政治活动。道格拉斯是这个組織的灵魂，兰斯顿是它的主席。平权联盟的綱領上明白表示要求給黑人以完全解放和选举权¹¹。但这个組織存在的时期不长，因为它的工作和自由民局工作近于重复，尤其是和联邦联盟的工作重复。一八六九年首都地区黑人代表會議曾试图恢复平权联盟，但这个議案被擱置起来，因为恐怕平权联盟和联邦联盟发生冲突¹²。

自由民局(見第二十四章)也給予前奴隶們很多保护和援助。杜波依斯說，这个局“制定了許多法律，执行了这些法律，并且解释了这些法律；它……儲备了并且使用了軍事力量。”¹³ 它被种植园主所痛恨和反对。这个局給大批黑人找到工作，虽然它付給农場

工人每月十美元的工資标准比以前奴隶生活水平只是略高一筹。它对种植园主和工人制定所謂的“工資合同”进行监督。它为黑人在法庭上主持公道，并且阻止使用黑人法典。据霍华德將軍統計，每年这个局至少要处理十万件各种各样的申訴。他說：“有时候，使你似乎觉得整个白人居民都在向黑人进行歼灭战。”¹⁴ 这个局举办了四十六个医院，共有床位五，二九二张，它并發給挨餓的黑人一千五百万份口粮。自由民局得到联邦拨下的經費共約一千八百万美元；它存在的时期是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七二年。貧窮白人也分享了其中許多利益。

争取教育的运动

重建时期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前奴隶們对教育的渴望。唐納尔德說：“一般地說，成人和小孩子一样都迫切想学习，而讀本和拼音課本几乎是自由民在下班以后經常的伴侶。”¹⁵ 据許多教育家报告，他們发现重建时期南部黑人儿童要求学习的欲望，比北部的白人儿童学习的欲望来得强烈。

許多机构都从事解决前奴隶对教育的要求。北部的黑人教堂第一个行动起来。其它許多組織也都参加了活动，其中有美国传教士协会，波士頓教育协会，紐約自由民救济协会，費拉德尔菲亚忠誠港协会，等等。一八六六年，这些机构合并为美国自由民联邦委员会。許多学校和专科学校都建立起来了。联邦政府也参預了这件工作；自由民局创办了一些早期的黑人专科学校，并用重資津貼了許多这种学校——霍华德、費斯克、阿特兰大等等。今天广泛的黑人教育制度就是在重建年代开始的。

黑人報紙是这个群众性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工具，它在这段时期中迅速发展起来。一八六五在乔治亚州的奥古斯达出现了

“黑色美国人”报，这是在南部出版的第一个黑人报纸。不久以后，第一个黑人的日报“论坛报”在新奥尔良创刊，这个报纸发行额达一万份。地方性週刊在许多地区纷纷办起来。一八七五年在辛辛那提召开了黑人报纸编辑第一次全国会议。

联邦联盟

重建时期为黑人争取利益的最重要的黑人组织，就是联邦联盟（或者叫忠诚联盟）。联盟实质上是共和党在南部的基层组织。黑人把它用作抵抗反革命进攻和实行自己纲领的群众性革命组织。艾伦把这些组织比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格宾俱乐部。共和党同时还有它正式的州组织。

联邦联盟运动在一八六二年九月在伊利诺州比金开始，当时成立了第一个委员会来和地方上的不忠分子进行斗争。那时在铜头蛇分子的恶名远扬的堡垒——中西部各州，情势很紧急。单是金圈骑士团——它是许多拥护奴隶制的组织之一——就有三五〇，〇〇〇成员。名为联邦联盟的新的忠诚分子组织着手要摧毁这个有组织的阴谋。联盟像野火一样发展起来。到一八六四年，它在伊利诺州就有了会员一七五，〇〇〇人，在一年之间它发展到北部十八个州中。以急进知识分子和工业家组成的强大的联盟纷纷在纽约、费拉德尔菲亚、波士顿和其他城市成立起来*。在纽约的联邦联盟成员中有这些著名人士：杰、司徒华、德兰诺、伦赛莱尔、费施、罗斯福、斯旺等等。各州和各地的联盟组成了美国联邦联盟，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还有妇女的附属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 纽约和费拉德尔菲亚的联邦联盟到现在仍然存在——但它现在是共和党人百万富翁的俱乐部，它现在极端反动，并且力图掩盖它的革命性来歴的痕迹。

是愛德門茲。

聯邦聯盟為無條件地支持聯邦政府而奮鬥。全國委員會發表它的宗旨如下：“維護自由與美利堅合眾國；維護其憲法及其法律之最高尊嚴；擁護政府并協助撲滅其敵人；挫敗奸賊與不忠分子的陰謀，并不分教派、身份、黨派，對一切忠誠人民加以保護、團結與保衛。”

聯盟一般都支持國會中急進分子的路線，它們活躍而富于鬥爭性。它們針鋒相對地和銅頭蛇不忠分子進行戰鬥。舉例來說，費拉德爾菲亞聯盟從一八六五年到六八年散發了約五百萬件鼓動性文件。一八六四年最關緊要的大選中，銅頭蛇分子的候選人墨克克蘭將軍所以遭受失敗，無疑是北部各地的聯盟造成的。

從一八六三年以後，聯邦聯盟就跟隨着勝利的聯邦軍隊進入南部。它們在高原地區較貧窮的白人之中和在傳統上就傾向聯邦的人之中，迅速地發展起來。據艾倫估計，在一八六六年，這些山區的人民大概就有三分之一加入了聯盟¹⁶。地方性聯盟紀律很嚴，禮儀很繁雜。白人屬於一個地方組織，黑人則屬於另一個地方組織。

到一八六五年年中，南部黑人開始湧進這個組織。當時在南部的最高法院法官蔡斯曾在這個時候寫道，“全國各地的黑人都在組織聯盟。”富蘭克林說，南卡羅來納州在一八六七一年有八十八個地方性聯盟，幾乎本州每個成年的黑人都參加了¹⁷。據佛萊明統計，在一八六五年，阿拉巴馬州北部百分之四十的白人都是聯盟盟員¹⁸。在北卡羅來納州，據說“每一個在即將來到的選舉中有選舉權的黑人，都是聯盟的積極的盟員。”¹⁹在弗吉尼亞，據說有八百個委員會或聯盟。整個南部都是如此。南部各州共有五〇〇,〇〇〇盟員。

南部，甚至全國，對以往毫無政治經驗的前奴隸們在建立聯邦

聯盟中所表現的出色的組織性和紀律性都感到驚訝。種植園主埋怨說，每當“地方上的聯盟舉行集會的時候，農場工人就放下一切事情前去參加”。這些聯盟和自由民局外勤人員以及其他重建組織密切合作進行工作，它們在前奴隸和貧窮白人中間做了很多政治教育工作。

棉花種植園主懷着反革命的狂熱，對聯盟進行了沉重打擊，他們企圖以武裝暴力來把它擊潰。因此，聯盟時常武裝自衛，它組織來福槍俱樂部 and 民兵團體，並且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來保護盟員的人身安全，保護自己的組織、集會和選舉仗。雖然有關紀錄並不完全，但是大家知道，南部許多地方在重建早期的幾年中，有許多武裝黑人民兵組織。有時候，這些組織由州政府給予經費援助和正式的地位²⁰。如果沒有聯邦聯盟，無疑地，種植園主在內戰結束時早就會立刻捲土重來，維持他們的統治。如果沒有這些組織，重建政府就永遠無從進行工作。艾倫稱這些聯盟為“革命的心臟”。

聯邦聯盟運動一共進行了約十年。北部的運動在戰爭結束時就開始解体；由於聯邦軍隊的勝利，來自不忠分子的危險顯得不很嚴重。南部的運動由於貧窮白人對於虛構的黑人統治的說法有不正確的习惯看法，到了六十年代後期又看見黑人運用聯盟取得很好的效果，他們對聯盟的興趣就大為減退了。至於黑人的聯邦聯盟，則大多是在對三K黨的公開鬥爭中遭到鎮壓；一般說來，約在一八七三——七四年以後，它們就再沒有起過重要的政治作用了。

第三十章

对反革命的斗争

国会拒絕接納林肯和約翰遜总统重新組織的脱离各州州政府的參議員和众議員，这件事是对种植园主的一个沉重打击；但后者在迅速調整了自己队伍以后，就企图以瓦解敌方的政治联盟以控制大局。他們完全証明了这个事实：失敗的階級如果不被作为一个階級在政治上加以摧毀并且剝夺一切經濟控制力，它是永远不会放棄斗争的。

对黑—白人联盟的攻击

棉花种植园主行动所依据的原則，是一切剝削階級一貫采用的“分而治之”的原則。他們着手以哄騙或强迫黑人退出联盟来拆散自由民和貧穷白人的联盟。他們一面在整个南部各地制造反对黑人的恐怖运动，一面又发动有系統的軟化黑人的运动。他們企图說服前奴隶們：貴族式的白人种植园主实际上是黑人最好的朋友，而貧穷白人則从来就是他們的敌人，至于“自备毡囊者”，則是“来自北部的外国入侵者”，他們唯一的目的是要掠奪黑人。

他們把这种伪善的說法夸张到极端可笑的地步。頑冥不灵的大种植园主和南部同盟的將軍在全南部到处演講，說黑人是多么优秀的公民而种植园主又是多么希望他們繁荣幸福起来。南部大部分主要的報紙都采取了同样 甜蜜的路綫。举例來說，里士滿的

“考察家”报在一八六七年宣称，“南部人民企望看到黑人自治能力有一次公平的試驗，而毫无疑义，南部的一切利益都使南部企望看到这个实验結果获得成功。”誠然，黑人还可能証明是“勤劳的、聰敏的、正直的公民”¹。种植园主甚至邀請黑人出席民主党的政治集会。

可是黑人却没有被这种家长式的廢話所欺騙。他們积极地建立和支持共和党，并且和他們的白人盟友忠誠地进行合作。在这种活动中他們表现了紀律性和团结性，对最有經驗的工会活动家來說这种表現也是足可引以为荣的。他們同受种植园主蠱惑的黑人（这种人为数很多）割断一切关系。他們拒絕同这种人合作，并且时常把他們从教堂中赶出来。唐納尔德說，“对他們來說，投共和党的票成了一种宗教……总而言之，在这些自由民看来，共和党政治和宗教实际上是一回事。”²

种植园主在民主联盟的白人成員中获得了大为可觀的成功，这些民主联盟控制了大部分新的南部重建州政府。种植园主在这一方面最大的武器就是煽起白人优越的偏見。許多白人忠誠地和黑人并肩作战；但是重建年代的历史中，白人队伍充滿了混乱和涣散的现象，这都是种植园主及其走卒有毒的白人沙文主义宣传所造成的。

在全南部进行的这种恶毒宣传，可以用“独立箴言报”的一篇社論作为典型例子。这篇社論号召說：“南部的每一个人，凡是血管中流着純粹高加索血液的，凡是不是下流的冒險者或者自备氈囊者，应当参加他的同种人民的越聚越众的行列，俾使我們能够早一些作有力的一击，来势如破竹地击潰荒謬絕伦的、邪恶的黑人平等論。”³这种报纸遍南部各地都有，他們毫无顧忌地主张对叛逆的黑人加以残杀。

三 K 党

貌似文雅的种植园主贵族們，以狂暴的白人优越論宣传和活动为基础，企图在整个南部建立恐怖統治，并且以屠杀黑人的手段来镇压革命。他們在北部反动分子的縱容下，最后竟然达到了这个目的。所有有組織的屠杀，都是在伪善的保卫白人妇女、家庭、法律与秩序、宗教、祖国和文化的口号下进行的。远在希特勒出世几十年以前，南部的棉花种植园主就詳細地制定了有組織的种族主义煽动和恐怖的全套手法。这种手段的最精彩表现就是戴着面罩的三K党。

三K党体现了种植园主及其盟友向黑人和他的白人盟友所进行的有組織的暴行。它是反革命的超法律的武器，目的是阻止黑人和穷貧白人行使他們合法的政治权利。它是种植园主用来重新征服南部的最主要手段。三K党的前身就是奴隶制时代的巡邏队（綽号叫“擗面餅棍”），这种巡邏队每到夜里就在南部道路上横行，他們鞭打奴隶，半夜里突击奴隶的住宅，并对全部黑人居民团体普遍进行恐吓。

三K党在一八六五年在田納西州的普拉斯基組成。最初它不过說明，为害南部許許多多反黑人的恐怖組織又增加了一个而已，这些組織包括白茶花騎士团，白薔薇花騎士团，白面党，紅衫党，黑十字騎士团，白人兄弟会，宪法保卫团，等等⁴。但三K党由于得到种植园主的支持，它迅速地在整个南部各地发展起来。其它一切杀人集团在民間也被称为“三K党”。它主要是由前南部同盟軍官所組成，但許許多多貧窮白人也都参加。它的大龙头就是以內战出名的福萊斯特將軍。

三K党的章程規定反对黑人平等，說“無論社会上或政治上”

都要求“这个国家有一个白人政府”，它坚持要恢复南部战前的州权，并且谴责共和党、联邦联盟和联邦大軍。它自称主张“侠义、人道、慈悲和爱国”，并且保护“无辜的和无助的人”。它是一种秘密帮会，有一套稀奇的规矩，头目的名衔也古怪的很——大龙头、大龙、大泰坦、六怨灵、大巨人、大妖、独眼龙、大魔等等。忠诚是三K党严格要求的；它的章程规定，“任何党员，凡洩露或出卖本集团之秘密者，必受最严厉之法律制裁。”⁵

三K党在遍南部各地干出种种暴行。它的主要努力就是拆散联邦联盟。它干的有组织的残杀黑人案件不断发生。“一八七一年，佛罗里达州一个县中有五十三件凶杀案是三K党干的。在密士失必州维克司堡和近郊，在一八七四年市选票以前的一週内，就有两百黑人被杀。在第二年，格兰特总统通知参议院说‘柯尔法克斯(路易西安那州)发生了(四月十三日)一起屠杀公民案件，其残忍野蛮是残酷战争中任何行为所不及的’。”⁶ 三K党的横行受到了下一事实的推动，那就是南部同盟的士兵在战争结束时被准许保有他们的小武器，而退役的北部黑人士兵则须交出他们的武器。

杜波依斯对南部重建时期三K党典型的活动方法作了如下的描绘：“按照中央民主委员的办法结成的有组织的蒙面、携带武器的人群，入夜以后在乡村中到处横行，他们一路上鞭打、射击、伤害、残杀妇女、儿童和一无援助的男人，或者斫去他们的四肢，他们以暴力冲进睡着了的人们的家里，当里面的人逃跑时候，他们就用手枪、来福枪、刀和绳子来胡干。为许多目击者所证实了的这类罪行，就是路易西安那州用来选举美国总统的办法。”⁷ 不计其数的大批黑人和许多贫穷白人都这样牺牲了。黑人对这种恐怖进行了激烈的抵抗⁸。

一八七〇年以后几年中，联邦政府取缔了三K党，所以正式地

說，它被認為已經解散。實際上，它不過轉入了地下，並且毫不放鬆地繼續進行活動。三K黨在整個重建時期都在活動。事實上，它在後來成了南部生活中一個永久性的特征（它以各種形式出現，譬如白帽幫，夜騎士等等），並且一直繼續到我們的時代。這種恐怖分子的幫會，從內戰以前起，就一直是南部統治階級企圖迫使黑人就范的一件重大武器。

格蘭特政府的軟弱政策

一八六九年三月在格蘭特將軍就職時，他面對着這樣一個南部，那裡的棉花種植園主和他們的盟友為了重新取得政治權力，已經用三K黨在各州實際上進行着內戰。總統如果要想實現共和黨在一八六八年選舉中支持的國會重建綱領，他的政府就必須執行強有力的政策，一面推行自己的政綱，一面鎮壓不法的反革命。但是並沒有出現這樣的強有力的政策。北部資產階級由於面對着北部和西部新的內部敵人和問題，他們對於把南部加以革命性改造的興趣，是越來越低了。這種日益變化的情緒就在格蘭特政府日見軟弱的政策中表現出來，尤其是在他的政府的第二個四年任期里。

為了維護黑人的選舉權——這是共和黨控制南部的關鍵——格蘭特政府在採取其它措施的同時，還制定和提出了憲法第十五條修正案。這個修正案在一八七〇年三月三十日通過，它規定：“公民的選舉權……聯邦或各州均不得以種族、膚色、或以往的奴隸身份為理由而加以否認或限制……”國會並在一八七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和一八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通過了兩項強制執行法案⁹。這些法案規定對干涉公民行使選舉權或其他民權加以處罰；授權使用軍隊以保障這些權利的行使，並且給予聯邦法院和軍官以對各選區選民登記和投票選票進行監督的權限。另一個在一八七一

年四月二十日制定的法律¹⁰則尤其針對着三K党。这个法案用意是要执行遭受擱置的一八六六年民权法案,并授予总统种种大权,以便对在全南部猖獗活动的恐怖分子和阴谋分子集团采取行动。

反动的到处流窜的股匪当时已把南部攪得一片混乱。因此,要把强制执行法案付诸实现,政府就必须奋力使用武装力量。武装黑人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些政策行政当局都没有采取。格兰特只在很少几次事件中使用了武力,他虽然对于种植园主政治匪徒也逮捕几百人,但很少有定罪的。他这种毫无决心的措施是十分不够的。当时在南部的联邦军队总数不超过二〇,〇〇〇人,也就是每州都不到二,〇〇〇人。黑人组成的地方民兵队,由于从来没有得到全国政府的真正支持,所以十分薄弱而无法在争取权力的激烈斗争中起决定作用。全部黑人部队到一八六六年都从南部撤回了。

国会在一八七二年五月通过了一项大赦令,这种做法也无补于大局。这项法律把不准担任政府官职的前南部同盟领袖数目减少到,約三〇〇至五〇〇人。整个南部都认为这是软弱的表现,事实上,这个法律也表现了共和党队伍中正在成长的新的寻求妥协的情绪。

更坏的情况是,共和党在北部和南部都发生了严重的内部分裂。分裂的癥结就是南部问题——重建该怎么办。在南部,争论具体地围绕黑人身份问题。贫穷的白人和战后兴起的新中产阶级肯定地受了下面这些事物的影响,那就是:种植园主的白人优越宣传,他们对黑人的屠杀运动,和他们对“自备氈囊者”和急进的重建政府的疯狂攻击。

结果共和党在南部每一州都遭到深刻的内部分裂。这就使得黑人和他们的白人盟友逐步分离开去。共和党在南部越来越成为

一个由黑人和白人公務員組成的党了。“在一八七三年，亞拉巴馬的民主党大报‘蒙哥馬利广告日报’竟能得意洋洋地指出，亞拉巴馬州有九八，〇〇〇名有色公民，共和党人有九〇，〇〇〇人，得克薩斯州有五，五七五名黑人，共和党員有五，八四六名，南卡罗来納州有八五，四七五名黑人公民，共和党員有八五，〇七一人，路易西安那州有八六，九一三名黑人选民，共和党員人数大致相等。”¹¹ 在黑人大多为他們北部和南部的主要盟友所遺棄的这种情况下，反动势力就在南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了。

一八七二年的总統选举

一八七二年的选举中，共和党的分裂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看出来。一个所謂自由改革运动已經在党内成长起来。这是对和格兰特政府有关的貪污腐化表示厌恶，同时也是反对格兰特在南部执行的軟弱重建政策。这多少也表现了农場主和其他中产阶层在全国規模上对新的統治者、对铁路公司和其他国家資源的盜窃者、和对大批劳工回到民主党这一事实的混杂的反对。这些反对分子把重新建設和黑人的要求置于其它問題之下。这个运动的領袖是卡尔·舒尔茲，一八七〇年以后，运动开始在密苏里州建立了組織。在这个运动的自由的門面背后，是北部大資本家利益的支持。一大伙强有力的报纸都在一八七二年的选举中支持分裂运动，这些报纸包括：“芝加哥論壇报”，“辛辛那提商务报”，“史平費德共和党人报”，“民族”，“紐約晚邮报”，“路易斯維尔信使报”，在較小的程度上也包括“紐約世界”和“論壇报”¹²。

“自由”共和党人一八七二年五月一日在辛辛那提举行代表大会，制定政綱并且提名候选人。他們的政綱除了表示贊成宪法第十三条、十四条和十五条修正案以外，同时宣佈，“由于相信全面

大赦将使全国各地人心完全安定，我們要求在 救平叛乱已达七年之久的時候，立刻將一切因叛乱而規定的限制完全取消。”¹³ 这几乎意味着完全拋棄南部的革命，意味着把那里的黑人少数民族交給专橫的种植园主用有組織的暴力任意摆佈。这是全体北部资产階級在四年以后采取的路綫的先声。被选出来把这个反革命綱領摆在美国人民面前的候选人不是旁人，正是荷雷斯·格里萊，他是“紐約論壇报”反复无常的主編，曾經一度是廢奴运动者。这个新的組織自称为“自由共和党”。

原来的共和党于六月五日在費拉德尔菲亞开会，急进分子仍然控制着該党。他們的政綱表示贊成格蘭特政府总的路綫，包括它在南部的政策，并且建議繼續执行下去。格蘭特虽然有過失，但是仍然在群众中享有聲望，所以被一致选出来領銜共和党候选人的名單。格蘭特在进入竞选运动的時候，無疑是獲得北部大部分資本家的支持的。

民主党七月九日在巴尔的摩集会。过去的奴隶主和同盟領袖人物在那里左右局勢。反動的民主党領袖們敏捷地抓住了共和党的分裂造成的机会。代表大会以六七〇票对六十二票接受了自由共和党的政綱，并且以六八六票对四十六票表示拥护格里萊为候选人。于是，这个以往为黑人权利而斗争的战士（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南部最頑固的反动派的旗手。

經過激烈斗争的一八七二年选举运动，也使从前的廢奴运动者的队伍陷于分裂。參議員沙納多少年来一直英勇地和黑人在一起为黑人而战斗，可是却在晚年（他死于一八七四年三月十一日）支持了种植园主的代議人格里萊。朱立安、特魯姆布尔和其它从前的廢奴运动者都采取相同的路綫。但葛利遜和菲利浦斯反对格里萊而支持格蘭特。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也以巨大的斗争精神

反对 格里莱支持格兰特，他在北部和南部奋力为格兰特竞选。在一八七二年四月新奥尔良的黑人代表大会上，在保持黑人群众不受格里莱、沙纳、朱立安和其它过去的废奴运动者的煽动宣传影响的斗争中，道格拉斯是决定性的力量。在他的帮助下，黑人选票几乎一致转向共和党候选人名单。在这次竞选中，道格拉斯被提名为平权党（由国际工人协会中的一个派别组成）的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沒有理会这一件事。

有組織的劳工沒有在格兰特—格里莱斗争中起重要的作用。全国劳工协会当时正筹划着要以一个工党的形式来采取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这个組織一八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斯举行了一次政治代表大会，并且提名伊利諾州法官約翰·戴維斯为总统候选人。“全国劳工协会所通过的政綱就是全国劳工与改良党的政綱。”¹⁴ 但这个提名毫无結果，因为戴維斯支持格里莱。

格兰特在选举中获得胜利，他所得选票共三，五九七，一三二张，而格里莱只得到二，八三四，一二五张。格里莱仅在乔治亚，肯塔基，馬里兰，密苏里，田納西和得克薩斯等州获胜，共得选举人票六十六张。格兰特則在其余各州获胜，共得选举人票二七二张。新的参議院中有四十九个共和党人，五个自由共和党人，和十九个民主党人；众議院中有一九五五个共和党人，四个自由共和党人，和八十八个民主党人¹⁵。

反动派夺取南部各州

为了从人民势力的手里夺取南部的州政府，以大棉花种植园主为基础的南部反动派进行了长期、复杂而激烈的斗争。反动分子把这个过程称为“回贖”，或者叫做“恢复”。这里只能最簡略地

談一談其大概。反革命勢力的殘暴進攻，黑人—貧窮白人聯盟的不穩定性，和全國的共和黨革命精神的逐漸減退相加起來，才使南部的反動派又重新掌握權柄。南部急進分子政府的平均壽命是三年半；沒有一個地方他們政府的壽命超過十年。

反革命是早期約翰遜式的重建政府（後來被解散了）所發動的。田納西州于一八六七年第一個被重新接納入聯邦，它也是第一個被反動派奪去的州。黑人在立法機關的代表從來都是寥寥可數，而且不久以後民主黨就接管過去了。弗吉尼亞州于一八六九年選舉了共和黨人的保守一翼，它從來就沒有真正處於急進分子的支配之下——這是一個親南部的反動分子斯諾菲爾德將軍搞的鬼。北卡羅來納州在經過一場凶狠的鬥爭以後，于一八七〇年為三K黨勢力所奪去。喬治亞州由於共和黨的队伍在種族問題上發生分裂，于一八七二年選出了一個民主黨州長。得克薩斯州一八七二年的極端恐怖，使黑人不可能去投票，於是這一州就轉入民主黨人控制之下。在一八七四年的恐怖統治之下，阿拉巴馬州“選舉”了一個民主黨人州長，在州的立法機關中也“選舉”了一個民主黨多數。阿肯色州由於有兩個對壘的政府，從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四年一直亂成一片，後來在一八七四年格蘭特總統承認了“保守共和黨人”；結果民主黨人選舉了州立法機關和州長。密士失必州在一八七五年的一次選舉中被民主黨人通過暴力和恐怖手段奪去，這次選舉，格蘭特總統認為就是野蠻的人也要為之羞愧。在佛羅里達，民主黨人在經過一個長期而混亂的鬥爭以後，于一八七六年重新取得控制¹⁶。一八七六年十一月海斯當選總統的時候，南部只有兩個州——南卡羅來納州和路易西安那州——仍然在激進共和黨人控制之下。在這兩州中內戰進行了許多年。這兩州由於一八七七年海斯的可恥叛變而被送給了反革命。

黑人和跟他們站在一条战綫上的白人盟友們，对日見上升的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的——虽然是无效的——斗争。每一州都有暴力事件发生。好几州都有两个对垒的州政府。反动势力的进程为一八七三年严重的經濟危机所推动了。伍德遜論到地方上的斗争时說，“有些冲突几乎象內战中的战役一样激烈”¹⁷。杜波依斯說，从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七一年，阿拉巴馬州发生了三七一件政治性暴力事件，包括三十五件凶杀案；而在以后接着的三年中，形势变得更坏。在路易西安那州邻近新奥尔良的各郡里，在一个月以內有二九七人被杀。一八六六年在田納西州的曼費斯发生的一次騷动中，有二十四个手无寸鉄的黑人被杀。关于北卡罗来納州的形势，法官阿尔宾·杜尔奇說道，“被杀害的人足以布滿一个战场而有余，这些被杀害的人都来自这三类人，黑人、无懶汉和自备氈囊者……在这次无声的战争中受伤的人比在葛底斯堡的山坡上呻吟的人不知多多少。”¹⁸杜波依斯說，“武装的游击战杀死了成千的黑人。”¹⁹不利的局势是无从挽救的了，斗争也就逐漸失敗了。

迟至一八七五年三月一日，国会才通过了民权法案，这个法案目的是要終止北部和南部歧視黑人的整个隔离制度。这个法案規定“关于旅館、陆上和水上公共交通工具、剧院和其他公共娱乐场所的膳宿、便利、設備、和特权的完全而平等的享受……对不同种族与肤色的公民，不論以前有任何奴隶的身份，均一視同仁”²⁰。这个法律規定凡違犯者处以可达一千美元之多的罰金和不少于三十日的監禁。但是这只是放空炮而已。这个法律沒有执行，最后并被反动的最高法院所取消。由于反动派在南部得胜，种族隔离制度在后来不但沒有放松，反而大大地加强了。

第三十一章

一八七七年海斯的背叛

在前一章中，我們說明了共和黨越來越不願意支持黑人的革命要求，以及堅持在南部建立一個民主政權。在格蘭特統治的八年中，在北部資本家行列里產生一種日益增長的趨勢，即和前奴隸主妥協而對急進分子的革命綱領採取越來越冷淡的態度。基本上正是這種傾向在一八七二年引起了全國性的共和黨分裂和格里萊的獨立競選。就在一八七七年海斯總統統治開始時，這種新的態度，在和棉花種植園主占優勢的南部反動派締結的協定中終於形成，從而結束了南部的革命。

海斯—蒂爾頓競選鬥爭

海斯是一八七六年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他是俄亥俄州律師，在內戰中升到少將軍階。他在一八六五——六七年的國會任期中，他完全支持急進分子的重建綱領，後來，他又擁護格蘭特的統治。民主黨的旗手蒂爾頓是紐約的律師，一個“戰鬥派民主黨員”。

一八七六年的競選運動是非常尖銳的。路線和以往總統競選時規定的大致相同，南部問題是主要爭端。蒂爾頓要求“南部完全自立”，意思是要恢復種植園主的權利。而海斯明顯地允諾繼續格蘭特統治的總路線。如同以往情形一樣，共和黨人“揮舞血衫”，那就是說，他們重新使人們憶起戰爭的恐怖和舊奴隸主在重建時期

的虐政，而民主党却惋惜南部“自备氈囊者政府”的“跋扈”。一八七三年危机造成的經濟停頓和格兰特任內大貪污的丑聞，对共和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一八七二年的“自由”分裂已經消除了，但分裂却严重地削弱了共和党。

按照最后共和党的选票計算¹，全国票数如下：蒂尔頓获得四，二八五，九九二票，海斯获得四，〇三三，七〇八票，換句話說，民主党候选人得到二五二，二二四票的多数。因此，蒂尔頓宣佈获胜，因为他得到选举人票二〇三张，海斯只得到一六六张。但共和党员对于这种宣佈提出異議，不承認南卡罗来納、佛罗里达、路易西安那和奧勒岡四州的选举結果。毫無疑問，南部存在着大肆舞弊的情况，大批黑人——共和党员——由于受到恐吓而沒有投票。共和党的異議，使蒂尔頓的可靠选票减为一八四票，海斯得到一六六票——或者說，蒂尔頓由于四州的选票还存在着爭論，所得的票数比选举院必需的多数还少一票。

出 卖

这种形势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紧张和兴奋情緒。为了解决这种僵局，国会設立了一个十五人委员会——参議院五人、众議院五人、最高法院五人。委员会的党派組成是八个共和党员，七个民主党員，在所有情况下，投票的比例总是八对七。委员会将所有产生爭执的选票都給了海斯，因此他宣佈当选。这个危机延續了三个月，在宣佈結果时民主党大发雷霆。肯塔基州的华特遜号召一支十万人的軍队开往华盛顿，扶持蒂尔頓就任总统。但是这种兴奋情緒由于海斯和南部民主党領袖們締結協定而平复下去了，蒂尔頓也退出了政治舞台。

海斯—蒂尔頓協定包含着对黑人的可恥的出卖：这项交易是

一八七七年二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就在海斯就職以前舉行的一系列會議中完成的。海斯答應大量撥款作為南部內部改良的經費，並通過得克薩斯州太平洋鐵路法案。但是，達成協議的關鍵在於把尚在共和黨控制中的南卡羅來納和路易西安那兩州政府的政治控制權讓與民主黨。這些條款包含在代表海斯談判的馬休斯和福斯特給民主黨國會領袖的一封信里²。這封信擔保海斯將實現這項交易，其實質就是把南部放棄而置於白人優越主義者的統治下。這是一個對南部人士非常有利的交易，他們便接受了。他們不能夠象民主黨激烈派所要求的那樣，用武裝鬥爭來爭奪總統職位。

海斯對於這種殘酷出賣黑人表示贊同的最后一著就是，在一八七七年四月把聯邦軍隊從南卡羅來納和路易西安那兩州撤出³。在這種可怕的交易中，海斯從沒有和黑人領袖進行協商。他把共和黨的忠誠支持者——黑人——看作是完全可以犧牲的，他的行動從這個基礎出發。這是一種殘酷的出賣，替黑人帶來無窮的痛苦和困難，在幾十年期間嚴重地阻礙了爭取美國民主的鬥爭。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一封信里（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就曾預見到“資產階級”種植園主和北部工業家這種最後聯合來鎮壓南部人民大眾的起義⁴。

資本家在革命中的收穫

正在開始發展壟斷資本主義的北部資產階級用和南部反動勢力達成交易的手段出賣了黑人，因為他們通過革命已經達到了他們的主要目標。那就是說，他們保存了聯邦，粉碎了棉花種植園主的威脅，從而永遠掃除了在他們經濟政治道路上的一个危險的障礙物。他們在實現了這點以後，除了確保把黑人安排好能被北部人士進行超級剝削外，他們對黑人再沒有關心之事了。

首先，通过革命日益变为垄断资本家的北部资本家们完全建立了他们对联邦政府的控制。在内战以前，从华盛顿总统任内到林肯总统任内的七十二年中，南部占据总统职位有五十年，在三十五个最高法院法官中占二十人，在二十三个众议院议长中占十三人⁵。内战以后政治局面产生了剧烈的变化。从约翰逊以来，没有一个总统是南部人士。威尔逊总统（一九一三——二一）虽然生在弗吉利亚州，实际上他是从新泽西州来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九五三——）生在得克萨斯州，几乎一直住在西部和北部。在这几十年中，棉花业有了巨大的扩展，从一八六〇年的四，四九一，〇〇〇包增长到一九一一年的一五，六九四，〇〇〇包；但一度驕橫的棉花大王们再也不能同胜利的北部资本家抗衡了。“棉花大王”的幻想被粉碎了。作为他们控制联邦政府的一种手段，北部资本家不但着手驯养共和党，而驯养民主党来为他们服务。两个党都变成主要北部资本家的政党。从此以后，不论哪一党竞选得胜，北部资本家的利益总会得到保障。

其次，通过革命，北部工业家也达到他们基本的经济目标。内战以后，他们能够自由地提高关税，推进内部的改良措施，并且使自己巩固成为垄断资本。他们也得到南部的原料和市场。他们驱逐了英国在南部的势力，自己夺得了全部控制。巴林顿说，在内战以后，“一个野心勃勃的工业主义正濒于大陆性的扩张，这种扩张将把美国的主权从一个拥有土地并经营商业的贵族阶级转移到一个新兴的工业巨子的干练的手里⁶。的确，到一八七七年，这种转变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南部阶级关系的新调整

北部资本家所以背弃第二次美国革命的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它革

命已經替他們帶來了他們需要的結果。此外，革命替南部新的經濟發展及新的階級關係調整奠定了基礎。因此，北部資本家能夠同以往在南部的政敵結成聯盟。這些南部新發展的實質就是一個新的中產階級的興起和一個資產階級的開始出現。這就引起了棉花、糖、菸草、稻米種植園主們的優越勢力的相對削弱。這種普遍傾向在內戰以後就已變得明顯，並且繼續發展下去直到我們的時代，不是種植園主，而是金融工業的資本主義利益控制了南部。

西姆金斯描述了這種階級分劃的最早的開端。在戰後，“種植園分裂成小的（租佃的——著者）單位，產生出許多小行業，從而引起了對小量借貸的需求。這種需求由於十字路口商店和擁有商店、銀行的商業村鎮的產生而得到滿足。這些機構為一種突然興起的經濟集團——商店主所擁有……商店主時常也是銀行家、種植園主、教會副執事、有時也是州參議員。”⁷ 艾倫指出：“例如在南卡羅來納州，在一八六〇年只有十六個地方稱得上是市鎮，而一八八〇年的戶口調查中却有一百十個市鎮和村莊，而另外一個權威卻估計市鎮和貿易中心有四百九十三個”⁸。

這些為南部商業和工業奠定基礎的傾向是在重建時期的十年中被北部資本主義的侵入所刺激起來的。“自備氈囊者”是北部資本主義在南部的直接代理人和工業主義的創造者，這一點，一般的認識還很不夠。他們中間許多人在重建時期以後繼續居留下來，變成了著名的南部資本家。伍德華特別強調了這種形勢。他說：“北部資本移到南部同盟來的一些驚人轉化已經實現了”⁹。他舉出著名的規模宏大的“路易西安那獎券”為証。還有許多其它企業。第二次美國革命的根本性結果之一就是刺激以往幾乎完全是農業的南部實現了工業化。

伍德華談到了“贖回主義者”（即那些領導推翻急進分子的重

建州政府的入們)：“他們主要是属于中产階級，帶有工業的、資本主義的觀點，和旧的種植園主的政權仅有一种名义上的联系……如同它的姊妹州的贖回主義者一样，南卡罗来納州的贖回主義者肯定地和商業利益勾結起来——例如查理斯登、哥伦比亚以及其他城市的廠主、經營鐵道的人士和商人。”他又說：“然而，種植園主和工業的贖回主義者通常能够友善地調解他們的分歧，联合起来執政。”¹⁰ 这些工業化的傾向和戴保以及其他人的努力完全協調，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戴保等曾徒勞无功地試圖在奴隸制的南部开展建立工業的巨大运动。

艾倫很正確地說：“在改造時期，南部工業發展非常之慢。”¹¹ 當時存在的政治混亂局面沒有給北部資本的侵入提供便利條件。當時有一種結束這種混亂的革命手段——鎮壓反革命、將黑人組成一個獨立的擁有小農莊的階級、系統地實行工業化。但是，北部資產階級在一八七七年的海斯協定中採用了一條不同的反動道路，出賣了黑人，和它以往的仇敵——棉花種植園主以及開始成長的南部中產階級達成和解。在這個出賣以後，正如我們在以後章節里看到的，南部的某些工業化被北部的資本家有力地向前推進了。

北部資本家的新敵人

促使北部資本家採取一八七七年締結惡毒的海斯協定的另外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因為曾經進行長期及奴隸制的鬥爭並且獲得內戰胜利的偉大民主聯盟，在戰爭結束時已經瓦解。在北部發生了大規模的新的階級關係的調整。

北部資產階級在戰後時期面臨着強大的新敵人——工人、農民、中產階級——的危險隊伍，他們在北部和西部各地起事反對新的殘酷的資本主義剝削。

北部——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南部——工人的人数发展很快，建立了强大的工会运动，开始了独立的政治行动，并且起来反对他们在内战时期的旧同盟——贪婪的工业家。在重建时期结束以后的二十年中，他们举行了在美国工人运动整个历史上最艰苦的几次罢工。西部农民起来反抗铁路、银行家以及其它剥削者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勒索，在农民互济会、绿钞党和人民党的旗帜下，也即将展开他们一系列广泛而长久的斗争。同样地，北部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也猛烈地反对消灭小制造者和商人的托辣斯。到重建时期结束时，这些已经展开的运动逐渐向南部扩展。

方纳这样来分析北部的形势：“战斗性的罢工，失业者的示威游行以及独立的政治行动的发展都预示着阶级斗争正在尖锐起来。拥有资本的主人们，为这种群众性的大变动所吓倒，开始赞成采取和南部反动分子结成同盟的前途。他们能够一同建立反对人民运动的坚固战线。北部资本家在南部保守分子做出关税地位、国家银行和债务不受影响等担保以后，便不再犹豫了。他们推想只要南部人民政府被推翻，控制仍然回到旧的寡头统治者手里，那么把资本主义的扩张到梅松—狄克逊线以南的道路就会扫清，而用不着使社会陷于不安和继续骚动的危险¹²。

于是便产生了一八七七年的海斯的出卖。南部种植园主和他们开始成长的当地资本家联盟在各州恢复了某种程度的权力。这是在牺牲共和党的忠实拥护者——黑人的情况下而进行的。他们最后被冷酷的共和党全国领袖们贩卖到一种新式的奴役中——谷物分租制—劳役偿债制。事实上，这种制度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一直在发展着。贫穷白人也是这次出卖的对象。至于就潜在力足以阻止这种大规模出卖的北部工人农民，他们的战斗注意着其它方面。在阶级斗争中，贫穷白人没有认识到保护他们天然盟友——

受压迫的黑人——的权利和福利，对他们自己是有根本重要性的。

革命和黑人

尽管革命最后被出卖，它替黑人带来了根本利益，得到他们的一些主要要求。最重要的是，它将他们从商品奴隶制的可怕的、世世代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也替他们赢得了选举的合法权利和受教育、参加国防兵役的权利。在反对南部种植园主的长期斗争中，由于他们优秀的战斗品质，黑人在一般人民中间的地位大大提高。通过公民权法案，他们也至少给可怕的隔离制度一些打击。对于他们来说，革命的最大缺点便是它没有替他们赢得土地——这是北部资产阶级不愿意参加的一个斗争。在未来的重建后严重反动时期，在漫长、令人窒息的政治黑夜里，黑人注定了要失去他们的许多革命成果，特别是选举权和在政府中的代表权，以及他们已经得到的少数其他社会权利。

美国黑人的历史是一部正在发展中的民族历史。在战前反对奴隶制的漫长的斗争中，和在內战及重建期间，黑人在民族成长方面获得巨大的进步。他们将他们自己——自由的黑人与非自由的黑人——团结在更高的社会水平上；他们将他们的议会运动建筑在较前更加广阔的基础上。他们在白人工人和农民中间得到新的战斗的盟友。他们大力扩展了黑人教会；他们创办了新的黑人报纸，特别是道格拉斯的“新民族世纪”和“美国黑人”。他们培养出许多坚强的领导者和丰富而深刻的政治经验。他们设立了几个黑人学院和许多学校。下列作品丰富了正在萌芽着的黑人文学：布朗在一八六三年发表的“黑人”、在一八六七年发表的“美国革命中的黑人”、在一八七四年发表的“正在上升的太阳”、以及凯克莱小姐一八六八年发表的“幕后”、斯狄尔在一八七二年发表的“地下铁

路”等等。

随着无产阶级和小农民进一步的发展，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开始，黑人中间的阶级划分开始加快起来了。南部革命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是由于在白人 and 黑人中间缺少一个坚强的工人阶级、一个独立农民的組織团体、一个强有力的城市无产阶级——换言之，缺少资本主义社会中典型的阶级組成。这些阶级可能在反对种植园主的斗争中形成一支坚强的同盟軍。

在黑人的前进途中，他們在这个时期投入了不幸的商业冒险——华盛顿的自由民儲蓄信託公司。这个銀行在一八六五年得到国会的批准，但不是一个官方的政府机构。它迅速地成长，到一八七二年，它在南部各地拥有三十四個分行，存款达一九,九五二,六四七美元，几乎全数都来自貧穷的黑人。这个銀行由于它的工作人員(主要是白人)經營不善，遇到了困难。一八七三年的恐慌使它的困难极端严重。道格拉斯在一八七四年三月担任銀行的董事长，投入了自己的为数可观的金錢，企图通过他的巨大威信来挽救这个銀行。但到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这个机构不得不关门。最后存款人每元存款收回五角。道格拉斯的报纸“新民族世紀”在銀行倒閉的三个月以后便停刊了。黑人被推动去进行这种銀行的冒险，因为他們在白人銀行机构里受到可恨的隔离待遇。

一八七七年海斯的出卖使黑人面临着严重的政策危机。他們在整个革命期間和他們保持同盟的共和党諷刺般地把他們出卖了。从此以后，那个党除了强迫他們陷入南部种植园主和北部資本家手下的最恶劣的压迫与剝削外，再沒有东西献給黑人群众了。黑人和共和党二十年的联盟变成了对黑人的致命的陷阱。現在，为了保卫他們的利益，要寻找反对他們敌人的新盟友是必要之事。所需要的盟友只有在白人工人和小农中間才找得到，北部和南部

的这些工人和小农在内战后的几十年中，表现了高度的战斗精神和进步性。

黑人在相当程度上認識到这种需要。在战后几十年中，他們表现出强烈的倾向要割断和共和党的联系，而同这时期的年輕的战斗的工会与农民运动建立起合作关系。在这种复杂形势中，黑人的领导方面，包括道格拉斯在內，沒有充分認識到黑人面临的危机或是怎样应付。也可以說，那些正被拉入民主党或被綠鈔党引入歧途的工会領袖和白人农民們也不認識海斯—蒂尔頓出卖的反革命意义。美国馬克思主义者的情况也大部相同，他們在战后时期几乎完全只关心北部、西部的工人。

大約从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七五年——战前几十年、战时和重建时期——道格拉斯替黑人做出了出色的政治领导。但在一八七七年以后开始的新政治形势中，他不能了解美国已經变化的阶级关系調整的意义；因此，他不能进一步替他的受到痛苦压迫的人民指出正确的战斗路綫。他在一八七二年曾說：“共和党是船只，其他一切都是海洋”。就南部火热的斗争和共和党在反对奴隶制的伟大斗争中的记录看来，这基本上表明黑人的正确立場。但是道格拉斯在共和党对黑人不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很長時間以后，还繼續依照这个原則行动。

遵循这种錯誤政策，道格拉斯沒有在这个紧要关头对海斯的出卖提出抗議。并且，不幸的是，这个伟大的領袖却从反动的海斯政府接受了在華盛頓的美国元帅的职位。道格拉斯和工人的白人領袖們对重建后这段期間的新問題缺乏認識，他不能明确地掌握住以工会运动当作黑人的必要工具就証明了这一点。一八七四年五月七日，在他的“新民族世紀”的一篇特写社論中，他甚至談到“劳工协会的愚蠢、专橫和邪恶”。然而，事实是道格拉斯从沒有停

止过籲請并督促当时的工会和劳动的黑人兄弟們携手。当时白人工会領袖的沙文主义——他們拒絕黑人工人参加工会——以及他們和民主党日益增长的联系是在工会和黑人运动中造成裂痕的决定性因素。

在一个世紀的七十五年中，南部种植园主同北部工业家以及他們的民主盟友之間繼續着夺取优势的残酷斗争。斗争最后以巨大的內战和动盪的重建时期而告終。在所有这几十年中，黑人問題是中心的、决定性的、全国性的政治爭端。然而，一八七七年海斯的交易，由于它正式結束了种植园主和工业家間的历史性的全面斗争，把作为一个积极政治爭端的黑人問題推到次要地位，而使形势产生了激烈变化。只有在我們自己所处的时代，这个重大問題才配合它的极其重要性，在政治上又被提到前列。現在，黑人又重新可能左右全国总统的选举，影响美国的国际关系了。

第三十二章

全国劳工协会与黑人

随着工业的迅速扩展，工人阶级的成长以及内战时期生活费用的高涨，北部和西部的职工会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参阅本书第二十五章）。壮大起来而且正在成熟的工人运动很快地认识到战前分散的地方工会不能对付资本的日益集中。就个别行业和整个工人运动来说，都必需有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在战争时期，成立了一些全国性工会，在一八六四年，曾经试图把它们联合成为一个总的工人联合会，即国际工业大会；但这个组织还未降生便已夭折。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工会由于迫切需要团结，便在巴尔的摩集会，成立了全国劳工协会。

全国劳工协会

全国劳工协会的成立大会是由代表四十三个地方工会、十一个产业大会、四个八小时联盟、一个全国工会和一个国际工会的代表共四十八人组成的。这些团体总共包括六万名会员，他们大部分来自北部和东部的城市。几个其他全国性工会派遣了观察员。推动这个组织的是铸工业工会主席、著名的西尔维斯；但是直到一八六八年，他才成为这个总组织的正式领袖¹。

在大会会堂整个前部张挂着一幅横披标语——“欢迎来自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的劳动儿子们”。这个新的组织有一个详尽的

勞工改革綱領。它提議依靠聯合工會和獨立政治行動來實現這個綱領。一八六八年大會中所大致確定的綱領宣稱：“即使在現在，在我們國土上還存在着比過去舊的奴隸制度下更糟糕的奴役。奴隸主勢力的中心在梅松—狄克遜綫以南已不復存在。它已經轉移到華爾街；在我們巨大的國家銀行詐騙中以和虛假的貨幣制度中可以看到它在活躍。戰爭廢除了把人當作財產的權利，但是戰爭沒有廢除奴役。我們現在進行的這個運動是一個偉大的反奴役運動，我們必須推進解放奴隸的工作，直到我國每一角落都廢除了奴役為止。我們的目標是一個新的貨幣制度，這個制度將從少數人手里奪過來控制貨幣的權力，而給予人民便宜的、可靠的和充裕的貨幣。做到這一點，人民就將獲得自由。到那時，就會發生全世界從未經歷過的一種社會革命。”² 這個新的組織已經和綠鈔運動發生聯繫，而綠鈔運動對組織的垮台有很大的關係。

全國勞工協會在存在的六年中進行了許多重要的鬥爭。它在把無組織的人們組織起來，在展開罷工，在為八小時工作日戰鬥，在保護失業者的利益方面，表現了戰鬥性。同時，它在為工業婦女而戰鬥方面起了先鋒作用，因為它是世界上替婦女要求同工同酬的第一個勞工組織。這個組織為反對童工、爭取改進居住條件、爭取工人教育和互助合作的作坊方面展開了鬥爭。它特別強調工人階級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全國勞工協會標誌着工人階級到此時為止所得到的最高成就，給未來幾十年中的全部勞工運動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許多旧時中產階級廢奴運動者為這個年輕的勞工運動歡呼。菲利浦斯熱烈地為它祝賀，指出白人工人爭取較好條件的鬥爭和黑人奴隸爭取解放的鬥爭間的有機聯繫。葛利遜在三十年前對於工會極端仇視，一八六六年他寫信給以八小時工作日運動著稱的

司徒华說：“南部黑人劳工遭受的无可比拟的压迫的原则，使我憎恶它并反对它，但是同一原则又使我本能地感兴趣，因为它是建議改善北部白人劳工条件、减少他們劳动的办法。”³

全国劳工协会和重建

全国劳工协会在重建开始时誕生，但是西尔維斯、特里維力克以及它的領袖中其他人士，并不了解北部激进派和南部种植园主間的巨大斗争的基本革命意义。他們已認識到在战争中击败南部同盟分子和解放黑人奴隶的伟大意义；但他們沒有認識到这个基本事实，即：为了粉碎种植园主强大的反动势力，他們必須明确以帮助黑人获得土地、选举权、社会平等的办法来使黑人真正得到自由。在重建时期，这些劳工領袖沒有使得南部种植园主受到攻击，反而把他們的一切炮火集中到他們的传统敌人——北部工业家身上，丢下南部黑人几乎自己单独地活下去。

全国劳工协会对南部沒有重建計劃。实际上，对于爭取黑人选举权的斗争沒有給以注意，对于他們爭取土地的斗争也根本没有注意。全国劳工协会最前进的領袖西尔維斯斥責自由民局是“一个大騙局”。相反地，他建議“以合理的利息貸給种植园主几百万元。……以这种方式貸出的两千万元去‘重建’南部比花在自由民局身上十亿元所作的事情还要多些。”⁴ 全国劳工协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約翰遜总统的政策，这种政策是以牺牲黑人，同时最后也牺牲北方白人工人的办法来求得“南部的迅速恢复”⁵。

虽然西尔維斯和他在全国劳工协会领导机构中的同事們不太了解南部重建的革命意义以及它对工人阶级的深刻意义，但是他們确实理解工业中黑人工人的問題。全国劳工协会在它第一次大会时对这个問題給予很大的注意；而恰恰在一八六七年它的第二

次大会前夕，它对广大工人发出了一项通告：“黑人有四百万人之多，他們中間用双手劳动的人数所占的比例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同样人数的民族中劳动者人数大得多。难道我們能够拒絕他們提出的合作而把他們当作敌人嗎？如果我們做出这种愚蠢行为，我們給劳工改革事业带来的損害将超过资本家联合行动所能造成的損害。”⁶

但是这些透彻的話沒有得到同样明智的實踐的支持。一八六六年全国劳工协会大会贊成黑人和白人間的团结，一八六七年的大会任命一个处理这个問題的委员会，但是一八六八年的大会却忽視了这个問題。一八六九年的大会最后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去組織黑人工人。在这次大会上九个黑人代表，“是組織起来的劳工中第一批黑人代表”。大会議决“全国劳工协会在爭取劳工权利方面不分北部、南部、东部、西部，也不分肤色和性別”。但是关于組織黑人工人的事情，它只做了一些零碎的实际工作⁷。

全国黑人劳工协会

同时，黑人工人们也正在組織起来，努力改进他們的环境。他們建立了单独的黑人工会，他們从痛苦的經驗中領教到，他們必須有他們自己的教堂、人民會議、报纸以及其他全国性黑人机构。然而，他們並沒有建立一个和白人竞争的、重复的組織，因为他們的运动充滿了同白人工人友好合作的精神。这个黑人工会运动是黑人在重建时期广阔的前进趋势中的一部分。

对于南部的自由民來說，經濟条件是很坏的。黑人农业工人每年收入六十元或不到六十元，从这个数目里，他們必須支付他們家庭的吃飯、穿衣和住房的费用⁸。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工会組織变得迫切需要了。在內战以前的时期，曾有过各种黑人劳工組

織的雛形，例如一八五〇年紐約的美國黑人勞工聯盟，在許多戰前舉行的黑人會議上，曾提出改善工人經濟條件的問題。但是爭取勞工組織的健全運動一直等到戰后才很快地展開。方納說：“一八六七年，罷工的浪潮席卷了南部。”⁹ 在這類罷工中有許多次黑人与白人之間進行了積極的合作。

第一次在全國範圍內表現出成長中的黑人工會運動就是一八六九年在華盛頓勞工聯盟大廳舉行的代表大會，二十三州的代表出席了大會。這次代表大會是由馬里蘭州黑人工人代表大會所召集的，在這以前曾有黑人工人的各種州集會。在工會運動的先驅時期，工會和政黨間的分界綫人們不易清楚地認識到。十五年以後，勞工騎士團的隊伍中還有許多雇主、農民和自由職業者。因此，很典型地有許多黑人政治領袖，例如道格拉斯、賈奈特·德·蘭斯登以及其他人士都出席了華盛頓代表大會。威斯萊說：“參加者有傳教士、主教、政治家和地方各界領袖。”¹⁰

這次代表大會具有傳統的黑人集會運動的許多特點，但是在特別強調工會運動這一點上，它又和以前的集會運動大不相同。工人階級的代表占大多數。他們所代表的大部分是南部的組織，其中有鐵工、釘工、碼頭工人、砌磚工人、制磚工人、鑄鐵工人、侍者、錫工、木工、制爐工人、機械工人、制帆工人、運貨工人、印刷工人以及其他手工業者者的組織。這個大會建立了全國黑人勞工協會，它的憲章近似全國勞工協會的憲章。巴爾的摩釘工，邁爾斯被選為主席，桑德斯被選為秘書。這個組織創辦了它的報刊“民族世紀”，成立了一個勞工局，總部設在華盛頓。

邁爾斯在主持一八六九年大會開幕時說：“我們希望同白人勞工為共同的目标而聯合起來”。這是自始至終的主要動向。代表們表決和全國勞工協會聯合。依照黑人重建的要求，代表大會的

綱領特別強調獲得土地的問題。綱領指出在南部公有的土地有四六,三四四,〇五九英畝,要求發給居留的黑人每人四十英畝土地。綱領以“占有自己的家園”為目標。綱領進一步提出組織有黑人与白人會員的勞工協會、八小時工作日、建立合作化工人工場以免黑人工人被排擠出工業、以及要求婦女選舉權。它批准全國自由黑人銀行、建築和借貸機構以及直接選舉美國總統。它譴責恢復美國殖民社及其遣送黑人的綱領。它表決派遣馬丁為大會出席次年巴黎舉行的國際工人協會大會的代表。這個代表大會支持共和黨¹¹。

在一八六九年大會以後,接着展開了一個有力的運動來實現這個組織的目標。邁爾斯在許多城市中演講,強調黑人和白人工人之間合作的需要。在南部,他的黑人聽眾至少有白人的兩倍。一八七〇年四月十一日,他在華盛頓“告訴黑人工人聽眾,除了他們組織起來,否則他們不久將被趕出技術行業,而成為‘傭人、或是掃刨花的、鋪瀝青的和抬大炮的小工’——這是很有預見性的說法。後來,邁爾斯在諾佛克鼓吹黑人—白人聯合工會時說:“建立以膚色為基礎的組織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我們是為了白人和黑人工人的利益而組織起來的,為了實現這點,負責人員應共同由白人与黑人擔任。”¹² 所有這一切推動了黑人中間的工會組織。一八七〇年和七一年,田納西、得克薩斯、阿拉巴馬、密蘇里和喬治亞五州的黑人代表大會都強調了工會組織的需要¹³。

全國勞工協會和全國黑人 勞工協會的緊張關係

同時,全國勞工協會在組織黑人參加它的附屬工會方面,進展很小。這主要是由於在全國勞工協會領導人方面缺乏對黑人這個

特殊问题的了解。白人沙文主义也产生了作用。在全国劳工协会一八七〇年代表大会上，讨论给予著名的黑人激进共和党领袖兰斯登在大会演说的权利时，这种形势达到顶点。经过一场尖锐的政治辩论后，兰斯登以二十三票对二十九票表决被拒绝在大会上发言，理由是，他是一个共和党政客，曾经企图将全国黑人劳工协会变为共和党的尾巴¹⁴，同时对于全国劳工协会也抱有同样目的。路易西安那州的黑人州长平吉白克也由于同样原因而被拒绝在大会上发言。虽然这个大会决议谴责一切由于种族、肤色、民族、或以前被奴役的情况而产生的歧视，黑人代表们对于他们所遭受到的粗暴的、目光短浅的待遇而感到屈辱。黑人—白人工会团结受到了一次挫折。

全国劳工协会在一八六九年最盛时约有六十万会员，但到一八七一年，这个组织大大地衰退了。那一年，只有二十二个代表——大部是农业改革者——出席了代表大会。全国劳工协会的突然衰落可以归咎于几个基本原因：队伍中包括有无数传教士、律师以及其他非工人阶级的集团；缺乏集中的组织和健全的财政制度；迷恋于廉价货币的谬论和农业万能的解救办法；不能和黑人工人建立坚强的工作上的合作。早在一八七〇年，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左尔格写信给马克思说，“在事业开始时有着光明前途的全美国劳工协会被绿钞运动所毒害，正在缓慢地但肯定地走向死亡。”¹⁵到一八七二年，一度充满希望的全美国劳工协会就此告終了。

全国黑人劳工协会在南部继续进行了许多鼓动和组织的工作。它也领导了一些小型的工资运动。但是，在对于南方重建的伟大斗争的炮火中，全国黑人劳工协会取消了它纲领中大部分关于工会的成份。它由于选举道格拉斯为主席和罗宾主教为第一副主席，而进一步趋于变成一个纯粹政治组织和共和党的附属品。

全国黑人劳工协会在这以后繼續进行共和党的政治活动，但是到一八七四年，作为一个組織來說，它已經不存在了。

黑人白人团結的問題

全国劳工协会和全国黑人劳工协会間存在着很多的友好关系，如果黑人和白人工人之間不能建立更密切的工作上的团結，这是由于他們不能克服一些严重的阻碍。这些阻碍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全国劳工协会不能同雇主們在工业中的隔离政策进行斗争。白人工人倾向于把黑人从技术行业中排挤出来，拒絕同他們在工場中一起工作，禁止他們参加工会。虽然西尔維斯一类的人做了教育工作，在以后几十年的劳工运动中造成遺患的这种白人沙文主义倾向在全国劳工协会的各工会中已經表現出来了。一八六九年全国黑人劳工协会成立大会的号召書中說：“在美国大部地区，黑人因肤色关系而被驅出工場。”¹⁶

这种值得惋惜的形势在一八六九——七〇年以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儿子刘易士·道格拉斯戏剧性事件而令人痛心地表現出来。小道格拉斯在政府印刷局里获得了一个工作，但是印刷工人工会不准他作會員。借口是他曾一度在低于工会規定的工資标准下工作，但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是黑人。向国际印刷工会首脑一再发出的呼吁也沒有糾正这种不公平举动。这种可恥的事件造成刘易士·道格拉斯和許多黑人工人对工会运动的不友好态度。

除了不能在工人队伍中肃清这种白人沙文主义的行动外，全国劳工协会不了解黑人問題的特殊性質。他們对于黑人在重建南部中的基本要求——土地、选举权、平等权利——沒有給予积极的支持，反而试图把黑人的注意力从他們的基本要求方面轉移到黑人沒有兴趣或兴趣很少的問題上去，例如綠鈔运动、币制改革等

等。全国劳工协会白人領袖中間的这种缺乏现实主义的态度，阻碍了在黑人和白人工会主义者之間建立坚固的合作。

这两个集团間的主要爭端是关于政治行动的总問題。高度仇視共和党（雇主們的政党）的全国劳工协会的領袖們，在战后坚持要黑人和共和党断絕关系，而参加建立劳工改革党¹⁷。但是这是要求一种办不到的事情。在当时，即从一八六六年到一八七二年期間，激进的共和党员正在为在南部建立民主而努力斗争，其中包括为黑人爭取基本权利的斗争；因此，希望黑人和它分裂是不现实的。而道格拉斯在一八七二年宣称，“共和党是这个国家中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他是看得不远的。同时，全国黑人劳工协会在談到共和党时正确地說：“我們能有第十三、十四、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宅地法、八小时制和改良的教育制度，要归功于那个政党。”¹⁸

在这种情况下，白人工会領袖希望黑人領袖和共和党分裂，那是徒然的。一八七七年海斯叛卖以后，这种政策也許会比较实际一些。但是在一八六六——七二年坚持这种政策只会使黑人反感，并且在黑人和白人工会运动者之間制造裂痕。对于全国劳工协会的白人領袖來說，同黑人、农民和激进的共和党员制訂一个共同綱領作为全国民主綱領的一部分来实行南部真正的重建，这会是比較现实的做法。这样的道路会同时符合白人工人和黑人的利益。

馬克思主义者和黑人工会运动

在重建期間，当北部产生了工会运动的广泛发展时，馬克思主义者在主要的北部城市——紐約、芝加哥、費拉德尔菲亚、密尔窩基、辛辛那提、圣路易斯等城市，特别是德国移民工人居住人数最多的中心——出現了分散的小組。一八六四年，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伦敦成立，而美国内战后不久，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在美国建

立国际工人协会。一八六九年，在紐約成立了第一支部，由德国工人总俱乐部及紐約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合并而成，以左尔格为書記。其他集团迅速地发展起来。到一八七二年，国际工人协会在全国有三十个支部和五千名会员。

尽管他們的人数較少，馬克思主义者在内战及战后期間，在組成新的地方和全国工会以及將它們团結成为全国劳工协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幸，为促使全国劳工协会誕生作出許多貢獻的傑出的馬克思主义者領袖，魏德迈耶就在这个組織于巴尔的摩举行成立大会的一天，患霍乱病在圣路易斯逝世了。

馬克思主义者建立工会、领导罢工、組織失业者的示威遊行、以及把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識教授給工人們。作为一切不分肤色、性別或民族的工人团結原則的保卫者，馬克思主义者系統地努力把工业中的黑人吸收到工会中去，并且确立他們作为工业工人的权利。他們大力促使許多全国劳工协会领导人物以友好的态度来对待黑人；但是他們还不够强大得（并且对这个問題認識得也不够清楚）足以消灭全国劳工协会組織中白人沙文主义的行动。

重建期間的馬克思主义者和黑人工人也为爭取各种政治要求携手共同战斗。紐約的社会党是战后第一批組織起来強調爭取黑人平等权利斗争的政党。它在一八六八年一月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所提出的綱領包含兩項条款，即要求廢止一切歧視法案、一切公民不分种族、肤色或民族都有担任公职的权利¹⁹。

然而，这个时期的馬克思主义者，特別在有关南部黑人方面，没有一个完整的綱領。一八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給美国人民的信中，对不把充分的公民权利給予新解放的黑人而引起的严重危險做了警告。但是美国馬克思主义者沒有認識到这个明确指示的深刻政治意义。他們沒有認識到在經過

战争解放奴隶以后，黑人問題繼續是一个特殊的、非常迫切的問題。他們倾向于把这个問題简单地当作一般工人階級問題来看待。这个弱点在內战后半世紀中一直为害劳工运动，直到現代的共产党在政治舞台上出現为止。

在重建岁月里，几乎没有黑人馬克思主义者。傑出的黑人废奴运动者領袖没有一个轉变成社会主义者。道格拉斯本人直到死前，还錯誤地希望在資本主义制度的范畴內实现黑人的完全解放。而黑人組織和馬克思主义力量之間存在着友好的合作关系。艾伦指出，在一八六九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支部替一个在別处租不到会場的黑人工会准备了会場；它促使紐約的地方黑人工会加入了該城中心劳工會議——工人协会。同时国际工人协会在黑人工会一八七一年九月参加伟大的八小时工作日遊行一事很有帮助。不久以后，一連黑人民兵——斯基德莫尔卫队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支部召集的、抗議处决重要的巴黎公社参加者的紐約示威遊行²⁰。这些团结行动所在的城市，就在几年前（一八六三年）还爆发了可怕的反征調騷动。这一年第五十四馬薩諸塞州黑人营队通过紐約城时，竟至找不到一个軍乐队来引导，后来有地方工会联盟自动来奏乐前导。巩固黑人工人和馬克思主义者之間友誼的其他团结行动也在北部和西部的許多城市中发生。一八七五年，伊利諾州劳工党，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組織领导下，向芝加哥市长提出要求，抗議失业救济中由于肤色而产生的歧視²¹。

第三十三章

新南部的劳役偿債制与恐怖景象

在內战以后的二十年中，所謂新南部明确地形成了。这是反革命占优势的統治。而一度唯我独尊的棉花种植园主不再进行单独的統治了。現在他們必須同新兴的南部中产階級分享大权，同时又处在胜利的北部工业家和銀行家的威势之下。反动的 新南部，可以从先是林肯建立的、后来是約翰遜建立的重建政府中窺見端倪；一八七七年海斯叛卖后紧接着的年代里（即重建时期中发生的革命以后），反动的新南部臻于成熟。

反动的新南部代表着极盛时期的白人至上主义。这种主义以对黑人进行最深重的剝削、迫害和排斥为基础。它是剝削者的天堂，但却是黑人劳动群众的地獄，对貧穷的白人也是一种灾难。新南部将它的社会关系建立在重建初期野蛮的黑人法典及旧奴隶法典的基础之上。它构成在当时国内政治情况下可能最接近商品奴隶制的一种制度。

在以往的世紀中，在整个西半球，被解放的奴隶（不論是印第安人还是黑人）的悲惨历史便是他們沒有从奴隶地位改变为自由农民和工人地位，而是达到了形式不同的劳动偿債制。这种情况的产生是来自被解放的奴隶在經濟上的弱点，他們通常为他們的旧主人所迫陷入新的奴役中。在有組織的农业、工业和政治劳役偿債制的新南部，被解放的奴隶的情况便是如此。列宁描述所謂

新南部特点时說：“奴隶制度的經濟残余同封建制度的經濟残余絲毫沒有区别，在美国过去奴隶占有制的南部，这种残余直至今今天还很大。”¹他又說：“閉塞不通，粗野无知，缺乏新鮮空气，好像一座对付‘解放了的’黑人的監獄，这就是美国的南部。”²

谷物分成制

內战結束后的初期，南部种植园主由于他們的奴隶制度被廢除，便面临着为农业剝制筹划出一种新办法的需要。他們实现这点的做法是組織通称谷物分成制的劳役償制（頗似亚洲殖民地租佃制的类型），并采用恐怖手段来推行。最初还有发展种植园雇工的某种迹象；但这不久便被尽量采用各种形式的租佃制所代替，其中以谷物分成制最为突出。由于不能通过沒收种植园主的田庄或开垦南部公有土地的办法将土地分給黑人和貧穷的白人。同时由于自由民局的政策和实施，联邦政府确实帮助种植园主建立了声名狼籍的谷物分成制。

內战以后，种植园的土地价格大大跌落。詹宁斯說，“战前可以卖十万到十五万美元的种植园，价格跌到六千到一万美元。”³但是，貧穷的白人中几乎沒有人，在更加貧穷的黑人中更沒有人能够买得起一处种植园。虽然，种植园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了，但它基本上未受損害。对于絕大多数的黑人和貧穷白人來說，他們要获得自己急需的耕地，其唯一的办法便是向种植园主租佃——大部分是采用谷物分成制办法。

这个时期的政府統計数字表示小农庄单位普遍成长，給人一种不正确的含意，以为这就意味着种植园制度的解体。这个时期的統計是极不可靠的，但是加以适当的解釋，它們却能說明趋势。根据現代的数字統計，柯曼列举整个南部农庄的平均面积如下：一

一八六〇年有三三五·四英亩；一八七〇年有二一四·二英亩；一八八〇年有一五三·四英亩；一八九〇年为一三九·七英亩⁴。用同样的政府統計，柯尔特爾說明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八〇年南部小农庄成长的情况如下：阿拉巴馬州从五五,〇〇〇发展到一三六,〇〇〇个农庄；密士失必州从四三,〇〇〇到一〇二,〇〇〇个农庄；得克薩斯州从四三,〇〇〇到一七四,〇〇〇个农庄等等⁵。亨利說,在乔治亚州,一千英亩或一千英亩以上的农庄数目从一八六〇年的九〇二个减少到一八七〇年的四一九个；在弗吉利亚州从六四一个减到三一七个；在阿拉巴馬州,从六九六个减到三〇六个等等⁶。事实上,当时情况并不是像这些数字表示的大量小农庄的发展,而是一种租佃制的成长,每个租佃单元被政府調查人員算作一个单独的农庄。

种植园主們发展了两种租佃制度,每一种制度本身又有所不同。有現款租佃制和谷物分成制。租佃制一般对于种植园主,有各种經濟上的优点,胜于旧时的商品奴隶制。只举一点來說,种植园主不必再为奴隶支出巨額資本了;此外,在新的制度下,他們監工所用的現款非常低廉,因为极为贫穷的佃农成为自己的管事了。种植园主想尽各种办法利用租佃制从工人身上压榨最后一滴血汗。

現款佃农占少数,他們和美国其他地方的佃农相同。他們通常有自己的耕畜、工具,有必需的肥料,对土地付出全部或一部現款租金。他們占有自己生产出来的农作物。实行谷物分成制的佃农占大多数,他們大部分人一无所有。他們由种植园主“供給”土地、种子、工具、耕畜、肥料,甚至他們家庭的食粮——作为偿付这一切,种植园主拿去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从那时一直到現在,谷物分成制在南部农业,特别是棉业中,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

谷物分成制是一种特別恶毒的剝削制度。种植园主几乎可以

任意掠夺谷物分成制佃农。种植园主对他提供的“设备”可以索取到百分之五十或以上的高利，同时在谷物分成制佃农出卖自己生产的棉花时，种植园主残酷地拖欠佃农的款项。谷物分成制佃农没有土地，没有或很少有什么东西，不像一个农业工人那样得到现款工资，至少在理论上得到一份收成。他是一个半封建的佃农。种植园主以有组织的掠夺办法，使得谷物分成制佃农——黑人和白人——永远对他负责，并将佃农压到最低的生活水平。谷物分成制是仅足糊口的农业生产，在各方面都很坏。它使工人贫困，耗尽了土壤和阻碍了农业技术方面的进步。南部谷物分成制的总结结果，造成了比农业美国任何其它地方更加严重的贫困。列宁把谷物分成制称为半奴隶制，并说农民“主要是半封建的佃农，……也是半奴隶制的分成制的农民。”⁷

阶级关系的变化

除了把以往的黑人奴隶和许多贫穷白人变成了实际的劳役偿债者以外，内战以后南部农业的重行组织也引起了阶级关系方面的其它主要改变。例如高利贷商人和银行家阶级的兴起，他们不但在农作物抵押的基础上，通过高昂价格和利息来掠夺现款佃农、谷物分租制佃农和日工，并且企图以各种信贷办法去攫取许多种植园的土地（在商人和种植园主不是一个人的情况下）。伍德华说明了这些办法引起的种植园所有权的普遍转移，他说：“一八七〇年以后，至少有半数的种植园主或是北部人士，或是被组织在公司内和接受银行经费支持的人。”⁸ 他列举一八八一年由棉花种植园主代表大会首脑所作的一个估计，说“属于战争结束时旧园主的，密士失必河谷棉花种植园还不到三分之一”⁹。所有权转移的现象是华特逊在一八八〇年所发表的說法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评论南

部同盟的种植园主領袖們时，才能够說“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还留在活跃的政治生活的舞台上”¹⁰。

由于战后南部农业改組而产生的階級关系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白人大規模地实地从事棉花生产，他們有些是小农，但大部分是佃农和谷物分成制佃农。这种趋势因战后棉花生产普遍扩展而大大地加强了。棉花扩展的程度可由政府数字来表明：一八六六年，在七，六六六，〇〇〇英亩土地上生产了一，九四八，〇〇〇包棉花；但是到一八八五年，数字上升到一七，九二二，〇〇〇英亩土地上生产六，三六九，〇〇〇包棉花¹¹。談到白人参加这种扩展的棉花生产的问题时，霍克說：“在战前时期，被雇来生产棉花的黑人和白人的比例为八比一。内战以来，产棉地带劳工力量中有了大的变动。在一八七六年，几乎百分之四十的棉花作物是由白人农民生产出来的，在一九一〇年，达到百分之六十七。”¹² 棉花生产中白人的大量增加主要发生在非种植园区——北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部分地区等等——以及从未实行过种植园制度的新的西部棉田。然而，在黑带的主要棉花种植园地区，一直到今天，絕大部分的生产者还是黑人谷物分成制佃农和佃农。白人大規模地进入棉花生产，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巨大的人民党运动期間，将在黑人与白人团結方面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

工业中的超級剝削

我們在第三十一章內說过，南部在战后的年代出現了一个主要以原料加工为基础的真正的工业发展。一八七七年的出卖和一八七三至一八七八年巨大經濟危机結束以后，当北部資本开始以迅速扩大的規模侵入南部时，这种发展变得特別显著。这种工业化以及伴随着它的半奴隶状态是在一八六五到一八八五年間形成

的反动的新南部的特点。

在这个期间，北部資本对南部的的主要投資是在鐵路方面。一八七〇年，密士失必河以东的所有南部各州只有一〇,六〇九英里的鐵路，而到一八九〇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二七,六五五英里。从一八八〇到一八九〇年的十年中，南部鐵路的扩展达到百分之一百另八点六(全国平均增加百分之八十六)。北部資本也大量投入木材业，購買了大片木材产地并大大地扩展了鋸木厂。从一八八〇到一九〇〇年期间，南部木材工业产品价值扩大了十多倍。在这个期间，南部丰富的煤、鐵矿的发展也开始了。伯明翰在一八七九年开始产鋼，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南部出产的鐵超过內战以前全国的产量。此外还有棉花制造业的迅速扩展，这就替一八八〇到一九〇〇年期间的飞跃发展——一六一个作坊增加到四〇〇个作坊——奠定了基础¹³。南部制煙工业在这些年也飞跃地向前发展了。

資本家們大量依靠黑人去开发这些新的工业，这些工业明显地不包括“白人”的工业——紡織业在內。他們所得的工資相当于付給北部同样工作的工資的三分之二到二分之一。威斯基說：“在絕大部分的南方各州中，付給一八六七年被解放黑人的实际款項要少于付給一八六〇年雇用奴隶(头子們)的款数。”¹⁴大部份工資較高的技术性的工作为白人所担任，虽然这个政策还没有像以后年代中那样充分发展。工作的时限每星期达到六十到八十四小时。当然，全无組織的黑人工人对于規定他們所得的工資或工作条件是絕对无說話余地的。南部确实是劳工剝削者的一个天堂。

在剝削南部劳工，特别是黑人的許多半封建的方法中，最恶劣的一种办法就是租用囚犯。工人們由于微小的过失(真的或者想像的)被捕，被判长期徒刑，于是租給雇主們，讓他們任意剝削。伍德华說：“这个制度迅速地变成大規模的邪惡的交易。十年、二十

年和三十年的租期由立法机关批准給有权势的政客、北部的辛迪加（企业联合組織）、采矿公司以及个别的种植园主……如果没有来自官方的証明，这种制度造成的掠夺和残酷状况是难以置信的……南部租用囚徒的制度，一个现代学者‘只能在中世紀的迫害或納粹德国的集中营里找到类似情况’。”¹⁵ 杜波依斯說：“几百处南部大产业都是依靠这种对囚犯的奴役而积累起来的。”¹⁶

政治恐怖

新南部的资本家和种植园主們以一系列的恐怖措施来执行他們野蛮的剝削制度。这些措施也打击了白人工人，但是通常主要的打击总是落在黑人身上。貝尔特說得对：“谷物分成制是以恐怖和屠杀来縛在黑人身上的。”¹⁷ 在南部各地广泛采用的其它野蛮剝削方法基本上也是如此。

恐怖手段最残忍的形式之一是夜袭者。三K党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表面上是解散了，但这只是一种姿态。事实上，这个恐怖組織在各种名义下，繼續恫吓并杀害黑人农业工人和谷物分成制佃农。向法院提出对于这种暗杀集团的控訴，只会替那些敢于抗議的人們带来更恶毒的袭击。这种夜晚活动的杀人集团从奴隶制时代的夜晚巡邏时期到現在一直成为反动南部的一个基本特点。他們同那些在南部施展暴行的、以私刑謀害黑人的暴徒有密切关系。直到一八八五年，对于受私刑而死的黑人人数还没有可靠的数字，但是即使在战后最初时期，这种野蛮行为还是高度地发展着。

在反革命的新南部，剝削者的一个主要目标便是剝奪黑人新得到的选举权。通常这是用极端的恐怖手段来实现的。敢于去投票的黑人，如果不因此丧命，也要冒被毒打的危險。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詭計用来剝奪他們的选举权。布克描繪了这个时期的景

象：“选举地点設在距离黑人居民区很远的地方。在黑人区和投票站之間的渡船在选举日‘不能使用了’。面目猙獰的白人带着武器在街头遊蕩或者站在靠近投票站的地方。在黑人人数大大超过白人的地区，选举官員讓优等种族人們把假选票投入箱內，不顧非議操縱选票計算。千奇百怪的舞弊手法都施展出来以抵消黑人的力量。繳付人头稅……成为选举的必要条件。某些州制訂了多种投票法規来迷惑无知的人們，这种法規要求选举人正确地把他选举各个候选人的选票投入八个或者更多的不同的票箱中。比較大胆的黑人遭遇到暴力的威胁……以及体罰。当黑人通过了这个种种限制造成的迷陣而投了票以后，也难担保他的票算数。”¹⁸然而，直到較晚时期，十年以后，南部各州才开始正式以法律剝夺黑人的选举权。

尽管有这些可怕情况，黑人艰苦地为保持他們的选举权而战斗，也获得了某些胜利。一个明显的例証就是弗吉利亚从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三年被黑人一激进派联盟所控制¹⁹。阿普蒂克說：“許多人会驚訝地了解到，在重建以后时期，即从一八七七到一九〇一年，曾有十一个黑人被选到国会里去。他們是：来自密士失必州的布魯斯和林其；来自南卡罗来納州的克恩、兰莱、斯冒尔、米勒和莫莱；来自北卡罗来納州的奥哈拉、夏丹和怀特；来自弗吉利亚州的兰斯登。”阿普蒂克也指出，在这个恐怖时期，黑人也在所有南部州議会的上下院中工作，在南部社会中有許多黑人担任公职²⁰。勃拉克勃恩說一八九八年在北卡罗来納州，“約有三百个黑人官吏，整个州約有一千个黑人担任公职。”²¹丁达尔列举南卡罗来納州議會中的黑人議員，从一八七八到一九〇〇年有十三个参議員（共和党）和六十二个众議員（四十一个共和党员，二十一个民主党員）²²。怀特从一八九七年工作到一九〇一年，是从当时到現在来

自南部的最后一个黑人国会議員。国会保持了三十年的清一色的白人国会,直到一九二八年德布里斯被选入为止,他是来自北部的第一个黑人国会議員。

紧接着重建时期后的恐怖压迫几十年中,妇女为黑人所做的斗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阿普蒂克叙述了这些活动²³。一八七八年在瑪丽·珍·納尔遜的领导下,成立了“五百妇女委员会”,为一切男女黑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平等而斗争。在一八九六年,作为黑人妇女许多活动的一个产物,“全国黑人妇女协会”在瑪丽·邱吉·特瑞尔和約瑟芬·叶兹等的领导下组成了。这个团体在一九〇五年尼阿加拉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至今还存在,它是黑人全国组织中除教会以外最古老的一个。

对黑人社会权利的攻击

在极端反动的新南部,主要的劳工剥削者——南部种植园主和北部资本家——特别注意剥夺黑人从革命中获得的各种近似社会权利之物。这种“白种人优越”的合法化一直是南部资本家生活中的中心目标。在奴隶制时代,有奴隶法典拒绝给予奴隶以最基本的人权。商品奴隶制被废除以后,这些法典为臭名昭彰的“黑人法典”所继承下去,这些“黑人法典”最初根据林肯的,后来根据約翰遜的重建计划,写入战时或战后立即进行重建的南部各州法律里去。这些黑人法典在激进的共和党员的重建纲领中被正式取消了;但是,随着他们反革命的发展,种植园主及其同盟者成功地以隔离制度做为代替,隔离制度不过是另一种名义的黑人法典而已。

隔离制度长久以来是惊人的国耻,并且对于整个文明世界也是一种暴行,迫使黑人处于野蛮的隔离境地中,并且在婚姻、教育、居住、旅行、工作、住旅馆、看戏等方面处于社会低等地位。这些野

查的規定在反动派从黑人—白人激进共和党联盟手中夺得控制以后，重新被訂为南部各州的法律。美国最高法院，忠实于它的反动历史，在一八八三年宣称一八七五年的公民权利法違宪，从而帮助了南部的隔离制度。

著名的德籍美国共和党領袖舒尔茲描繪了下面新南部的图画（它在今天也还是真实的）：“对待白人光明磊落的人們，不惜毫不知恥地欺騙黑人。杀死黑人，他們并不認為是謀杀；誘姦黑人妇女，他們并不以为是姦淫；掠奪黑人財產，他們并不以为是搶劫，……他們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整个黑人属于整个白人。”²⁴

一八七九—一八〇年間西部移民运动

黑人和他們逐漸减少的白人同盟者对南部反动力量的入侵进行了战斗。在前几章中，我們敘述了为使重建的州政府不落到反革命种植园主和他們政治盟友手中而进行的艰苦斗争。通过代表大会、工会联盟、基层工会，黑人企图阻挡政治逆流；但是，特別在一八七七年海斯的叛卖以后，这是一个已成敗局的战斗。从那时起，反革命在所有战綫上加速了进度。

一八七七年后，南部黑人的絕望的形势引起了他們移民情緒的重新成长。这种脱离苦难重重的南部的愿望，在黑人历史中一再出現。因此，內战以前及內战时期奴隶大批逃到北部；大批黑人参加美国殖民地的移民計劃；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后期，有馬丁·戴南尼的移民运动；在南部范围内，长期以来有从种植园到城市去的移民；有很多将黑人移到加拿大、古巴和合众国各州的計劃。直到我們的时代，还有馬卡斯·加維的回到非洲的运动。

在这些苦难年代里，黑人移民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南卡罗来納州一八七七年的利比里亚运动。当时鼓动黑人到利比里亚去，以

离开当地的地獄。过去的黑人废奴运动者和移民主义者戴南尼参加了这个工作。几百个家庭签名要去。利比里亚移民合股輪船公司組織起来了，用了六千美元买到一只小船“阿佐尔号”。这只船在一八七八年載着二百零六个移民駛往非洲。但是这个計劃最后垮台了。准备迁出的移民走到永远誘人的西方，到堪薩斯去了²⁵。

最重要的例子还是一八七九年黑人向堪薩斯的移民，即所謂黑人大移民。曾經是一个逃亡奴隶的辛格頓以他在这个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著名。在南部几个州中，这种趋势带有群众性质。威莱斯估計曾有九万八千个黑人表示愿意移到西部去²⁶。主要的移民发生在一八七九年的夏天。对于迁往堪薩斯移民的实际人数的估計大約从六千到二万五千人。一八六〇年在堪薩斯州只有六二七个黑人，但在一八八〇年，有四三，一〇四个黑人²⁷。移民被称为“离乡背井者”。黑人在堪薩斯州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他們遇到怀着敌意的白人暴徒，他們可怜的财产被燒毀等等。南部种植园主对这个运动大为震惊，在一八七九年十二月，美国参議院举行了关于这个运动的調查²⁸。一八八〇年以后，这个运动便結束了。

这个移民运动在黑人领导者中間引起大騷动。一八七九年四月在新奥尔良和一八七九年五月在納許維尔举行的黑人代表大会都討論了它。北部的黑人領袖对这个問題存在着分歧。道格拉斯尖銳反对离开家園，力主黑人坚定地留在南部，并在南部以斗争来解决問題²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比較晚的、而規模大得多的从南往北的一次黑人移民，对全体黑人的地位起了深刻的全国性影响。但，特别是在道格拉斯时代，絕大多数黑人还是不愿一切可怕的生活条件，繼續留在新南部，为改善自己的地位而战斗。

第三十四章

劳工协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

在一八六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間，美国的經濟摆脱了奴隶制度的束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国民財富大約由一百六十亿美元增加到八百八十亿美元。工业和运输部門的投資总额由一八五九年的一，一一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增加到一八九九年的八，九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而工业产品的总值則由一，八八五，八六二，〇〇〇美元增加到一三，〇〇〇，一九四，九〇〇美元。工业中的垄断程度也大大增强了。在同一时期，全国工資劳动者的数目由一，三一，二四六八增加到五，三〇六，一四三八¹。在一八六〇年，美国的工业生产还在世界上居第四位，到一八九四年，已經上升到第一位了。南部各州的工业发展非常可觀，虽然幅度还不够大。一八八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間，南部各州的工业投資总额由三二九，七五二，四〇八美元上升到一，四〇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产业工人的数目則由三六九，〇〇〇人增加到九八三，〇〇〇人²。全国农业产量也提高了很多，耕作技术也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在一八五九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只有十亿美元，到一八九九年，已达到四十九亿美元³。在一八九〇年，美国非农业生产的产值超过了农业生产的产值⁴。虽然在南部各州，农业仍然占着主要地位。

工人与黑人的地位

美国的人口总数由一八六〇年的三一,五一三,五一四人增加到一九〇〇年的七六,〇九四,一三四人。在这个时期,合众国又增加了十来个州。在同一时期,黑人总数也由四,四四一,八三〇人上升到八,八三三,九九四人。如果由人口总数中除去一八六〇年到一九〇〇年移居美国的一千四百万移民,并且除去黑人总数,那么就可看出,美国本地的白人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尽管黑人遭受了种种苦难,他們的人口总数仍然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九十五。在一八六〇年,住在南部各州的黑人約有四,〇九七,一一一人(他們大都从事农业),在其它各州的則有三四四,〇二九人。到一九〇〇年,在全国黑人总数八,八三三,九九四人中,約有九一一,〇二五人(这些人大都是无产者)住在北部和西部各州。因此,在本世紀初期,南部各州是黑人最集中的地方。

內战以后美国工业的发展使得产业和农业工人、尤其是黑人的經濟状况愈加恶化。大資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攫取了新創造的国民財富的絕大部分。洛克菲勒、卡內基、希尔、摩根、万得比尔特以及斯坦福特等集团各自积累了世界上前所未聞的巨大財富。但工人群众則仅仅为了賴以糊口的工資,每天在几乎完全沒有安全設備的工作場所內工作七到十四小时。他們长期失业,受着那些毫无人性或社会責任感的僱主們的橫暴压制。而对被压迫者中的被压迫者黑人來說,这种逆境更是加倍深重。

有关这一时期工人生活水平的統計材料是沒有多大价值的,因为这些材料非常簡略,而且是被歪曲的,其目的是想把情况描繪得比原来的样子較好一些。在这一段所謂“盛世”的四十年間,絕大多数工人群众生活在貧困之中。薩麦尔·貢波斯曾經这样描述

过“繁荣”的一八八三年的情况：“现在劳动者的工资比一八七〇年的还要低。”⁵ 纽约和其他各大城市的贫民窟在西方各国中是最鄙陋的。在经济危机时期中，完全不能享受社会保险的工人的处境真是无法形容。大批失业群众流浪四方，无家可归，或者在城市里靠着领配给面包聊以维生。在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七八年以及一八九三年到一八九六年的两次严重经济危机时期，情况更是恶劣。最糟糕的莫过于黑人工人的情况，因为他们的工资最低，最容易失业。

黑人与白人工人

由内战结束到一九〇〇年间，工人们为反对贫困化而进行了全力斗争，并且展开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艰巨的罢工和其它斗争。这包括一八七五年煤矿工人的“长期罢工”，一八七七年铁路工人的全国大罢工，一八八六年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的全国大罢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八九二年荷姆斯泰得钢铁工人大罢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西部金属采矿工人的激烈的大罢工（由威廉·海伍德和温辛特·圣约翰领导），一八九三年有烟煤矿工人的具有伟大意义的大罢工，一八九四年由德布斯领导的美国铁路工会工人大罢工以及著名的一八九四年柯克赛失业工人向华盛顿的大进军等等。

黑人工人，尤其是北部各州的黑人工人，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个阶级斗争的浪潮。在这些严重年代里爆发的铁路、煤矿和其它各部门工人的大罢工中，黑人工人起了重要的作用。简略地说，雇主们对待黑人工人的方针是不让他们到比较有技术性的行业里工作；付给他们的工资比从事同种工作的白人工人的工资低；利用他们较低的工资水平来压低白人工人的较高的工资标准；不让他们

参加工会組織；僱用他們去从事破坏罢工的活动；并且普遍地利用他們去中伤工人的团結，削弱工人的組織力量。

但黑人产业工人是忠于工人階級的真正利益的，这批无产者的动向是要反对僱主們的上述反动政策，努力加强和工会里的白人工人的团結，并且在階級斗争中坚持自己的奋斗目标。而这也就是黑人工人在他們的先鋒組織——全国有色工人工会中所采取的路綫。总的說来，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个路綫并没有改变。然而，不幸的是，在白人工人和他們的領袖中間流行着白人沙文主义的偏見，他們不讓黑人工人参加工会，不讓他們在技术行业中工作，并且迫使他們担任罢工破坏者的角色，如果他們要想在产业部門工作的話。所有这些錯誤做法正和僱主們对付产业部門黑人工人的計劃不謀而合。早期美国工人史上，充滿了白人工人举行罢工以便把黑人从技术工作和工会組織中排斥出去的慘痛經驗。威斯萊曾举出了一八八二年到一九〇〇年間发生的五十次这种性质的罢工⁶。白人工人还不止一次地破坏了黑人工人的罢工。

黑人工人与劳工协会

正如我們在本書第三十二章所看到的，为了反对僱主們一手制造的工人运动中黑人和白人的分裂現象，全国劳工协会曾做了很大努力，但是成績却很有限。繼全国劳工协会之后，一些縫紉工人又在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在費拉德爾菲亞城成立了劳工协会。由一八七一年开始，劳工协会逐漸扩充，到一八七七年已經成立了十五个州和区的分会。后来劳工协会又扩展到加拿大。一八八六年劳工协会的发展达到最高峯，当时它拥有六十万會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劳工組織。但自从一八八六年以后，劳工协会开始衰落，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叶，这个組織几乎已不存在了。劳工协会这

个非常重要的組織的創建者是烏利亞·斯蒂芬，他原来是废奴运动者，是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威廉·路易·葛利遜的战友。

和先前的全国劳工协会一样，劳工协会也不只是想團結一小部分技术工人，而是想團結整个工人階級。它主张不分种族、性別或行业，把所有的工人都組織起来。劳工协会認為“劳动創造一切价值”，它主张“建立这样一种合作組織，以使用合作化的工业体系来代替工資制度”。它的口号是“一人受害，万人关怀”。它的組織以各行业地方混合协会以及区級和全国协会为基础。在某些情况下，后一类組織发展得很像全国产业工会。劳工协会規定了一大套繁瑣的規章，在一八七八年以前，它一直是一个秘密的团体。許多其它的年輕工会組織也采取了这种秘密做法，以避开当时残酷的反工会迫害活动。

在劳工协会中，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者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是劳工协会进步政策的倡导者，他們进行了許多勇敢的斗争。劳工协会所以对黑人工人采取友善态度，这尤其要归功于这些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者。劳工协会的一些領袖是社会主义者。甚至在一八七九年到一八九三年間曾担任工会会长而后来又变得非常保守的特伦斯·鮑德萊都曾一度加入社会主义工党。拉薩尔分子在劳工协会中也很有威信，这些人的根据地主要是在德国工人中間。这些人是一八六三年由費迪南·拉薩尔在德国成立的德国工人联合总会的一个支派。他們是伪装的社会主义者，主张建立由国家津貼的工人合作社。他們譴責工会无用，而把精力集中于机会主义的竞选活动；他們是劳工协会中各种有害傾向的源泉。

劳工协会曾力图把黑人工人組織起来。但它并没有采取坚定的政策，即讓黑人获得在各产业系統和行业就就业的充分权利，这是黑人工人經濟問題的关键所在。劳工协会也没有针对三K党恐

怖統治下的南部各州的情況，提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不過一般地說來，勞工協會對黑人工人還是表示歡迎的，而且好多黑人工人也曾經在協會中擔任過職務。在一八八六年，即勞工協會發展到最高峯的一年，參加協會的黑人估計有六萬到九萬人，到今天的美國勞工聯合會中，黑人會員的比例也沒有這麼高。此外，勞工協會的會員有百分之十三是婦女。

黑人工人踊躍地參加勞工協會。特別是在重建時期後充滿恐怖氣氛的南部各州更是如此。但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另外一些重要黑人領袖卻沒有採取這種向工會組織靠攏的立場。過去曾對勞工協會表示不信任的黑人報刊也普遍號召黑人工人參加這個組織。勞工協會全國性的機關刊物曾對黑人會員備加贊許，它說：“事實證明，黑人會員最忠於自己的義務；他們從未缺席過任何會議；他們及時交納會費，表現良好，並且具有一個優秀會員和優秀公民所應具有的一切優良品質。在這些方面，黑人會員是勞工協會中任何其它成員都不能比擬的。”⁷

威斯萊報道了一八八三、一八八四以及一八八五年新奧爾良勞工大遊行的情況，在遊行隊伍中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並肩前進。威斯萊還說，當時在弗吉尼亞州里士滿城已經成立了七個勞工協會的分会⁸。方納曾經對這個問題做過深入的研究，他談到南部各州黑人和白人組織的許多勞工協會的團體和活動。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城，曾經有六千名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並肩遊行；一八八六年在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城有兩萬五千名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組織遊行；在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城也組織過同樣的遊行，並且有兩名黑人向群眾演說。當時一個地方報紙曾說過這樣的話：“在得克薩斯州發生這類事情，這還是第一次。”⁹ 在北部各州，黑人也在勞工協會的地方和區的分会中起過重要作用——據估計，當時勞工協

会紐約地方分会有三千名黑人會員。

根据劳工协会主要领导人鮑德萊的說法，协会的政策是按照各地工人意見把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組織在单一的工会里面，或者把他們分別組織起来。方納也說过，“这两种組織形式都很流行。不仅在北部各州有混合的地方分会，在南部的許多州里也有这样的組織。据一八八五年的报道說，当时在南部各州曾有过几百个由有色工人組成的分会。”¹⁰但在南部各州白种工人常常排斥黑人，劳工协会的领导人也不能，或者至少沒有制止这种現象的发生。当时有許多領取酬劳的黑人参加实际的組織工作。

在一八八六年十月劳工协会的全体會議（即全国性的會議）上，曾經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它說明了黑人在劳工协会中的作用。會議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滿城举行。很明显，这是为了強調把南部各州組織起来的重要性。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一部分是黑人（估計有十八名），其中包括著名的左翼劳工协会紐約第四十九区分会的弗兰克·費拉尔。由于代表所住的旅館企图歧視費拉尔，整个代表团就迁到另一个地方去住。一个歧視黑人代表的戏院也遭到他們的抵制。后来，因为有人威胁要对黑人施行私刑，會議决定在臭名昭著的迫害黑人的州长費茲哈·李上台講話的时候，由費拉尔来作介紹。鮑德萊感到这未免太危險了，于是他設法搞了一个“折衷”方案。根据这个“折衷”方案，費拉尔先介紹鮑德萊，然后鮑德萊再介紹州长。这个方案被实行了。在当地白人沙文主义叫囂的压力下，鮑德萊还在里士滿“快报”上发表了一篇含糊其詞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鮑德萊向当地反动派提出保証說，“沒有一个維護劳工利益的人想干預南部种族間的社会关系，因为我們要努力解决的是經濟問題，而不是种族問題。”¹¹

尽管劳工协会的許多工作人員抱有白人沙文主义的态度，这

个組織代表了工人所能做到的黑、白人的最大限度的團結，它也代表了在抵禦僱主进攻方面工人階級所采取的最有效的立場。一八八六年以后，由于很多原因，劳工协会日趋衰落，这些原因包括：由于湧进大批非工人階級分子（农民、自由职业者等等）而产生的破坏性的影响；领导人物輕視、甚至出卖罢工以及工人階級其它战斗行动的傾向；政治活动中的純机会主义的趨勢；摩斯特和其它无政府主义者所进行的分裂活动；以及劳工协会本身所染上的当时很流行的“高談闊論，不务实际”的庸俗作风。尤其具有破坏作用的是許多对峙的全国性行业工会的敌对态度，它們强烈反对劳工协会的組織形式。到一八九五年，即在进行了十年的最有意义的活动之后，劳工协会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的具有关键性的組織了。

美国劳工联合会

美国劳工联合会是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匹茲堡成立的。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一百零七人，其中包括劳工协会各地組織的代表大約六十人，以及六个独立的全国工会組織的代表四十人。这个新成立的全国性的中心团体被命名为美国及加拿大行业組織及工会联合会。它的主要創始人包括亚道尔夫·斯特拉賽、薩麦尔·貢波斯、彼得·麦克基尔以及弗兰克·福斯特，他們都是劳工协会的會員。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貢波斯被选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主席。在此以后，除了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这段时期之外，貢波斯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四十二年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他逝世为止。貢波斯生于伦敦，是一个移居美国的犹太籍卷煙工人。一八八六年十二月，美国劳工联合会在伊亥俄州哥伦布城召开年会，正式采用現在这个名称¹²。

美国劳工联合会是根据行业工会組成的，这和混合性群众組織的劳工协会不同。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着許多全国行业工会的联合，这些行业工会从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就在进行組織的过程中。最初，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工协会之間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衝突。但到一八八六年，这两个全国性的組織就开始发生隔閡。在初期美国劳工联合会是一个战斗性的組織。一八八六年它曾战胜劳工协会，取得成功领导一次有三十五万人参加的要求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全国大罢工。本来这次罢工的組織者是劳工协会，但是后来它的领导人鲍德莱放棄斗争。从这个时候起，美国劳工联合会就日益发展，劳工协会却一天天衰退下去。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立，使有組織工人对黑人工人的态度大为恶化。全国劳工协会和劳工协会都是广泛的阶级組織，它们的宗旨在于把全体工人都組織到工会里来，因此他們認為黑人工人也應該組織起来。美国劳工联合会却不然，虽然在早期它曾对产业部門的黑人表示休戚与共的态度，但总的說来它是维护个别技术或半技术行业工人的利益，对于黑人工人的組織問題是不理会甚至加以阻挠的。从传统上看来，技术工人的工会組織一般是反对黑人进入他們的行业，或在这些行业中工作；因此这些工会也就在实际行动中或利用章程条文阻挠黑人参加它們的組織。許多全国性的工会先锋組織都采取这种政策，这些組織包括瓦尔干之子（鉄器工人的团体）、印刷工会、鉄路工人联合会、瓦工联合会、木工联合会等等。尽管全国劳工协会和劳工协会的某些組織是例外，作为阶级的基本組織來說，这两个团体是強調包括黑人在內的全体工人大团結的。以行业工会为基础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則強調白人沙文主义，并且強調在技术行业和工人运动中排斥黑人，虽然它所屬的組織有好多采取了相反的政策。

美国劳工联合会常常在宣揚它代表全体工人阶级；但在实际上它是牺牲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来维护工人贵族的利益。多少年来，美国劳工联合会完全无视，并且破坏女工、青工、非技术工人、外国出生的工人，尤其是黑人工人的利益。在许多场合下，各行业甚至你出卖我，我出卖你；多少年来几百次的罢工都失败了，原因是当某一产业部门的某些行业工会正在罢工的时候，其他行业工会却在照常工作。

这种分裂性的行业工会政策，尤其是对黑人工人所采取的政策，正好被僱主們所利用。直到一九三五年产业工会联合会成立时为止，这个政策给半个世纪的工人运动带来极大的不幸。不能这样设想，好像这种出卖政策不过是工会领导人在维护行业工人的利益时所偶然产生的，好像这些工会领导人也并不希望如此。恰恰相反，这些貢波斯式的领导人是非常狡猾的，他们完全知道他们自己的所做所为。他们是世界工会运动史上最腐败的一群领导人，他们中间有好多人是恬不知耻的騙子。他们出卖“罢工保险”，盗窃工会财产，与流氓为伍，接受腐败政客的金錢，并且答应僱主們不要非技术工人参加工会組織。按照这种腐败的做法，他们还有意地、自觉地出卖黑人工人的利益（同时也出卖了女工、青工、外国出生的工人以及非技术工人的利益），以便自己取得某种好处，或者退一步說，以便为他们自己的行业工会取得某些好处。正像德里昂所說的，他们是“资本家在工人阶级队伍里的代理人”，他们有意識地背叛了工人阶级。

美国劳工联合会反黑人政策的发展

在初期，美国劳工联合会由于全国劳工协会和劳工协会的传统影响，再加上内部社会主义者的压力，它对黑人的态度还不算太

坏。它的领导人曾經号召把一切工人不分“信仰、肤色、性别、种族、民族”，完全組織起来。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某些工会，尤其是矿工和碼頭工人工会，全都接收黑人工人，并給他們以正式會員地位。美国劳工联合会早期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威斯萊的看法可以做为証明，他說，一八八五年在阿拉巴馬州北明翰城，“代表們曾拒絕出席一个宴会，因为有三个黑人代表沒被邀請。……同一年，国际卷烟工人工会曾离开了一个旅館，因为工会的黑人會計被安排在普通飯厅以外的地方用膳。”¹³ 美国劳工联合会也拒絕一八八八年成立的国际机械工人工会加入它的組織，因为那个工会的章程里規定了肤色界限。

但随着年代的变迁，随着垄断資本家压力的增长，再加上自己領领导人物的日益腐化，美国劳工联合会逐漸放棄了早期对黑人的那种容忍态度。它所属的全国性的工会，有的在章程中規定了反黑人的条文，有的則在实际上采取了橫暴的措施，不讓黑人从事技术工作，并且阻撓他們加入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初期采取的对歧視黑人的工会的措施已被束之高閣，而且在一九〇〇年全国代表大会上更向白人优越論者作了讓步，即通过了組織单独黑人团体的計劃，实际上这种做法就等于放棄了黑人工人。

独立的鐵路司机、火伙、乘务員、制动机手、轉轍手工会都采取了歧視黑人的政策。甚至尤金·德布斯领导的富有战斗性的美国鐵路工人工会也在章程里規定了这样一条排斥有色人种的条文：“任何品質优良的在鐵路系統中工作的白人都可申請入会。”¹⁴

为了标榜自己，美国劳工联合会繼續表示它愿意把产业系統中的黑人組織起来¹⁵。但实际上它并没有采取認真措施达到这个目的。这一点杜波依斯教授于一九〇二年在亚特兰塔大学所作的有关黑人工会會員地位的一篇研究报告里，說得非常清楚。根据那

篇报告提供的不完全数字，在当时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百万会员中，黑人仅有三万二千四百人，即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弱，而十五年前在劳工协会的会员总数中，黑人所占的百分比是百分之十到十五。联合采矿工人工会拥有两万名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系统的黑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有六千名这样的黑人，木工联合会有一千名¹⁶。几十年来，这种恶劣状况连一些局部的改善都没有。长时期来，这种状况反而越来越恶化，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就会看到。

虽然萨麦尔·贡波斯在表面上极力装出愿意和黑人工人合作，实际上他助长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白人沙文主义倾向。当他在一九一〇年被控在工人运动中排斥黑人的时候，贡波斯答辩说，因为黑人摆脱奴隶状态只不过半个世纪，所以“不能设想，他们会象一般情况下的美国其它工人一样，具有对自己权利与义务的同样信念”¹⁷。这种加诸于黑人工人的白人沙文主义的侮辱，和早期全国劳工协会以及劳工协会的领袖对贡波斯等工会工作者的高度赞誉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在晚年，贡波斯曾写了厚厚的一部两卷集的自传；别具特征的是，在这部自传中他对黑人工人的痛苦遭遇和其它问题竟只字未提。

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白人工人贵族的反黑人政策不仅给黑人工人带来极大的不公平，而且给整个工人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种政策帮助并且鼓励了南部各州的三K党恐怖分子，它也被雇主们所利用，这些雇主们正在竭力想把黑人这个工人团体孤立起来，以便对他们施行超级剥削，利用他们来压低全体工人的工资水平，并在经济和政治斗争中分裂工人阶级。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白人沙文主义领袖不让黑人参加产业部门的技术工作，不让他们加入工会，这样他们就把工人运动和黑人分

离开来。这种做法迫使黑人工人(以及黑人知识分子)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他们想参加产业部门的技术工作(假使他们真能找到任何工作的话),唯一的途径就是去担当罢工破坏者的角色,正如雇主们所打算的那样。而事实上,在工人运动的这些最初年代以及后来的日子里,这类事情的确时有发生,尽管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史上记载着许多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一起罢工的事例¹³。由于保守作家们诽谤黑人几乎已经成为风气,黑人破坏罢工的事情也就被过分夸大了。事实是只要有一个黑人罢工,那就会有几十个白人來破坏罢工。这些白人工会会员之所以成为罢工破坏者,是由于貢波斯式的领导人执行了错误的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政策。

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的逝世

一八九五年,黑人的最佳大領袖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逝世了,这使黑人感到非常沉痛。道格拉斯死于心脏衰弱症,他在这年二月二十日死在華盛頓附近杉山自己的家里,享年七十八岁。道格拉斯逝世以前看来还很健康,当时他在全国妇女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做了报告,号召争取妇女选举权和其它权利;但回到家里就昏倒了,直到死也没清醒过来。

道格拉斯逝世以后,各地普遍表示哀悼,大家也很感谢他一生的业绩。全国各地黑人都为道格拉斯的逝世感到悲痛。北卡罗来纳州的州议会决定休会向道格拉斯致敬,印地安纳、伊利诺、馬薩諸塞以及紐約各州的州议会也通过向他致敬的决议。世界各国也拍来了悼唁的电报。美国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领袖和革命战士。

自从一八七七年海斯出卖了黑人利益以来,道格拉斯就主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他经常以有力的、雄辩无比的口才抗议对黑人的种种暴行。道格拉斯曾积极献身于一度革命的共和党的事

业,但他沒有理解黑人在日益发展的工会組織中的作用,沒有理解黑人在当时新兴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政党、劳工党、人民党等等)中的作用。道格拉斯也不理解当时黑人已經面临比棉花种植园主更加强大和恶毒得多的敌人,即美国垄断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共和党則是这个敌人在政治上的主要体现者。道格拉斯的最伟大功績在于他在內战前組織的废奴运动,在于他有助于內战的胜利,在于他在重建时期所进行的斗争。在这二十五年的巨大規模的革命斗争中,道格拉斯在美国史册上写下自己的光輝不朽的名字。

第三十五章

黑人与人民党运动

在内战后的年代里资本主义工业获得了迅速的扩展，并且結成托辣斯。这表明垄断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正在形成。这种发展过程使工人、农民、尤其是黑人面临許多新的苦难和迫切問題。对一般工人来說，这种发展意味着被剝削程度的加深，他們的工作場所沒有保护健康和防止事故的設施，他們的工資很少而工作時間很长，他們被僱主无情地任意摆布。对于黑人和白人小农来說，以下这些意味着加强掠夺：铁路運費高涨，买必需品要付出高价而为了生活去卖东西只得到低价，还有对抵押品的高利盘剝，以及佃农比例迅速上升。在一八八〇年，全国土地有百分之二十五由佃农耕种，到一九〇〇年，佃农耕种土地的百分比已經上升为百分之三十五¹。

在这些年代里，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对这种日益加甚的资本主义剝削和压迫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正如我們在本書以前各章里所看到的一样，这时工人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組織工会。它引起了許多次激烈罢工，陸續地組織起了全国劳工协会、全国有色工人工会、劳工协会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当时的工人們还没有完全陷入两党制的圈套，他們組織了許多地方性的劳工团体，发动了許多独立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一八八六年亨利·乔治竞选紐約市长的活动。此外，在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辛各州也都爆发过同样的运

劫。

尽管黑人基本上还在支持共和党，但在北部各州的城市里他们有很多人积极地参加了上述这些运动。例如一次在芝加哥举行的、有四百名代表参加的工人代表大会上，一位威廉·布卢斯的黑人理发师被提名为议会候选人。后来布卢斯得到两万八千张选票²。正如本书前面各章所说的一样，在南部各州，黑人也和急进共和党人一起积极参加了进步的政治运动。

农民协进会与綠鈔运动

在这时期，小农的抵抗行动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这种抵抗行动曾经引起好多次全国性的运动，其中包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民协进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綠鈔运动以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民党运动。对于这些基本上是农民的运动，有组织的工人给予了重大的支持；在某些运动中黑人农民也起了重要作用。

农民协进会运动起源于一八六七年成立的农业协进会，在一八七三年的经济危机时期，它发展得非常迅速，到一八七五年达到高峰，在此以后就迅速地瓦解了。农民协进会会员在中西部各州的几个州议会中取得了多数席位。它在制定铁路运费的最高限额，以及在一般地促进政府管理铁路运输的计划方面起过作用。农民协进会还大大地推动了农民合作社的成长。农民协进会运动的中心在中西部各州，它在南部各州的影响很小，而这些影响也是由于黑人起了某些作用而产生的。

规模大得多的綠鈔运动基本上是农民协进会的产物。一八七五年綠鈔运动者组织了一个政党，并且提出彼得·庫伯尔作为该党一八七六年的总统候选人。这个政党的基本主张是发行大量纸币，因此名叫綠鈔党（或译綠背纸币党）。农民以为币值低会使他们摆

脫沉重的債務負擔，這種想法自然要落空。庫伯爾獲得八一，七三七張選票。一八七八年，許多地方性的勞工團體和工會組織與農民建立了聯盟，並且幫助建立了全國綠鈔勞工黨。這個政黨的綱領包括了工人的要求，它在一八七八年的國會選舉中獲得一，〇五〇，〇〇〇張選票，在國會中得到十五個席位。一八八〇年，綠鈔勞工黨提出威夫爾將軍為總統候選人。但這時綠鈔勞工黨內部已開始瓦解，威夫爾將軍只獲得三〇〇，〇〇〇張選票。為數這樣的選票使綠鈔勞工黨宣告終結；但農民協進會還繼續存在。

雖然綠鈔勞工黨的活動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各州的農民中間，它在南部各州也有很大影響。在阿拉巴馬、阿肯色、北卡羅來納以及密士失必等州，綠鈔勞工黨有很高的威信，而在肯塔基州，它的力量足以“使民主黨人感到威脅”。綠鈔勞工黨在得克薩斯州有四百八十二個“綠鈔”俱樂部；一八七八年競選該州州長時，它獲得了五五，〇〇〇張選票，在州議會中它有十人當選，在國會中也取得了一個席位³。在南部各州的這些運動中，黑人選民是一個重要因素。黑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參加了北部各州的綠鈔運動。但黑人基本上還是支持內戰時的同盟者——共和黨的。

全國農民聯盟

在這一系列工农聯合的運動中，人民黨，即人民黨運動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人民黨運動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這個運動起源於農民聯盟，聯盟組織遍布全國各地，如紐約、威斯康辛、堪薩斯、得克薩斯、路易西安那以及其它許多州。按照安那·羅乞斯特的說法，“農民聯盟的組織曾發展到擁有全國一半以上農民的程度”⁴。農民聯盟在美國好幾個州內名稱各有不同，但是各州的聯盟後來逐漸集中成為南北兩個大的組織，即北部農民

聯盟和南部農民聯盟，而後者則是整個運動中最強有力的組織。和它的附屬組織，即全國有色農民聯盟及合作協會一起，南部農民聯盟在最盛時期約有三百萬成員，其中一百二十五萬屬於黑人組織。

南部農民聯盟（白人的組織）最早在一八七五年成立於得克薩斯州。它起源於邊界農民反對外國經營的土地辛迪加與反對牧主的鬥爭⁵。在一八七五年以後的十年中，南部農民聯盟已經朝不保夕；但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葉，它在麥庫恩博士的領導下逐漸發展起來。派了許多組織家到阿拉巴馬、密士失必、田納西、阿肯色、佛羅里達、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肯塔基和密蘇里各州去工作。當地許多農民組織都加入了這個聯盟，其中比較重要的有阿肯色州農業協會，它在南部各州設有分會。南部農民聯盟的組織遍及南部各州，並且在華盛頓成立了全國總機構；一八八九年三月又出版了自己的機關刊物，即“國民經濟學家”。“一八九一年，南部農民聯盟曾以擁有三萬五千名正式基層宣傳員著稱。”⁶ 它共有地方報刊一百九十五種。

南部農民聯盟的成員包括小農、農場工人、農村機械手、學校教師、醫生、傳教師以及農業報刊的編輯。它明確地拒絕銀行家、鐵路職員、律師、不動產經營人、棉花收購商以及店主入盟。此外，也常常拒絕大土地所有者入盟。成員大部分是山區的小農，它在章程中規定了限制黑人的膚色界限，只有白種人才能加入。在每個地方它都和當地的工會運動建立了友好合作關係。

在這同時，農民聯盟運動在西部和北部各州也得到發展和鞏固。一八八〇年十月在芝加哥召開了農民運輸會議，出席代表有幾百人。“此後不久，農民聯盟的組織就在得克薩斯、紐約、伊利諾、密西根、威斯康辛、明尼蘇達、依俄華和堪薩斯各州相繼建立起來。到一八八二年，以北部各州這些組織為基礎而組成的全國農

民聯盟已經建立了兩千個地方機構，共有十萬名成員⁷。到一八九〇年，北部和西部各州的農民聯盟成員達到一百万。北部農民聯盟和秘密的、白人優越論者支配的南部農民聯盟不同，它的組織完全公開，並且放手吸收黑人參加。因此這兩個組織的發展情況是大不相同的。在堪薩斯州的人民黨運動中，黑人表現得尤其積極。

全國有色農民聯盟

從一開始，南部種植園主就懷着仇視和驚恐看待南部農民聯盟的發展。種植園主們不僅認為這是對他們的暴虐統治的挑戰，而且還害怕南部農民聯盟的發展會使貧苦白人農民與分成制農民同黑人結成共同政治行動，儘管聯盟的章程里規定了排斥有色人種的條文。他們這種憂慮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南部農民聯盟的領袖很容易了解，如果黑人不在選舉中給他們支持，他們在政治上就將一事無成。因此，這些領袖明確地主張白人和黑人在政治上進行合作。不幸的是，在重建時期黑人和他們的共和黨盟友為南部建立某些民主政治而做的竭盡奮鬥中，這種總的信念在白人中間還不普遍。儘管如此，在貪婪成性的土地所有者、鐵路當局以及其他壓榨性質的托辣斯組織的強大壓力之下，現在多數白人小農已經願意和黑人採取共同行動了，而在以往他們是不肯干的。因此，由白人組成的南部農民聯盟也就贊同並且願意幫助把黑人農民和農場工人組織起來，不過他們還是竭力想把黑人組織控制在自己手裡。

全國有色農民聯盟及合作協會一八八六年十二月成立於得克薩斯州豪斯敦城。它成立以後立即得到黑人農業勞動者的普遍支持。希克斯說：“大量群眾湧進全國有色農民聯盟。”⁸一八八八年，成立了全國性的機構，並且照希克斯的說法，到一八九一年它已經

拥有一,二五〇,〇〇〇成員,其中包括三〇〇,〇〇〇妇女和一五〇,〇〇〇青年。这时全国有色农民联盟的成員已遍及南部各州,并且有十一个州的組織在政府备案。联盟总部設在得克薩斯州的加尔維斯敦。

全国有色农民联盟的明确宗旨在于:“通过爱国爱家的教育来提高美国有色人种的認識;更加热忱地关怀无依无靠与貧病的人;更加認真地从事农业劳动;爭取做更好的农民和僱工,并在生活中减少浪费;做到更加守法;爭取做更好的公民,更忠实的丈夫或妻子。”⁹ 据说有关这些保守的、与該組織的战斗性活动相抵触的道德原則的声明是由得克薩斯州的浸礼教教徒汉弗莱牧师草拟的,他是全国有色农民联盟的白人創始人和“总监”。

以藐視黑人为能事的人把全国有色农民联盟說成是受白人組織利用的消极工具。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联盟是具有重建时期工会联盟的那种战斗性的。伍德华的話很有意义,他說:“从很多事实中可以看出黑人的独立性。”¹⁰ 阿伯拉茂維茲也說,“一般人都認為有色农民联盟不过是南部农民联盟的附庸。其实恰恰相反,这两个組織是有着严重分歧的,尤其是在洛奇法案或南部所謂的福斯法案这类問題上。”¹¹ 一八九一年黑人組織曾号召南部各州采棉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資举行罢工,这是說明黑人組織的独立精神的許多其它事例之一。不过这次罢工被南部农民联盟主席里昂尼达斯·波尔克上校(白人)破坏了,他譴責这次罢工是“同一組織的一部分人打击另一部分人。”¹²

南北部的黑人报刊对人民党运动抱着极大兴趣;一般地說,它們是贊同这个运动的。正在成长中的黑人領袖杜波依斯也贊同这个运动。¹³ 全国有色农民联盟和人民党运动中的杰出黑人領袖有得克薩斯州的諾利斯·萊特·庫尼、盖諾、亨利·詹金斯和亨利·詹宁

斯, 乔治亚州的理查逊、安东尼·威尔逊和安顿·葛雷福斯, 南卡罗来纳州的格兰特, 北卡罗来纳州的乔治·怀特, 弗吉尼亚州的威廉·瓦尔韋克, 以及堪薩斯州的本杰明·福斯特¹³。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 这些黑人領袖不願壟斷資本家和种植园主的恐怖統治, 冒着生命危險, 在这个重要运动中促进了黑人和白人政治上的合作。

黑人白人合作

南部农民联盟在它最活跃的年代里大大地发展了它的白人和黑人支持者之間的政治合作。这种合作遍于南部各州, 規模之大直到現在也无法企及。总的說来, 南部农民联盟并没有专为黑人制訂一套綱領, 因为它認為, 通过它提出的关于調节铁路運費、組織农民合作社、发行低值紙幣、削減稅收以及建立运输工具的政府所有制等总的农民綱領, 也可以滿足黑人的基本要求。尽管如此, 这个白人联盟仍然是維護黑人权利的一个特殊力量, 这尤其表現在它的实际行动上。的确, 这个联盟的許多領袖肯定是有白人沙文主义思想的, 但他們不得不表示一定程度的合作精神。多少世代以来, 黑人身受殘酷的剝削和压迫, 因而产生了对一切白人的无可非議的怀疑。但經驗証明, 对于那些愿意和他們并肩奋斗以实现共同目标的白人, 黑人是随时都准备伸出友誼之手的。

农民联盟的著名領袖、北卡罗来纳州的湯馬斯·瓦特遜在他起积极作用的年代中曾經說过, “肤色这个偶然的因素对农民、分成制农民和农場僱工的利益來說, 是沒有什么意义的。”¹⁴ 乔治亚州的本·梯尔曼也主張黑人和白人合作。根据人民党的一般趨勢, 阿拉巴馬州人民党也在一八九二年政綱里写道, “我們主張維護有色人种的合法权利, 并且鼓励和幫助他們, 使他們达到更高的文明水平和公民标准。”¹⁵

为了通过政治行动实现自己的要求，南部农民联盟的政策本质也在某种程度上主张维护黑人的选举权。人们可以回忆到，在重建以后的年代里，这种权利受到三K党分子的猛烈攻击，这些三K党分子都是大种植园主及其盟友北部产业资本家组织起来的。从华德尔上校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有关这方面的某些情况，他说，“你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明天去投票吧。如果你发现黑人在投票，那你就告诉他离开选举站，假如他拒绝，你就杀死他，当场枪毙他。”¹⁶

关于黑人的其他权利问题，伍德华曾说，“南部人民党的政纲谴责私刑法和租借犯人牟利，主张维护黑人的政治权利。人民党职员主张传讯黑人要有传票，长期以来黑人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黑人人民党员可以举行野餐和露营活动。在党的集会上和演说时，黑人和白人同样受到欢迎；在这种场合下，黑人坐一边，白人坐另一边。最能干的黑人人民党员是得克萨斯州加尔维特城的盖诺。他材干服众，精力过人，他抛弃了共和党，在黑人助手的帮助下，着手把黑人引向人民党。”¹⁷在这时期，南部农民联盟是反对私刑的积极力量。

南部农民联盟中黑白人合作的重要阶段是黑人政治代表权得到某种程度的承认——对南部各州残暴的统治阶级来说，这是完全陌生的事情。一八九一年人民党在得克萨斯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大会主席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新的精神。他说，“我主张给有色人种以彻底的代表权。他和我们同样都是公民。任何政党，如果它根据这个事实办事，它就会赢得南部各州有色人种的选票。”在这次大会上，有两名黑人被选为人民党得克萨斯州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伍德华评论过黑人与白人这种新的团结精神说：“南部其它各

州的人民黨員效法了得克薩斯州的榜樣。他們也把黑人選入了人民黨的委員會，並且在黨的組織中給黑人以發言權。黑人也被選為人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一八九二年二月在聖路易召開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弗吉尼亞州的黑人代表威廉·瓦爾維克曾被提名為人民黨副書記候選人。一位喬治亞州白人代表提議一致通過這項提案，他補充說，‘我願意說，喬治亞州人民黨人是會同意的。’當這動議提付表決時，代表們齊聲贊成。投同意票的包括南部各州二百多個白人代表——投反對票的只有阿拉巴馬州的一個代表。’¹⁸

一八九〇年十二月農民聯盟在佛羅里達州俄加羅召開重要的全國代表大會時，南部各州都有黑人代表出席，他們代表全國有色農民聯盟，後者同時也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此外，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在聖路易召開了多次會議。這些會議的目的是將南北兩個聯盟合併，但未成功。南部農民聯盟只同意在保持團結的名義下，把“白人”字樣從章程中去掉，並且同意吸收黑人參加新組織的最高委員會¹⁹。一八九一年一月，全國有色農民聯盟的黑人代表曾和勞工協會、農民互利協會和其它組織的代表在華盛頓開會，共同組織了產業工會聯盟²⁰。一八九二年聯盟在聖路易開會時，出席代表共七百零二名，其中黑人代表占九十七名。人民黨人也在許多場合支持黑人候選人。雖然農民聯盟和人民黨人這種黑白人合作還不夠，但至少說明了黑人和白人這兩種力量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半世紀後許多受貢波斯影響的北部工會組織所執行的沙文主義和排他主義政策比起來，真有天淵之別。

農民聯盟在各州的勝利

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農民聯盟在中西部各州有了重大發展，

并取得許多地方性的胜利。总的說来，这是工人农民对现实感到极度不滿的时期。这是爱德华·白拉密写的“回顧”和亨利·乔治写的“进步与貧困”两書风行一时的时期。在这时期曾爆发了一八八六年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全国大規模罢工，由于这次历史性的罢工，許多人在芝加哥的秣市遭到公开屠杀。劳工党和农民党相繼出現；一八八七年在辛辛那提成立了全国联合劳工党（基本上是一个农民的政党），一八八八年大选时，該党提出了总统候选人。在大多数州里，农民联盟和劳工协会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地方工会組織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在一八九〇年选举中，北部农民联盟在各州取得了許多胜利。农民联盟成員控制了內布拉斯加州的參議院和众議院，他們在堪薩斯州的众議院也获得足够的多数控制州議会的两院联席会。还有两名农民联盟成員被选为国会的參議員，其中一名来自堪薩斯州，另一名来自南达科他州。堪薩斯、內布拉斯加和明尼苏达各州也有八名农民联盟成員被选为国會議員。差不多在所有中西部各州里，农民联盟都获得大量的选票²¹。

在南部各州，农民联盟成員的早期活动几乎全部都通过民主党进行；在很多地方，联盟提名并且选举民主党的候选人。这样，他們就在一八八〇年的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南卡罗来納州选出本·梯尔曼为州长，并且把麦克依尔貝选为国會參議員。乔治亚州的农民联盟成員控制了州的全部机关，并且把陶姆·瓦特遜选入国会。得克薩斯和田納西两州也都选出了贊同农民联盟的州长。几乎在南部所有其它各州，农民联盟也有大批代表被选入州議会。在全国当选的三百三十二名国會議員中，約有五十名是农民联盟成員或与联盟友好的人。在所有南部各州选举中，黑人是具有决定性的一个因素，而黑人是在严重的暴力摧残和疯狂地宣揚“白人

优越論”的威胁下从事活动的。

在南部农民联盟成員中,有三个最著名的人物,即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以后又当选为国会参議員)本杰明·梯尔曼,得克薩斯州的州长詹姆斯·豪格,和乔治亚州选出来的国会众議員(后来又当选参議員)湯馬斯·瓦特遜。他們的活動基础主要是白人小农和黑人。在农民联盟运动发展的初期,他們嘲笑过“白人优越論”这种怪誕不經的論調,向大种植园主展开了劇烈的攻击,并向被压迫的黑人群众表示休戚与共的情誼。但所有这些人都是左右搖摆的小资产阶級分子,后来都变成最恶毒的黑人迫害者²²。他們不可能支持白人工人和农民同黑人之間的团結。綽号“草把”的梯尔曼是疯狂的白人沙文主义者。他在后期曾經这样說过,“白种人絕對地控制了政府机构,我們將不惜以任何代价保持这种控制。”²³多少年来,瓦特遜也叫囂过,“黑人的統治就等于对全国的可怕而又不祥的威胁。”²⁴

人 民 党

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党在圣路易成立。它是农民、工人和城市中产阶級的伟大的全国統一战綫的产物,在这个統一战綫中,全国有色农民联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南部农民联盟运动的初期,黑人一般是支持共和党的,白人則通过民主党进行活动。后来因为对日益排斥黑人的共和党感到失望,黑人联盟成員就在辛辛那提(一八九一年)和圣路易(一八九二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一致投票贊成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第三党。但当时威望已經衰落的道格拉斯却仍然沒有离开共和党。

新的“人民”党包括南北农民联盟、劳工协会、联合矿工工会以及許多其它工会和进步团体。貢波斯派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則居于

运动之外。一八九二年七月四日，新党在俄馬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总统候选人，結果北部的魏佛將軍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南部的詹姆斯·菲尔德將軍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他們二人被認為是本党的領袖。这个事实表明南北两部又达成了新的团结。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訂了一項綱領，主要主張通过南部联盟的“国庫分庫計劃”和自由鑄造銀币，保証大量供应低值货币；主張铁路、电报和电话事业归政府所有并由政府經營；主張通过政府开垦的方法取消铁路当局和其它公司对土地的垄断权²⁵。

运动开展得異常热烈，并有妇女积极参加。著名的堪薩斯州的瑪丽·利絲指出这个运动的战斗性目标說，“你們农民所要做的就是少种些粮食，多造些地獄！”这个运动最杰出的北部領袖包括参議員威廉·波費费尔和堪薩斯州参議員杰利·辛普遜、明尼苏达州的伊格那夏斯·端奈利，以及內布拉斯加州的法官艾伦。在南部各州，竞选斗争更为激烈，单乔治亚一州就有十五名黑人被謀杀²⁶。

在十一月的选举中，魏佛將軍获得一，〇二七，三七九张选票，他在堪薩斯、科罗拉多、爱达荷和內华达各州領先。人民党党员在科罗拉多、堪薩斯、北达科他和怀俄明各州被选为州长。一八九三年，在十九个州的州議會中，人民党的代表拥有三百四十五个席位。在南部阿拉巴馬州和其它各州，虽然农民联盟强烈地表示拥护新的人民党，但党并没有动員所有这些支持它的力量（在过去，农民联盟是通过民主党进行活动的）。湯姆·瓦特遜在乔治亚州州长竞选中落选。

在总统竞选中获胜的是格罗威尔·克利夫兰，他被人称为紐約的“黄金民主党人”。克利夫兰是繼一八五六年（即三十六年前）詹姆斯·布卡南之后第一个被选为总统的民主党人。克利夫兰虽

然是民主党人，但他完全受华尔街的控制。民主党已经不仅是一个种植园主控制的南部政党，而成为北部大资本家的代理人了。

一八九三年深刻的经济危机给千千万万工人和农民带来了贫困和饥饿，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新的人民党的成长；在一八九四年竞选中，人民党获得一，五二三，九七九张选票。在这次竞选中德布斯宣布自己是人民党员。人民党运动在南部各州的浩大声势，可以从下述一八九四年竞选中它占各州选票的百分比看出来：阿拉巴马州，百分之四七·六四；佛罗里达州，百分之二〇·六八；乔治亚州，百分之四四·四六；路易西安那州，百分之四三·六八（一八九六年数字）；阿肯色州，百分之一九·三一；肯塔基州，百分之四·七三（一八九五年数字）；密士失必州，百分之二六·九九（一八九九年数字）；密苏里州，百分之八·四五；北卡罗来纳州，百分之五三·七八；南卡罗来纳州，百分之三〇·四三；田纳西州，百分之九·九三；得克萨斯州，百分之三六·一三；弗吉尼亚州，百分之二八·二〇。这些选票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黑人投的。

一八九六年，人民党领袖与民主党达成了灾难性的联盟，提名威廉·詹宁斯·布里安为总统候选人，汤姆·瓦特遜为副总统候选人。结果布里安没有当选，人民党在全国竞选中只获得大约二十万张选票。到一九〇〇年，人民党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南部和北部的农民联盟也基本上随着消逝了。在南部各州，种植园主和垄断资本家更是一心要把黑人和白人在人民党运动中所达成的团结搞垮。他们的恐怖手段和疯狂宣传反对“黑人统治”的白人优越论调是具有很大瓦解作用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声势浩大、前途无量的人民党运动被民主党腐败领袖们引到资本家控制的礁石上去了。

第三十六章

帝国主义剥夺黑人公民权

列宁曾經給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定义，說它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資本的积聚已經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組織；（2）銀行資本和工业資本已融而为一，在这个“財政資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財政寡头；（3）与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已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4）分割世界的資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經形成；（5）最大資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毕¹。以上这些是所有資本主义列强——大不列顛、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主要帝国主义特征。

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

美国帝国主义約从一八八〇年开始明确地形成，到一九〇〇年已經有了很大发展。正如我們在本書第三十四章看到的，在一八六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間，美国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这是北部产业資本家在內战中获得的革命胜利的具体体现。在这时期，投資总額上升了百分之四百五十；工业生产总值上升了百分之五百；铁路长度增加了百分之五百；利潤数字的上升达到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国民財富总額也上升了百分之四百左右。与此同时，工人数目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二十五；人口总数也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五

十。

随着战后国民经济的这种巨大发展，垄断和托辣斯化的过程也加速了，尤其是从一八八〇年以后。因此，根据姆迪的说法，到一九〇〇年，美国已有四百四十五个规模巨大的产业、特許的公用事业和运输托辣斯，它们的资金总额超过两百亿美元²。拥有上十亿资金的美国钢铁公司是一九〇一年成立的，当时全国已有六个巨大的铁路垄断集团，每个集团都拥有十亿到二十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资金。

在托辣斯化过程中，大工业网大部落到少数资本雄厚的银行—产业—运输康采恩，即摩根、洛克菲勒、梅隆、万得比尔特、库恩—洛伯以及其它金融资本家的手里。这些富豪资本家大亨还掌握了全国政府机构。在一八九八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中，他们第一次迈开巨大步伐，以好战的帝国主义者姿态走上世界舞台；他们的目的是征服、掠夺殖民地人民。在这次战争（它是帝国主义的华盛顿蓄意挑起的）中，年轻、好战的美国从衰老的西班牙手里夺取了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这是西班牙一度拥有的庞大的美洲和亚洲殖民帝国的最后残余。

对工人加强剥削

在内战后迅速发展、扩大起来的垄断工业和大铁路系统中，僱主采取了美国工人阶级史上空前而可怕的加强剥削和压迫的方法。如果僱主们所采取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工人就将处于一种劳役偿债奴隶的地位。工人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迫劳动；工场和铁路没有安全设备，简直就是屠宰场。事实上，千千万万工人在工业中冤枉送命，或变成残废。

对于工人来说，在一种新的意义上，他们在势力雄厚的僱主面

前是无能为力的个体。他們必須組織起来。但工人組織工会的各种努力都遭到残酷镇压；工人队伍中充滿密探；豢养大批职业打手和罢工破坏者成为固定的制度。同时，僱主自己也成立了强大的与工人对抗的协会。这些现象，在当时开始出現的所謂“公司城市”中极其明显。在这种城市中，公司拥有并操縱着城市地皮、工业、企业、工人住宅、商店、銀行、报纸、教堂以及地方官吏，工人則完全没有工会和政治組織，他們在打手的恐怖統治下生活。

新兴的垄断資本家打算对付农业劳动者的方式，和他們正打算加在产业工人身上的独特的美国式农奴制度非常相近。这些垄断資本家的根本目的是要从农民手中夺取田园，把他們变成佃农，这种地位并不比南部分成制农民的命运好多少。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們对貨物運費、信貸利率以及比較貧困农民需要买卖的一切商品价格实行垄断控制。农民到处都会碰到竭力想吸干他們的膏脂的残酷无情的垄断資本家。

在这时期，为了剝削工人和农民，垄断資本家开始把全国、各州和地方政府机构由自己来橫暴控制和使用，这种方式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垄断資本的发展，政府机构中的贪污腐化现象也达到了聞所未聞的地步。大資本家象“桶中撈魚”一样地收买議員，他們为所欲为地利用法庭来对付工人和农民。到了一九〇〇年，法庭下令制止罢工或用軍隊破坏罢工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城市中产階級——店主、小工业主和自由职业者——也日益感到成长中的垄断資本和帝国主义加在他們头上的巨大压力。

在这时期，尤其是从一八八〇年到一九〇〇年，垄断資本家开始使用一种新的致命武器来对付进行反抗的劳苦大众。那就是腐蝕工会組織的上层領袖；尤其是技术工人工会的上层領袖，并且利

用他們來擊敗整個工人階級的鬥爭。這些錯誤的工人領袖是“資本家在工人隊伍中的代理人”。到一九〇〇年，美國勞工聯合會以及鐵路工人聯合會的貢波斯派領袖已經完全被大僱主收買過去；這些人甚至破壞罷工，貪污腐化，並且在各方面都傾向反動；這在世界任何其它國家工人運動史上都是非常少見的。他們已經確實成為這樣一種力量：破壞罷工、阻撓非技術工人、女工和外國出生的工人組織起來、維護對黑人工人的種族歧視制度、阻撓勞工政黨的發達、反對社會主義並且阻撓工人階級覺悟的提高。直到今天，工會上層領袖還同樣扮演著壟斷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的走卒的重要角色。他們是華爾街帝國主義總體系中的一部分。

正如我們在本書前幾章所看到的，在一八六五年到一九〇〇年這段期間，工人和農民受到壟斷資本家新的剝削和壓迫，發生了一系列激烈罷工和政治鬥爭。工人和農民的主要攻擊對象是托辣斯組織。他們在這些年代裡最重要的偉大成就是建立了全國勞工會、勞工協會、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社會主義工黨；組織了好多歷史性的罷工，例如一八七七年和一八九四年的鐵路工人罷工以及煤礦和金屬礦工組織的幾次大罷工；組織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八九二年鋼鐵工人罷工；此外，他們還在這三十年的戰鬥性的階級鬥爭中開展了農民協進會、綠鈔黨和人民黨等重要政治運動。以上這些政治運動一般都採取了工人、黑人、農民和城市中間階級廣大的反壟斷統一戰綫的形式。這種統一戰綫就是當前反對壟斷資本的人民陣綫政策的历史先驅。

南部各州的壟斷帝國主義

當然，住在南部各州的絕大部分黑人逃不掉日益加劇的剝削和壓迫，這種剝削和壓迫是一九〇〇年以前幾十年間壟斷資本主

义处于发展时期的特征。与逃脱剥削和压迫相反，他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是最残酷的。庫欽斯基說，“如果把十九世紀末叶黑人工人物质状况与內战刚开始以前的时候相比，变化的确是非常小的。”³但在具体談到这种状况之前，讓我們先简单敘述一下南部各州垄断資本发展的情况。

在本書第三十三章里，我們曾指出南部各州工业——铁路、鋼、煤、鉄、木材、紡織、捲烟以及其它部門的工业——在內战后几十年間，特別是一八八〇年以后的发展情况。这些新建和扩建的南部工业部門主要归北部垄断資本家所有，并且受他們控制。北部大資本家最早向南部进行扩张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接收并且大力发展路易斯維尔—那什維尔铁路。在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七八年的經濟危机时期，这条铁路落入了杰埃·高尔德、奥古斯特·貝尔孟特、湯麦斯·里安和杰考布·斯奇夫等人的控制范围⁴。卢塞尔·賽奇以及其它北部資本家这时也在忙于掠取南部铁路的控制权。一八九三年，摩根就在里士滿—西点铁路的基础上修建了南部铁路；在十年之中，他控制了南部各州最重要的铁路綫达一万英里。一九〇七年，摩根又接收了田納西煤、鉄、铁路公司⁵。在这同时，其它北部大資本家也收买或用骯髒手段控制了南部木材、煤炭、紡織和其它工业部門。到一九〇〇年，在南部投資达十亿美元的华尔街資本家不但控制了当地的經濟命脉，而且还控制了政治生活。

作为美国經濟、政治和社会結構有机部分的南部当然不会变成华尔街的殖民地。但在很多方面，北部垄断資本家把它当成殖民地一样看待；他們建立了对南部工业資本家的支配权；他們使南部的經濟生活服从北部經濟的需要；他們实行了“业主在外”所有制，象掠夺半殖民地一样从南部各州吸取利潤；他們制定了铁路運費差率(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关税差率原則制定的)来对付南部各

州；他們对南部农业和工业中的工人（不論黑人白人）实行超經濟剝削，其手段和对待不久前才弄到手的真正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非常相似。黑人所受的这种超經濟剝削尤为残酷。北部壟断資本家以最野蛮的手段对他們进行剝削，对待他們象对待被压迫民族一样，他們享受不到任何应当受到尊重的經濟或政治权利⁶。

过去的南部統治者（主要是棉花种植园主）和新的帝国主义主子（华尔街壟断資本家）之間的关系，主要是一个反动透頂的联盟中大小夥伴的关系。佩罗描写这些联盟者之間的关系和他們的政策說，“他們的經濟政策是阻止黑人得到土地；保持新型的种植园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北部銀行家、商人和工业主取得种植园利潤的絕大部分，南部地主只是次要的伙伴和监工而已。”⁷

壟断資本家向黑人权利进攻

內战后华尔街壟断資本家与帝国主义者对南部各州的統治使黑人在各方面的处境恶化起来。当时南部有过——現在还有——肮脏的反动剝削者的联合。长期掠夺和屠杀黑人的种植园主得到北部壟断資本家这批老手的宝贵合作，正是这些壟断資本家造成北部遍及公司城市的农奴般生活状况。种植园主和壟断資本家組成了南部的强大而恶毒的反革命集团。

誠然，壟断資本家并没有发明谷物分成制这种臭名昭著的劳役償債制度；但他們竭力支持这种制度，而且此后一直是这种制度的积极的倡議者。华尔街大資本家来到南部以后，駭人听闻的迫害黑人的私刑暴行就变得更加流行和可怕了。这是当然的事。残酷的北部剝削者既然对北部工业中大批工人无辜被害尚无动于衷，当然就不会反对南部迫害黑人的私刑了。他們幸災乐禍地認

为，为了恐吓黑人安于廉价劳动，私刑很有必要。私刑给北部股东带来了巨额红利。关于这段时期的私刑，佩罗曾说过，“在十三年的期间内，有记载的私刑案件几乎有两千件。”⁸大多数私刑案件的情节都非常残忍，使中世纪私刑者的行为和他們相比是要大为遜色的。这个惊人的私刑数字并不包括那些被武装歹徒单独杀害的无数黑人；在南部，这些歹徒是白人优越論的支持者。

由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家一种植园主对南部統治的发展，尤其是一八七七年海斯—梯尔頓叛变以后，已經少得可怜的黑人公民权也受到恶毒的进攻——歧視黑人的制度大大加强了。在南部，黑人在社会上受到歧視是有长远历史的（在北部，情形也是如此），这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但那时候，歧視主要还是被强制推行的慣例。正如丁达尔所談的南卡罗来納州的情况一样，“当时种族隔离还没有法律基础”⁹。

可是自从华尔街帝国主义在南部取得統治地位以后，歧視黑人的制度就被史无前例地写入法律里去了。一八七五年，田納西州制訂了第一个歧視黑人的法律；不久以后，其它各州也紛紛效尤。布克說过，“为了实行强迫黑人白人分校制，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种族隔离制度被扩展到教堂里去，黑白人再也不能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礼拜了……在南部鉄路綫上，‘黑人专用車’到处皆是。黑人不准进入为白人开设的旅館、客棧、飯館和娱乐场所。电車上也分别为白人和黑人安排了专用席位。”¹⁰

内战以后，美国最高法院变成北部大企业利用的臭名远揚的喉舌。一八九三年，最高法院取消了一八七五年的民权法案，借口它違背宪法（見本書第三十章），这样，南部各州流行的歧視黑人运动就得到法律上的有力許可。全国黑人集会抗議这种狂暴措施，但没有結果。

剝奪黑人公民權

一八七七年海斯叛變後，南部反動派竭力想剝奪黑人在革命中獲得的第二項最偉大成果，即選舉權（黑人的第一項成果當然是自身的解放）。反動派在南部各州掀起一個瘋狂的宣揚白人優越論的運動，使貧苦的白人和他們的天然盟友（黑人）隔離開來。他們採取武裝恐怖手段使黑人不敢去選舉站；黑人投票必需使用單獨票箱，而在計票時他們的選票是不作數的。為了取消黑人的選舉權，也採用了許多別的措施。儘管這樣，黑人依然進行了英勇的反擊，因此他們在南部各州仍然能夠是一股真正的政治力量。

正是在美帝國主義上升的這些年代里，許多著名的黑人報紙戰勝殘酷的迫害而創刊了。這些報紙包括“薩凡那論壇報”（一八七五年創刊）、“芝加哥衛報”（一八七八年創刊）、“加利福尼亞鷹報”（一八七九年創刊）、“印第安那波里斯世界報”（一八八〇年創刊）、“華盛頓蜂報”（一八八二年創刊）、“克利夫蘭報”（一八八四年創刊）、“費城論壇報”（一八八四年創刊）、“巴爾的摩非洲美國人報”（一八九二年創刊）、“紐約世紀報”（一八九五年創刊）、“諾福克新聞導報”（一八九九年創刊）、“芝加哥衛報”（一九〇五年創刊）、“匹茲堡快報”（一九一〇年創刊）等等。“孟菲斯自由報”黑人婦女編輯愛達·威爾斯-巴奈特的例子，可以說明當時南部黑人報紙編輯遭遇的困難，也可以說明當時黑人婦女的戰鬥精神。這位黑人編輯每天上班要在腰部兩邊各帶一支手槍來防備三K黨，這些黨徒企圖摧毀她的報紙並且把她驅逐出境。威爾斯-巴奈特夫人通過寫文章、演講等活動，成功地將黑人私刑問題變成全國性的問題。阿普蒂克說，她“在推進反私刑運動方面比任何人的作用都大。”¹¹

因此，種植園主和北部壟斷資本剝削者就決心直截了當地剝

夺黑人选举权。他们采取这个严峻措施特别是因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和九十年代伟大的农民联盟——人民党运动中，黑人白人的合作非常普遍。这个运动使南部统治者信服这件事实：他们恶毒的白人沙文主义宣传和三K党暴行并不能够消灭黑人这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必须用法律手段剥夺黑人选举权。他们希望借此使可怕的黑人与贫苦白人之间的政治合作最后消灭。

在剥夺黑人选举权运动中，密士失必州走在最前面。在一八九〇年一次制宪会议上，它决定选民必须交纳人头税和受文化测验，做为有选民资格的条件。此后，任何人除非呈验纳税收据，并能诵读解说指定的联邦宪法条款，就不准进行选民登记。无数不识字的白人选民可以得到登记人员的“照顾”，而大批黑人却被毫无根据的借口排斥在一边。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密士失必计划”。不久，南部其它各州都采取了同样措施。

一八九五年，南卡罗来纳州当局也以人头税和文化测验的方法剥夺了黑人选举权。继之实行这个办法的在一八九八年有路易西安那州、一九〇〇年有北卡罗来纳州、一九〇一年有乔治亚州、一九一〇年有俄克拉荷马州。田纳西、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阿肯色等州也开始征收人头税，制定财产法，并且采取了旨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其它措施。这一类计划的内容很多。路易西安那州更是标新立异地制订了一项“祖父条款”，根据这项条款，任何人只要他在一八六七年一月一日以前投过票，或只要他是当时合法选民的儿孙，就可以免受文化测验。这项条款把全体黑人都从选民名单上勾掉，自然保留下来的都是白人了。这项条款实际上使宪法第十四、十五两项修正案完全失效。

在路易西安那州，由于新计划的实施，黑人选民登记人数由一八九七年的一三〇，三四四人降到一九〇〇年的五，三二〇人。在

密士失必州，“大約在每十七個黑人中有一個黑人取得選民資格，而在每三個白人中就有兩個白人取得選民資格，如果他們交納人頭稅並且保存着納稅收據的話！這意味着選民人數由可能的二五七，三〇五人實際上減到二六，七四二人；這意味着本來黑人选民以三七，一〇五人構成的全體選民多數現在却讓白人以五八，五一二人的數目構成了選民的多數。”¹² 一九〇〇年，弗吉尼亞州選民投票總數是二六四，二四〇張；到一九〇四年，已經降為一三〇，五四四張。在南部其它各州，黑人选票的數目也同樣下降了。在一八九二年到一九〇二年這段期間，阿拉巴馬州選舉國會議員的選票平均數字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密士失必州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九，路易西安那州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北卡羅來納州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佛羅里達州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九，阿肯色州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五，田納西州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喬治亞州下降了百分之八十。

“二十世紀還不到十年，”布克寫道，“黑人被依法剝奪選舉權就在南部各州成為事實了。”¹³ 大批勞苦白人也被剝奪了選舉權。黑人向這種新攻勢全力展開了鬥爭，但由於恐怖氣氛到處瀰漫，他們的成就很小。以歧視黑人為能事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對於黑人的這種遭遇視若無睹，沒有給他們任何援助。南部貧窮白人原來是黑人的同盟者，也因為人民黨運動的崩潰而士氣渙散，他們對黑人的援助也不大。這樣，黑人在南部實際上就被降到非公民的地位。

一黨控制的南部各州

所謂的“一黨控制的南部各州”，在一八七七年海斯叛變之後就已經鞏固起來。這種以壓迫黑人、剝削黑人選舉權以及對黑人進行超經濟剝削為基礎的一黨（民主黨）統治是內戰時期維護奴隸制度的南部同盟在政治上的合法產物。維持“一黨控制的南部各

州”全靠用恶毒的白人沙文主义的宣传来威胁贫苦白人使之就范，以及用合法与非法的暴力手段来恫吓黑人。它是南部种植园主与北部垄断资本家统治的产物。这两个集团在扩充提供廉价的黑人（以及贫苦白人）劳动力的市场上，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一党控制的南部各州”存在的整整两个世代中，它只遭到两次政治上的挫折：第一次是一九二八年大选时，赫伯特·胡佛在南部七个州里领先，原因是当时掀起了反对天主教总统候选人阿尔弗莱德·史密斯的宗教偏见；第二次是一九五二年大选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击败了阿德莱·史蒂文森而在得克萨斯、弗吉尼亚、田纳西以及佛罗里达各州领先。

南部的共和党是北部大资本家的主要政治代表，它对保持“一党控制的南部各州”负有历史责任。它的南部组织的传统作用是控制联邦政府在当地任命的官员，选举候选人倒在其次。和民主党一样，南部的共和党也完全中了白人优越论的毒素。早在一八九〇年，排斥有色人种的共和党人就已经在党内清洗了一度是他们的革命同盟者的黑人。“事实是这样，”雷埃·斯坦那德·柏克曾在一九〇八年写道，“就组织成份来说，目前南部共和党只限于白人寡头政治比民主党还要彻底。”¹⁴

从一开始，“一党控制的南部各州”就是美国政治上的一股反动力量，它一直是破坏我国民主政治的活力的毒瘤。每一个反动运动都以南部作为强大基地。“新南部——一党控制的南部”——一向就是最贫困和受压迫最厉害的地方。直到今天，进步运动反对种植园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之一，仍然是摧毁南部大种植园主与北部大垄断资本家的肮脏联盟，正是这些种植园主和垄断资本家在共同维护着“一党控制的南部各州”。

第三十七章

社会主义者与黑人

大約从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即当馬克思主义在美国逐渐形成的时候，馬克思主义者(当时也被称为共产主义者，后来又被称为社会主义者)就对黑人的福利与斗争給予了密切注意。为了将所有的劳苦大众不分肤色、种族或性别全部組織起来，为了所有这些人的利益，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斗争；他們积极地参加了內战前的废奴斗争。在战争期間，馬克思主义者就以反对反叛的奴隶主的英勇战士著称；在战争结束后，他們又是引导黑人参加年輕的工会运动的强大力量。在最后的十多年間，这种活动是在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总的领导下进行的。但由于內部的不和，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組織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叶就瓦解了；这样，美国馬克思主义者就需要重新組織自己的力量。

社会主义工党

一八七六年七月十九日到二十二日，国际工人协会在費拉德尔菲亚解散后不过几天，社会主义工党就在这里成立。新党是馬克思主义者与拉薩尔分子的結合体，前者以弗萊得里赫·左尔格和奥托·魏德迈耶(即約瑟夫·魏德迈耶之子)为首，后者以亚道尔夫·斯特拉賽、盖貝利尔和麦克基尔为首。馬克思主义者的終极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通过革命宣传和战斗性的日常工会活动

与政治活动来实现这个目标。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者自称的拉薩尔分子则貶低工会运动的意义，力图成立接受国家津贴的生产合作社。拉薩尔分子是后来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祖先，而馬克思主义者則是現在的共产主义者的先驅。社会主义工党开头十五年的历史里有拉薩尔分子与馬克思主义者激烈的內部斗争，后者在斗争中最后获得胜利。

在黑人問題上，社会主义工党繼承了前国际工人协会的优缺点。在这个时期——至少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叶以前的伟大工会斗争中，以及当时广大工人农民的很多政治运动中，馬克思主义者表现得非常积极。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馬克思主义者向黑人伸出了友誼的、同志的手。他們在劳工协会与年輕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們利用这种威望极力促使黑人在会员资格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加入工会。但是，馬克思主义者在組織上和政治上还不够强大；因此他們还不能清除劳工协会的，特别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排斥黑人工人参加工会的极端的白人沙文主义政策。

这个时候，馬克思社会主义者在黑人問題上的基本弱点是，他們沒能把它看做特殊問題。他們简单地認為黑人是工資劳动者，因此他們的問題也就是一般工人階級的問題。由于这种过分簡單化的看法，馬克思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黑人的迫切問題，例如劳役償債式的谷物分成制、歧視黑人制度以及野蛮的私刑迫害。尽管这样，社会主义工党作为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的二十五年間（一八七六至一九〇〇年），南部黑人仍然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反对种植园主和北部垄断資本家剝夺他們的选举权并在各方面奴役他們。

可悲的事情是，在南部黑人对极端的反动派进行激烈斗争的

时候，社会主义工党給予他們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恩格斯曾預見到黑人要成为一般工党的一个組成部分，但他沒有进一步發揮这个論点¹。在南部社会主义工党只有很少、或沒有黨員；它沒有为黑人提出任何真正的要求，而且只在很少場合下对南部情况表示关切。这种对非常重要的黑人斗争的极端忽视，一方面主要由于社会主义工党沒有認識到黑人問題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党内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而且也由于党不能够正确地处理有关阶级斗争的許多問題——农民問題、殖民地区問題等等。但无疑地，在很大程度上这也由于党内存在着有意識或无意識的白人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的总的表现是对身受双重压迫的黑人缺乏同情和休戚与共的感觉；但它經常以极端的歧视与偏見的形式出現。毫无疑问，假如南部受到残酷压迫的不是黑人而是白人的話，那么社会主义工党一定会极为关切这个問題的。

戴里昂与黑人

在一八九〇到一八九一年間，丹尼尔·戴里昂取得了社会主义工党的領導权。从那时起的二十五年中，戴里昂树立了对这个党的全面的思想統治。他还在理論上对整个左翼起了极大影响，这个左翼包括后来成为社会党的一派。戴里昂是杰出的作家，同时又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二元論的工联主义者和抽象、教条的宗派主义者。他在理論上的許多缺点之一就是，他完全不了解黑人問題的特殊意义。的确，戴里昂是最初明确地提出这样一种錯誤概念的人，即黑人問題是阶级問題，而不是什么別的問題。自从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后，这种概念一直若隱若現地流行在劳工运动里面。戴里昂完全忽视了这个事实：南部黑人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五不是工資劳动者，而是佃农和谷物分成制农民。

戴里昂写过很多东西，但在他的全部書籍、小冊子以及报刊論文中，他从来没有对黑人問題作过系統的闡述。很明显，他認為整个問題并不至为紧要，尽管在他最活跃的年代里，南部黑人平均每周有两人以上正在受到文明世界里无比野蛮的私刑迫害。值得注意的是戴里昂死后多年，社会主义工党中为他作传的人在叙述他生平时，从来就沒有提过黑人問題²。

在他写的罕有的几段关于黑人的文章中，戴里昂提出这样的結論，他說在階級斗争中黑人沒有什么特殊問題。“从任何經濟方面講，黑人和其它種族的工資奴隶沒有什么区别；但由于黑人种族早已与农奴制具有同一意义，社会問題的光綫就通过一些破裂稜鏡射到他的头脑中，这些光綫自然就被折射成象虹那样的五色繽紛，使黑人看不清問題的本來面目。”他又写道，“一旦踏上前进道路时，黑人就不会长久停留在社会主义陣营之外了。但愿社会主义陣营准备好接待这支队伍，这支一八六五年以来就一直在曠野徘徊的无产阶级队伍。”³

戴里昂就这样誹謗黑人，而不去批評党沒有反对私刑、分成制以及歧視黑人制度。他認為所有目前的要求都是“踏在工人脚底下的香蕉皮”；因此他存心听任歧視黑人和私刑的禍害发展，直到社会主义的到來。戴里昂对黑人問題的低估在一九〇九到一九一〇年的論战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场論战是他和乔治亚州的湯姆·华特遜这位不值一提的黑人迫害者在“人民日报”上进行的。戴里昂沒有譴責华特遜所热心維護的三K党匪徒橫暴鎮压、杀戮黑人的行为；相反地，他却置整个黑人問題于不顧，而热中于和华特遜进行关于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則如剩余价值、階級斗争等等冗长的辯論。戴里昂还去找机会污辱黑人。有一次他在提到黑人時說，“华特遜先生和他的‘黑人’是半斤八兩，誰也不能怪誰。”⁴戴里昂

这种态度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黑人与进步白人工人之间的誤解。

社会党的綱領

社会党于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印第安納波里斯成立。这个党是与尤金·德布斯和維克多·伯格爾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莫里斯·希尔奎特为首的一群退出社会主义工党的人合并組成的。新党反对社会主义工党中戴里昂领导集团的宗派主义。戴里昂对馬克思主义只有一些机械、抽象、教条式的概念；他使党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工会的罢工活动以及广泛的工农政治运动，当然也使党脱离了黑人的斗争（虽然很少白人党员提到这点）。总的來說，社会主义工党完全没有訂出进行广泛群众性的經濟、政治斗争的政策，而当时由于垄断資本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非常需要这样一种政策。因此，馬克思主义者就不得不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政党。

新建立的社会党摒棄了社会主义工党的謬論，即工人阶级需要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推翻資本主义制度。它制訂了一整套有关当前要求的綱領作为工人日常斗争的基础。这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后来党内中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曾竭力把党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些当前要求上，因而放棄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鼓动工作。

从一开始，社会党就被改良主义的因素所毒害，同时领导权又掌握在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手里。因此，它沒有根据本身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的要求，制訂出一套群众斗争的战斗性政策。它对反对南部种植园主和垄断資本家的工人与黑人的革命联盟，自然也不感到兴趣。

由于这种緣故，社会党的綱領显然也就沒有提到黑人的特殊要求——特别是反对瀰漫南部的恐怖情况的要求。虽然当时南部已經成为可怕的私刑迫害、三K党恐怖以及反革命的中心，社会党的綱領对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情况以及如何针对这种情况采取措施等問題却只字未提。有关这一点，当时党内隱隱流行着一种理論，說黑人只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此工人的一般要求就能够滿足黑人的要求。但在社会党的成立大会上，有三位黑人代表，由于其中来自旧金山的威廉·考斯特利⁵的坚持，大会勉强通过了一項关于黑人問題的特別決議。

這項決議对水深火热中的黑人表示同情，但沒有直接提到歧視黑人制度或私刑迫害問題。它完全把黑人处境与一般白人工人处境等同起来，并提出以社会主义作为解決問題的途径。這項決議在結尾时以坚决的口吻写道，“我們美国社会党人吁請黑人参加本党，并和我們建立友誼，共同参加爭取經濟解放的世界性运动；由于經濟解放，每个人都将得到同等的自由和机会，而亲睦的世界秩序也将建立起来。”⁶

新成立的社会党就这样仍然以文字表示了：黑人的特殊处境与白人工人的总問題並沒有什么不同之处，也不需要为黑人提出特殊要求。社会党認識到，有必要为工人、农民、妇女、儿童在許多个別的問題上提出迫切的要求——但却認為，并不需要立即为黑人的深重的苦难采取行动。二十八年以后，社会党的理論家詹姆斯·俄尼尔仍然在爭辯說，“在剝削工人這個問題上并不存在什么肤色界限”，尽管大量的事实証明，由于民族的原因，黑人受着各种特殊的、日益加剧的、恐怖的超經濟剝削⁷。一九〇一年的決議暗示，沒有必要为反对对黑人的这些殘酷鎮压与剝削而进行斗争；后来社会党在实际行动中果然采取了这种态度。

一九〇一年的決議規定了社会党对黑人問題的基本路綫。基普尼斯說，“这是一九〇一到一九一二年間全国性社会主义团体通过的唯一有关黑人权利的決議。”一九〇四年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个問題沒有做任何进一步的探討；一九〇八年和一九一二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一样。社会党一九一六年的綱領甚至連“黑人”或“私刑”等字样都沒有提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繼之而来的俄国革命、共产党出現于政治舞台以及列宁著作在美国的传播，社会党作为一个政党才开始关心黑人問題，但这种关心是非常不够的。

到一九二〇年，社会党才迟迟开始把黑人問題当做“种族”問題看待。它要求国会执行宪法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各項修正案，給黑人以“充分的公民权、政治权、經濟权和教育权”。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新領袖报”曾表达社会党内广泛流行的这种观点說，“几乎全体南部人都認为应当把黑人隔离，并且剥夺他們白人所享有的社会、政治权利。南部社会党人必須使他們的策略适应这种情况。可以肯定，南部决不会掀起一个蓬勃有力的运动，除非它以南部特有的方式来进行”⁸。甚至在一九三二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社会党还拒絕要求“給黑人以充分社会权利”的动議。相反地，它通过了一項油腔滑調的提案，贊成“实施宪法中有关黑人經濟、政治和法律平等的保証”⁹。

德布斯与黑人

在黑人問題上，社会党出色的群众領袖尤金·德布斯的总的观点和社会主义工党戴里昂是一致的，即黑人問題是一个階級問題，如此而已。他頑强地反对提出任何解决黑人特殊問題的要求。为了強調这种立場，德布斯写了好几篇論文；一九〇三年，他說明

他总的看法如下：“对资本主义来说，黑人问题是一个严重问题，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复杂性的增加，这个问题越来越带有威胁性；但我们不需要为这个问题苦恼。假如他们能够的话，就讓黑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与这个问题毫无关系，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斗争。我们所必需做的只是启发尽可能多的黑人，为从工资奴役的束缚下获得解放而战斗；当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并且以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人资格站起来的时候，种族问题自然消失。”¹⁰

从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出发，德布斯认为阶级斗争与肤色无关。一方面是白人、黑人和其它肤色的资本家，另一方面是白人、黑人和其它肤色的工人。他说，“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给予黑人，而且我们也不能对各种不同的种族提出不同的号召。社会党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不管什么肤色问题。”¹¹ 德布斯忽视了社会平等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党所不能关怀的一个个别问题。他说，“社会平等……实在……纯粹是一个用来掩盖真正问题的骗局，而真正的问题是经济自由，而不是社会平等。”¹² 他赞成这件事：“社会主义纲领中没有一字提到社会平等。”¹³ 他并且认为，就连一九〇一年通过的关于黑人问题的那项无关痛痒的决议也太象有关黑人的特殊纲领了，因此他再三呼吁撤消这项决议。

一九〇二年，查尔斯·威尔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是以后十九年间社会党所出的唯一有关黑人问题的小册子），对一九〇一年的决议精神表示赞同。他的主要论点是，“新的条件已经把黑人变成工资奴隶，这样就把黑人问题和整个劳工问题统一起来了，其解决方法在于废除工资奴役，把黑人和白人从资本主义雇主的劳役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良剂。”¹⁴ 他不主张向私刑或其它专涉及黑人的问题进行斗争。

把黑人問題恰如其份地在党内提出来的企图，被党做为机会主义而加以坚决的譴責和斗争。著名社会党工会領袖麦克斯·海斯对当时情况有过这样的描述，“社会党对所謂黑人問題采取了坚决的立場，尤金·德布斯、荷恩、西蒙斯以及其它作家和演說家，通过‘国际社会主义評論’与其它党刊着重強調了这种立場，这是很好的。毫无疑問，有人正在偷偷地企图利用目前国内各地掀起来的不幸的种族仇恨而大做文章，正如过去政客們玩弄以北部反对南部，以基督教徒反对天主教徒的手法来模糊人們对急待解决的經濟問題的注意一样。”¹⁵ 如果說社会党人在黑人斗争中也时常起过一些作用的話，那也只是个人的关系，而不是出于有組織的政党的关系。

左翼与黑人問題

在我們論及的这一时代的早期，社会党左翼（这一派最終发展成为共产党）对黑人問題的看法非常混乱。这不仅表現在著名的中間偏左領袖德布斯的著作和講演之中，也表現在社会党左翼通常都按照他这条錯誤路綫行事。可以肯定，左翼分子不能理解黑人問題的特殊性；他們也沒有認識到，如果采取正确政策，黑人可以动員起来成为工人階級和較貧苦农民的强有力的同盟軍。

虽然左翼社会党人从来沒有把黑人問題看作一个根本問題，但他們在工会組織中經常認為必須把黑人吸收到工会里面来作为正式會員，并且享有平等权利。德布斯在晚年曾激烈地反对歧視黑人的制度；威廉·海伍德也在一九〇五年六月于芝加哥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上，譴責美国劳工联合会沒有把黑人工人組織起来¹⁵。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路易西安那州西部与得克薩斯州东部森林工业地带爆发的一系列激烈罢工斗争中，

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曾一反当地歧视黑人的惯例，把几千名黑人与白人组织在同一个工会里面¹⁷。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在组织费拉德尔菲亚码头工人的工作中也获得相当大的进展。协会的主要黑人领袖是本杰明·弗莱奇。

虽然社会党左翼支持过组织黑人的工作，但它没有在党内把总的黑人问题作为一个真正问题提出来。社会党左翼曾在许多问题上，与党内右翼机会主义领导作过为时二十年的日益发展的斗争，但并没涉及黑人问题。左翼分子反对过右派关于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论点；反对他们过于强调当前要求；反对他们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反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党内的统治；反对社会党领袖与腐朽的盖波斯派控制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合作。左翼分子主张在产业部门建立工会组织，主张把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组织起来。他们还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赞同战争的政策，而主张在斗争中采取一贯的、富有战斗性的政策。

但左翼分子并没有展开果敢的斗争来反对私刑、反对歧视黑人制度以及不仅南部黑人而且很多北部黑人也身受其害的其它种种残酷压迫。左翼分子也从来没有订出一套可以迫使社会党接受的有关黑人要求的纲领。一九一二年制订的海伍德-波恩纲领¹⁸（这个纲领基本上代表当时左翼分子的一般政策）并没有提到黑人问题；就在同年举行的有名的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左翼在向右派展开的斗争中也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甚至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社会党大分裂（由于这种分裂后来产生了共产党）的时候，黑人问题也没有成为重要问题。基本上，美国的左翼直到俄国革命开始后他们读到列宁著作的时候为止，并不理解黑人问题。从历史上看来，左翼在思想上最明显的弱点之一就是他们不能及时了解美国黑人问题的特殊政治意义。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里，社会党内部及其周围也发出过某些零零落落的呼声，模糊地要求党提出有关黑人的要求，并且对黑人所进行的长期、艰苦的斗争表示关怀。一九〇一年，克劳伦斯·达罗明确地为黑人事业辩护，并且批评工会和社会党人没有对这个被压迫民族身受的特别灾难进行过斗争。他还谴责布克尔·华盛顿的脱离政治的纲领¹⁹。卢比诺在一九〇八到一九一〇年间也在“评论报”上发表许多文章，要求党认真地对待黑人问题。一九一二年，卢比诺又尖锐地批评党没有重视黑人问题。但这些批评并没有能够改变党的路线。

一九一三年，杜波依斯博士写了一篇尖锐的文章，批评社会党对待黑人的白人沙文主义态度。他说，“最近几次社会党代表的大会没有一次敢正视黑人问题，并且率直声明他们把黑人和其它人同样看待……有头脑的党员一般采取这种态度：我们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而研究美国黑人问题，让这个问題光等待一个时候吧；当社会主义的目标实现以后，这个问題就会和其它问題一道获得解决。”²⁰

社会党内的白人沙文主义

社会党之所以严重地忽视和黑人并肩作战并为黑人利益而斗争，一方面主要由于党采取总的机会主义路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浓厚的、根深蒂固的白人沙文主义，尤其是在党内小资产阶级的领导阶层。甚至连左翼都沾染了这种腐蚀性的政治病。在很大程度上，白人沙文主义可以说明为什么党报工作人员、党的领导者以及组织工作者都排斥有色人种，为什么希尔奎特、赖德勒以及其它党的作家可以从理论和实践观点写出好几部厚厚的党史而不涉及黑人问题²¹；为什么除了俄克拉荷马州与得克萨斯州在某种程度上

有所不同以外，黨在南部幾乎沒有任何組織或活動，以及為什麼即便那里有些黨組織，“白人和黑人也屬於不同的支部。”²²

白人沙文主義在黨內常常以最露骨和令人作嘔的形式出現。因此，黨的突出領導人維克多·伯格爾一九〇二年五月在他主持的刊物“社會民主先鋒”上寫道，“不容置疑，黑人和黑白混血人是一個比較低級的種族。”²³ 威廉·諾依斯甚至比黨內這種資產階級思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一大套同樣骯髒的言論中，威廉·諾依斯說過，“從體格上講，黑人是令人厭惡的種族。他們的體格特點是我們所謂的美的反義語，這不僅包括他們的面部構造以及頭、手、腳的形狀，並且指他們全身的邋邋情況。黑人身上的味道，甚至連他們中間最乾淨的人散發出來的味道，顯然和我們的不同。總而言之，他們好象是對我們所謂的‘神聖的人類形象’的諷刺和嘲弄。對黑人的深刻了解會更使人贊同大家憎惡黑人的態度。”²⁴ 還有更惡劣的是，在黨的主要機關刊物上出現的這種狂妄、卑鄙的言論竟沒有人給以駁斥。西蒙斯在他的極為流行的“美國社會勢力史”一書中，以同樣反對黑人的精神重復了一切誣蔑黑人的白人沙文主義論調——黑人從來沒有進行過爭取自由的鬥爭，沒有要求過選舉權，重建時期的政府都是腐朽、昏聩的政府等等。

社會黨右翼的白人沙文主義表現特別露骨的例子是一九一〇年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一項決議。這項決議是由希爾奎特提出的，它明確地要求把中國和其它亞洲人從美國排斥出去²⁵。以海伍德為首的左翼堅決反對這項決議，並且反對右翼分子伯格爾和恩特曼提出的另一項建議“無條件地排斥中國、日本、朝鮮和印度人”的決議案。那次大會沒有討論黑人問題。會上的辯論充滿了腐朽的白人優越論的偏見。爾奈斯特·恩特曼說，“如果我們堅持首先取締種族偏見的話，我們就是不忠於我們的社會主義運動。”²⁶

社会党领导阶层的白人沙文主义思想較早的一个惊人例子出在一九〇二年，当时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曾向美国社会党质詢过它对私刑的政策。这次质詢实际上使社会党提出了它对私刑的辯解：認為在南部那种残酷的資本主义条件下，私刑是不可避免的事。社会党的回答說，“社会党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废除資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提供必要条件，取締飢餓狂、盜癖狂、性癖狂以及所有其它犯罪的、目前应处以私刑的人类渣滓。”²⁷

社会党内既然有这种白人沙文主义思想和行动，它当然不会、也沒有成为黑人的政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三十八章

塔斯克基运动与尼亞加拉运动

塔斯克基运动的創始人布克尔·华盛顿是奴隶出身，在內战爆发前几年生于弗吉尼亚州富兰克林郡，确切的出生年月已不可考。他在一八七二年，即大約十六岁的时候考入汉普頓学院。在那里，由于院长阿姆斯特朗將軍的影响，华盛顿認識了职业技术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一八八一年，他負責领导阿拉巴馬州塔斯克基城一所規模很小的学校后，便开始把他的理論付諸实践。由于他精明过人而且富于組織才能，在四年之內华盛顿就把这所小而破漏、只有很少学生的学校改变成为欣欣向荣、拥有十来幢建筑和三百名学生的学院——塔斯克基师范工业学院。现在这所学院約有三千名学生，并与許多其它院校都有联系。

塔斯克基計劃

华盛顿首先注重教授农艺与手工业——泥瓦工、木工和鐵工等等。他貶低历史学、数学和科学对黑人学生的重要意义，強調学习实用技艺和培养忍耐性与不折不挠的品德。他特別強調获得财产的重要性。他的基本理論是：只要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黑人就一定会在社会上排除一切障碍而富裕起来。塔斯克基学院一八八六級的別具特色的格言是：“上层社会的地盘非常寬广。”华盛顿曾这样闡述他的哲学說，“一个人只要能做一点世界上需要做的事

情，終究會騰達起來，不論他屬於哪一個種族。”¹

華盛頓計劃的第二個方面，也就是整個計劃的實質所在，是發展黑人的商業機構。他的這種計劃在後來事業中曾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一九〇〇年，他組織了全國商業聯盟，並擔任了第一任主席。當時，杜波依斯博士也堅決相信黑人在商業上大有可為，他也非常積極地參加組織聯盟的工作。這個組織的宗旨是“鼓勵人民團結起來，在各方面樹立個人威望，並且向全世界顯示黑人的才能與前途發展的可能性。”² 目前這個組織還存在，本書後面還要詳細談到它。

華盛頓計劃的第三個方面完全抹殺為黑人而進行的政治行動，完全看不到黑人的遠景。他的基本思想是：黑人不應當對當時存在的政治上不合理現象進行嚴肅鬥爭；對那些占統治地位的種植園主和工業資本家，黑人順從他們比反對他們更有好處。因此，華盛頓阻撓一切政治活動，對歧視黑人、剝奪黑人選舉權以及私刑的滔天罪惡沒有進行過任何持久的鬥爭，對資本主義本身的鬥爭當然更談不到了。在公開演說中，華盛頓只是偶然提到自己同胞遭受的暴行³。他企圖使黑人適應種族隔離制度，這在他的一篇著名演說中表現得很清楚。在這篇演說中，他談到黑人白人的關係說，“在一切純屬社會範疇的事情上，我們可以象五個手指一樣地分開。然而在一切對我們共同進步有重要關係的事情上，我們就要象一隻手一樣。”⁴ 華盛頓接受了交人頭稅和參加文化測驗的選舉條件；只不過堅持這些措施應當公正地同時施用於白人和黑人而已。他反對黑人生活的都市化，反對殖民、遷移和與白人混合等一勞永逸的良方妙藥。他一方面譴責工會對黑人的歧視，但另一方面又是工會運動的死對頭，他說工會組織是“這樣一種形式的奴隸制度——它使一個人因為膚色的緣故不能把勞動力賣給自己

愿意的人。”⁵ 此外，华盛顿还反对“革命行动”和社会主义。

亚特兰塔“妥协”

布克尔·华盛顿本人和他的计划所以受到全国的重视，是由于一八九五年九月十八日他在亚特兰塔棉业展览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在这篇奴颜婢膝的演说中，华盛顿号召自己的同胞“就地取水”。这个比喻来自这个故事：一只船停泊在南美洲海岸，船員們沒有水喝，把水桶投入海里，在原来以为只有咸水的地方汲起了亚马孙河的清水。根据这个道理，黑人应当尽量利用当前的处境，含义也就是说，黑人不应当追求移殖和提出政治要求这类幻想。他还呼吁南部统治者“就地取水”，把桶投到黑人的丰富劳动力的泉源中去，而不要浪费精力去吸引欧洲的白人移民。

华盛顿保证说，假如做到这点，黑人就会成为统治阶级的忠实仆人。他说，“这样做，你们会象过去一样对未来有充分把握；在你们和你们家人周围的将是最耐心、最忠实、最守法而又最无怨言的人。过去我们照料你们的孩子，在病榻旁边侍奉你们的双亲，而且常常含着眼泪把他们送进坟墓，过去我们用这样的行为来证明我们对你们的忠诚，将来我们也会象过去一样谦逊地、怀着任何外国人所不能比拟的忠诚和你们站在一起，准备在必要时为保卫你们而牺牲生命；我们将用一种方式把我们双方的工业、商业、公民和宗教生活交织在一起，以便使我们两个不同种族的利益一致起来。”⁶ 华盛顿对过去黑人战士争取国会和州议会席位的“错误”行动表示惋惜。他说，“我的种族中间最聪明的人懂得：宣传社会平等是最愚蠢不过的事。”华盛顿完全没有提到自己同胞身受的惊人暴行——在他发表这篇演说的那一年，即一八九五年，就有一百一十三名黑人在南部遭到私刑迫害。

杜波依斯博士后来把华盛顿的这篇演说形容为“亚特兰塔妥协”。它建议放弃黑人世代代遵循的整套战斗性路线。这篇演说发表于争取黑人权利的伟大战士道格拉斯死后的七个月。布克尔·华盛顿的演说，实际上也就是他的整个计划，等于向南部工业资本家和种植园主统治阶级奉献一批受过训练、唯命是听的黑人劳动力，供他们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没有工会，没有政治组织，没有白人工人农民作他们的同盟者，没有引向斗争的方针政策，这样黑人就会在资本主义剥削的牢笼里陷于无可奈何的地位。总的说来，华盛顿提倡的人人都和别人竞争以求飞黄腾达的这个论调，在杰斐逊时代用起来比在托辣斯时代合适。这根本是一个破坏罢工并向统治者投降的方案。布克尔·华盛顿和同时出现的错误的劳工领袖萨麦尔·贡波斯简直是一丘之貉。

对黑人说来，华盛顿提出的方案在当时起了瓦解士气的作用。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也就是这位黑人领袖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南部种植园主和北部垄断资本家这些独裁者，为了反对黑人和白人农民在人民党运动中的团结，正在剥夺南部各州黑人的选举权，并赶忙把歧视黑人制度写进各州的法律。此外，私刑迫害也在这时达到最高峰。杜波依斯曾说，在这个严重关头，华盛顿的演说并没有谴责剥削者，它反而“把造成黑人艰苦处境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他们自身”⁷。在强大的不共戴天的仇人进攻面前，华盛顿的方案解除了黑人的武装，因而正好配合了美帝国主义在南部进行的阴谋。

布克尔·华盛顿备受赞扬

华盛顿的亚特兰塔方案得到南部和北部资本家代言人的赞扬，这是自然的。从华盛顿的妥协方案和他的整个计划里，憎恨黑

人的南部資本家为這個問題就是怎样使黑人甘受殘酷掠夺多少年来不能解決的問題，找到了完善答案。在南部投資日益增加的北部壟斷資本家，也企图以塔斯克基运动为基础，加以能干的黑人領袖的协助，不仅在南部培植起一批唯命是听的劳动力，还企图在北部扶植一群可靠的罢工破坏者，为他們效力。

在发表了亚特兰塔演說后的年代里，华盛顿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声望之高，在美国是罕有的。华盛顿到处受到资产阶级的贊揚和捧場。他成了許多大富翁的朋友和亲信，这些人物包括美孚石油公司的罗吉斯，南方铁路公司副董事长威廉·鮑尔温，“新港新聞”的创办人柯立斯·亨丁頓，以及南部黑人工人的其它剝削者。华盛顿曾在斯基波堡做过安德魯·卡內基的宾客⁸。他还在白宫和西奥多·罗斯福一起进过餐，并成了联邦政府所有与黑人有关的任命案的決定者。捐款源源不絕地从资产阶级手里流向塔斯克基，其中卡內基的捐款达六十万美元。

一八九六年华盛顿获得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一九〇一年又获得达特茅斯大学荣誉学位。他出过国，受到英国維多利亞皇后和許多貴族名流的款待和推崇。伍德华在評論华盛顿取得的社会地位时說得好，“这位在南部放棄‘社会平等’的人，在北部社会名流和外国貴族之間却十分活跃，南部白人能够达到这种地位的非常少有。这位貶低政治权利对黑人的重要性的人，自己行使了当时南部絕无仅有的白人能享有的政治权利。”⁹里丁更直截了当地形容这位著名黑人所起的作用說，“白人的美国把这个人提拔起来是因为他拥护这样的政策：使黑人对公民、社会和政治权利以及特权問題一味馴服，默不作声。”¹⁰

虽然越来越遭到反对，华盛顿还是在黑人中間取得了統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华盛顿能够把資本家的友誼轉化为他对黑人

的具体领导。里丁說，“紐約世界报”“曾把华盛顿叫作‘黑人的摩西’……他是与黑人有关的一切重大任命案的裁定者；他有权决定賑济捐款是否流向黑人团体；他是事业的創始者与破坏者；他是人們声誉的建立者和摧毁者……他創建了一个所謂‘塔斯克基机构’，而且极其自豪地使它煊赫了十九年。”¹¹

布克尔·华盛顿方案的民族意义

在黑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促使他們形成单一民族的根本倾向之一是，黑人逐渐从广大的奴隶群中分解出来，形成资本主义社会里具有特色的阶级结构。这种倾向从最早的殖民时代就已经很明显，它后来貫穿了整个奴隶社会。就在奴隶制度初期，社会上已经有了自由黑人无产阶级（虽然人数还很少），小资产阶级（如小店主等）也已经萌芽。同时，也出现了少数黑人小农，甚至还有一些奴隶主。一七七六年革命后，这种早期的阶级分化就更加明显了。

根据美国一八三〇年的人口统计，当时国内共有黑人奴隶主三千七百七十七人——在法令禁止解放奴隶的地方，他們的奴隶经常是自己的妻子、子女和其它亲属。路易西安那州的赛普利安·里考德拥有九十一个奴隶，另外据说北卡罗来纳州一个黑人种植园主也拥有两百名奴隶¹²。查理斯顿的約翰·琼斯有四〇,〇〇〇美元的财富，新奥尔良的陶美·拉奉的财产更达五〇〇,〇〇〇美元。一八三二年，费拉德尔菲亚一个船商詹姆斯·福登已拥有一〇〇,〇〇〇美元的财富；宾夕法尼亚的罗伯特·帕维斯以及波斯顿的保尔·加非都是富翁¹³。据说宾夕法尼亚州哥伦比亚的斯蒂芬·史密斯也拥有五〇〇,〇〇〇美元的财富¹⁴。在内战前，美国出现了許多小規模的黑人商店和其它行业，在南部更为发达。这些行业包括理发店、馬車行、成衣舖、飲食店、酒館等等。哈里斯說，

“在服务性的行业中，自由黑人在南部簡直是沒有对手的。”¹⁵

內战以后，黑人中这种階級分化就更加迅速了。一八九〇年，美国已經有一二〇，〇〇〇黑人农场場主，农业中的工資劳动者則要多好几倍。工业部門中的黑人工人也日益增加。但在南部，大多数黑人还仍然是分成制农民。黑人中产階級的队伍日益扩大，店主和小工业资本家增多了，自由职业者也日益增加。在这时期，黑人虽然障碍重重，但还是出了一些发明家——其中有著名的潤滑技术专家伊利加·麦克埃、炼糖用的真空鍋的发明者罗伯特·里厄、多种电器的发明者格兰威尔·伍兹、具有革命意义的制鞋机的創造者杰安·麦兹利格，等等¹⁶。黑人知識分子創作了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黑人的报刊也突破恐怖統治而在南部迅速成长起来。一八八三年，威廉斯写了一本重要的書“美国黑人种族史”；此后十年間，契斯納特、頓巴尔、兰斯頓、杜波依斯以及亚历山大等人也开始从事創作。一些重要的黑人金融組織也成立了。除了命运多乖的“自由民儲蓄信托公司”（見本書第三十一章）外，一八八八年在華盛頓、一八九〇年在北明翰先后成立了黑人銀行。在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五年期間，各地共成立了二十八个这种黑人銀行¹⁷。

布克尔·華盛頓是黑人中这种日益发展的民族主义的代言人，虽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了解它的含义，而他只提出黑人种族問題，不提黑人民族問題。他明确地促进了階級分化，这对于黑人向民族发展來說是必要的。華盛頓极力強調建立强大的自由黑人农民队伍，因为在他看来黑人主要是务农的。華盛頓通过广泛的职业教育，促进了产业无产階級的成长，虽然他对手工业要比現代工业強調得更多一些。華盛頓还极力使黑人的民族意識从属于他提倡的资产階級民族主义。对他來說，最重要的是鼓励黑人成立各种商业机构。这表明了他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階級分子，而全国黑

人商业联盟则体现了他的民族主义目标。

哈利·海伍德这样正确地描绘了华盛顿，他说，“这的确是新兴黑人中产阶级的声音。这个中产阶级由于海斯-蒂尔顿的背叛行动而动摇了，但它在力图重整旗鼓，重见天日。布克尔·华盛顿的哲学成了这个中产阶级的指导思想。考虑到时间的因素，这位塔斯克基之圣的计划决不是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的。……华盛顿主义的根本错误是它把黑人参加政治活动和他所主张的经济复兴对立起来。”¹⁸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否定了黑人的独立远景，窒息了他们的日益发展的民族性格，把他们置于最残酷的剥削者的掌握之下，使他们成了二等公民；而归根结底，他自己所提倡的黑人经济发展方案也就落空。

华盛顿提出的培养一批训练良好、唯命是从而毫不反抗的工人的计划完全符合大种植园主和工业资本家剥削者的利益，而这也就是后者所以那样积极赞助它的原因。这样，华盛顿就有意无意地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剥削黑人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这和贡波斯被当作剥削整个工人阶级的工具是一样的。在被压迫民族的历史上，充满了华盛顿和贡波斯之类的领袖，这些人想让群众屈从于统治阶级的。

华盛顿计划中反黑人因素的中心是他有系统地反对黑人的政治教育。和他所竭力为之效劳的种植园主和工业资本家一样，华盛顿认识到，对他本民族同胞来说，政治教育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他并且认识到，他们对被奴役和被压迫的恐怖处境理解得越清楚，他们就会反抗得越坚决。华盛顿正确地理解到，当时的黑人知识分子主要是倾向革命的；因此他没有设法培养更多的黑人知识分子或扩大他们的影响。他所做的一切与此完全相反。从他本人立场来说，华盛顿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对他的政治方案的具有

決定意義的挑戰最後是來自知識分子的。

日益高漲的反对浪潮

从一八九五年布克尔·华盛顿在亚特兰塔发表演说后，他这种有计划地向大种植园主和工业资本家剝削者投降的方案就遭到黑人日益加剧的强烈反对。当时十分必要展开斗争，反对黑人遭到的迫在眉睫的灾难——日益严重的私刑、种族暴动、剝夺选举权以及歧视黑人制度。反塔斯克基主义斗争的发展，早期表现为一八九六年格林勒、斯特拉克以及狄金遜等人組織的、寿命很短的全国黑人协会；一八九七年克伦麦尔、杜波依斯、格里蒙柯以及凱利·密勒等人为推广高等教育而創办的美国黑人学院；以及一八九六年成立的全国黑人妇女协会。尤其重要的是一八九九年成立的非洲美国人理事会，它要求取締私刑，实现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項修正案。非洲美国人理事会存在了好几年¹⁹。

黑人民族意識高漲的一个主要表现是美西战争时期及其以后（一八九八到一九〇一年）黑人反帝情緒的上升。在这次战争中黑人部队起了重要的作用。里丁曾写道，“毫无疑问，在圣胡安（波多黎各）战役中黑人騎兵轉败为胜，从而保全了泰蒂·罗斯福的义勇騎兵队的荣誉，并且挽救了这些騎兵战士的生命。”²⁰但象杜波依斯这样头脑清醒的黑人領袖，却正确地譴責这场战争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正如六十年前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在欧洲表现的革命精神一样，最有覺悟的黑人領袖都認為本民族的利益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全世界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这些領袖主要就是代表被压迫的美国黑人講話的。

杜波依斯和很多黑人报刊一起积极地支持当时的反帝联盟。这个組織于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七日在芝加哥成立。它譴責菲律宾

战争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且抨击“屠杀菲律宾人是不必要的恐怖行为”。反帝联盟的纲领说，“我们认为，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全体公民都有义务支持政府的说法，在目前情况下并不适用。”²¹ 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堪萨斯州堪萨斯城出版的黑人报纸“美国公民”曾这样表达了黑人中非常普遍的看法，它说，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意味着对黑人加强种族仇恨和暴行、加强野蛮私刑和极端非正义的措施。”²² 一八九九年九月三十日的“濶斧报”也号召成立“全国黑人反扩张、反帝、反托辣斯、反私刑联盟”²³。

杜波依斯与尼亚加拉运动

一九〇一年门罗·特洛特和乔治·佛伯斯主编的黑人报纸——波士顿“卫报”创刊后，反对布克尔·华盛顿的趋势就开始明确而具体化。这个团体激烈地抨击华盛顿的投降政策，并且发起了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不久，杰出的黑人学者和战士杜波依斯也参加了这个团体，并且很快地取得了领导地位。杜波依斯博士一八六八年生于马萨诸塞州大巴林顿城。他的祖先是自由黑人，信奉雨格诺教。他曾在费斯克、哈佛和柏林大学受教育，后来教过英文、法文、德文和希腊文。

还在亚特兰塔大学任教的时候，杜波依斯就已有好几年之久采取了坚决反对布克尔·华盛顿计划的立场。作为他这种立场的集中表现，杜波依斯在一九〇三年出版了“黑人的灵魂”一书。这本书包括好多篇论文，批评华盛顿的贬低高等教育重要性以及让黑人集中注意于“工作与金钱主义”。在这时候，杜波依斯还提出了他的“第十号天才”的理论——培养和信赖黑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作为黑人的当然领袖。许多年来，这个理论支配了杜波依斯的行动。直到一九五二年，由于几十年来和机会主义的中产

階級分子相处的痛苦經驗，以及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只有黑人无产階級才是黑人的可靠的領導力量，杜波依斯才放棄了他的“第十号天才”的理論²⁴。

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一日至十四日，波士頓“卫报”集团在布法罗对面的加拿大伊利堡发起了尼亚加拉运动。当时杜波依斯、麦克基、本特莱、特洛特、麦克斯·貝克以及另外二十五个人都出席了成立大会。很有意义的是，大会是在奴隶时代的“地下铁路”的一个著名終点站召开的。尼亚加拉运动的“政策宣言”对于黑人遭受的种种暴行提出动人心魄的抗議。它号召黑人群众团结起来，对这些暴行进行斗争。它果敢地要求給黑人选举权，使黑人受到全面教育，在法庭受到公正待遇并且参預审判，在部队中享受平等待遇，享受卫生設施，取締歧視黑人制度，并且实施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項修正案。宣言还对教堂对黑人所采取的“違反基督教义”的态度提出抗議，对僱主和工会組織在产业部門与工会中排斥黑人的政策进行了譴責。大会选举杜波依斯为总干事，瓦德伦牧师为司庫²⁵。

尼亚加拉运动持續了約有四年之久。它在全国各地召开會議，宣传它的总綱領。它組織了青年尼亚加拉运动，成立了妇女組和一个組織爭取公民权利斗争的法律組。尼亚加拉运动对很多法庭歧視黑人案件进行了斗争。一九〇六年，它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哈卜渡（即具有历史意义的約翰·布朗起义的地点）召开大会。在这次会上，杜波依斯就尼亚加拉运动的政策作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演說。他說，“不得到百分之百的充分人权，我們决不会滿足。我們为自己要求一个自由美国人所有的一切政治权、公民权和社会权；在我們沒有获得这些权利之前，我們將永远不断地抗議，永远不断地向全国人們宣传。我們所进行的战斗并不只是为了我們自己，

而是为了所有真正的美国人。”²⁶

尼亚加拉运动的作用

尼亚加拉运动的兴起是黑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但反对布克尔·华盛顿的扼杀黑人斗争的反动方案，还是反对歧视黑人和私刑迫害者的更富有战斗性的政策的开始。这个新兴的运动只能，而且实际上确是在华盛顿的反对下发展起来的。里丁说，塔斯克基运动的领袖“依靠有势力的朋友的帮助，企图搞垮杜波依斯，摧毁他的立场”²⁷。华盛顿采取了很多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实际上收买好几家最有影响的黑人报纸。但这个新兴运动是不会被遏止的。

从政策纲领的角度看来，整个发展情况可以综述如下：尼亚加拉运动大体上同意华盛顿的看法，即有必要推广职业教育；但尼亚加拉运动更前进了一大步，它要求给黑人充分受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尼亚加拉运动者和华盛顿都致力于发展黑人商业组织。在后一个问题上，杜波依斯曾大力强调发展黑人经济事业的可能性，因此他确在某些地方比华盛顿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双方重要分歧的地方（这一点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华盛顿提倡黑人要谦逊、服从，而杜波依斯和其追随者则主张走积极斗争的道路。他们给自己同胞以新的尊严，新的希望，使他们看到了新的远景。这是黑人争取自由斗争的新生。正如海伍德所说，“反抗的旗帜被揭开了，现代黑人解放运动诞生了。”²⁸ 这是黑民族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巨大发展。在发扬尼亚加拉运动的战斗立场、反对华盛顿投降路线方面，杜波依斯博士是黑人的一个最伟大的代言人。

作为黑人新的杰出领袖，杜波依斯至少用了三十年大体确定

了黑人总的斗争路线，它引导黑人取得了辉煌进展。甚至在今天，当他已经到了八十五岁高龄的时候，这位卓越的领袖依然站在黑人战士的前列。尽管他有着我们前面提过的政治上的弱点，多少年来杜波依斯博士仍然发扬了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战斗传统。他是道格拉斯的政治继承人。几十年来，美国黑人中间许多最优秀的战士和思想家都积极地团结在杜波依斯的周围。

布克尔·华盛顿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逝世，享年约六十岁。杜波依斯说，在一八九九到一九〇六年间，这位特出的领袖在他的事业中达到了高峰。但直到他逝世为止，华盛顿还一直享有很高的个人声望并拥有很大的势力²⁹。里丁曾这样总结华盛顿的一生说，“华盛顿毕竟是白人南部服务的人。南部扶植他，使他成为南部的良知的救世主，当他逝世的时候，南部的人都哭了……北部的人则不如南部那样感到悲痛，他们对华盛顿的估价比南部的人清醒一些……”杜波依斯的看法代表了一般黑人的看法，他写道，“严格公正地讲来，我们必须把黑人被剥夺选举权，把黑人大学和公立学校的衰落，把美国严格按肤色划分等级这些事情归之于华盛顿的重大责任。”³⁰

第三十九章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立

从本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工人阶级和黑人进行严重斗争的时期。在这时期里，垄断资本家采取残酷的手段，掠夺美国天然财富，迅速地扩展工业体系，获取了空前未有的利润，并对农业及产业劳动者实行了越来越厉害的剥削。在这时期，美国遭遇了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三年的经济危机，到处都有“开放工厂”即非工会工人的普遍僱用，和御用工会在“公司城市”中的广泛统治。在拉丁美洲各国——墨西哥、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古巴等——美帝国主义也极其猖獗。托辣斯组织已经完全控制了南北联邦政府。一九一二年由国会组成并由威尔逊总统任命的全国工业关系委员会宣布说，“因此，操纵美国工业的决定权利掌握在为数很少的富裕有力的金融资本家手里。”¹

和过去一样，在这些苦难、受压迫并充满斗争的年代里，黑人处境是最艰难的。全国工业关系委员会曾经指出，在黑人农业经济占优势的西南部（在整个南部这是有典型意义的），一九一〇年得克萨斯州有百分之五十三的农民是佃农；在俄克拉荷马州，是百分之五十四。“此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佃农经常对他们购买供应品的店铺负债，向债主付出极高的利息。”债息由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六十。因此，全国工业关系委员会发出警告说，如果情况不改善，就要发生“严重的民事纠纷”²。

杀戮、私刑与謀害

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的“巩固民主世界的战争”前夕，黑人遭到最残酷的剥削和恐怖统治。他们是遭受无耻掠夺的谷物分成制农民；他们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系统地受到歧视黑人制度的侮辱；他们被排斥在工业部门之外，就是在工业部门找到职业，所得的工薪也只抵得北部从事同种工作的白人所得的一半；他们住在拥挤肮脏的陋巷里；成千的黑人只因犯了些微的过错（真的也好，捏造的也好）被投进监狱，遭到中世纪的种种酷刑。他们毕生经常处在这种威胁之下：压迫者会突如其来地将他们残酷处死。

在这段时期，许多城市都发生杀戮黑人事件。这些事件被叫做“种族暴动”；实际上，这些事件都是为种植园主—垄断资本家反动派服务的武装白人匪徒对黑人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蓄意进攻。对黑人最凶残的一次杀戮于一八九八年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顿。“九个黑人当场被杀；约二十个受伤黑人在山里象松鸡一样被人追逐；有一个黑人勇敢地抗击优势敌人（在任何其它地方这样的人都会被称为英雄），后来他在一条大街上遭受夹击，当他流着血在没足深的沙土里跑过各家门口时，一群群的白人排列在马路两旁向他开鎗射击。”³

一九〇〇年八月，纽约街上出现一群殴打黑人的暴徒。一九〇六年，乔治亚州亚特兰塔发生了一次持续四天的暴动，有几个黑人和白人死亡。同年在得克萨斯州的布隆斯维尔也发生一起“暴动”，当时第二十五团的黑人连队胜利地抗击一群白人暴徒。俄亥俄州的斯泼林非特在几年内发生了两起“种族暴动”。在同一个时期，印第安纳州的格林斯堡也发生一次“种族暴动”。但最激烈的一次“暴动”于一九〇八年八月发生在林肯的故乡伊利诺州的斯泼

林非特。富兰克林說，这次暴动“震惊了全国”——主要是因为黑人在斗争中占了上风。最后調查的結果表明，在这次暴动中死了两名黑人和四名白人，被捕者达两百人⁴。武装的凶手可以用任何借口闖进大小城镇的黑人居住区。令人痛心的是，貧苦白人农民和工人也常常参与这些駭人听闻的活动。

在这些年代里还发生了許多私刑事件。从一九〇〇到一九一四年，据記載有不下于一千零七十九名黑人被武装暴徒残忍地杀害⁵。这些黑人被吊死、烧死、枪杀，或被分尸数段，或被汽車拖死。对于杀人成性的私刑暴徒來說，任何残忍行为他們都干得出来。黑人男、女和儿童們常常因为最微小的原因遭到可怕的命运。当然，沒有任何私刑暴徒会因为他們的恐怖勾当受到懲罰。私刑迫害往往是在地方当局完全知道和允諾的情况下发生的。有些时候，地方当局还亲自参与其事。

杜波依斯博士举出一九一六年得克薩斯州威柯城的傑斯·华盛頓被当着几千人活活烧死的例子作为典型事件：“当木箱子还没有点燃以前，这个一絲不掛的孩子被用刺刀剝，鎖鏈这时也在树上吊起来。他想逃开，但逃不了。他要抓住树上的鎖鏈，但人們把他的手指砍掉。孩子被拉上树梢的时候，一个大汉在他頸后刺了一刀。有位先生認為这一下就会把孩子刺死。后来这孩子又被拉着套在脖子上的鎖鏈放下来好几次。有人說，他們估計这孩子身上大約有二十五处刀伤，都是致命的刀伤。”⁶沒有人因为这些暴行受到法庭起訴。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发前不久，这类暴行每星期在南部大約要发生两起。为私刑迫害辯护的人說，这种恐怖手段只用来对付强姦者。但許多事实証明，大約四分之三受私刑的黑人常常是在最經不起一駁的其它借口下被杀害的。事实又証明，私刑事件

中指控的強姦罪名往往完全是虛構的。

私刑事件常常發生在小農村中，種族暴動則一般發生在較大的城鎮。私刑對象是被控犯罪的個別黑人或一小群黑人，大城市里的種族暴動則往往（雖然並不都是如此）因為職業、住房、公園和河灘的使用問題或集體斗毆所引起的，其攻擊對象是全體黑人。這是有組織、大規模的私刑。在這種殺戮黑人的勾當中，北部和南部是同樣惡毒地敵視黑人。私刑經常會得到南部當地資產階級分子暗中的（即使不是積極的）支持。因此，邁達爾說，“除了極少數例外，傳教師和當地宗教領袖從沒有出面反對過私刑。”⁷⁷

除了殺戮和私刑以外，南部反動分子還經常用人身恐怖的手段來威嚇黑人。這就是說，明知不會被法庭起訴的武裝白人，以觸犯白人優越感的細故為借口，槍殺手無寸鐵的黑人。以這種方式被殺害的黑人，要比所有被暴徒私刑和殺戮的人多得多。美國的傳統中常常提到西部的歹徒。但這和難以數計的經常（現在也是這樣）在“陽光照耀下的南部”大小路上干着狙擊勾當的殘忍匪徒相比，西部歹徒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成立

這是一個充滿激烈鬥爭的時期，是勞苦大眾在組織與思想上得到迅速發展的時期。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會員總數由一九〇〇年的六〇〇,〇〇〇人增加到一九一四年的二,〇〇〇,〇〇〇人，許多行業和工業部門都成立了新的工會組織。社會主義運動也得到迅速發展。社會黨黨員由一九〇〇年的一〇,〇〇〇人增加到一九一二年的一二〇,〇〇〇人這個巨大數目。雖然當時婦女還沒有選舉權，但社會黨仍然在一九一二年的大選中獲得八九七,〇〇一張選票。這個時期也是世界產業工人協會的誕生和進行了歷史

性斗争的时期。北美工团联盟也在同一时期的一九一二年组织起来了。

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精神的高涨，黑人组织力量和思想认识获得巨大的进步。他们对各式各样的恶毒敌人进行了愈来愈多的打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诞生就是他们在这一方面所获得的主要成绩。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于一九〇九年五月三十日在纽约成立，当时叫全国黑人委员会。这个团体是在纪念林肯诞生一百周年时为了响应五十五位著名自由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黑人和白人都有）的号召而成立的⁸。在这号召上签名的黑人包括纽约一位中学校长威廉·巴克利、芝加哥的爱达·威尔斯-巴奈特夫人、亚特兰塔的杜波依斯博士，以及华盛顿的弗朗斯·格里蒙柯牧师、亚历山大·瓦特斯主教和米尔敦·瓦德伦博士。在号召上签名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包括约翰·杜威教授、杰恩·亚丹姆斯、威廉·迪安·豪威斯、拉比·爱米尔·赫尔希、约翰·海恩斯·荷姆斯牧师、亨利·莫斯科维兹博士、查尔斯·巴克赫斯特博士、路易·瓦尔德、玛丽·伍利以及苏桑·华尔顿。签名的人还有几位白人社会党人，其中包括威廉·英格利希·瓦灵、查尔斯·爱德华·卢塞尔、菲尔普斯·斯图克斯、玛丽·德雷尔、佛罗伦斯·凯利以及玛丽·欧弗英顿。

全国黑人委员会在一九一〇年五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会议上采用了现在的名称。曾经做过查尔斯·沙纳的秘书和反帝联盟领导人之一的穆菲尔德·斯道雷被选为主席；弗朗斯·布拉斯柯尔被选为执行秘书，杜波依斯被选为宣传与研究部部长。一九一〇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危机”月刊，它的主笔是杜波依斯。总部设在纽约。

同时，各州有许多平权同盟在进行活动。这些组织根据内战

和重建时期平权同盟的传统进行工作。波士顿黑人的果敢领袖特洛特由于对控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白人自由主义者表示不满，推动了这个运动。但不久，平权同盟就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合并了。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个新组织的基础是黑人的日益高涨的反抗浪潮，而后来合并于协进会的尼亚加拉运动就是这种反抗浪潮的早期表现。一九〇八年八月，亚伯拉罕·林肯故乡伊利诺州斯泼林非特的一次种族暴动，促进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诞生。当时身为南部人的瓦灵正在斯泼林非特。瓦灵对于无故向黑人进攻感到非常气愤，因此在当年九月三日的“独立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暴动”给予猛烈谴责，并且号召采取行动制止这类暴行的重演。这篇文章直接导致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立。

行动纲领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采纳了尼亚加拉运动所提出的政治路线。它谴责了歧视黑人的制度、私刑以及其它种种压迫黑人的行动。它坚持社会平等的原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原来的宗旨是使黑人享有充分公民权，在法庭上取得公平待遇，并在美国一切经济、社会和政治事业上获得平等机会，从而提高黑人男女的地位。”⁹但这项纲领不象以前尼亚加拉运动的纲领那样明确，而协进会组织的本身也不象尼亚加拉运动那样富有战斗性。

一九一一年，宾夕法尼亚州科茨维尔城一个黑人受到私刑后，勇敢的杜波依斯谈起他对尼亚加拉运动的看法说：“让每一个美国黑人动员起来吧。伟大的日子就要到来。我们曾经屈就于人，乞求正义，而我们得到的是被人随意唾弃、杀害、烧死。但我们不会永远忍受下去。假如注定要死，看在上帝份上，让我们死得象一个

堂堂男子汉，而不能象一堆干草一样被烧掉。”¹⁰

从民族成份上講，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尼亚加拉运动不同。后者是一个黑人的組織，前者則团結了黑人和白人。两个組織的領導者都是中产階級分子；直到今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領導者还是这样。协进会从成立的时候起，白人自由主义者就占据統治地位，这种情况一直繼續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早期担負实际工作的人員中只有杜波依斯一个是黑人。海伍德曾这样描述該会的領導机构說，“那是白人統治階級温情主义的方式。随着時間的推移，这种方式对发展中的黑人解放运动投下越来越浓的阴影。它窒息了黑人解放运动的主見与独立主动性，限制了它的目标，因而挫折了黑人反抗的鋒芒。”¹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的年代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对私刑和歧視黑人制度进行了多次斗争。在温斯顿-薩勒姆、亚特兰塔、里士滿、罗安諾克、路易斯維尔以及其它一些城市中，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进行了反对种族隔离法案的斗争。一九一二年，它迫使南方铁路公司改变了只僱用白人充技术工人的决定。一九一四年，协进会組織已經遍于北部許多州；当时它有五十个分会（其中四个在大学里），成員共九千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危机”报已銷行两万份左右。

在初期，对黑人問題感兴趣的北部富有的白人慈善家对于协进会是側目相看的。他們喜欢的是布克尔·华盛頓在塔斯克基进行的那种軟弱的活动。后来，由于协进会日益傾向保守，因此它也获得上述一类人的支持，这些人包括塞拉斯·麦柯米克夫人以及哈維·費尔斯通等。自从內战結束后，以剝削劳工臭名昭著的大資本家对改善黑人地位的运动不断进行干涉，这已經是显而易见的事。他們对黑人領袖一向起着腐蝕作用，削弱了他們的急进思想。資

本家对黑人福利表现了温情主义的关怀，是因为他們的根本利益是要把黑人工人培养成便于剝削的人。对黑人的进步斗争来說，大資本家如摩根、洛克菲勒、卡內基和卢森瓦尔德之流在黑人組織中直接留下的影响和干涉，始終是一个主要的障碍，現在仍然如此。

全国城市联盟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立及其早期的政治活动，在布克尔·华盛顿之类保守的黑人領袖和他們的富有的白人朋友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他們害怕黑人会被引入歧途，会被引上斗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們这种日益不安的最重要后果之一就是一九一一年成立了全国改善黑人城市生活联盟。这个組織是由紐約改进黑人經濟状况委员会和全国保护黑人妇女联盟合并而成的。它的首任主席是一位铁路大亨的太太威廉·鮑尔温夫人，执行秘書是尤金·琼斯。在很大程度上，它的一般成員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相同。在会中占統治地位的是白人自由主义者。在成立大会上，鮑尔温夫人对联盟的总目标作了如下的叙述：“我們不要以黑人或白人身份仅仅为一个集团的狭隘利益而奋斗。讓我們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为我們共同的城市、共同的祖国的共同利益而一起奋斗吧。”¹²

全国城市联盟采取了布克尔·华盛顿的路綫，它避开政治問題而专门处理直接关系黑人群众經濟利益的問題。根据双方达成的協議，全国城市联盟把爭取公民权的工作交給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自己只負責处理經濟問題。全国城市联盟过去是，現在仍然是一个社会服务性的組織，它帮助黑人找职业，协助黑人居住区改善居住条件、学校設施、公共运动場地、診療所等等。在黑人中間，这个組織由于不过問政治，领导人采取官僚、保守态度而始終起着保

守的作用。全国城市联盟不象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那样，争取使自己成为广泛的群众组织。

一九一三年，全国城市联盟的理事会扩大了，吸收了一些黑人和白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如布克尔·华盛顿、詹姆斯·狄拉德、查尔斯·席尔和凯利·密勒等。由于华盛顿及其塔斯克基运动后继者摩顿的撑腰，全国城市联盟从一开始就得到大资本家的慈善性的支持，而对于比较急进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来说，这种支持至少在某一个时期是得不到的。

黑人工人与工会主义

虽然在一九〇〇到一九一四年的十四年中工会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但工会对日益增加的黑人产业工人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工会组织仍然在进行反对黑人的活动；好多工会组织公开排斥黑人，有些虽然在章程上没有明文规定排斥黑人，但实际上却是采取这样行动。所有的工会组织，甚至包括那些允许黑人入会的组织在内，在工作提拔和工会领导等方面都对黑人采取了歧视态度。在许多场合，工会组织都积极把黑人逐出他们多少世代以来就已从事着的职业。黑人被选到任何重要的工会工作岗位上去，这是极其罕见的事；很少有工会组织吸收黑人参加它们的全国执行机构，而直到今天，美国劳工联合会也未吸收过黑人参加它的执行委员会。

美国劳工联合会不仅不愿使各工会组织取消它们的排斥黑人的规定，停止它们的歧视黑人的行动，给黑人在工业部门就业权利，并在工作中给他们保障（这是每个工人都有权获得的）；对于那些沉重地压在全体黑人身上的重大灾难，劳工联合会也是视若无睹的。人们可以查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劳工联合会和铁路工

人联合会的档案,要想从中找到一点抗議私刑、抗議歧視黑人和种族暴动以及抗議剝夺黑人选举权的記載,是查不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組織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号召書上,沒有任何劳工領袖的签名。美国劳工联合会和铁路工人联合会領袖的这种消极态度不仅說明了他們对黑人的輕視,而且說明了这是白人沙文主义者对黑人利益的公然背叛。工会組織对黑人的歧視以及上层劳工領袖不支持黑人反对剝削和迫害者的斗争,肯定地是对南部黑人迫害者和私刑分子的帮助和鼓舞。

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和铁路工人联合会采取反对黑人的政策,黑人知識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工会的偏見是不足为奇的。我們知道,道格拉斯采取反工会的立場。布克尔·华盛顿也是这样,他特别是自命代表黑人利益而采取彻底反工会的立場。在本章涉及的这个时期里,杜波依斯在早期也不贊成工会。这种趋势也表现在直到馬卡斯·加維和以后的許多黑人領袖身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色人种协进会并没有在黑人中組織过工会;至于更加保守的全国城市联盟,更明显地反对工会。事实上,全国城市联盟經常还被指控在积极进行破坏罢工的活动。著名黑人社会主义領袖弗兰克·克劳斯韋斯后来曾这样說过,“全国城市联盟成立于二十五年前,宗旨在为黑人謀职业,而办法則常常是要他們去当罢工破坏者……全国城市联盟从富有的白人僱主那里得到金錢的資助。”¹³

但黑人工人从未对工会采取尖銳的反对态度,虽然在知識分子中間这种态度很可理解地持續了那样久。尽管有时由于工会組織全然背叛了他們的利益,黑人也曾充当罢工破坏者(在白人工人中間,这种情况更是大規模地发生),他們經常还是愿意加入工会的;而一旦被吸收入会,黑人就表现出是一个好会员和好战士:他

們參加了過去的全國勞工協會和勞工協會；他們為了加入美國勞工聯合會所屬的工會而進行了長期鬥爭；在他們作為工會會員參加的無數次罷工中，他們表現得極其英勇。在今天，作為工會運動者來說，黑人是最優秀不過的。並不是黑人知識分子使黑人工人明白了工會運動的價值，而是黑人工人使得黑人知識分子了解這一點。作為工資勞動者，黑人的本能和自身利益使他們要積極爭取加入工會，儘管白人工會領袖採取了十足的沙文主義態度，儘管黑人知識分子向他們提出了非常可笑的忠告。在很多場合下，黑人知識分子公開對黑人工人說，他們打破白人沙文主義障礙而進入產業部門的唯一辦法，就是充當罷工破壞者¹⁴。

黑人的政治活動

從一九〇〇到一九一四年，黑人和工人階級一樣對政治行動問題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提高。從傳統上講，黑人支持過共和黨，因為共和黨畢竟是林肯的政黨，是爭取黑奴解放的政黨，因而共和黨也就長期以來在黑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一八七七年海斯-蒂爾頓的背叛，使黑人对共和党的拥护受到严重打击，而南部黑人广泛参加的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人民黨運動，為黑人的獨立政治行動開闢了新的遠景。許多黑人，包括杜波依斯博士，都支持過威廉·布里安。一九〇四年三月，以黑人為主要成員的民族自由黨成立了。這個黨曾提名泰勒為總統候選人¹⁵，但不到選舉後這個黨就瓦解了。

在一九一二年進步黨(牡鹿黨)競選運動中，西奧多·羅斯福在北部黑人中間廣泛地活動爭取選票。在那一年，美國鋼鐵公司的代表羅斯福使共和黨陷於分裂，以便進行控制。羅斯福組織了進步黨，他本人和波爾頓·惠勒是這個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羅斯福

提出許多关于公平对待黑人的諾言；但黑人对他表示怀疑，因为他在担任总统时会卑鄙地强迫解散了第二十五团的三个黑人連，理由是这三个黑人連在得克薩斯州布隆斯維爾城抵抗过白人歹徒的进攻。罗斯福的十足白人沙文主义态度还表现在許多别的方面。一九一二年召开的进步党全国代表大会尤其严重地使黑人对罗斯福变得冷淡。在这次大会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提出了一項綱領，要求“取締歧視黑人的不公平法律，并使黑人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当南部代表拒絕把这项要求列入总綱領的时候，罗斯福并未反对；而当他們阻撓一部分黑人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时候，他的态度也是这样¹⁶。据估計，一九一二年大选时，約有十万北部黑人投民主党候选人伍德魯·威尔遜的票。罗斯福和威尔遜的“进步主义”都是排斥黑人的。一八九二年有一百二十名黑人代表参加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黑人代表只有二十七名——这表明，作为黑人的政党，共和党已經衰落了¹⁷。

一九〇〇到一九一四年間黑人的思想情况和处境，給社会党提供了争取黑人积极支持的大好机会。但由于社会党采取机会主义的方針，再加上机会主义小資产阶级的领导人中間流行的白人沙文主义（見本書第三十七章），这个机会完全被错过了。在黑人群众遭受严重折磨的这段时期里，社会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一样对他們的問題置若罔聞。在社会党的报刊上有时也出現过一些对南部可怕状况表示不滿的文章。但除了要黑人（这些人是没有选举权的）为社会主义投票外，社会党从未感到自己有責任为黑人采取任何行动。

这时候，社会党集团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九一二年，社会党提出的劳工联合会主席候选人麦克斯·海斯获得五、〇七三张选票，貢波斯获得一、九七四张选票。但社会党人从

未攻击过賈波斯官僚主义机构所采取的歧视黑人的政策。对于他们直接控制的工会（特别是机器工人工会）中歧视排斥黑人的政策，他们确实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是的，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人中也有好几位著名的社会党人；但他们采取的主要是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支持就表明了这一点），而不是社会党人的立场。在这些人中间，并没有工会运动者。特别显著的是，他们从未作任何努力使社会党赞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或支持协进会争取黑人权利的纲领。因此，黑人成为社会党人的不多。杜波依斯博士曾在一九一一年加入社会党；但他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并没有生根，一九一二年他又退党了。

一九一三年是解放宣言发表五十周年的一年，是黑人欢欣鼓舞的一年，南部到处进行了庆祝活动。这是检阅成就的日子，检阅他们在争取庄园，经营商业和积累资金方面的成就；检阅他们在消除文盲，从事文学创作以及培养黑人教员、医生、律师、科学家和其它自由职业者方面的成就；检阅他们在发展报刊和其它黑人团体方面的成就。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都同残酷的压迫和困难进行了斗争，取得显著的成就。但还有很多工作等待开展。已经明显看到的主要一点就是：年轻的黑人民族正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向前迈进，准备参加未来的巨大斗争和运动。

第四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黑人

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意識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黑人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这一点从战后的年代里得到了証明。这个規模巨大的流血战争从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开始，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結束。从一开始，这就是两大資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間的战争——一方是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和美国，另一方是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所有其它主要列强最終也捲入战争。和平到来的时候，战争已經奪去了一千万士兵和无数平民的生命；受伤的有两千一百万人，財產損失达三千三百八十亿美元。

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起因是資本主义列强的貪婪无厭——它們想获得更多的市場和原料，控制更多的战略点，获得更多的殖民地，并且剝削更多的人民。美国被威尔遜政权拖进了战争。鉴于群众的强烈反战情緒，威尔遜总统在一九一六年竞选連任总统的活动中把維護和平作为竞选的中心口号。威尔遜在“他没有把我們捲进战争”的条件下，重新选进了白宮。但可笑的是，他在就职一个月以后，即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就向德国宣战，从此，美国人民就捲入这场屠杀里去——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經在歐洲打了两年半了。最初，华尔街老板的政策是讓歐洲列强在战争中自相残杀，自己在軍火生产上大賺其錢。但这种恶毒政策也使用殆尽。到一九一七年初，日益壮大的德国帝国主义可能有贏得战

爭胜利的严重危險。这將是对美帝国主义利益的灾难；于是华尔街老板就不顧人民群众的和平意愿，把美国推上战争之路。

美国人民大多数都反对参战——但这个事实并没有阻挡住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貢波斯派上层领导立即表示拥护战争，这和他們充当大企业走卒的角色是一致的。主要的反战力量是由社会党领导的，即由尤金·德布斯、查理·魯登堡等左翼所领导。社会党的右翼和中间派則日益轉向貢波斯派的拥护战争的立場。

群众对战争的态度

黑人也和全体美国人民一样，要求和平。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九日的一封信中，威尔遜总统曾对“許多有色人种的成員在这次危机中不积极支持政府”一事表示惊異。威尔遜在战争期間在部队中支持歧視黑人，战后对蔓延的私刑恐怖又不加任何干涉，他希图以好战的煽动言論爭取黑人。他說，“你們有成千的青年子弟参加軍隊，或者被派往法国。从这次战争中你們所要得到的必須是不折不扣地享受到充分公民权——就是跟所有其它公民享受的权利一样。”¹

团结在紐約“信使报”周围的左翼黑人社会党人表达了黑人群众最尖銳的反战情緒。虽然社会党沒有(实际上是拒絕)提出要求以消除具体加之于黑人的不公正措施，它仍然吸引了一小部分黑人，他們大多数都是对社会党的社会主义綱領感兴趣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哈萊姆(紐約黑人居住区)成立了社会党支部，并在一九一七年创办了月刊“信使报”。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包括菲利浦·兰道尔夫、昌德勒·歐文、理查德·摩尔以及西理尔·布利格斯。在初期，“信使报”和社会党左翼的路綫相呼应，积极反对战争。但是

当战争开始以后，领导人中间就分裂了。当时“信使报”已经被兰道尔夫控制，它支持战争。该报写道，“巩固民主政治是一项重大任务。总统既然宣布了战争的目标，我们愿意并且急于尽到我们的责任。”²

总的说来，战争一经开始，黑人报刊支持战争，但这些报刊同时也有许多疑虑和要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机关报“危机”报初期谴责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起因是企图剥削“有色和落后民族以自肥”的资本主义列强间的互相火併。但后来“危机”报又说，“我们诚恳地相信，最终实现不分种族与肤色的民主政治的最大希望，是在协约国这一方面。”

同时，“危机”报又提出了一项有关战时黑人要求的纲领包括：（1）要求得到为祖国效命疆场以及受作战训练的权利；（2）战争中由最优秀的黑人领导本族军队、以及为担任领导而受军官训练的权利；（3）立即停止私刑；（4）黑人男女获得选举权；（5）推行普及、免费的公立学校教育；（6）取消车辆上隔离黑人的措施；（7）取缔歧视黑人的法律；（8）在一切公共机关和运动中享受平等的公民权。³实际上，这些要求都没有得到政府的理睬。

战争中的黑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黑人士兵受到千方百计的可耻而恶毒的歧视；身为弗吉尼亚人的威尔逊总统从来没有出过一点力来制止这种暴行。虽然黑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但他们在军队中却占士兵总数的百分之十三。在征兵登记的二,二九〇,五二五名黑人当中，三六七,〇〇〇人合格入伍；被派到海外的有二〇〇,〇〇〇人。黑人被批准入伍的百分比是三十一，而白人则为二十六。

黑人被单独編在白人軍官統率的黑人团里。在經過黑人領袖的激烈斗争后，才在得麻恩堡成立了一个黑人軍官訓練營。但黑人軍官毕业后仍然受到白人軍官的冷遇，而且一般說來是受到排斥的。許多白人高級軍官都直截了当地在报告中誣蔑黑人軍官，說他們不中用。当战争結束的时候，黑人軍官的最高軍阶是三位上校和两位中校⁴。

正如他們在革命战争、一八一二年战争和內战中所充分表現的一樣，黑人士兵是勇敢的战士。但领导美国軍隊的白人优越論者却貶低黑人部隊的作用，把他們大部分編到后勤部隊里去。伍德遜写道，“被派到法国去的二十万黑人中，不下四分之三的人被降落到散工的地位。”⁵ 在这类工作中，黑人备受各种侮辱。“在对待被強迫編到这种队伍里来的黑人方面，辱罵、脚踢、拳打和打伤等行为成了家常便飯”。在海軍中，黑人只用来当伙伙和軍官的勤务員；在空軍和海岸防卫队中，黑人根本就沒有任何地位。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組織也都歧視黑人士兵。

有机会作战的黑人队伍都表現得非常好。布勞萊說，“在阿貢森林地区、弗斯基山区、香檳地带以及梅茲，黑人士兵打得非常出色；他們常常受到指揮官的最高表揚，成团的黑人士兵因为英勇作战而受到贊誉，被授以功勳十字章——第三百六十九团、三百七十一团、三百七十二团都全团受奖。第三百六十五团、三百六十六团、三百六十八团、三百七十团的部分官兵以及第三百六十七团的第一營都得了勳章。”和黑人軍隊在一起的法国人都贊不絕口地称道黑人的作战效能和英勇气概。沒有受白人沙文主义所蒙蔽的美国軍官威廉·海华德上校曾这样談起他领导的黑人軍隊，“世界上沒有再比他們优秀的士兵了。”⁶

美国軍隊的首脑看到法国人对待黑人士兵的那种民主方式大

為惶恐，深怕給黑人“做出一个坏榜样”，爱尔文將軍发出了禁止軍隊里的黑人和法国妇女来往的臭名昭著的第四十号命令，——但这是黑人軍官和士兵隨便違犯的一項命令。黑人还被正式禁止参加法国舞会，違禁者要受到隔离。潘兴將軍的总部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它发出了一项臭名远揚的“关于美国黑人軍隊的秘密資料”的指示。指示重复搬用了最下流的白人优越論的誣蔑言詞，警告法国人不要和“墮落的”、“色情狂的”美国黑人士兵交往⁷。

在美国国内，黑人軍隊也受到同样的歧視。不許他們在旅館下榻，不准进入餐館、戏院和社交机构，在南部他們更公开地在大街上受到侮辱。黑人士兵对这些暴行极为不滿，他們曾多次与白人歹徒发生冲突。最严重的是一九一七年八月在得克薩斯州豪斯敦城发生的一次冲突。为了对当地两名黑人遭受的残暴攻击进行报复，黑人士兵在和当地白人冲突中打死了十八个白人。有十九个黑人因此被处絞刑，四十一人被处无期徒刑，四人被判处較短的徒刑。豪斯敦事件向全国显示了黑人的战斗精神。

黑人在受害之余又遭侮辱——威尔遜总统向三K党分子的威胁表示屈服，三K党分子威胁說，要以私刑来对付从法国回来指望享受社会平等权利的黑人士兵。威尔遜总统派了布克尔·华盛顿在塔斯克基的繼承人罗伯特·魯薩·摩頓博士去法国，向黑人士兵提出某些警告。伍德遜写道，“摩頓博士直截了当地告訴黑人士兵說，他們不能指望回国后享受他們在法国所享受到的那种民主；他們必須对在享受这种民主以前的原来地位感到滿足。这些說法激怒了黑人士兵……有些士兵說要給摩頓博士以人身伤害，但軍隊的紀律阻止了这类情况的发生。”⁸

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为了巩固民主政治而战”的美国黑人被政府虐待、凌辱的可耻方式。更加可悲的是，美国劳工联合

会和社会党按照历来采取的对黑人的不平置之不理的政策，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争取对黑人士兵给予更多的民主。它们没有和黑人一道对那些残暴的歧视行为提出强烈的抗议。

战胜者分脏

英、法、美集团赢得了这场战争，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这实际意味着美国才是主要的胜利者。资本家获得了空前未有的繁荣，而工人的生活水平则下降了。正如比尔德夫妇所说的，“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已经有四二，五五个百万富翁。”⁹ 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的最富有阶级拥有国民财富的百分之六十，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五的最贫困的阶级只拥有国民财富的百分之五¹⁰。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都受到战争的创伤，并且一直没有完全复原；但没有受战争摧残的美国，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盛了。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变成最为强大的国家，并且成为主要的债权国。美国巩固的帝国主义地位表现在国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它从一九一四年的二十五亿美元，上升到一九一九年的九十亿美元，而一九二四年更上升到一百九十亿美元¹¹。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胜利的协约国列强在法国凡尔赛签订了强盗式的和约。尽管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犯有发动战争的罪行，但胜利者却以十足的帝国主义姿态剥夺了战败国的殖民地和它们本国领土的一部分。胜利者又以巨额赔款的重担加在战败国身上。这样，和平的缔造者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了基础。根据威尔逊总统的倡议，在凡尔赛成立了国际联盟。然而，由于“孤立主义者”的影响，美国并没有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但它在局外对国联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巴黎和会期间，国际黑人会议在杜波依斯博士领导下在巴

黎召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参加会议的五十七个代表中包括十六个美国黑人、二十个西印第安人和十二个非洲人。会议对世界各地黑人的民主待遇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要求；但起草和约的帝国主义者采取嘲讽态度，对这些建议置之不理。这次泛非会议的重要意义是它强调了美国黑人与被压迫殖民地人民之间的休戚与共关系，特别是表达了美国黑人的民族情绪。通过杜波依斯领导的这次会议，黑人第一次作为一个民族在国际组织面前诉出了他们的不平。在后来的年代里这是一个先例，这个先例曾被多次效法——例如一九二一年的加维运动、一九四六年的全国黑人大会、一九四七年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及一九五一年的民权保障大会。

俄国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不可医治的创伤。它标志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标志着在这以前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的逐步衰亡。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工人和农民在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和斯大林的指导下，发动了武装暴动，摧毁了地主-资本家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即第一个工人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样，他们就消灭了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摧残着俄国的奴役和专制制度，并且引导人民走上建设自由的社会主义体系的道路。

俄国革命不仅摧毁了俄国沙皇-资本家政权，它还给予世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以致命的打击。帝国主义在它最弱的一环——俄国——被击破了，这就使资本主义剥削者丧失了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们企图以武装干涉、封锁和外交上孤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方式来挽回这个灾难性的损失，但都徒劳无功。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间，包括美国在内的十多个资本主义

国家想以暴力来推翻年轻的社会主义政府，但它们的军队全都被击败，被赶出苏联。

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对苏联人民建立自己政府的权利的罪恶进攻完全失败了。苏联人民一往直前地建设自己的国家；从一个落后的被暴君统治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今天的高度工业化、世界上最民主、最强大的国家。但资本家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疯狂野心，他们企图征服苏联，夺取广大的苏联领土（大约等于美国的三倍）。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这样试了一下，但结果是他本人和他的法西斯集团都遭到致命的打击。现在华尔街正在组织它控制的世界力量想进行一次新的尝试，这次尝试如果真正实行的话，那结果必然使他们的处境比进攻苏联的纳粹侵略者的遭遇更为倒霉。

俄国革命给予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人民以巨大的影响。在他们多少世纪以来经历的专制压迫的长夜中，这是第一线曙光。正象它在广大群众中的反应一样，它在美国工人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尽管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社会党的机会主义领袖们不断用卑鄙的手段诬蔑和歪曲苏联，成百万的美国工人仍然意识到苏联是他们的民主先锋。黑人的反应尤其良好。苏联对居住在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平等政策以及它对世界殖民地人民所表现的友谊，使黑人获得了加倍深刻的印象。

苏联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载明，“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及种族，在经济生活、国家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及政治生活方面一律平等，是为确定不变之法律。”为了执行这项条文，宪法又规定，“凡因民族或种族关系对公民权利作任何直接或间接限制，或赋予公民直接或间接特权，以及宣传种族或民族独尊思想或仇恨与轻蔑者，均应受法律制裁。”¹²

一九一九年六月的“信使报”这样表达了它的最果敢的亲苏态

度：“蘇維埃政權在迅速地前進。看來它有可能席捲全世界。越快越好。”從那時候起，許多年來黑人羣衆一直被反共宣傳的海洋所淹沒，但他們仍然對蘇聯懷有熱烈的情感。一九二八年訪蘇以後，杜波依斯博士曾說過，“在我一生中我從沒有象在俄國觀光的那兩個月中那樣感到激動。”¹³二十年以後，在反蘇歇斯底里的氣氛中，一九四七年的“黑人年鑑”作了這樣的客觀分析：“一切種族完全平等，這是蘇聯政府所主張的信念和它所採取的態度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蘇聯境內居住着一百七十多民族，他們是不同的人種。為了改善各民族集團的經濟、社會地位並鼓勵本民族的文化發展，政府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重大努力。這種對待民族和種族問題的態度在世界各國中是獨一無二的。”佛萊塞爾在一九四九年評論說，“俄國沒有種族偏見和歧視，這對美國黑人起了巨大的影響。”¹⁴保爾·羅伯遜也說，“我是，並且永遠是蘇聯和可愛的蘇聯各民族的堅定、忠實的朋友。”¹⁵蘇聯在種族民主方面樹立的榜樣對美國黑人起了巨大影響，這種影響要比一般人想象的大得多。

大規模的人口北移

同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南部黑人大批地向北遷移。由於戰爭，自然需要大量的工人。三種原因使這種需要更加迫切：因為戰爭對各種軍火和物資的需要非常大；因為戰爭將數百萬工人從勞動大軍中拖入了軍隊；因為德國潛水艇的威脅差不多完全中斷了歐洲移民進入美國。在這種情況下，南部黑人就成了巨大的勞動後備軍，他們大批向北部移殖，填補勞動市場的空缺。北部僱主鼓勵這種人口移殖，他們派出了許多人到南部去招募勞工。

這次人口北移大大超過了黑人歷史上的任何一次人口移殖，包括內戰前黑奴的逃亡，內戰前十年間向非洲和西印度群島移民，

以及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期著名的向堪薩斯州的“移殖”。据估計，在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年期間，向北部移殖的黑人不下五十万，他們希望借此擺脫在南部受剝削和受压迫的那种地獄般的状况。移民来自南部各州。当地剝削者对于失掉这么多宝貴的工人而极为恐慌。招募黑人工人移民的經營人遭到恫吓，并且要付出很高的費用。此外还展开了大規模的宣传运动，引誘黑人“留在老家”。三K党特有的恐怖手段也用来阻挠移民。“許多城鎮的白人居民威胁黑人；白人經營的报刊也劝黑人留在南部。很多家里找不到仆人了，农場沒有雇工，教堂空空如也，房子也搬空了。”¹⁶

到达北部之后，黑人就湧向主要的工业中心。他們在軍事工业部門找到了工作，但和往常一样，他們干的是最繁重的劳动，而得的报酬則是最底的。大批黑人在罐頭制造业找到工作，另外許多人則参加了鋼鉄、采煤和汽車生产部門。据估計，大約还有二万七千人参加了造船工业，約有十五万黑人被鉄路部門僱用，参加其它交通運輸部門的也有十五万人左右。大批黑人妇女在各个工业部門找到了工作。

在所謂繁盛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由于南部的残酷情况，发生了另一次大規模的黑人北移。一九二三年，約有五十万黑人来到北部。艾伦估計，从一九一〇到一九三〇年，仅仅由“黑人地带”来到北部的黑人就有一百零七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和战后这种人口移殖的总結果是，黑人无产階級的力量增强了¹⁷。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城市联盟、塔斯克基运动以及其它黑人团体，在一九一八年企图使美国劳工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制定規定，使新来的黑人工人正式进入各个工业部門，并且参加工会。代表大会一致贊同上述团体的联名信，但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这个問題沒有得到任何結果¹⁸。由于黑人代表的坚持，在一九一

九、一九二〇以及一九二一年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同样决议。但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依然坚持他们一贯歧视黑人的政策，不让黑人从事条件较好的职业，也不让他们参加劳工组织。

上层劳工领袖的白人沙文主义态度造成了工业地区白人和黑人工人之间的不愉快关系。据估计，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开始的钢铁工人大罢工期间，有三万名黑人被用来充当罢工破坏者。这件事对这次罢工是一个重大打击，但并不象人们说的那样，它是该次重要罢工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具有决定性的失败原因是黄波斯派行业工会领袖们背信弃义地拒绝支持这次产业工人大罢工，由于这种背信行动，大批白人熟练工人回到了工作岗位。黄波斯派的白人沙文主义助长了这个时期发生的多次种族暴动。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人口北移，在许多方面对黑人起了重大的、有利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大大增强了黑人无产阶级的力量，这对黑人的发展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帮助了黑人知识阶层的成长，促进了黑人文化的发展，并且加强了黑人报刊的实力。（据布劳莱估计，在一九二〇年各种黑人报刊达五百种。）所有其它黑人团体也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在一九二〇年，蓬勃发展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报称拥有十万会员¹⁹。在以后数年它继续得到扩展。人口移殖给黑人以新的战斗勇气，并且加强了他们的自尊感和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人口移殖还有着另一个最重要的作用。由于在纽约、芝加哥、克利夫兰、费拉德尔菲亚、圣路易等地建立了强大的黑人集中地带（在这些城市里，黑人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百），黑人就最终地在纽约、伊利诺、新泽西、俄亥俄、密西根、宾夕法尼亚和密苏里等州的政治生活中处于具有决定性的地位²⁰。

資產階級反動派戰後的攻勢

戰爭剛剛結束，壟斷資本家就立即向工會組織展開激烈進攻，奪取工人在戰爭期間得到的收穫。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二年間，鋼鐵、罐頭、采煤、建築、海運、木材、印刷、被服以及其它工業部門爆發了大規模防禦性的罷工。幾乎每個工會組織都不得不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向僱主惡毒的“開放工廠”運動進行鬥爭。僱主們的手腕使工人嘗到了他們在戰爭期間所說的“鞏固民主政治”的味道。在四年當中，罷工的工人達一千多萬——在美國歷史上這毫無問題是罷工工人的最大數字。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一年經濟危機的爆發更加重了工人的困難情況；在這段期間工資降低了，有五，七五〇，〇〇〇工人失業。司法部也向新成立的共產黨發動了瘋狂進攻，數以千計的人被投入監獄。

工會組織遭到大規模進攻使賈波斯派美國勞工聯合會和鐵路工人聯合會的領袖們——在戰爭期間他們是僱主的親密朋友——感到沮喪。他們的唯一政策是逃避鬥爭，在可能的時候不惜犧牲別的工會以保全自己。行業工會中破壞罷工的活動非常普遍。因此，儘管工人們竭力鬥爭，勞工運動仍然遭到最嚴重的挫折。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會員總數由一九二〇年的四，一六〇，三四八人下降到一九二三年的二，九二六，四六二人。

在僱主們發動的大規模進攻狂潮下，黑人遭到最嚴重的襲擊。南部成了三K黨的天下；據估計，在這個期間三K黨在全國已擁有五百萬成員。恐怖氣氛瀰漫整個南部。武裝白人歹徒的進攻目標特別是從國外回來的黑人士兵。私刑迫害者企圖從黑人退伍軍人的頭腦中消滅他們可能在法國就已培養起來的社會平等的觀念。“鞭打、用酸性藥品炮烙、塗柏油、裹羽毛、吊死人和燒死人的事件

到处发生……在战后第一年里就有七十多名黑人遭到私刑。有十名黑人士兵(好几名还未脱下军服)遭到私刑。……十四名黑人被公开焚烧,其中十一人被活活烧死。”²¹在战争期间,即从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年,大约有一百九十九名黑人遭到私刑;而在战后年代里,即从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二年,又有二百三十九名黑人死在私刑暴徒的手里²²。以上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许多被单独枪杀的黑人。没有一个白人因为这些残酷罪行受到法律制裁。

北部黑人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由于劳工运动没有坚决面对保障黑人自由就业、参加工会、住房、受教育以及享有文娱设施等问题,黑人和白人之间造成了非常紧张的关系。由于僱主们所驱使的歹徒的煽惑,这种局面发展成为种族暴动。全国各地发生过几十次这种事件,肇事地点主要在北部。一九一九年的夏天和秋天发生了二十五起最厉害的种族冲突。在这些斗争中,黑人进行了反击,双方伤亡都很惨重。

战争期间第一次大规模的种族暴动于一九一七年发生在东圣路易城。据估计,黑人死亡的有四十名,白人的死亡数目不详。一九一九年七月,在得克萨斯州的大观城爆发了一次剧烈斗争。这次斗争是白人匪徒挑拨起来的,有好几名白人和黑人被枪杀或被殴打致死。一星期后,全国歧视黑人的中心华盛顿又发生了一次种族暴动的流血事件。这次事件起因是酒醉的陆军士兵、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士兵枪击黑人住区。黑人进行了反击,打败了帮助白人暴徒的警察。华盛顿处于混乱状态达三天之久。伤亡情况一直没有可靠的报道。另外一些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克诺克维尔、吐尔萨、俄马哈以及阿肯色州的爱莱恩城。爱莱恩的种族暴动是由于种植园主企图阻止谷物分成制农民组织工会而引起的,据估计有五名白人和一百名黑人被打死,另外还有十二名黑人被处死刑,六十七

名被判处长期徒刑²³。

从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起，芝加哥发生了一次更为激烈的流血斗争。斗争起因是一个青年黑人在湖滨游泳，白人不许他在那里游泳，就用石头打他把他溺死。这件事引起了极度的紧张局面。斗争很快就波及芝加哥城的南部各地。这次大规模暴动延续了十三天。南城的整个黑人住区布满了州的骑兵、芝加哥警察部队和督察。全城极度动荡不安，到处几乎发生大乱。显然过低的最后官方数字表明，有三十八人被打死，其中有十五名白人和二十三名黑人；受伤的有五百二十人，其中白人一百七十八人，黑人三百四十二人。几百所工人住宅被炸燬或烧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黑人住宅。

这次大规模种族暴动是罐头厂厂主的打手直接挑拨起来的，厂主们想利用这次暴动来消灭他们工厂中刚刚成立的工会组织。市、州当局同雇主们通同一气；他们出动警察和军队主要是恐吓黑人，而不是为了制止白人暴徒。屠宰业劳工理事会和芝加哥劳工联合会采取了维护黑人和白人工人团结的紧急措施，这样才没有使情况发展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进一步谈到。

在所有这些局部的流血斗争中，事实非常明显：黑人为了保卫自己，准备拿起武器和有组织的白人凶手进行斗争。这种勇敢的战斗精神只不过是日益高涨的黑人民族运动的多种表现之一而已。

第四十一章

加維运动

世界黑人进步协会是馬卡斯·加維在牙买加成立的，后来加維把这个团体扩展到美国。加維一八六七年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島的牙买加。他做过印刷工人，十八岁时就經營一个印刷厂。加維非常聪明，他很快就对黑人問題发生了兴趣。他曾說，“我不是生成要挨鞭子的。”他讀过布克尔·华盛顿的著作，受它們的影响很深。华盛顿曾邀請他到美国来，但在加維最后抵美前，这位塔斯克基运动的領袖已于一九一五年逝世了。一九一四年加維在牙买加成立了世界黑人进步协会，并且遍遊西印度群島，为协会进行宣传。但在他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来到美国之前，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就。当时，从西印度群島的古巴、波多黎各、海地、牙买加、特立尼达等地开始向美国大规模移殖人口。从那时起，这些具有长期斗争传统的西印度群島人，就在黑人文化生活和政治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立即在美国土地上生了根，并且象綠色的月桂树一样繁茂起来。协会的总部設在紐約。加維担任总干事，它的机关报是“黑人世界”。这家报纸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黑人报纸。到一九一九年，世界黑人进步协会已经有三十个分会分布在全国各地。按照副总干事依尔伍德的统计，到一九二一年协会已有四百一十八个登記备案的分会，另外还有四百二十二个分

会正在筹备中，尚未备案。同年，加維宣佈协会在世界各地已有四百万会员，其中美国有二百万。反对加維的黑人嘲笑这些数字，并且提出截然不同的、往往低得多的数字。威廉·毕肯斯說，加維拥有的会员还不到一百万人¹。“信使报”集团的多民各說，根据世界黑人进步协会一九二〇年九月以后的正式年度财务报告来看，实际交納会費的会员只有一七，七八四人²。杜波依斯也在一九二三年說，协会交納会費的人数是低的，只有一八，〇〇〇人³。

不管他的协会到底拥有多少交會費的会员，不可辯駁的事实是：有很多黑人拥护加維。加維发起的运动是以来自南部的移民为基础的；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工人。从重建和人民党运动时期以来，还没有人象加維那样，能影响几百万的黑人。对美国南部和北部被折磨的黑人說来，加維的战斗性綱領和卓越的組織方法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加維运动对全世界也起了重要的影响。在每一个黑人聚居的地方，都熟悉加維的名字。非洲、西印度群島和中美洲都有代表参加协会的大会。英国和法国政府积极反对加維在它們的非洲殖民地进行活动；禁止加維的代表人入境，并且和美国政府一起干涉他的活动⁴。

世界黑人进步协会发展的規模在黑人历史上是空前的。它在美国得到大規模发展的基础，是黑人群众身受的严重的被剝削、被压迫的情况。我們知道，这个时期，南部的經濟状况很坏，大規模的移民正在进行，残酷的私刑和种族暴动很为普遍，三K党的恐怖到处瀰漫。在由此而引起的黑人不滿的背后，还有当时僱主发动的大規模进攻以及工人进行的防禦斗争。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影响尤其明显，这个革命提出了动人心弦的民族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口号；欧洲工人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影响也很明显。从消极方面看来，促进加維运动成功的因素，是保守分子领导的全国有色

人种协进会和全国城市联盟沒有对战斗的黑人給以果敢的领导；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社会党、农民組織以及其它团体中普遍存在的白人沙文主义。对身受双重剥削和压迫的黑人群众来说，加維主义乃是一线希望。加維主义的战斗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艰苦年代里黑人表现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是吻合的。

一位白人評論員这样描繪加維获得的热情拥护，“黑人农民成群地湧向加維。他們崇拜他。他們感到加維所說的話，正是他們不能明白表达出来的意思。他們聚攏来听他那热情的講話。他們紛紛为他捐款。他們和他同甘共苦。他們把他当作偶像崇拜，好象他就是黑人的德摩斯尼斯（古希腊的雄辯家）一样。”⁵ 在整个加維运动中，妇女起了积极作用。

加維綱領

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紐約举行。大会制訂了协会的基本綱領，綱領包括一篇前言和五十四条“权利宣言”⁶。綱領的措辞充滿勇敢、战斗的精神，内容具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性质。它的前言这样写道，“欧洲各国已瓜分了几乎整个非洲大陆，并占有了它。本地居民被迫把土地交给盜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們被当做奴隶对待。”对西印度群島和其它殖民地区黑人生活的残酷的生活状况，也提出了严重抗議。但受攻击最猛烈的一点还是反对美国黑人所受压迫一事。前言譴責了私刑迫害、歧視黑人的制度、种族暴动、在职业和工資标准方面的歧視、受教育机会的不足、选举权的被剥夺、法庭的不公，以及美国黑人被迫处于其下的普遍恐怖环境。

“权利宣言”提出了糾正世界各地黑人遭受的无数水深火热的痛苦的具体要求。它要求取締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和歧視黑人的

制度；它勇敢地号召黑人蔑视一切带有歧视性的法律，并利用一切可能办法保卫自己免受这种压迫；它呼吁黑人不要向不能代表他们的政府纳税；它抗议强迫征召黑人入伍；它劝告非洲黑人不要遵守那些剥夺他们土地的法律。

“权利宣言”的中心政治内容是第十三条和第十五条，这两条说：“我们认为，世界黑人有拥有非洲的自由；根据欧洲属于欧洲人和亚洲属于亚洲人的原则，我们也要求非洲应当属于当地和在外的非洲人。”“我们强烈谴责世界上那些贪婪成性的国家它们用公开侵略和秘密策划掠夺了非洲的领土和它的取之不尽的物质财富。我们写下最庄严的决心，要收回我们祖先的辽阔大陆上的那些财富。”

为了支持这个总路线，所有黑人都被宣布为非洲的自由公民；各民族的自决权被确认为普遍的原则。特别提出了黑人自决权的要求，“不管黑人在什么地方聚居”。构成一个聚居区的黑人都应当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以便在立法机关、法院或者那些管辖他们的聚居区的机构中代表他们。”宣言坚持黑人有权受到国际上的完全承认；它谴责了国际联盟，说：“对黑人来说，它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它企图剥夺黑人的自由。”

回非洲去

加维运动的中心政治口号是“回非洲去”。加维认为，在黑人占少数的国家里他们是不可能得到公正待遇的；他们必须迁回非洲，这是他们世代代的家乡。他以伟大的群众鼓动家的技巧来宣传这个计划。在这方面，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宣传鼓动家能够超过他。在加维运动初期富有战斗性的阶段里，他深深懂得怎样才能打动那些被压迫、被侮辱的黑人的心，怎样才能给他们

以新的民族自尊心、庄严感、希望和力量。他不只限于口头宣传，而是实际上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政府机构，他希望在非洲建立这样政府机构。一九二一年，他组织了以他为首的“非洲帝国”，并且建立了一支最终要赶走非洲白人侵略者的“武装部队”。

海伍德总结说，“这位西印度群岛的加维给新生的非洲提出一种政府机构，它是英国封建组织和美国秘密团体的混合物。帮助他统治的有一个国王和一个最高副国王，一个包括尼罗河爵士、殊勋爵士、埃塞俄比亚勋爵、尼日利亚和乌干达公爵的贵族阶级。以‘黑、红、绿’三色旗为国旗——‘黑色代表种族’，‘红色代表他们的血统’，‘绿色代表他们的希望’，他又为未来的黑人国家建立了一个基干部队，创建了世界非洲军团、世界黑十字护士队、世界非洲汽车兵团和黑鹰飞行队，并且供给它们制服，选拔出军官”⁷。加维制订了黑人国歌。在领导运动的时候，他尽可能组织壮观的游行示威以及其它复兴运动式的声势。所有这些都是以救世主的最高热情来进行的。

“回非洲去”运动无疑地对黑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表达了他们传统的对土地和自由的向往；它符合黑人渴望迁离南部的一贯倾向——到非洲去，到西印度群岛去，到加拿大去，到西部去，到北部去——到任何别的地方去，只要能逃出南部种植园主的地狱。但黑人就在加维运动最吸引人、最振奋人心的时候也是很现实的；他们知道，能够回到非洲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不过是比较少数的人，至少在近期内是这样。

加维运动初期所以能得到很大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对黑人的不公正遭遇提出了强硬抗议，并且大声疾呼，要求纠正这种现象。这符合了黑人在艰苦的战后年代里表现的日益高涨的战斗精神，当时僱主们发动了进攻，而群众则进行了斗争。正如

“信使报”、“十字軍报”、“战斗报”、“新解放者报”和当时其它战斗性的書刊的論調一样,这是一个“新黑人”的时代。“信使报”認為,“新黑人”是这样的人,他在必要的时候,很愿意为保卫自己、保卫家庭和政治权利而牺牲。他主张“绝对社会平等、有权受教育和为自卫而采取实际行动、言論自由、出版和集会自由,以及俄国的民族自决权”⁸。在具有战斗性的初期,加維运动表现得蓬蓬勃勃,并随着这种斗争精神的高涨而得到发展。

灾难性的商业冒险

为了把他的热情的民族主义綱領化为行动,加維开始准备真的把黑人运到非洲去。他着手組織一个輪船公司,完全由黑人管理,經管一条行駛非洲和美洲之間的航綫。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一九一九年他以一貫的熾灼的热情組織了黑十字航运貿易公司,根据新泽西州法律,公司的投資額要有一千万美元。他也組織了黑星輪船航运。他从热心追隨者手里筹措了一百万美元,这笔錢主要靠出卖股票得来。不許白人購買股票。黑十字航运貿易公司最后买了两条小輪船,即“哥薩尔斯將軍号”(后来改名为“布克尔·华盛顿号”)和“雅尔茅斯号”。公司又租了三条輪船,即“康那华号”(后来改名为“安多尼奥·馬西欧号”)、“沙迪賽德号”和“奥里昂号”(后来改名为“菲利斯·惠特萊号”)。公司組織了几次开往欧洲和非洲的航行,但是亏本非常厉害。黑星輪船航运失败了,整个企业也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宣告破产。

这些商业冒险对加維和世界黑人进步协会是最不幸的事。到底加維自己应当对他的商业机构中的那种腐化情况負多大責任,这还不能做定論。事情的可能性是:他自己是廉洁的,但他被一群騙子和无能的人所包围;当資金开始流进公司的时候,这些人

也湧了进来。作为公司职员，他们为自己规定高薪，并且拿着公司的财产胡作非为。有一次，“雅尔茅斯号”輪船载运一批威士忌酒，后来亏本竟达传奇式的数字三十万美元之巨。加維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鼓动家，但很明显，他对商业的复杂情况知道的有限；对商业中的盗窃者的卑鄙行径知道的更少。他没有正式的賬簿，也从来没有公佈过收支情况。据法庭最后估计，整个冒险事业的全部損失达六八八，五一五美元左右。

对黑人的私刑迫害者和剝削者視若无睹的政府当局，假惺惺地认为破产責任应当由加維承担，并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对他起訴，說他利用美国邮件进行欺詐。加維进行了反击，說敌人在迫害他，尤其是对世界黑人进步协会极端敌視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英美政府当局。他控告审讯他的法官朱丽安·麦克，說他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員和資助者⁹。审讯結果，加維被認為有罪，被判处五年徒刑；一九二五年他被送往亚特兰塔城联邦監獄。他在那里服刑两年后，于一九二七年被柯立芝 总統赦免，又流放到牙买加。在以后几年中，他在西印度群島积极进行政治活动，但成就不大。最后他到了英国的伦敦，一九四〇年便在那里默默无闻地逝世了¹⁰。

加維运动在政治上的衰落

当黑星輪船航运正在走向經濟破产时，世界黑人进步协会本身就已經处于政治上的衰落阶段。加維逐漸放棄了他早期的急进主义，走上了保守主义的道路。这就等于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把黑人奉獻給他們的最凶惡的敌人。加維越来越傾向于他的朋友布克尔·华盛顿所曾經采取的那种祈求路綫。和加維运动的政治衰落有直接关系的是战后美国工人伟大斗争趋向低潮，和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初期震撼欧洲的深刻革命运动的暂时消沉。加維采取了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民族改良主义者特征的投降主义路綫。它与处于困境的黑人群众的根本利益相矛盾，于是加維运动乃开始衰落。早在一九二一年，这种衰落就已經开始了。

加維放棄了爭取黑人权利的要求，而集中全力实现他的大規模回到非洲去的烏托邦式計劃。后来本傑明·戴維斯說过，“为了回到非洲的荒唐梦想，加維宁愿放棄在美国和其它黑人所帮助建立的国家里爭取黑人充分自由的斗争。”¹¹的确，加維实际上变成了所有爭取美国黑人权利的斗争的敌人，虽然他自己否認这一点。他激烈地反对工会組織（这些工会組織很久以来一直歧視黑人），并且警告黑人“要提防白人工会主义的圈套和陷阱。……看来很奇怪而且自相矛盾，但目前在美国，黑人工人或劳动者的唯一的好朋友乃是白人資本家。……假如黑人听从我的忠告的話，他們將自己組織起来，并且經常使自己的工資水平稍低于白人的工資水平，直到他們有可能成为……自由的僱主的时候为止。”加維还說过，“对世界进步來說，資本主义是需要的。那些对資本主义无理地濫加反对的人們乃是人类进步的敌人。”¹²

加維反对所有爭取黑人社会平等的斗争。他說，“讓那些受輕率的白人朋友所欺騙和慫恿的，愚蠢的黑人鼓动家和所謂的改革家們停止祈求鼓吹社会平等学說吧。”¹³正如罗伯特·麦諾說的，“經過一个淘汰过程后，一切触犯統治階級的要求都被逐个放棄了，組織的本身也采取了放棄美国黑人的一切权利的政策。”¹⁴加維不再象早期那样，威胁着要拒絕遵守种族隔离法律，并且将帝国主义逐出非洲，他在后期反而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即“黑人必須忠于他們居住的一切国家”¹⁵。加維对苏联的态度本来是友好的，但后来他成了好战的反苏分子。

世界黑人进步协会堕落成为大规模遣送黑人的机构，它和一一八一七年成立的过去的反动美国殖民社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见本书第八章）。加維提出用把黑人全部弄走、运到非洲去的方案来解决黑人问题，用这样来迎合统治阶级的白人沙文主义。他拜访了三K党的领导人之一，西蒙斯上校¹⁶，请他在黑人进步协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并且公开地歌颂三K党。他还和南部许多反黑人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谈判，以便同他们合作。杜波依斯指责说，加維曾經制订计划，要三K党在财政上资助黑星輪船航运。他并且说，“三K党发出传单，为加維辩护，说反对加維的只是天主教会。”¹⁷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当密士失必州参议员毕尔波提出将一千三百万黑人遣送到非洲去的法案时，加維的妻子曾表示支持¹⁸。

加維入獄以后，遭受内部分裂和外部压力的世界黑人进步协会就迅速地衰落了。虽然协会分裂成许多派系，但其残骸仍然存在¹⁹。加維运动引起了一系列小团体的产生，例如第四十九州运动、埃塞俄比亚和平运动以及其它运动等等。

反对加維的黑人

加維和他的世界黑人进步协会对于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城市联盟和主要黑人报刊为代表的已经确立的黑人领导权的的确是一种威胁。加維运动不仅威胁着它们的政策，它还力图摧毁这些组织的整个基础，其方法是把黑人群众的注意力引向非洲，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把他们大批地送到那里去。因此，已成立的黑人团体的领袖一般都对加維的攻势猛烈反击。加維不大想同这些敌人和解，相反地，他把他们叫做“机会主义者、騙子、窃賊、叛徒和杂种”²⁰。他特别攻击他们中间的黑白混血儿，说他们不是黑人。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要机关报“危讯报”的权威主笔杜波依斯，把加維描述为“一个忠实、肯干的唯心主义者”，但他又是“一个頑固、跋扈的群众領袖”。后来，当加維搞他那財政冒險壯举并且采取保守政策的时候，杜波依斯又这样說，“他并不是在攻击白人的偏見，而是在这种偏見面前卑躬屈膝，贊揚称頌，他唯一攻击的目标是他本民族中的爭取自由的人。”²¹ 但和其它黑人領袖的攻击加維比較起来，杜波依斯的攻击还是温和的。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的早期成員菲利普·兰道尔夫集团尤其激烈，他們在每个重大問題上都譴責加維。他們中間的八个人竟可恥地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九日写信給美国首席檢察官道尔蒂，要求一定把加維驅逐出境，并且“一定把他的恶毒的运动加以消灭”。他們对加維进行了种种侮辱，甚至涉及到他的外貌²²。

当时，新成立的共产党对加維运动采取了友好的批判态度。罗伯特·麦諾把世界黑人进步协会称做“‘重建’时期以来黑人活动中的最重要的群众运动。今天在千百个沉睡的村庄中，有数以万計的受苦难受压迫的黑人劳动者，聚会一起談着自己所遭受的种种不平”²³。反对“回非洲去”这一口号的共产党曾致函世界黑人进步协会一九二四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批評了这个組織的錯誤，但对黑人总的解放斗争表示支持。这封由查尔斯·魯登堡和威廉·福斯特签署的信件对党的路綫作了如下的敘述，“我們主张把帝国主义列强从非洲驅逐出去，主张給非洲各民族以民族自决权。我們采取这种立場，并且指出，这不需要也决不能放棄黑人在美国以及在其它任何国家的权利和平等地位。”²⁴

加維运动——黑人民族主义

世界黑人进步协会是一种黑人資产階級民族主义运动，也是

一种黑人犹太民族主义；而加維則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領袖。加維談論的主要是“种族”問題，而他所提倡的运动的整个含义則在于它的黑人“民族”精神。实际上，加維也經常明确地提到民族問題。这就是他对一个拥有貴族階級、軍隊和国家机构的非洲帝国的整个观念的含义。加維說，“黑人必須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²⁵ 他并且說，四亿黑人“决心把我們的祖国非洲从異族剝削者手中贖回来，好解决我們自身的问题，并且在那里建立一个政府，建立一个我們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有足够力量保护我們种族散在世界各地的成員”²⁶。“改造我們現代的文明——这就是黑人的任务。”²⁷ 当加維說这句话的时候，他采取的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立場。他对黑人历史的頌揚也具有同样的民族主义內容。加維以同样的精神公开說，黑人准备“学习乔治·华盛顿的榜样”。

加維的呼声是黑人小资产阶级的呼声，这个阶级企图使黑人的民族感情和需要服从于自己的阶级利益，以便夺取对黑人的领导权，它还想在商业、工业和政治方面有所发展。这就是加維运动建立的一整套合作企业——杂货舖、洗衣房、飯店、旅館、印刷厂以及最重要的黑星輪船航运机构——的意义。加維计划在工业化的非洲建立一个伟大的黑人国家，当时他这种想法显然不仅是出自模糊不清的“种族”問題，而是出自具体、明确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念。他头脑中的非洲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某种再版。

研究黑人問題的权威人士一般都同意加維是一个坦率的黑人民族主义者。海伍德这样正确地总结了加維运动，“加維领导的巨大規模的运动，不能单纯以它的領袖的人格来解释。是的，加維的确有‘一些道理’，而他这‘一些道理’，除去这运动所特有的离奇夸张的东西之外，就是对黑人問題內在的民族性质的深厚感情了。”²⁸

—— 第四十二章

共产党与黑人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改良主义的第二社会主义国际的崩溃以及战后的革命高潮，导致了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共产国际的成立。这个历史事件对美国以及世界其它各地的黑人斗争起了深远的影响。共产国际(有时也被称为第三国际)的建立标志着世界左翼社会主义党派的巩固，同时这也表明了它们在俄国革命和列宁著作的影响下，理论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許多新的共产主义政党是从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左派发展而来的。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从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社会党成立以来，左派力量就在党内发展起来。这种情况使左派力量在许多問題上对右派展开了基本上持續不断的斗争，并引起了一九〇九年和一九一二年的严重分裂。这种长期斗争到一九一九年达到了饱和点，斗争所围绕着的根本问题是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立场和对俄国革命以及共产国际的态度。构成党内大多数的左派力量反对战争，支持俄国革命，并且主张加入共产国际；所有这些对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右派领导者說来，都是格格不入的。

社会党的分裂开始于一九一九年八月底共产党在芝加哥成立的时候。当时共产党以两个政党的形式出现，这是因为当时运动本身在理論和組織上还不明确。一九一九年底，由于美国首席檢察官巴摩尔的大規模逮捕的凶暴，两党不得不轉入“地下”。当时

有几千工人被联邦調查局分子毆打并被关进監獄。直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紐約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統一了的共产党才得以公开政党的姿态自由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当时党的名字是工人党。在这段暴风雨般的发展阶段，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克利夫兰的查尔斯·魯登堡；他长期以来就是社会党左派的一名战士。

列宁与殖民地人民

共产国际的革命特征之一乃是，从一开始它就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和福利表现了巨大的关怀。它的前身，即机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所领导的第二国际，几乎完全忽视并且背叛了这些民族的利益。在这一方面，正如在许多别的方面一样，第二国际反映了资本家的帝国主义利益。在一九〇七年斯图加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一位荷兰代表以特有的諷刺口吻說过，“假如我們把机器弄到中非洲的野人那里去，他們会怎么处理呢？也許他們会围着这些机器跳舞，或者在他們已有的数目众多的神灵之外，再添上一个新的来。”¹

第二国际基本上是一个欧洲組織。但共产国际是一个真正世界性的組織，它与前者对待社会主义問題的整个态度截然不同。它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所有被压迫国家的种族和民族的情况与民族解放斗争，給予了很大的注意。这是世界爭取民主与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具有根本意义的革命轉变。

共产国际对世界被压迫民族所給予的这种关切是以列宁的理論分析为基础的。許多年来在难以数計的著作中，这位馬克思主义大师就已經指出了这样一些基本事实，即殖民制度是資本主义的基础；被压迫民族遭受帝国主义者的超經濟剝削；这些民族反对

殖民主义并且正在为了自由和本民族的发展而斗争；在他们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工业国家的工人和殖民地中从事农业的各族人具有共同的根本政治利益。列宁证明，殖民制度的瓦解将给世界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因此列宁提出了世界产业工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之间的联盟问题，这种联盟是国际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列宁说，“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加剧并不会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为争取民族分离自由而进行的‘乌托邦的’（象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斗争，相反地，会使社会民主党加紧利用就在这种基础上发生的冲突，作为群众行动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导火线。”²这样，列宁就成了伟大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政治之父，这种革命正在粉碎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他提交给一九二〇年七月至八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著名殖民地问题提纲中，列宁阐述了关于工人的斗争和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之间的关系³。

列宁与美国共产党

从列宁著作和他的教导中，美国共产党对美国黑人问题终于获得了科学的认识。这是共产国际对美国劳工运动的许多根本贡献之一，但在一九二九年以前，情况还不是这样。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三十七章所看到的，社会党及其以前的社会主义工党（在很大程度上和美国劳工联合会一样）曾经坚持一种错误的理论，说黑人问题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它只是工人阶级总问题中的一部分。这样，它们就对黑人遭受的明显而可怕的不平待遇——私刑、歧视黑人的制度、剥夺公民权等等——采取了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消极态度。当时，最后变为共产党的左派也没有明确地对社会党和社会

主义工党采取的这种白人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立場提出異議。当然，左派分子——威廉·海伍德等人——也坚定地認為黑人有参加工会的权利，但他們从未提出过有关黑人的明确要求，和为黑人斗争以及与他們共同斗争的綱領。这项在理論和实践把工人阶级和黑人的斗争統一起来的綱領，是在以后的年代里从共产国际和列宁那里学来的。

从一开始，年輕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就对黑人的斗争給予积极的关怀。但一九一九年通过的共产党綱領繼續采取了传统的、錯誤的戴里昂-德布斯路綫，即“黑人在种族方面的表现只不过是他們在經濟上受到束縛和压迫，这种束縛和压迫互为因果而日益加剧。这使黑人問題复杂化，但并没有改变它的无产階級性質。”⁴

直到一九二一年末工人党成立，对列宁历史著作更为熟悉的美国共产党人才开始把黑人問題列为党的政策的总范畴內的特定課題。当时通过的決議在对南部情况作了分析后說，“工人党将支持黑人的解放斗争，并对他們爭取經濟、政治和社会平等的斗争給予帮助。它将向他們指出，黑人工人的利益与白人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它将尽力結束劳工組織奉行的歧視政策。它的任务将是完全摧毀分裂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的种族歧視的障碍，并且把他們牢固地团結成为推翻共同敌人的革命力量。”⁵

虽然这项決議还保留了錯誤的、传统的社会党路綫的明确痕迹，但在事实上它把黑人問題作为一个特殊問題提了出来。在这方面，它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到当时为止，这是美国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的有关黑人問題的最先进的決議。在后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工人(共产)党又对这个路綫加以澄清，从而发展了黑人問題的理論，認為它是劳工組織所必須关心的一項特殊問題，并且扩大了有

关黑人具体要求的綱領，这项綱領是党的总綱領的一个有机部分。

共产党是黑人的政党

共产党人以特出的精力、热誠和警觉性，为黑人綱領进行了斗争。不論在什么地方，只要黑人受到攻击和压迫，共产党人就在哪里出現，虽然他們的数目并不多，力量也有限。他們鼓励黑人进行反击，并且努力建立牢固的黑人和白人工人的統一战綫，以反对共同的敌人。由于这些活动，党的敌人乃称它为黑入党，而共产党人也就自豪地接受了这个称号。一九二八年的竞选綱領写道，“共产党是为了把黑人种族从一切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政党。”

在本章所談到的时期里，即大約从一九一九——一九二九年，对黑人來說是很困难的一个时期。在北部有种族暴动，黑人在社会权利、职业和住宅等方面普遍受到歧视；在南部則到处是私刑迫害。正如施奈德所写的，“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哪里也找不到象南部黑人受到的那种迫害人类的暴行。我們几乎随便哪一天都讀到这样的消息：赶路的黑人农民被猎犬追逐，或被一群暴徒射击，或在众人齐声喝采下被用火炮烙。”⁶

下面是一幅典型的南部私刑迫害的图画：“郡长和被告的黑人都被暴徒抓住了，他們被帶到犯罪現場来。这里很快就汇集了一千多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控告的黑人双手吊在橡皮树上，高度使他的脚刚好离开地面。暴徒們折磨了他有一个多小时。他們把一根竿子插进他的嘴里。他的脚趾被一节一节地切下来，手指也如法割掉，暴徒們还用鋼絲鉗子把他的牙齿拔去。經過了更多的、难以言状的肢解暴行后，这个还没死的黑人身上被洒滿汽油，用火柴点着。当火焰飞舞起来的时候，数百顆子弹打进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受害者的身体。白天，有数千人从左近数英里外騎着馬来看

熱鬧。直到黃昏時候，官員們才把屍體弄走埋掉。”⁷

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沒有採取任何步驟改變這種可怕的局面。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給一九二四年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全國代表大會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它制定一項更為理智的對待黑人的政策，但沒有結果。大概在同時，全國城市聯盟也開始對工會運動感到興趣，它成立了一個工業關係部⁸。社會黨則對黑人問題置若罔聞，它的傑出理論家奧尼耳曾指責共產黨人，說他們夸大了黑人受迫害的程度⁹。

保守分子領導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全國城市聯盟對共產黨人的積極鬥爭和建立統一戰線的倡議，沒有任何表示。但黑人則越來越表示同情。黑人開始加入共產黨——以前他們從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組織表示過廣泛的關切。黑人和白人作家常常稱道共產黨人的工作，這種態度，尤其是在黑人中間，大体上多年來一直存在着。德萊克和凱頓曾這樣談起普遍流行的黑人輿論說，“我們也許不同意共產黨的全部綱領，但是有一點我們卻衷心贊同，那就是它維護黑人種族權利的熱誠。”¹⁰ 斯伯羅和哈里斯曾評論過黨的路線說，“在黑人和白人工人關係方面，黨主張完全的社会平等。它主張工作權，主張在法律和習慣上取締歧視黑人的制度，包括種族隔離和禁止異族通婚的法律。”¹¹ 梅爾說，“共產黨……是美國唯一在實際上給黑人以完全社会平等的組織。”¹² 沙波斯這樣總結黨的工作說，“除少數的國際工會組織是明顯的例外，共產黨人是工人組織中唯一對有色工人的苦難表示同情關切的人。”¹³ 小鮑威爾也說過，“今天美國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包括基督教教會以內）在實行種族間的兄弟友愛方面能趕上共產黨的十分之一。”¹⁴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共產黨為黑人以及和黑人共同進行的勇敢鬥爭有這樣一些特點：它為黑人在工業部門就業和參加工會

的權利而斗争；它为反对臭名昭著的私刑罪行而不倦地斗争；它极力强调完全的社会平等問題，这是任何别的黑白人混合組織沒有做过的事；它为反对白人沙文主义——广泛流行的白人优越論的思想而斗争；它强调指出这个基本事实，即维护黑人的一切权利，不仅对黑人，而且对白人工人也有着巨大的意义——这是一个双方休戚与共的問題；它坚决努力把黑人問題提到迫切的国家和国际問題的高度，这个問題不仅全美国人民，就是世界革命运动也应当給予关切。在所有这些方面，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起了重要的作用。

党在坚决为黑人事业而积极奋斗中并不是沒有遇到严重的党内斗争的。洛夫斯顿领导集团曾貶低黑人活动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一种理論，說南部农业地区的黑人是“資本主义反动派的后备軍”。党反对这种立場，党認為工人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而黑人則是工人階級在实现当前要求的日常斗争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終战斗中的最好的同盟軍。党支持黑人的斗争，这不仅仅是出于一种休戚与共的感情，而是因为黑人群众是階級斗争中的一支潛在的、强大而又具有建設性的力量。一九二九年六月，洛夫斯顿集团被开除出党，因为他們在許多方面，包括在黑人問題上，对党的政策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

共产党与工会教育同盟

共产党的黑人工作有好多是直接通过党的机构进行的。在一九二四、一九二八以及一九三二年的竞选运动中，共产党提出了以威廉·福斯特为首的候选人名单，并且提出了有关南部各地黑人的要求的綱領，其中包括完全社会平等的要求。在一九三二、一九三六以及一九四〇年的竞选运动中，党提出的副总统候选人是著

名的黑人領袖詹姆斯·福特。在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黑人問題都受到了极大的注意；黑人工人被有步驟地吸收到党的市、区以及全国性的领导机构中来，他們也被吸收到党的报刊和工作机构中来。党目前拥有的优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黑人領袖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培养起来的。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党共有一千五百名黑人党员¹⁵。

党的黑人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把私刑、歧视黑人制度以及其它美国黑人遭受的暴行公諸世界。有美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党参加的第三国际从沒有对美国黑人悲惨处境表示过任何一点关怀，而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把这个問題列为重要的一项。列宁常常明确地提到美国黑人所受的压迫。因此，这个問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共产党和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会組織中引起广泛討論。共产党领导的紅色工会国际对这个基本問題也特別銳敏，它召开过好几次国际黑人工人會議。第一次會議于一九三〇年在德国汉堡举行，会上成立了一个国际黑人工会委员会。世界各地对美国黑人的不平待遇的討論，直到若干年后的今天，对美国公众和政府对黑人的态度还有着深刻影响。今天，国际上的尖銳譴責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了密士失必、乔治亚和阿拉巴馬各州私刑夥帮的活动。由共产党动员起来的世界輿論，至少部分地完成了联邦政府过去不愿根据反私刑法来做的一些事情。

美国共产党人在他們能起作用的一切群众組織中，都尖銳地提出了黑人問題。在工会运动中有力地提出黑人問題这点上，工会教育同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工会教育同盟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芝加哥成立，它是由工人运动中积极工人組成的左翼进步团体，主要领导者是共产党人。工会教育同盟的发起人——威廉·福斯特、傑克·詹斯頓、約瑟夫·曼力等——曾經领导美国劳工联合

会所属的十几个工会組織，联合一致在一九一七年把全国罐头工人組織起来。这是第一个被美国劳工联合会組織起来的大工业生产部門。在这次組織起来的二十万工人中，大約有两万名是黑人，其中有一万二千名左右在芝加哥工作。他們是全世界最大的有組織的黑人工人集体。在傑克·詹斯頓的领导下，他們的地方总机构——芝加哥屠宰业劳工理事会，在一九一九年芝加哥种族暴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使这次暴动不致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共产党全力支持下，工会教育同盟在劳工运动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在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間，至少有三个它提出的重要口号——爭取把行业工会合并到产业工会，爭取建立一个劳工政党以及承認苏俄——得到美国和加拿大大多数工会組織的正式贊同。工会教育同盟又使几千个地方工会組織以及几十个市級最高团体和国际工会組織接受了它的有关黑人問題的綱領。无可置疑地，工会教育同盟在整个劳工运动中，对于这个重要問題进行了大規模的宣传解释工作。它播下的种子若干年后随着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立而开花結果。根据共产党的路綫，工会教育同盟要求“給黑人以白人享有的同样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經濟权利，包括在一切行业中工作的权利，領取同等工資以及参加一切工会組織的权利。”¹⁶ 一九二九年九月，工会教育同盟改組为工会团結同盟，繼續进行爭取黑人权利的斗争。

美国黑人劳工大会与国际劳工保卫同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美国黑人劳工大会在芝加哥成立，发起者主要是共产党人。它是一个統一战綫組織，黑人和白人都可以作會員。它为實現有关黑人要求的整个綱領而奋斗；它反对黑人遭受的各种歧視和迫害¹⁷，并且特別強調工会运动。美国黑人劳工

大会曾建議成立包括黑人和白人进步組織代表的地方支会，这个組織的主要目的在使黑人群众加入工会。只有在現有工会組織排斥黑人的情况下，它才主张成立单独的黑人工会。这个运动的領袖是罗怀特·福特-惠特曼，机关刊物是“优胜者”。参加这个运动的傑出的共产党黑人工人有詹姆斯·福特、哈利·海伍德、毛德·怀特等人。

美国黑人劳工大会必須和强大的反对势力——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保守派，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全国城市联盟的领导人等进行斗争。它的會員最終主要只是共产党人。但它进行了有力的宣传鼓动，使黑人工人認識到工会运动的好处，并且摧毁了黑人知識分子对劳工运动尚未終止的反抗。不过，总的說来，美国黑人劳工大会受到宗派主义的限制——它为群众制訂了过“左”的綱領。一九三〇年，美国黑人劳工大会就和爭取黑人权利同盟合并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国际劳工保卫同盟在芝加哥成立。在爭取黑人权利的斗争中，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个团体是一个由各种政治傾向的工人和中产階級分子，以及黑人和白人組成的統一战綫組織。它的目的在于发动群众性的政治、法律斗争，保护許多在捏造案件中被陷害的階級斗争战士。在建立国际劳工保卫同盟中，共产党人起了带头作用。这个組織在全国許多地方卓著声望，它成了伊丽莎白·弗林、路易·恩达尔、安娜·达蒙、露絲·巴龙等战士的活动中心。

国际劳工保卫同盟对所有劳工案件都給予极大的注意。在营救薩柯和樊塞蒂免于电刑的徒劳的努力中，它起了主要作用。从一开始，它就对三K党分子对黑人的合法与超法律的进攻特別关切，这些三K党分子或則直截了当地以私刑暴徒面目出現，或則以

披着法律当局外衣的私刑迫害者面目出现。在后来的年代里，国际劳工保卫同盟领导了象营救斯考兹波罗受难者和安琪洛·亨顿而进行的那些历史性斗争，并把这些著名案件告诉全世界。在后期，它的全国总书记是著名的黑人战士领袖威廉·派特遜。一九四六年，国际劳工保卫同盟合并于民权保障大会，后者目前的领袖还是派特遜。

黑人問題就是民族問題

一九二八年，情况有了发展，这种发展对后来共产党的黑人工作起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这就是党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黑人地带的黑人是一个应当享有民族自决权的被压迫民族。黑人反对他们的种植园主-垄断资本家压迫者的斗争也被认为基本上是一个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这项决议是一九二八年十月由美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同协商后制订的¹⁸。一九三〇年十月通过的一项决议又对它作了阐述和补充¹⁹。

一九二八年的决议说，“在继续和加强争取黑人的完全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的斗争的同时（这个斗争口号必须继续是我党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中心口号），党必须公开而且毫无保留地坚持，在黑人占多数的南部各州里，黑人应当享有民族自决权。……美国的黑人问题必须与世界其它各地的黑人问题和斗争联系起来。每个地方的黑人种族都是被压迫的种族。无论它是少数（例如在美国等地）或多数（例如在南非），也无论它所居住的是不是一个所谓的独立国家（例如利比里亚等地），黑人总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这样，世界各地黑人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获得种族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就有着共同的利益了。”

这种新的政治立场——即认为美国黑人是被压迫民族——对

美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一开始,党就摆脱了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党的白人沙文主义传统;它承认黑人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并且需要特殊的斗争方式。尽管如此,党能够认识到黑人问题的特定本质的真谛,这还仅仅是一九二八年决议通过以后的事情。这项决议是以列宁在一九二〇年提出的著名的殖民地问题提纲为基础的;在这个提纲中列宁号召世界工人“直接帮助附属国或不平等民族(例如爱尔兰,美国的黑人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²⁰,在这里他认为美国黑人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事实上,早在一九一三年列宁就说过,“在美国,有百分之十一点一的人口是黑人(以及黑白混血儿和印第安人),这些人必须被认为是一个受压迫的民族。”²¹体现了这种观点的一九二八年决议,基本上是与美国的经济、政治情况相符合的;它并且与美国黑人争取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以及争取自决权的历史趋势也是完全一致的。

第四十三章

黑人——被压迫的民族

民族問題的最伟大的权威約瑟夫·斯大林給民族下了这样一个馬克思主义經典定义：“民族是人們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¹ 斯大林強調指出，这四个基本特征都是一个民族所必须具备的。甚至缺少一个，人們就不能构成一个民族。很明显，根据这个科学的定义，南部黑人地带的黑人构成了一个民族，而北部和西部的黑人則构成了少数民族。因此，讓我們在总的方面来考察一下斯大林所提出的构成民族的四个要素。

黑人的民族特征

在黑人地带居住了三个世紀以后，黑人的确构成了“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稳定的居住团体。”他們主要集中在所謂的黑人地带*，这个地带长一千六百英里，寬三百英里，由弗吉尼亚州延伸到阿肯色州，中間經過南北卡罗来納、馬里兰、佛罗里达、乔治亚、阿拉巴馬、密士失必、路易西安那、田納西和东得克薩斯等十多个州²。根据一九五〇年人口調查，在这个广闊地带的一百六十九个郡中，黑

* “黑人地带”一詞，原来是指这个地区的肥沃黑色土地，但是后来却具有經濟和政治的意义了。

人构成了绝对多数,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五;在邻近的二百六十三个郡中,他们也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九。在黑人地带,黑人占多数的有好几个不同的地区,并不是指一个地区而言。在上述十二个州中,黑人总数有九,四二五,二九三人,白人有二八,八二六,七一五人,黑人约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主要是由于黑人北移和白人的 人口增加比较迅速,黑人占多数的郡不断减少——一九〇〇年为二百八十六,一九一〇年为二百六十四,一九二〇年为二百二十一,一九三〇年为一百九十一,一九四〇年为一百八十,一九五〇年为一百六十九。尽管如此,整个黑人地带的黑人人口仍然多于二十三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任何一国的人口。

很明显,黑人也从他们原先的部落语言中发展成一种共同的 语言。他们的共同语言是统治民族的 语言——英语,这是征服者强加于他们的 语言。但这一点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否定黑人是一个民族。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人民都自成 一个民族,他们说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英格兰国家的 语言。黑人地带的黑人也有着共同的 经济生活,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是这整个地区的 种植园-工业体系中的农民和工人。最后,黑人也有共同的文化。在残酷的奴隶制度的压力下,他们的祖先从非洲带过来的多种多样原有的部落文化已经差不多完全被消灭了,虽然还可以看到某些痕迹³。黑人采用了一种新文化;虽然这种新文化主要是统治民族的文化,它在音乐、歌唱、舞蹈、绘画、戏剧、文学和历史著作等方面,也具备了黑人自己所特有的民族特征。

南部黑人不仅是一个民族,而且还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斯大林说,“民族压迫就是帝国主义集团剥削和掠夺被压迫民族的一套办法。就是他们用强力限制被压迫民族的权利的各种办法。这

一切总括起来就构成了通常称为民族压迫政策的那一政策的輪廓。”⁴正如本書以前各章所敘述的，美国黑人所遭受的这种民族压迫是一种极端残酷的民族压迫。除了南部的私刑恐怖、歧视黑人制度和經濟上的劳役偿債制以外，黑人在南部的立法机构——村、市和州級的——中的代表数目簡直是不值一提的。在北部，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紐約、芝加哥、費拉德尔菲亚、克利夫兰、洛杉磯等地为数众多的黑人人口，在当地議會、州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中还有寥寥可数的一些代表⁵。美国参議院和众議院共有五百三十一名議員，其中只有两名众議員是黑人，虽然黑人約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残酷的統治以及隨之而来的永无止境的苦难，使黑人的民族发展受到了阻碍、波折和混乱。这是在考查他們的民族特征时所必須經常記住的一个基本因素。

階級分化

虽然遇到了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黑人在他們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了每个民族所特有的階級分化。在內战以前很久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开始进行。（參閱本書第三十八章）戴維斯这样敘述黑人民族发展的这方面情况說，“在內战以前”，黑人“有过某些共同特征，即共同的地域、語言以及由他們共同遭受的压迫中发展起来的心理素質”。內战以后，“他們发展了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一个小資产階級，自由职业者和中产階級，以及一个虽然軟弱但是明显的資产階級、地主和工业家。”⁶

根据一九五〇年美国人口調查数字，全国人口一五〇，六九七，三六一人中，黑人約有一五，五〇〇，〇〇〇人。又根据同年的人口調查，一九四〇——一九五〇年間，人口增加的一般比率是：白人为百分之十四点四，黑人为百分之十四点七。黑人在总人口中

所占的百分之十的比例，自一九二〇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在全体黑人当中，有三分之二住在南部；虽然他们曾多次移殖，但大多数仍旧留在那里。北部的黑人有百分之九十住在城市里，其中纽约七七五,五二九人，芝加哥六〇〇,〇〇〇人，费拉德尔菲亚三七八,九六八人，底特律三〇三,七二一人，圣路易一五四,四四八人，克利夫兰一四九,五四七人，洛杉矶一〇〇,〇〇〇人。这些地方的黑人大多数是无产者，在美国所有的民族集团当中，他们的实际工人数目所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是最高的。全体黑人约有百分之六十三参加了劳工队伍，而白人有百分之五十七参加。全部黑人工人中约有百分之四十五是妇女，而在从事“有酬劳的工作”的白人工人中间，只有百分之三十是妇女。参加非农业劳动的黑人无产者总计约有两百万人，他们集中在钢铁、采煤、伐木、海运、铁路、汽车、化学、罐头和其它基本工业部门⁷。

一九五〇年，黑人农业人口的阶级划分如下：土地所有者一八九,二三二人，佃农四七五,七三九人，分成制农民二七〇,二九六人，农业工人四二五,〇〇〇人。佩罗说，“南部黑人农业人口由一九四〇年的一,四四九,〇〇〇人降到一九五〇年的一,〇一三,〇〇〇人。”⁸ 黑人正在经历着城市化的过程，这种城市化过程白人农民也在经历着。

黑人也产生一批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也遭受着通常的民族压迫。根据一九五〇年人口调查的估计，从事自由职业的黑人约有一二〇,〇〇〇人；普通学校和高等学校教师六八,四五三人，内外科医生三,五三〇人，牙科医生一,六一〇人，律师和法官一,〇六三人，牧师一八,〇〇〇人，新闻记者三七六人⁹。“美国科学家名录”列举了七十七个黑人的名字，而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的“美国现代名人录”包括了九十个黑人的名字¹⁰。黑

人領袖人物在傳統上都是出自這些人中間的。

同樣地，黑人也有一個日益發展的商人階級，它包括少數大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賽爾薩姆估計這些人約有八六，八〇七人，分類如下：銀行家等九〇七人，殯儀館三，四一五人，代理人 and 推銷員二四，五七一人，飯館業主一一，二六三人，旅店業主一，〇〇〇人，零售商一七，四二二人，理髮業二八，二二九人。黑人開辦的銀行有十四家，資金共計三一，三〇七，三四五美元（一九四七年數字）；黑人開辦的保險公司（一九四四年數字）、建築公司和信貸公司有二百四十家。黑人基本上沒有經營什麼製造業（除了一些小規模的），主要生產箱匣和化粧品。在少數可以稱做大資本家的黑人中，突出的是一些得克薩斯和俄克拉荷馬州的黑人百萬富翁，這些人所以發財致富是由于在他們的土地上發現了石油。得克薩斯州歌弗頓城的肯尼迪少校擁有四千英畝富饒的油田；他還“擁有全部為黑人居住的依斯頓城，擁有大群的純種牲畜，並且在墨西哥擁有果園”¹¹。但是這些富有的黑人並不能衝破當地歧視黑人的各種限制。“甚至對受過教育的或者是富有的黑人來說，南部也是一個監獄。”¹²

黑人創辦的工業（它形成了一個小小的資本家階級）基本是設在黑人區的服務性行業，這些行業受到了強有力的白人競爭的包圍和限制。關於這一點皮爾士說過，“黑人經濟基本上是被孤立的經濟。這種經濟就好象孤立在全國總的經濟體系內的一個小小的經濟區域，它被高高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的壁壘所包圍。”他稱這種經濟為“被禁錮的經濟”。這個工業體系內的黑人中產階級業主是靠極力迎合黑人消費者的民族和愛國情緒，而使這種經濟發展起來。許多黑人領袖，特別是布克爾·華盛頓和杜波依斯，曾一度幻想黑人工業會成為能夠全面滿足黑人需要的經濟，這是不可

能的。

历史上黑人民族发展的趋势

美国黑人的历史是一个民族成长和发展的历史。从黑人几个世纪反对压迫的斗争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他们民族发展的基本趋势。几世代以来反对商品奴隶制的斗争（其间充满了多次奴隶起义和被解放奴隶的政治活动）就是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早期阶段。黑人在内战和重建时期的英勇活动是这个解放斗争更高的革命阶段。

在黑人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黑人会议运动（我们在本书以前各章已详细谈过）是一个明显的民族运动，尽管大多数领导这次运动的人都說它是一个“种族”运动。黑人在他们悲惨的历史上所进行或准备进行的多次人口移殖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例如在早期曾经进行或者计划进行的迁往非洲、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堪萨斯州、密士失必州和美国极西部等地的人口移殖中，黑人领袖都经常在不同程度上明确地计划建立一个黑人国家，即建成一个黑人民族。在这方面可以举出下面一些事例：一八八七年向密士失必州的移殖、一八九〇年在俄克拉荷马州建立一个黑人国家的计划，加维运动以及后来的第四十九州运动。从本质上讲，所有这些举动都是为了建成一个黑人民族，而这些运动的领袖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¹³。阿普蒂克列举过许多事实，清楚地说明了积极参加这些移民运动的人所表现的民族主义¹⁴。

在他们世世代代的斗争中，黑人曾经创建了一系列具有明确民族性的组织，其中包括教堂、兄弟会、商业机构、报社、学校、学院以及南部各大城市中全部为黑人居住的市镇。残酷的统治民族所

强迫实行的歧视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推进了上述组织的发展¹⁵。但假如我们只看到这种民族压迫的因素，那我们就不会认识到上述各项运动的意义。我们还必须考虑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和休戚与共这个因素，它在创立上述各组织的过程中起了带有根本性质的作用。这个因素甚至在美国许多别的民族集团所创建的难以数计的民族机构的创建过程中，也同样起过作用。“黑人区”是压迫性的种族隔离和黑人受超经济剥削的标志。住在许多美国城市中的德国人、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芬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其它民族集团，也有类似黑人区的住区，虽然情况不象黑人区那么恶劣。

一百多年来，黑人力图把他们的斗争和世界其它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联系起来，这表明了他们的民族觉悟日益提高。因此，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内战前访问欧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与爱尔兰、波兰、意大利以及其它正在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领袖建立了密切合作。杜波依斯一九一一、一九一八、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和一九四五年所召开的几次泛美大会也体现了同样的总的原则；近年来以保尔·罗伯逊为首的非洲事务理事会的工作也是如此。美国全国黑人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加维运动以及民权保障大会屡次向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所提出的呼籲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申明美国黑人的民族权利和他们民族的存在。（见本书第四十章）一九四七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告全世界书”中有一段话体现了上述宣言和抗議书的民族性质，这段话是这样的，“长时期以来的民族隔离和歧视的政策，已经自然而然地使群众差不多团结成为

* “歧视黑人”（英語 Jim Crow）一詞的來源，其說不一。它始于一八三五年舉行的一次黑人音樂會。一八四一年，這個名稱首次在密士必州被用來稱呼一部實行種族隔離的車輛。

一个民族之中的民族，这个民族有它自己的学校、教堂、医院、报纸以及许多商业机构。”这个文件还要求给黑人以“其它民族”所享有的向联合国上訴的同等权利。

黑人民族主义的一个有趣而又意味深长的表现是，他们坚持“黑人”(Negro)这个字的“N”一定要大写。好久以来，这已经成了有关黑人民族自尊心的事情。阿普蒂克认为，这个要求是一八七八年由巴尔奈特首次提出的¹⁶。华盛顿、杜波依斯以及其它著名黑人民族领袖都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有着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加维更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而把它列为世界黑人进步协会“权利宣言”的要求之一。

黑人的民族文化

黑人的一个重要民族特征是他們文化的特質，尤其是在写作方面。差不多所有的黑人作家——他們中間最优秀的人——都以主要的力量来描述黑人所遭受的苦难、压迫和剝削，以及他們的希望、要求和渴望。美国黑人正在残酷地被剝削和被压迫的情况下进行斗争。对于作为这样一个被压迫民族的真正发言人来说，这种写作是完全自然的。与加维运动同时发生、但是单独进行的哈莱姆(紐約黑人住区)复兴运动就带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色彩。

尤其具有民族意义的是，黑人知识分子特别强调要编写他們本民族的历史。自从内战以后，这种趋势就越来越加明显。一九一二年黑人历史研究会的成立使这种趋势具体化了，研究会的会长是約翰·布魯士，書記是阿瑟·桑堡。一九一五年又成立了以已故著名黑人历史学家伍德遜为首的黑人生活和历史研究会。一九二六年，在伍德遜的倡議下，又根据同样的精神发起了“黑人历

史週”。

伴随着这个編写黑人历史运动的是对美国黑人生活和他們以前在非洲故乡的生活各个方面的巨大研究。这种工作总的目的在于肯定黑人过去的历史和成就，为增强他們的民族情感打下基础。黑人历史学家深深地意識到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性。早在一九一一年，罗曼牧师(他把民族主义誤称为“种族”)就曾指出，“在人民群众中传播这种知識将会激起种族自尊心，增强他們对于自己血統的意識，而不会削弱他們的爱国主义。”¹⁷ 领导这个編写黑人历史运动的傑出領袖中，包括黑人和白人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阿普蒂克、海伍德、艾伦、劳遜、福特、方納、皮尔利等等。

黑人和白人在生理秉賦上的平等

促进美国黑人民族覺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一种反动观念在理論和实际上破产了；这种反动观念說黑人在生理秉賦上比白人低劣。正如貝奈迪克特指出的，“最初用来为奴隶买卖做辯解的理由是，奴隶是沒有灵魂的人和異教徒。”¹⁸ 但是种族低劣性的說法終于提出来了，于是黑人便不被当人看待。一八五三年哥比努著的“人种不平等論”的出版大大助长了这种說法。一八五九年出版的达尔文名著“物种起源”也被拿来为哥比努和其它人——当然包括南部的蓄奴主在內——的白人优越論做辯解。

是的，达尔文曾在某些場合提到了“低劣人种”。但这指的是人类在其社会发展上的不同阶段，而不是他們的生理能力的优劣。达尔文的分析中的主要趋势表明了人类在生理上的一致。达尔文說，“虽然現有的各个种族在許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例如在肤色、头发、头顱形状、軀体比例等方面，但是如果从他們的整个结构来看，

那就可以看出，在极其多的方面各个种族之間都是非常类似的。在这些方面有好多东西一点都不重要，或者属于孤立的性质，以至于可以这样说：它們絕不可能是由原来的各不相同的人种独立遗传下来的。”¹⁹ 在乘“貝格尔”号所做的著名旅行中，达尔文經常感到原始民族的思維“同我們的”思維是如何地相似。在談到达尔文的时候，馬克思說他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并且我可以用它作为历史上階級斗争的自然科学的根据”²⁰。在馬克思的葬仪上，恩格斯說，“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体的进化法則一样，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²¹

黑人生理禀賦低劣的說法很快就被这样一些資本主义分子在宣传中奉为天經地义。这些人为了經濟上的利益想把黑人处在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以便更有效地剝削他們。这种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甚至在自由主义者中間也变得很流行；从那时候起它就被用来反对黑人。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政权下的发展，种族主义终于达到了高峯。以犹太人为主要进攻目标，納粹党徒利用假的生物科学，建立了以莫須有的生理禀賦的优劣程度为基础的种族、階級和民族的一整套体系；当然，在这个体系中居于上层的是白种“亚利安人”，居于底层的是犹太人和黑人。

黑人的領袖曾进行了长期、无情的斗争以反对这种对科学的种族主义的严重歪曲，他們在美国一直是这种歪曲具体的受害者。一个世紀以来，从亨利·賈勒特和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时代起，許多黑人学者、艺术家和政治領袖都通过理論和实践表明了，黑人一点不亚于白人或任何其它民族。在争取人类平等的日益发展的斗争中，黑人方面掌握了当代科学的最优秀部分。

在过去一个世代中，黑人的敌人一直企图以統計数字和所謂智力測驗来証明黑人生理禀賦低劣。有两个白人沙文主义的医

生甚至试图以佛洛伊德派学说的无稽之谈来证明黑人在感情上是比較不稳定的²²。用这些方法来“衡量”黑人在任何一方面的情况都是荒謬的。在犯罪的流行、精神失常、懶惰习惯、易染某些疾病和死亡率很高等方面，官方和非官方的可怜的統計报表把黑人說得一塌糊涂。但是，作为指导性的資料來說，这些統計报表是一文不值的，因为黑人所处的經濟和政治环境对他們非常不利，更不必提統計家通常对黑人持有偏見了。一旦黑人的社会条件得到改善，有关这个被压迫民族的統計数字也就会大大不同了。

至于那些根据“智力測驗”編制的无数統計报表，情况也是如此。这种測驗把智力和教育混为一談，并且忽視了周围环境这个起着决定作用的根本因素。因此，一九一八年举行的美国陆軍智力測驗就声言北部的黑人比南部的黑人和南部的白人“聪明”，而北部的白人則比南部的黑人或南部的白人“聪明”。这些荒謬論調的基础是对受教育和总的环境等因素的极端忽視。其它測驗表明，城市儿童比农村儿童聪明。正如阿普蒂克指出的，“这些測驗的結果一律是穷人所得的分数少，中产階級和富有的人所得的分数多。”²³事实是这样，尽管黑人的周围环境很恶劣，他們在这些測驗中仍然获得惊人的优良成績；科学表明，只要黑人获得同样的条件，他們并不会比白人差。克莱因堡以及其它严肃認真的調查者对有关黑人的智力測驗都不相信，認為这些測驗几乎沒有任何价值²⁴。因那·布朗总结了在这个問題上的科学論断时說，“現在很少(假如还有的話)具有声望的心理学家还相信这些所謂智力測驗会証明什么民族的优劣。”²⁵

弗朗斯·勃阿斯运用科学的充分論据，粉碎了关于黑人生理禀賦低劣的种族主义的誣蔑。他說，“說任何一个純粹的种族会有什么特殊的天賦，这是神話，正如相信会有什么种族，它的全体

成員生來就注定永遠低劣一樣。”他又說，“遠古時代，黑人、蒙古人和白人是互不往來的，那時有可能使某些體格方面的特徵發展得非常不一致。……在進化的階梯上把這些人種的任何一種區分為更加原始的做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²⁶ 巴西學者弗雷爾同意勃阿斯的說法，並且承認現實。他說，“人類學家所提供的證據告訴我們，黑人的特徵表明他們的智慧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比其它種族的人低劣。”²⁷ 著名的智利人類學家李普胥茲說，“社會人類學、分析心理學和體質人類學的一切論據都認為，從文化進化的觀點來看，人類的各支系生理上的一致性是非常相近的，儘管在形態上是多種多樣的。”²⁸ 蘇聯的人類學家也說，“最重要的事實是，全體人類在生理稟賦上的一致，已經完全被科學所肯定”²⁹。

在這一方面，黑人科學家曾經作出許多重要的貢獻，包括杜波依斯博士、蒙塔古·考勃、保爾·羅伯遜夫人、滕納博士和愛爾奈斯特·哲斯特博士等學者所從事的工作。哲斯特博士在生物學方面尤其享有聲望。他的最後著作（他死於一九四一年），即“細胞表皮的生物學”（一九三九年在費拉德爾菲亞出版）是對魏斯曼和摩爾根保守的生物學理論的一種進攻。雖然這本書完全是一部獨立的創作，它基本上和蘇聯科學家米丘林與李森科的學說一致。

黑人在科學、歷史、文學、政治、藝術、體育等領域的卓越成就完全証實了這些根本的科學結論。在這些領域中，下列這些杰出的人名光輝四射：費利克斯·惠特萊、賈勒特、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哈里埃·塔布曼、威廉·布朗、哲斯特·戴蘭尼、布克爾·華盛頓、頓巴爾、杜波依斯、喬治·加弗爾、柴斯那斯、伍德遜、馬卡斯·加維、克勞德·麥克埃、蘭斯頓·休斯、威克利、保爾·羅伯遜、本杰明·戴維斯以及其它難以數計的人。自從解放以來，黑人在各方面都獲得了任何一個民族足以自豪的進展。在過去三個世紀中，

黑人受到他們的白人征服者可怕的摧殘。但是很明显，就連这一点也沒有削弱他們生理稟賦的基本品質。

种族口号代替民族口号

从本世紀初期开始，随着美国帝国主义的兴起，随着黑人加速的階級分化，分化为某些特定階級——知識分子階層、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黑人成为一个民族的发展特别显著。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清楚地認識到这种民族发展的性質，因此他們認為南部的黑人是一个民族，而北部的黑人則是一个少数民族。在过去，許多黑人的資產階級領袖也曾認為他們的同胞是一个民族，尤其是(但不經常这样)在談到历次移民运动的时候。但是今天大多数的黑人領袖却拒絕把他們的同胞当作一个民族看待，并且坚决否認他們是一个民族。因此，究竟应当怎样在政治上看待他們的同胞，这对黑人的資產階級領袖來說是非常模糊的。他們用不同的名称称自己的同胞为种族、种姓、民族、少数民族，等等。白人中間的黑人問題評論家也同样混乱。

黑人被广泛地認為仅仅是一个“种族”。但是这个名詞是不恰当的。种族只不过是一个籠統、一般化的生物学上的概念，它没有什么特定的政治含义。貝奈迪克特說，“就是发生学家給种族下一个定义，它也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当体質人类学家从統計学的角度給它下一个定义的时候，它就越加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³⁰ 只有从最一般的意义來說，才能把地球上的人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种族”，或者种族集团：蒙古种、黑人种、和高加索种。黑人种在美国更是一个籠統的概念，因为由于白人优越論的流行，任何一个甚至只要有一点点黑人血統的人都被認為是黑人。

黑人一詞並沒有什么科学定义，尤其是在美国。在南部各地

流行着这样一种惯例(例如弗吉尼亚州的法律)，“凡是带有可以确定是黑人血统”的人，都是黑人³¹。美国政府也用同样简单的方法把很明显是白人的人列为黑人。因此，人口调查员就得到了这样一条指示，“具有白人和黑人混合血统的人应当被列为黑人，不管他所带有的黑人血统少到什么程度。”³²这个定义主要是政治上的定义，而不是生物学上的定义。这种粗暴的、白人沙文主义的、为政治因素所决定的生物学上的区分，其目的是免得使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黑人混合血统“玷污”了尊贵的、处于统治地位的白色人种。

“种族”一词本身并没有什么政治含义。“种族”界限是有变化的，并且的确超越民族界限，某一个民族也可以包括几个不同的“种族”。甚至连生活在原始条件的人，也不是生活在“种族”社会里；他们的社会组织是以各种形式的氏族公社为基础的。当一个民族已经具有象美国黑人所具有的那些制度和文化的时候，它就不能被区分为“种族”。他们正在，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事实上，和远东的某些目前正在明确地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民族比较起来，美国黑人具有更多的构成一个民族的素质。

虽然如此，“种族”问题，象在美国政治上所解释的，明显地乃是对黑人进行压迫的一个基本因素。因为黑人受到特殊压迫和剥削的基础正是他们的肤色，或者他们已经被证明祖先是非洲人。这样，“种族”一词就或多或少地规定了黑人民族的界限。但是作为一个具有确切含义的名词来说，这种肤色区分并不足以说明黑人的社会地位。正如我们看到的，除去共同的肤色或共同的祖先这些因素以外，黑人还被一系列的民族制度和风俗习惯联系在一起，这些是他们在国家里经过差不多四个世纪的时间发展起来的。他们在南部有着群居的地域、共同的经济、共同的语言以及共同的

文化，而這些就是他們構成一個民族的條件。在北部，黑人缺少上述某些民族特征，他們只是一個少數民族。

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適當的：既然如此，為什麼黑人一般採用種族口號而不採用民族口號呢？就廣大的群眾來說，這個問題可以這樣回答，即他們還沒有充分的民族自覺。這種缺陷對諸如美國黑人這樣一些年輕的、還不成熟的民族來說，並不奇怪。一些還沒有具有民族自覺的民族也時常採用宗教口號（比如在巴基斯坦），或者種族口號（比如在美國）進行鬥爭。對於處在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心臟的美國黑人來說，他們的特定的民族自覺發展得緩慢，這也沒有什麼奇怪。

但是對於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黑人領袖來說，知識不足就不能成為藉口。這些領袖安於接受白人大資產階級的影響，他們大都蓄意力圖窒息黑人自覺的民族情緒的成長。他們犧牲黑人群眾的利益以維護自己的狹隘的階級利益。他們一方面支持黑人許多次要的要求，另一方面，當一個被壓迫的民族即將提出某些尖銳的基本要求（如比例代表制和民族自決）的時候，他們又退縮回去。他們就和保守的工會領袖一樣，這些領袖和僱主進行階級合作，反對在他們控制下的工人群眾中間發揚戰鬥精神和社會主義覺悟。

近年來，一般黑人作家和領袖都廣泛地採用了“人民”和“少數人的集團”這類的用詞。這說明他們對於用“種族”這個含義模糊的名詞來說明他們同胞的地位，感到不滿意。但是這些用詞也還不夠恰當。“少數人的集團”是一個隨便的說法；它順口把黑人和芬蘭人、波蘭人、意大利人等民族集團等同起來，而很明顯，黑人的情況是根本不同的。“黑種人民”一詞要比“黑人種族”正確得多；這個名詞的被廣泛採用就明確地說明了黑人民族情緒的增長；但是

它还是受到限制，缺乏“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科学准确性和完整性。

黑人是一个种姓嗎？

許多黑人作家和白人中間的黑人問題評論家对“种族”一詞感到不滿意，于是他們就把黑人称为一个“种姓”。迈达尔的說法代表了这派人的意見，他說，“当我们說黑人在美国形成一个地位較低的种姓时，我們的意思是說他們受到某些限制，其唯一的理由是按照美国所下呆板的定义、他們身为‘黑人’而已，并不是因为他們贫穷或沒受过教育。”³³ 他特地用“种姓”来代替“种族”、“階級”、“少数人的集团”、“居于少数的地位”等字眼，也用以代替“民族”一詞。

但是迈达尔以及和他一派的人錯了；黑人肯定不是一个种姓。种姓是以階級和职业为主要基础的；对包括有各种階級和各种职业的黑人来说，这个定义無論如何也不适用。在分析黑人地位的时候采用种姓这种說法，只会使已經复杂的情况更加复杂和混乱。

印度是分为种姓的典型国家，这些种姓制度大約起源于三千年以前。印度社会原来是由氏族制度发展而来的。它包括下列四个主要階級或种姓：一、婆罗門（祭司和教师）；二、刹帝利（战士）；三、吠舍（商人、工匠和农民）；四、首陀罗（原始部落、奴隶、犯人——“賤民”）³⁴。“婆罗門并不是一个种姓，而是一个階級或更恰当地說是一个社会等級。婆罗門包括数百个种姓。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的情形也是如此。”³⁵

許多世紀以来，原来的四个階級或种姓又分成了为数众多的种姓和小种姓，至少有三千个。这些大小种姓具有宗教意义，并且形成它們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礼节，彼此互相限制和歧視。它們主

要按职业划分。种姓之间的区别常常是很细微的：“崇嘉查馬尔人用煙斗吸煙的姿势就和别的查馬尔人不同。爱克貝尔和考貝尔是戴利斯的小种姓，前者使用一头牛犁地，后者使用两头牛……格里亚人制造白鉢，不制造黑鉢，”等等。考克斯說，“印度人从未提出一种以体格的不同来区分种姓的方法。”他并且說，“早期的印度-亚利安人不会想到有现代含义的种族偏見，正如他們不会发明飞机一样。”³⁶

③ 卡尔·馬克思曾經指出，“现代工业……将使那些作为印度种姓的基础的传统分工制度解体，这些分工制度是印度发展和富强的决定性的障碍。”³⁷ 馬克思的預見目前正在印度工业化的推动下变为现实。高沙尔說，“今天种姓制度所仍然保留着的全部东西，只不过是各个种姓成員之間的相互通婚和相互宴請而已。”³⁸

很明显，这种原始的种姓制度与美国黑人的地位毫无共同之处。后者正在遭受着现代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民族压迫。硬說高度工业化的美国正在創造种姓是荒謬的，因为印度的工业化却在迅速地消灭它們。迈达尔等人企图把黑人說成是一个种姓，只能混淆黑人的認識，并且阻止他們进行有效的民族解放斗争。

自决权問題

自决权是属于每个民族的权利。列宁說，这种权利“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³⁹。斯大林对民族的这个基本特征下了这样的定义：“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誰也沒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破坏它的学校和其它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語言，削減它的权利。……自决权就是民族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权和其它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有权完

全分离出去。每个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⁴⁰

这种基本的自决权属于一切民族，甚至资产阶级也在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在反抗的民族压力下承认了这一点。这种权利必须给予美国黑人地带的黑人种族，并且按照黑人种族所选择的具体方式加以行使。但是有不少黑人，尤其是保守的领袖在这种主张面前表示犹豫。他们认为，自决权包含着分立和建立一个单独的黑人国家的意思，而这些他们是反对的。他们愿意继续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成为美国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认为，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看来，在这样一个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地带建立一个黑人国家，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黑人是否以及如何行使他们固有的自决权，这将最终地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⁴¹。当他们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行使这种权利，正如海伍德指出的一样。“一个民族可以决定完全分立，就是自己成立一个独立国；它也可以决定和以前压迫它的民族成为联邦；它也可以决定在以前压迫它的国家的境内实行领土自治，并且在它的内政上具有程度不一的自主权，即地方自治政府或区域自治政府的形式。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当然有不同程度的自治，主要地依各个自治民族作为现代民族的统一程度如何而定。联邦是指的自由平等的民族自愿的结合成为一个联邦国家的形式。”⁴²所有这些形式的自决权都已经在资本主义民族的关系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而在组成苏联的许多民族的关系中，它们得到了更高的社会主义规模的发展。

保守的黑人领袖们对于自决权这种主张故作大惊小怪，认为这种主张同美国黑人的意愿和经验不符。但是这种犹豫的想法并没有被黑人历史所证实。事实是，许多黑人领袖在这样或那样的

形式下都主張過，甚至企圖行使他們本民族的自決權。一九一九年，得克薩斯州的黑人布拉塞爾頓寫了“自決權——唯一的補救辦法”一書。同年，“阿姆斯特丹新聞”也宣布說，黑人同匈牙利人和捷克人有着同等的自決權⁴³。黑人團體向國際聯盟和聯合國提出的各種請願書（這在前面已經敘述過了）都包含了表示反對壓迫民族的自決權的原則；在黑人全部歷史中所有的移民運動也都提出了這個原則。這些移民運動時時受到很多黑人的支持。加維尤其意識到自決權這一點，他並且要求給黑人以這種權利⁴⁴。他寫到下面這一段話時，他腦子里顯然想到某些形式的黑人自決權：“我們宣布，不管黑人在什麼地方聚居，構成一個聚居區的黑人都應當有權選舉自己的代表，以便在立法機關、法院或者那些管轄他們的聚居區的機構中代表他們。”⁴⁵

關係到黑人的真正問題，並不在於他們是否應當享有自決權，而在於他們應當採取什麼具體方式來爭取並且行使這種民族權利。在本書最後一章中，我們還要對這個有關的問題多談一談。

第四十四章

經濟危机与新政

对黑人和一般美国人来说，一九二九——一九三九年是充满重要事件的十年。一九二九年十月間，狂热的“繁荣”时期（一九二三——一九二九年）以猛烈爆炸的方式中化为烏有。这次破坏性的經濟崩潰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深刻的总危机的一种表现。这一次大崩潰說明了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内外矛盾到了頂点，它表现在生产过剩、工业倒閉和大批工人失业的深刻危机上面。

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大危机具有世界規模，但它的起点和风暴中心是在美国經濟中，而資本家和社会民主党人以前却宣揚过美国經濟是不会发生危机的。在美国，一千六百多亿美元的証券市場价值完全損失了，基本工业的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五千七百六十一家銀行关門大吉，农产品价值由八十五亿美元跌落到四十亿美元¹。在世界規模上，资本主义的生产跌落了百分之四十二，对外貿易跌落了百分之六十五。

危机带来的灾害

到了一九三三年三月，美国工人的工資平均至少削減百分之四十五，失业工人总数达到一千七百万人的龐大数字。飢餓遍于全国，数以百万計的人民在各地流浪，餓着肚子，找不到工作，每个

城市都有大批失业工人住在殘破不堪的木棚区，即所謂“胡佛村”。胡佛政府不仅沒有救济这些灾难，反而通过复兴金融公司把大批金錢交給許多大公司。胡佛的理論是：資本家得到大額津貼的利益后，会落到工人手中一小部分。同时，騙人的宣传到处氾濫，說什么繁荣“馬上就到”。

黑人群众——工人和谷物分成制农民——在可怕的危机年代中受害最大。“工业中心失业黑人的数字，約为失业白人的一倍。黑种工人被解雇，把工作給了白人，并減低了工資。黑种工人的工資平均比白种工人低百分之三十。再拿失业救济來說，黑人失业工人所受的待遇最坏，不是完全得不到援助，就是得的救济比白人少，再就是在发放救济金办法上受到歧視。在美国工业部門中，黑人平时所得工資最少，因此他們很少积蓄，或者根本沒有积蓄，以应付危机。他們的困境是无法形容的。在危机持續的四年里，遭受私刑的黑人达一百五十人。”²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領袖(和社会党人)被經濟危机弄得垂头丧气。他們心爱的資本主义制度陷于崩潰状态，他們的唯一办法是做胡佛的尾巴，跟在后面，希望胡佛的恢复繁荣的极端乐观預言能够实现。劳联的上层人物甚至反动到这种地步：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七月以前，他們始終反对政府的失业保險和失业救济，硬說这些是“施捨”，会破坏工会运动和美国的生活方式³。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城市联盟的領袖同样地一筹莫展。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虽然人数不多，却給予失业工人以領導。他們和工会城市联盟一道，建立了全国失业工人委员会，并且在全国各地組織了反飢餓遊行和示威。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举行了大規模的全国性示威运动，全国各城市参加遊行的工人达一，二五〇，〇〇〇人——紐約有一一〇，〇〇〇

人，底特律有一〇〇,〇〇〇人等。象这样龐大的全国性示威大会举行了几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六日发生的以华盛顿为目的地的飢餓进军，引起了广泛注意。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反对大量削减工资举行了几次重要罢工。共产党人领导的这个运动，对于一九三二年七月飢餓的老工人为了争取奖金举行的著名的向华盛顿进军，起了推动作用。在这几年里面，数以百計的富于斗争性的工人被毆打，投入监牢。还有几名工人被杀害。在所有这些运动里面，黑人都起了重要作用。这个伟大斗争的效果是使失业工人得到即时救济，使失业保险成为全国性的問題，并为后来新政时期在这个問題上制訂立法作好准备。

南部的美国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八年竞选时，美国共产党在南部进行战斗性的宣传。一九二八年竞选后，党在南部开始了有系統的工作，一九三〇年八月在卡达罗加创办了“南部工人报”，由詹姆斯·艾伦担任总編輯。南部当时的情况駭人听闻：工人大批失业，城市和种植园的穷人挨飢受餓，三K党和私刑夥帮的匪徒横行各地。共产党人在南部展开活动，对于垄断种植园的老板們是一个大胆挑战，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全国黑人农民联盟活跃以来的第一次——这种挑战是劳工联合会或社会党所不敢进行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在圣路易成立的争取黑人权利同盟推动了南部的工作。这个同盟是由美国黑人劳工大会、非洲人血统兄弟会、平权同盟和非洲人自由联盟产生出来的。它的綱領說：“我們向全世界宣告，美国黑人是一个民族……土地、自由和平等……是内战时期和其后的重建时期的奴隶們的口号，这个口号仍然是今天戎装出战的黑人的口号。”⁴ 这个組織在全国各地(包括南部)展开

了强有力的鼓动工作。它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和全国黑人大会合并了。它的总书记是理查德·穆尔和哈利·海伍德。主席是兰斯顿·休斯。

南部共产党人首先注意的是谷物分成制农民，他们的穷困和遭到的压迫非笔墨所能形容。自从南部同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解体后（参见本书第三十五章），面对着私刑恐怖的猖獗，特别是一九一九年的一次，在组织黑人佃农、分成制农民和劳工方面，只作了一些零星的努力⁵。南部全国性的白人农业团体在工作上对黑人是置之不理的。

在美国共产党领导下，分成制农民协会于一九三一年春季在阿拉巴马州的达拉普沙和李伊组织起来。当时斗争的条件是残酷的。协会领导采棉花工人进行多次罢工，在邻近各州产生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其中对种植园主的恐怖夥帮的一次最严重战斗发生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达拉普沙的军营山。黑人分成制农民一次集会遭受袭击，他们进行了抵抗，结果死四人，受伤二十人。有五名黑人被判处长期徒刑。就在这地方附近，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黑人分成制农民和工会领袖纳尔夫·格莱被人谋杀⁶。一九三六年分成制农民协会会员达到一二,〇〇〇人左右，在阿拉巴马、密士失必、路易西安那和北卡罗来纳等州都设有分会⁷。一九三五年罗得斯举行罢工，六名罢工黑人被杀害。在新政期间，这个先锋组织同南部的劳联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农村组织合并了。

在这期间，一九三一年三月在纽约发生了一件重要事件，它表现了共产党在每一方面诚心诚意地为争取黑人平等而斗争。有一个芬兰出生的工人约肯伦（共产党员），他被人告发歧视一个黑人犯了白人沙文主义的罪过，在纽约黑人区（哈兰姆）芬兰侨民俱乐部的大厅受到公开审判，出席的有来自一百三十三个工人群众组

織的二百一十一名代表和一千五百名听众。审判結果認為約肯倫有罪，被开除出党。約肯倫表示要改正他的行为。这次审判表明，美国共产党在党内和在党员参加的群众組織中，一旦发现流毒无穷的白人沙文主义的任何跡象，就要向它作坚决斗争⁸。

斯考茲波罗事件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有九个黑人孩子(其中最年輕的只有十三岁)在阿拉巴馬州的斯考茲波罗被下獄，罪名是他們在貨車上强奸两个白人妇女——这个显然捏造的罪名后来被否認了，特别是被两名妇女之一的魯比·貝芝否認了⁹。当局馬上对这些青年施行合法的私刑，經過仅仅几天的非法审判后，除了最年輕的一个以外，都被判处电刑。

当时在南部非常活跃的共产党立刻出来为黑人受害者辯护。国际劳工保卫同盟电請密勒州长延期执行处决，并派經驗丰富的共产党员律師約瑟夫·布拉斯基去为被告辯护。美国劳工运动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反陷害斗争就这样展开了。案子在法庭上經過多年的反复斗争。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阿拉巴馬州高等法院批准原判，但美国最高法院在群众压力下，下令重审，理由是被告缺乏充分的辯护。

美国共产党把这个案子变成全国和国际性的事件，就得到群众的支持來說，它可以和著名的湯姆·穆尼案媲美。在美国共产党和国际劳工保卫同盟制止了阿拉巴馬州合法私刑者毒手很久之后，迟疑不决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城市联盟和劳联以及其它自由主义者組織和劳工組織才加入了这个历史性斗争。一九三四年，即斗争开始了三年以后，一个大規模联合陣綫的辯护委员会才由許多上述的团体組成，由法官薩默尔·雷波維茲担任领导。一九

三五年組織了一个更大的委员会,命名为斯考兹波罗辩护委员会。伟大的斯考兹波罗案的斗争使共产党到处扬名,受到各地黑人的尊敬。

联合进行的群众性合法斗争挽救了斯考兹波罗黑人青年的生命,使他们免受电刑,但还无力把他们拯救出狱。野蛮的南部法庭判处他们长期徒刑,甚至达九十九年之久,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他们中的最后一个才被释出狱。虽然如此,这场斗争仍然是黑人的伟大胜利。它暴露了重建时期以来从未暴露过的南部黑人的可怕处境。这个案件在国际上的宣传更有着最重大的意义。它特别在整个殖民地世界成了著名事件。这样,就把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精神在全世界树立起来。从那时起,这种精神成为一支强大力量,它抑制了南部私刑者的兇焰,同时在美国各地对兇恶的歧视黑人制度作了某种程度的改正。

这些年代里发生的又一次大斗争是拯救了黑人共产党青年安格罗·赫顿。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他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塔被捕。由于他在失业工人中的活动,依照一八六一年的一项法律被判处十八至二十年徒刑。国际劳工保卫同盟请本傑明·小戴維斯充当律师,在进行了五年全国性斗争后终于获得本案的胜利。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当选

一九三二年,由于当时巨大经济危机的灾难,加以对胡佛的饥饿人民大众政策的痛恨,美国人民以七百万选票的压倒多数选举了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总统。除了六个州以外,罗斯福在其余各州都得到胜利。在竞选时,罗斯福提出一个保守的施政纲领,主张平衡预算,健全金融,对政府救济失业作了含糊的诺言。他后来推行的细致的新政改革方案那时几乎没有提到。

这次选举标志着黑人第一次坚决地离开了共和党，这个党是解放黑人的党，也是华尔街的党。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人民党运动时期，许多黑人独立地投票。一八九六年杜波依斯博士投布里安的票，一九一六年，他支持威尔逊——许多黑人也跟着他投威尔逊的票。一九二八年，“匹兹堡快报”成了投史密斯票来反对胡佛的许多黑人的发言人。

一九三二年，约有二百万黑人投票，但他们大多数反对共和党的候选人名单¹⁰。南部黑人自然几乎全部没有投票权。一九三六年，黑人代表第一次出席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民主党在历史上是赞成南部奴隶制度和歧视黑人制度的。在当年的选举中，更多的黑人投罗斯福的票；例如，在纽约黑人区，黑人投罗斯福票的是四对一。北部有二十五名黑人被选进州议会¹¹。由于施行自由主义的新政纲领，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四年两次大选中，罗斯福继续赢得多数黑人的票。黑人抛弃了共和党使他们在北部许多州——如纽约、伊利诺、俄亥俄、密西根等——的选举中取得了决定性的政治地位。

一九四三年纽约黑人区共产党领袖本傑明·小戴維斯被选入纽约市参议会，是黑人进行独立进步的投票的突出例子。小戴維斯担任参议员一直到一九五〇年，成绩卓越。小戴維斯最后被共和党、民主党、自由党联合击败，这三个党早就联合起来取消了市选举的比例代表制，好夺取他的席位。

新 政

一九三三年三月，罗斯福总统开始实行新政，企图把削弱了的美国资本主义扶植起来。与所宣传的内容相反，新政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内容。罗斯福总统是一个富有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党

人。他和支持他的資本家全部心意是恢复当时破碎不堪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新政的措施多数是根据英国經濟学家凱因斯的經濟理論制訂的。

总的說来，新政通过它在国会匆忙通过的許多新法律，提出了：“(1)重建已經破碎的金融銀行系統；(2)用大笔貸款和津貼挽救搖搖欲墜的商业；(3)鼓励私人投資；(4)采取通貨膨脹办法来提高下降了的价格；(5)用减低种植面积和銷毀农产品的办法，来克服农业的生产过剩；(6)保护农民和房主，使他們不致因为还不了債而失去贖取抵押品的权利；(7)通过建設公共工程，創造就业机会并刺激群众的購買力；(8)对于在飢餓中的失业工人提供极小量的救济”¹²。

这些改良措施稍为減輕了危机，但不能根治它。美国政府虽然支用了四百亿美元，工业繼續蹙着脚有气无力前进，到一九三九年全国还有一千万失业工人。直到第二次大战发生，軍火訂貨单潮湧而来，美国工业由于打了这一針才恢复全面开工。在罗斯福执政下，垄断資本和政府勾結得更为密切——那就是說，国家垄断資本主义有了巨大的扩张。

偉大的群众运动

尽管遭到强大反对，势如破竹的政治高潮使罗斯福在一九三二年当选总统，一九三六、一九四〇和一九四四年又获选連任。这种政治高潮是随着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黑人战斗性的群众运动而来的，并建立在这些群众运动的基础之上。罗斯福的联合政府显然是和全欧反法西斯人民陣綫运动有关系的。在罗斯福联合政府中美国工人并没有占领导地位，但他們迫使政府作了讓步。在整个国内外大局发展中，共产党人是一个重要的主导因素。除了

弥补資本主义的弱点之外，罗斯福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向工人作某种讓步，不讓这个群众运动发展到难于控制，使它不致于迫使政府采取激烈的改良措施，象銀行和主要工业的国有化和組織广泛的农工党等。

工人充滿了斗争情緒，他們大批地加入工会，成立了产联，关于这个組織我們在下一章还要詳細談到。农民也充滿了战斗情緒，他們保卫着自己的田园，不致于因为迟交抵押金而被貪財鬼夺去。他們把进步人士选进州議会和国会。他們在美国北部和西部到处建立了农会。在这些激烈斗争年代里，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也在前进。她們参加罢工糾察队，参加失业工人示威，在选举中非常活跃。几百万妇女团結在“妇女宪章”的周围。

当时最大、最重要的一个群众运动是以美国青年大会为中心的青年运动¹³。它是一九三四年組織起来的，到一九三九年战争发生时，参加的青年达到四,六〇〇,〇〇〇人。发起这个运动的政府希望它成为保守的組織，但青年們自己掌握了这个运动。全国多数青年組織都加入作为會員，它的綱領是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主张进步。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运动中，以吉尔伯特·格林为首的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个主导的有力因素。

黑人青年在整个美国青年大会的发展中极其令人注目。最重要的是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滿組織的南部黑人青年大会。这是一个联合陣綫的組織，領導人有爱德华·史特朗、詹姆斯·福特、詹姆斯·傑克遜、亨利·温斯顿、路易士·柏汉姆和艾斯特·古柏。南部黑人青年大会为着实现黑人的綱領，在南部許多地方进行了坚决斗争。由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八年的十多年中，它在南部黑人群众的每一場斗争中都担任了主要的角色。一九四六年，在南卡罗来納州偏僻的哥伦比亚城，它召开了第七次大会，到

会代表一千人。到会的白人代表比参加同年举行的南部人类福利促进会的白人代表还多。南部黑人青年大会是黑人青年主持的最重要的一项运动。目前南部的许多建设性的工作都是它发起的，——包括争取选举权运动，组织南部产业工会，争取受教育权的斗争，反对私刑和各式各样的歧视黑人的一般斗争。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群众运动之一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成立的南部人类福利促进会¹⁴。罗斯福总统把南部叫作“美国的第一号经济问题”，罗斯福政府对南部人类福利促进会给予积极的支持。美国共产党始终是一支富有战斗性的力量，它正式出席了这个会的成立大会。这个会团结了南部主要的自由主义者和不甚强大的南部工会运动的相当数目的代表。黑人非常积极参加南部人类福利促进会的工作。出席第一次大会的一千二百五十名代表中，黑人有三百名，大会开会时黑人和白人彼此互不隔离，这件事使南部歧视黑人的人和私刑者大感惊异。最后，警察勒令大会黑白人代表实行隔离，否则要解散大会。所有大会的小组会，黑人都参加工作。在南部人类福利促进会的正式机构内，黑人的地位得到了承认；约翰·小戴维斯和玛丽·白求恩被选为由一一八人组成的南部理事会的成员。

共产党在南部人类福利促进会的影响一开始就很强大，这一点在促进会通过的先进纲领中反映了出来。这个组织斥责私刑、人头税和封建式的谷物分成制度。它要求实施公民权利，普选，联邦免费教育，就业，最低工资水平，组织工会，南部地区工业化，和取消垄断资本对南部的各种歧视。这个纲领对黑人有双重的重要性。自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民党运动以来，南部人类福利促进会要算是南部第一次广泛的黑人-白人群众运动。在它存在的几年中，它在南部各地成为一股强大的自由主义的势力。它的最

大缺陷是沒有得到白人工会和白人貧农的支持¹⁵。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繼續活动，它的最后一次大会是一九四六年召开的¹⁶。它在一九四八年解体，主要原因是由于內部保守集团的破坏和白人沙文主义。

这个时期也是所謂“万灵药运动”时期。在危机的年代和整个罗斯福当政初期，湧現了一批大規模群众运动，这些运动是由参議員惠伊·郎和查尔斯·柯林神父这样反动煽动家領導的。他們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計劃，說是能够救治一切經濟危机的局面，其中有：“技术統治”，“加利福尼亞消灭貧困計劃”，“烏托邦”，“湯生全国复兴計劃”，“火腿雞蛋运动”，“爭取社会正义全国协会”和“均富論”。这些运动网罗了几百万的貧苦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老年人等等。它們最后和罗斯福的广大改革运动合流了¹⁷。

全国黑人大会

在新政时代，黑人在劳动人民的伟大运动中担負了重要角色，無論在政治、工会、青年、妇女和其它活动中都是如此。他們也組織了一个重要运动，成員主要是黑人。这就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芝加哥成立的全国黑人大会。出席會議的有来自二十八州的八百一十七名代表，代表五百八十五个組織。出席的代表有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自由党和共产党黨員、教会人士、工人、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总共代表不重复的會員一百二十万人。

这个广泛的运动是按照有历史意义的黑人會議运动的传统进行的。它是两年前詹姆士·福特同阿斯加·普利斯特和弗兰克·克劳斯韋斯两人辯論时建議的。由于共产党人強烈注意保护黑人权利，他們在組織这次會議上起了領導作用，并在全国黑人大会存

在的年代里不倦地积极工作。有几位共产党员被大会选为全国委员会的委员。

全国黑人大会的纲领支持正在增长中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斗争；拥护积极保卫埃塞俄比亚；谴责歧视黑人、对黑人使用私刑征收人头税；主张工会的团结，把全部黑人工人纳入工人运动里面去；要求对失业黑人工人予以适当救济；坚持取消谷物分成制；支持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拥护失业工人联盟；赞成组织工农党。大会并没有把黑人作为被压迫民族的问题提出来¹⁸。

全国黑人大会在后来的几年中在全国各地异常活跃。一九三七年召开的全国会议使一、二一八名代表聚集一堂，包括瓦尔特·怀特、诺曼·汤麦斯和菲利浦·摩莱这些人物。这个组织在许多城市建立了分会，黑人这个时期在政治上取得的一切进展中，全国黑人大会是一个主要的因素。特别重要的是，由于全国黑人大会的活动，使黑人工人加入了组织不久的产联。第二次大战期间，全国黑人大会在继续工作，不过范围逐渐缩小了。自由主义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认为大会的纲领对他们来说是太左了，战斗性太强了。大会在一九四七年解散。

早期的新政与黑人

面对着一九三三——一九三九年庞大的群众运动，罗斯福政府被迫向劳动群众作了某些让步，工人们对经济危机引起的恶劣情况提出了坚强抗议。罗斯福政府的让步是阻止劳动人民向左转和阻止他们组织自己的大政党的唯一办法。这些和缓性质的让步中的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开始建立和法律上承认工人有某种程度的组织工会的权利。黑人既然也是工人，他们也分享到改革的很大一部分好处，虽然他们仍然受到许多歧视。关于这个主

要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章詳細談到。

美國政府對黑人也作了某些特殊的讓步。在這些微小的好處中，最可貴的要算那種趨向於強調黑人社會平等（雖然是有程度的）讓步了。這當中包括自由主義者羅斯福本人對待黑人代表團等人的一定程度的誠摯態度。羅斯福在社交場合中和他們往來，把他們當人看待——在美國政治生活和社交生活中，黑人对这种事還不太習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一九三九年著名黑人歌唱家瑪利安·安德遜被極端反動的“美國革命女兒會”拒絕在華盛頓憲法大廳演唱後，羅斯福夫人和內務部長哈羅德·伊克斯曾親自出面干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新政時期，羅斯福向黑人作了另一次較小的讓步，那就是在政治上對黑人作了最低限度的承認。在聯邦政府工作的黑人工人由一九三三年的五〇,〇〇〇人增加到第二次大戰期間的二〇〇,〇〇〇人，不過這些工人多數是屬於工資較少、從事不熟練工作的一類工人。羅斯福毫無拘束地會見黑人組織的領袖們，並且也有過所謂的“黑人內閣”。以前的美國總統只是偶爾傾聽一下黑人的進言，但羅斯福總統採取了和黑人領袖們真正合作的辦法，這件事使民主黨南部一派人大為惱火。在新政期間參加美國政府的著名黑人有羅伯特·范恩、威廉·赫斯蒂、羅伯特·魏佛、尤金·瓊斯、奧克斯利、瑪麗·白求恩等人¹⁹。但是沒有一個黑人被委任以重要行政職務。

黑人最感到不滿的問題的絕大部分，羅斯福政府並未加以解決。眾議院議員維脫·馬坎多尼奧和其它人等擁護的聯邦反私刑法案，羅斯福沒有盡任何力量使它在國會中通過。人頭稅使南部幾百萬黑人和窮苦白人被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羅斯福也沒有盡任何力量來取消人頭稅。武裝部隊里面的隔離黑人辦法仍然

盛行，虽然罗斯福本人很可以下一道行政命令把它废止。南部黑人和白人在教育方面极不平等，在罗斯福当政时期仍然照旧，黑人被迫所处的其它可悲处境也是一样。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九日紐約黑人区(哈兰姆)的暴动生动地表明了北部黑人处境的恶劣。糾紛是由一家卖廉价物品的商店的事件引起的。它立刻扩大到第一百二十五号整条街，結果几千人捲入漩渦。人們的憤怒主要是針對商店主人，这些店主几乎全是白人，都是极端沙文主义者。在事件告終以前，有四人被击斃，三十人受伤，几十人被捕。在这次暴动的背景是黑人平时积累起来的无数不平的痛苦，例如失业、警察的残暴、职业和救济上所受的歧視、居住条件的恶劣、医药和教育設施的不良，以及黑人区其它悲慘的事情等等。(見詹姆斯·福特著“紐約黑人区的飢餓和恐怖”一書)

罗斯福的新政通过农业調整法案，在南部实施谷物津貼計劃，但黑人和穷苦白人农民并没有从这个計劃中得到多少好处。拉伯尔描写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阳光照耀下的南部”說：“这个在全国來說民主党最占优势的地方，也許是最不民主的；公家用于白人教育的金錢，比用在黑人学校儿童身上的錢多六倍到六十倍；我們还不知道有什么黑人在政府任职；几乎很少黑人登記投票选举总统，几乎沒有人参与地方政治。”²⁰ 在乔治亚州的格林和馬崗两郡，“每十个黑人农民中只有一人拥有土地、而拥有土地的黑人农民中能够維持生活的不到一半。”²¹ “格林、馬崗两郡有几百家农户沒有馬也沒有駟，沒有母牛也沒有幼犢，沒有猪也沒有鷄，沒有农具也沒有运输工具。”²² 約翰遜和他的同仁是这样描繪那种悲慘情景的：南部表現的“悲慘的境况是沒有油漆的窩棚，沟壑縱橫的田地，七零八落的籬笆，破爛不堪的小汽車，骯脏，穷困，疾病，苦役和产棉地带一望千里的单調景色”²³。克斯特写道：“瘧疾和癩病对于分成

制农户正象家常便飯一般。”²⁴

美国农业調整法案停止种棉一千零五十万英亩，减产四百五十万包棉花，棉花价錢从六分涨到一角不等，这一来使植棉者的收入在一九三三年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了一倍²⁵。貝特談到这个措施时說：“在新政之下，联邦救济机关的作用只是当地主不需劳动力时，維持分成制农民和其它工人不致餓死而已，在收成和播种季节它又迫使工人以低于救济标准的工資替地主工作……四十年代发放的秋收和飼料紧急貸款，在南部主要是資助了地主……地主放棄收地租的权利，但侵吞了佃农应得的貸款。地主只是在他們認為對他們有利的時間和条件下，才把农貸所得的現金收入分給佃农。”他們又在政府的六厘的息金之外，另課佃农以八厘至十厘的息金²⁶。

拉伯尔描述美国农业調整法案在南部的实施、特别是它怎样对待黑人佃农和分成制农民时說：“当〔補貼少种棉粮的〕錢发下来的时候……实际上所有的錢都落到地主手中。一半給他作为地租，另外一半是用来偿还他的設備……黑人地带的領袖一般对农业調整法案滿意，这些人是种植园主人、商人、棉花厂主和自由职业者。”²⁷

在整个悲惨場景上，恐怖分子、歧視黑人的人和私刑分子橫行无忌。当地甜言蜜語的資產階級道德家对于黑人的凄惨景况視而不見，听而不聞，不发一言。拉伯尔說：“白人的教会根本不理睬黑人，不置一詞，也不談及黑人的学校設備不够，黑人的物質权利被剝夺，黑人被迫丧失了土地。”²⁸这类教会正是从前認為奴隶制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內战时期它为保护奴隶制度而战斗，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它对三K党向黑人进行私刑的暴徒，也从未提出过抗議。

第四十五章

黑人与新的工会运动

美国新政年代最重要的政治发展是在已经托辣斯化的基本企业中组织工会，特别是在北部的企业中。这些主要企业如钢铁、汽车、海上航运、金属采矿、肉类罐头、伐木、橡胶等等是垄断资本“开放工厂”*的大堡垒。它们长期以来就成功地设法反对工人组织起来。没有这些工人，工人运动必然大都是软弱无力的。一九三五——一九四五年这十年中，由于产业工会联合会的组成，这个巨大任务终于大部分完成了。

这个历史性的成就为美国工人运动奠定了一个全面的新基础。这次胜利是由于新政初期群众性骚动造成。这个骚动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空前经济危机的结果。另外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人民和别国人民为着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致命危险进行的重要政治斗争。伟大的产业工会运动注定了要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黑人的生活产生政治和经济上深刻的后果。

劳联的反动政策

在新政施行前，美国劳工联合会差不多完全没有把工人阶级主要部分的工人，特别是基本工业的工人组织起来。到了一九三

* 开放工厂：同时雇用工会工人和非工会工人的工厂。——译者

四年，勞聯的全部會員是二，六〇八，〇一一人，只等於工人階級的百分之十左右。這就是說，二十年中增加的不過五十萬人而已。勞聯的會員主要是建築、印刷、鐵路和劇院等業的熟練工人。這種情況表現了勞聯實際上是停滯不前的。托辣斯化了的工業這個根本問題阻礙了勞工運動，在這些工業裡面，工人階級絕大部分人的工資和勞動條件是由僱主專橫地決定的。

勞聯在這方面長期繼續的失敗有許多根本原因。工會上層領導人，有許多和禁酒時代的走私酒販和打手有聯繫，他們本身就是徹頭徹尾的歹徒，而且在許多方面和僱主勾結起來¹。他們拒絕制定鬥爭綱領來同僱主的控制做鬥爭。他們維持着一種行業性的工會制度，這種制度比較適合一世紀前的需要；而不適合於產業已經托辣斯化了的時代需要。他們奉行的是這樣一種愚蠢的政策：當一種產業的一部分工會進行罷工時，竟叫同一產業另一部分工會照常工作——這是一種違背同盟工會的辦法，由於它，幾百次的罷工都失敗了。他們激烈抵抗工人獨立的政治行動和建立工黨的努力。因此，勞聯一直不能把壟斷資本控制下的產業工人組織起來，即就不足為奇了。

勞聯在錯誤的勞工運動領導中，為害最大的政策之一，是為了少數熟練工人的利益，有意地出賣了婦女、青年和非熟練工人羣眾的利益。而黑人工人是反動工會領袖存心出賣的受害最慘的人。反動工會領袖蓄意使黑人不能加入工會，不得在這些產業中工作。我們在前幾章已經談到，熟練工人工會的這個老辦法，在全國勞工協會和勞工協會的行業組織的年代就早已實行了。

歧視黑人的工會

勞聯和鐵路工人聯合會可恥地排斥黑人的勾當，在二十世紀

初期达到了最厉害的程度。新政开始时，有二十五个属于劳联的组织，或者在组织章程中明文规定，或者在实际行动上拒绝黑人参加工会。只有矿工、码头工人和针织业的工会例外。劳工官僚们的压力不仅用在使黑人不能成为工会会员，而且使他们在产业中，特别是熟练工作中取得职业。

洛尔温一九三三年说得对：“劳联是白人的组织。”² 他估计劳联的黑人会员在一九二八年“只有四〇,〇〇〇至六〇,〇〇〇人，而当时在美国产业中的黑人工人在一,〇〇〇,〇〇〇人以上。”在一九三四年劳联召开的大会上，兰道尔夫提出凡是实行种族歧视的工会不得作为劳联会员，大会否决了这个提案，这一点证明洛尔温的话是对的。大会决议说，“美国劳工联合会……不能干涉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工会自决权。”甚至到了一九四一年，劳联的官僚老爷们还在为他们排斥黑人的政策辩护，说什么“在劳联诞生以前，歧视就已经存在，人类的天性是不能改变的。”³

铁路工人联合会——会员包括火车司机、火夫、管理员、车务员、扳闸员——反对黑人的政策特别恶毒。他们使黑人几乎完全不能在北部从事铁路上有关操作和机械的职业，限制他们只能当搬运工，餐厅服务员和普通工人，迨至一九五三年，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才僱用第一个黑人管理制动机。在南部，从内战前的时候起，黑人比较大批地参加所有的铁路工作，有少数黑人甚至充任了火车司机。铁路工人联合会因此就积极发起一个运动，把黑人排斥出这些职业，使南部的铁路员工和北部铁路员工一样变成清一色的白人。

铁路工人联合会拒绝南部黑人铁路工人加入工会的同时，还向铁路公司订立了合同，意在把黑人逐渐排挤到不需熟练技术的工作岗位上去。一九一一年三月，由于排斥黑人工人的运动引起

了“皇后和新月鐵路”的罢工(即辛辛那提—新奥尔良—得克薩斯—太平洋鐵路),結果十名工人被击斃,另有許多工人受伤⁴。阿拉巴馬州高等法院以前所批准的一个合同,差不多把南部各地鐵路的黑人火夫全部解僱,这个合同一九四四年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⁵。

这些做法大大地减少了南部鐵路上黑人熟練工人的数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南部鐵路百分之八十的火夫是黑人;到了一九二九年这个数字减到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大西洋沿海輪船公司和海岸航空公司的百分比分别从九十和五十减到五十和二十五。”⁶機車火夫和司机协会在一九二六年召开大会,主席罗伯遜告訴出席代表說,他希望能够告訴下屆大会,“再不要有任何黑人工人留在駕駛台的左边。”⁷黑人鐵路工人努力組織黑人自己的工会来答复这种种族隔离政策,但除了一九二五年組織的普尔曼臥車鐵路行李搬运工工会以外,其余的都沒有成功。这个組織一向被白人歧視,二十个鐵路工会举行联合工資談判时,也被排斥,不得参加。許多年来,鐵路行李搬运工工会領袖菲利浦·兰道尔夫在劳联大会要求把黑人工人組織起来时,他总受到侮辱。

支持黑人参加工会

在新政实行前的艰难的数十年中,在要求黑人在工业中自由工作和参加一切工会的权利方面,美国社会党左翼和共产党人是最突出、最有影响的团体。至于腐朽的社会党本身,它不是在工会內部公开支持排斥黑人的政策,就是在劳联或其它同业工会大会上不向这种政策作斗争。

在黑人知識分子領袖之中,对于工会問題意見也完全不一致。当紐約的兰道尔夫集团和納尔夫·彭契这些人正为黑人加入工会

进行鼓动工作的时候，許多黑人知識分子对这件事十分冷淡，甚至到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产联正在进行大規模运动，許多黑人領袖对这个运动加以支持的时候，“匹茲堡快报”說道：“在最近产联发起的运动中，我們发现了几乎每一个地方的黑人和专门职业团体都反对黑人工人参加工会。”凱頓和米基尔說道：“据說，圣路易的牧师每百人中只有两人对于工会表示关怀。”⁸ 黑人小资产阶级分子(但并不是黑人工人)反对組織工会的民族主义情緒，由于劳联多年来采取歧視黑人政策的結果而加强。

在新政以前的年代里，美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教育同盟，为了黑人参加工会进行了积极的鼓动。同盟将这个消息传給和它有积极联系的数以千計的地方工会。原来工会教育同盟是一切工会里面的左翼組織，但后来它开始在沒有坚强工会的产业部門中組織产业工会。工会教育同盟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在克利夫兰改为工会团結同盟，它的主要重点是把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其中包括黑人——組成独立的工会。

在那次成立大会上，六百九十名代表中有六十四名代表是黑人——劳联每次大会上黑人代表照例不过两三个人。工会团結同盟宣布說，它是“为黑人爭取种族、社会和政治平等而奋斗”，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把这些工人組織起来。同盟对于黑人作为工会会员作了如下的估計：“黑人工人是优秀的战斗者。不管工会的白人領袖們如何蓄意出卖，不管白人工人群众中还存在着多么流行的种族沙文主义，在煤炭、鍊鋼、罐頭、建筑和其它工业无数次的罢工中，黑人工人都証明了这一点。他們是潛在的革命力量和銳气的巨大泉源。作为工人和黑人，他們受着双重压迫，使他們充滿着战斗精神和对資本主义的憤恨。”⁹ 有了这样的認識，工会团結同盟在美国經濟危机时期和新政施行的初期进行了許多組織活动和

举行了多次罢工。一九三五年，为了促进工会的团结它和劳联合併了。

产联的组织运动

一九三五年群众要求组织工会的巨大压力突破了劳联反动领袖们建筑在工人运动周围的藩篱。一九三二年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后没有多久，工人开始进入工会。一九三五年劳联在亚特兰塔召开的大会上，当组织产业工会的提案以一〇,九二四票对一八,〇二五票被击败时，危机便形成了。一个月后，在群众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由八个工会组成产业组织委员会，它的纲领是在托辣斯化了的基本产业中组织工会。这个历史性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约翰·刘易士、悉尼·希尔曼和菲利浦·摩莱。它的八个发起工会是采煤、纺织、女服、男服、印刷、油业、制帽和金属采矿，共有工人会员约一百万人。

产联的组成使那些控制劳联行业工会的顽固官僚老爷们感到异常惊讶。他们惧怕他们特权的地位会因几百万的不熟练和半熟练工人涌入他们的工会而受到影响，而这些工会主要是由熟练工人组成的。因此，他们就着手来破坏这次组织运动。一九三六年在坦巴举行的大会上，他们甚至开除(停止会籍)占劳联会员总数百分之四十的八个加入产联的工会，指责他们身兼双重会籍。

任凭劳联执行委员会的老爷们越权干涉，产联发展组织的运动一开始就非常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头几年，大批工人涌入了下列各部门的新产业工会：鍊钢，汽车，海上运输，纺织，金属采矿，肉类罐头，和其它主要工业部门。全国各地罢工此起彼伏。其中有许多次是“静坐罢工”，这样的罢工发生在汽车厂的更多¹⁰。美国钢铁公司，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阿木尔屠宰公司和

其它几十个极端反对工会組織的大公司才被迫和这些新的战斗性工会簽訂合同，僱用它們的會員。产联的广泛发展組織运动給劳联知道了。劳联所屬的許多工会，撤除了他們同業工会的障碍，而实际上成为产业工会。象产联所屬的工会組織一般，它飞快地发展起来了。

一九四〇年产联和劳联分別召开大会，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进行。在大会上产联报告有會員三，八一〇，三一八八，劳联有會員四，二四七，四四三人。如果把铁路工会和其它独立工会都算在里面，美国整个劳工运动的全部成員那时約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那就是說，四年之中增加了成員七，〇〇〇，〇〇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工会的发展一直在繼續着，到了一九四六年，整个工人运动約有會員一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包括产联約六，〇〇〇，〇〇〇人，劳联約七，一五一，八〇八人。

这次巨大而成功的发展組織运动，是美国工人階級空前的最大胜利。基本工业强大的工会使工人能够破天荒地向托辣斯大亨們一向所行使的下列这些权利进行挑战：他們可以专橫地規制工人的工資和工作条件，随意威胁和开除工人，在工作場所和工人住宅区蛮橫地控制着工人的生活。对那些一向高高在上地統治着任意僱用工的工业的臭名昭著的密探制度、武装歹徒控制和公司城市，組織新工会是第一次真正的打击。伟大的新的工会运动，是民主势力联合的一个坚强的群众基础。这个联合在一九三六年、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四年接連选举罗斯福为美国总统。它同样为着后来工人和他們的盟友組成广泛而独立的政党奠下了基础。但是工人面对工会保守領袖的反对，还看不清这个远景。

工会組織运动中的黑人

在基本产业中的黑人全心全意地加入了大規模的組織运动。他們虽然过去半世紀来受着劳联領袖們令人憤慨的出卖和歧視，他們也不願許多黑人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的怀疑，犹豫，甚至反对，各地黑人工人还是很快加入工会。在阿拉巴馬州的重要地区，黑人工人領头組織煤炭和鍊鋼工会。劳联和产联黑人工人实际数字的統計是不十分可靠的，因为許多工会并没有这样的纪录，但有些数字是可以查到的。据李德博士的估計，一九三〇年黑人工会會員的人数是一一〇,〇〇〇人¹¹。到了一九三五年，这个数目增加到一八〇,〇〇〇人，一九四八年劳联声称有六五〇,〇〇〇黑人會員，产联有黑人會員五〇〇,〇〇〇人¹²。据計算，“一九五〇年估計的三,五〇〇,〇〇〇黑人劳动力中，約有一,五〇〇,〇〇〇人已加入工会，其中劳联和产联大概各占一半。”¹³ 下列的黑人工会會員表，是一九四五年美国劳工研究会編制的¹⁴：

产联所屬工会	黑人會員人数
美国制鋼工人联合工会	95,000
美国汽車飞机农具工人工会	90,000
美国海运和造船工人产业工会	40,000
美国电气无綫电和机械工人联合工会	40,000
美国罐頭工厂工人联合工会	22,500
国际矿山和冶金工人工会	20,000
美国成衣工人联合工会	15,000
美国联邦工人联合工会	10,000
国际皮毛皮革工人工会	8,000—10,000
美国运输服务业职工联合工会	10,000
全美海运工会	8,500
美国紡織工人工会	6,500
美国食品烟草农业及同盟工人工会	6,000

国际碼頭工人貨棧工人工会.....	13,000
美国零售批发及百貨公司职工工会.....	6,000
美国家具工人联合工会.....	6,000
国际美国木工工会.....	3,000
美国运输工人工会.....	3,000
美国农具及五金工人联合工会.....	3,000
美国各州、郡及市政工人工会.....	2,800
玩具珠宝珍奇商品工人工会.....	2,500

412,800

劳联所属工会

黑人会员人数

水泥磚瓦搬运工人及一般工人.....	55,000
旅店飯館职工等.....	36,000至40,000
建筑服务业职工.....	35,000
铁道养路工人工会.....	25,000
切肉和屠宰工人.....	25,000
铁道职员和貨物管理員.....	12,000
搬运工人汽車司机等.....	15,000
鍋爐制造和造輪船工人.....	14,000
国际洗衣工人工会.....	12,000
国际碼頭工人联合会.....	10,000
国际女衣縫工工会.....	10,000
国际烟草工人工会.....	9,100
铁路臥車行李搬运工人工会.....	8,500
美国音樂家联合会.....	4,500
美国铁道乘务員工会.....	4,500
木工联合工会.....	3,000
磚匠、石匠和泥水匠工会.....	3,000
印刷工人国际工会.....	3,000
水泥、石灰和石膏工人.....	3,000
紙漿、亞硫酸鹽和造紙工人.....	2,000
美国油漆工人工会.....	1,500
雪茄烟工人国际工会.....	500
磚瓦和粘土工人等工会.....	500
美国火石玻璃工人工会.....	400

296,500

独立工会	
矿工联合工会	50,000
总 計	759,300

新政的劳工立法

罗斯福政府通过了几项重要劳工法律，这些法律对黑人工人都极关重要。不象许多保守的工会领袖所力图告诉工人的那样——这种立法单纯是罗斯福的善意的产物，实际上它是新政时期高涨的群众运动的产物，其中最基本的法律之一就是一九三五年公布的“华格纳法案”。这道法律允许工人有权利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选举自己愿意选出的工会代表。这个法律常常被人称为“工人的大宪章”。新政时期通过的另外一项重要法律，就是一九三八年的“公平劳工标准法案”(工资工时法)。这个法案规定了每週工时四十小时，全国最低工资为每小时二角五分。这条法律涉及的工人包括产业部门的黑人工人约一百万名，但从事农业和家庭服务的广大工人群众，不在其内。

新政时期直接影响黑人工人的最重要的劳工措施就是著名的“公平就业委员会”，委员会的设立是为了实施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罗斯福总统发布的第八八〇二号行政命令。命令说道，美国政策必须是“在国防工业或政府部门里面，不得因种族，宗教，肤色或原来国籍的不同，在雇用工人时有任何歧视”。后来有几个州也采用了“公平就业委员会”的法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产业部门内部对黑人的歧视几乎是普遍的。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甚至在象福特汽车公司这样“友好的”企业¹⁵，黑人所做的工作都是最肮脏，最沉重，最艰苦，需要熟练程度最少，最危险的工作，他们的工资随之相应微薄。黑人女工

的境况，甚至比黑人男工更为恶劣。黑人工人被僱主的政策，被白人工人的私心，被工会的压力，甚至被法律层层排挤，使他們得不到較好的工作——南卡罗来納州制訂了一條法律，禁止黑人在同一台机器上和白人工作¹⁶。

联邦公平就业委员会根据一九四〇年馬坎多尼奧在众議院提出的法案的路綫而成立的，这个法案規定凡接受联邦政府軍火定貨合同的工厂在僱用黑人时禁止歧視他們。公平就业委员会的成立主要是战时大量需要工人，再加上黑人和进步群众，特别是共产党員的压力所促成的結果。有許多人曾竭力將这个措施归功于菲利浦·兰道夫，他曾經威胁說他要号召黑人向华盛顿进军。

公平就业委员会使南部頑固的保守分子感到恐怖，他們說委员会所干的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产联支持这个措施，但是劳联的領袖对它蔑視。一九四四年劳联大会贊成公平就业委员会，但是它拒絕對那些隶属于它而繼續歧視黑人的工会予以紀律制裁。劳联和铁路工人工会的領袖也反对联邦和各州的公平就业立法，理由是它“侵犯了各工会管理节制內部事务的权利。”

基本产业組織工会的結果，黑人工人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它使黑人工人在产业中有更固定的地位，便利他們升到需要更高技术的职位，給他們不受老板虐待的一些保障，特別使黑人工人走向同工同酬。最近底特律的布利格斯汽車制造厂（第七四二地方工会所在地）发生了一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三，二〇〇名，其中多数是白人工人。那次罢工說明了在有組織的产业里面，黑人工人的情况有了变化。原来克利斯勒公司辞退了一些黑人女工，僱用了白人女工来代替她們。那次罢工要求那个公司恢复被辞退的黑人女工的工作。这和以前白人工人常常罢工反对僱用黑人工人，大不相同了¹⁷。

产联和劳联对待黑人会员的态度

組織产联时，共产党员担负主要任务。产联一开始就对組織黑人工人采取了友好的态度。这件事大部分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这也表现在产业工会組織的原則上，因为产业工会不同于行业工会，它不限于收納少数工人，而是把某一产业的全部工人包括进来。产联初期将下面有关会员资格的一条写入它的章程。它提出：“为了把美国一切男女工人，不論他們的种族，信仰，肤色，国籍如何，有效地組織起来，为了共同行动和他們之間的互助，把他們团結在工会里面。”隶属产联的一切工会都按照这个政策进行工作¹⁸。

但是，現時产联的右翼工会竟允許大为歧視黑人会员。举例来說，黑人工人虽然在自己的产业部門內开始取得享受资历的权利，但一般资历制度并没有彻底解除黑人工人一向所受的“最后被僱用，最先被解僱”的歧視。在这些产联右翼工会控制下的产业中，黑人工人在工資少和不熟練的工作中所占百分数也是极大的，在他們晉級和提升的問題上，这些工会所作的努力是完全不够的。黑人在工会担任职务也受到最恶劣的歧視。他們的职务只限于一些次要的崗位。黑人占产联所属工会全体会员人数的百分之十，但他們担任工会高級职位如执行部的委員和組織委員等，还不到百分之一。人数众多的汽車工人工会和制鋼工人工会，共拥有会员二,五〇〇,〇〇〇人，其中約有百分之十是黑人，但这两个工会的全国委员会完全没有黑人担任委員。产联所属的二十三个主要工会，其中十二个工会没有一个黑人担任执行委员会的委員，也没有黑人担任国际事务的职员¹⁹。产联和它所属的若干工会正式成立了反歧視委员会，有时并将反歧視的条文写入工会所簽訂的合同

之中，但是他們的工作每每是“破壞条文時多，遵守条文時少”。這一切和那些進步的獨立工會恰恰成爲一個尖銳的對照，這些工會的黑人工人在上層領導機構中擔任着日益重要的任務。

勞聯的白人沙文主義的領袖在群眾要求將黑人工人組織到工會一點上，不得不稍爲讓步，他們終於部分地打開了工會的門，接納在產業部門工作的黑人工會會員。但是仍然有許多屬於勞聯的工會和獨立工會，不顧公平就業委員會的法律和進步措施，繼續禁止黑人加入工會。一九四四年，諾斯拉普列舉許多工會，它們正式地或者在實踐上拒絕黑人參加工會的比較顯著的例子：

(一)習慣上拒絕黑人的工會：如機器工人工會。(二)用工會章程條款拒絕黑人參加的工會：如屬於勞聯的有，飛行員工會；船長、大副、領港工會；鐵路報務員工會；鐵路郵務工會；鐵路扳閘員工會；鐵絲編織工人工會；屬於獨立工會的有，火車司機工會；火車火夫工會；列車乘務員工會；鐵路車道管理員工會(有兩個組織)；列車管理員工會；列車調度員工會。(三)用默認的辦法排斥黑人的工會：屬於勞聯的有，石棉工會；電氣工會；火石玻璃工人工會；花崗石開鑿工人工會；裝管工人工會；海員工會；屬於獨立工會的有，輪船火夫工會；鐵路車輛修造工人工會。(四)給予黑人工人以次要地位以表示隔離的工會：屬於勞聯的有，鐵匠工會；鍋爐製造工人工會；鐵路養路工人工會；鐵路乘務員工會；鐵路和輪船職員工會；鄉村郵遞員工會；金屬薄板工人工會；屬於獨立工會的有，鐵路工人工會；鄉村郵遞員工會²⁰。

自從上述工會名稱表編訂以後，在重大壓力之下，有時由於法庭命令，有許多工會在全國範圍內或在一州之內，正式放棄了歧視黑人工人的條文和實施。這些工會包括鐵路乘務員工會；火車司機工會；鍋爐製造工人工會；鐵匠工會；電報報務員工會；鐵路養路

工人工会；船长、大副、領港工会；铁路扳閘員工会；机器工人工会；火石玻璃工人工会；乡村邮递員工会。虽然这些工会受外力的逼迫正式取消了对黑人工人的差別待遇，但是他們常常秘密地繼續采用排斥黑人的政策。

保守的工会所采用的种族隔离政策，在这一种或那一种形式上和資本家控制下的許多組織的政策，在实际上是吻合的。这些組織包括：全国农民互济会；农民协会；美国退伍軍人会；历届对外作战退伍軍人会；美国医学会；美国律师协会；美国紅十字会；美国童子軍，美国基督教节制会；基督教青年会；妇女俱乐部总会；全国业余体育会等等。美国劳工运动竟讓它本身和这类資产阶级的組織一样給排斥黑人的污泥所染，真是莫大耻辱。

在偉大的組織运动中的共产党人

一九三六——一九四五年，美国基本工业的工人被爭取加入了工会，特别是成功地将黑人工人組織到工会来，这种成績大部分應該归功于共产党員和其它左翼人士。許多年来，当大多数后来成为保守的产联領袖对組織产业工会表示非常冷淡的时候，共产党人是这件事的热心斗士。他們为着大規模的发展工会會員运动准备了条件。在支持黑人工人加入工会方面，共产党人也是最富于战斗性的。在这个伟大运动的每一阶段，他們时刻督促，要适当关怀前此从未有人理睬的黑人工人。对于发展工会會員运动最有价值的事，就是美国共产党在失业工人中，在所有托辣斯化的工业部門的其它工人組織中，早就进行了工作，并且它在数以百計的大工厂里面建立了支部。这个大运动开始时，美国共产党以它为人熟知的战斗精神和热忱把所有这些力量投到工作中去。

那个时期正是进行着反对日趋发展的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之時。約翰·劉易士，菲利浦·摩萊，悉尼·希爾曼和其它許多產聯的領袖，那時走的是進步的發展工會、擁護羅斯福、反對法西斯的路綫。美國共產黨和這些人在進行正式和非正式的聯合陣綫運動時，毫無拘束地一起工作。共產黨人和其它左翼力量成為發展產聯組織的一個主要因素。以半官方的身份替劉易士寫傳記的阿林斯基說道：“正如我們現在都知道的，那個時期，共產黨人毫不怠倦地工作……他們完全投入他們的任務中……共產黨作出重大的貢獻，替產聯將還未組織起來的工人組織起來，這是事實。”²¹ 鋼鐵工業的產聯組織幹部約有三分之一是共產黨員。這些年份里產聯所採取的立場一般是進步的，大部分原因是由於受到產聯內部共產黨員和其它左翼力量的影響。

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在匹茲堡舉行了一個會議，參加的主要是黑人組織，目的是為了促進黑人鋼鐵工人參加工會。從這次會議看得出共產黨人特別關心黑人工人。這個重要的會議由著名的黑人共產黨員本傑明·卡里阿瑟組織，那時他是受僱於鋼鐵工人組織委員會任組織幹部。出席會議的有代表一百八十六人，代表一百一十個組織。有許多全國知名的黑人領袖人物參加會議。這個會議對於成功地进行鋼鐵業的組織工作是一個有力的因素。汽車製造工業和其它產業也卷入了這次有歷史意義的組織運動，類似的活動在這些產業部門展開了。

一九三八年正是組織運動的高潮，美國共產黨約有黨員七五，〇〇〇人，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是一支強有力的力量。百分之十四的黨員是黑人。馬克思主義政黨里面有這麼多的黑人，是美國歷史上空前的事。黨在黑人羣眾中的威信可以從下面這個事實判斷出來，那就是，幾年以後，在一九四四年，黨發動一次吸收黨員運動，入黨的人有二四，〇〇〇人，其中黑人約有七，〇〇〇人²²。

第四十六章

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法西斯主义是在第一次大战的劫后余灰中，特别是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后成长起来的。它的成长说明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大垄断资本家，特别是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大垄断资本家，面对着革命性日益高涨的工人阶级和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打算对内采用恐怖政策和对外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来打破重重困难。他们着手粉碎国内的阶级敌人和击溃国外的其它帝国主义敌手，以及在反共十字军的口号下企图统治整个世界。

按照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一九三五年七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分析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它是“金融资本的最反动、沙文主义最严重的帝国主义分子公开的恐怖独裁”¹。大会说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是“狂暴的反动和反革命”，并宣称法西斯主义的成长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削弱，而不是它的加强。这个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粉碎了当时社会民主党所说的法西斯主义是中产阶级革命的谬论。

法西斯主义是一九二二年在意大利首先形成的。当时墨索里尼夺取罗马开始建立“自治国”。它的第二次大进展是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窃夺德国政权的时候，也就是罗斯福第一次当选为美国总统前约六星期。飞扬跋扈的、反动的军国主义也在

日本取得了更巩固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欧洲的许多国家开始全部或局部地法西斯化了，例如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以及其它国家。

所有其它资本主义大国也或多或少中了法西斯主义的毒害。英、法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大垄断资本家都深深地中了这种毒素，他们通过国际联盟对法西斯国家侵略集团“姑息”，一再让步。美国的大垄断资本也表现了强烈的法西斯倾向。各种法西斯和亲法西斯的运动，如美国自由同盟、美国第一委员会、柯林神父的组织、惠·兰的组织及其它许多团体都应运而生，并且获得了庞大的财政支持。甚至华尔街还策划了仿效墨索里尼的做法，由巴特勒将军率领向华盛顿举行法西斯进军的阴谋。

但是，大财阀统治下的美国当时并没有立刻采取法西斯主义的冒险手段以逃避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以新政的改良方案来代替。这有许多重要原因，其中包括：(甲)美国所受到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影响不如德国严重。(乙)和德国不一样，美国还有实力实施改良方案。(丙)美国没有立即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顾虑。(丁)在世界各种力量的关系上，美国属于赞成暂时维持现状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戊)具有决定重要意义的是，当时美国人民群众掀起了广泛的民主运动，只有采用让步的政策才能和缓它。“美国工人也跟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工人一样，阻止了法西斯主义在本国的发展，虽然他们进行的政治斗争没有那么尖锐。”²

反法西斯、反战的斗争

由于法西斯联盟(反共产国际的轴心组织)积极备战和企图统治世界所产生的严重危机，苏联和共产国际提出一个实际有效的

方案，拯救遭受苦难的人类免于流血和奴役。一九三六年七月苏联在国际联盟建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組織国际和平陣綫来反对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国家。正如李維諾夫所說，这是一个“集体安全”的計劃。同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建議組織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綫以制止和击败各国的侵略者。这些全国人民陣綫是由所有民主人士——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会员、农民、自由职业者和小商人——組成。

这个計劃如果实施了，法西斯威胁刚冒头可能便遭消灭。当时法西斯国家还相当弱，而拥护和平的国家的潜力则远比法西斯国家强大。但是西方国家的政府都沾染了法西斯主义，它們不要国际和平陣綫，虽然罗斯福在口头上曾表示过几分贊成。它們希望希特勒終于会掉轉砲口指向苏联。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国内和国际上对整个反法西斯的和平計劃进行破坏，馴服地追随着它的资本家主人，希望来一个反苏战争。但是，在西班牙以及在一九三六年的法国，共产党还能发起运动，在选举中取得多数并建立了人民陣綫政府。

西方民主国家和各国社会民主党背信棄义的綏靖政策造成了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內战的惨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通过他們的走狗佛朗哥將軍，在西班牙組織反革命以反对人民陣綫政府。共产主义者和其它民主力量从世界各地汇集組成国际縱队，去帮助遭受攻击的西班牙人民。美国共产党和其它左翼团体派遣了三千志愿軍。

但是西班牙共和国的英勇斗争終于失败了。西方国家采取“中立”态度，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德、意不断地供給大批軍火和派遣軍队到西班牙去，而西方国家却拒絕卖軍火給西班牙共和国。因而这次战争失败了，法西斯侵略者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在希特

勒这次致命性的“綏靖”以后，接着是另一次同样毁灭性的行动。一九三八年五月英、法两国政府的領袖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給希特勒。他們还在希望自己能避免战争，企图使法西斯的矛头指向东方去对付苏联。罗斯福称赞过慕尼黑协定，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也贊成，只有共产党斥責它，認為它是一种出卖和走向战争的行为。

經過三年的努力，苏联和英、法、美建立反法西斯陣綫的努力徒劳无功。但是这些国家——尤其是前两个国家——却恶毒地設法使希特勒日益猖獗的进攻发展成为反苏的战争。苏联看清楚了这种公开背信棄义的行为，终于放棄爭取这些国家来共同保卫和平，而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約。资本主义国家不再受到苏联約束的影响了，就开始互相残杀。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武装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黑人为维护和平而斗争

在战前反法西斯主义与维护和平的重要斗争中，美国黑人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希特勒的宣传員們任意誹謗黑人为“低級人类”，跟美国南部和其它地方的“白人优越”論者打过交道因而对这种种族污蔑非常熟悉的黑人，深知法西斯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如果获得胜利，他們的处境会极其不利。黑人的全部报刊都反对法西斯。正如富兰克林所說，“黑人是最早和最热心斥責在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的美国人。”³ 奥林匹克运动会于一九三六年在柏林举行时，希特勒曾經公开地冷待美国代表队中的短跑健将欧文思和其它黑人选手，这件事使美国黑人非常憤恨。乔·路易在一九三八年举行的回赛中打倒了納粹重量級拳击优胜保持者希墨林，美国黑人因为把自負的希特勒的“亚利安人”击败而感到光荣。

黑人曾經積極參加戰前的許多反對戰爭、擁護和平的活動和示威遊行。他們也熱心支持過西班牙共和國的鬥爭。他們成立了“黑人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員會”。幾百個黑人加入了國際縱隊的美國分隊⁴。他們照例在戰場上表現了高度的英勇精神。許多人成為軍官，因為在西班牙共和國軍隊里黑人當然不會遭受歧視，象黑人水手和士兵在美國軍隊中所遭受的那樣。這些美國人約有半數沒有從西班牙回國，他們不是戰死在戰場上，便是被屠殺在佛朗哥的監獄里。在已經犧牲的比較著名的黑人戰士中有奧列佛·勞、密爾頓·漢敦和阿隆卓·華特遜。

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的軍隊殘暴地侵略埃塞俄比亞，黑人特別感到憤怒。美國北部所有比較重要的黑人聚居地都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表示抗議。“黑人報紙以大字標題登載戰爭的消息，並痛斥英法在阻止俄國提議對意大利制裁上所表示的‘縱容’態度。”⁵黑人還成立了一些委員會為埃塞俄比亞難民募集資金和進行其它援助，同時威里斯·赫金斯博士代表黑人向國際聯盟抗議侵略埃塞俄比亞的野蠻行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

西歐軍隊的政治領袖和軍官團充滿了法西斯的腐朽性，這些軍隊對希特勒部队的進攻只作了脆弱的抵抗。因此，在幾星期內希特勒就打垮了波蘭，然後揮兵西向，相繼擊潰了法國、荷蘭、比利時和英國的軍隊，並在一九四〇年五月把他們的殘余部隊追趕到法國敦刻爾克的海邊。希特勒完全控制了歐洲。當時如果不是因為他害怕兩綫作戰以及畏懼在他後方的東方的強大紅軍，他早已進軍征服英倫三島了。

後來希特勒犯了致命性的錯誤。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他

的軍隊依靠全歐洲的生产力为后盾入侵苏联。六個月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也犯了同样的錯誤，向美国的珍珠港进行了罪恶的突袭。希特勒的“无敌”军队向东方发动了攻势，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军事家几乎一致認為六个星期左右就可以歼灭紅軍。但是强大的苏联人民却决心挫敗希特勒的进攻。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严冬，希特勒的军队完全被阻止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門外，損失了难以計算的兵力。德国第六軍苦战求胜，但于第二年在斯大林格勒空前的大决战中被歼灭了。这样就結束了希特勒征服世界的美梦。之后，在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内，紅軍給予德軍以迎头痛击，把它驅逐出苏联，經波兰赶回德国，一路上把德軍打得七零八落。在这英勇斗争的后期，美国根据“租借法案”供应的大批軍火运送到紅軍手里。

同时，美国不断地在英国集結它的武装部队，而那时全世界都在要求他們渡过英伦海峡去帮助消灭希特勒。但可悲的是，美国的許多反动头子——杜魯門、胡佛和无数类似人物——却希望看到苏联在它和納粹德国的生死决斗中遭受毀灭。这是垄断資本长期以来对苏联社会主义憎恨的繼續。这样，美国的主力就轉用在击败次要的敌人——日本方面，而苏联军队則歼灭主要敌人德国。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美国和它的疲憊的盟国——英国——才进军欧洲，开辟了望眼欲穿的西方战场。这时紅軍已把潰敗的德軍打退約一千三百英里以外，基本上击败德軍，而且完全有能力立即占領被納粹控制的全部欧洲。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美軍和苏軍会师易北河；五月二日苏軍占領柏林。

这时对日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美国击潰日本的海空軍以后，逐島挺进，直趋日本本土。中国紅軍給在中国的大批日軍以致命打击。最后，苏联紅軍履行协定，从西伯利亚开入东北，歼灭了日

本最优良的陆军关东军。以后，美军在广岛和长崎两地残忍地投下两颗不必要的原子弹，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投降。大战结束了。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联合一致，粉碎了人类从未遭遇过的法西斯奴役最恐怖的威胁。

大战中的美国黑人

美国工人阶级、黑人、小农民和其它民主阶层全心全意支持正义和民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大资本家忙于发战争财和设法使战争转向苏联的时候，劳动群众竭尽全力以赢得胜利。他们保证不罢工，加紧生产，倾囊捐献支援战争，并让自己适龄的儿子参军。没有人比共产党员更加热心支持这次战争了。

黑人和美国所有民主人士一样支持战争，但他们也表现了黑人民族特有的关怀。他们非常关心全世界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遭遇。他们之中瀰漫着一种强烈的情绪，认为这正是那些民族加强他们反帝斗争的时候。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例如在印度，人们错误地对待反帝的情绪，竟在大战中采取了中立或甚至亲日的态度。这是很大的错误，因为如果法西斯轴心国家打胜了，殖民地人民便将遭受到比以往更加可怕的民族压迫。正如事件进程所昭示的那样，消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赢得对法西斯国家作战的胜利。然后才轮到和欧洲的传统帝国主义算账。

三百多万黑人登记参军。一九四四年年底，美国陆军兵力达到最高峰，那时共有七〇一，六七八个黑人在陆军服务，一六五，〇〇〇人在海军，五，〇〇〇人在海岸警备队，一七，〇〇〇人在海军陆战队。黑人妇女约有五，〇〇〇人参军。总计约有一，〇〇〇，〇〇〇的黑人男女参加这次战争，这个数字同黑人在美国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抵相符。约有五〇〇，〇〇〇黑人在海外服兵

役，其中二〇〇，〇〇〇人是在太平洋战区⁶。

大战开始时，歧视黑人的隔离政策也和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在军队中流行。由于这次战争的民主性质的影响和群众强大的压力，这些歧视黑人的条例后来稍为松弛些。但是黑人士兵、水手和飞行员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各个战线上继续遭受着难堪的歧视，虽然一切宣传都反对这种歧视。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将军对黑人士兵大批遭到不公正的逮捕、军事法庭的审讯和判处死刑等应负直接责任，他们丝毫没有废除黑人歧视制度。黑人一般编入单独的部队里，一直到团和师都是如此，但是也成立了一些混合部队。黑人在海军中得以打破惯例，他们不仅限于担任炊事员和军官的勤务人员。总共约有六千名黑人军官，包括一个准将（本杰明·戴维斯）、十个上校和二十四名中校。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分配到后勤方面的黑人部队人数是多得不相称的。在法国打破一切运输记录的货车线——著名的“红球快车”，几乎全部是由黑人司机驾驶的。被分配担负战斗任务的黑人部队当然都表现了极其英勇的精神。许多歧视黑人的白人军官有意蔑视黑人士兵，但是也有许多别的军官对他们表示敬意。例如兰汉姆少将曾经这样对黑人士兵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们作战更英勇的士兵。”⁷

有许多黑人战斗英雄都象多里·密勒这样英勇，多里·密勒“先前毫无经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当日本攻击珍珠港时，他在阿利桑那号主力舰上冒着敌人猛烈的砲火，用一挺机关枪打下四架敌机”。荣膺十字勳章的五个黑人是查尔斯·汤马斯、柏克、卡特尔、汤马斯和华特逊。六百个黑人飞行员中有八十八人获得了飞行十字勳章。他们在战争结束前在欧洲完成了三千五百次飞行任务而成绩卓越。可是没有一个黑人得到荣誉奖章，虽然在

內战中有二十一个黑人，在美西战争中有七个黑人得过这种奖章。富兰克林正确地指出，由于种族歧视，这种最高奖章只是保留給白人的⁸。

黑人在民主权利方面的进展

在“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民主反法西斯斗争中，黑人在某些程度上分享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成果。他们在争取自己民族的特殊要求上也获得了若干进展。他们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加强了他们在工业中，特别是在北部的工业中的地位。黑人从压迫他们的南部向北部迁移的现象是特别显著的。据魏佛的估计，在一九一五至一九四〇年間迁移到北部的黑人，总数約为一，七五〇，〇〇〇⁹，其中大部分在产业部門工作。在这个数字上还可以加上一九四〇至一九五〇年間迁移的几十万黑人。在这一时期內約有五〇〇，〇〇〇黑人离开田园进入城市，其中一半左右迁到南部軍需制造业中心，其余則迁到北部。黑人无产阶级的壮大使整个黑人民族的地位大为加强。黑人不仅大量地参加了工业生产，而且还成为强大的新工会运动的一部分力量，这不仅对黑人工人本身，而且对全体工人都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实。我們也已見到，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在某些方面已經采用了在工业中保护黑人工人的新条例。

在这个民主斗争的伟大时代里，黑人的另一进展是軍隊中歧视黑人制度的局部废除。这对于黑人是关系重大的問題，因为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背起武器保卫祖国是每一个公民最起碼的权利。

在这个期間，反对在居住、教育和选举权方面以及在住旅館、乘火車等等歧视黑人的斗争經常进行着，但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最高法院在這些問題上故意避免作出明確的決定。一九四四年最高法院曾宣佈得克薩斯州的白人民主預選會是非法的。但是它基本上仍然拒絕取消一八九六年普萊西對福開森的決議，這個決議偽善地規定“隔離的但是平等的待遇”。

在這個時期，進行了反對私刑和人頭稅的巨大鬥爭。在國會里這一鬥爭主要是由紐約市的眾議院議員馬坎多尼奧領導的。從一九三三年三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了，至少有一四九件反私刑議案提到國會（一九〇〇至一九三三年間只提出三〇件議案）。這些議案除一九三七年的賈瓦根議案外都被擱置在司法委員會里，而賈瓦根議案雖然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但被參議院用拖延的辦法扼殺了¹⁰。南部的統治者便順利地保持了他們的權利，可以不經審問或審判絞殺黑人。反對人頭稅的議案（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間共提出過18次之多），情況也不見得好些。一九四一年蓋耶爾提出的以及一九四三和一九四五年馬坎多尼奧提出的三件議案在眾議院通過了，但都被參議院否決。這樣，南部的七個州就繼續剝奪了四,〇〇〇,〇〇〇黑人和六,八二〇,〇〇〇白人公民的選舉權。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由馬坎多尼奧和其它議員所提出的十七件關於公平就業實施委員會的議案也都被委員會扼殺了。

在這整個時期里，黑人在民主權利方面所獲得的最重要進展就是在工業和工會方面，尤其在北部的工業和工會方面黑人工人和白種工人間建立了更密切的關係。這不僅對“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來說，而且對將來來說，都是有最大意義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雖然發生過若干起種族衝突事件，特別是兵營中虐待黑人士兵的事件，但是沒有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那樣可怕的許多流血鬥爭。最嚴重的幾次騷亂發生在底特律，這個城市就是一九二五年斯維特博士英勇地提槍保衛自己的家鄉、抵抗白人暴徒

的地方。第一次底特律暴乱发生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当时白人暴徒企图阻止黑人住用苏佐纳·特鲁斯区房屋，没有成功，结果三十八人受伤，一百人被捕。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日的第二次冲突扩大到全城的騷乱，二十五个黑人和九个白人死亡，五百人受伤¹¹。一九四三年在阿拉巴马州的摩比尔城发生一次凶恶冲突，在同一时期内得克萨斯州布蒙特城黑人居民区有一半被白人暴徒烧毁。

在这一时期和以后，黑人在政治上所获得的进展，并不是象根纳·迈达尔在他的“美国的难题”一書中所說的，是由于形而上学的“美国式的民主信条”所造成。也不是出于美国白人統治阶级的好心腸的恩賜。这些进展是由于黑人和他們愈来愈多的白种工人同盟者并肩进行艰苦斗争的结果，也是由于憎恨美国黑人歧视制度的全世界民主力量的压力所造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標誌着黑人历史中一个时期的結束和质量上更高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大战使黑人解放运动的发展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个运动几乎全部由资产阶级所控制，但战后却发展成为包括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的联合的（但不是統一的）领导。許多因素帮助培养了工人領袖，其中包括黑人无产阶级的增长，争取黑人权利斗争的加强，战争的反法西斯主义性质，全世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新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影响。

黑人的民族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二十年代中，黑人的民族文化向前跃进。这时黑人正向北部大规模迁移，情势极度令人窒息。这就是所謂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时代的伟大民主斗争总的影影响下，黑人文化受到另一次巨大的刺激。

整个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許多卓越的艺术 家、作家和知識分子領袖¹²。

黑人在发明和科学的领域中很快地走在前面。他們創造了將近五,〇〇〇件的专利发明,其中有些是非常重要的发明¹³。黑人有許多著名的科学家,特别是在生物、化学和医药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学者是哲斯特和世界聞名的乔治·华盛顿·卡維。后者是一位天才学者,他对于甘薯、花生和其它农产品在工业和农业上的潜力作了基本的研究,使南部增加了很多財富。杜魯門总统宣佈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为乔治·华盛顿·卡維紀念日,并发行了一种票值三分的新邮票紀念他的功績。

黑人中也产生了許多出色的历史学家(參閱本書第四十三章)和大批优秀的擅写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家。著名的黑人作家有保尔·劳伦斯·頓巴、康第·康伦、兰斯敦·休斯、克劳德·麦克埃、查尔斯·契斯納特、琴·杜麦、爱利克·华隆特、卓拉·尼尔·霍斯頓、弗兰克·叶培、安納·邦坦、威廉·斯坦尼·布雷斯威特、杜波依斯、詹姆斯·惠尔頓、約翰遜、阿兰·洛克、乔治·許勒和卡特·伍德遜。

在音乐、舞蹈和戏剧方面,黑人对于美国总的文化作了重要的貢獻。戴維說:“这些独创的貢獻,首先是乔尔·张特勒·哈里斯搜集的‘萊繆斯叔叔的故事’,以及民間詩歌和格言;其次是黑人贊美歌,它的优美的情調首先由費斯克欢庆歌詠团介紹給听众;第三是爵士舞乐、爵士音乐、布魯士和其它形式的大众音乐;第四是步态舞、狐步舞、“查尔斯登”舞和許多别的舞蹈……如果說黑人这些民間創作是唯一来自美国本土和美国生活的艺术品也并不过份。”¹⁴在这些領域里有无数輝煌的黑人艺术家。只要提一提卓越无比的歌唱家瑪丽安·安德遜和伟大歌唱家、演說家和演員保尔·罗伯

遜就夠了。

在運動方面黑人一向就以他們的輝煌成績聞名，運動是黑人有機會施展才能的少數部門之一，但他們的運動才能也有一半得到發揮的機會。喬·路易、亨利·阿姆斯特朗、杰西·歐文思、埃迪·杜倫、拉爾夫·麥特卡爾夫、保爾·羅伯遜、雷·羅賓遜、杰克·羅賓遜——這裡只舉少數幾個——都是世界聞名的真正的錦標保持者。黑人逐漸地突破歧視黑人的障礙，而參加了運動會。他們近來最重要的勝利就是在一九四七年參加了美國甲級棒球賽。在這方面，羅賓遜、多比、堪伯奈拉和其它黑人傑出的選手都一舉成名*。現在參加美國兩大棒球甲級賽的，幾乎一半球隊里都有黑人選手。甚至更重要的是，現在在佛羅里達、路易西安那、北卡羅來納、俄克拉荷馬和得克薩斯各州的職業棒球隊中都有黑人隊員¹⁵。

黑人不僅在運動方面，就是在其它文化領域中，都必須克服無數的白人沙文主義的偏見。一個黑人作家、歌唱家、演員或音樂家，必須有最優越的本領，才能得到世人贊許，而這種贊許却隨便地給予能力低得多的白人。黑人藝術家最困難的工作（特別是在戲劇、電影、無線電和電視方面）就是如何突破那套溯源于奴隸時代的定型公式；總是把黑人污蔑成小丑和壞人¹⁶。富蘭克林說：“拍演電影的黑人大部分還是扮演仆役、勞工和罪犯的角色。”¹⁷ 這種惡意作法主要是為了滿足南部歧視黑人的觀眾。文化戰綫是黑人爭取最基本人權的主要戰場之一。直到今天為止，黑人一直是在最驚人的歧視和困難的情況下在文化戰綫上取得一些進展的。最

* 這場鬥爭是由共產黨人發動的。十五年來，黨一直和其它爭取黑人權利的戰士一起，通過傳單、示威遊行、罷工警衛隊和一般鼓動的方式不斷施加壓力，爭取黑人運動員參加全國棒球甲級賽。

显著的例子是，在电视广播中六三五五个黑人演员只占电视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零点五。无线电广播事业和电影界也流行着同样的歧视。

尤其是过去半世纪里，黑人受教育的机会大增，教育是发展文化的基础。一九〇〇年只有二、一三二个黑人在高等学校上学。但到一九五〇年高等学校黑人学生人数增至一一六，一九〇名¹⁸。目前黑人自由职业者的人数相当于本世纪初的三倍。“现在有九十一所四年制的黑人高等学校毕业生可以领学位，其中包括职业学校和研究院。此外还有十七所专科学校和二年制师范学校，黑人的高等学校共计一〇七所。”¹⁹在白人占优势的专科学校和大学中黑人学生也逐渐增加。同时黑人报刊创办的数量也增多起来。主要的教育杂志是“黑人史杂志”、“种族”和“黑人教育杂志”。有十五所黑人通讯社和三一八种黑人经营的报纸和九十八种杂志。下列各种重要刊物的发行额是：“匹兹堡快报”（二八一，七〇八份）、“美非日报”（二三五，五八〇份）、“芝加哥卫报”（一九三，二八一一份）和“阿姆斯特丹新闻”（一〇五，三二二份）²⁰。纽约和查理斯敦出版的“我们的世界”和“有色种族”，每种有一，〇〇〇，〇〇〇至二〇〇，〇〇〇份的销路。最著名的是约翰逊出版公司出版的三大种黑人杂志——“黑檀”（画报，月刊，五〇〇，〇〇〇份）、黑玉（新闻周刊，二五〇，五二八份）和“黑色”（妇女杂志，三〇〇，〇〇〇份）²¹。

黑人文化富有民族精神，它的力量和创造性就蕴藏在这种精神里面。最优秀的各种黑人作家和艺术家经常力求表达他们人民的需要、希望和所受到的迫害，真正反映黑人的生活。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有些黑人机会主义者对于这一切却表示蔑视，认为黑人作家惯于“描写黑人”乃是缺点。他们要黑人作家写的、讲的，应该象美国人一模一样，而不要其它的东西。但这是错误的²²。黑人

知識分子自然应当关心美国和世界广泛的文化潮流和政治斗争；但是决不可采取沒有形式的粗魯的世界主义。黑人知識分子和艺术家的首要和最基本的任务，是进行他們被压迫人民在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反对白人沙文主义和“白人优越”論的頑固而邪恶的势力，并使这些斗争同整个工人阶级和全国其它民主阶层的斗争结合起来。

第四十七章

黑人和冷战

第二次大战以后的岁月中，对美国黑人說来，无论是积极或消极方面都有重要的发展。只有在世界进行着的伟大政治斗争的背景上来观察这些发展，才能了解它們。

美帝国主义追逐世界霸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很明显，掌握美国政府主要政策的华尔街垄断资本家决心在战后独霸世界。这就是战时美国政府拒绝立即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支持苏联的主要目的。这些垄断资本家要德国和苏联互相火拚，两败俱伤，这两国就无力反对美国战后称霸世界的意图。財閥們的想法是美国拥有大量财富、强大兵力、无比的生产力，以及原子弹的独占，一定可以在战后統治残破的世界。

这自然不是公开宣布的计划，但是在战争和战后时期中，許多吹牛家已经公开加以宣揚了。一九四〇年全国工业會議委员会主席維吉尔·約旦宣布說：“不管大战結果如何，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已经从事帝国主义的事业了……英国在新的盎格魯撒克遜帝国主义中充其量也不过是次要的伙伴。”¹ 一九四一年“生活”杂志的亨利·魯斯公开提出統治世界的“美国世紀”的說法。一九四一年著名的资本主义宣传家艾里克·約翰遜說过：“不是我們把世界組織

起来，就是別人把世界組織起来对付我們。”² 現在美国政治領袖們鼓吹美国的“世界領導权”已經是司空見慣了。

驅使美国壟斷資本家力图征服世界的許多主要动机是：(甲)他們是現存最強大的資本家集团，控制全部資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由于他們的帝国主义本質，所以也象英国、德国、日本依次嘗試过的一样，必然打算統治其它国家；(乙)这些大資本家想到，只有进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最后大战，他們才能保持大批的軍火定貨，每年才能获純利約二百亿美元，才能达到现代資本主义的主要目的——即榨取最大利潤；(丙)他們看到过时的世界資本主义制度搖搖欲墜，愚蠢地相信他們能够用他們的財富、軍隊和技术使資本主义制度重新行之有效；(丁)他們相信只有通过大批的軍火生产和战争才能避免比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严重得多的經濟危机；(戊)他們极其害怕社会主义，認為只有对苏联、人民中国和歐洲各民主国家发动資本主义全面战争才能击败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者罗斯福总统晚年失去壟斷資本大部分的支持，毫無疑义，他有過一些打算。要使美国和苏联战后共处。但是向来憎恨苏联的杜魯門一担任总统，立即就积极掀起反苏的运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財閥政府步杜魯門的后尘，执行华尔街的战争路綫，更加卖力。他和他偏激的国务卿杜勒斯提出“解放”的侵略性口号，以代替杜魯門总统的“遏止共产主义”的口号。³

战后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圍繞着华尔街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团团轉。这种政策，总括說来，就是备战和煽动反苏战争。杜魯門主义、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約、对日和約、重新武装西德、原子弹外交、美国控制联合国大会、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建立成千成百的基地、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拨款五百亿元从事大規模的扩軍备

战、美国在四十个国家中驻扎军队⁴，最后，发动悲惨的侵朝战争——这一切的基本目的就是在推行这个政策。这也就是通过反动措施以日益威胁美国人民和用法西斯手段镇压美国人民的用意所在。这些措施是实施塔虎脱—哈特莱法案、史密斯法案和麦卡伦法案；政府机关、工业、学校的工作人员举行忠诚宣誓；在美国生活的各方面无休止的乱扣红帽子和进行政治迫害；愈来愈猖獗的麦卡锡主义的毒害；对黑人和加入美国籍的外国人不断的进攻，用捏造的罪名大批监禁共产党人。

这些全国和国际规模的发展，都是华尔街垄断者企图通过大战统治世界总计划的配合部分。而这种好战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却被狡猾地粉饰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和民主以对付共产党进攻的威胁的必要手段。

人民反抗美国的统治

华尔街征服世界的行动，并非一帆风顺，遂心如愿的。相反地，他们的征服他人以肥己的反动政策遭遇到不能克服的种种困难。在他们征服的路途上最大的障碍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这种浪潮已经扩展到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由于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祟陷入战争、屠杀和无比的穷困，它们正在奋起建设一个自由的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形势表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还是在继续加深。

在这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的进程中，中国人民粉碎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地主阶级的锁链，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东德和阿尔巴尼亚都推翻了国内的资本主义，正在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采取了苏维埃的政体，重新加入苏联。最后也是最

重要的，苏联并没有象华尔街垄断者所希望和计划的那样被这次大战所毁灭，而是从斗争中成长为空前的强大国家，它目前的经济发展使世界震惊。“由于机械生产力比一九四四年增加了一倍多，钢的生产量增加了将近两倍，目前苏联的军火威力至少比第二次大战末期提高一倍”⁵。战后的革命浪潮还使其它许多国家建立了强大的工会和共产党，同时使全世界掀起了宏伟强大的人民和平运动。

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八亿人民，就是华尔街帝国主义计划无法克服的障碍。他们决不容许美国统治他们。他们拥有受到深刻革命精神所鼓舞的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潜力。美国所领导的各资本主义国家想要征服这些人民，只有造成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在军事和政治上无法挽救的最后灾难。

华尔街和它听话的政治代理人——艾森豪威尔、麦卡锡、杜鲁门、斯蒂文森之流，以及无数御用作家、温顺的教授、反动的劳工领袖和被操纵的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评论员——不管前途绝望，还是急于发动对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疯狂进攻。但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人民群众却不要这个谋划中的战争。尽管华尔街和社会民主党的劳工的错误领袖发出大批宣传谎言，说什么可怕的共产主义威胁和苏联准备席卷世界，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并不相信这种漫天大谎。美国好战的军事和政治头子引诱、其实是强迫他们牺牲，他们是万分不甘心忍受的。他们再三表示坚决反对战争。

美国人民虽然大部分受了华尔街宣传谎言的欺骗，但绝对不要战争。虽然他们被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和工会头目所出卖，可是他们还是对战争制造者的计划进行一些反抗。这种对战争的基本反抗就是华尔街在全世界的战线上所面临的重大障碍之一。黑人全力参加了美国民主人民群众争取和平的这些斗争。

华尔街战争制造者，不仅在对人民宣传战争上，就是在把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结成一個侵略的和有效的反苏战争同盟上，假如不是感到完全不可能的話，也正愈来愈感到困难。过去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英、法、德、日、意等——由于大战中遭受严重破坏和战后断絕东西方貿易的愚蠢政策，尤其是由于丧失了愈来愈多的海外殖民地而大为削弱了。资本主义的整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在动摇中。印度、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和非洲的許多殖民地正在掙脫陈腐的帝国主义的桎梏，走上民族独立的道路。大战結束以来，美国已經用去四百亿美元，企图重建和重新武装歐洲衰落的帝国主义国家⁶。但是一旦战争紧急关头来临，这些現在已經破产的国家就很少有或完全没有当盟国的价值。很可能它們的大部分人民那时就要推翻资本家統治者而必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写作本書的时候，反苏战争同盟在资本主义国家間互相敌視的紧张局面下，在苏联与中国的和平攻势下，已經显出裂痕来了。苏联和中国用自己的和平与民主的政策反对华尔街的备战。

所有这些发展都說明美国外交政策的严重失敗。华尔街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依靠軍火生产和战争而繁荣，而且由于人民日益增长的反抗，在武装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和迫使自己国家从事无謂的屠杀方面正遭遇到更大的困难。尤其是华尔街决不可能以战争击败社会主义世界，假如它真的动武，那它簡直是自寻死路。两次世界大战已使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遭受莫大的損失；第三次大战就要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一起扫光。苏联、人民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贊成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人类沒有別的更明智的道路可循了。

尽管战争挑畔者有这样多的困难，新的世界大战危机依然很严重。原子狂人会使用一切残酷的阴谋；挑起他們在組織中的战

爭。这就需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竭力反对和保持警惕。

黑人“上层分子”的腐化

垄断资本家的传统政策就是腐化和利用人民组织的领袖为自己服务。劳工运动保守的上层领袖，大部分早已成为混在工人阶级里面的资本家所僱用的工贼了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华尔街资本家开始爭奪世界霸权，他们立即拉拢资本主义忠实的臣仆，如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和铁路工人联合会的主要领袖入夥共事。这些错误的领袖，包括梅尼、路特、哈里遜、刘易士、杜宾斯基之流，便成为最无耻的帝国主义的走卒，成为杜鲁门政权每次好战行动的当然支持者。他们赞成庞大的战争预算，拥护原子弹外交，叫嚣反对苏联，叫嚷一切华尔街战前的口号，并把这些口号用劳动人民的语言装璜起来。他们就是劳工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甚至在全国、西半球和全世界的范围内，极力企图分裂劳工运动，使左翼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并压制工人的和平愿望。于是他们故意破坏产业工会联合会，把拥有九〇〇,〇〇〇会员的由进步人士领导的十一个工会排挤出去。他们还分裂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和世界工联。所有这一切都是反对工人阶级与世界和平的严重罪行。

垄断资本家战争贩子现在正采用类似的政策腐化黑人的领导。他们的目的是破坏黑人的民族团结和进步的方针。拉尔夫·彭契在他比较进步的时候曾经指出，法帝国主义如何在非洲故意地腐化黑人“上层分子”——留学欧洲的酋长、自由职业者等——以便更好地统治和剥削人民群众⁸。美帝国主义目前对国内黑人资产阶级领袖也大力推行类似的政策，而且不无成效。

傑出的黑人受到统治阶级吹捧、誘騙、政治上的提升——这一

切当然不超出歧视黑人的狭窄范围。他们要这些黑人领袖去和人民中的左翼势力作斗争，而他们为了报恩，事实上也这样做了。正如杜波依斯所说：“今天任何黑人领袖，要是他愿意为黑人在美国获得‘自由和平等’地位出席作证，他就准许免费到亚洲、欧洲或非洲去旅行。”⁹ 这些机会主义者已经变成黑人歧视制度和对黑人超额剥削的无耻辩护人了。他们宣布说，黑人在迅速地并入整个美国民族中，黑人的痛苦差不多已经消失了。他们在群众中传播战争的口号；但是并没有争取到黑人对反动的侵略战争和总的战争计划的赞同和支持。

埃迪斯·桑浦遜夫人，在臭名昭彰的反动的“城市无线电会议”的赞助下最近遊历全世界，她会设法说服印度人民，说什么他们听到的关于美国黑人受迫害和虐待的报道只是共产党的谎言。詹宁·托比亚斯同样在巴黎举行的一次联合国大会上为歧视黑人制度辩护，他斥责民权大会对南部私刑制度的严厉攻击是夸大事实¹⁰。傑克·罗宾遜在华盛顿南部民主党控制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上，居然厚颜无耻地抨击黑人卓越领袖和战士保尔·罗伯遜。而怀特、兰道尔夫、湯生、格兰格尔、维尔金斯、許勒、叶尔根以及其它许多黑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知識分子、传教师、編輯和商人，他们的乱扣红帽子和煽动战争的行为，和最恶劣的白人战争贩子毫无区别¹¹。

这种行动在黑人历史中有着深远的根源。向来就有这样一些领袖，他们认为向剥削者谄媚比反对他们更有利可图。布克尔·华盛顿就是这种政策的一个突出代表者，馬卡斯·加維也是这样。黑人报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城市联盟和其他黑人组织受到这些分子和意图扰乱黑人组织的豪富白人伙伴的严重影响。当伟大的黑人领袖杜波依斯第一次在一九三四年、最后一次在一九四八年

被排挤出领导地位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这个組織便向改良主义跨进了一大步¹²。

把黑人和白人劳工运动改良主义分子联合起来的倾向，目前愈来愈强烈了。这种倾向特别是通过存在于许多工业中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劳工委员会以及通过将黑人工会干部吸收到操縱工会运动的官僚机构里去而发展起来的。

从阶级观点来看，黑人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中重要的一部分人采取的这种绥靖政策，意味着将黑人出卖给白人大资本家。而这一切只是为了从富人那里求得一些残羹剩饭而已。艾伦說：“黑人中产阶级把自身的阶级利益作为过去半世纪来所提出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和改革方案的中心内容”（还装成是代表黑人提出的）¹³。在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侵略的今天，黑人中产阶级分子担任领导基本上就是把黑人出卖给剥削者和压迫者。象托比亚斯、桑浦遜之流所做的那种出卖行为，在全世界遭受好战帝国主义进攻的被压迫民族中間多多少少也可以找到。

目前，在黑人群众斗争精神的压力下和美帝国主义在外交政策上迫切需要掩盖歧视黑人的真面目的情况下，资本家不得不对黑人稍为让步。黑人改良主义分子同意这些改革方案，儼然以黑人的官方领袖自居，但他们对财阀的卑屈态度使这个运动迟滞不前，并且阻碍它达到可能达到的目标。

同时，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黑人左翼和进步领袖进行勇敢的斗争，以实现黑人一切最迫切的要求，他们尤其反对令人憎恨的反动侵朝战争和华尔街策动的整个备战计划。他们在一九四八和一九五二年大选中一般都支持了进步党，一九五二年大选中的进步党副总统候选人是“加利福尼亚之鹰”的黑人编辑巴斯夫人。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斗争中，老練卓越的黑人学者和政治领袖

杜波依斯，虽然高龄八十三岁，因为是和平新闻处的领导人而被捕，险些被判处长期监禁。伟大的文化政治领袖保尔·罗伯逊是黑人进步和战斗精神的象征，因为他一贯采取战斗的立场，因为他敢于表示美国黑人永不会参加反苏战争，他受到抵制，并领不到出国护照。民权大会主席威廉·柏德逊被控告蔑视国会，但没有判罪。黑人工会的始创者和杰出领袖斐迪南·史密斯被驱逐出境。由于野蛮的史密斯法案，被控告和(或)判罪的八十七个共产党员中(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五日止)有八个是黑人(包括本杰明·小戴维斯、亨利·温斯顿和卡理阿瑟)，各判五年徒刑；柏蒂斯·皮尔利判三年；克劳第·琼斯一年；其它被控告的傑克遜、丹尼斯、保尔·鲍文和麦斐四人尚未结案¹⁴。

在这整个时期里，黑人妇女表现了她们特有的战士精神。将近二,五〇〇,〇〇〇妇女参加各种团体，这些团体包括全国黑人妇女协会、全国黑人妇女会、全国妇女俱乐部联合会、埃尔克斯公民自由委员会妇女部以及许多其它组织。其中以全国黑人妇女协会最大，拥有七五,〇〇〇会员。在争取黑人权利的绵延战线上，到处都可以见到黑人妇女战斗在火线上。爱司兰达·罗伯逊、阿达·傑克遜、罗薩·英格兰姆和查洛塔·巴斯都是黑人妇女工作者和战士的代表人物¹⁵。

国际上歧视黑人的情况

战后时期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美国黑人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上的一个尖锐问题。这是因为美国黑人在反对本国种族歧视和私刑的斗争中不仅博得殖民地人民以及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积极同情和支持，而且获得帝国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积极同情和支持。这是美国在和其它国家交往时必须注意到的重大事

实。美国黑人在全世界上有这些同盟者，这就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本国的地位。

许多年来，全世界共产党一直把美国黑人遭受残暴迫害的情形告诉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拥有约八千万会员的庞大的世界工联也指出这种社会罪行是它所反对的严重罪恶之一¹⁶。苏联在联合国和其它地方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各殖民地人民由于本身长期遭受类似的伤害和侮辱，对美国歧视黑人和私刑制度也有相当认识。他们毫不犹豫地大声地反对它，明确地一贯地反对它。美国黑人的政治领袖深切认识到国际主义以及争取世界民主力量以支持他们事业的重要性，他们不断地设法使黑人事件引起国际上的注意。这就是马卡斯·加维在国际上的活动的用意，一九四七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联合国提出的由杜波依斯所拟的“向全世界呼吁”的用意，也是四年后民权大会向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我们控告种族灭绝行为”的强烈抗议的用意。这些行动具有近年来杜波依斯发起的一再召开的泛非洲会议的精神，也就是保尔·罗伯逊领导的非洲事务会议¹⁷目前工作的精神。这些活动使美国黑人感觉到他们不仅和法尼亚、罗得西亚、尼日利亚、南非联邦和非洲其它地区觉醒中的黑人团结在一起，而且和全世界民主和平阵营团结在一起。

好战的美帝国主义者强烈不赞成全世界反对歧视黑人。他们认为，南部暴徒不能随意地烧死、吊死、枪杀黑人而受印度、中国、俄国和欧洲各地的人民以及其它局外人的干涉和控诉，这实际上就等于侵犯美国主权。华尔街想把自己扮成世界民主的捍卫者，但这个伪善的企图却被歧视黑人制度拆穿。垄断资本家必须想个什么办法来掩盖这一团糟的情况。他们便召请他们的调解人——托比亚斯、桑浦逊、彭契之流——要他们缩小黑人受迫害的程度和

意义；他們作出一、二件稍微对黑人有利的法院决定，例如一九五三年六月二日最高法院带有侮辱性的决定，规定黑人“如果举止端正”，可以到首都华盛顿的饭馆里去吃饭；他們在朝鮮禁止使用歧视黑人的“外国人”这个名词；他們在海外美国军队中放松歧视黑人的条例，但在国内军营中还保持隔离制度¹⁸；他們使联合国大会通过“人权公约”，而美国则天天在严重地侵犯人权。同时，美帝国主义者无论走到哪里，他們总是携带着那套歧视黑人制度。

歧视黑人已经成为使美国“白人优越”论者大伤脑筋的国际问题。甚至两世代来对黑人进行阶级歧视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那些老朽头目，也不得不在全世界反对黑人歧视制度的压力下低头。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九五二年会议为时已晚地支持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时说：“当美国公民由于种族、信仰或肤色的原因不能获得就业和谋生的平等机会时，美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就不能说是在维护民主的美德了。”¹⁹ 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埋怨外国共产党的宣传时曾恰当地说：“必须承认，我们在海外巨大努力的一部分效果，由于国内歧视制度的存在，失去支持，而被抵消了……歧视制度破坏国际关系。”²⁰ “时代周刊”说：“关于对待黑人的故事（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或许比任何其它宣传给美国树立了更多的敌人。”²¹

黑人问题——美国国内的一项重要问题

从内战后重建时期以来，黑人问题第一次成为全国的重大政治问题。这是许多重要因素的结果：黑人获得国际广泛的同情，黑人政治活动增加、黑人在北部几个州占主要的政治地位、一百万以上的黑人工会会员施予的进步压力日益增加、共产党人及黑人与白人进步人士日益坚持必须结束整个歧视黑人和私刑制度的凶恶暴行。

黑人活动日益频繁，例如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黑人大学生联谊会的一千个代表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开会，提出关于黑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平等权利方面的广泛要求。同时六个全国男女大学生联谊会的约五,〇〇〇名代表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集会，通过了同样的纲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为这些具体活动的联络中心，在黑人斗争的许多战线上非常活跃。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力量对比的改变，黑人已经不再遭受象第一次大战后那样疯狂的攻击了。但是当这些执行私刑者和种族屠杀者的血手稍被制止时，这些分子又采取其它种种方法恐吓和暗杀黑人。特别是在南部，由私人 and 警察执行的对付黑人的恐怖事件有增无已。“私刑的典型方法一度是用绞刑，而现在则是用警察的枪弹了。”²²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日出版的“匹兹堡快报”盛赞一九五二年是没有发生私刑的一年，但是又说“一九五二年发生了一些鞭撻、殴打、轟炸和警察暴行的騷乱事故”。南部地方协会报告说 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中有四十家黑人房屋被炸毁²³。一件最著名的案件就是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摩尔夫妇在佛罗里达州的西姆斯地方被炸斃，事后没有人因此罪行受到处罚。“私刑的减少(一九五二年中没有报道过)，显然是因为以炸弹和其它秘密恐怖方式来代替它了”²⁴。

在“馬丁斯維爾七人案”(这是控告七个黑人犯强姦罪而处以电刑的案件)、“特仑屯六人案”、威利·麦基案、罗薩·英格蘭姆夫人案和其它许多案件中，法院也参預了执行恐怖政策。这些案件发生后，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每次都把事件真相向国际揭露，使自命为世界主人的华尔街老板大为窘迫。

在这一时期内，北部和南部的黑人和白人进步力量争取到许多重要的法院决定，使至少能在很小程度上减轻了黑人下列方面

所遭遇的障碍：选举权，获得大学教育，在黑人区以外地方居住，担任陪审官，在军队服务，旅行时不受到侮辱的隔离。其中重要的是密苏里、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阿肯色、路易西安那、田纳西、肯塔基、西弗吉尼亚、马里兰、特拉华、弗吉尼亚、堪萨斯和北卡罗来纳各州在法律上取消不让黑人进入公家资助的大学的歧视限制。这些让步虽然很重要，却是一些皮毛；丑恶的歧视黑人制度实质上并未改变。美国首都华盛顿仍然是歧视黑人主义的象征。“这个自由世界的首都还是把美国种族主义的未消灭的威力和毒害强加在许多来自外国的访问者的身上。”²⁵ 共产党的卓越领袖古斯·霍尔在答复那些要使我们相信迫害黑人的行为实际上已经终止的人，对这种情况作了扼要的说明，他说：“关于‘黑人逐步溶合入美国整个的生活中’的话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黑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点八，但是他们还得不到百分之三的国民收入。”²⁶

战后时期中，黑人进步力量建立了两个重要团体。一个是一九四六年四月五至六日在芝加哥成立的美国黑人和盟军退伍军人联谊会，它的宗旨是同美国退伍军人会和参加国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的严重的隔离措施作斗争²⁷，但它只存在了一年左右就结束了。第二个团体是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在辛辛那提成立的全国黑人劳工协会，主席是威廉·胡德。这个团体主要由黑人工会会员组成，抱着正确的宗旨，为黑人争取就业和升级、争取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的提案获得通过，争取黑人代表权和领导权，以及反对一切歧视黑人的做法，特别是工会和工业中对黑人的歧视。黑人劳工协会一开始就竭力主张所有工会的契约里面不得列入歧视黑人的条文。一九五二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建立全国黑人委员会，这种措施表明黑人工会会员势力日益壮大，需要有专门的活动和组织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两个资本家政党为了争取黑人的举足轻重的选票，竞相煽惑群众。它们在某些情况下也作了相当让步，例如一九五三年在纽约选举地方官员时，所有四个大党都提出黑人为曼哈顿区区长的候选人。结果赫兰·傑克先生当选，这是第一个黑人选任这个职位。杜魯門总统是一个好作诺言但无意履行的能手，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他委任一个委员会拟訂民权綱領。这个文件攻击以許多形式出現的私刑和歧視黑人制度²⁸。但杜魯門显然无意为这个綱領作斗争，在遭受国会强烈反对后，他就把它束之高閣，任凭尘封。共和党向黑人作诺言时的油腔滑調也并不遜色。一九五三年初，共和党新政权一上台，就立刻勾結它的伙伴——蓄奴种植园主的直系政治后裔，即南部民主党党员，他们在参議院保留专门妨碍會議进行的議員以破坏黑人綱領。因此，黑人就这样遭受了两党的典型的欺騙。

第四十八章

当前歧视黑人的情况

内战以来，黑人经过重重困难，在教育、组织和政治方面已经获得很大的进展，他们在经济上也获得一些收获。这些事实被黑人和白人的机会主义者肆意夸大，用来说明黑人问题差不多得到解决。但是在歧视黑人制度的残暴迫害和限制下，黑人依然强被列入二等公民，过着极度匮乏的生活。古斯·霍尔说：“当我们亲眼看到的主要事实是陷害和私刑制度继续存在，当判坐电刑的合法私刑正在增加，当各阶层和各个角落依然存在着歧视和隔离的时候，就说获得胜利和进来了，是难以说出口的。”¹

黑人地带的黑人和北部少数民族构成美国整个民族中的被压迫民族。他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深受到一贯的歧视。美国政府是一个“白人优越”主义者的政府，对于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菲律宾人、波多黎各人以及其它非欧洲人也同样实施和黑人遭遇一样的民族压迫，虽然在程度和范围上要好多。我们这一章里要讨论黑人在歧视制度下今天所遭受的民族压迫的具体情形，以及如何对待这些情况的问题。

黑人产业工人

黑种工人日益成为工业中极重要的因素。这从下面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一九四〇年黑人住在城市的人口还不到黑人总数的

百分之五十，到一九五〇年已達黑人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在一九四〇到一九五〇年期間，黑人在農業區的南部的人口只增加百分之三，但在工業區的東北部則增加百分之五十，北部中央各州增加百分之五十七，西部各州增加百分之二百七十五。“按照人口比例計算，黑人參加勞動隊伍的人數要比白人多，因為很多黑人婦女必須參加工作補助家庭收入。”² 據統計，黑人現在占全部產業工人百分之十一³。黑人工人在煤礦工作的約占全體工人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煉鋼廠和汽車製造廠約占百分之十五，在肉類罐頭食品廠約占百分之三十。這些黑人工人身受一般工人所遭遇的剝削和壓迫；此外，由於他們是黑人，而美國盛行歧視黑人制度，他們還得遭受許多特殊的民族壓迫。

新的黑人無產階級主要住在北部各州。在兩次大戰和隨後的“繁榮”時期里，南部各州已進行了相當程度的工業化，但有人誇大了它的規模。南部的許多新工業是直接和軍需品生產有關的，如化學、飛機製造業、造船業和鋁工業等。在工業方面，也和在其他許多方面一樣，南部成為國家的首要問題。黑人在這些新工業中工資最低，做最繁重和最不需要技巧的工作。在大多數黑種工人居住的南部，一九五二年在製造工業中每星期的平均工資僅五十二元，而全國的平均工資達七十元八角。

對於黑人最不公平的待遇就是禁止他們在許多工業和職業中工作。根據最近調查，在賓夕法尼亞有百分之九十的公司歧視雇用黑人⁴。幾乎所有其它各州也有類似歧視的情況。在更為明顯排斥黑人的行業中有：鐵路的駕駛部門，需要較高技術的建築業，紡織業，飛機製造業，印刷業，電業；電話，電報和其它公用事業，電影，無線電和電視業；一般師資；許多部門的職員、售貨員和技術人員，和二十多種的政府機關，所有這些工業和職業都完全或幾乎完

全拒絕雇用黑人。這種情形通常是由僱主的排斥所造成，但是也往往由於工會和白種工人的反對。歧視黑人的壁壘必須一律消除，所有的職業應該許可黑種工人自由參加，這一點是迫切要解決的。特別是政府的契約遵守條例必須執行反對歧視的行為。

黑種工人的另一重要痛苦就是，即使在那些許可他們工作的工業中，他們也受到各種障礙而無法取得較熟練和薪金較高的工作。佩羅指出有四分之三的非白人男工從事勞作和服務性的職業，而白人只有三分之一從事這種職業⁵。因此，在一九五〇年的關於“技工、工頭和類似的工人的調查”中，全部白種產業工人有百分之十九點三屬於這類工人，而黑種工人則只有百分之七點六⁶。對於這種嚴重的歧視，工會通常僅做些薄弱的鬥爭。特別是在鋼鐵工業中，黑種工人幾乎完全限於三十二種工人級別中的工資較少的八個低等級別。得克薩斯州的飛機製造工業代表南部的一般情形，這個工業的一萬名工人中只有三百個是黑人，他們從事勤雜和其它服務工作⁷。很明顯，這種情形必須徹底加以改變。工會首先有責任使黑種工人經常得到提升。據統計，如果採取公正合理的雇用，二，五五六，〇〇〇名黑人可以提到工資較高的職務⁸。提升黑種工人一般進行得極其緩慢。

黑種工人另一特殊痛苦是極度不穩定的就業情況。他們是遭受失業痛苦最深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繁榮的工業在吸收了相當數量的白種失業工人後才雇用黑人，而在戰爭結束時，黑人幾乎被許多工廠開除。一九五〇年的人口調查說明當時黑人失業人數為白人失業人數的兩倍。在經濟危機中，這個比例對黑種工人更加不利，同時也嚴重地破壞黑種與白種工人之間的團結。為了工人階級的共同利益，工會的基本任務是要求按比例雇用黑種工人，並在大批工人被解雇時，通過適當的工作分配，使黑種工

人不致承受过重的失业负担。工龄制度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建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目前工业不断萎缩的情况下。

黑种工人在工资差别上也普遍受到歧视，特别是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差别。举几个例子看看：底特律的心型工人每小时工资二元零七分，在北明翰为一元三角二分；太平洋沿岸肥料工厂的铲工每小时工资一元四角一分，南部各州为七角二分；南部制糖厂的工人每小时工资九角七分，北部为一元三角四分⁹；南部锯木厂工人大部为黑人，每小时工资一元零二分，西北部为二元一角五分¹⁰。工资率的这种差别就是“一九五〇年黑人职工的平均工资约为一千三百元，为白种工人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五十二”¹¹的主要原因。劳工运动如果注意到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就必须制止这种对黑种工人有害而危险的歧视。工会组织应建立同工同酬的制度，以协助减少黑种和白种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¹²。

黑人妇女最受歧视。她们受到三重的剥削和压迫，即既是妇女，又是工人和黑人。黑人妇女的收入不及白人妇女收入的一半，也不及黑种男人收入的一半。待遇最差的黑人妇女：她们的收入只有白种男人所得的五分之一¹³。她们绝大部分充任家庭女工，黑人妇女有百分之四十五从事这种工作，而黑人和白人全部妇女只有百分之九点四参加这种工作¹⁴。黑人妇女几乎全部不许充当办事员、售货员，不能参加技术性的行业和其它许多工资较高的职业。只有百分之四的黑人妇女当办事员，而白人却有百分之二十九担任这项工作¹⁵。最糟糕的是黑人妇女眼看着自己的子女长大成人，而她们却被剥夺了求学、保健、就业和公民权最起码的机会。

在工业中的就业、技术、工资、升级等各方面取消对黑人严重的歧视，应该是工会运动的首要任务，这在目前尤其如此。有组织的劳工在订立契约时必须十分注意这件事，同时要求在本地区、全州

和全国建立有效的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网。目前工会对于黑种工人情况的改进非常忽视，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现在只在十二个州和二十五个城市中(南部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实在不足以应付这个大问题。

在南部组织产业工人工会对改进黑种工人情况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对于整个劳工运动的力量也有着直接和根本重要性。最近产业工会联合会在南部组织工会的“运动”没有成功，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排斥最优秀的组织者共产党人，不要他们担任组织工作，和由于那些组织工作者迁就南部反动分子歧视黑人的偏见所造成。

黑人农民

黑人农民差不多全部住在南部，大多数在黑人地带。也和美国一般农民一样，他们在比例数和绝对数上都逐渐减少。一八九〇年，在全国七,五〇〇,〇〇〇黑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住在城区；但是到一九五〇年，一五,五〇〇,〇〇〇黑人*中就有百分之六十五住在城镇。黑人农民迁移到北部，转业到由于战争而畸形发展起来的南部工业；他们还被农场的机械化所排挤。一九四〇——一九五〇年期间，南部佃农减少五十万人，其中多数是黑人。一九二〇年南部黑人农民耕种四〇,八八四,一九九英亩田地，但是到一九五〇年已减至二五,六五〇,四一三英亩了，即减少百分之三十七¹⁶。

一般说来，南部农业在机械化方面要比全国其他地区落后得多。这主要是因为从来就存在着大批低工资的被压迫黑人劳动力

* 美国的黑人人数可能达一七,〇〇〇,〇〇〇人，因为许多南部的黑人在户口调查时被漏掉。

的緣故。但最近由于战争和战后的軍需品生产繁荣需要工人，机械化的速度就大为加快。拖拉机、棉花采摘机和其它农业机械的数目显著增加。拉伯尔断言“南部进行机械化比全国其它任何地区都迅速”¹⁷。但是有很多甚至是最大的种植园，特别是在黑人地带的种植园依然采用人工犁田和驢馬耕种的原始方法。陈腐的种植园制度沒有被机械化所毀坏。

然而南部現在有七五〇,〇〇〇架左右拖拉机。光是乔治亚一地，一九四〇——一九五〇年期间拖拉机就由九,〇〇〇架增加到六〇,〇〇〇架¹⁸。棉花采摘机也大量增加。因此，“一九四六年由一人操縱的采摘机收获的棉花約占百分之零点五，但一九五一年便增加到百分之十七”¹⁹。一九五二年又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这些机器大部在植棉区的西部使用。棉花采摘机由一个人管理，能完成約三十个成年人的工作。据惠尔契和密莱的估計，随着棉花采摘机的改进，現在在密士失必三角洲地区比較貧穷的农人（大部为黑人）将有百分之七十三受到排挤²⁰。黑人最沒有能力購買昂貴的拖拉机和棉花采摘机；所以，机械化的显著趋势是把他們赶出耕地或降为无地的分成制农民和农业工人。争取拖拉机和棉花采摘机的斗争，对于南部黑人农民來說非常重要。如果发生巨大的經濟危机，随着棉花生产大量縮减，黑人地带拥有老式装备的黑人群众便将面临莫大的災害。

南部黑人农民百分之十自己有田，百分之七十一是佃农，其中包括百分之五十七是将收成的一半繳付种植园主的分成制农民²¹。他們遭受高利貸者的掠夺，他們購買必需品，必須付出百分之二十五或更高的利率²²。此外，他們还被名目繁多的其它剝削者所掠夺，如铁路、仓库托辣斯、包装公司、肥料康采恩、貪得无厌的棉花經紀人等等。他們生产的主要商品作物——棉花——經常处在破

产的状态中。一九五二年，尽管有着战时的繁荣和棉田的减少三分之一，棉花生产仍然过剩二百万包。尤其糟糕的是，南部黑人农民在三K党恐怖统治下生活，大部分没有选举权并遭受歧视。

南部所需要的基本土地改革和彻底实施的土地革命，其办法就是摧毁陈腐的种植园制度（这一制度从重建时期以来没有多大变动），将土地免费分给贫穷黑人、白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这样的改革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在实施这种改革以前，还有其它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急需进行，如政府必须限制缴纳现金的佃农和分成制农民的地租率；国家必须购买大片土地免费分给无田的分成制农民和僱农；政府必须发给贫农用以进行机械化和电力化等的低利息长期贷款；对于南部所有在田地上和工厂里做工的工人，特别是黑人妇女，必须实施充分的公平就业和社会保险立法；必须普遍扩展南部的学校教育和文化活动；必须取消全国农业组织里面歧视黑人的政策并把南部全体小土地所有者、佃农和僱农组织起来；正如罗斯福所说，国家应把南部看作是全国头等重要的经济问题来考虑²³。南部是全国黑人问题和解放运动的中心。

黑人自由职业者和商人

黑人的医生、律师、传教士、教师、科学家、作家和其它知识分子都受到种族歧视制度的恶劣影响。他们的活动范围，除少数情形外，多半限于受隔离的黑人居住区的黑人群众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知识分子不象黑人产业工人那样的同美国全社会混成一体。黑人医生，由于他的病人主要限于黑人，所以在白人医院中受到很大的歧视；黑人律师在白人控制的法院里无法施展；黑人教师在黑人区以外即使要找一个次等的职业也感到非常困难；黑人

作家受到白人出版商的鄙視；黑人演員只能扮演有限的角色。在二,〇〇〇,〇〇〇名葯劑師、建築師、工程師和其它技術人員中只有四〇〇名是黑人²⁴。黑人在全國自由職業中的比例並沒有高于五十年前的數字²⁵。

黑人商人在歧視制度的壓力下比黑人自由職業者受到更多的限制。他們的商業幾乎完全限于黑人居住區，黑人在白人區里開商店差不多沒有聽到過。特別是在南部，黑人的工商業都萎靡不振。同樣的理由，黑人幾乎沒有擔任過白人商業中經理一類的高等職位。黑人商業受到資金缺乏、沒有廣大市場、面臨白人極其強大競爭與限制，不僅只限在黑人居住區里經營，而且這些商業主要是服務性的限界營業（參閱本書第四十三章）²⁶。

漢德遜關於北部黑人資產階級的軟弱地位曾經這樣指出：“芝加哥南岸是黑人占多数的地區，黑人經營的商業占一半，但是這個地區的收入中，只有十分之一為百分之五十的黑人經營的商業所得。”²⁷ 其餘百分之九十落到區外白人商人的手里。南部黑人商人的情況只有更壞。某些黑人領袖認為他們可以建立一種完全由黑人掌握的經濟的夢想沒有得到實現，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也不可能得到實現。為了要消滅對黑人自由職業者和商人的歧視限制，禁止黑人加入職業協會、信貸機關、商人團體等，當然是黑人和他的白人政治同盟者所必須關心的事情。在北部和南部的黑人中還非常需要發起合作運動²⁸。

對黑人自由職業者和商人的歧視證明了黑人所受的壓迫不是單純的帶有“階級”的性質，同時也帶有“民族”的性質。它也說明，這些階級在同黑人工人和農民建立一條各階級的民族戰線上，以及在聯合他們的白人同盟者粉碎歧視黑人的制度上根本上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但在政治上這些資產階級勢力不能領導黑人的斗

爭，雖然他們經常爭取領導，并借此以滿足他們自己狹窄的階級利益。

正是這種把本階級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的政策，促使這些資產階級分子許多年來一直反對組織黑種工人的工會，而現在又使得他們支持華爾街帝國主義的好戰政策。可是這並不是說整個黑人資產階級在一切的情形下都已完全失去它的進步性。相反地，如現時在南部和其它地方所看到的那樣，黑人資產階級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對於黑人許多迫切的要求都予以支持。但是黑人可信賴的政治領導落在黑人無產階級身上；它和南部黑人農民結成緊密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有最直接的利益爭取發展全國性的和粉碎整個歧視黑人制度的進步政策。為了促進這些目的，他們必須設法建立全面的黑人民族戰綫，盡量包括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內。

黑人公民

作為普通公民，黑人也受到種種特殊歧視和不利。在各方面，由於盛行的超額剝削，他們的生活水平遠比白人低下。一九五〇年，有百分之五十九的黑人家庭每年收入不到二，〇〇〇元，白人家庭的數字是百分之二十七。每年收入四，〇〇〇元或以上的白人家庭，按百分比計算為黑人家庭的四倍²⁹。南部居住着三分之二的黑人，那里白人農戶的一般收入為一，二〇〇元，即比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數目低百分之四十；普通黑人農戶的收入只有五〇〇元左右，即還不到前者的一半。

北部和南部的黑人居住條件非常惡劣。和白人相比，只有一半的黑人擁有自己的房屋，質量還十分低劣。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說：“今天黑人公民在全美國的劣等居住情況下束手無策。”³⁰

黑人占巴尔的摩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但仅占用百分之二的房屋。在洛杉矶，三〇,〇〇〇黑人拥挤在以前七,〇〇〇日本人住过的面积。在芝加哥，每一平方英里住黑人九〇,〇〇〇名，但仅住白人二〇,〇〇〇名。南部各城市中，黑人住房的密度为白人的密度三至四倍³¹。黑人的都市住宅有百分之二十四没有自来水、私人厕所或浴室的设备，而全部住宅只有百分之十没有这些设备³²。黑人受的最厉害的压迫之一是经常受到暴徒的捣乱，阻止黑人占用好的房屋。甚至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当本书写到这里时，芝加哥有几千暴徒一连几天粗暴地要把一对黑人夫妇逐出特伦布尔公园住宅区。

黑人的健康由于现存的贫困情况也同样受到损害。在黑人之间流行的结核病比白人之间多五倍，梅毒多六倍，肺炎多两倍。一九四〇年美国每七四三人有一个医生，但是每三,五三〇个黑人才有一个医生。一岁到四岁的黑人儿童的死亡率为白人儿童死亡率的两倍³³。黑人死了埋葬在隔离的公墓里。华盛顿动物公墓里甚至对狗也划分种族界线。

黑人所受的教育，特别在南部，也是次等的。十七个州和首都区实行隔离教育，另外二个州准许隔离教育存在。用于教育黑人儿童的费用约为用于白人儿童的一半。二十五岁的人的平均求学年数，白人为十年，黑人为七年。全部白人学生差不多有百分之七进入高等学校，黑人学生只有百分之三。九十六所黑人学院在一九三八年收入共计一四,六九七,七一二元，还抵不上哈佛大学一个学校的收入。在纽约市，黑人约占全市人口百分之十，但还不到百分之二的教师是黑人，其中百分之九十都在黑人居住区工作³⁴。南部顽强反对平等受教育机会，可以从这样事实概见一斑：乔治亚州州长塔马琪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贝尔纳斯恐吓说，如果

高等法院强迫他們实施不隔离政策，他們将在州內取消公立學校。

北部黑人一般还有选举权，但南部黑人的选举权由于教育測驗、人头稅和极端恐怖政策大部分被剝夺。尽管最近爭取选举权运动获得重大成就，但一九五二年南部六、〇〇〇，〇〇〇黑人公民只有一、三五〇，〇〇〇人享有选举权³⁵。在阿拉巴馬、阿肯色、密士失必、得克薩斯、弗吉尼亚五个繼續征收人头稅的州里，人头稅使七、〇〇〇，〇〇〇左右的黑人和白人被剝夺选举权。一九五二年大选中，国会里沒有一个代表南部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黑人的議員；同时北部紐約和芝加哥的黑人区只选出两个黑人，代表北部五百万黑人。在州和城市的議會里，特别是在南部，黑人代表几乎也一样的稀少。一九五三年初，在乔治亚、北卡罗来納和路易西安那三州的地方选举中，黑人获得了一些胜利。

黑人在全国各地的旅館、飯店、医院、剧院、海滨浴場、避暑地、火車、公共汽車和其它公共場所中都受到臭名昭彰的歧視和侮辱。这种隔离在南部多半是通过法令来实施，在北部則是借习惯和白人排外主义的压力来进行。歧視黑人制度在軍隊依然流行，虽然在外国輿論反对的压力下这方面已經有了一些改革。有三十个州往往用野蛮的处罰禁止种族通婚³⁶。美国殘暴的歧視黑人制度，除南非联邦和非洲殖民地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无与伦比的。

黑人所遭受的隔离和压迫在北部和南部的整个司法制度中特別明显。黑人律师人数很少而且受到严重的留难，黑人法官人数則更为稀少。在资本主义法庭里，往往不顧事实和情况如何，黑人便被毫不客气地投入監獄。无数的慘剧可以証明这种恶毒的事实。在北部，黑人囚犯还特別受到警察殘暴的待遇，这种行为皮尔利称之为“現代主要的私刑方式”³⁷。在南部，合法的和超法律的暴徒搗乱恐怖的威胁，依然籠罩整个黑人居住区。

显然，北部和南部的整个歧视黑人制度必须连根剷除。特别应该采用全国性的政治行动来向这种罪恶进行攻击，决不容許歧视黑人的南部民主党员，象一世紀前他們蓄奴的祖先一样，以狡猾的“国家主权”的說法作为掩护。与采取上述起碼措施的同时，还特别急需制訂严格的联邦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制止私刑、人头稅和一般歧视黑人的做法，同时扩展教育系统并对貧穷黑人和白人农民进行經濟保护。

歧视黑人有利可图

美国歧视黑人制度不单是白人的沙文主义偏見，而且是对黑人民族压迫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除非黑人民族得到解放，这个制度就不会全部消灭。它是一种对黑人超額剝削的制度，对于资本家一种植园主的剝削者非常有利。佩罗根据黑人与白人生产工人的平均工資的差額計算，認為每年从黑人身上盜窃的超額利潤，总数达四十亿元左右³⁸。这是最低的估計，还没有包括象黑人女仆的低工資或造成南部白人分成制农民的蕭条情况这一类的大項目，这些都与超額剝削黑种工人有关。盜窃大批財富的主要获利者就是現在象殖民地主人那样統治南方的大公司，如美国鋼鉄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摩根、杜邦、洛克菲勒、阿麦、費尔斯通等公司³⁹。

在过去十四年的战争和备战时期中，全国工业和生产随之人多地有了发展，黑人在經濟上是得到一些微薄的利益的。在許多情形下，工会往往向全国战时劳工局交涉，取消同类工作的工資差額。佩罗說：“第二次大战期間黑人在經濟和社会上得到絕對的利益，并就整个人口來說获得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們在这两方面都遭到严重的損失……北部和南部黑人工人的收入較之白人收入的差額距离很大。到一九四九年，大多数战时获得的利益

已經在南部取消了，北部情况也沒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所改进。’⁴⁰

黑人和白人的机会主义者对于南部所进行的有限度的工业化，对于黑人在战时获得的經濟和政治地位的进展表示欢迎，認為这說明歧視黑人和一般黑人問題将自行消灭。这是二十年代共产党叛徒洛夫斯頓所采取的路綫，也是过去十年来叛徒白勞德的主要立場。白勞德在这个根据上阻止共产党人支持黑人斗争所作的努力，还打算解散南部的共产党。这种机会主义的幻想是非常危险的。黑人不可能依靠南部的工业化或战争繁荣而自动解决他們的问题。他們必須为争取他們已經得到的真正利益——解放、选举权、在工业中工作的权利等——作殊死的斗争，他們依然需要作最迫切的斗争。一九五三年，即黑奴解放宣言签字后九十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圣路易会议中依然認為有必要提出“我們要在 一九六三年获得自由”的口号。

实际上，黑人的地位及其最近所获得的經濟与政治上有限的利益是极其不可靠的，因为美帝国主义争取世界霸权的行为，对于美国一般人民来说，特别是对于黑人来说，包藏着巨大的灾害。这种行为对外形成最危险的战争政策，对内促进恶毒的法西斯的倾向，它把美国經濟直接导向巨大的經濟危机。很明显，在这样的危机中黑人将受害最大，同时他們在由战时生产所引起的需要大批工人的情况下所获得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利益，也将受到严重的危害。他們在社会上的利益遭受日益猖獗的麦卡錫主义的威胁，麦卡錫主义就是正在萌芽的法西斯主义。因此，黑人民族在保卫美国民主和維持世界和平的一切努力上，有着最大的利益。因为，对他們来说，备战使他們的經濟和政治的整个情况受到最大的威胁。

第四十九章

黑人的前途

白人工人和进步人士在通常情况下同黑人并肩作战；摧毁歧视黑人制度，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种制度不仅危害黑人，而且也危害白人劳动群众。正如南部所出现的显明例子那样，假如黑人不得不为着低工资工作，这就必然会对大部分白种工人的工资产生不良影响。史东说，“每个白人”从压榨黑人中获取利益，这是对真理的严重歪曲¹。如果黑人不能担任工业和熟练工作，其肯定的反应必然是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团结。如果黑人受到歧视和被夺去公民权，这就是国内每一个法西斯分子的胜利。如果南部黑人被剥夺选举权，那么北部白人工人就会为南部民主党集团（歧视黑人的腐败政治障线）在国会中的反动行为付出很高的代价。马克思的名言是最正确的政治见解，他说只要黑人工人还被奴役，白人工人将永远得不到解放。因为歧视黑人制度威胁着美国自由和民主的各个方面²。

白人的沙文主义和黑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要建立黑人和白人民主进步力量不可缺少的联盟，必须经常和白人的沙文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白人优越”思想意识作斗争。这种政治毒素的目的在于便利对黑人劳动人民进行超额剥削，从而削弱工人阶级及其政治同盟者反资本主义的整个斗争。“白人优

越”論，即認為黑人低劣的錯誤理論，被南部種植園主用來為商品奴隸制度做辯護。這個理論被一般資本家用來作為他們剝削計劃中的重要武器後，已經成為華爾街掠奪性的壟斷資本在建立盎格魯撒克遜的世界霸權中的基本理論。白人沙文主義隨著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擴張，有向國外伸展的趨勢。

美國歷史充滿白人沙文主義的許多悲慘例證。這是內戰期間和前後種植園主用來離間南部貧窮白人和黑人的主要手段，雖然貧窮白人和黑人之間具有共同的經濟利益。每一個私刑暴行，每一次使我們民族蒙受污辱的種族騷亂，都是以白人沙文主義作為思想上的推動力。由剝削者灌輸到勞動人民中的種族仇恨，充滿在政府、工業、教會、學校、劇院、電影院、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廣播和其它一切為資本家控制的機構里。這種沙文主義由於長時期的傳播，也巧妙地滲透到我們民族的語言和風俗習慣里去。白人沙文主義是美國文化的癌症。大部分工人階級經常耳濡目染這些大量知識上的骯髒東西，也多少受到它的毒害。正是白人沙文主義的作祟，使黑人工人得不到職業，不能做工會的會員和領袖，不能得到參加社會上各種友好活動的機會。

共產黨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對這種惡毒分化勢力進行長時期不折不撓的鬥爭。其它組織雖然假借工人階級之名，實際上漠視白人整個沙文主義問題。共產黨不僅在廣大群眾中不斷向白人沙文主義鬥爭，而且還在黨內對可能發生的這種傾向進行鬥爭。黨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為黑人和白人工人的自由、坦率 and 友好關係不斷地工作³。

不管反動分子怎樣說，白人沙文主義不是一種自然現象。它肯定是由那些在經濟上從中獲利的人們所傳播的。小孩子沒有種族偏見，只有當他們年歲漸長，才開始從他們的長輩那里學到這些

东西。这种毒素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的拉丁民族国家和拉丁美洲各国，没有象在美国那样普遍。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仅没有白人沙文主义，而且还进行教育和发起运动来竭力反对这种主义。

苏联的经验明确证明，不管肤色、宗教和民族背景的差别如何，各民族可以在完全平等和融洽的环境中共处。美国共产党党章第六条第十一款也规定：“全党党员有责任向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民族沙文主义、歧视和隔离作斗争；向象白人沙文主义和排斥犹太人这一类野蛮的‘种族’理论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和行为作斗争。”共产党作家关于白人沙文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透彻分析，在美国政治著作中占首要地位。

当共产党向在思想上最严重地威胁黑人和白人合作团结的白人沙文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时，它并没有忽视作为一种分化力量的黑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个次要的危险。党展开两条战线的斗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就是黑人小资产阶级领袖所采用的工具，企图纠集黑人来支持黑人资产阶级狭窄的阶级利益，他们这样做时是装扮成争取‘种族’总的利益、即整个黑人利益的战士的。”⁴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有两种表现：或者表现为自行溶入白人机构的改良主义幻想，因此认为没有必要向白人压迫者作斗争；或者表现为隔离主义的宗派和孤立政策。两者都是向“白人优越”论投降的表现。

黑人这种民族主义由小资产阶级渗透到黑人工人阶级队伍，它可能造成对友好的白人工人发生怀疑以及与他们更难合作。这恰好为白人大资本家剥削者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使黑人资产阶级可能在它认为适当时把黑人出卖给白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黑人知识分子长时期反对黑人工人加入工会的原因，现在

它通过托比亚斯、桑浦遜、彭契、怀特之流把黑人縛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車上面(參閱本書第四十七章)。

广泛的和平联盟

美国目前形势坚决要求組織一个广泛的农工党，作为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广阔的政治联盟的基础。这种組織必須包括和白人工人結成密切联盟的黑人。华尔街垄断资本家拚命夺取世界霸权，使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团結起来，保卫他們最基本的权利和利益。战争贩子发动疯狂的軍备竞赛，使生活水平降低，使人民瀕于破产，并加速全国陷于比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更加严重得多的最后經濟危机。由于他們极力使基本上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軍事化，他們踐踏了“人权法案”；他們正在培养麦卡錫主义的凶恶法西斯威胁，而黑人是麦卡錫主义的特殊目标。他們奉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驅使世界走向毁灭文明的可怕原子战争的边緣。

阻止和击败这种趋向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世界潮流，不仅是工人階級，而且也是一切民主团体，如黑人、农民、自由职业者和小商人的任务。共产党总書記丹尼斯（他因从事爭取和平的斗争現被关在美国監獄里）談到这个政策說：“一切进步工人——非共产党员也好，共产党员也好——的最决定性的当前任务，就是促使整个劳工运动和一切反法西斯和民主力量結成联盟并采取統一行动。这就是組織一个更广泛和更有战斗性的工人民主联盟，它能够联合所有反垄断、反战争的人士和团体，不管他們属于什么党派、属于什么工会和宗教。这就是把民主陣营团結在一个共同斗争綱領的周围，爭取就业、安全、所有的人享受平等权利，爭取进步、民主与和平，向着工人领导下的进步的新政治联盟前进。”⁵

一切民主力量在維護和平民主上都有最基本的利益。不管华

尔街和它的政府如何千方百计想把战争扩展到中国，人民终于使侵朝战争宣告结束。他们也有力量消灭帝国主义，从而永远停止战争。但是，如果他们行动不一致，伟大和平事业就会失败，世界就会被华尔街原子狂人们带进无穷的灾祸中。垄断资本家与法西斯战争纲领结成不解之缘，只有在政治上决定性地击败他们，他们才会有所转变。

这样一个由工会、工人党、黑人组织、农民协会、妇女俱乐部、青年团体、退伍军人组织等组成的巨大的政治联盟，它的一般目标应当是保卫人民群众的直接和迫切的利益。它的最后目标应当是选举一个人民的政府。但这样的政府将以坚决维护民主和平并以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可能、也必须在和平竞赛中共处的原则为基础。这个广泛的反对法西斯、拥护和平的联盟（它同共产党原来提出的反对希特勒威胁的计划相似，参阅本书第四十六章）完全符合美国全部历史上工人、黑人、农民等一再联合行动的传统，他们向民主的敌人——种植园主和垄断资本家作艰苦的斗争。

这个和平联盟的政治基础必须是不仅保卫全体人民的一般利益，而且还要保卫各个组成部分的特殊团体、阶级和民族利益。这些利益大体上是调和的，而且它们可以包括在一个总的纲领里面。这就是说，黑人争取就业、选举权、公民权和土地改革的解放运动的民族要求可以在联盟的纲领和活动中获得表现。按照前一章指出的路线进行反对整个歧视黑人制度和它的一切表现的无情斗争，对联盟的成就来说非常重要。

工人阶级是这个和平联盟的领导力量，共产党则是工人阶级中最好的发言人和领袖。这个联盟的主要力量明确地组成为广泛的劳工党或农工党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工人必须最后突破资本家的政治庇护，特别是通过民主党所执行的庇护，这种庇护是由美国

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上层领导所奉行的在政治上依靠民主党的政策而形成的。工人必须成为人民的领袖。他们是最坚强的人，最鲜明和坚决地反对资本主义者，归根结蒂是拥护社会主义者，他们必须担负起政治领导并做到阶级独立。正如斯大林经常着重指出，领导全国度过严重时期的历史任务落在工人的肩上，因为资产阶级已经大部分放弃了它曾经是民族的领导者的进步责任，成为民族的敌人。在这个反帝国主义的和平联盟中，工人阶级的最优秀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黑人，他们在惨痛的民族迫害中受到锻炼，他们被长期英勇的国内斗争的经验武装了起来。

人民阵线与人民民主

和平联合政府，即由大多数人民根据宪法选举出来的人民阵线政府，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骨架里面建立起来。这个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采取种种有力措施，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发展公用事业、打开东西方贸易等等来防止经济危机。它要恢复、保持和发展人民的公民权利和生活水平。它要防止战争的危险，或使已经在进行着的战争停止。自然，它最关心的事务之一就是保护黑人的福利。

阻挠美帝国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这种政府，必然会遇到大垄断集团及其众多帮兇的最强有力、甚至最狂暴的反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只能是这样。人民阵线，为了首先要使工人及其同盟者选举它，然后执行政府的职权，它必须强大得足以击败和镇压一切资本主义的反抗，从而使民主政治得到实践。资本家们日益走向法西斯，他们用暴力镇压基本上损害他们固有利益的任何政治运动的威胁也日益严重。

为了对付资本家积极的反抗和有效地处理经济和政治上的危

險，人民陣綫政府除了采取上面各种步驟外，还應該实行許多远大的措施，包括銀行、鐵路和主要工业的国有化；肃清反动分子，不讓他們掌握軍隊；挑选可靠的人領導工业等等。人民政府有合法权利采取这些办法，因为它得到絕大多数人民的委託。同时它也不得不采取这些办法，否則便会受到资本家从內部或外部的进攻而遭到毀灭。战前西班牙人民陣綫政府被佛朗哥叛軍从外部击败，以及同时期的法国人民陣綫被內部的社会民主党人萊昂·勃魯姆出卖，都是由于不采取这条总路綫的緣故。

采取这一政策将使联合政府沿着人民民主国家的方向前进。这个政府将不光是模仿其它国家现有的人民民主制度，而是具有显明的美国特征。这样的政体最后将建立社会主义。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即由工人阶级联合劳动农民和黑人实行統治。人民陣綫政府将遏制托辣斯；人民民主政权将摧毁托辣斯的势力。人民民主形式的政府可由改組人民陣綫政府內部的力量而組成，或者由組織新政府而成。这条路綫将是胜利的革命。这个过渡是否采取和平手段来完成，要看工人及其同盟者能否用民主行动遏制和鎮压资本主义势力的暴力反抗。共产党認為，尽管法西斯主义威胁越来越大，在美国用比較和平的办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是可能的，共产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决定自己的方針。美国政府在史密斯法案下把許多共产党员关进監獄，控告共产党“教唆和主张暴力顛覆美国政府”，是处心积虑的謊言和陷害。

資本主义的总危机

我們这个时代政治上最突出的发展，就是八亿人民正在他們的国家里建立着社会主义。苏联在这条道路上已經走了很长一段路程，現在快要建設形式更高级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与共产主义的差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口号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这两种形式的社会里，一切社会生产资料都归人民所有，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

在世界社会主义迅速传播的伟大现实背后，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腐化衰老的重要事实。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它的表现我们在前面曾经提过。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它的生产和生产资料分配的私有制的本质，由于资本家僱主和统治者为他们们的利益而剥削劳动大众，由于它的混乱和竞争的經營方式，它的内内外外有許多紧张和矛盾——工人和资本家之間、资本家和农民之間、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間、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人民之間、敌对的资本主义帝国之間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之間的紧张和矛盾。

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而进入到帝国主义，这些矛盾就日益严重和尖锐，使社会陷入一个接着一个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不能忍受。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东欧人民民主革命、法西斯主义的成长、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严重经济危机、国际经济划分为两个世界市场、目前世界局势对于和平的严重威胁，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陷入不可救药的总危机。由于当前正在发生的許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成长和资本主义帝国的分崩离析，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变得更加无能为力了。

美国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也具有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一切内在和外部的矛盾，这些矛盾概括表现为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总危机。这种危机曾经突出地表现为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严重经济崩溃，也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进程中

每天可以看到。过去十五年，美国获得很大的繁荣和工业上的发展，但这基本上是由于战时大量需要軍需品，恢复战时損失的大笔支出和現在重整軍备的疯狂竞赛等因素給予工业的刺激所造成的。吃人的美国資本主义正从資本主义世界其它部分发生的灾难中取得利益。

那些相信美国(和欧洲)現在以軍需生产为基础的“繁荣”将永远保持下去的人，无異痴人说梦。如果美国的进程不被群众进步的压力所扭轉方向，而沿着上述的道路前进，那么美国即使不遭遇到更大的世界大战的慘禍，也将遭遇到巨大的經濟危机。無論在美国还是在西欧国家，經濟危机的跡象已經层出不穷。由于帝国主义得势，正常的世界資本主义市場不可能容納得下美国現在由于战争而畸形发展起来的不平衡的經濟生产力(美国現在的生产量为一九二九年的两倍)。工人只有通过和平联盟提出的經濟和政治措施，才能在日益发展的危机中保护自己。

信奉凱恩斯理論的资产階級經濟学家相信，如果采用他們所謂的管理經濟，就可以使美国免于經濟破产。他們公开說他們能够恢复使世界大煞风景的衰落下去的資本主义国家，使这些国家重新振作。这些资产階級的幻想已經被工会的上层领导吸收，他們把这些幻想变成劳工运动的正式政策。但是，这一切只是他們的如意算盘。世界資本主义制度是注定要死亡的，不可能使它从致命的內部矛盾作用下拯救出来。它必須为社会主义所替代。华尔街打算的想用世界大战来解开世界資本主义困难的死結的任何企图，只有加速这个制度的灭亡。正如列宁指出，我們正处在由世界資本主义过渡到世界社会主义的时代。苏联、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和阿尔巴尼亚現在所采取的道路，也是全世界人民不久将要追隨的道路。工人及其同

盟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和平、民主和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日常斗争，必然成长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美国工人阶级接受社会主义缓慢的原因，主要是那些暂时使美国工人享有比其它资本主义地区较高工资标准的历史因素所造成。此外，美国资产阶级比其它任何资产阶级都为富有，他们能够用他们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以特殊工资让步的办法来腐蚀熟练工人，而在战后繁荣时期，还能够腐蚀一部分半熟练工人。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工人“资产阶级化”。但是这仅仅是暂时的情形；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无可避免地使劳动大众的经济情况恶化到不可忍受的地步。

社会主义问题

社会主义使判决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历史性死亡的内在矛盾完全消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对国家生活的控制最后被摧毁，政权掌握在工人及其同盟者的手里。第一次出现真正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法西斯反动的危难永远消除。主要的社会生产资料——工业、土地、银行、运输系统和社会文化的主要媒介——都归人民所有和管理。几世纪来一直为害世界的使大多数人陷于赤贫和少数人变为暴富的情况，随着人剥削人的制度而消灭。群众的生活水平急速改善。由殖民主义完全解放出来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迅速走向新的独立、自由和繁荣。战争，这个巨大的灾祸，将永远结束，因为社会主义的自由人民没有理由彼此打仗。

社会主义的计划生产使一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长期竞争的混乱宣告结束。它解除了垄断资本主义加在生产上的一切束缚。社会主义是一个新时代，它使妇女和青年享受到空前的自

由，使老弱病残的人获得保障。教育和文化事业终于归人民群众自己处理，人迅速走向智力、体力和文化发展的新高度。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受到资产阶级种种谎言所蒙蔽，这种伟大的社会发展正在苏联、人民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中飞跃前进。

美国人民终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由于美国所陷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造成的冷酷后果，大部分美国人民认识到在这种陈旧的制度下再也不能继续生活下去，那时他们就会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现在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将在日益发展的现实面前破灭，于是他们一定要设法取消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他们不会遵循一些早已设计好的蓝图来建设的社会主义，他们要建设的是符合美国的传统、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

美国的人民群众，当他们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便会获得莫大的利益。目前资本家通过利息、租金和利润等种种方式每年从美国人民身上至少盗窃一千亿元。他们毫无贡献而赚取亿万巨额的进款，只因为他们占有资本——他们起着一种寄生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款项可以用来提高生活和文化的水平。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者认为这大笔钱最后仍然回到人民的口袋，而不是进入资本家腰包。他们强调说，事实上美国人民占有国家的工业系统。但这一切都是无耻谎言；资本主义对于从事生产的群众进行有组织的盗窃，人民所得微不足道，或一无所有。实际上，每十六个人（其中几乎没有黑人）中只有一个人握有工业股票⁶，而占人口百分之三的每年收入在一〇,〇〇〇元以上的人“占有总数五分之四的股票……百分之七十九的收入在五,〇〇〇元以下的人则几乎没有股票。”⁷根据劳工统计局的调查，一个普通家庭每年的生活费约为四,一六〇元，但是全国有百分之六十四的家庭的收入低于这个数字⁸。

美国的社会主义除了阻止资本家对人民的巨大盗窃外，还将取消美国大垄断资本家反动的政治统治。虽然美国拥有民主的形式，但由于资本家占有和控制工业、报刊、学校、军队、教会和其它一切主要机构，他们就能在每次选举中把自己的代理人满满地安插在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和各地方政府。我们的政府是垄断资本独裁的政府，是华尔街独裁的政府。

联邦政府的不民主性质已经昭然若揭。国会主要由资本家、公司法律顾问、富农、上层中产阶级人士组成。占美国大部分人口的工人与贫农只有极少数的代表。构成百分之五十二人口的妇女仅有十三个代表，而占全部人口百分之十的黑人只有两个国会议员。全国的州政府和市政府也表现同样的不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将彻底改变这一切，把政权交给民主的群众——工人阶级、黑人、贫农和自由职业者的手里。

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消除经济危机，也将永远消灭严重威胁工人阶级生活的大规模失业现象。社会主义也将消除老弱病残的人经济上的不稳定，这是目前劳动群众无止境的苦恼。它将为人们开辟文化发展的新园地。拥有丰富资源和巨大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的美国，将使自由、繁荣和文化发展到为现在美国劳动群众所梦想不到的新的高度。

黑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成为获得好处最多的人，因为他们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苦最深。这一事实可从苏联的一度遭受沙皇专制严重压迫的许多民族完成的飞快进步得到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政权下，黑人长期来不得不与之做斗争的私刑、歧视黑人制度、职业歧视和其它一切惨痛的凌辱就不可能再发生。尤其是在我国遭受剥削和压迫最严重的黑人妇女将真正获得解放。黑人在西半球的长期惨痛历史中将第一次在自由的国家里获得自由。

第五十章

黑人的民族解放問題

被压迫人民的民族問題常常是一个复杂問題，因为在不同国家里它表现在許多不同的方面。但是哪里都沒有象美国黑人問題那样的独特和复杂。反对民族压迫的美国黑人的情况，显然与进行民族解放和独立斗争的朝鮮、印度支那、馬來亞和其它許多被压迫人民的情况大不相同。所以，在分析任何被压迫民族的地位时，在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問題的原則时，充分考虑有关人民(这里指的是美国黑人)的民族特征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黑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其历史、組成和一般社会关系上显出許多特点。在这些特点中有下列各种事实：黑人最初是由非洲强迫运入美国的；他們经历了两个半世紀的商品奴隶制度；伟大的內战革命为他們获得自由；他們同他們的压迫者說同样的語言；白人沙文主义在美国为害最重；黑人就处在压迫民族之間，不象通常的情形，二者远离几千英里之外；这个具有广泛民主传统的压迫者，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資本主义国家。因此，为了了解美国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質和进程，就必须經常細心記住美国这一类以及其它的具体情况。

黑人民族解放的实现

理論上，在美国資本主义制度的体制里面，黑人是可能获得民

族解放的，包括自決权和脫离联邦权在內。黑人进行的是資产階級民主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在历史上一概并不反对資本主义制度。在过去两世紀中，許多被压迫民族，包括我們美国在內，脫离了压迫民族，成立了独立国家，但它們並沒有取消資本主义制度。这些革命构成了建立世界資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部分¹。

可是在目前帝国主义和世界資本主义制度危机加深的时期，历史上民族形成的过程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这几年新成立的国家，如印度、緬甸、錫兰等，只能从侵略的帝国主义那里获得一部分的眞正民族独立。事实上，那些成立已久的国家，如拉丁美洲各国，甚至資本主义大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它們的民族独立正在受到极其霸道的华尔街帝国主义严重的侵犯和限制。因此，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愈来愈和社会主义的总問題連系起来，这种連系不管是表现在国内方針的制定上，或者是表现在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紧密合作上，或者同时表现在两者上。这一切証实列宁的話：“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的（和一般政治上的）压迫是不可能的。”² 这个基本事实对于美国黑人的解放斗争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美国黑人面临着非常强大的压迫者，这些压迫者决心要对他們繼續进行深重的超額剝削。他們必須頑强地斗争，利用一切可能的外援，来爭取即使是最基本的人权，如到工厂工作、同工同酬、参加选举、获得教育、享受免于私刑的人身安全、避免在各方面受到殘暴的歧視限制的侮辱等权利。因此，当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着手解决問題的更基本方面，包括在南部获得土地、系統地扩展黑人的国民經济和建立黑人民族的政治权利时，不难想象他們将会遇到頑强的抵抗，因而迫切需要同盟者。

美国的特殊条件之一是：由于黑人的地理位置和他們同美国

生活密切的揉合在一起，他們身边有了十分强大的白人工人階級和其它同盟者。

黑人民族解放不能靠黑人单干；只有在和广大的劳工和进步运动的密切合作以及世界民主力量的支持下，它才能获得成功。同样，白人工人和全国其它民主阶层，在爭取直接和最終目标的斗争中，也迫切需要同广大的黑人群众合作，黑人构成我們民族生活中一股最强大的进步潮流。所有这一切都強調指出黑人与白人間必須團結，必須对有害于或阻碍这种團結的白人沙文主义和其它一切势力进行斗争。

經驗充分証明，要向私刑、剝夺选举权和歧視黑人的侮辱这些昭然若揭的罪恶进行有效斗争，黑人必須有高度的組織、战斗精神以及本身的觉悟和白人同盟者的觉悟。虽然民族解放运动本身不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但是可以下这样的結論：如果要摧毁南部的大种植园，要把土地自由分配給黑人和貧穷白人，要建立黑人自决权，这些基本要求就只有通过黑人和白人的联盟运动才能取得，这个运动或則建立人民陣綫政府、人民民主国家，或至少要明确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無論如何，可以肯定地說，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政体下黑人才能获得最彻底的民族解放，完全消灭各种形式的歧視黑人制度。要完全解决民族問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³。

关于民族自决权問題

我們在本書第四十三章和其它章节中曾經指出过，自决权應該属于一切被压迫民族，包括美国黑人民族在內。我們也指出过，由于种种原因，美国黑人还没有普遍接受自决权这一口号。这些原因包括：黑人民族相当年輕，对于象“种族”“等級”一类概念認識

不清，幻想自行溶入整个美国民族中，認為一个有組織的美国黑人国家决不可能成立。正如戴維斯說的：“黑人民族可以达到更高的成熟水平，如果他們的成长沒有局部地受歧視黑人制度的极端严酷和双重压迫的阻碍的話。”⁴ 黑人在这斗争过程中一定会产生更清晰的民族意識和对民族发展有明确的远景。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过，对于应用到美国黑人的民族概念最根深蒂固的反对意見之一，就是認為自决权就意味着脫离美国联邦的見解。但斯大林很久以前就对这个錯誤观念加以澄清：“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但这并不是說它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这样做，也不是說自治制或分离制無論何時何地都有利于該民族，即有利于該民族中的多数，有利于劳动阶层。”⁵ 所以，决定本身是否需要真正的独立、自治制、联邦制或和其它国家建立另外一些关系，是一个民族自己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必須懂得的是，随着階級斗争的进展和国内与世界民主力量的成长，黑人将有权作这样的抉择。假如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至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黑人将自由处理自己民族和周围各民族的联系，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苏联所表明的那样，民族自决权将要延长到社会主义时期。

还有一种錯誤論点，認為有組織的黑人民族是无法建立的，因为它涉及爭取合法自决权、确定民族边界、建立自給自足的工业，和有財政收入的政府等实际問題⁶。在現在的壟断資本家的統治下，美国的这些特殊困难确实是严重的。但是随着强大的、向前迈进的人民陣綫或人民民主运动以及随着黑人对民族自决的要求，这些困难的重要性将迅速减退，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全部消灭。归根到底，黑人的民族地位不是由資產階級的立法和政治的反动性来决定，而是由黑人自己和他們的白人同盟者来共同决定。

在分析民族自决的内容和形式时，也必须考虑到南部黑人地带内多数黑人住居地区不断缩小的意义（参阅本书第四十三章）。这种缩小是由于白人流入这些地区、黑人向北部和南部市镇迁移所造成的。从这种情况所得出的结论，不是象反对者所说的那样，黑人民族的自决权因而无效了，而是当时机到来和黑人决定行使这个基本权利时，需要更广泛地重新调整地区。由于国内强大的民主联盟运动的发展和黑人民族感情的高涨，有可能使大批迁出的人群重新回到南部，因为南部是黑人世世代代的故乡，好象巴基斯坦处在特殊情况下发生过的情形那样。正如斯大林英明地指出的，把分散的人民集合起来结成民族⁷，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任务，但这也不是说共产党应当反对美国黑人这种可能发生的重新集合的运动。

现在黑人向北部和南部城市迁移，因而在许多黑人地带黑人不再占居多数，这就使黑人及其政治同盟者迫切需要提出和强调黑人在政治上按比例分配代表名额。这可能发展成民族自决的形式。目前的趋势着重于承认黑人表面上的代表权，其实按照在北部和南部的黑人人数来看，黑人显然有资格在一切选举和指定组成的政治团体内担任代表。这种比例代表权的要求有时可以在具体建议中提出来，有时也可以只作为应该实行的一般原则提出来。但不管采取那种方式，黑人在政治上的按比例代表制是必须大力坚持的。

民族的揉合

民族解放运动为争取把黑人完全参加到美国生活里去而斗争⁸。这就是说黑人应当享有最完全的公民权，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完全获得平等。每一种歧视黑人的障碍，不管是残暴的或

伪善的，明显的或含蓄的，必須完全消除，白人沙文主义的行为必須处罰。黑人在教育、居住、婚姻、选举、工业中的就业、工会的領導、政府公務員、运动、艺术、經營工商业、职业、退伍軍人团体、科学团体以及美国国内其它集团和活动的形式等方面必須完全获得自由平等。黑人在长时期的悲惨历史中應該第一次受到“人权法案”的充分保护。

黑人完全汇合到美国生活的宽广潮流里，这件事同他們的日益成熟的民族形态，或应用到他們身上的民族自决的原則絲毫也不抵触。相反地，在美国特殊情况下，黑人民族的充分发展需要有这样的融为一体。黑人群众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真正揉合到一切美国权利、活动和机构里去，这和白人资本家統治階級宠爱的黑人小资产階級“上层分子”正在爭取的蝸牛爬行般緩慢的、漸进的假“揉合”，在原則上大不相同。这种只对少数人有利的假揉合，不能超越歧視黑人制度的壁垒，而是打算把黑人群众关在那个社会監獄里去。現在需要的不是少数几个妥协的領袖的半揉合，而是彻底毀灭整个歧視黑人的制度，和全部黑人社会方面的揉合。

黑人的历史証明：他們取得的权利与融为一体——解放、有限的选举权、参加工业等——只有在最艰苦的斗争后才能取得。这种情形今后还是一样。黑人在从歧視制度的桎梏中获得完全解放的道路上，将需要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白人同盟者的全部力量。这件事清楚地指出，黑人在奋勇地坚持参加白人占优势的团体的权利时，必須維護和加强他們經過几十年艰苦奋斗才建立起来的自己的一切民族組織，如黑人报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黑人劳工协会、互助組織、营业机构*等等。怀特、許勒、托比亚斯、白

* 这主要是要求取消对黑人營業的一切限制。但黑人工人沒有义务用付出高价而得到次品和劣貨來支持“買黑人貨物”运动。

勞德、路特之流向黑人群众宣传說，黑人的与白人合成一体的运动目前正在自动地进行，因此不需要真正的斗争，这样的黑人和白人分子的行为对黑人事业为害最大。

虽然黑人群众在长时期的政治斗争中感到必须建立许多黑人民族组织——黑人教会、报刊、互助组织，但是这种趋势在一定情况下必须加以改变。例如，当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要在国内组织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政党时，黑人应该构成这个政党的重要基础支柱之一，而不应该单独另行组织自己的政党。这条路线是由美国特殊的情况决定的。可是，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党，应当从上到下都有黑人委员会和各种活动，以反映黑人的特殊问题。至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那些比较进步的团体)那样的独立组织，还会有一定的地位，为黑人特殊民族要求进行一般政治工作。

共产党在这方面给了劳工和联盟运动正确领导。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共产党是由黑人和白人工人联合组成的，黑人可以自由担任最高领导和负责的职务。同时，在整个机构里设有黑人委员会处理黑人的特殊事件和问题。“组织一个只有黑人参加的党会使黑人和白人工人阶级发生分裂和破坏民族解放斗争”⁹。

在工会方面，建立黑人单独的工会现在也没有多大需要，不象在全国有色工人劳工会时期和美国劳工联合会行业工会后来严重歧视隔离黑人时期那么需要。目前主要的要求是黑人充分参加现有的工会。这条路线也是由美国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但是，工会在一般政治活动中和同僱主订立契约时，必须通过地方、州和全国的黑人委员会网，直接注意到黑人的特殊问题。有些工会，特别是独立的进步工会，虽然还有许多缺点，但已经沿着这个方向大步前进。

在工会范围内也非常需要有一个象全国黑人劳工协会那样的

組織，正如在政治方面需要一個更進步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一樣。黑人勞工協會比任何官方團體更能把具有民族和階級意義的黑人問題，正面地提到整個勞工的進步運動面前。這是一個必不可少的任務，也是在這次鬥爭中爭取黑人權利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一個重要因素。

政治和工會方面迫切需要黑人和白人的團結，這種需要尖銳地提出了黑人領導的問題。鑑於群眾及其白人領袖間白人沙文主義情緒盛行，這件事就不能聽其自流。否則，黑人就會象目前的情形那樣惡劣。因此，在群眾性的工會和政黨中，黑人自己和最進步的白人工人必須特別關心這個領導問題。必須堅持黑人有充分的領導權。這裡，比例代表制的原則雖然沒有正式提出來，也應當記在心裡。象現在這樣，黑人只有形式上的領導權是完全不夠的。有些機會主義者（如路特），認為特別堅持黑人領導權就是“反對歧視黑人”，這只是利用狡猾的詭辯使黑人完全被排斥在高級領導之外，汽車工人工會和其它幾十個勞工組織就採取這樣做法。

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培養黑人和白人工人平等互信的友愛精神。關於白人不能領導黑人和黑人不能領導白人的資產階級的一切謬論必須駁斥。白人工人必須充分承認，黑人弟兄也和自己或任何其它白人一樣，完全有能力有資格擔任共產黨、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或美國政府中的領導工作。

黑人對於融為一體的問題歷來就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強調和寄以厚望。在內戰後的重建時期里，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其它黑人領袖，根據黑人已經獲得“黑人解放宣言”和“十三、十四、十五項修訂案”，熱烈贊成完全合為一體。但在一八七六年黑人被共和黨出賣之後，以及在以後五十年的私刑恐怖和嚴重壓迫之下，黑人在這方面的希望逐漸消失，分離主義的思想抬頭，布克爾·華盛頓和

馬卡斯·加維的活動就是顯著的典型。但在“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國際革命力量的壓力、共產黨的勢力和國內覺醒的工人階級各種影響下，黑人大力推進的群眾性合成一體的過程目前正在以更大的力量進行，比過去任何時期更有成功的希望。現在開始獲得成功的這種綜合，將不僅僅是少數受寵的黑人小資產階級集團“上層分子”的“合成一體”，而是廣大黑人羣眾的合為一體，他們的真實發言人就是象杜波依斯、保爾·羅伯遜、本杰明·小戴維斯、亨利·溫斯頓、伯蒂斯·皮爾利、克勞迪亞·瓊斯、威廉·柏德遜等左翼和共產黨領袖。

民族的融合

關於黑人和白人之間存在着天生的性的反感的說法是一種虛偽的謊言。事實是這樣，和所有的清教徒說教和清規戒律相反，從哥倫布在薩爾瓦多登陸以來，印第安人、黑人和白人三大民族集團或種族間，已經普遍地混居起來。整個西半球上的大量混合種的後裔就是這類種族融合的生動例證。在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里，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混血兒（部分印第安人血統，部分白人血統）構成人口的大多數；在巴拿馬占人口百分之六十一，智利占百分之六十五，尼加拉瓜占百分之七十，委內瑞拉占百分之七十，薩爾瓦多占百分之七十七，洪都拉斯占百分之八十五，巴拉圭占百分之九十二¹⁰。在巴西和西印度群島各地人口中，黑白人混血兒也占人口的很大百分比。

儘管美國殘暴地禁止黑人和白人通婚，但從最初的殖民時期以來這兩個種族還是一直普遍進行着彼此的混合。美國在種族關係上最可恥的一個方面就是，在奴隸時代白人的父親把他們的兒女任人奴役，置之不顧，後來“解放”了，又使這些兒女受到野蠻的

歧視黑人制度的鞭撻和熬煎。杜波依斯說，黑人是純粹非洲人的後代還不到百分之二十五¹¹。赫斯科維茲把這個數字定為百分之二十二¹²。

在黑人占大多數的許多國家里，少數白人統治者為了擴大他們非常狹小的基礎，就稍給黑白人混血兒一些優越的地位。這種扶植混血種以抗禦廣大黑人群眾的陰謀，在西印度群島、法屬非洲和早期的南非聯邦都在運用。但由於黑人在美國廣大地域中從來不占人口的多數，種植園主還沒有同樣迫切地感到有擴大他們社會基礎的需要。因此，他們在政治上從來不扶持黑白人混血兒。但他們在一定範圍內也賜給這些混血兒一點恩惠，如讓他們充任家庭仆役和在奴隸狀態下當機工，而在某些情況下，還讓他們稍為容易贖身，脫離奴隸處境¹³。現在黑白人混血兒雖然還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些優待，但實質上是掌握在歧視黑人制度的鐵掌里——這一形勢有利於黑人最廣大階層之間強有力的團結。

列寧多次指出，民族發展的最終革命進程導向民族的融合。他談到“一切民族的融合”¹⁴。各民族的融合只有在社會主義下才能完全實現。資本主義所能做到的唯一的“融合”，就是對殖民地人民的征服、奴役和殘害。斯大林說：“民族猜疑、民族隔閡、民族仇視、民族衝突，當然不是被某種‘天生的’民族惡感推動着和支持着的，而是被帝國主義征服異民族的野心以及這些民族對於民族奴役的威脅所感到的恐懼推動着和支持着的。”¹⁵卡麥里說：帝國主義“只能用兼併和殖民征服的方式來‘聯合’各民族，这样就必然引起被壓迫民族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這種以暴力‘融合’各民族的方式，引起多民族的殖民強國的分崩離析。”¹⁶

民族的融合是社會主義所要完成的主要社會任務之一。列寧在原則上這樣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只是一要消滅人類分為許多

小國家的現象和各民族間的任何隔離狀態，不只要使各民族互相親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為一體。”他進一步說明這只有在社會主義建立以後才能發生：“正如人類只有經過被壓迫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才能達到階級的消滅一樣，人類只有經過一切被壓迫民族完全解放的過渡時期，即他們有分離自由的過渡時期，才能達到各民族的必然的融合。”¹⁷

在美國的特殊情況下，黑人民族與整個美國民族最後的融合——這是受上述民族融合和民族自決的過程所大大刺激的必然事情——會使一切種族壁壘消滅。規定清規戒律和禁止種族通婚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在這方面，也和其它方面一樣，必須有自由。資產階級認為種族融合會引起社會退化的論據完全是胡說八道。實際上，人類進化中一個巨大的動力恰恰是各民族的融合，使它具有多種多樣的風俗習慣、文化和人民。

當黑人現在正在爭取最基本人權的時候，本書就在此結束。黑人在美國的历史，就是三個半世紀來進行反對奴隸制度、勞力償債制、資本主義剝削、社會上的排擠和私刑恐怖等最惡劣形式的慘痛的鬥爭史。他們在極嚴重的困難面前獲得了優異的進展。現在，在他們前面的地平綫開始出現光明。黑人民族解放運動的完全勝利已經提到歷史的議事日程上來了。和他們遭受痛苦迫害的幾個世紀相比，黑人男女在美國完全自由活動的日子也不會為期很遠。這個最後解放的前景，現在還需要同白人工人並肩勇敢地去爭取，這些白人工人也正在為保衛和平、民主、爭取提高生活水平和本身最後解放而戰鬥。這兩部分人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他們的勝利在歷史上是肯定了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和社會主義制度（它決定目前世界上的政治進程）的成長，將為地球上一切被壓迫人民帶來最後的解放。

引 文 注

第一章

- 1 “大英百科全書”，芝加哥一九五二年版，第一卷，第二九二——二九九頁。
- 2 約翰·富蘭克林：“從奴隸到自由”，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三六頁。
- 3 莫里斯·德拉福斯：“非洲的黑人”，華盛頓一九三一年版，第二八〇頁。
- 4 狄德里赫·赫爾曼·威斯特曼：“非洲的今天和明天”，倫敦一九三九年版，第二一頁。
- 5 富蘭克林：“從奴隸到自由”，第八頁。
- 6 杜波依斯：“世界與非洲”，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一〇六頁。
- 7 邁爾：“黑人民族主義的出現”，稿本，第五四頁。
- 8 約翰·勞遜：“埋藏的遺產”，紐約一九五〇年版，第二〇六頁。
- 9 卡德爾·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華盛頓一九四七年版，第八頁。
- 10 “大英百科全書”，第一卷，第三〇五頁。
- 11 富蘭克林：“從奴隸到自由”，第一六頁。
- 12 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三九——四〇頁。
- 13 德拉福斯：“非洲的黑人”，第二六〇頁。
- 14 杜波依斯：“世界與非洲”，第一五五頁。
- 15 “紐約時報”，一九五三年五月一七日。
- 16 劉易士·莫爾根：“古代社會”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版。
- 17 杜波依斯：“世界與非洲”，第一六三頁。
- 18 阿希萊·蒙太古：“人類最危險的神話：種族的謬論”，紐約一九四二年版，第六二頁。
- 19 德拉福斯：“非洲的黑人”，第一六二頁。
- 20 同上，第一四六頁。
- 21 “紐約時報”，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四日。
- 22 杜波依斯：“黑人的過去與現在”，紐約一九三九年版，第一〇六頁。
- 23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八八頁。
- 24 “大英百科全書”，第四卷，第七四五號。
- 25 納克·多瑪斯·蒙恩：“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紐約一九二八年版，第七六頁。
- 26 “列寧全集”，第二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五十一、二三四頁。
- 27 蒙恩：“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第一四八頁。
- 28 杜波依斯：“世界與非洲”，第一六一頁。
- 29 華爾特·米勒·麥克米蘭：“危急的非洲”，倫敦一九三八年版，第一五六——一六三頁。

- 30 雷芒德·萊斯里·布尔：“非洲的当地問題”，紐約一九二八年版，第一卷，第一六三——一六九頁。
- 31 拉馬尔·米德尔頓：“非洲的掠夺”，紐約一九三六年版，第一六七頁。
- 32 道格拉斯·伍尔頓：“非洲到哪里去”，倫敦一九四七年版，第一三——二七頁。

第二章

- 1 莫里斯·戴維：“美國社会中的黑人”，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三——四頁。
- 2 約翰·拉法奇：“黑人与种族問題”，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二九二頁。
- 3 富蘭克林：“从奴隸到自由”，第四九頁。
- 4 戴維：“美國社会中的黑人”，第七頁。
- 5 卡特琳·柯曼：“美國工業史”，紐約一九一八年版，第七八頁。
- 6 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編：“南美洲的各共和國”，牛津一九三七年版。
- 7 杜波依斯：“世界与非洲”，第五四頁。
- 8 來尔夫·科恩戈尔德：“公民都桑”，波士頓一九四四年版，第一——頁。
- 9 西奧多·康諾特：“一艘非洲販奴船歷險記”，紐約一九二八年版，第一〇七頁。
- 10 伊麗莎白·唐南：“美洲販奴史圖籍”，華盛頓一九三一年版，第二卷，第六四二頁。
- 11 馮辛：“英格蘭与奴隸制度”，布利斯托尔一九三四年版，第一三六頁。
- 1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九四八——九四九頁。
- 13 馬克思：“哲學底貧困”，譯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四五頁。

- 11 馬克思：“資本論”，同上中文版，第一卷，第九五九頁。
- 15 赫爾維爾·赫斯特利維茲：“往古黑人的神話”，紐約一九四一年版，第三八頁。
- 16 富蘭克林：“从奴隸到自由”，第五四頁。
- 17 同上，第五八頁。
- 18 唐南：“美洲販奴史圖籍”，第二卷，第五九二頁。
- 19 厄里文·本奈尔·菲利普斯：“美國的黑奴”，紐約一九一八年版，第三四頁。
- 20 康諾特：“一艘非洲販奴船歷險記”，第一五頁。
- 21 喬治·弗蘭西斯·陶：“販奴船与販奴勾當”，薩勒姆一九二七年版，第二一二頁。
- 22 同上，第二八一——三五五頁。
- 23 唐南：“美洲販奴史圖籍”，第二卷，第五五五頁。
- 24 同上，第一卷，第四〇六頁。
- 25 “黑人史雜誌”，華盛頓出版，一九三七年七月號。

第三章

- 1 愛德華·柯克蘭：“美國經濟生活史”，紐約一九三三年版，第六八頁。
- 2 埃莫利·霍克：“南部經濟史”，紐約一九三四年版，第七五頁。
- 3 卡洛尔·萊特：“美國工業發展史”，紐約一九九五五年版，第五二頁。
- 4 霍克：“南部經濟史”，第二六三頁。
- 5 同上，第八一頁。
- 6 馮辛：“英格蘭与奴隸制度”，第二一頁。
- 7 柯克蘭：“美國經濟生活史”，第七三頁。
- 8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國文明的兴起”，紐約一九四二年版，第一卷，第四四

——四五頁。

- 9 莫里斯：“美國早期的政府和勞工”，紐約一九四六年版，第三二一頁。
- 10 勞遜：“埋藏的遺產”，第二〇〇頁。
- 11 桑德斯·里丁：“鍊錘押來”，紐約一九五〇年版，第二四頁。
- 12 莫萊斯：“為美國自由而鬥爭”，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一〇一頁。
- 13 安东尼·比巴：“美國主人階級史”，紐約一九二七年版，第一一五頁。
- 14 洛倫卓·約翰遜·格林：“殖民時代新英格蘭的黑人”，紐約一九四二年版，第七四頁。
- 15 菲利普斯：“美國的黑奴”，第三三頁。
- 16 格林：“殖民時代新英格蘭的黑人”，第三一六——三一七頁。
- 17 杜波依斯：“取締非洲奴隸買賣”，紐約一八九六年版，第四頁。
- 18 伊麗沙白·勞遜：“美國黑人史”，油印本，紐約一九三九年版，第八——九頁。
- 19 杜波依斯：“取締非洲奴隸買賣”，第六頁。
- 20 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八七頁。
- 21 約瑟夫·道夫曼：“美國文明中的經濟思想家”，紐約一九四六年版，第一卷，第八六頁。
- 22 格林：“殖民時代新英格蘭的黑人”，第二六〇頁。
- 23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〇四九頁。
- 24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德文版），第七二頁。中譯本，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版。
- 25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九六〇頁。
- 26 艾里克·貝爾特：未發表的稿本。

- 27 莫萊斯：“為美國自由而鬥爭”，第一三五頁。
- 28 本傑明·布勞萊：“美國黑人簡史”，紐約一九四四年版，第一八頁。
- 29 赫斯科維茲：“往古黑人的神話”，第八七頁。
- 30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義”，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一六二——二〇八頁。
- 31 杜波依斯：“世界與非洲”，第六一——六二頁。
- 32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〇三頁。
- 33 科恩或爾德：“公民都桑”。

第四章

- 1 莫萊斯：“為美國自由而鬥爭”，第一七九頁。
- 2 路易斯·赫克爾：“美國資本主義的勝利”，紐約一九四〇年版，第一四五——一五八頁。
- 3 比爾德夫婦合著：“美國文明的興起”，第一卷，第二三三頁。
- 4 勞遜：“美國黑人史”，第一二——一三頁。
- 5 富蘭克林：“從奴隸到自由”，第一三一頁。
- 6 阿普蒂克：“美國革命中的黑人”，紐約一九四〇年版，第二〇頁。
- 7 傑克·哈代：“第一次美國革命”，紐約一九三七年版，第四三——四四頁。
- 8 富蘭克林：“從奴隸到自由”，第一三二頁。
- 9 里丁：“鍊錘押來”，第四二頁。
- 10 阿普蒂克：“美國革命中的黑人”，第二七——四二頁。
- 11 勞遜：“美國黑人史”，第一〇頁。
- 12 莫萊斯：“為美國自由而鬥爭”，第二二九頁。

- 13 阿普蒂克：“美國黑人文獻史”，紐約一九五一年版，第一一頁。
- 14 門羅·溫克編：“黑人年鑑”，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本，塔斯克吉版；湯麥斯·德萊克：“美國教友派与奴隶制度”，紐海文一九五〇年版。
- 15 約翰·舒次撰文，載“黑人史雜誌”，一九四五年十月號。
- 16 溫克：“黑人年鑑”，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本。
- 17 菲利浦·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紐約一九五〇年版，第二卷，第四二—三頁。
- 18 詹姆斯·福德·羅得斯：“美國史”，紐約一九〇七年版，第一卷，第二一頁。
- 19 道夫曼：“美國文明中的經濟思想家”，第一卷，第一八二——一八三頁。
- 20 列宁：“給美國工人的信”，紐約一九三四年版，第九頁。譯文載“列宁全集”，第二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 21 赫克尔：“美國資本主义的勝利”，第一八六頁。
- 22 維爾農·路易斯·巴林頓：“美國思想的主流”，紐約一九二七年版，第一卷，第三〇〇頁。
- 23 “联邦党人”，一七八八年二月二日，紐約一九三七年版。
- 24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國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三二〇頁。
- 25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紐約一八九五年版，第二卷，第三五六頁。

第五章

- 1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國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三八〇頁。
- 2 巴林頓：“美國思想的主流”，第一卷，第三二二頁。
- 3 菲利浦斯：“美國的黑奴”，第一一八

——二〇頁。

- 4 荷雷斯·格里萊：“美國的冲突”，哈特福一八六九年版，第一卷，第三九頁。
- 5 亨利·斯蒂尔·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一卷，第一三二頁。
- 6 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紐約一九三五年版，第七——八頁。
- 7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五卷，第一八四頁。
- 8 莫里斯：“美國早期的政府和劳工”，第一八三頁。
- 9 亨利·威爾遜：“美國蓄奴政权兴衰史”，紐約一八七二年版，第一卷，第二四——二五頁。
- 10 德萊克：“美國教友派与奴隶制度”，第七九頁。
- 11 布勞萊：“美國黑人簡史”，第四三頁。
- 12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一七頁。
- 13 同上，第三二——三五頁。
- 14 謝萊·格拉漢：“你的最卑微的仆人”，紐約一九四七年版。
- 15 威爾遜：“美國蓄奴政权兴衰史”，第一卷，第二九頁。
- 16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反抗”，第二四頁以下。
- 17 科恩戈尔德：“公民都桑”；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六七——一七二頁。

第六章

- 1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一九七頁。
- 2 莫萊斯：“為美國自由而斗争”，第二二九頁。
- 3 厄奈斯特·勒德斐·波加特：“美國經濟史”，紐約一九〇八年版，第一一八頁。
- 4 海倫·希尔：“立憲主义者喬治·馬遜”，

劍橋一九三八年版，第二三〇——二三一頁。

- 5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三卷，第一一五頁。
- 6 同上，第五二一頁。
- 7 “大英百科全書”，第二〇卷，第七七八等頁。
- 8 艾里克·威廉斯：“資本主義與奴隸制度”，蔡貝山一九四四年版，第一八二頁。
- 9 馬辛：“英格蘭與奴隸制度”。
- 10 陶：“販奴船與販奴勾當”，第二七三頁。
- 11 杜波依斯：“取締非洲奴隸買賣”，第一六二頁。
- 12 華爾特·詹寧斯：“美國經濟發展史”，紐約一九二六年版，第三三四頁。
- 13 “大英百科全書”，第二〇卷，第七七八二頁。
- 14 羅得斯：“美國史”，第一卷，第二九頁。
- 15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七卷，第二七九頁。
- 16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義”，第二九頁。
- 17 里丁：“鐵錘押來”，第六三頁。
- 18 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二〇〇頁。
- 19 同上，第二〇一頁。

第七 章

- 1 詹寧斯：“美國經濟發展史”，第一四〇頁。
- 2 菲利普斯：“美國的黑奴”，第一五七頁。
- 3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義”，第二三八頁。
- 4 美國商務部：“美國歷史統計資料（一七八九——一九四五）”，華盛頓一九

四九九年版，第一〇八——一〇九頁。

- 5 美國農業部：“棉花及有关資料統計（一五二一——一八六〇）”，紐約一九三九年版，第四頁。
- 6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義”，第一四七頁。
- 7 萊特：“美國工業發展史”，第一四七頁。
- 8 卡奈斯：“奴隸的力量”，紐約一八六二年版，第五五頁。
- 9 里丁：“鐵錘押來”，第六四頁。
- 10 詹姆斯·安德魯·傑克孫的“生平”，紐約一九四〇年版，第一七七頁。
- 11 哈步德·恩德伍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紐約版，第八八頁。
- 12 詹寧斯：“美國經濟發展史”，第二四二頁。

第八 章

- 1 福克納：“美國經濟史”，第一三七頁。
- 2 道夫曼：“美國文明中的經濟思想家”，第一卷，第三七三頁。
- 3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五卷，第一八八頁。
- 4 道夫曼：“美國文明中的經濟思想家”，第一卷，第三九九頁。
- 5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二二六頁。
- 6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四卷，第五六一頁。
- 7 布勞萊：“美國黑人簡史”，第七四——七五頁。
- 8 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二八六頁。
- 9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七〇頁。
- 10 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二八三頁。
- 11 “傑斐遜全集”，同盟版，紐約一九〇四

年版，第一二卷，第一八九頁。

- 12 里丁：“鎖鑄押來”，第七六頁。
- 13 科恩戈尔德：“公民都桑”，第二一一頁。
- 14 布勞萊：“美國黑人簡史”，第七五頁。
- 15 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二九三頁。

第九章

- 1 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二九〇頁。
- 2 阿普蒂克：“文獻史”；貝拉·格羅斯：“一八一七——一八四〇年美國黑人運動的歷史發展”，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五頁。
- 3 約翰·克倫威爾：“早期黑人議會運動”，華盛頓一九〇四年版。
- 4 里丁：“鎖鑄押來”，第一四四頁。
- 5 阿普蒂克撰文，載“羣衆與主流”，一九五二年二月號。
- 6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與著作”，四卷本，紐約一九五〇——一九五四年出版。
- 7 格羅斯：“黑人運動的歷史發展”，第四五頁。
- 8 弗萊德里克·德威勒：“美國的黑人報紙”，芝加哥一九二二年版。
- 9 里丁：“鎖鑄押來”，第九一頁。
- 10 格羅斯：“黑人運動的歷史發展”，第四五頁。
- 11 里丁：“鎖鑄押來”，第九一頁。
- 12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六卷，第七二頁。
- 13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九〇頁。
- 14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義”。
- 15 杜波依斯：“黑人的過去與現在”，第二〇二頁。
- 16 阿普蒂克：“爭取自由”，紐約一九四八

年版，第一六頁。

- 17 布勞萊：“美國黑人簡史”，第五七頁。
- 18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四卷，第四三二——四三三頁。
- 19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義”，第二六六頁；並參閱同書第二六四——二六五頁。
- 20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義”，第二六八——二七二頁；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一七八——一八〇頁；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五卷，第一九九——二〇二頁。
- 21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一一九——二五頁。
- 22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義”，第三〇四頁。
- 23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六卷，第七三頁。
- 24 同上，第七四頁。
- 25 柯爾曼：“肯塔基的奴隸時代”，蔡貝山一九四〇年版，第八六——八七頁。
- 26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義”，第二九一——二九二頁；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一八〇——一八七頁；“黑人史雜誌”，第二〇卷，第二〇八——二三四頁，一九二〇年出版。

第十章

- 1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義”，第二六五頁。
- 2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五卷，第二〇九、二一一頁。
- 3 “黑人年鑑”，一九三——一九三二年本。
- 4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二七八——二八一頁。
- 5 “解放報”（一八三一年一月一日），“南部傳單”，第四卷，第三——四頁，波士

頓出版。

- 6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二卷，第三三九頁。
- 7 阿普蒂克：“廢奴运动中的黑人”，紐約一九四一年版。
- 8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紐約一九五〇年版，第一卷，第三三頁。
- 9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一〇八頁。
- 10 約翰·杰·蔡普曼：“威廉·路易·葛利遜”，紐約一九一三年版，第三一頁。
- 11 柯克蘭：“美國經濟生活史”，第三二七頁。
- 12 苏列特：“林肯、劳工与奴隶制度”，紐約一九一三年版，第三八頁。
- 13 同上，第三九頁。
- 14 “南部傳單”，第四卷，第一八頁。
- 15 科恩戈尔德：“人的兩友”，波士頓一九五〇年版，第三六二頁。
- 16 威廉斯：“資本主义与奴隶制度”，第一八一——一八二頁。
- 17 喬治·柯尔与雷蒙·波斯格特合著：“英國人民（一七四六——一九四六年）”，紐約一九四七年版。

第十一章

- 1 美國商务部編：“美國歷史統計資料”，第一〇九頁。
- 2 美國國情調查局編：“一世紀的人口增長（一七九〇——一九〇〇）”，華盛頓一九〇九年版，第一三三頁。
- 3 詹宁斯：“美國經濟發展史”，第二五九頁。
- 4 道夫曼：“美國文明中的經濟思想家”，第二卷，第六二九頁。
- 5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國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六七三頁。
- 6 詹宁斯：“美國經濟發展史”，第二八六頁。

- 7 戴維·丹肯·華萊士：“南卡罗來納簡史”，蔡貝山一九五一年版，第四〇八頁。
- 8 詹姆斯：“安德魯·傑克孙的生平”，第七〇三頁。
- 9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國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六〇二頁。
- 10 同上，第六〇六頁。
- 11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一卷，第二九二頁。
- 12 勞遜：“美國黑人史”，第二〇——二一頁。
- 13 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 14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國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六〇九頁。

第十二章

- 1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义”，第三二五——三三九頁。
- 2 里丁：“鏢铐押來”，第一一三頁。
- 3 阿普蒂克撰文，載“羣众与主流”，一九五〇年二月号。
- 4 勞遜：“美國黑人史”，第三五——三六頁。
- 5 阿尔伯特·伍德本：“美國政党与政党問題”，紐約一九一四年版，第六一頁。
- 6 格里萊：“美國的冲突”，第一卷，第一二二頁。
- 7 科恩戈尔德：“人的兩友”，第九二頁。
- 8 薩凡奇：“关于傳遞廢奴文字的爭論”，華盛頓一九三八年版。
- 9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四卷，第二九一——二九六頁。
- 10 同上，第三八三頁。
- 11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一卷，第三五——三八頁。

- 12 戴罗拉斯·普列斯顿：“地下鉄路的来源”，見“黑人史雜誌”，第一四七頁，一九三三年四月号。
- 13 “哥倫比亞百科全書”，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一八〇七頁。
- 14 亨利埃塔·布克馬斯特：“放走我的人”，紐約一九四一年版，第一〇八頁。
- 15 里丁：“鍊铐押來”，第九八頁。
- 16 威廉·史蒂尔：“地下鐵路”，費拉德尔菲亞一八七二年版。
- 17 阿普蒂克：“廢奴运动中的黑人”，第一五頁。
- 18 康拉德伯爵：“哈里埃·塔布曼”，紐約一九四二年版。
- 19 伊耐莎白·史丹敦等著：“婦女選舉權史”，一八八九年版，第五二頁。
- 20 “威廉·勞合·葛利遜傳”，葛氏子女編，紐約一八八五年版，第一卷，第四一三頁。
- 21 同上，第二卷，第二三〇——二三一頁。
- 22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二卷，第三四七頁。
- 23 詹宁斯：“美國經濟發展史”，第二四四頁。
- 24 “威廉·勞合·葛利遜傳”，葛氏子女編，第二卷，第三五〇頁。
- 25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一卷，第二四頁。
- 26 同上，第一卷，第四二——四三頁；威爾遜：“美國蓄奴政權興衰史”，第一卷，第四〇七——四二〇頁。
- 27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一九二頁。
- 28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二卷，第四一六頁。
- 29 同上，第三八〇頁。
- 30 阿普蒂克：“爭取自由”，第五五——五九頁。

- 31 這普蒂克：“战斗的廢奴运动”，見“黑人史雜誌”，第四六三頁，一九四一年一月号。
- 32 格羅斯：“黑人會議运动的歷史發展”。

第十三章

- 1 查尔·勃克斯頓·戈因：“自由土壤派威爾遜”，紐約一九二四年版，第九八頁。
- 2 格里萊：“美國的冲突”，第一卷，第一八七——一八九頁。
- 3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國文明的兴起”，第一卷，第七一三——七一七頁。
- 4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三一九——三二三頁。
- 5 格里萊：“美國的冲突”，第一卷，第二〇八——二〇九頁。
- 6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國文明的兴起”，第二卷，第二〇頁。
- 7 勞遜：“林肯的第三黨”，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一八頁。
- 8 同上，第一九頁。
- 9 格里萊：“美國的冲突”，第一卷，第一九二頁。
- 10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一卷，第三六八——三六九頁。
- 11 勞遜：“塔第阿斯·斯蒂芬”，紐約一九四二年版。
- 12 湯麥斯·伍德萊：“塔第阿斯·斯蒂芬”，哈里斯堡一九三四年版，第二一七頁。
- 13 詹姆斯·亞当姆斯：“美國的史詩”，波士頓一九三二年版，第二七五頁。

第十四章

- 1 “黑人史雜誌”，第三五五頁，一九二二年七月。
- 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六七頁。

- 8 勞遜：“美國黑人史”，第一八頁。
- 4 羅得斯：“美國史”，第一卷，第三〇八頁。
- 5 佛萊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棉花帝國”，紐約一八六一年版，第二卷，第一八五——一八六頁。
- 6 烏里奇·本奈尔·非利普斯：“南部的生活和勞工”，波士頓一九二九年版，第三一〇頁。
- 7 根納·迈达尔：“美國的難題”，紐約一九四四年版，第一卷，第二二二頁。
- 8 福克納：“美國經濟史”，第二四頁。
- 9 非利普斯：“美國的黑奴”，第二八四頁。
- 10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義”，第一二三頁。
- 11 詹姆士：“安德魯·傑克孫的生平”，第三四九頁。
- 12 羅得斯：“美國史”，第一卷，第三一八頁。
- 13 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的生平與時代”，哈特福一八八一年版，第四五頁。
- 14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七卷，第二四〇頁。
- 15 勞遜：“美國黑人史”，第一八頁。
- 16 斯特林·布朗、阿瑟·戴維斯和攸里瑟斯·李合編：“黑人列車”，紐約一九四一年版，第八五九頁。
- 17 羅得斯：“美國史”，第一卷，第三〇七頁。
- 18 柯克蘭：“美國經濟生活史”，第一八八頁。
- 19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義”，第一二〇——一二四頁。
- 20 威爾遜：“美國蓄奴政權興衰史”，第二卷，第六一頁。
- 21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八六頁。
- 22 非利普斯：“美國的黑奴”，第二六四

- 頁。
- 23 威爾遜：“美國蓄奴政權興衰史”，第三卷，第二五八——二五九頁。
- 24 富蘭克林·佛萊塞爾：“美國的黑人”，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三一〇頁。
- 25 非利普斯：“旧南部的生活和勞工”，第一六二頁。
- 26 奧姆斯特德：“棉花帝國”，第一卷，第五七頁。
- 27 佛萊塞爾：“美國的黑人”，第三〇七頁。
- 28 阿普蒂克撰文，載“羣眾與主流”，一九四九年二月。
- 29 “列寧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六三頁。
- 30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義”，第五六頁。
- 31 同上，第五八頁。
- 32 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二二七頁。
- 33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六卷，第二七二頁。
- 34 莫里斯·沙普斯：“美國猶太人文獻史”，紐約一九五〇年版，第四四六頁。
- 35 傑可布·拉德爾·馬爾庫斯：“早期美國猶太人”，費拉德爾菲亞一九五一年版，第六四頁。
- 36 波加特：“美國經濟史”，第二五三頁。
- 37 阿瑟·查爾斯·柯爾：“不可抗拒的衝突”，紐約一九三四年版，第七六頁。
- 38 查爾斯·威爾斯：“美國的黑人勞工”，紐約一九二七年版，第二三頁。
- 39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七卷，第二四三頁。
- 40 柯爾曼：“肯塔基的奴隸制時代”，第一八四頁。
- 41 里丁：“鑲珠押來”，第一四七頁。

第十五章

- 1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义”，第三四〇頁。
- 2 美國商務部編：“美國歷史統計資料”，第一〇九頁。
- 3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义”，第三四〇——三五八頁。
- 4 “黑人史雜誌”，一九五〇年一〇月号，第四一八頁。
- 5 柯尔曼：“肯塔基的奴隶时代”，第一〇七頁。
- 6 “美國廢奴社年刊”（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度），紐約一八五九年出版，第七七頁。
- 7 卡尔·桑德堡：“林肯傳”，紐約一九三九年版，第二卷，第二七頁。
- 8 詹姆斯·雨果·約翰斯敦撰文，載“黑人史雜誌”，一九三一年四月号，第一六〇頁。
- 9 比埃尔撰文，載“共產党人”，一九三九年二月号。
- 10 格里萊：“美國的冲突”，第一卷，第二一六頁。
- 11 同上，第二一六頁。
- 12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三三四頁。
- 13 布勞萊：“美國黑人簡史”，第八八頁。
- 14 阿普蒂克：“廢奴运动中的黑人”，第二三頁。
- 15 威尔遜：“美國蓄奴政权兴衰史”，第二卷，第三五八頁。
- 16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三三五頁。
- 17 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二六二頁。
- 18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國文明的兴起”，一九二七年版，第一卷，第六五六頁。
- 19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三二七——三

二八頁。

- 20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三四五頁。
- 21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國文明的兴起”，第二卷，第一六頁。
- 22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二卷，第四一二頁。

第十六章

- 1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三三一頁。
- 2 同上，第三三一頁。
- 3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八卷，第二〇八頁。
- 4 同上，第二〇一頁。
- 5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二卷，第二七九頁。
- 6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三卷，第二一五頁。
- 7 同上，第二二三頁。
- 8 同上，第八卷，第二五九頁。
- 9 格里萊：“美國的冲突”，第一卷，第二八七——二八八頁。
- 10 里丁：“鍊铐押來”，第二一六頁。
- 11 奧斯渥尔德·加里遜·維拉德：“約翰·布朗”，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四八七頁。
- 12 同上，第四九八頁。
- 13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三六一頁。
- 14 維拉德：“約翰·布朗”，第五二三頁。
- 15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八卷，第四二五頁。
- 16 維拉德：“約翰·布朗”，第五六〇頁。

第十七章

- 1 勞遜：“林肯的第三党”。
- 2 雷·艾倫·畢林頓：“新教徒十字軍（一

- 八〇〇——一八六〇)”，紐約一九三八年版。
- 3 威爾遜：“美國蓄奴政權興衰史”，第二卷，第四二〇頁。
 - 4 威廉·斯塔爾·邁爾斯：“共和黨史”，紐約一九二八年版，第四一頁。
 - 5 同上，第六六頁。
 - 6 伍德本：“美國政黨與政黨問題”，第九二頁。
 - 7 方納：“商業與奴隸”，蔡貝山一九四一年版。
 - 8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與著作”，第二卷，第六五頁。
 - 9 同上，第三三三頁及以下諸頁。
 - 10 “美國廢奴社年刊（一八五九年度）”，紐約一八六〇年版，第一四四頁。
 - 11 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一卷，第二四九——二九六頁。
 - 12 蘇列特：“林肯、勞工與奴隸制度”，第六七——六八頁。
 - 13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三五三頁。
 - 14 威爾遜：“美國的黑人勞工”，第七四頁。
 - 15 蘇列特：“林肯、勞工與奴隸制度”，第六一頁。
 - 16 同上，第七二頁。
 - 17 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一八四八——一八九五年）”，紐約一九五三年版。該書中譯本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 18 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第一卷，第二八二頁以下。
 - 19 同上，第二八七頁。
 - 20 卡爾·奧伯曼：“約瑟夫·魏德邁耶”，紐約一九四七年版。
 - 21 格萊：“隱秘的內戰”，紐約一九四二年

版，第二五頁。

- 22 “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七五頁。

第十八章

- 1 阿普蒂克撰文，載“羣眾與主流”，一九五〇年二月號。
- 2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與著作”，第二卷，第二八九——三〇九頁。
- 3 巴林頓：“美國思想的主流”，第二卷，第八〇頁。
- 4 蘇列特：“林肯、勞工與奴隸制度”，第一一四——一一五頁。
- 5 同上，第一一八頁。
- 6 西倫撰文，載“羣眾與主流”，一九五二年三月號。
- 7 哈里埃·皮切·斯托維：“黑奴吁天錄”，紐約一九三二年版，第四三九頁。
- 8 赫爾登：“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機”，紐約一八五七年版。
- 9 西蒙斯：“美國社會勢力史”，紐約一九一八年版，第二三〇頁。
- 10 卡爾·桑德堡：“草原年代的林肯”，紐約一九二六年版。
- 11 科恩戈爾德：“人的兩友”，第二六六頁。
- 12 同上，第二六八頁。

第十九章

- 1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三三七頁。
- 2 格里萊：“美國的衝突”，第一卷，第三一九頁。
- 3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三六五頁。
- 4 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第一卷，第二九〇頁。
- 5 格里萊：“美國的衝突”，第一卷，第三

〇九——三一九頁。

- 6 同上,第三〇九——三一九頁。
- 7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三六五——三六六頁。
- 8 福克納:“美國政治社會史”,第三二九頁,紐約一九三七年版。
- 9 方納:“商業與奴隸”,第二〇四頁。
- 10 霍克斯:“南部經濟史”,第三八八頁。
- 11 格萊:“隱秘的內戰”,第二一頁。
- 12 蘇列特:“林肯、勞工與奴隸制度”,第一七六——一七七頁。
- 13 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第一卷,第二九三頁。
- 14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與著作”,第二卷,第五一五頁。
- 15 馬丁:“溫德爾·菲利浦斯傳”,紐約一八九〇年版,第三〇三頁。
- 16 勞遜:“林肯的第三黨”,第四〇——四一頁。

第二十章

- 1 格里萊:“美國的衝突”,第一卷,第二三九頁。
- 2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八——七九頁。
- 3 麥克馬斯特:“美國人民史”,第八卷,第四八七頁。
- 4 奈伊撰文,載“科學與社會”,一九四六年夏季號。
- 5 里丁:“鏢譯裡來”,第一四九頁。
- 6 威爾遜:“美國蓄奴制興衰史”,第二卷,第五四八——五四九頁。
- 7 羅得斯:“美國史”,第三卷,第一一七頁。
- 8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三七九頁。
- 9 阿普蒂克撰文,載“羣眾與主流”,一九

五一年一月號。

- 10 格里萊:“美國的衝突”,第一卷,第三四四等頁。
- 11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三七六頁。
- 12 同上,第三七〇頁。
- 13 羅得斯:“美國史”,第三卷,第三〇一頁。
- 14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紐約一九三五年版,第一八頁。譯文參見中譯本,大眾書店一九五〇年版,第一三頁。
- 15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與著作”,紐約一九五二年版,第三卷,第五九——六一頁。
- 16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三八五——三八八頁。
- 17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與著作”,第三卷,第七三頁。

第二十一章

- 1 “世界年鑑”,一九五一年本,紐約版。
- 2 比爾德夫婦合著:“美國文明的興起”,第二卷,第五五頁。
- 3 詹寧斯:“美國經濟發展史”,第二七四頁及以下諸頁。
- 4 波加特:“美國經濟史”,第一六一頁及以千諸頁。
- 5 華萊士:“南卡羅來納簡史”,第四五七頁。
- 6 威爾遜:“美國的黑人勞工”,第一四頁。
- 7 詹寧斯:“美國經濟發展史”,第二四一頁。
- 8 柯爾:“不可抗拒的衝突”,第六三——六四頁。
- 9 亞當·斯密士:“原富”,紐約一九三七年版,第八一頁。

- 10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一六頁。
- 11 波加特：“美國經濟史”，第二五五——二五六頁。
- 12 威斯克萊：“美國的黑人勞工”，第三頁。
- 13 霍克斯：“南部經濟史”，第二七八頁。
- 14 萊特：“美國工業發展史”，第一一五一頁。
- 15 波加特：“美國經濟史”，第二五八頁。
- 16 柯尔：“不可抗拒的衝突”，第四九頁。
- 17 “一八五〇年美國人口統計”。
- 18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六六頁。
- 19 西蒙斯：“美國社會勢力史”，第二三二，二三三，二三七頁。
- 20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六年版，第一八六——一八七頁。
- 21 馬克思：“哲學底貧困”，譯文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四五頁。
- 22 阿普蒂克：“美國黑奴的起义”。

第二十二章

- 1 列宁：“給美國工人的信”，第一六頁。譯文載“列宁全集”，第二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五〇頁。
- 2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第二二頁。譯文參見中譯本，大眾書店一九五〇年版，第一六頁。
- 3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國文明的兴起”，第二卷，第五〇頁。
- 4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五六——二五七頁。
- 5 同上，第七九頁。
- 6 同上，第一四六頁。
- 7 同上，第八〇頁。
- 8 同上，第二三三頁。

- 9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與著作”，第三卷，第一五頁。
- 10 亞當·拉賓撰文，載“人民世界報”，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
- 11 迈尔斯：“共和党史”。
- 12 科恩戈尔德：“人的兩友”，第二八五頁。
- 13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戰”，同上中譯本，第一七四頁。
- 14 威爾遜：“美國蓄奴政權兴衰史”，第三卷，第三〇四頁。
- 15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與著作”，第三卷，第三一七頁。
- 16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戰”，同上中譯本，第二三三頁。
- 17 阿普蒂克：“內戰中的黑人”，一九三五年七月號，第三四頁。
- 18 戴爾撰文，載“黑人史雜誌”，第二七六頁，一九三五年七月號。
- 19 阿普蒂克：“爭取自由”，第九四等頁。
- 20 迈尔斯：“美國財富積累史”，紐約一九三六年版，第四〇六頁。
- 21 西蒙斯：“美國社會勢力史”，第二八〇頁。
- 22 杜茲：“威廉·西爾維斯與全國勞工協會”，紐約一九四二年版，第三一頁。
- 23 西蒙斯：“美國社會勢力史”，第二八二頁。
- 24 迈尔斯：“美國財富積累史”，第二九一——二九二頁。

第二十三章

- 1 戴維：“美國社會中的黑人”，第四五頁。
- 2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三九六頁。
- 3 同上，第三九八頁。
- 4 里丁：“鍊拷押來”，第一五四頁。

- 5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三卷，第一四頁。
- 6 勞遜：“塔第阿斯·斯蒂芬斯”，第一六頁。
- 7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三卷，第二一頁。
- 8 罗得斯：“美國史”，第四卷，第六一頁。
- 9 哈里·威廉斯：“林肯与急進分子”，麥狄遜一九四一年版，第一六六頁。
- 10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四〇三頁。
- 11 同上，第四〇三頁。
- 12 罗得斯：“美國史”，第三卷，第五九二頁。
- 13 約翰·尼柯萊与約翰·海合編：“林肯全集”，紐約一八九四年版，第四卷，第八九——九〇頁。
- 14 威爾斯：“美國的黑人勞工”，第一〇五頁。
- 15 伍德遜：“美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三八〇頁。
- 16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三卷，第二六一頁。
- 17 詹姆斯·布萊士：“美利堅共和國”，紐約一九四一年版，第五三四頁。
- 18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三二——二三三頁。
- 19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四二〇頁。
- 20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三卷，第一五頁。
- 21 同上，第二七三頁。
- 22 威爾遜：“美國蓄奴政權興衰史”，第三卷，第七〇〇頁。
- 23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四一八——四二〇頁。

- 24 “第一國際的建立”(文件錄)，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三八頁。譯文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蘇聯外國文書局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三六一頁。
- 25 伯恩斯撰文，載“科学与社会”，一九三五年春季号。

第二十四章

- 1 勞遜：“美國黑人史”，第五四頁。
- 2 苏列特：“林肯、勞工与奴隸制度”，第二〇九頁。
- 3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國文明的兴起”，第二卷，第八〇頁。
- 4 同上，第八一頁。
- 5 格萊：“隱秘的內战”，第一四五頁。
- 6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一卷，第四二九——四三一頁。
- 7 同上，第四四〇頁。
- 8 罗得斯：“美國史”，第四卷，第五一七頁。
- 9 桑德堡：“內战年代的林肯”，紐約一九三九年版，第三卷，第二四六頁。
- 10 格里萊：“美國的冲突”，第二卷，第六五七——六五八頁。
- 11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三卷，第四八——五一頁。
- 12 威廉斯：“林肯与急進分子”，第三三一頁。
- 13 格里萊：“美國的冲突”，第二卷，第六七二頁。
- 14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三六頁。
- 15 伍德遜：“黑人演說家及其演說”，華盛頓一九二五年版，第五一九、五二一頁。

第二十五章

- 1 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三七三頁。
- 2 阿普蒂克：“爭取自由”，第一二〇頁。
- 3 伍德遜：“美國的黑人”，第三七四頁。
- 4 威斯萊：“美國的黑人勞工”，第一〇八頁。
- 5 阿普蒂克：“內戰中的黑人”，第四三頁。
- 6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戰”，第二二頁。
- 7 布勞萊：“美國黑人簡史”，第一一八頁。
- 8 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第一卷，第三一七頁。
- 9 阿普蒂克：“爭取自由”，第七八頁。
- 10 桑德堡：“內戰年代的林肯”，第三卷，第二一〇頁。
- 11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與著作”，第三卷，第四〇三頁。
- 12 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生平與時代”，第四六三頁。
- 13 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第一卷，第三〇二——三〇三頁。
- 14 蘇列特：“林肯、勞工與奴隸制度”，第一三八頁。
- 15 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第一卷，第三〇六頁。
- 16 同上，第三〇七頁。
- 17 鮑德萊：“勞工三十年”，哥倫布一八八九年版，第五八頁。
- 18 蘇列特：“林肯、勞工與奴隸制度”，第一四〇頁。
- 19 約翰·康姆斯等：“美國勞工史”，紐約一九一八年版，第二卷，第一五頁。
- 20 杜茲：“威廉·色爾維斯與全國勞工協會”，第四二——四三頁。

- 2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五三頁。
- 22 方納：“美國工人運動史”，第一卷，第一〇頁。
- 23 奧伯曼：“約瑟夫·魏德迈耶”。
- 24 蘇列特：“林肯、勞工與奴隸制度”，第一八八——一九一頁。
- 25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戰”，同上中譯本，第二六〇頁。

第二十六章

- 1 亞當·拉賓撰文，載美國“工人週刊”，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
- 2 詹姆斯·艾倫：“美國改造時期”，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六二——六四頁。
- 3 科恩戈尔德：“人的兩次”，第三四一頁。
- 4 阿普蒂克撰文，載“羣眾與主流”，一九五〇年二月號，第四八頁。
- 5 威廉斯：“林肯與急進分子”，第三七三等頁。
- 6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八八頁。

第二十七章

- 1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二卷，第七——八頁。
- 2 同上，第八——一〇頁。
- 3 莫萊斯撰文，載“科學與社會”，一九四八年冬季號，第三頁。
- 4 杜波依斯：“黑人的重疊”，第一六六——一八〇頁。
- 5 同上，第二六一頁。
- 6 同上，第二九二頁。
- 7 赫克爾：“美國資本主義的勝利”，第三七七頁。
- 8 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第二六五

頁。

- 9 同上,第二六一頁。
- 10 “世界年鑑”,一九五三年版,第六三六頁。
- 11 赫克尔:“美國資本主义的勝利”,第三六七——三七七頁。
- 12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第六九頁。
- 13 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第二六五——二六六頁。
- 14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紐約一九五四年版,第四卷。
- 15 亨德森·唐納德:“黑人自由民”,紐約一九五二年版,第五頁。
- 16 阿普蒂克:“爭取自由”,第一四四——一七五頁。
- 17 艾倫撰文,載“科学与社会”,一九三七年春季号,第三七八頁。
- 18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三联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三六頁。
- 19 哥特里朴撰文,載“科学与社会”,一九三九年夏季号,第三五六頁。
- 20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第四九——五一頁。
- 21 艾倫撰文,載“科学与社会”,一九三七年春季号,第四〇一頁。

第二十八章

- 1 苏列特:“林肯、劳工与奴隶制度”,第二〇〇頁。
- 2 威廉·斯加克斯:“南部的寡头政治”,紐約一九二四年版,第四一頁。
- 3 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第三一九頁。
- 4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二卷,第二二——二八頁。
- 5 罗得斯:“美國史”,第四卷,第一二——一三頁。
- 6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二卷,第

三〇——四九頁。

- 7 同上,第四三——四八頁。
- 8 罗得斯:“美國史”,第六卷,第九八——一五七頁。
- 9 勞遜:“塔第阿斯·斯蒂芬斯”。

第二十九章

- 1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
- 2 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第三七二頁。
- 3 同上,第六二七頁。
- 4 艾倫:“美國黑人問題”,紐約一九三六年版,第一八二頁。
- 5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三联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一〇頁。
- 6 同上,第九七——一〇一頁。
- 7 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第五九七——五九八頁。
- 8 赫克尔:“美國資本主义的勝利”,第三四三頁。
- 9 約翰·林奇:“罗得斯的一些歷史錯誤”,紐約一九二二年版,第四頁。
- 10 伍德遜:“黑人教會史”,華盛頓一九二一年版,第二三三頁。
- 11 “全國平权联盟第一屆年會”,(一八六五年十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在俄亥俄州克里夫蘭舉行),費拉德尔非亞一八六五年版。
- 12 “美國黑人全國代表大會會刊”(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在華盛頓舉行)。
- 13 杜波依斯:“黑人的靈魂”,芝加哥一九〇三年版,第二七頁。
- 14 威尔遜:“美國蓄奴政权兴衰史”,第三卷,第五〇一頁。
- 15 唐納德:“黑人自由民”,第九八頁。
- 16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三联書店一九

五七年版,第七七頁。

- 17 富蘭克林:“从奴隶到自由”,第三二二頁。
- 18 佛萊明:“内战与重建时期的阿拉巴马”,紐約一九〇五年版,第五五三頁以下。
- 19 “北卡罗来納联邦联盟”,苏万尼河季刊,一九一二年出版。
- 20 阿普蒂克:“爭取自由”,第一六三—一八七頁。

第三十章

- 1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三联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五五—一五六頁。
- 2 唐納德:“黑人自由民”,第二二一頁。
- 3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三联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五七頁。
- 4 梅尔頓·柯特爾:“重建时期的南部”,(一八六五—一八七七年),巴登魯吉一九四七年版,第一六九頁。
- 5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二卷,第四九—五〇頁。
- 6 里丁:“鍊铐押來”,第一八一頁。
- 7 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第四八三頁。
- 8 阿普蒂克:“美國黑人史文獻”,第五十二—六〇六頁。
- 9 罗得斯:“美國史”,第六卷,第三一一—三一三頁。
- 10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二卷,第五二頁。
- 11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三联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一六九頁。
- 12 罗得斯:“美國史”,第六卷,第四一二頁。
- 13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二卷,第七一頁。
- 14 康姆斯:“美國勞工史”,第二卷,第一

五五頁。

- 15 罗得斯:“美國史”,第六卷,第四三八頁。
- 16 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第一八一—一五二五頁;艾倫:“美國改造时期”,三联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一六九—一七七頁。
- 17 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四一四頁。
- 18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三联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一六三頁。
- 19 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第六四七頁。
- 20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二卷,第八六頁。

第三十一章

- 1 迈尔:“共和党史”,第二三九頁。
- 2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四卷,一九五四年版。
- 3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三联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七七頁。
- 4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内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二四—二二六頁。
- 5 凡·伍德華:“新南部的起源”,(一八七九—一九一三),新奥尔良一九五一年版,第四五六—四五七頁。
- 6 巴林頓:“美國思想的主流”,第二卷,第三頁。
- 7 西姆金斯撰文,載“南部史雜誌”,一九三九年二月号,第五三頁。
- 8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三联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一六六頁。
- 9 伍德華:“新南部的起源”,第一四頁。
- 10 同上,第一九、二〇、二一頁。
- 11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三联書店一九

五七年版，第一一六六頁。

- 12 方納：“道格拉斯生平与著作”，第四卷。
- 13 布朗、戴維斯、李合著：“黑人旅行錄”，第一〇六六——一〇六九頁。

第三十二章

- 1 方納：“美國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三七六頁。
- 2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三联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二八頁。
- 3 馬迪遜撰文，載“黑人史雜誌”，一九四八年一〇月号。
- 4 詹姆斯·西爾維斯：“威廉·西爾維斯的生平、演講、事業与論文”，費拉德爾菲亞一八七二年版，第二三五頁。
- 5 杜茲：“威廉·西爾維斯与全國劳工协会”，第六二頁。
- 6 同上，第七三頁。
- 7 阿普蒂克：“美國黑人文獻史”，第六二六——六三三頁。
- 8 同上，第六三三頁。
- 9 方納：“美國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三九七頁。
- 10 威斯特萊：“美國的黑人劳工”，第一七一頁。
- 11 “全國黑人劳工大会会刊”（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六——十日在華盛頓举行），華盛頓一八七〇年版；阿普蒂克：“美國黑人文獻史”，第六二八——六三六頁。
- 12 方納：“美國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四〇五頁。
- 13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三联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一四九頁。
- 14 威斯特萊：“美國的黑人劳工”，第一六四頁。
- 15 方納：“美國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

四二九頁。

- 16 “黑人史雜誌”，一九四八年一〇月号。
- 17 威斯特萊：“美國的黑人劳工”，第一八八頁。
- 18 同上，第一七七頁。
- 19 艾倫：“美國改造时期”，三联書店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五一頁。
- 20 同上，第一五二頁。
- 21 同上，第一五三頁。

第三十三章

- 1 “列宁全集”，第二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一頁。
- 2 同上，第一三頁。
- 3 詹寧斯：“美國經濟發展史”，第三九六頁。
- 4 柯曼：“美國工業史”，第三一〇頁。
- 5 柯特爾：“重建时期的南部”，第二一三頁。
- 6 亨利：“重建的故事”，紐約一九三八年版，第四二八頁。
- 7 “列宁全集”，第二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二頁。
- 8 伍德華：“新南部的起源”，第一九六頁。
- 9 同上，第一七九頁。
- 10 同上，第六頁。
- 11 美國商务部：“美國歷史統計資料（一七八九——一九四五）”，第一〇八頁。
- 12 霍克斯：“南部經濟史”，第四五七頁。
- 13 伍德華：“新南部的起源”，第一一八頁。
- 14 威斯特萊：“美國的黑人劳工”，第一三二頁。
- 15 伍德華：“新南部的起源”，第二一三、二一四、二一五頁。
- 16 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第六九九頁。

- 17 艾利克·貝奈特：未出版的稿本。
- 18 保尔·巴克：“重新联合之路”(一八六五——一九〇〇)，第二八四頁。
- 19 阿普蒂克：“美國黑人文献史”，第七二七——七三四頁。
- 20 阿普蒂克撰文，載“猶太生活”，一九五〇年七月号。
- 21 勃拉克勃恩：“南部的人民党”，華盛頓一九四一年版，第一一三頁。
- 22 喬治·勃朗·丁达尔：“南卡罗來納州的黑人”，哥倫比亞一九五二年版，第三〇九——三一〇頁。
- 23 阿普蒂克撰文，載“羣众与主流”，一九四九年二月号。
- 24 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第一三六頁。
- 25 丁达尔：“南卡罗來納州的黑人”，第一五四——一五八頁。
- 26 威斯基：“美國的黑人劳工”，第二一四頁。
- 27 諾埃·卡尔文撰文，載“黑人史雜誌”，一九四八年一月号。
- 28 阿普蒂克：“美國黑人文献史”，第七一三——七二六頁。
- 29 伍德遜：“黑人演說家及其演說”，第四五三—四頁。

第三十四章

- 1 美國商務部：“美國歷史統計資料”(一七八九——一九四五年)，第一七九頁。
- 2 霍克：“南部經濟史”，第四七六頁。
- 3 詹宁斯：“美國經濟發展史”，第三九四頁。
- 4 波加特：“美國經濟史”，第五三二頁。
- 5 方納：“美國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稿本。
- 6 威斯基：“美國的黑人劳工”，第二三七

- 頁。
- 7 方納：“美國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稿本。
- 8 威斯基：“美國的黑人劳工”，第二五四頁；理查德·艾利：“美國劳工运动”，紐約一八八六年版，第八三頁。
- 9 方納：“美國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稿本。
- 10 同上。
- 11 鮑德萊：“劳工三十年”，第六六二頁。
- 12 洛尔温：“美國劳工联合会”，第一〇——一八頁，華盛頓一九三三年版。
- 13 威斯基：“美國的黑人劳工”，第二五七——二五八頁。
- 14 “美國鐵路工会章程”，泰拉荷特一八九五年版。
- 15 “美國劳工联合会史”，見“百科全書參考資料”，華盛頓一九一九年版，第三〇〇——三〇一頁。
- 16 威斯基：“美國的黑人劳工”，第二五九頁。
- 17 “美國劳工联合会史”，見“百科全書參考資料”，第三〇〇頁。
- 18 阿普蒂克：“文献史”，第八三八——八四五頁。

第三十五章

- 1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國文明的兴起”，第二卷，第二七五頁。
- 2 方納：“美國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稿本。
- 3 伍德華：“新南部的起源”，第八一——八四頁。
- 4 安娜·罗乞斯特：“美國人民党运动”，紐約一九四三年版，第四〇頁。
- 5 伍德華：“新南部的起源”，第一八八頁。
- 6 同上，第一九五頁。

- 7 罗乞斯特：“美国人民党运动”，第四一頁。
- 8 約翰·希克斯：“人民党起义”，明尼阿波利斯一九三一年版，第一一五頁。
- 9 德魯撰文，載“政治科学季刊”，第六卷，一八九一年出版。
- 10 伍德華：“新南部的起源”，第一九二頁。
- 11 阿伯拉莫維茲：“人民党运动中的黑人”，見“黑人史雜誌”一九五三年七月号。
- 12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八〇四——八一頁。
- 13 阿伯拉莫維茲：“人民党运动中的黑人”，見“黑人史雜誌”一九五三年七月号。
- 14 罗斯：“北卡罗来纳州第三党的傳統”，格林斯波罗一九四七年版，第七頁。
- 15 罗乞斯特：“美国人民党运动”，第五九頁。
- 16 罗斯：“北卡罗来纳州第三党的傳統”，第一六頁；凡·伍德華：“湯姆·華特遜——農民的叛徒”，紐約一九三八年版。
- 17 伍德華：“新南部的起源”，第二五七頁。
- 18 同上，第二五六——二五七頁。
- 19 希克斯：“人民党起义”，第一二〇頁。
- 20 萊迪克：“黑人与喬治亞州人民党运动”，稿本。
- 21 罗乞斯特：“美国人民党运动”，第五一頁。
- 22 罗伯特·赫爾撰文，載“共產党人”，一九四〇年八月号。
- 23 西姆金斯：“南卡罗来纳州的蒂尔曼运动”，达漠一九二六年版，第一三七頁。
- 24 伍德華：“湯姆·華特遜——農民的叛徒”，第四〇二頁。

- 25 罗乞斯特：“美国人民党运动”，第六九頁。
- 26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七三六——七四三頁；第七九二——七九五頁。

第三十六章

- 1 “列宁全集”，第二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五八——二五九頁。
- 2 約翰·姆迪：“托辣斯真相”，紐約一九〇四年版，第四七七頁。
- 3 庫欽斯基：“美国劳工狀況簡史”，倫敦一九四三年版，第一〇五頁。
- 4 伍德華：“新南部的起源”，第七頁。
- 5 同上，第三〇〇頁。
- 6 阿普蒂克撰文：載一九五〇年七月号“猶太生活”。
- 7 維克脫·佩罗：“美帝國主义”，紐約一九五一年版，第八二頁。
- 8 同上，第八三頁。
- 9 丁达尔：“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第二九一頁。
- 10 巴克：“統一之路”，第二八八頁。
- 11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七九二頁。
- 12 伍德華：“新南部的起源”，第三四四頁。
- 13 巴克：“統一之路”，第二八六頁。
- 14 伍德華：“新南部的起源”，第四六二頁。

第三十七章

- 1 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一八四八——一八九五年），第二五八頁。
- 2 魯道夫·許威布、亨利·孔恩、奧利弗·約翰遜等：“丹尼尔·戴里昂論叢”，紐約一九二〇年版。
- 3 艾利克·哈斯：“社会主义：沒有偏見的世界”，紐約版，第一九——二八頁。

- 4 丹尼尔·戴里昂：“墮落的保斐德党人痛斥社会党”，紐約一九三五年版。
- 5 伊拉·吉卜尼斯：“美國社会主义运动”（一九九七——一九一二年），紐約一九五二年版，第一三〇頁。
- 6 阿瑟·許萊辛格：“尤金·德布斯著作講演集”，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六八頁。
- 7 詹姆士·奧尼爾：“第二次解放”，紐約一九二九年版，第一二頁。
- 8 社会党：“工人政治指南”，第三〇頁。
- 9 社会党：“社会党的民族綱領”，芝加哥一九三二年版。
- 10 “國際社会主义評論”，一九三〇年一月号。
- 11 雷·金格尔：“弯曲的十字架”，紐布倫斯威克一九四九年版，第二六〇頁。
- 12 尤金·德布斯撰文：載一九〇三年一月号“國際社会主义評論”。
- 13 同上，載一九〇四年一月号。
- 14 維尔：“社会主义与黑人問題”，紐約一九〇二年版，第八頁。
- 15 馬克斯·海斯撰文：載一九〇三年八月号“國際社会主义評論”。
- 16 保尔·布里森登：“世界產業工人协会”，紐約一九二〇年版，第八四頁。
- 17 夏綠蒂·杜茲：“劳工与伐木業”，紐約一九三一年版，第一七一頁——一九九頁。
- 18 威廉·海伍德、弗朗克·波恩合著：“工業社会主义”，芝加哥一九一一年版。
- 19 克拉朗斯·达罗：“黑人問題”，見“國際社会主义評論”一九〇一年一月号。
- 20 杜波依斯撰文，載“新評論報”，一九一三年二月一日。
- 21 莫里斯·希尔奎特：“美國社会主义

- 史”，紐約一九〇三年版；希尔奎特：“社会主义的理論与实践”，紐約一九一七年版；哈雷·賴德勒：“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行动”，紐約一九二〇年版。
- 22 斯特令·斯伯罗、阿布拉姆·哈里斯合著：“黑人工人”，紐約一九三一年版，第四〇七頁。
- 23 金格尔：“弯曲的十字架”，第二五九頁。
- 24 “國際社会主义評論”，一九〇一年一月二月号。
- 25 社会党：“美國社会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会会报”，芝加哥出版，第七五——七七頁。
- 26 威廉·英格利希·華林：“美國社会主义与种族問題”。
- 27 吉卜尼斯：“美國社会主义运动”，第一三二頁。

第三十八章

- 1 布克尔·華盛頓：“从奴隶制度开始”，紐約一九二九年版，第一五五頁。
- 2 “在全國黑人商業聯盟第五次年会上 的报告”，芝加哥一九〇五年版，第四五頁。
- 3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七四七——七四八頁；第七八一——七八四頁。
- 4 華盛頓：“从奴隶制度开始”，第二二一——二二二頁。
- 5 伍德華：“新南部的起源”，第三六四頁。
- 6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七五五頁。
- 7 杜波依斯：“黎明的黄昏”，紐約一九四〇年版，第七二頁。
- 8 伍德華：“新南部的起源”，第三五八頁。
- 9 同上，第三五九頁。
- 10 里丁：“鐵錘押來”，第一九七頁。

- 11 同上,第一九七——一九八頁。
- 12 阿布拉姆·哈里斯:“黑人資本家”,費拉德尔菲亞一九三六年版,第四頁。
- 13 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二四六——二四八頁。
- 14 皮爾斯:“黑人商業與黑人教育”,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九頁。
- 15 哈里斯:“黑人資本家”,第九頁。
- 16 里丁:“錄拷押來”,第一九一頁。
- 17 哈里斯:“黑人資本家”,第四六頁。
- 18 海伍德:“黑人的解放”,第一七二頁。
- 19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七六五、七六八、八二〇——八二六頁。
- 20 里丁:“錄拷押來”,第二一四頁。
- 21 康馬格:“美國歷史文獻”,第二卷,第一九三頁。
- 22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八二五頁。
- 23 “中西部雜誌”,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冬季號。
- 24 杜波依斯:“為和平而戰”,紐約一九五二年版,第一七三頁。
- 25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九〇——九〇四頁。
- 26 杜波依斯:“黎明的黃昏”,第九〇頁。
- 27 里丁:“錄拷押來”,第二〇〇頁。
- 28 海伍德:“黑人的解放”,第一七六頁。
- 29 布朗、戴維斯、李合著:“黑人旅行隊”,第七六四頁。
- 30 里丁:“錄拷押來”,第二三三——二三四頁。

第三十九章

- 1 “工業關係委員會總結報告”,華盛頓一九一五年版,第二九八頁。
- 2 同上,第一二七——一二九頁。
- 3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八一三頁。
- 4 富蘭克林:“從奴隸到自由”,第四三五頁。

- 5 弗羅倫斯·莫萊編:“黑人手冊”,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九九頁。
- 6 杜波依斯:“黎明的黃昏”,第二四一頁。
- 7 迈达尔:“美國的難題”,第一卷,第五六三頁。
- 8 瑪麗·特特·歐弗英頓:“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誕生”,紐約一九四五年版。
- 9 傑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史”,波士頓一九四三年版,第七頁。
- 10 里丁:“錄拷押來”,第二二八頁。
- 11 海伍德:“黑人的解放”,第一八一頁。
- 12 伍德撰文:載“黑人史雜誌”,一九四二年四月號,第一二一頁。
- 13 弗蘭克·克勞斯韋斯、諾爾曼·托瑪斯、阿尔弗來德·貝克尔、刘易士合著:“黑人工人的真正自由”,紐約版,第三四頁。
- 14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八三八——八四五頁。
- 15 同上,第八五三頁。
- 16 富蘭克林:“從奴隸到自由”,第四四五頁。
- 17 蒙恩:“力量對比:黑人的選舉”,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九一頁。

第四十章

- 1 阿普蒂克撰文:載“新羣眾”,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 2 菲利普·蘭道夫撰文:載“先驅報”,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號。
- 3 紐約“危機報”,一九一七年六月號。
- 4 布勞萊:“美國黑人簡史”,第一八九頁。
- 5 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五一六頁。
- 6 里丁:“錄拷押來”,第二四二頁。
- 7 伍德遜:“我國歷史中的黑人”,第五二

四——五二五頁。

- 8 同上,第五二七——五二八頁。
- 9 比尔德夫妇合著:“美国文明的兴起”,第二卷,第七四七頁。
- 10 “工業关系委员会总结报告”,華盛頓一九一五年版,第二八頁。
- 11 福克納:“美国經濟史”,第二〇五頁。
- 12 美苏友好全國理事会編:“苏联憲法”,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三五頁。
- 13 杜沙依斯:“黎明的黄昏”,第二八七頁。
- 14 富蘭克林·佛萊塞爾:“美国的黑人”,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七〇二頁。
- 15 保尔·罗伯遜:“黑人与苏联”,紐約一九五〇年版,第一五頁。
- 16 富蘭克林:“从奴隸到自由”,第四六五頁;卡特尔·伍德遜:“一世紀以來的黑人移殖”,華盛頓一九一八年版。
- 17 艾倫:“美国黑人問題”,第一三六頁。
- 18 威斯基:“美国的黑人劳工”,第二六六頁。
- 19 傑克:“全國有色人种协進会史”,第一八頁。
- 20 蒙恩:“力量对比:黑人的选举权”,第一〇頁。
- 21 富蘭克林:“从奴隸到自由”,第四七二頁。
- 22 “黑人年鑑”,一九四九年版,第九九頁。
- 23 亞歷山大·特拉希登堡編:“美国劳工年鑑”(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紐約版,第一〇〇頁。

第四十一章

- 1 海伍德:“黑人的解放”,第一九七頁。
- 2 紐約“十字軍報”,一九二一年十月号。
- 3 紐約“危机報”,一九二三年六月号。
- 4 “黑人史雜誌”,一九四〇年一〇月号。

- 5 艾利克·華洛德撰文,載“独立報”,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
- 6 阿米·傑克斯·加維編:“馬卡斯·加維的哲学与主張”,紐約一九二六年版,第一三五——一四二頁。
- 7 海伍德:“黑人的解放”,第二〇〇頁。
- 8 “先驅報”,一九二〇年八月号。
- 9 芝加哥“黑人世界誌”,一九二七年八月二七日。
- 10 “现代史”,一九二三年九月号,紐約出版。
- 11 “工人日報”,一九三〇年六月一四日。
- 12 加維:“馬卡斯·加維的哲学与主張”,第六九、七〇、七二頁。
- 13 馬卡斯·加維:“向美国白人灵魂的呼吁”,紐約一九二四年版。
- 14 “工人月刊”,一九二六年四月号,紐約出版。
- 15 “共產党人”,一九三〇年六月号,紐約出版,第五四九頁。
- 16 “解放報”,一九二四年一〇月号,紐約出版。
- 17 “世紀報”,一九二三年二月号,紐約出版。
- 18 “國會紀錄”,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四日。
- 19 杰克斯·加維:“致联合国备忘录”,英屬西印度羣島一九四四年版。
- 20 迈达尔:“美国的难题”,第二卷,第七四六頁。
- 21 “危机報”,一九二八年二月号。
- 22 “先驅報”,一九二三年三月号。
- 23 “解放報”,一九二四年一〇月号。
- 24 “工人日報”,一九二四年八月五日。
- 25 加維:“向美国白人灵魂的呼吁”。
- 26 欧弗英頓:“有色的背景”,紐約一九二七年版,第三〇頁。
- 27 馬卡斯·加維撰文,載“黑人報”,一九

二六年九——一〇月号。

28 海伍德：“黑人的解放”，第一九八頁。

第四十二章

1 倫茲：“第二國際的興亡”，紐約一九三二年版。

2 “列寧全集”，第二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四〇頁。

3 同上，第三一卷，第一二四——一三〇頁。

4 特拉希登堡：“美國勞工年鑑”（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第四一九頁。

5 威廉·福斯特：“美國共產黨史”，紐約一九五二年版，第一九二頁。

6 “北美評論”，一九二四年一月號。

7 南部私刑研究委員會：“私刑及其含義”，亞特蘭塔一九三一年版。

8 威爾遜：“美國的黑人勞工”，第二七七頁。

9 詹姆士·奧尼爾、威爾納合著：“美國共產主義”，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三三五頁。

10 克萊爾·德萊克、荷拉斯·凱頓合著：“黑色都城”，紐約一九四五年版，第四〇一頁。

11 斯伯羅、哈里斯合著：“黑人工人”，第四一八頁。

12 梅爾：“黑人民族主義的興起”，第四頁，稿本。

13 沙波斯：“左翼工會運動”，紐約一九二六年版，第一六五頁。

14 奧力佛·克倫威爾·考克斯：“種姓、階級與種族”，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五七四頁。

15 福斯特：“美國共產黨史”，第二六九頁。

16 “勞工先鋒”，一九二四年七月號，芝加哥版。

17 “美國黑人勞工大會章程與綱領”，紐約一九二五年版。

18 “共產黨人”，一九三〇年一月號。

19 “共產國際”，一九三一年一月一五號；“共產黨人”，一九三一年二月號。

20 “列寧全集”，第三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二八頁。

21 克勞迪亞·瓊斯撰文，載紐約“政治評論”，一九四六年一月號。

第四十三章

1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九四頁。

2 海伍德：“黑人的解放”，第一——二〇頁。

3 赫斯科維茲：“往古黑人的神話”；阿普·蒂克撰文，載“羣衆與主流”，一九四九年一二月號。

4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三卷，第四七——四八頁。

5 阿布納·貝利撰文，載“工人週刊”，一九五三年五月三日。

6 本杰明·戴維斯：“黑人解放的道路”，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九頁。

7 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編：“美國的黑人”，一九五二年一二月號。

8 維克脫·佩羅：“黑人經濟地位變化的趨勢”，紐約一九五二年版，第一二一頁。

9 賽爾薩姆：“美國黑人”，第一〇頁。

10 弗羅倫斯·莫萊編：“黑人手冊”（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紐約版。

11 紐約“黑檀報”，一九五二年八月號。

12 哈利·拉斯基：“美國的民主”，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四六七頁。

13 布朗撰文，載“危機報”，一九三五年五月號。

14 “政事月刊”，一九四九年五月號。

- 15 斯蒂芬遜：“美國法律的种族區別”，紐約一九〇一年版，第二〇八頁。
- 16 阿普蒂克：“文獻史”，第七四四、七四六頁。
- 17 梅尔：“黑人民族主义的兴起”，稿本。
- 18 魯斯·貝奈迪克特：“种族、科学与政治”，紐約一九四五年版，第一〇八頁。
- 19 达尔文：“物种起源”，紐約一九三六年版，第五三九頁。
- 20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紐約一九四二年版，第一二五頁。
- 21 貝納尔：“馬克思与科学”，紐約一九五二年版，第四六頁。
- 22 阿布拉姆·卡迪諾、萊昂奈尔·欧威賽合著：“压迫的標誌”，紐約一九五一年版；勞合·布朗撰文，載“羣众与主流”，一九五一年一〇月号。
- 23 阿普蒂克：“美國的黑人”，紐約一九四六年版，第六〇頁。
- 24 奧托·克林堡：“美國黑人的特征”，紐約一九四四年版，第四〇二頁。
- 25 英娜·柯林·布朗：“民主政治下的种族关系”，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一四頁。
- 26 弗朗茲·波阿斯：“种族与民主社会”，紐約一九四五年版，第二〇頁。
- 27 吉尔伯特·佛萊尔：“主人与奴隶”，紐約一九四六年版，第二九五頁。
- 28 李普舒茲：“美國对印第安人的態度”，智利聖地牙哥版，第一六四頁。
- 29 多克賽·威克遜撰文，載“政治評論”，一九五二年八月号。
- 30 貝奈迪克特：“种族、科学与政治”，第五六頁。
- 31 宝利·莫泰：“有关种族情色的各州法律”，辛辛那提一九五〇年版，第四六二頁。
- 32 莫泰：“黑人手册”(一九四六——一九

- 四七年)，第一頁。
- 33 迈达尔：“美國的難題”，第一卷，第五四頁。
- 34 庫馬尔·高沙尔：“印度人民”，紐約一九四四年版，第五五頁。
- 35 “科学与社会”，一九四三年春季号。
- 36 考克斯：“种姓、階級与种族”，第一二、一三、九一頁。
- 37 杜德：“今日印度”，倫敦一九四〇年版，第一〇三——一〇四頁。
- 38 高沙尔：“印度人民”，紐約一九四四年版，第三四八頁。
- 39 “列宁全集”，第二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四〇頁。
- 40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〇六——三〇七頁。
- 41 一九三一年二月“共產黨演講”。
- 42 海伍德：“黑人的解放”，世界知識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〇〇頁。
- 43 阿普蒂克撰文，載“政治評論”，一九四九年六月号。
- 44 世界黑人進步协会：“权利宣言”，第二七条。
- 45 同上，第四條。

第四十四章

- 1 美國勞工研究会：“勞工实况”，第二輯，紐約一九三四年版。
- 2 福斯特：“美國共產党史”，第二七九——二八〇頁。
- 3 洛尔温：“美國勞工联合会”，第二九二頁。
- 4 傑克孙：“平等、土地与自由”，稿本，第七——九頁。
- 5 美國勞工部：“美國農業中的工会”，公报第八三六号，華盛頓一九四五年版。
- 6 美國勞工研究会：“勞工实况”，第六

輯，第一四二頁。

7 同上。

8 美國共產黨：“種族仇視的考驗”，紐約一九三一年版。

9 美國“工人日報”，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

10 艾伯特·李·達特姆：“一九一五——一九四〇年黑人政治思想的变化”，紐約一九五一年版，第一三八頁。

11 詹姆斯·福特：“黑人与民主陣綫”，紐約一九三八年版，第五〇頁。

12 福斯特：“美國共產黨史”，第二九三頁。

13 美國勞工研究會：“勞工實況”，紐約一九三六年版，第三輯，第七〇——七一頁。

14 福斯特：“美國共產黨史”，第三一四——三一七頁。

15 羅伯特·豪爾：“共產黨人”，一九三九年一月號。

16 “種族季刊”，一九五一年第二期，亞特蘭塔出版。

17 “南部愛國者”，一九四九年版。

18 “全國黑人大會會刊”，紐約一九三六年出版。

19 富蘭克林：“從奴隸到自由”，第五一九——五二二頁。

20 阿瑟·拉伯爾：“農民問題序言”，蔡貝山一九三六年版，第五頁。

21 同上，第二一頁。

22 同上，第七六頁。

23 約翰遜、恩布里、亞歷山大等合著：“棉田租佃的崩潰”，蔡貝山一九三五年版，第一四頁。

24 霍華德·克斯特：“谷物分成制農民的起義”，紐約一九三六年版，第四一頁。

25 約翰遜、恩布里、亞歷山大等合著：

“棉田租佃的崩潰”，第四八頁。

26 貝特：未發表的稿本。

27 拉伯爾：“農民問題序言”，第二四五頁。

28 同上，第三七一頁。

第四十五章

1 威廉·福斯特：“勞工的錯誤領導者”，紐約一九二七年版。

2 洛爾溫：“美國勞工聯合會”，第三〇四頁。

3 諾斯拉普：“組織起來的勞工與黑人”，紐約一九四四年版，第一——一三頁。

4 斯伯羅、哈里斯合著：“黑人工人”，第二九一頁。

5 雷芒德·佩斯·亞力山大撰文，載“黑人史雜誌”，一九四五年四月號，第一四四——一四八頁。

6 諾斯拉普：“組織起來的勞工與黑人”，第五二頁。

7 斯伯羅、哈里斯合著：“黑人工人”，第三〇七頁。

8 荷拉斯·凱頓、喬治·密契爾合著：“黑人工人与新工会”，蔡貝山一九三九年版，第三八一頁。

9 威廉·福斯特：“美國的工会运动”，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一八三頁。

10 威廉·溫斯東：“大規模的靜坐罷工”，紐約一九三七年版。

11 伊拉·德阿·雷德：“美國工会中的黑人會員”，紐約一九三〇年版。

12 “黑人手冊”，一九四七年版，第一四六——一四八頁。

13 美國猶太人大會與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編：“民權在美國”，紐約一九五二年版，第四八頁。

14 美國勞工研究會：“勞工實況”，紐約

一九四五年版，第七輯，第七三——七四頁。

- 15 罗伯特·鄧恩：“劳工与汽車業”，紐約一九二九年版。
- 16 罗伯特·鄧恩、傑克·哈代合著：“劳工与紡織業”，紐約一九三一年版。
- 17 美國“工人日報”，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
- 18 美國產联：“共同工作，共同战斗”。
- 19 約翰·威廉遜撰文，載“政治評論”，一九四七年一月。
- 20 諾斯拉普：“組織起來的劳工”，第三——五頁。
- 21 扫罗·艾林斯基：“約翰·刘易士”，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一五三頁。
- 22 福斯特：“美國共產黨史”，第四二一頁。

第四十六章

- 1 季米特洛夫：“統一戰綫”，紐約一九三八年版，第一〇頁。
- 2 福斯特：“美國共產黨史”，第二九六頁。
- 3 富蘭克林：“从奴隶到自由”，第五五八頁。
- 4 “爭取自由的志願者”，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版。
- 5 里丁：“鏢铐押來”，第二九〇頁。
- 6 弗罗倫斯·莫萊：“黑人手冊”，一九四九年版，第二四二——二七九頁。
- 7 里丁：“鏢铐押來”，第二九四頁。
- 8 富蘭克林：“从奴隶到自由”，第五七二頁。
- 9 罗伯特·魏佛：“黑人街”，紐約一九四八年版，第二五頁。
- 10 美國國會圖書館立法參考資料部編：“私刑”，華盛頓一九三七年版。
- 11 魏佛：“黑人街”，第九四頁。

- 12 戴維：“美國社會中的黑人”，第三七四——三八三頁。
- 13 富蘭克林：“从奴隶到自由”，第三九三——三九四頁。
- 14 戴維：“美國社會中的黑人”，第三七七頁。
- 15 美國猶太人大會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編：“民權在美國”，一九五二年版，第一三三頁。
- 16 季洛美：“好萊塢影片中的黑人”，紐約一九五〇年版。
- 17 富蘭克林：“从奴隶到自由”，第五〇八——五〇九頁。
- 18 “匹茲堡快報”：“五十年的進步”，匹茲堡一九五〇年版。
- 19 莫萊：“黑人手冊”，一九四九年版，第一二二頁。
- 20 同上，第三一〇、三一六頁。
- 21 “紐約時報”，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
- 22 路易·布朗撰文，載“羣眾与主流”，一九五一年三——四月号。

第四十七章

- 1 佩罗：“美帝國主義”，第一二二頁。
- 2 艾里克·約翰遜：“我們都在里面”，紐約一九四一年版，第三七頁。
- 3 “美國新聞与世界報道”，一九五三年六月二日。
- 4 喬治·馬利安：“基地与美國”，紐約一九四八年版。
- 5 “記者”，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六日。
- 6 劳工研究所：“經濟札記”，一九五三年四月出版。
- 7 福斯特：“劳工的錯誤領導者”。
- 8 來尔夫·彭契：“種族的世界觀”，華盛頓一九三六年版，第五〇頁。
- 9 “每月評論”，一九五三年四月号。
- 10 民權保障大會(威廉·柏德遜編)：“我

- 們抨击种族滅絕行为”，紐約一九五二年版。
- 11 霍華德·詹遜撰文，載“政治評論”，一九五一年二月。
 - 12 杜波依斯：“黎明的曠野”，第三一三頁：“为和平而战”。
 - 13 艾倫：“美國黑人問題”，第一六〇頁。
 - 14 “家庭委員會”，紐約一九五二年版。
 - 15 克勞迪亞·琼斯：“不再忽視黑人婦女問題”，紐約一九四九年版，第九頁。
 - 16 世界工联：“世界工会运动”，巴黎一九五〇年出版。
 - 17 阿尔費亞斯·洪頓：“非洲爭取自由的斗争”，紐約一九五〇年版。
 - 18 美國猶太人大會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編：“民权在美國”。
 - 19 “勞联第七十一屆大會會報”，紐約一九五二年出版。
 - 20 “勞工与公众福利委員會報告”，(第三三六八輯)華盛頓一九五二年七月三日出版。
 - 21 “时代週刊”，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
 - 22 民权保障大會：“我們抨击种族滅絕行为”，第八頁。
 - 23 “工人日報”，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
 - 24 美國猶太人大會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編：“民权在美國”，第一二頁。
 - 25 同上，第一一六頁。
 - 26 霍尔：“馬克思与黑人解放問題”，第五頁。
 - 27 哲斯丁·格萊：“退伍軍人會內幕”，紐約一九四八年版。
 - 28 民权委員會（評總統民权委員會報告）：“爭取这种权利”，華盛頓一九四七年版。

第四十八章

- 1 加斯·霍尔：“馬克思与黑人解放問

- 題”，紐約一九五一年版，第一一頁。
- 2 總統政府合同信守委員會：“新經濟机会均等”，第五五頁。
 - 3 “时代週刊”，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
 - 4 “工人日報”，一九五三年五月九日。
 - 5 佩羅：“美帝國主義”，第八四頁。
 - 6 參議院勞工管理关系小組會：“美國黑人就業情况”，一九五二年版，華盛頓出版，第一四頁。
 - 7 拍利撰文，載“工人週刊”，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 8 “事实与数字”，一九五二年二月号。
 - 9 同上，一九五二年三月号；公平僱用委員會：“最后報告”，第一一頁，一九四六年六月出版。
 - 10 “勞工实况”，第一輯，紐約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四頁。
 - 11 參議院勞工管理关系小組會：“美國黑人就業情况”，一九五二年版。
 - 12 佩羅撰文，載“科学与社会”，一九五二年春季号，第一三六頁。
 - 13 琼斯：“不再忽視黑人婦女問題”。
 - 14 格里斯·胡琴斯：“有工作的妇女”，紐約一九五二年版，第一三頁。
 - 15 “黑人教育雜誌”，一九五三年夏季号，第三二四頁。
 - 16 阿瑟·拉伯尔：“塔斯克基農村生活會議會報”，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二〇日，塔斯克基一九五〇年版。
 - 17 美國農業調查局：“总報告”，華盛頓一九五〇年版，第二卷，第二二六頁。
 - 18 “生活雜誌”，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 19 貝特，未發表的稿本。
 - 20 戴洛：“塔斯克基農村生活會議會報”，第六〇頁。
 - 21 美國公共事業擴兴署、社會研究处、伍夫特：“棉花种植園里的地主与佃農”，華盛頓一九三六年版。

- 22 美國共產黨：“南部人民爭取民主、繁榮與和平的共同綱領”，紐約一九五三年版。
- 23 羅伯特·金澤爾、愛德華·薩加林合著：“美國商業中的黑人”，紐約一九五〇年版，第一二〇頁。
- 24 “黑人教育雜誌”，一九五三年夏季號。
- 25 哈里斯：“黑人資本家”。
- 26 漢德遜撰文，載“政治評論”，一九五二年一二月號。
- 27 查爾斯·曼：“斯大林思想照耀着黑人解放鬥爭問題的道路”，第三七頁。
- 28 “聯邦儲備公報”，一九五一年八月出版。
- 29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向世界呼吁書”，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七九頁。
- 30 住宅與家庭經濟社：“非白種人口的住宅情況”，華盛頓一九五二年七月出版。
- 31 美國勞工研究會：“勞工實況”，紐約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一輯，第三九頁。
- 32 賽爾薩姆：“美國的黑人”，第一——一五頁。
- 33 同上，第一——一六頁。
- 34 美國猶太人大會和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編：“民權在美國”，第一——一頁。
- 35 阿普蒂克：“美國種族主義的法律”，紐約一九五二年版，第八頁。
- 36 培蒂斯·皮爾利撰文載：“政治評論”，一九四九年六月號。
- 37 佩羅：“美帝國主義”，第八九頁。
- 38 海伍德：“黑人解放的道路”，第二三三——二三八頁。
- 39 佩羅撰文，載“科學與社會”，一九五二年春季號。

第四十九章

- 1 史東撰文，載“紐約指南針報”，一九五

二年二月一七日。

- 2 查爾斯·曼撰文，載“政治評論”，一九五二年三月號。
- 3 培蒂斯·皮爾利撰文，載“政治評論”，一九四九年六月號。
- 4 海伍德撰文，載“黑人問題季刊”，一九五三年春季號，第一卷，第一期，第三頁。
- 5 尤金·丹尼斯：“人民反對托辣斯”，紐約一九四六年版，第二一頁。
- 6 “紐約時報”，一九五二年九月二一日。
- 7 賽爾維亞·波特爾撰文，載“紐約郵報”，一九五二年一月一三日。
- 8 美國勞工研究會：“勞工實況”，第一一輯，第三六頁。

第五十章

- 1 查爾斯·曼：“斯大林思想照耀着黑人解放鬥爭問題的道路”，紐約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六頁。
- 2 “列寧全集”，第二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三一九頁。
- 3 卡麥里：“斯大林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民族問題理論的發展”，莫斯科一九五二年版，第一八頁。
- 4 本杰明·戴維斯：“黑人解放的道路”，紐約一九四七年版，第九頁。
- 5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〇八頁。
- 6 喬治·蘇勒爾：“危機”，一九三五年五月號。
- 7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五二——三五三頁。
- 8 約翰·畢德曼撰文，載“羣眾與主流”，一九五一年二月號。
- 9 羅伯特·湯普森：“共產黨問答”，紐約一九四七年版。
- 10 國際勞工局報告，一九四九年四月出

- 版,第二号,第一七頁。
- 11 杜波依斯:“黑人的过去与现在”,第一九七頁。
 - 12 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兹:“美国黑人的身体测定”,紐約一九三〇年版,第一七七頁。
 - 13 爱德华·拜伦·路特:“美国的黑白混血儿”,波士頓一九一八年版。
 - 14 “列宁全集”,第二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五四〇頁。
 - 15 “斯大林全集”,第一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九五頁。
 - 16 卡麥里:“斯大林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对民族問題理論的發展”,第三〇頁。
 - 17 “列宁全集”,第二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四〇——一四一頁。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美国历史中的黑人 威廉·福斯特

作者 = 威廉·福斯特

页数 = 651

SS号 = 10286099

DX号 =

出版日期 = 1960年05月第1版

出版社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书名
前言
目录
目次序言

	第一章 非洲	
	非洲的民族 (1)	非洲的文明 (2) 社会
组织	非洲的征服和瓜分 (7)	非洲民族的反抗斗争
	第二章 国际奴隶买卖	
	进行奴隶贩卖的欧洲国家 (1 3)	资本
主义与奴隶买卖	搜购奴隶的方式 (1 6)	航程的“中段”
	第三章 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制度	
	劳动力问题 (2 4)	黑奴制度的成长 (2
6)	奴隶制度的合法化 (2 8)	殖民地的种植园制度 (
3 0)	奴隶的反抗斗争	
	第四章 一七七六年美国革命中的黑人	
	革命的原因 (3 5)	革命战争中的黑人 (
3 7)	革命战争与商品奴隶制度 (4 0)	商人一种植
园主控制一切	载入宪法中的奴隶制度	
	第五章 北部和西北部奴隶制度的废除	
	反革命的企图 (5 0)	北部各州废除奴
隶制度 (5 2)	早期的一般反奴隶运动 (5 5)	黑人
向奴隶制度进攻	海地的革命	
	第六章 国际奴隶买卖的禁止	
	美国禁止贩奴法的斗争 (6 2)	英国的反
奴隶制运动	违法贩奴盛行 (6 6)	黑人与一八一二年
的战争	第七章 棉花大王和“不可抗拒的冲突”	
	轧棉机的发明 (7 1)	棉花生产的扩展
	(7 3) 奴隶制度的迅速成长 (7 5)	南部种植园主
对抗北部工业家	第八章 一八二 年的密苏里妥协案	

在奴隶制问题上斗争的演进 (8 1) 密苏里建州问题

密苏里妥协案 (8 5) 殖民运动

第九章 早期黑人解放运动

黑人会议运动 (9 0) 黑人报纸的前驱 (9 4) 早期黑人教会 (9 4) 华克尔呼吁书 (9 5) 起义的高潮

黑人堡的战争 (9 8) 丹马·韦塞密谋案 (9 9) 纳特·滕勒起义

第十章 美国废奴社

废奴运动的成长 (1 0 5) 战斗性的废奴运动

在废奴运动中各阶级扮演的角色 (1 1 0) 废奴运动的群众民主意义 (1 1 3) 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废奴运动

第十一章 关税、得克萨斯和墨西哥

杰克逊、卡尔洪、韦伯斯特、克莱 (1 1 8) 关税问题的“废弃国会法令”斗争 (1 2 0) 夺取得克萨斯

墨西哥战争

第十二章 废奴运动的分裂

会议和暴动 (1 2 8) 对废奴运动者施行恐怖 (1 3 0) “地下铁路” (1 3 3) 女权运动 (1 3 5) 美国废奴社内部的意见分歧 (1 3 7) 废奴力量的分裂 (1 4 0) 黑人废奴运动者受分裂的影响

第十三章 一八五 年的妥协

“威尔莫但书” (1 4 5) 奴隶制的全国性辩论

“妥协案”内容 (1 4 8) 阶级和党派力量的重新组合

自由党 (1 5 2) 自由土壤党 (1 5 3) 斯蒂芬斯和沙纳

第十四章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奴隶制度

残酷的剥削 (1 5 8) 奴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1 6 1) 靠鞭子支持的社会 (1 6 3) 女黑奴 (1 6 5) 宗教和奴隶制度 (1 6 6) 蓄奴各州

第十五章 奴隶反抗和逃亡奴隶
 奴隶骚动和起义（171） 反对逃亡奴隶法的斗争
 黑人的迁徙运动（179） 斯葛得案件
第十六章 血染堪萨斯和约翰·布朗起义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185） 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斗争（186） 堪萨斯的内战（188） 约翰·布朗起义（191） 约翰·布朗被处绞刑
第十七章 共和党的组成
 惠格党的分裂（196） 共和党的组成（197） 北部资本家（199） 黑人（201）
 中产阶级（202） 农民
 工人阶级（204） 马克思主义者
第十八章 反奴隶制的思想斗争
 奴隶主对奴隶制的辩护（211） 废奴运动者的反击
 相持不下（214） “黑奴吁天录”（216） “迫在眉睫的危机”（217）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
第十九章 一八六 年的总统竞选
 “无所知党”代表大会（223） 共和党代表大会（224） 林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225）
 民主党的分裂（226） 一八六 年的竞选
第二十章 一八六一年的革命危机
 脱离运动（234） 北部的意见分歧（236） 州权和革命（238） 林肯的政策（239）
 叛徒炮轰萨门特炮台
第二十一章 南北两方力量的对比
 北部的优势战争潜力（242） 腐朽的种植园奴隶制度
 南北战争旷日持久的原因
第二十二章 战争与革命
 林肯纲领（253） 革命性的政策和领导（255） 急进分子和内战（259） 战争投机奸商
第二十三章 奴隶的解放

群众要求解放的压力 (2 6 4) 国会中
的解放运动
林肯提出赔偿奴隶主的解放纲领 (2 6 7)
解放宣言
解放宣言的影响 (2 7 2) 林肯和英国工人
第二十四章 南部同盟的复灭
征兵法引起纽约骚动 (2 7 8) 伐兰狄姆
的阴谋
重新建设的初步措施 (2 8 1) 一八六?
的总统选举
林肯再度当选 (2 8 5) 战争的胜利结局
(2 8 7) 林肯的遇刺
第二十五章 内战中的黑人
前线的黑人部队 (2 9 3) 黑人政治领
袖佛·道格拉斯
战争前夕的工人 (2 9 7) 战争时期的工
人 (2 9 9) 战争期间的马克思主义者 (3 0 1) 国际
工人的团结
第二十六章 战后重建的一些难题
获释奴隶的情况 (3 0 5) 革命的任务 (3
0 7) 共和党
美国废奴社的解散 (3 1 1) 民主党 (3
1 2) 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反动纲领
第二十七章 国会对总统的斗争
总统的重建计划 (3 1 6) 国会十五人
委员会 (3 1 9) 选举权问题和土地问题 (3 2 1) 没收
种植园主土地问题
黑人争取土地的斗争
第二十八章 对约翰逊总统的弹劾
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3 2 8) 一八六六年的国
会选举
革命全面展开 (3 3 1) 约翰逊的盲动政
策 (3 3 3) 对约翰逊总统的弹劾
第二十九章 南部的革命
南部的新民主 (3 3 7) 重新建设州政
府的成就

- “无赖汉”与“自备氈?者”(342)
- 南部黑人组织的开始(344) 争取教育的运动(346)
-) 联邦联盟
 - 第三十章 对反革命的斗争
 - 对黑—白人联盟的攻击(350) 三K
 - 党(352) 格兰特政府的软弱政策(354) 一八
 - 七二年的总统选举(356) 反动派夺取南部各州
 - 第三十一章 一八七七年海斯的背叛
 - 海斯—蒂尔顿竞选斗争(361) 出卖
 - (362) 资本家在革命中的收获(363) 南部阶
 - 级关系的新调整(364) 北部资本家的新敌人(366)
 -) 革命和黑人
 - 第三十二章 全国劳工协会与黑人
 - 全国劳工协会(372) 全国劳工协会
 - 和重建(374) 全国黑人劳工协会(275) 全国劳
 - 工协会和全国黑人劳工协会的紧张关系(377) 黑人白
 - 人团结的问题(379) 马克思主义者和黑人工会运动
 - 第三十三章 新南部的劳役偿债制与恐怖景象
 - 谷物分成制(384) 阶级关系的变化
 - (386) 工业中的超级剥削(387) 政治恐怖(3
 - 89) 对黑人社会权利的攻击(391) 一八七九—
 - 一八 年间西部移民运动
 - 第三十四章 劳工协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
 - 工人与黑人的地位(395) 黑人与白
 - 人工人(396) 黑人工人与劳工协会(397) 美国
 - 劳工联合会(401) 美国劳工联合会反黑人政策的发展
 - (403) 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的逝世
 - 第三十五章 黑人与人民党运动
 - 农民协进会与绿钞运动(409) 全国农
 - 民联盟(410) 全国有色农民联盟(412) 黑人
 - 白人合作(414) 农民联盟在各州的胜利(416)
 - 人民党
 - 第三十六章 帝国主义剥夺黑人公民权
 - 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421) 对工人加
 - 强剥削(422) 南部各州的垄断帝国主义(424)
 - 垄断资本家向黑人权利进攻(426) 剥夺黑人公民权

- (4 2 8) 一党控制的南部各州
 - 第三十七章 社会主义者与黑人
 - 社会主义工党 (4 3 2) 戴里昂与黑人
- (4 3 4) 社会党的纲领 (4 3 6) 德布斯与黑人 (4 3 8) 左翼与黑人问题
 - 社会党内的白人沙文主义
- 第三十八章 塔斯克基运动与尼亚加拉运动
 - 塔斯克基计划 (4 4 5) 亚特兰塔“妥协” (4 4 7) 布克尔·华盛顿备受赞扬 (4 4 8) 布克尔·华盛顿方案的民族意义
 - 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 (4 5 3) 杜波依斯与尼亚加拉运动
 - 尼亚加拉运动的作用
- 第三十九章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立
 - 杀戮、私刑与谋害 (4 5 9)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立 (4 6 1) 行动纲领 (4 6 3) 全国城市联盟 (4 6 5) 黑人工人与工会主义 (4 6 6)
 - 黑人的政治活动
- 第四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黑人
 - 群众对战争的态度 (4 7 2) 战争中的黑人 (4 7 3) 战胜者分赃 (4 7 6) 俄国革命 (4 7 7)
 - 大规模的人口北移
 - 资产阶级反动派战后的攻势
- 第四十一章 加维运动
 - 加维纲领 (4 8 7) 回非洲去 (4 8 8)
 - 灾难性的商业冒险 (4 9 0) 加维运动在政治上的衰落 (4 9 1) 反对加维的黑人 (4 9 3) 加维运动——黑人民族主义
- 第四十二章 共产党与黑人问题
 - 列宁与殖民地人民 (4 9 7) 列宁与美国共产党 (4 9 8) 共产党是黑人的政党 (5 0 0) 共产党与工会教育同盟
 - 美国黑人劳工大会与国际劳工保卫同盟 (5 0 4) 黑人问题就是民族问题
- 第四十三章 黑人——被压迫的民族
 - 黑人的民族特征 (5 0 8) 阶级分化 (

510) 历史上黑人民族发展的趋势(513) 黑人的民族文化(515) 黑人和白人在生理秉赋上的平等(516) 种族口号代替民族口号 黑人是一个种姓吗?(523) 自决权

问题

第四十四章 经济危机与新政

危机带来的灾害(527) 南部的美国共产党(529) 斯考兹波罗事件(531)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当选

新政(533) 伟大的群众运动(534) 全国黑人大会

早期的新政与黑人

第四十五章 黑人与新的工会运动

劳联的反动政策(542) 歧视黑人的工会(543) 支持黑人参加工会(545) 产联的组织运动(547) 工会组织运动中的黑人(549) 新政的劳工立法(551) 产联和劳联对待黑人会员的态度(553) 在伟大的组织运动中的共产党人

第四十六章 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反法西斯、反战的斗争(558) 黑人为维护和平而斗争(560)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561) 大战中的美国黑人(563) 黑人在民主权利方面的进展(565) 黑人的民族文化

第四十七章 黑人和冷战

美帝国主义追逐世界霸权(572) 人民反抗美国的统治(574) 黑人“上层分子”的腐化(577) 国际上歧视黑人的情况(580) 黑人问题——美国国内的一项重要问题

第四十八章 当前歧视黑人的情况

黑人产业工人(586) 黑人农民(590) 黑人自由职业者和商人(592) 黑人公民(594) 歧视黑人有利可图

第四十九章 黑人的前途

白人的沙文主义和黑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599) 广泛的和平联盟(602) 人民阵线与人民民主(604) 资本主义的总危机(605) 社会主

义问题

第五十章 黑人的民族解放问题

黑人民族解放的实现 (6 1 1) 关于民

族自决权问题

民族的揉合 (6 1 5) 民族的融合

引文注